義書集成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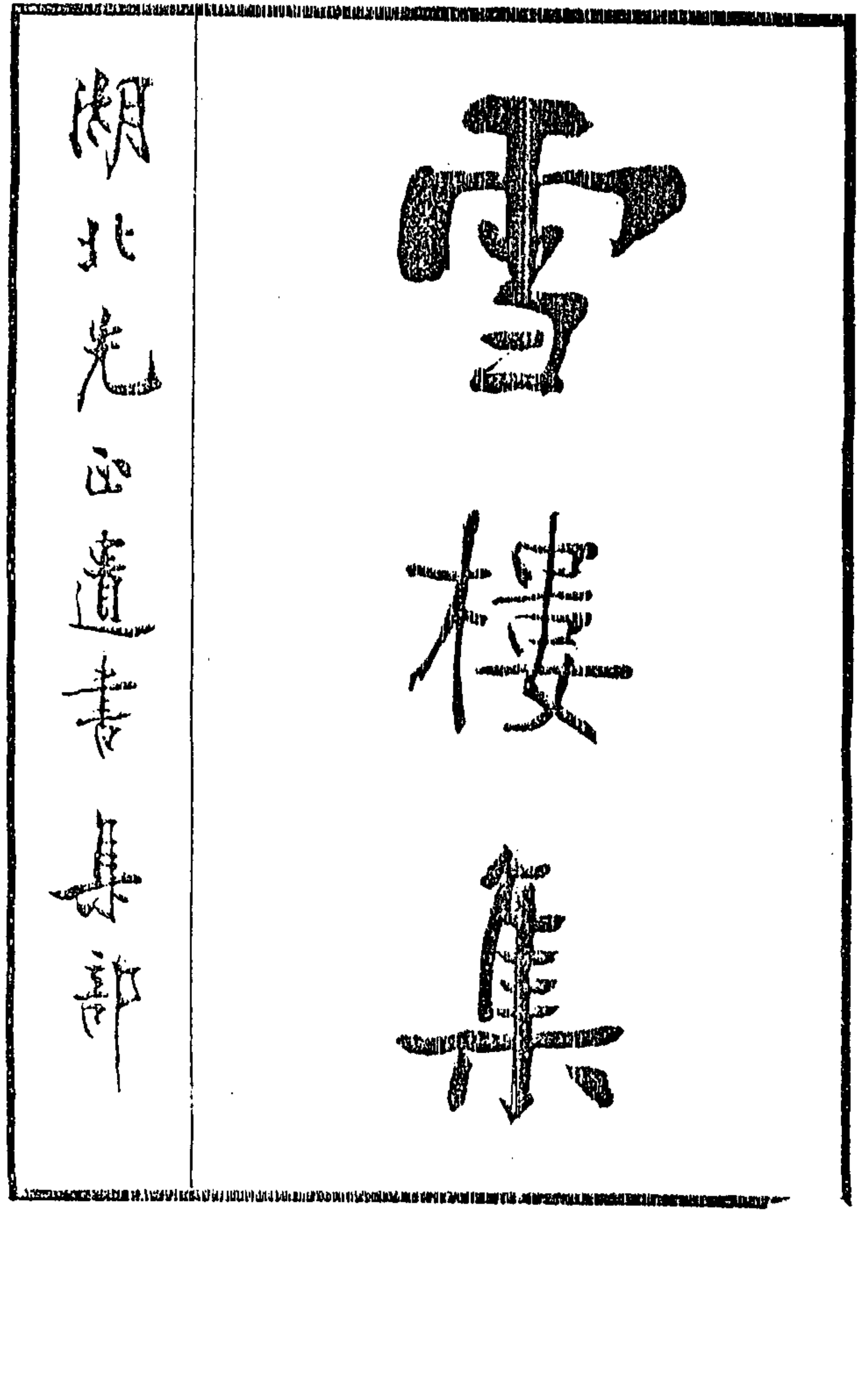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五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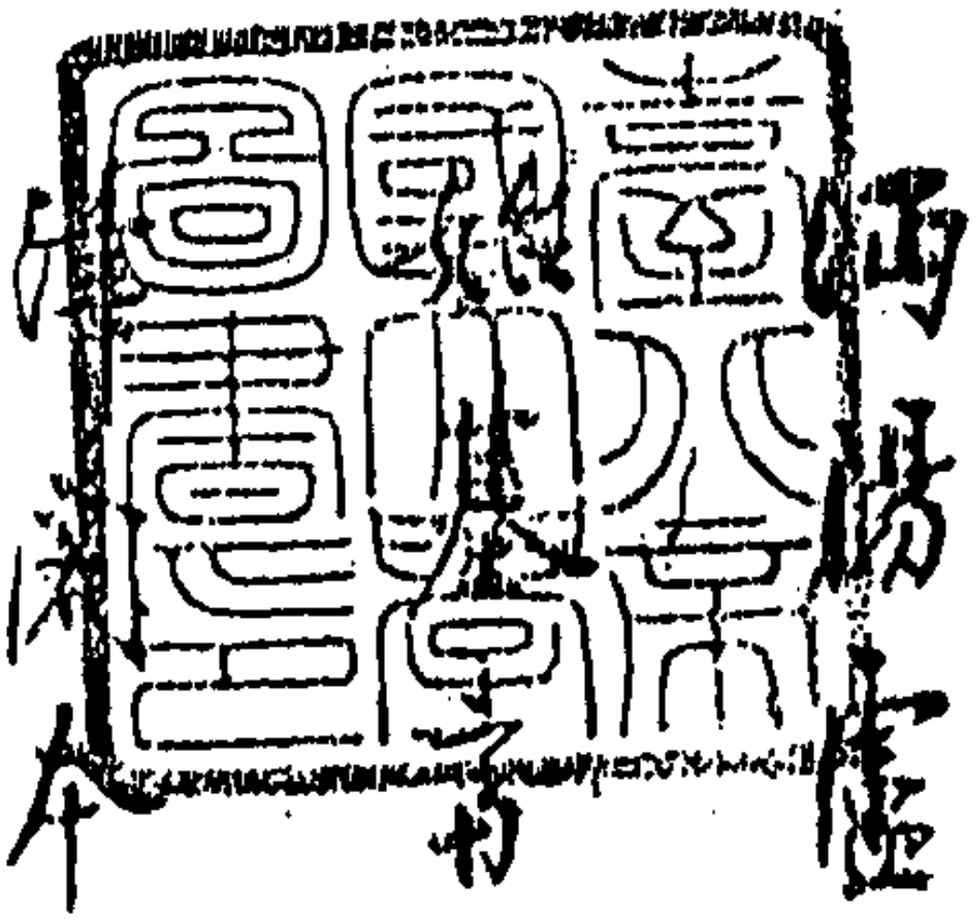
文學類

詩文別集——金元

雪樓集三十卷……元　程鉅夫撰
揭文安公全集二十卷附校勘記一卷……元　揭傒斯撰
貞一齋詩文稿二卷……民　胡思敬校勘
菊潭集四卷……元　朱思本撰
趙寶峯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元　李木魯翀撰　趙偕撰

湖北先正　一
胡氏豫章　四四九
適園　六五七
藕香　七〇七
四明　七三七





氏慎

修文

景印

雪樓集

提要

臣等謹案雪樓集三十卷元程鉅夫撰鉅夫初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人雪樓者鄧州有白雪樓鉅夫所寓故世即以是稱之少與兄澄同學宋末從季父飛卿入元遂留宿衛世祖奇其才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追封楚國公謚文獻事迹具元史本傳鉅夫宏才博學被遇四朝忠亮鯁直為時名臣廣集嘗稱宋季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鉅夫始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元代古文之盛實自鉅夫創之蘇天爵元文類亦此其順宗謚冊諸篇元史不載焉誠以廟堂制作溫厚典雅有合於訓誥遺風足與歐陽修王安石等嗣音固非南宋以來彫鏤藻繢者所可及也鉅夫所撰玉堂集類稿奏議存稿及詩文集雜著本各自為部其子大本合輯為四十五卷門人揭傒斯校正之此本併作三十卷乃至正癸卯其曾孫滑所重編刊校未竟至明洪武甲戌訥取其書入秘閣越明年始刊成之云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雪樓集卷一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葉

制詔 諭 冊文

命中書省從新整治制

朕自即位以來累降詔旨圖治惟勤績效未著蓋司民
政者撫字乖方居風憲者彈劾失當不能副朕愛恤元
元之意今命右丞相阿固台中書省官
從新整治其布告天下凡在官守自今以始洗心易慮
各盡乃職貪汚敗政者責罰黜降廉勤公正治有成效
者特加陞擢期於政化流行黎民安業共享和平之治
合行事理條列于后

命左右相詔 至大元年七月

中書政本也軍國之務大小由之朕自即位以來勵精
求治爰立輔相以總中書而期年于茲大效未著豈選
用之不當歟何萬機之猶紊而羣生之寡遂也今特命
左丞相塔斯布哈爲中書右丞相太保奇塔特布濟克
爲中書左丞相統百官平庶政便者舉行弊者革去一
新綜理諸內外合行大小事務並聽中書省區處聞奏
違越者論罪於戲設官分職慎毋紊於條綱持盈守成
務先安於黎庶

皇慶改元詔 至大四年九月

朕賴天地祖宗之靈纂承聖緒永惟治古之隆羣生咸
遂國以乂寧朕夙興夜寐不敢怠遑任賢使能興滯補
敝庶其臻茲敎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朕之志也踰年
改元厥有奠典其以至大五年爲皇慶元年

詔諭安南

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威德所加柔遠能邇乃
者先皇帝龍馭上賓朕以王侯臣民不釋之故於至大
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帝位遵踰年改元之制以至大
五年爲皇慶元年今遣太中大夫禮部尚書鄧滿岱承

直郎兵部郎中杜子可賫詔往諭仍頒皇慶元年歷日一本卿其敬授人時益修臣職毋替爾祖父事大之誠以副朕不忘遠之意

皇慶元年赦制

朕嗣服之始已嘗降詔謂赦不可數今幾二年矣而諸王遠邇未朝又不入覲者亦至宗親輔睦時雍可期尚慮有司未喻朕意或政刑失平豈無冤濫宜霈恩宥以導至和其自皇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昧爽以前

詔諭安南

省表具悉朕嗣大歷服卿修藩臣之禮遣使入貢朕甚嘉焉使回特賜卿某物至可領也其益堅事大之誠朕亦不忘同仁之視

科舉詔 皇慶二年十一月甲辰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郡縣興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延祐改元詔 正月丁未

惟天惟祖宗眷佑有國朕自即位於今四年比者陰陽失和星芒示儆豈朕躬修德之未至歟抑官吏之未選而政令之或乖歟思以回天心召和氣側身修行實切余衷庸敕攸司各共廼職爰布惟新之令誕敷濟衆之仁可改皇慶三年為延祐元年於戲以實應天爰申新於庶政用孚衆同保合於太和

諭立魯齋書院

諭陝西行省行臺大小諸衙門官吏人等中書省奏御史臺言故中書左丞許衡首明理學尊為儒師世祖皇

帝在潛邸嘗以禮徵至六盤山提舉陝右學校文風大
行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依他郡先賢過化之地為立
書院前齊哩克昆總管王某獻地宅以成之延請前國
子司業某同主領教生徒乞降宣授田養士將王某量
加旌勸准奏可賜額曰魯齋書院仰所在官司量撥係
官田土入學奉朔望奉春秋之祀修繕祠宇廩饍師生務
在作養人材講習道義以備擢用從本路正官主領敦勸
行省行臺常加勉勵其王某令有司別加旌表仍禁治
過往使臣官員人等毋得在內停止褻瀆飲宴聚理詞
訟造作工役應贍學產業書院公事毋得諸人侵擾彼
或恃此為過作非寧不知懼

順宗皇帝上尊謚冊文

臣聞顯親所以為子追遠所以厚民矧必百世祀而位
弗隆為天子父而養弗遂流光積慶爰集眇躬亦既踐
祚而纘先猷是宜稱秩而躋廟祏以循舜典以達純誠
欽惟皇考皇帝淵穆有容神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
於兩宮宜君宜王膺具瞻於四海當璧之祥未卜棄履
之迹已遥願言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對越有成之命夙
夜惟寅昭哉元德之升聖矣生知之異行莫行於昌後
嗣而有天下孝莫孝於配前烈而茂本支念茲繼體之
初實切終身之慕謹遣攝太尉某奉冊寶上尊謚曰昭
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伏惟明明降監序於祖宗攸躋
攸寧永錫祚嗣謹言

皇后玉冊文 皇慶二年二月

皇帝若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皇太后之訓嗣大歷服
恩底於治必樹元配表正六宮咨爾翁吉喇特氏是我
家世戚嫡嗣所自出積德流慶肆啓爾來嬪於朕淑慎
孝恭令譽昭聞承命慈闈爰正爾位今遣攝太尉右丞
相圖固勒授爾玉冊玉寶命爾為皇后惟天地定位萬
物以生日月並照萬國以明君后合德其德萬化以成上以
事上帝承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為朕內助惟爾之
賢其永念厥德履中體順俾聖母暨予一人以寧匪惟

爾嘉天亦永相念爾共享我有國欽哉

皇太后加上尊號玉册文

維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三月己酉朔越廿有二日庚午

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臣聞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尚矣況母儀天下德厚功隆者哉欽惟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陛下開兩朝之帝業紹祖宗之正傳曠古所稀於斯為盛以臣涼菲鞠育敎誨底於有成定神器而措諸安過亂略而反之正不動聲色天下歸仁惟我聖母全德之致也自登大位八方謐清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亦惟我聖母泰寧之應也日月星辰循其軌天地祖考降之祜九族既睦品物咸亨持盈守成臣何力焉亦惟我聖母福慶之積也然而治效方隆徽稱未備宜益崇高之號允合天人之心是用參稽典禮愷愷聖善謹奉玉册玉寶加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欽惟陛下得一以寧至靜而方慈儉為寶弗祿是康永錫祚嗣俾熾俾昌受茲顯

號萬壽無疆臣某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祭文 禱意 醮詞 祝文

皇太后遣使祭諸神文一十九首

后土 平陽路

神靈承天子育萬有丕基攸託元造以成念茲長樂之安居實自無疆之厚德爰伸信指少達純誠以報以祈永扶昌運

東岳泰山 泰安州

山岳之重尊低為宗配天託民國賴禔福端居長樂宴

籍洪休禮具報祈益昌祚嗣

南岳衡山 潭州路

祝融紫蓋屏蔽天南清淑之靈無遠弗屆 同上

西岳華山 華州

太華峙秀上司金天靈貺所加年豐物富 同上

北岳恒山 保定路曲陽縣

奠茲朔野仰止恒山凜然風威降佑作善 同上

中岳嵩山 河南府路
嵩神峻極天地之中兆祉發祥均於四表 同上
江瀆 成都府
川瀆共尊維江之永滔滔南紀澤及通選長樂安居實
藉供潤報祈兼舉流祚無疆
河瀆 河中府
啓派自天界於中土睠言福澤端共靈長 同上
淮瀆 唐州
桐柏之源實參名瀆格于幽顯惟神是司 同上
濟瀆 懷孟路
導沈發祥源清行遠利澤之性潛顯無殊 同上
東海 萊州
三神出沒百川朝宗朝陽旣升景昵斯至安居長樂敢
昧所原因報有祈永綿丕祚
南海 廣州
扶胥黃木厥有典文匪今斯今邦國徼福 同上
西海 河瀆附祭
廣淵汎濫水環神州涵佑蓄祥流光景命 同上
北海 濟瀆附祭
玄冥之壑鯤化之池是為靈淵皇圖式固
東鎮 沂山 登州
琅琊穹隆作鎮東夏蓄澍雲雨集于休祥長樂靜深敢
忘鴻佑報祈備舉益肇丕基
南鎮 會稽山 紹興路
淮岐之間古稱吳岳金方巨鎮平秩西成 同上
北鎮 醫巫閭山 高州
爽爽龍山有周已顧仰高錫厚永奠皇圖 同上
中鎮 霍山 霍州
陰陽之交必有崇鎮蟠深錫鉅奠于土中 同上
翁郭察圖建宮殿祭文四首

太歲

伏以肇建皇居載安觜座仰歲君之鎮靜懼役事之震驚穆卜剛辰式陳明薦伏願京邑冀冀奠此八方四維福禄穰穰至于萬年億載

后土

伏以帝居肇造觜辰載安惟爾有神實司后土式伸昭告以格洪休伏願萬國來朝共仰京都之壯麗億年當宁永憑神力之護持

九良

伏以皇居肇造觜辰載安惟爾九良之神實司主木之柄輒陳菲薦用介餘禧伏願極正京畿來梯航於萬國尊瞻帝座保福禄於億年

安吻告諸神

伏以宮殿肇新始安螭吻神祇擁護用介鴻休穆卜剛辰式嚴祀事伏願梯航萬國仰京邑以來朝福禄億年保皇圖之永固

天壽節萬壽延真宮建醮道場文二首

齋意

伏以天申休命丕承積慶之基序屬孟秋適届誕彌之旦念生成之有造薦蠲潔以達誠靈宇載嚴真遊所集爰肅陳於淨醮祈上格於高穹伏願諸福來崇克彰於善應萬靈增固永保於無疆

醮詞

伏以大道無言容啓乾嘉之運七月流火載符風震之祥爰即琳宮肅陳清醮伏念丕圖全付涼德奚堪期逞續於天休必祗承於帝命頻繁盥漱昭明德之惟馨上下神祇賴至誠之可動尚惟純佑俯賜鑒觀伏願社錫眇躬保皇圖之鞏固福隆太母介萬壽以怡愉嘉與羣生同臻至治

又行宮建醮事道場文二首

齋意

伏以天啓皇圖用申休命時惟秋孟適届誕彌謹於十

七日命萬壽延真宮道士一壇就幄殿之次修建正一消災集慶清醮若干分位肅延颺馭敬演元科伏願上帝垂慈衆真降監聖躬康泰享九州四海之隆平太母怡愉同億載萬年之長壽

醮詞

伏以日旦曰明密運監觀之造載震載夙適達生育之期爰薦行宮恪陳清醮伏念皇圖至重帝命惟新顧夙夜之祇承若淵氷而求濟不言善應雖黍稷之非馨有感必通幸蘋蘩之可薦敬將誠意仰達高穹伏願申命用休保列聖太平之業介福于母奉萬年長樂之觴

上親祀太廟祝文

天鑒祖宗畀茲大寶盈成之會嗣守為難益以美名中心怵惕潔齋薦見祇奉明禋啓佑無疆式臻康乂

長春宮建金籙醮道場文八首

齋意

伏為仰荷皇仁獲承大寶夙夜祇懼恐上拂於至和天地鑒臨矧升閟於涼德乃自去秋而後雨澤愆期暮春以來星芒示儆爰感陰陽之涔滯為民物之災實深太后之驚疑益重眇躬之寅畏側身修省虔意禱祈謹命某宮某道士於四月初五日就長春宮啓建上清正一消災清醮二千四百分位修崇道場七晝夜之科歲事至某日滿散蠲消既往之灾逭續方來之慶伏願兩儀協序二氣致祥列星循度以安行諸福應誠而畢至風調雨順咸孚萬國之懽心時和歲豐永底慈閩之

至養

風伯祝文

爰自去秋迄今春季時雨不降暴風頻興雲垂布而屢收澤雖下而未霈復覩垂曜孛于西維不勝恐懼之心庸致禱禮之敬式稽金籙寅事琳宮惟神稟命帝廷實司風柄顧作清塵之瑞大霽鳴條之咸相齊事以圖咸格天心之仁愛秩災潛掃膏澤下流清清泠泠俾四時之平秩熙熙皞皞遂萬物之生成

雨師祝文

去秋以來種不入土維春之暮星復示災謹稽金籙之科儀仰叩紫清而禳度賴神祇之交助庶幾蠲之潛通惟是明神實司雨澤願齋壇之清淨致上帝之監觀咎徵俱消甘霖時若曰暘而暘曰雨而雨實維豐年為君盡君為臣盡臣式覓憂顧

建壇醮詞

天惟善應顧感召之由人道本無方因祈禳而設教念陰陽之久否復星象之示愆祇即殊廷肅陳清醮蔵事九朝之禮精誠七日之間建金籙之瑶壇啓琅函之玉字伏願齋恍上達帝監俯臨絶妖孽之萌芽災星退舍集福禧之潤澤甘雨應期下逮羣生悉資餘蔭

九朝醮詞

颺馭降臨望清光而伊邇淵衷祓除修省依道蔭以惟勤九肅朝儀載陳奏牘伏念惟皇作極理物代天顧雨澤之失期而星芒之示儆慾由眇己慮及羣生按金籙以修齋仰高穹而請命冀闢蠲消之路幸垂仁愛之心伏願乾道清寧泰階正直庶徵各叙三光全而寒暑平六府孔修五穀熟而人民育永同壽母祇紹慶圖

三清醮詞

道妙冲虛無方而善應天心仁愛有感而必通稽金籙以修齋望紫清而儆福伏念尊居人上職代天工自秋以來閲甘霖之罔澤迨春之暮鴈祆浸之堆悴豈政令之失中抑膏澤之不下側身恐懼稽首祈禳伏願眷顧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樵集 卷一 十五

淵衷祓除沴氣五風十雨臻禹疇庸聖之時億載萬年奉文母怡愉之樂普資庶品同享太平

昊天醮詞

春命為君遇哉而懼見道知衆有感則通稽首藥珠蕆誠蘋藻伏念位託臣民之上身膺慿數之歸自顧菲涼未堪艱大不雨妨於東作有星孛於西維莫測其端豈無所自貢緑章而罪已回蒼昊之好生伏願下監齋悃潛消沴氣天其申命方開熙洽之期神之格思益介簡

稷之社

后土醮詞

天高耳下本仁愛以為心地靜德方必順承之有道仰觀謹告俯切戰兢乃祈上下之平成啟仙真而禳禱伏念尊居五位望繫羣生方茲溪雨澤之來蘇俄復暗星文之譴見深求其故內省諸身豈政令之失宜致陰陽之為咎既騰章於蒼昊庸申告於鴻庬伏願六氣惟均庶土交正田耕井飲野閒擊壤之謠雨施雲行時若

配天之澤

雪樓集卷二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藁

制詞

平章布拉吉達故曾祖父蘇布台贈効忠宣力
佐命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公封
河南郡王謚忠定制

龍虎風雲昔共基於鴻業河山帶礪今宜表於駿功剖
符閫閾之崇亶有淵源之自具官某故曾祖父某風彰
孝勇妙蘊機權縣侍子而懇戎旃前無堅敵部降人而
專帥馭出有勁兵為王前驅靡國不到汴水之恩波水
竭牛關之妙算若神忠義傳家勳勞奕世生為柱國亦
何愧於古人葬表征西更覺榮於異日宜超爵列許侈
儀文胙以名邦錫之美謚蓋將為萬世之勸豈獨慰九
京之恩於戲披荆棘以立朝迹既無忘於先烈聽鼓擊

而思將帥尤有望於後昆尚爾明靈服我休寵可

故曾祖母黃古台氏追封河南郡王夫人制

功成治定念股肱肇造之勞善積慶流亦佐儷相資之
德爰從夫爵用表世勳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稟專靜
之妥作孝義之配兵間積苦回文無寶室之詩膝下承
顏養志有姜妻之鯉故能悉心事主結髮從軍教忠實
佐於興邦捐義允儀於中壺宜疏湯沐庶廣渭泉象設
六珈廟食三室噫締構經營之匪易家國何殊哀榮終
始之所加閨房與及眷惟淑識歆此寵光可

故祖父烏蘭哈達贈推忠宣力定遠功臣太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
毅制

孝子慈孫之志身欲極於顯揚出將入相之家禮何嫌
於隆盛顧茲節槩實費幽明具官某故祖父某嘗出名
家派分列宿憲宗啟聖勤如博陸於昭宣世祖造邦功
過淮陰於磨趙風披霆擊地闢天開方期文軌之同大

紀旂常之美何滕城連啟葛陣空存率具伐功卓哉遇
西平之有子嘉乃丕績悵然思李牧之用兵爰申異數
之崇仍舉易名之典於戲西南七擒七縱山川尚識於
旌旗君臣一德一心魂魄諒陪於弓劒庶幾英爽不昧
寵光可

故祖母烏哩津氏追封河南郡王夫人制

睠惟世臣厥有令婦能輔成其夫子以勤相我國家具
官景故祖母景氏名族姬姜華姻秦晉介胄生蟻啟殷
雷之勑常閒圖像上麒麟雞鳴之戒有益而又克生名嗣
式配前人宜錫寵章以昭善慶爰正魚軒之秩仍加翟
茀之封噫邦君妻曰夫人生雖弗及通侯子為丞相遠
蓋有光可

左丞相景加太尉餘如故制

朕丕承先烈圖任世臣列居上相之崇宜寄本兵之重
之治於戲循名責實朕方務於止戈論道經邦卿尚勤
於補袞可

左丞相某加太尉餘如故制

惟軍國雖異容而文武非二道眷惟左輔實曰兼資具
官某德器素閎聲華甚懋往丞執法臺閣生風晉侑秉
鈞官僚承式材無施而不可功有位而乃成宜寫本兵
以隆政柄於戲佐萬幾之任深有賴於股肱折千里之
衝諒不遜於尊俎可

故榮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旺
扎勒圖特賜効忠宣力定遠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林國公謚武宣制

三千同心祖宗所以致王業四百並建國家所以酬世
勳列子政路之良實兩義方之懿宜申異數追奬純誠
故具官某忠智而靜深雄毅而篤惠風雲不爽參絳
灌於顓行露雨並流迨繼甫申於藩翰方迓旬宣之績

遠興殄瘁之嗟庚桑之祝非虛甘棠之詠益遠是用加之顯號諡以令名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之重既端兵本仍位國楨匪惟渴澤於九京抑以勸功於百執噫漢文之思李牧恨不同時周穆之命君牙厥其率考奚魂如在茂渥其承可

故妻某氏追封林國夫人制

祥開鵲印已彰忠孝之全詠著雞鳴尤美貞賢之助盍仲湯沐追命烝嘗故具官某故妻某氏名閨姬姜能臣緯文武之兼資當中外之重寄籌帷幄則舉無遺策維藩屏則隱若長城民歌賈父之晚來國美召公之日閟方南行而膏陰雨俊上騎而比列星旋茲惟圖任之新緬念老成之逝是用疇庸錫號節惠易名啟山礪河帶之書晉青綬銀章之秩仍登宰路下賁元墟庶幾少抾於哀榮于以具陳於幽顯噫畢公之亮四世慨弗遠於仰成申伯之孫萬邦尚通觀於濟美顧惟英爽不昧寵光予懿澤可

參議中書省事賈鈞父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居貞特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定國公謚文

正制

同心同德時允賴於經綸懋賞懋官禮必兼於崇報粤我祖宗之謨烈孰為左右之忠良曁念純誠宜申異數具官賈某故父某官某材足以開物成務行足以範世格民奮縣閫閫之英出佐風雲之盛嘉猷則告於內自結主知非道不陳於前有神聖學仁言甚溥介節彌堅肆文武之兼資當中外之重寄籌帷幄則舉無遺策維藩屏則隱若長城民歌賈父之晚來國美召公之日閟方南行而膏陰雨俊上騎而比列星旋茲惟圖任之新緬念老成之逝是用疇庸錫號節惠易名啟山礪河帶之書晉青綬銀章之秩仍登宰路下賁元墟庶幾少抾於哀榮于以具陳於幽顯噫畢公之亮四世慨弗遠於仰成申伯之孫萬邦尚通觀於濟美顧惟英爽不昧寵光可

故母李氏追封定國夫人制

慎終追遠栝梓之澤猶存崇德報功湯沐之恩不廢矧

名臣之齊體宜寵數之稱情具官賈某故母李氏琬琰內彰笄箑素習柔嘉維則垂規美於姬姜徽戒相成寖陞華於將相懿彼閨中之範宛其林下之風乃睠象賢足占裕慶茲用追榮石窌申錫泉扃慰報本之深恩勵教忠之大義以光宅宓嘗噫生也有涯雖未竟六珈之飾沒而不朽庶其安五鼎之歡可

特進平章政事嘉璋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封魏國公

制

元良毓德羽翼之寄非輕亦弼均勞股肱之義無間肆予通列亶有世臣宜兼命數之隆式示眷懷之渥具官某忠勤而明濟侃直而惠和由閥閱之茂勳為邦家之偉器薦更中外練達古今屬當代邸之迎功參平勃繼預漢廷之拜位次蕭曹方有賴於協恭豈遠宜於勇退茲用追登亞傅光輔前星兵民之要務是咨祖禰之名封幷紹申階掌武仍視兼鈞蔚居柱石之間雍容廊廟之上於戲入承儲極保身體者望之深出侑政機閫軍國者任之重益充令譽佇俟嘉猷可

特進平章嘉璋故曾祖父達吉斯特贈劾忠翊運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

封魏國公謚康懿制

報功王者之令典顯親人子之至情劃世篤於忠貞宜上尋其淵懿爰加贈錫以極褒崇具官某故曾祖父某涼土奇材金方間氣功名著代未應謝父之可專器識絕倫豈獨韋宗之所覩聰惟良嗣入作蓋臣追流慶於孫曾亶有光於家國茲用指魏邦而啟宇遵周法以易名六字表功三能開府顧遺榮之甚賜非輕亦弼均勞股肱之義無間肆於戲七世侍中蓋不墜日磾之訓四朝元老又安知長樂之誇英爽故存欽承母忘可

故曾祖母梁氏追封魏國夫人制

齊夫人三初未聞於王命漢侍中七世共美於家風睠我臣工揚其祖禰伉儷之重褒卹是宜具官某故曾祖

母梁氏西方之美人東漢之舊族君子偕老相大國而
顯諸侯天下復平居北堂而稱命婦賞既延於後嗣位
盡正於小君蓋考德必論其世者欲浚忠厚之源列爵
必從其夫者以著貞順之効茲為懿澤尚責幽扃可

故祖父錫哩特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貞獻制
雲臺烟閣居多故國之臣王關金城代有良家之子世
雖殊而事不異功若舊而報則新昇官某故祖父某曹

出相門身逢聖運實融朝漢義國取於尊王由余入秦
功不逾於定霸孰若攀龍而附鳳託觀歸馬而放牛蔚
為將帥之良兼寄兵民之重光輔五朝之方劭宏開萬
里之版圖垂裕本支流芳簡册是用表勲尊謚建府經

忠効義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
國追封魏國公改謚忠節制

祉金革而不厭勁氣猶生聞鼓鼙而興思遺忠可録矧
此嚴廊之彦乃其堂構之良宜沛追崇用垂廣勸具官
某故父某官贈某官某堪輿偉器閥閱名流耿上谷之
有奔克當父任李西平之得愬足紹家門七縱七擒百
戰百勝威懾羌髽之外境蹦秦漢之先籌略無遺旬宣
不廢禎王旅肅臨於交趾而將軍乃病於壺頭遂致其
其不昧於寵章可

故祖母田氏追封魏國夫人制

身式開厥後茲用增封大國進列上公號以顯庸誦以叶行表邦家之八柱視宰路之多儀祖禰均恩閨門與慶匪獨榮其幽壤抑以視於昕朝噫保乂王家永念為臣之不二光昭令德亦惟有子之能賢寵秩有章歆嘉無斁可

故母王氏追封魏國大人制

積行累功爰致上公之位抗尊醇體宜從大國之封用衍殊榮式綿退慶具官某故母王氏清心玉映淑德蘭芳彤史增華內則素宜於家室綏章延寵中擢獲展於邊陲克相令終僊膺燕譽襲鼎之刋不泯庭階之祚未炙褒綸有嚴褘褕斯稱以申風夜儆戒之勤以慰雨露悽愴之懷噫倦徒存於舊典將軍題碑慕上庶共享於榮名可

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中政使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三寶奴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遙授中書左丞相封蒲國公餘如故制

萬近舉遠蓋有國之宏規崇德象賢乃為臣之盛美雖已班於宰路猶未究於寵章洊錫殊榮於昭異眷具官某名家令器治世通材知無不為將順之忠風著行思可樂顯揚之孝彌彰肆予臨御之初與有胡扶之績爰踐通列仍長禁林念旦夕承辟之孔勤信風夜在公而無忝克循先烈盍謂世勞用啟誓於山河併申名於柱石服茲新命踐厥舊官於戲日磾之侍漢宮遂流芳於七葉伯禽之為周正因記譽於百篇固偉前修獨專往牒可

張氏第二代嗣師封正一嗣師太清演教妙道真君制

蓋聞古先哲王莫不以清靜寧民為本公孫有大隗之訪陶唐有赤水之往所以博求至理在宥天下也朕甚慕上庶共享於榮名可

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中政使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三寶奴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遙授中書左丞相封蒲國公餘如故制

納俗安善之通不可弗表也宜有顯稱以殊致遐仰可

張氏第三代系師封正一系師太清昭化廣德
真君制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成之在人有漢天師之緒遠矣微
其子孫世世善承不怠益大就溥登茲是以代有異人
出俾治化朕既加號於嗣師而系師景行煒靈昭于簡
册渺然自抜功成不居經不云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可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劉正故祖父聚贈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追封清國公謚昭懿制
惟祖宗之於子孫猶水木之有源本末之茂者本必大
源之深者流必長睠予近弼之忠良亶自前人之積累
具官劉某故祖父某重珪疊組之名裔三百餘年之故
家當世未夷含章不耀居家理而宗族稱其孝與人善
而鄉黨服其仁積是慶餘克昌厥後迨其孫而始大盡
為臣之匪躬法度森嚴而臺閣風生政事廉平而聲譽
日著朕博詢於輿論俾佐秉於國成嘉乃賢勞推其所
自是用晉登宰路陞錫崇階開大國之新封稽易名之
舊典以光幽壤以示昕朝於戲忠孝以事其君尚不負
傳家之託公侯必復其始庶幾發潛德之光顧爾英靈
服我休命可
故祖母何氏追封清國夫人制
夫有克家之婦教子以施於孫國推追遠之恩尊祖以
及其妣眷予丞弼錫以寵褒具官劉某故祖母何氏慈
孝著於閨門勤儉刑于宗族卿憲於長嗟家世之中徽
徽後有謨幸公侯之始復雪涕指墓碑而激厲延師資
經訓之蓄畜迨至成人遂登臚仕朕既獲忠良之用茲
不忘教養之功惜哉賁志於重泉于以追榮於愍冊啟
封大國正位小君於戲生也有涯雖未究六珈之飾没
而不朽庶幾安五鼎之歆尚賁有靈服我休命可
故父忠贈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清國公謚簡
穆制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人子之大孝昭天濁泉以為恩

澤者國家之至仁眷予巫衡之賢亶有淵源之自具官劉某故父某躬服道義譽聞家邦不畢小官嘗為祿仕厭厘市雒刀之汚下效孟氏之三遷念祖宗門户之高華慕燕山之教子維天福善為朕得人凡中書政本之良皆平日義方之懿子欲養而親不逮身雖沒而名則彰是用陞錫棠階晉司邦教啟大封而賜履節壹惠以易名庶極哀榮具隆幽顯於戲家聲益大始賞而復公侯遺澤無窮受祉以施孫子顧惟英爽不昧寵光可

故母孫氏追封清國夫人制

母實以子爵從其夫録善追榮已致上公之位抗尊容體宜膺大國之封用衍殊恩以勸有位具官劉某故母孫氏毓芳名族主饋高閨寘榮恪恭内則可儀於九族閨門雍肅家人知有于嚴君勤儉以相其夫詩禮以訓其子使朕獲忠良之佐而國資經濟之才惜不追祿養於庭闈是用錫寵光於泉壤爰正小君之號以慰純孝之心於戲五鼎萬鍾木欲静而風不止三槐九棘源之深者流必長尚爾淑靈敬予茂渥可

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吉國公謚忠懿制

父們色勒哷卜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吉國公謚忠懿制

士懷忠義雖百世以如生澤及子孫乃積善之餘慶瞻予輔弼亶有淵源具官某故曾祖父某以問世之才得不傳之學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固自有人三辰之運六氣之行如指諸掌知白旄黄鉞之顯西土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舉父子以偕來至孫曾而方大是用崇階進秩文館陞華胙以名邦錫之美謚匪獨榮其幽壤抑以示於昕朝於戲德聞而章所以慰孝嗇之怀惕世濟具美庶幾增門户之光華其服殊恩以康乃後可

故曾祖母巴特瑪氏追封吉國夫人制

言不出閫蓋婦道止於幽閒没而揚名待子孫而後貴顯睠良臣而論世宜邺典之追榮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範正閨闈德宜家室知儆戒相成之道每懷懷安當

艱難共濟之時首明歸往慶延後嗣職代天工被之象服以是宜豈曰祿養之不建於戲德惟邁種故取實於既熟之餘福至如川其養源於初發之後服茲命數佑彌雲來可

故祖父北京路總管呼哩烏齊爾已咱爾羅丹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吉國公謚明襄制

天生賢佐弼予一人國有寵章追其三世式彰孝治載

在贊書具官某故祖父某官某卓爾奇才生於絶域父子為師友在家蓋有異聞學術貫天人中國君合一契於草昧而知天命奮節義以迎王師仕歷累朝慶延後嗣是用疇庸錫號節惠易名封壟啟於名邦秩仍崇於寧路載隆典禮備極哀榮於戲逝不可追者親揚名以顯德何以加於孝事君則忠迪爾後人啟予成命可

故祖母呼巴氏追封吉國夫人制

賢者有後由子以施於孫國之至仁尊祖以及其妣以

之書晉紫綬金章之秩仍掌邦教以光元塗嗚呼不朽者名雖死之年猶生之日欲報之德移子之孝為臣之忠英靈如存寵光不替可

母咱納克布氏封吉國太夫人制

母以子而貴臣以孝為忠煞令名壽考人不能兼而祿養逮親古所罕見日侍慈顏之歡喜子嘉政府之純臣其官其母其氏毓秀高華持身法度言動不踰於閫閾賓祭必備於情文勤儉以相其夫故風夜在公而忘其家事詩書以訓其子故廉慎律己而保其令名盡婦道而盡母儀宜家人而宜後嗣肆朕得忠良之助其可忘教育之勤是用正位小君疏封大國於以著克家之美於以彰錫類之仁於戲象服六珈儀可為於內則黃髮千歲養永就於南陔茂對寵光以綏壽祉可

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太子詹事衛率使何瑋故祖父淵贈推誠宣力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易國公謚武

宣制

積功累行以忠厚而起家沿流遡源施恩澤而追遠嚮若子采詒厥孫謀其官何某故祖父某普守鄉邦宅心惠政全民保境載父老之口碑立身揚名見子孫於身後慰其幽壤錫以寵章於戲取實於既孰之餘德可忘於邁種養源於方發之始福之至也如川迪爾後人欽予休命可

故祖母鄧氏追封易國夫人制

惟天福善積慶以興其家有國報功尊祖以及其妣子嘉忠蓋厥有淵源具官何某故祖母鄧氏出自名門嬪於右族懿範隆於閨閫義方篤於家庭有子能賢既沒身於王事及孫而大克盡道於帝臣式啟國封俾從夫爵于以光於幽壤于以勸於朝廷於戲在邦在家間違本無於二道惟忠惟孝死生俱享於令名其服殊恩以康乃後可

故父易州等處行軍千戶兼軍民總管伯祥贈

推忠保節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
易國公謚忠毅制

盡忠之士雖死如生積善之家其後必大眷此巖廊之彥乃其堂構之良爰遡慶源肆須懇册具官何某故父某官某雄毅而明敏忠智而清深粤從總角之年早已脫穎而出從其父而犯不可測之敵忠所事而復不共戴之讐衆推將帥之才身際風雲之會燕南陲趙北際固自有人金先滅宋後亡俱嘗戮力謀屈羣策勇冠三軍攻城每援梯以先登臨戰嘗裹創而出陳方王旅欲吞於江漢而將軍乃病於壺頭莫贖其身式開殿後爰舉褒崇之典仍兼命數之隆節惠易名建邦啓土載加爵秩備極哀榮豈但以慰其家蓋將使顯於世於戲北風易水嗟壯士之不還黃河泰山豈汝封而長在英靈不泯寵命其承可

故母楊氏追封易國夫人制

興家必有令婦錫爵則從其夫划在位之忠良實積慶之垂裕寵疏湯沐光賁泉扃具官何某故母楊氏名閨姬姜能臣佐儷清儉以立門戶勤勞以濟艱難利家人夫婦之貞內則素嚴於閨閫君子車甲之盛中攄藏展於邊陲其身嗟夢幻之幾何遺澤幸階庭之益衍是用肇封大國正位小君以慰霜露悽愴之懷以申風夜儆戒之勤於戲侯母通禁中之籍舊典徒存將軍題墓上之碑榮名與享服我休命迺爾後人可

故母郭氏追封易國夫人制

功成治定念股肱宣力之勞善積慶流亦佐儷得賢之助爰從夫爵用表世勳具官何某故母郭氏貞淑範於閨閫慈孝聞於姻族閔其夫子永歌五蔡之詩教以義方遠慕三遷之懿眷惟良嗣作我蓋將使顯於戲北盡正小君之位以光窀穸以重泰嘗於戲副笄六珈嗟死生之契濶雲仍百世尚福澤之便蕃顧簡淑靈服我休命可

母葉氏封易國太夫人制

子之祿建其親揚名以顯朕以孝治天下錫類有思惟元臣之忠良皆母氏之聖善將以成其家慶肆肇啓於國封具官何某母葉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雖被服之盛不與君子而偕老而正位乎內允協家人之利貞維以永年幸哉有子直言正論出而揚褰褰之風愉色婉容入則奉融融之樂教忠有自寵錫是宜貴以象服翟茀榮其黃髮兒齒於戲南陵所以美孝子乃風化之本儀北堂稱曰太夫人亦邦家之光耀永綏壽祉茂對休

嘉可

榮祿大夫大司徒知太常禮儀院事田忠良故曾祖父嗣叔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追

封趙國公謚忠毅制

求忠臣必於孝子厥有本原啓大國而為諸侯及於祖禰斯惟懋賞以待殊勳具官田某故曾祖父某泰而不驕仁者有勇事親以禮心勤形瘵於湯藥之間與物為春近悅遠來於干戈之際允能安集仍識依歸矧死事之績未忘而作善之祥有在追加異數庸荅遺忠於戲祉服叢臺初誓山河之礪帶圖形烟閣益綿家世之軒裳追想幽貞尚知明命可

故曾祖母曹氏追封趙國夫人制

六世同居義蓋由於中饋一門俱顯禮必及於從封爰布明綸俾躋列土具官田某故曾祖母曹氏心存孝敬訓著義嘉人無間言骨肉之情甚於卷懿事資內助里閭之感益深卒為開國之臣是曰宜家之婦冠於族黨慶在

甚勇方迓鷹揚之用聿興豹隱之思遠邇相從湛淳自
得蓋遺榮於脫屣以垂裕於後昆茲用指趙分封遵周
作誥官列羣公之次秋超九命之華褒卿有加情文斯
稱於戲長弓大箭莫圖汗馬之勞赤舄袞衣已極為臣
之貴往欽茂典益衍慶源可

故祖母陳氏追封趙國夫人制

思紀穹流婦人從夫之爵榮名上及臣子尊祖之情宜
異絲綸以光篚篚具官田某故祖母陳氏躬有淑德嬪
于義門婉娩聽從之無違儆戒相成之不怠先人後己
為矜式於中閨睦族宜家襲儀刑於前轍卒啓孫枝之
盛盡齊公衮之尊用舉褒章俾訓永慕於戲龍旂承祀
想欣永榮之森羅翟茀以朝猶有丹青之彷彿可

父潤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趙國公制

有學名家父以是傳之子惟天福善祿所以建其親自
音所難於今為盛式隆孝治載在贊書具官田某父某
識洞貫於天人譽蚤聞於朝野結知世祖言如響之應

雪樓集卷三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藁

制詞

故平章政事撒里蠻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徐國公謚忠甫

制

紹興水之封蓋仰思於基構列雲臺之像亦追念於殷肱惟茲世勞在昔先正有美忠嘉之克肖眷言褒卹之是宜故具官某悍大而直方剛敏而廉潔以閥閱之肖而加之博學以鼎俎之器而濟之純誠猶發姦謀冀回淵聽謫不辭於九死刑迄正於四凶文祖知其匪躬臣為之愧色乃若句宣之績壁夫綏定之勛惠洽閭閻恩加庠序剗煩治劇而事皆可法興利除害而知無不為燕翠循吏之所僅能有古名將之所不逮家無餘積塗有公言方覩長孺之在朝人皆知懌綿侯玄成之正己天不慭遺茲用胙以徐方疇于周傅表功錫號節惠易名視台宰之多儀遹邦家之八柱昭于令典慰爾遺忠於戲華屋山邱寖起忠賢之咏白雲弓劒諒深虎貔之勤尚數遺於後人益對揚於休命可

故妻鴻和納哩氏追封徐國夫人制

積行累功之盛爰致公封匹尊聲體之脅宜從夫爵進獨光其家祭仰以煥于國章故具官某故妻某氏毓自名家嬪于貴族雞鳴著詠知婦德之無違鵲峙在庭昭母儀之有素云何不淑蚤爾長歸追封湯沐之恩俯慰梧楸之感於戲褕衣崇翟空留服飾於丹青石室金縢尚繼勳名於帶礪誄惟懿識不昧歆承可

妻宗氏封徐國太夫人制

錫之山川既追崇於大國宜其家室亦正位於小君以勵忠臣以彰孝治故具官某妻宗氏清心玉映淑德蘭馨相饋祀於高華所期偕老撫遺孤於艱棘乃曰永亡

後嗣賴以有成名閥因之不墜盡佐北堂之養俾從東土之封於戲膺沐誰容寧慕六珈之盛飾風猷未遂庶幾二惠之能賢其服殊恩益修內訓可

巫相托克托故曾祖父固郡斯追封某王制

家國同休表生平之為善淵源遠被宜奕世之流芳粤若孫曾為吾巫弼爰推恩於欲報燕示眷於其贈其官

某故曾祖父某稟問氣於兩儀之間稱奇材於六合之表風流譽處雖梗槩之無傳閥閱聲名尚光華而有耀昭令德以迪遠猷於戲貴震一方故國之風雲已矣爵超五等中天之雨露湛然英爽未渝欽承無怠可

故曾祖母某氏

積善降祥於子孫而益著報功崇德雖佐儷而必偕用稱情文亦彰孝治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相中閨於裔土婦禮無違啟後嗣於清時家門未怒譽齊三鳳功協一夔用沿開國之封追界從夫之爵於戲周禮下王后一等當知在昔之匪輕蕭氏有丞相八人彌覺於今之為盛柔嘉如在懿惠共承可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文正制

允文允武遠典殊恩之嗟懋賞懋官庸舉報崇之典故具官何某家傳忠孝德備柔剛事軍旅而敦詩書生閥閱而習政務踐歷臺省懍汲黯之在廷勤勤蕃宣式奬侯之維翰報興序序惠洽閭閻論事後成敗國之蓍龜以身佩安危朝之柱石朕方求助天不慭遺茲用眷以

召棠蹕于周傅表功錫號節惠易名視台宰之多儀遣邦家之八柱昭于異眷慰爾遺忠於戲華屋山邱梁思賢于既往丹書帶礪尚濟美于方來爾其顧歆是為不朽可

故妻張氏追封梁國夫人制

錫之山川既追榮于先正宜其家室亦有位於小君以彰國恩以勵臣節故具官何瑋故妻張氏誕生名閥來嬪高閎淑慎其身既百年之偕老柔嘉維則將永世以

流芳爰錫蘇綸從封湯沐於戲正位乎內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在後之人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尚惟不昧服我異恩可

趙王專故曾祖父巴雅爾罕贈宣忠協力翊衛果毅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武毅制

古今大義莫重君君而臣臣國家異恩豈但親親而貴貴暨予懿戚代有偉人自其祖之匪躬至于今而五世忠勤益著典禮宜崇某王某故曾祖父某甲出名門身逢聖運年方齠齔從太祖以西征約結婚姻尚帝姬而敦好累建開疆之偉績遂為佐命之元勳迄流慶于孫曾亶有光于竹帛茲用贈之周傅王此趙邦邁八柱以承天列三能而開府表功錫號節惠易名於戲爵至於王甚盛蔑以加矣世濟其美爾祖其與享之毋忘寵章是在後嗣可

故曾祖母齊國大長公主阿老罕布濟克追封

故祖父阿爾布哈贈懷忠翊力効勇定遠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武襄制

盡忠効節閔于戚里之賢沿流遡源嘉乃世臣之後誕揚恤典載在贊書某王某故祖父以太祖之外孫尚世皇之季主富貴固其素有居上不驕智勇可謂兼全遇戰則克是以生名家之子迄能為死節之臣丕顯其先式開厥後是以遷封大國峻秩上公錫號表勲易名

叶行旌邦家之一柱視宰路之多儀以發幽光以隆孝祀於戲九京可作賴有不朽者存爽世其昌保此無窮之聞英魂如在茂渥其承可

故祖母伊埒追封皇祖姑趙國大長公主制

於惟帝姬下嬪世戚雖生於宮掖車服不縶其夫而施於子孫家國俱賴其助肆敦悰册式慰孝思某王某故祖母某穠矣淑華粹然玉質在室不煩於丹訓為婦允盡於壺儀始自正家咸詠肅雝之德居然生子聿為節義之臣是用追啟新封進遷大國於戲若稽邺典名位何以復加重裕後昆富貴所以長守尚惟不昧敢此殊恩可

承相將移猛爾故曾祖父蘇海贈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謚武烈制

水注而為江河其發源也必遠木大而為梁棟其植本也必深積盛德於百年嘉元臣之三世惟有是似曰篤不忘具官某故曾祖父某故曾祖之肇基為元勳而佐命金甲珥戈而覲行陣筆路藍縷以啟山林如霆如雷張六師之聲威于疆于理開萬里之版圖聞鼓鼙而興懷幸孫曾之濟美茲用分茅以胙超爵而王儀貌視於秉鈞階仍升於掌武表功柱國定謚易名誕錫殊恩遠彰前烈於戲有餘之慶始賞而復公侯不朽者存受祉以施孫子顧惟奕葉不昧欽承可

故曾祖母伊蘇袞氏追封歸德王夫人制

錄善追榮既封王而裂土抗尊齊禮宜錫爵以從夫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先正令妻元臣王母宜家宜室致門戶之方興如山如河想德容之甚盛丕昭壺範庸拓沐封於戲顧如弈葉慨浮榮之易落書藏金匱尚令聞之無窮惟爾淑靈服茲休命可

故祖父布、拉吉達贈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謚忠武

制

立身揚名嘉元臣之盡孝報本反始原祖德之自來乃
備哀榮肆頒命數具官某故祖父某生為名將盛事太
宗劬忠於憲皇授鉞之時迄平欽察宣力於定廟師師
之日遄有中原從世祖當潛見之初扈王旅征西南之
國駐蹕蒼下大理言聽計從拔善闡平雲南師武臣力
旋以安南之役俾代覲王而行天不慭遺衆所嗟惜覩
我家成大一統之業皆累朝有不二心之臣流慶本支
為今柱石是用表勳作謚掌武視儀聿作國禎肇開王
爵備容章之異寵慰泉壤之遺忠於戲一門萬石之家
蓋益修於孝謹四世五公之盛尚永篤於忠貞佑爾後
人欽予寵命可

故祖母額森氏追封歸德王夫人制

雲臺麟閣越在昔之造邦翟茀朱幩益從夫而有爵載
揚邮典庸備追榮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名閥姻姜能臣
仇儷柔嘉維則既正位於室家儆戒相成迄流芳於曩
鼎宜其衆服衍以腊田於戲五桑詩存無復乎生之閔

六珈儀盛猶富永世之傳歆此明綸安于顯祐可

故父穆爾呼察贈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謚忠貞制
盡忠之士雖死猶生積善之家具後必大睠予良弼慶
自前人具官某故父某智勇而靖深雄毅而明敏左右
世祖平定雲南旋扈聖於武昌入與謀於家國維時中
統討叛濟南攻城每抶禦以先登對壘嘗裹創而出陣
方王旅藉虎臣之力而將軍遺馬革之屍莫贖其身式
開厥後茲用顯庸賜謚起爵分封躋三事以經邦表一
柱而開府追榮身後式慰孝思於戲龍虎風雲秉國嘉
象賢之嗣山河帶礪剖符峻異姓之王益闡幽光永垂
來裔可

故母蘇滿台氏追封歸德王夫人制

忠於君孝於親既極報崇之典正乎外位乎內宜旌佽
儷之賢是生偉人爰立作相盡疏湯沐以重烝嘗具官
某故母某氏琬琰自將笄笄素謹身閨內則蚤積順於

閫門慶衍後人寖陞華於宰輔茲用從封茅土光賁幽扃慰報本之深恩勵教忠之大義於戲孰不美副珈之飾生也有涯庶幾安列鼎之歿而不朽可

故丞相和拉布哈贈胡運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謚忠獻制

皇皇帝業念祖宗創始之難翼翼世臣備國家報功之典故具官某奮由閨閥勇赴勳名相我世皇時維中統省臺院寺詳酌古以建官文物典章新造邦之立政致規模之宏遠備左右之勤勞胡不百年可為一慨茲用王之大國位以太師既晉陟於階勳復兼崇其謚號以彰舊德以勵羣工於戲異姓封王命數薦以加矣長富與貴忠孝所以守之尚迪後人欽承休命可

故妻某氏追封歸德王夫人制

念舊追榮朕所以王異姓抗尊齊體邦稱曰君夫人爰均國恩俾從夫爵故具官某故妻某氏必有令德乃媲元臣朝廷有儀諒閫門之有度仁義相接亦夙夜之相成何閒幽明益崇命數於戲夫夫婦婦澤既被於重泉君君臣臣義當明於奕世淑靈不昧寵命其歆可

故知樞密院事達勒達哈贈劾誠正義安遠功臣某官追封某謚某制

洪惟皇祖於鐐武功厥有儁侮之臣備著捍邊之績用疏卿典式表殊恩故具官某起自世家奮為名將前無堅敵既累奏於膚公願為忠臣遂益堅於大節究觀終始盡備哀榮賜謚表勳增制超爵於戲國家之恩侔天地無間顯幽君臣之義昭日星惟殫忠孝尚迪來裔欽承寵嘉可

故妻某氏追封某夫人制

嘉我世臣已備報崇之典閔其君子亦惟伉儷之賢爵俾從夫恩昭追遠故具官某故妻某氏篤生華閥作婉高閨宜于而家豈但矜其車甲勸之以義諒不廢於君臣迨致良人終為名將載嘉懿範爰畀慈章誕啟新封算六珈榮

以如生之禮尚惟不昧欽此欽遵
故中書右丞相達爾罕哈喇哈邏故曾祖父達
爾罕奇吉里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制
曰觀宰相繫年之表近閔良臣慕帝王有真而來遠思乃
祖爰稽邺典誕播明綸故具官某故曾祖父某卓識超
羣況幾先物我太祖當在潛之際克苻氏有害正之謀
間姦宄刻期而肆兇乃晝夜間行而上變我故有備彼
乃成擒方涼土之未臣帥師克夏出金人之不意反旆
平燕惟此有不二心之臣是以成大一統之業澤流孫
子世篤忠貞嗟窣水之成陰盍分茅而列壤是用秩故
三公之貴爵超五等之崇節惠易名表勳錫號於戲風
雲龍虎尚想見於當時帶礪山河期有光於奕世英靈
如在寵命其欽可

故曾祖母喀爾沁氏追封順德王夫人制

勛莫大於造國念昔先臣爵所貴於從夫昭茲懿範爰
乃垂於後嗣世濤其美名無墜於前人尚爾有知服我

休命可

故祖母旺扎勒氏追封順德王夫人制

考德必論其世者欲波忠厚之源列爵必從其夫者以著貞順之效伉儷之重褒卹是宜故具官某故祖母某氏靜柔其德淑慎爾儀夫既象其父賢汝亦稱其家婦誕敷渥澤光賁幽扃於戲異姓封王蓋以勲勞之舊父業傳子勉竭忠義之家尚爾永靈歆于寵命可

故父達爾罕囊嘉氏贈宣忠孝節保大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勤

制

事君致身克紹前人之烈生子似父聿為名相之家萃忠孝於一門歷祖孫而五世載敬異渥光賁重泉故其官某故父某況深善謀業設冠世盛從憲廟有事四川轉戰無前既累奏駿功之捷忘身臨難不幸遘馬革之屍世憐死事之忠天厚積善之慶成季之勲未泯紀於太常西平之子復賢光於異世是用爵躋極品疏表崇

勛既視秩於三公復易名於二惠以旌大節以勵羣工嗚呼既死無復生惟榮名之不朽盛德必有報在爾後之能承國有異恩朕之篤意可

故母托遜哈納氏追封順德王夫人制

光榮累世睠我忠臣之門赫奕殊恩顯爾夫人之德維茲之澤實自其原故具官某氏慈順可貞靜嘉有則良人節義必兼妻能勸其夫後嗣忠賢非是毋昌生是子爵至王而極矣國之禮亦宜之於戲如山如河既追錫小君之號宜家宜室實有開奕世之祥益衍慶源永垂來裔可

御史中丞托歡母旺扎勒氏封順德王太夫人制

車服之榮其夫者妻之道身名之顯其母者子之賢摯錫嘉名有光世閥具官某母某氏篤生賢嗣世我良臣致忠孝之有傳亦保懷之能教是用因先王爵稱太夫人嗚呼名虎旬宣惟名公而是似魯侯燕喜壽魯母以

攸宜欽哉寵章受茲介福可

皇太后故曾祖父追封濟寧王謚忠武阿麻諾

延濟勒追封魯王仍謚忠武制

洪惟壽母用宏濟于艱難肆朕躬恭膺丕承於上下推

毓慶兩朝之本宜追崇四世之親尊號皇太后故曾祖

父追封某王某天挺英豪世積忠厚服勤太祖奄有朕

邦建事世皇遂為懿戚惟當今之聖善皆先世之仲和

雖已啟於王封猶未蔽於朕志庸加異數改錫大邦仍

忠武之嘉名備哀榮之盛典嗚呼黃河如帶泰山如礪

國其永存新甫之柏徂徠之松廟斯孔碩尚歆景命允

建外家可

故曾祖母某氏追封魯忠武王妃制

世為后族實顯有功夫乃婦天故從其爵式衍東朝之

慶益疏戚里之封尊號皇太后故曾祖母某氏德為母

儀言為內則風化素彰於閨壺祚裔乃正於家邦是生

吾母之慈大受天下之養茲用責其衆服胙以龜蒙庸

懷慨激昂果毅沉摯東征西伐必斬將以搴旗左翼右

張實亡身而許國惟太祖之神聖識名臣之子孫用集

殊勳大閫厥後是用表東岱而賜履超五等而追王既

錫嘉名復領渙號於戲故國非謂喬木不

必出忠臣永垂後裔英靈不昧休命其承可

故曾祖母翁吉喇特珍氏追封泰安王夫人制

為婦配名世之家必有令德封王受曾孫之慶是豈常

恩爰沂淵源式隆命數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貞靜著

於閨閫孝儉儀於族姻大子無回顧之憂尊章有善事之麥立功者成其業為國者忘其家維爾之賢克正乎內是以弼亮至於四世忠孝萃於一門俾從列爵之封庸表為善之報嗚呼茫茫我土亦曰安若泰山盤盤爾孫尚惟生此王國眷焉幽懿歆此明嘉可

故祖父蘇爾呼圖克贈推誠宣力佐運功臣太

帥紀施勞伐善之言執法秉鈞得憂國愛民之體上既委以心膂爾亦竭其股肱蔚為名臣載在史氏雖已加乎寵命猶未愜於朕心是用節惠表勛錫爵啟土追恩既往垂勸方來嗚呼天有柱地有維不愁一老河如帶山如礪其永世王禰廟有光朕命無斁可

故母追封秦安郡王夫人克哀展氏加追封秦安王夫人制

夫得賢婦子有賢母惟家之隆生遠至養死獲至恩斯善之報爰疏異渥扁表幽窀為具官某故母追封某夫人某氏柔順利貞恭儉節用以淑爾茂族相我元臣立非常之功有無窮之聞篤生令子復列中朝襲數世之勛勞保一家之忠厚是用錫河岳之履為湯沐之封以示寵綏式昭愍卹嗚呼木欲靜而風不止嘗聞孝子之悲源之深者流必長尚衍後人之慶眷惟魂爽服此休嘉可

母扎拉展氏封秦安王夫人制

報功者君之仁顯親者子之志用章孝治誕布明綸具

雪樓集卷四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藁

制詞

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同知徽政院事左都威衛使王桓故曾祖父永安州都監增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武康制

尊祖敬宗思廣天下之孝序功録德遂及勲臣之先以勵事君以勸教子具官王某故曾祖父某官某爵家有法裕後惟仁基四世之忠良備累朝之任使出則為良將帥入而為名公卿具有顯庸實由積德是用表勑錫爵節惠易名誕布恩榮式光泉壤嗚呼河山渺渺載瞻大國於岐梁子孫繩繩永底厥后為克嶽尚迪爾後式副朕心可

故曾祖母李氏追封冀國夫人制

有功當封雖遠必録無德不報既往可追劃予宣力之臣復有詒謀之美宜隆命數以備哀榮具官王某故祖父某官某以忠孝立身以仁義發迪用士致其死力治民得其懽心入真定之兵三百餘人定中山以南四十二郡不殺降以規賞常捐已以活人為吏則稱其廉循為將則號為智勇宜子孫之盛夫皆德澤之深長是用倣周法以易名表冀方而啟宇仍疇崇秩庸示殊恩嗚

呼仕至執金吾緬想勳勞之舊名在太史氏榮書邦邑之新奕奕如存休命勿替可

故祖母李氏追封冀國夫人制

我有世臣其功可及於古人稱賢婦厥德猶詡於今爰錫寵章儷封大國具官王某故祖母李氏勤儉慈愛柔嘉靜恭宗族視為範儀勇姑稱其孝謹內勉君子外濟時艱發倉廩以賑歲飢脫簪珥以紓民責有脂澤以遺後宜湯沐之從夫鳴呼詒厥孫謀夙夜每勤於儆戒烝畀祖妣春秋永洽於褕狄苗裔相承昌熾未艾可

故父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兼徽政副使左都威衛使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穆慶端加贈推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仍追封冀國公改謚忠武制

居朝廷之上必有腹心之臣在軍旅之中則有爪牙之士惟是二者鮮能兼之緬懷勳舊之賢爰舉褒崇之典

具官王某故父某官贈某官某番番良士翼翼小心世祖識其有為裕皇知其可任出則扈從警蹕入則守衛宮庭營威武而儲峙富強軍神鋒而訓習明練平山東鎮清口遇賞則辭餼和林剪乃顏有功不伐庶幾古之良將信為國之重臣雖握樞衡如在莞庫宜後人之允蹈致大賚而啟封表四字以策勛視三公而開府載疇偉績改錫嘉名嗚呼金城湯池嗟不憖于一老岐山壺口今以作于爾邦永襲休明式昌嗣奮

故母追封冀國夫人李氏仍冀國夫人制

為臣居丞弼以顯其親推恩及祖宗況在其母用光泉壤申衍脂田具官王某故母追封某國夫人李氏育德高閨來嬪茂族夫能盡臣道皆內助之得人子復列台衡亦義方之有訓惟偕老之詩莫賦而孝養之禮無從是用因子致崇從夫錫爵嗚呼父子亦既濟美宜大其家名器所以馭臣匪私於汝服寧休渥保爾利貞可

妻劉氏封冀國夫人制

國家凡賚於臣工思澤必加於伉儷蓋内有主饋之寄則外盡事君之忠於以見夫婦之體齊而君臣之義大其官王桓妻劉氏相其夫子宜於室家春秋克敬於烝嘗風夜諒多於儆戒用能保其禄位以不墜於箕裘宜錫腊田式昭婦道欽予休命對爾新封可

故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兼脩国史上柱国追封書監領崇福司事泰國公愛級贈推誠協力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功大者位隆勞多者賞厚備國家之卿典必勲舊之良臣故其官某有服大僚克勤小物既宣力於憲廟復受知於世皇使於四方挺節窮荒之外列於庶位正色周行之間早已歷於機衡晚乃分於茅土太息九原之不作若為千載之可傳夫官莫隆於師而爵莫貴於王且有生而富貴克篤前烈尚永保於忠貞明聽朕言對揚休命可

榮禄大夫知樞密院事穆呼哩封廣平王制

國非謂喬木必有勲勞之世臣爵莫貴封王宜畀子孫之賢者具官某乃祖先父累朝元功建子纂承之初資爾翼助之力左右厥辟握掌武之樞機風夜在公長周廬之禁衛是用超之五等胙以大邦嗚呼丕勞爾先故有生而富貴克篤前烈尚永保於忠貞明聽朕言對揚休命可

太保庫楚故祖父某追封祁連王制

旌爾之賢所以為後之勸嗚呼身没而名不朽足慰乎生邦舊而命維新益昌乃世英靈有濯寵渥其歆可

故妻沙喇氏追封拂林王夫人制

王封異姓特隆念舊之恩妻曰夫人盍俾從夫之爵故具官某故妻某氏位正乎内德協於中其夫歷事於累朝有于咸蹟於脩仕盛大固由於世德訓戒亦本於閨門庸啟拂林之邦式慰烝嵩之感嗚呼死生契濶百両之御百両之將終始哀榮五鼎而養五鼎而祭敢子漏

昔在初載粤有蓋臣濟朕於艱難保朕於冲幼必乃祖之攸訓至厥孫而始彰宜異其恩卹之恩以稱其積累之善具官某故祖父某忠厚為本勤儉為基德可致富貴而弗居謀可建功業而弗有故其施於後也大所以食其報也豐是用疏西土而啟封超五等而錫爵皆推原其所自庸垂勸於方來嗚呼恩克報之遭迴以有今日望祁連之峻拯庸建爾邦禮魂兮如生歆茲成命可

故祖母某氏追封祁連王大人制

論忠臣之功莫大於保其體求孝子之志莫先於顯其親載疇爾庸遂及祖妣具官某故祖母某氏靜恭可則勤儉有常惟積善以深培本根宜再傳而致位台袞蔚為元老輔朕聊勞既加異姓之王宜命從夫之爵有光門閭式表國恩嗚呼祔故鄉想天山之不改烝嘗稱廟諒翟茀之如存不昧祇承式昌嗣績可

故父某追封祁連王制

惟國家之大臣應天地之昌運雖鍾河岳之秀實本祖父之賢具官某故父某簡質繼其前人忠信篤於後嗣乃左乃右在朕有保翼之良惟艱惟勤於今為柱石之重欲報之德每念其先爰啟大邦超上公而命爵載疏美號詔太常而易名增閎閔之光華慰憑萬之悽愴嗚呼父為師子為保既備哀榮君以禮臣以忠尚全終始英魂不爽漏澤惟歆可

故母某氏追封祁連王夫人制

母之鞠育其子正欲大其家聲君之寵綏其臣孰若尊其先世爰疏異數昭示至恩具官某故母某氏功見於宜家德足以裕後篤生良輔以保朕躬翼衛於幼沖之時扈從於艱危之際始終盡瘁風夜在公遠追古之名臣蔚為今之元老推其積善之自錫以從夫之封稱王夫人建祁連國嗚呼非此母不生此子累若人言有其德必得其名時乃天道歆並明命慰爾幽靈可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琊布哈故曾祖父某官遠實端多卜賜

服勤濟美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居延王
謚安敬制

父傳之子萃忠孝於一門祖逮於孫備哀榮於三世具官某故曾祖父某官某志在功烈心無死生力戰則聞鼓而不聞金臨事則見義而不見刃威被憚夷國武勇冠於三軍方太祖之在潛知應數之有屬故見危而授命寧殺身以成仁共惟李廣之數奇尚想張巡之皆裂是以王加異姓國啟新封錫號以贊其忠易名以表其節嗚呼龍翔黑水昌期曾感於風雲蜘食黃泉漏澤仍沾於雨露精神不爽休命惟敬可

曾祖母和斯德濟德呼氏追封居延王夫人制

渥澤九泉莫厚於國家之典追榮三代惟施於宰輔之臣知忠義之相傳由閨門之有度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敬戒成於夫子教訓及於兒孫國爾忘家世載其美追原懿德盍啟新封嗚呼在昔艱虞厚報豈圖於今日致身富貴長守是在於後人苗裔相承昌熾未艾可

故祖父達爾罕托恰勒贈推誠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居延王謚莊敏制

事君致身人臣之大節封王列土國家之異恩既忠於前宜榮於後具官某故祖父某驅馳百戰終始一心雖身沒而名存況父忠而子孝亦天啟於昌運故世產其英賢將軍豈愁於生恐傷於義壯士既得其死甘喪其元此汝所以存心於理宜其有後是用誕頒爵命惟爾祖考勳庸昭乃辟之弗忘俾爾孫之有勸嗚呼閫鼓聲雷而思將帥如見平生指帶礪而誓河山庶幾不朽精神如在恩渥其欽可

祖母額森諾郭蘇德濟氏追封居延王夫人制

君臣以義合故有死事之臣夫婦以德從必旌稱家之婦克燕是美宜享其榮具官某故祖母某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若夫若子繼沒於三軍為母為妻獨守於一節是用乃孫之貴載加大國之封嗚呼如山如河緬想

克宜於象服于疆于理尚惟永胙於胤田昭爾幽靈歆予休命可

故父贈揚武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延國公謚忠節布哈移爾加贈揚武守正定遠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居延王仍謚忠節制

朕思良將為有死之將軍世還爾勞惟象賢之濟美録功惟重須爵故超具官某故父贈某官某業紹祖宗才猷至遠復間謀而上變大建征西之府以為逐北之圖彼乃懼而詐降爾竟歸而遇害惟天福善生子世家雖已錫之山川宜益尊其名號以勵後世以慰當年嗚呼馬革裹屍獨殺身而報國虎頭食肉終啟土以封王爾魂如生朕命維允可

故母阿爾台呼塔噶氏追封居延王夫人制

盡忠為臣既封王而列土正家有婦宜錫爵以從夫具

官某故母某氏妻道可書母儀可則其夫死事力求屍於莽中負骨來歸上祈哀於闕下鞠躬盡瘁守節持家茕然母子之依致此公台之貴緬懷賢範益厚徽章嗚呼副笄六珈尚想宜家而宜室藹鍾五鼎庶幾事死如事生佑爾後人歆予寵命可

故母托里氏追封居延王夫人制

娩賢伉德既克稱於名家厚本浚源乃篤生於良輔慨違至養庸畀卹章具官某故母某氏幽閒之姿貞順之躋於祭祀是用改從王爵封以居延下啓夫子於玄臺上配爾姑於禰廟嗚呼母之愛其子咸願致於公台朕以廣其恩故特隆於命數具歆景命允迪後人可

妻布雅木啓氏封延國夫人制

惟國家推恩而命爵於夫婦啓體而抗尊彰厥有常違於庶位具官某妻某氏生於盛大之族嬪於忠孝之門貞靜純和既克勤於中饋儆戒震慎諒多贊於夫君宜

加湯沐之封以為伉儷之重益勉婦道用相爾家可

御史大夫已圖母某氏封泰安王太夫人制

官德懋者莫大於親榮濟世美者實原於母訓誕敷命數光貴庭闈具官某母某氏蚤以名家嬪於華胄事尊章而盡禮處姻族而可儀夫克成其大勲助由中饋子能繼其先志教有義方宜疏泰岳之封庸正小君之位

鳴呼三牲五鼎養喜逮於親年副笄六珈貴盍齊於王者其承景命永介壽祺可

銀青榮禄大夫安南國王遥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陳益稷加金紫光禄大夫餘如故制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揚明綸用孚衆聽具官陳某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受知於世皇蒙天地之恩嗣封於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罰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

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授粲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踰於初節肆朕踐阼亟其來朝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投畀嗚呼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悦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祇若休命永肩一心可

仰山慧慧靈感昭應大通禪師加封慧慈靈感昭應大通正覺禪師制

佛法本空實慈仁而利物神道設教大變化以無方某山某禪師自唐會昌以來有小釋迦之號因緣出現知幾刼之修來願力宏深致二神之獻宅大哉德施之普蔚然江水之西爰即舊封肆加美謚嗚呼求神通索妙用未嘗有為畏天命閔人窮是乃正覺陰翊王度永鈐名山可

仰山顯德仁聖忠佑靈濟王加封顯德仁聖忠佑靈濟廣慶王福德聖仁忠衛康濟王加封福德聖仁忠衛康濟順慶王制

山川出雲為雨者是名曰神功烈在民則祀之乃古之制有嘉靈跡爰錫贊書其山某王能自得師聿來啓宇衆蹙蠖扶輿之氣為聰明正直之神水旱疾疫之不常遇戎輒禱伯仲塤篪之相應如響隨聲茲既達於予聞其並增於美號嗚呼為民請命故致力於山靈明德惟馨繼自今其世享祭則如在感而遂通可

太保庫楚妻旺札勒台氏封應國夫人制

朕聞家人正而天下定鵲巢應而王道成蓋國之本在家而女正位乎內有嘉賢淑作儷元臣具官某妻某氏生后族之中服女師之訓配其爵位宜而室家是用貴因其夫榮聞大國肆誕敷於明命其祇服於訓詞於戲邦君之妻曰夫人乃古人之制婦人以義勘君子惟汝之賢欽念寵嘉益勤敬戒可

御史大夫巴圖毋王氏封秦安王太夫人制

國之名臣必有內助之美家之孝子必有母訓之嚴自昔予聞於今乃見具官某母王氏貞靜表於閨閫慈儉儀於族姻方良人任社稷之勞心勤以義及有子任耳目之寄克教以忠勳庸備載於鼎彝命數猶稽於象服爰錫從夫之爵以慰愛親之心於戲被山帶河雖君子之不待前周後魯於賢嗣以攸觀永篤忠貞以介眉壽可

通奉大夫侍御史趙世延故祖父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按扎爾贈推忠勳庸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制

應天順人惟祖宗之仁聖建邦啟土亦將帥之勤勞睠此盈成申之褒贈具官趙某故祖父某官某才兼文武德備忠良捷不世之姿佐方興之運率師滅夏莫不望風而降假道破金咸謂自天而下以帝王之兵不殺為本故秦蜀之衆長驅而平遂收百戰之功迥出諸將之右纂興唐之英衛老不辭難方佐漢之良平謀無遺策九京不作千載如生是用進位台衡表勳柱石冠四字以錫號節二惠而易名榮開白社之封載在丹書之府

嗚呼望三千之組練古名將何以加渺百二之山河爾

歟此寵嘉可
比寵
泰國夫人制

雪牆集 卷五

元 程文海 撰

照罔有内外雲南泰漢郡縣也負險弗庭乃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絶洮踰吐蕃分軍為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波河上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傅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國王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隆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烏蘭哈達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黎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伊蘇岱爾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悉歸王化今其民衣被皇朝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僻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某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者薰然而温濡然而潤翕然而同

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滂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山通道再駕而後

取之其視今也孰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高初非鑑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漏濕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多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名有所畏高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燭燭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懾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皇帝早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

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粤西南陬水駛山齒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高緊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滌祓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黙蒼蒼蒼馮跡堯墻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咫尺喜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拂林忠獻王神道碑

皇慶元年春天子若曰我太祖皇帝肇受天命太宗憲宗惟艱惟勤逮世祖奄有萬方子孫承承底于朕躬元功大臣宣力載勞褒崇弗稱朕甚憫焉於是制贈故金紫光禄大夫泰國公愛綏推誠協力秉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拂林王謚忠獻詔臣某撰文刻碑墓道顯休之旨按公西域拂林人祖巴阿喇父博囉穆蘇公剛明忠信能自致身立節於西域諸國語星歷醫藥無不研習有列邊阿達者以本俗教法受知定

宗薦其賢召侍左右直言敢諫為世祖所器中統壬戌春詔都城二月八日大建佛事臨通衢結五采流蘇樓觀集教坊百伎以法駕迎導公進言曰方今高麗新附李璮復叛淮海之擾刁斗達旦天下疲弊瘡痍未瘳此無益之費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嘉納之是月望上幸長春宮欲因留宿公趣入諫曰國家調度方急兵困民罷陛下能安此乎上方食愕然盡以賜公拊其背曰非卿不聞斯言促駕還自是日見親近公亦無所隱至

元戊辰春大蒐于保定之新安日且久公於上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耕乎上即日罷從幸上都新涼亭成大宴諸王百官競起行酒公進曰此可飲乎上悟抱公膝上吻其頂左手挽公髯飲以酒顧謂皇太子曰有臣如此朕何憂焉癸未夏四月擇可使西北諸王所者以公審數使絶域介丞相博囉以行還遇亂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兩歲始達京師以阿魯渾王所贈寶裝束帶進見令隙往復狀上大悅顧廷臣嘆曰博囉生吾土食吾祿而安於彼愛綏生於彼家於彼而忠於我相去何遠耶拜平章政事固辭初上登萬歲山瞻望四郊惻然憫衆欲遷之及將盡徙南城居民實大都皆弗果賜宿衛士廬舍禁殺胎天庾置西域星歷醫藥之署立廣惠司給在京疫癘殘疾窮而無告者皆以公言罷行之成宗即位眷益隆賜腰輿出入大德癸卯上弗豫政出閨闥秋八月京師地震中宮召詣公曰卿知天象此非下民所致然耶公對曰天地示警戒耳民何與願

熟慮之曰卿早何不言公曰臣奏事世祖及皇帝雖寢食未嘗不召見今曠月日不得一入侍言何由達數年之間災異日起公力陳弭變之道辭多激切弗納丁未上棄臣民公時在祕府有祕文非御覽不啓中使奉內旨迫取公厲色拒之今上皇帝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悉誅奸黨迎立武宗以公為忠爵賞特異方倚柄用至大改元六月癸卯薨于上都之私第年八十二三宮悼惜不已賻賙有加某年月日葬某所公起家為定宗近侍

中統間掌西域星歷醫藥二司事至元戊辰廣惠司
丁亥拜祕書監已丑領崇福使甲午加翰林學士承旨
無脩國史大德丁酉遥授平章政事丁未封秦國公猶
階至金紫光禄大夫今而有是命前後以功以言被賞
賚及卒葬賜贈黄金爲兩者四百有奇白金七百有五
十錠幣十五萬疋金玉器珠衣帽寶帶錦衣白馬不
可勝計六男四壻三孫皆爲大官近侍長男翥哩粟光
禄大夫泰國公崇福使領司天臺事次塔爾哈翰林學
士承旨資善大夫無脩國史次哈斯光禄卿次克呼濟
蘇太中大夫同知泉府院事次老哈昭信校尉提舉廣
惠司事次納尼宿衛興聖宫長壻榮禄大夫宣徽中政
使訥古德勒次中順大夫同知崇福司事藴爾坦次資
德大夫章佩院使烏呼納次吏直禁衛士赫赫長孫布
格次蒐克次安圖皆直禁衛盛矣竊謂古之有天下者
皆以得人爲基我朝以神武仁恕定四海羣方萬國忠
良彪直雄偉傑傲之士莫不都俞廟堂之上歷數世而

彌光若公者得輸肝瀝膽致位丞弼自公而下
史垂榮子孫稱社稷之臣豈偶然哉銘曰

於戲皇元赫赫巍巍聖祖神宗起姚夷蓁集於木西
臻虞池嚴嚴在廷文凝武思我有爭臣拂林之支衣義
飲仁載公翰私佐定翼憲世皇是儀靡言罔從靡德弗
施我車雨輔我舟爾維惟公之來廢寢忘飢惟公之言
堇荼如飴杖節遐徼信威四陲朝霜悲泣夕雪霏霏既
復而往復往而歸蒙強突勁睨險如夷彼留而安寧歸
而危皇華以遣出車勞之大德之末蕭墻禍基北難展
雒猩猩夜啼圖儀示徼方戚陳規弗悟弗悛竊弄潛窺
在朝惟公謇謇不移我皇赫怒草刈榛夷大業載安天
平地熙惟公始終不詭不隨漢軼武謇唐擬徵珪何以
賚之寶帶珠衣何以貴之大冕桓圭膴膴拂林爾封爾
提惟君之聖惟賢之知欽于世世視此貞碑

趙氏先廟碑

先王之制諸侯廟五大夫廟三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禮也是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祭器苟可銘著者無不著焉所
以慶所以勸也忠孝之道備矣今天子稽古右文一本
於禮河洛之思羙塽之見慨然延念先正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其股肱心膂之績固以彰于彝常煥乎其足徵
矣乃若國家所以報往而勒來者猶以為未底極也爰
命公卿舉先猷展故實而隧章之典行焉於是陝西行
御史臺以永古特氏父子勳伐列上公車有旨集博士

禮官議議既上詔故征行大元帥按扎爾為推忠佐運
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配白
氏秦國夫人故蒙古漢軍都元帥國寶為推誠佐理功
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謚忠定配雲
氏梁國夫人明年公孫世延公孫大政政以咸熙天子
嘉焉又贈其曾祖故羣牧使達家彰義保節功臣資德
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貞毅配鄧喇
現氏雲中郡夫人縣是參政之先三世六人皆蒙加恩
又明年參政拜中丞自中丞遷右轄分治雲南天子顧
中丞非君不可復拜中丞以乃祖乃父勤勞皇家宣撫
其平生著之閟祀庶幾永啓厥後因詔臣某文其家廟
麗牲之石臣惟上之下下郅隆者恩也大復古始者禮
也感激奉詔謹按永古特氏雲中世族武宣公幼孤育
於外氏曰卓裕勒嘉因姓舅姓遂而為趙武宣智略沈
雄弓馬絕世未冠材器已顯攻城略地所向無前屢太

祖平河湟從太宗下岐鳳誠強俊取平涼慶原邠涇如
風隕籜金源固守關河冀二十載一旦武宣假道搆虛
如天墜而地湧良平之智不及施賁育之勇無所用心
潰膲裂莫之能支睿宗深所嘉賞金源縣之遂墟已而
奉律西征隴右遄定進兵蜀道首奪階文守漢陽制三
邊納吐蕃牧後劾成都夔門之戰江油張掖之師皆其
功之較然者多謀尚義厚下恤民所至拔珍戮賄俘囚
輯降附其所惠蓋廣矣然則開國之功不後諸將而略
不滿假退然若無所謂勞謙君子者歟忠定雖出將家

自幼學問雅容閑雅言貌甚都蓋武宣雖積苦兵閒而
敦禮儒生恒戒軍中無毀文籍是宜有佳子弟之報慷
慨倜儻能得人之懽心勇於當敵愛恤士卒有古名將
之風馬重慶刪舟之戰皆居軍鋒或降或殲無不如志
火都受首策之殲精思立奇功以承先志乃招屬戶脩
廢州虎視西南別授元戎之寄於是徼外羌渠畏威款
塞列於王會初不自以為功降羌爵命反出其上殷勤
遜謝益簡帝心若子有終世濟其美古之名將有不能
玄豕爾祖共從同尊與享馨香惟德子孝臣忠世世無
及者矣竊嘗究觀成功之臣弗居者百一而矜以致敗
者何多也若武宣忠定為而弗有有而弗恃篤組蟬聯
式克至于今日父子祖孫並受顯服胙之泰梁躋之廟
祏將遂為百世不遷之祖非盛德孰濟登茲嘗聞雲中
據西北河山之與原野高廣風氣凝厚炳靈異而生其
間者不出則已出則必瑰偉絶世之材若永古氏之達
已數世而方來者彌昌其不謂之閒氣之鍾歟且家奮
於韜鈐而中丞服膺詩書動必以禮高材妙節負天下

重望尊天子之命考先王之禮於報本返始教孝移忠
之義蓋惓惓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斯可謂
能似續者矣揆厥淵委宜有雄詞褒揚蹈厲老臣何能
然大君有命謹摭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皇帝御寓天蓋地函萬有咸覃施仁錫類幽遐閭通恩
明在上劃茲世勞崇功廣業禮有攸當惟永古特氏方
叔名虎父子相望杉休繼慶光于邦家以將以相桓圭
玄袞爾祖共從同尊與享馨香惟德子孝臣忠世世無

曠刻此貞石以昭淵猷以迪永眷

應昌路報恩寺碑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上即皇帝位制公主星格喇實
封皇姊大長公主子阿爾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之日
主謂王曰應昌有土肇自太祖皇帝成於世祖裕皇而
順宗皇帝今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
自出上篤親睦之誼承成宗武宗惇叙之志以有今日
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佛寺于宮之東

曰報恩盍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示無極上以命詞臣臣某謹按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阿剌罕延以佐命元勳有分地約世婚而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世祖太祖之孫色徹普公主下嫁王子納忽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特穆爾尚帝季女蒙嘉特章公主未幾陞府為路十四年特穆爾北征有大勳賜號阿勒達爾圖諾延元貞元年封濟寧王主為皇姑大長公主子敦布拉尚星格喇實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子敦布拉魯王述今嗣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為之傳以輔之為之羣有司以治之於是鴻吉哩氏雖古塗山有娀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庾皮經之室棲碑之亭金碧焜華棼桷宏窓綠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必出乎已一夫一役不預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曰智以主之日卽具徒誦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與佛一德皇姑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乘宜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數贊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與盛哉臣某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太祖龍興朔方惟鴻吉哩忠武洸洸佐定中原遂開大荒約綰世姻申錫土疆寶生昭睿相我世皇光天之下德盛兵強應昌既邦魯國是王武館繼承奕葉重

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于祖宗洎我聖母澤濬恩隆何以報之佛法是崇乃集羣材乃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作爰謀爰設我來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我戟列屋周阿丹題藻棁電轉星羅彤雲承霤翠霧凝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曜光祥風扇和寒松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磐石其宗磅山帶河聖母萬年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魏國趙氏先德之碑

夫立德制行外有以孚于人内有以孚于家善亦審矣若其晦顯則係乎時焉而非為善者之所急也金源氏之末有趙令宰元城吏民愛之既没相與封樹其墳至今謂之縣家此可謂善孚于人者矣令之冢婦曰袁寇至攜二兒逃于郊穴不納則藁已所生者於草犯前室子以免明日寇退草中兒亦無他衆義而賢之此可謂善孚于家者矣其孫為吏使東南還過潤適秋濤大溢冒田廬毀城郭失亡甚衆存者無所得食輒以便宜發官粟以賑全活無算其後乘軺車廉問浙部又值饑疫躬歷民廬勤分濟活如上然則好善其家法耶先是朝廷興舉郵典以勸臣鄰視厥子孫之秩追命其先有差乃延祐二年冬御史臺言曰侍御史趙簡自始通籍以迄于今宣猷多矣其家贈封之恩敢議循令甲制曰可贈大父琛資善大夫大司農柳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敏惠安僖父楫榮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敏惠大母袁母李皆追封魏國夫人明年春再以表墓為請有旨命臣某文之于碑謹按趙氏魏人曾大父藻元城令大父琛潛德流輝七十二乃終娶于李生汴而卒再娶于袁生楫即草中棄者也袁有志操勤以裕賀儉以養節衣食必先汴而後楫既長則遣楫塔於李而為汴娶霍氏焉汴亦終不仕以養曰進曰德其子也又皆賢楫雖出居然不忘其親事之極孝趨義高交儀自憙中統初宣撫張公某材而辟之辭不許則願下就工官以便定省張公益賢之後遷承事郎織染司提舉善於其職嘗輸幣于宫府獨以精良受美錦之賞以老上印綬去陳書樂賓不復與世事張夢符書其堂曰餘慶李受益為之記盧處道為之銘名士數十人皆歌詩以屬之大德癸卯正月十三日卒得七十有四年李慕用君姑之德順而貞睦而肅以服飾易書教子故皆有成後夫四年卒得七十有四年子男四曰簡中大夫侍御史曰亨襄陽三司太使曰潤山東宣慰司照磨曰循雜造

織染提舉皆能官有舉簡端深閎亮服膺詩書向自淛部入為刑部侍郎遷南臺治書河東憲拜治書侍御史衆議中書河南衆政晉居臺端建白宜開經筵備聞治道及選耆儒訓迪宮邸上嘉其忠賜貂裘帶至是又有今命父子祖孫逮于閨門咸食善報所謂降之百祥者歟書云皐陶邁種德夫皐陶亦豈若農圃然日夜眷眷遑其所殖之孳茂且實而孰有其利哉世或不察而以種德自名持咫而望奢覬期延佇小有不遂則已因天何言哉委于大君乞爾趙氏弟禄用新言與其善言天道無親恒與善人名配食祖考懿被淑人維神所勞天道我初何心人謂其報司徒司農崇封顯號涉冰大功責贏或歉以對或悋而馮是以在昔戒毋近名顯允茂宰維魏之華嗣有淑哲寶昌厥家夫出婦居衆奔以譁曰冤至矣績捐其麻左抱右提孌孌呱呱蒼黃怔營一母二嬰誕棄其一豈獨寡情顧此失恃我所素矜棄彼在我此棄孰生天兩全之載歸載寧白茲絕絕時乃昭其歷咨爾雲來爾勗爾遵

匡氏褒德之碑

天子既興聖人之治忠孝貞節之旌徧天下而下邳匡氏尤以捷特聞延祐二年九月三日遂以集賢大學士臣顗請賜匡氏褒德之碑臣某奉詔為之文曰匡氏漢丞相衡之裔世居滕後有諱友者與子珍耕于邳皆甚賢鄉人慕之號其居曰匡家宍珍娶劉氏生一子曰才是為元帥公公雄勇多智好讀孫吳書仕金為武略將

軍邳徐兵馬都巡使歲壬辰金亡甲午率所部歸國屬大帥岱齊麾下令招收散亡還守邳境公言邳徐逼宋北邊而銅郡孟山宿遷桃源睢口皆要地今不早乘勝攻取則邳徐不可守矣帥大然之益兵俾與裨將百家努進擊不旬月五城皆破獲馬都統王都統以歸板授沂邳東河監軍丙申邳人袁萬作亂陰連宋將李都統兵襲邳公出戰大敗之獲袁萬加沂邳東河監戰諸路兵馬使戍戍徐守張彥叛合宋將鮑太尉等來攻復敗之擒其將邱太尉等二十餘人進沂邳東河元帥黑建武軍節度副使壬子宋兵大入境戰不利死之時年六十五夫人高氏儒家子亦負奇操歲庚子公計事幙府邳賊又興乘虛襲破邳執夫人以去夫人大罵不屈賊怒拔刀斷面仆地賊以為死棄免百家奴破賊分其產以畀之幙府因名其田曰夫人莊以旌之公死時夫人年始三十五誓死不嫁子國政六歲而孤所依唯母一日宋兵暴至母子相失母哭曰天乎吾子死匡氏絕矣我生不如死乃冒鋒鏑求於亂屍中得之卒幸全中統三年李璮叛宋人伺間擊破邳盡俘邳人國政與母與焉居之淮安至元十三年宋亡國政率其衆三百餘戶北歸從淮東行樞密院伯奇爾穆蘇朝于上都賜宴便殿錫以衣服鞍帽授承事郎揚子縣丞歷睢寧汶上主簿丁母艱起佐僕州遷睢州判官虞城縣尹所至以廉惠稱事母尤極孝母年五十疾甚割肝活之疾乃愈封肝後數載又疾又剔腦和藥以進疾竟愈母聰明康強八十九而終國政盧墓終喪有聲時至盧所若素豢者郡邑聞而異之曰父死忠母守貞子盡孝有一猶難矧三全之耶上其事表其里曰貞孝女一適毛閏孫男二曰傑曰慶女四長適陶英次適屯田提舉單祐次適金師古公之墓在里之先塋夫人高氏祔謹按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完顏致所狀如右臣某曰匡元帥屢立顯功殺身為國雖三遷官皆出幙府時官制未行也高夫人不辱其身國政克致其孝有司旌之宜矣

而國政間關數千里率衆來歸僅得貳一遠滕世祖之
惜名爵可知已國政陸沉州滕四十餘年曾無幾微顧
望心不亦賢乎匡氏一門大節卓卓如此然非臣顯不
能上達非聖天子不能嘉憫而褒顯之則是舉也豈不
君君臣臣哉銘曰
匡氏維遜有相于漢徙滕蕃慈耕郡遘亂佗佗元戎沉
幾獨斷爰歸有德振我南鄙列旗戴將捐軀折數輸忠
未究居然永歎貞危反覆全家就難蹀血僵尸南遷北
竄黙戎斫面馴麏繞窀婦貞子孝赫焉炳煥嗣子歸朝
素髮州縣德隆報奠玄造誰筭文臣爲言睿渥遹渙穹
碑既揭河昭宿爛孚誠播聲永澈頑懦

雪樓集卷五

雪樓集卷六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藁

勅賜碑

大元國學先聖廟碑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祚百聖之統主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脩文教成宗建

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某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遠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及弟子員至賢能於是崇宇峻陛中瞻仰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為廟學基二十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遜達爾罕大懼無以祗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勤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脩廊齋廬庖庫為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孫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

堂祖門璨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為間百六十有七制如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肆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廣弟子員為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拔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峻陛中瞻仰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源實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

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為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恭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記武功載脩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典範罔極尊而彰曰爾肖子弗典于學曷颺四方學以聚之廩以餼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乃建孔廟乃經辟雍考制程材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兌服皇皇羣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御天軌道之中軌物牖民冀冀乾乾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蹻祀儒師實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猶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求何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惟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林國武宣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有天下將帥用命士卒効死謀無遺策戰無堅敵以成混一之功夐掩前古而非偶然之故也威足以服其強武足以賈其勇知足以竭其謀仁足以結其心功必賞過必罰六者皆任將帥之具惟帝德之此其無敵於天下哉逮夫聖子神孫繼志述事懋建之恩文於忠良之裔崇報之詔集於勳舊之門所以勸賢勵能報本反始之道亦未有如今日者若林國武宣公拔迹行陣列功帝室生都顯官没胙大國君臣之際胥盡矣皇慶二年冬天子復命臣某表其世系詮其行事揭諸墓道以著功臣之思於戲何其盛耶臣昔待罪行御史臺識武宣於揚州嚴威篤實偉人也臣今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雖甚朽鈍不敢辭讓謹按公諱旺扎勒圖巴圖爾欽察又自丙辰歲以材武從軍已未扈從攻武昌再破之至元四年略地荆南再合戰先登中統三年從諸王嗀必齊征逆壇於濟南再戰勝之

泊攻襄樊水陸大戰凡四連勝之遂取樊城焚樓櫓勇冠軍幕府上功授武略將軍新軍千戶從丞相巴延丞相阿珠破沙洋新城縣沙武渡江功多賜金符十二年春與宋將孫虎臣戰丁家洲敗之改武義將軍夏戰楊子橋秋戰焦山冬破常州明年夏攻泰州新城功尤多江南平策勳賜虎符遷信武將軍管軍總管高郵軍逮噜噜齊軍陸路仍進噜噜齊進恢遠大將軍加昭勇大將軍十八年閩賊陳弔眼亂詔以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往討之賊據三饒干壁領明年破其營禽之至漳州斬以徇又明年加管軍萬戶無高郵路達噜噜齊又明年改高郵萬戶府達噜噜齊二十三年入朝進驍騎衛上將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無管本萬戶軍未幾行省遷揚州置宣慰司浙西以中書左丞行浙西宣慰使初江淮行樞密按塔哈出征日本難其代有司以公奏上深然之未行而院革會福建置行省復奏公為左丞上方倚公以遠不許遂有江浙之命二十五年遷授尚書左丞無管本萬戶軍馬宣慰如故復行省于杭立淮東宣慰司于揚州行淮東宣慰使二十七年改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樞密副使無廣東宣慰使元貞元年入覲拜榮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閏十二月八日以官覺年五十九明年二月二日葬于高郵城西十五里荷塘之原至大元年制贈効忠宣力定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林國公謚武宣配某氏追封林國夫人最公前後以功被賞者凡八白金以兩計者六百成器者一楮幣以緡計二千四百有九十織金服一襲馬一匹鞍轡弓矢各一副公自荷戈戎行擢堅挫銳小大十七戰戰輒勝及為高郵興學勸農政平訟理年穀豐熟人無天札四方之民襁負而至郡有虎手格殺之生致其二人為立生祠浙盜猖蹶資海為鹽為公私害公下車收捕籍為軍民以無事烏乎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宣力四方曰宣易名武宣不亦宜乎此固天授聖主然非世祖知

人之明當天下方興之運雖有超世之姿拔俗之材孰能樹功立業若此哉矧當軍旅用事而治民獨懇懇焉如古循吏抑又難矣臣又聞有同人郭萬戶者援公例求虎符上謂參知政事特穆爾曰彼戰勝攻取若之乎輸忠竭力若之乎所至無不合朕心若之乎所授無不如朕志若之乎彼胡可比旺扎勒圖巴圖爾樞密院量其功賞可也方至元入見時公感疾敕太醫往視尚方賜飲膳又數數賜問疾未間則憂小差則喜及其愈也漢之游山東淑擾奪其旗鼓我師載南洗洗虎旅方城誠千一之遇矣曾大父父某大父某父某子男十四人長特穆爾特古斯襲高郵上萬戶府達嚕噶齊遷資德大夫遥授右丞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兼管本萬戶軍馬次伯勒齊固圖踰江浙行省左丞為資善大夫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次婁圖武德將軍常州路無錫州達嚕噶齊次布哈次伯勒齊武略將軍湖州路長興州達嚕噶齊次徹里特穆爾忠顯校尉高郵打捕屯田提舉曰達嚕噶齊次拜布哈次成格勒次徹伯爾現為淳屠氏次巴拉次赫赫次察察爾次佛保次華善女四人長適昭勇大將軍戶部尚書且實勒次適司徒洪塔喇海次適張托音次適揚州路泰興縣丞游德宣孫男二十三人長曰錫柔襲明威將軍鎮守揚州高郵上萬戶府達嚕噶齊女十三人曾孫男一人女一人銘曰

桓桓武宣奮自戎伍精銳選行猷謀神與始從王師江漢之滸山東淑擾奪其旗鼓我師載南洗洗虎旅方城失險淮海遄祖城必先登戰莫能禦豈惟天命亦以公武何以報之綰符疊組蹈江踰閩跨吳越以蕃以宣爰遏爰撫賊授其首鹽無私煮壓有歸氓野有遺秉服嚴生祠穹碑翊翊惟公之疾憂勞聖主惟疾之愈喜形寒者煦之清風其暑夙興夜寐如覩堯禹我瞻武宣高當守惟帝之知惟功之敘云胡不慭摧我梁柱何以贈之大爵廣土我思世祖光宅海宇知人善任相照肺腑原膴膴平生之言永隔幽阻天子聖仁德媲皇祖勒銘

貞石式憲千古

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

有元延祐元年春閏月癸未晦上御嘉禧殿詔賜大司徒瑪努勒父武都王述德之碑命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秦國公孟頫詞臣為文夫褒功崇德無遠弗録以勸百工弼成孝治者天子之事也追求往牒論撰世美播之金石勒示永久者史臣之職也臣幸得待罪太史敢以固陋辞謹按武都王諱默色斯伯什巴里人世出輝和爾族大父諱巴拉瑪妣曰伊德根父諱阿爾齊穆為本部都統妣曰巴噶呼圖克王幼貿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其名徵至闕下一見大悦曰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授之睿宗俾視顯懿莊聖皇后邑入會計恰當復事世祖日見親用憲宗賓天王首勸進曰皇帝奄棄臣民神器不可以久曠太祖嫡孫惟大王最長且賢宜即皇帝位諸王塔齊爾額森格哈丹等咸趨其言乞從所請世祖践阼眷眷益隆會立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奏以為相不拜南征時與近臣布扎爾有隙為斷事官及諸王阿哩克布克叛相距漠北布扎爾有貳心王知之奏徙中都親監護以往上以為忠數命收召豪俊罔羅側陋使車所至凡所引薦皆極其選詔與安圖並拜為丞相又固辞上語丞相安圖丞相巴延御史大夫伊嚕勒諧延等曰賢哉默色斯求之彼族誠鮮矣夫王剛厯閫敭周慎端信早居帷幄謀謨密勿世莫得閒方倚之鈞陶天下柱石廊廟謂宜銘功象勛圖形麟閣竟以至元四年四月六日薨年六十二三宮震悼庶尹流涕曰奪我良臣昭睿順聖皇后出内帑買地京城之西高良河之上以禮葬焉特詔敏惠公武宗繼聖追念先猷制贈推忠同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改謚智敏配輝和爾氏曰八撒未竟吉喇氏曰怯牒倫並追封武都王夫人八撒木生子四脱因榮禄大夫宣政院使太府卿帖木兒不花通奉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小雲者朝列大夫安西路同知

總管府事也迭列平梁府達魯花赤女二長適平章政事廉甚次適畏兀兒氏怯牒倫順聖皇后諸妹也生子五買努今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章佩卿阿失帖木兒終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贈推誠保德濟美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謚忠簡乞帶不花早世叔丹懷速大將軍吉州路達魯花赤月古不花資善大夫中書左丞女二長適畏兀兒氏次適杭州摠管劉紹慶他姬子二火你赤雲南都行中書省左丞僧家奴行大司農少卿本牙失里同知澧州路總管府事五十唐州達魯花赤荅納失里宿衛士買奴子曰阿兒灘早世朶兒只班翰林侍讀學士女長適都水監卿帖木哥次適翰林待制王合剌不花次適大司徒阿僧哥阿失帖木兒子曰別帖木兒廬州路達魯花赤忽剌真州達魯花赤覓者太常少卿火你宿衛

士月魯不花子曰狗兒檀州達魯花赤長安帖木兒不花子曰哈喝德福托里布哈長壽伊德爾子曰阿斯蘭開成路達嚕噶齊和尼齊子曰舒蘇布哈唐古特子曰多爾濟嘉璋伊伯格勒長安巴延徹兒曾孫男林沁巴勒女二皆大司徒孫也寫惟太祖皇帝仁聖神武閒一介童孺之賢即萬里徵聘而不疑卒能收功帝室垂裕後昆前古帝王所未嘗有武都王生遭華要沒享榮名慶流子孫光輔累聖聯輝竹帛襲迹王侯非天之所啓

耶銘曰

殷湯聘莘周丈猶渭賢知斯立遐邈誰棄於赫太祖高視曠世暨暨武都拔自童稚萬里就徵罔敢或貳聖子神孫畀女大器日光爛爛出類拔萃儲精斬牘策足委積謀猷帷帳摧奸拉銳冀戴功成再往辞相位聯姻戚畹身忘其貴海內延頸思圖至治云胡不憖埋忠九地載鍾賢嗣克述克繼夙夜在公鞠躬盡瘁羣公列卿分符析瑞中朝讓能遐壤懷惠河山啓土如帶如礪光融爽

槃期且千祀豐碑有辭天子錫類

海雲簡和尚塔碑

達摩以禪宗倡南海上六傳為大鑒又五傳為臨濟又十六傳而為佛日圓明海雲大宗師師歷事太祖太宗憲宗世祖為天下禪門之首没後五十八年改元延祐春三月丁未集賢大學士臣顯昭文館大學士臣明里董阿奉詔加謚光天普照佛日圓明海雲祐聖國師脩其塔命翰林學士承旨臣某為文刻石臣某謹按師名印簡宋姓嵐谷寧遠人七歲授孝經開卷問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母奇之俾從浮屠顏公祝髮明年師沿公授經論通講說居嵐州廣惠寺日乞食以養餘即為粥以食餓者金宣宗聞之賜號通玄廣惠大師天兵破嵐州以師及沿公歸賜號寂照英悟大師稱之曰小長老沿没弟章公住燕之慶壽寺有名往依之章昔夢師來即請為記室又思沿没時屬師有賀八十之語心獨喜年十九住興州仁智寺歷燕之慶壽竹林易之興國興安之永慶昌平之開元真定之臨濟雲中之龍宮華嚴諸大剎而主永慶者二慶壽者三放浪遼海上手剌血和金泥書大乘三聚戒本十有六部布九天之天下為國祝釐焉四方賂遺泊累朝賜予金帛珍寶巨萬惟以之建寺齋僧振貧乏而已凡主大會七度弟子千餘名王才侯受戒律者百數士民奔走依向者以千萬計皇太后尤深敬禮累號燕趙國大禪師佑聖安國大禪師光天鎮國大士丁巳四月三日趣畫天風海濤飛雲之狀于華嚴之西壁詰朝而逝年五十六喪車行諸王鉢納合等秉爐前導火舉有黃金梵相飛出白鶴羣舞于上烟燼所泊皆成舍利五色或大如彈丸還葬慶壽之西南隅賜謚佛日圓明大宗師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趙間者為塔七始師由山西來燕夜宿松鋪岩下因擊火大悟復衆一公玄公章公諸碩師道大闡白與公卿大臣言必語以輔國安民時相夏里之徒方事嚴刻師勤以平政息役以弭災蝗體仁本恕以正刑賞選俊乂罷游

獵以養國體孔孟之道萬世帝王法程宜加表樹以興學校世祖在潛邸數延問佛法之要在家出家異同對曰佛性被一切處非染非靜非生非滅何有同異殿下親為皇弟重任藩寄宜稽古審得失舉賢錯枉以尊主庇民為務佛法之要孰大於此會朝廷將試天下僧丞相以問師曰山僧元不看經一字不識固問師曰國家先務節用愛民鉏奸立善以保天命我輩烏足計哉上聞而嘉之裕皇始生師摩頂訓之名壬子夏授以銀章領天下宗教事非所樂也以其徒朗公輩攝之是年新大興之普濟禪寺特更賜額海雲至元四年城京都有司定基正直師塔命迂三十步許環之唯師之道高廣洞達慈濟篤實儒言而佛歸其道易知其化易行所以致褒寵於列聖揚休光於奕世非偶然也有語録曰雜毒海行于世銘曰

粤若達摩孥迹南海廿有七傳至師而大惟師生知默識頓悟乘時鍾運歸我聖祖少躋講肆長歷壇場孔艱且勤厥道用光智而弗作惠而弗有彌虛而塞彌靜而久雷行四朝風動九壝飛琛走貨雲謝電往濟濟王侯合弗離弗滌弗壅汝懇我解汝溺我援泮渙萬流忽為一源惟師之道俾爾有焯寺標海雲塔迂城阯惟明天子是信是尊渙號孔嘉宜爾萬年

新同知墓碑

是詔翰林學士承旨臣某撰文臣虞集篆額集賢侍講學士臣倜書丹臣某謹按府君諱用字佑之漢汾陽侯強之後世為平陽曲沃人父和勇而好義以乙酉歸國甲寅致仕至元二年秋八月朔年六十七終府尹六歲學於張理之日誦數百言十六見諸王拔都命長平陽工人遷曲沃翼城令有能聲至元六年改禁河尹奉法循理勸農興學賦役平允人用大和十二年移汲汲當南北衝民鮮事務會江南新破饟給繁重吏多引去府君以便輸役悉視民之利病而罷行之歲中墾田至七百餘頃部使者王博文郡太守董文用察舉廉能尹襄陵居數月入為右警巡副使事至立斷豪貴側目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二十四年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八年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所向風動而湖南地控嶺海彬桂之間部使罕至吏暴民困寇盜時作府君入境招徠逃散震斥頑猾民賴至今大德改元知解州解人多籍煮鹽帖威凌冒發其奸狀盡繩以法使府却立莫敢抗八年擢岳州路治中會建寺五臺山詔選可任本寺規運所提點者有司以君應詔到官期月廩庫充溢乃上言乞骸骨歸里以朝列大夫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致仕日與山僧野老彈琴詠詩以樂餘齡皇慶二年十有一月某日乃始生之旦家人以次上壽畢坐而言曰吾壽命已終永訣于此言訖而沒春秋七十有六越五日權厝宅之西園送者數千人嗚呼惟府君公忠廉愛剛直謹簡故能臨民以德執法不阿所至立祠勒頌不忘厥懿而歷五十餘年十九在外不獲家迹清光大展厥猷為可憾爾嘗聞府君為御史時御史大夫月魯那演引至上前適有獻白海青者上顧曰卿為御史摧奸擊暴亦如此禽乃不負耳府君拜曰敢不欽承天子威命嗟夫君臣之間一見之頃遇物相戒如此而有不治者乎今上雖弗及親用其人猶以一言追褒前美不遺跡逖覃臣於此得無憾於心

乎至矣哉聖人之德也府君娶賈氏有子六人德政進義校尉邳州判官德仁早世德信將仕郎泗州等處打捕屯田提舉德謙德淵禁直宿衛德昌好學善屬文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府君於某處銘曰

在帝太宗握符御乾天威所加鳥駭獸遷佐鎮南其徙三千歸于有仁金虎是懸功不待竟去不待年孰成其忠大夫翩翩照之春陽濯之秋鮮野有禾稼邑有誦弦才長景促南陌東阡逖逖晉郊洋洋平川彼高者邱慷哉此賢鷙鳥之喻其言如天有詔勒辞過者下馬

雲國公楊氏世德碑

弘農楊氏自太尉震有功烈于漢重休龍寨嘉達于我朝益烜其光皇帝嗣位之二年夏六月制開府儀同三司壽國公燕京閻湍雲國公明年詔以副象五屯豐碑樹先塋命詞臣撰文大闡楊氏之先其盛德矣乎其有忠孝之節匡濟之志而不克究施乃大啓于今嶽並追封壽國公曾祖妣蒲察氏祖妣陳氏妣陳氏蒲察氏並追封壽國夫人李夫人以受封之秋卒祔葬先

塋惟雲國公自世祖以來歷事累朝咸被顯寵前後受賜金幣奇服重器不可勝計皇帝御天下皇太后受天下眷眷遇益隆恩賞益厚遂封兩國贈先世賜甲第官其子安寧典寶大監弟篤思繇中議大夫太子右庶子起家遍歷清要九轉為資善大夫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婁張氏封弘農郡夫人蓋楊氏數世顯忠而不假以命顧孝而不遂其志積慶浚澤以底于今一旦聯主而朝列鼎而祭高爵厚祿榮及祖孫乃基于慶育之一言而以李夫人興豈非天之所命耶昔漢東武侯母寧養武帝殺恩襲渥貴重一時而其子孫奴從者弗率斃免於讒賴帝慈仁裴守富貴若楊氏父子兄弟事上克勤遜下克恭難不顧身罷不忘危其能保功名垂竹帛光祖宗刻金石也宜哉抑其先固建之以德耶李夫人乃不少延慝夫銘曰

沽沽陝鄉毓英弘農大尉興漢代侯世公金流大梁乃樹元戎材與時違齊志以終受命天朝魚山繼忠太傅

雪樓集卷七

元 程文海 撰

王堂類稿

勅賜

贈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憲

幸得待罪周行在帝左右位崇智下無以仰荅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數弘治化者此真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五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臥龍岡有井渢然淳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宅民歲祠之亟覩雜技為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長老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愾然興慷謂守臣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尊祀之況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足以建廟學矣遂以諗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重其役乃令倣吏禄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石隸官者以具材審制度地與設官養士之宜上于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脩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為孔子廟廟之後為學凡堂序門廡庖湢庫庾肄業之齋度書之閣宮守之舍咸備屋以閒計祠十有二廟學四十有六皆堵壁端莊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于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而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頒麗壯之碑惟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臣忽都魯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為侯作也宜以講堂為靜成之堂東序為明志之齋西為廣材之齋閣所以崇奉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而名之曰南陽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臣奉書之翰林學士承旨臣其為

碑文書篆并以付廣臣共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並起而爭之春秋幾廢昭烈揭大義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問閒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之童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況又居其鄉哉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薄海內外罔不臣妥詩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奏前人聲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為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勳伐今守饒州守訓供奉翰林云詩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攸作乃脩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履易處不有昭烈孰扶天綱不有武侯春秋以有功授從仕郎樞密院都事徽仁裕聖皇后召入內廷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翥霞舒尚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我漢祖躬耕之憂廊廟是蹈義信志詘四海其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恩天子之錫惟侯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

武都忠簡王神道碑

太祖時國字未立凡詔誥典祀軍國期會皆襲用畏兀書時武都智敏王居部中年十五盡通其學冠諸部名動京師遞徵詰闕名對稱旨詔侍睿宗世祖南征以為斷事官及即位有異議之勤再命為丞相不拜然內外

尊禮咸視丞相凡與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推轂天下賢俊未嘗有德色故位列卿佐而名出宰相上有子男十一人孫男二十四人皆為顯官女四人孫女四人皆嫁世族羣臣之盛鮮與為比世其學者惟忠簡王王生有異質強敏過人為裕宗宿衛起家至元十五年從征有功授從仕郎樞密院都事徽仁裕聖皇后召入內廷以字學訓成宗晉王十九年進朝列大夫樞密院斷事官雪邊帥之誣衆咢翕然大德二年遷翰林侍讀學士

太中大夫復命輔迪武宗今上九年陞翰林學士正議大夫武宗即位以師傅恩特拜榮禄大夫大司徒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至大元年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餘如故明年九月十日以疾薨于京師年六十一三宮弔賻制贈推誠保德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謚忠簡以某月某日葬高良河之濱智敏王之兆延祐二年某月上思舊學之懿欲永其行于石而以文屬臣某臣念嘗奉明詔為智敏王碑以臣荒陋方懼弗稱今復以命臣豈以臣與忠簡王嘗蔑同僚知王為審耶敢不欽承謹按王諱阿失帖木兒畏兀人世居別失八里入國朝乃徙燕曾大父諱八里术大父諱阿的忽思世有名位父諱孟速思至元四年薨將謚敏惠公大德十一年贈推忠同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改謚智敏母曰怯薛氏昭睿順聖皇后諸妹也追封武都王夫人生子五長曰買努今為開府儀同

三司大司徒翰林學士承旨領章佩監次即忠簡王至大中權臣用事公道壅底上雖聰睿剛斷樂聞直言羣臣怔怯畏忌惟王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朝廷舉諸大典多出王請蓋王好謀而善諫上方眷倚而天不憖遺哀哉王之配曰脫脫尼氏封武都王大夫人有子男二寬者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次休曰和里真氏有子男二別帖木盧州路達魯花赤忽剌真州達魯花赤女一喜喜適尚醞局都提點倫都剌曰忽剌真氏無子惟智敏以長材宿學際明時遭聖主辟尊榮於再命保貞固於初心所以風當世澤後人者深矣而王師傅三朝益修先業都清華之貴襲異姓之封昭旂常播簡冊豈曰過哉乃叙而銘之其辭曰

退哉邈矣慨彼先覺窮深淵遠智敏之學方其逢時鳳翥麟角日月耀彩風雲附足人具仰止高揖恬漠爰集忠簡克承于家夙夜通明從容承華既傳德義復篤忠嘉直如朱弦謳若春葩宛兮莫贖萬古興嗟惟王之世

功豐德隆三秉鈞衡七守疆封兩典邦教二領元戎或
掌詞垣奉常大農曾未百年重卿累公嗚呼王哉曷起
而從武都逖逖伊王之國赤舄奕奕伊王之服哉宵
碑斯王之德王雖不作服美無斁尚迪後人輔我皇極

陳氏先德之碑

天子既用潛邸舊臣陳顯為集賢大學士以制書就第
拜其父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封趙國公母李氏楊
氏並趙國夫人配完顏氏封亦如之又贈曾祖考昭文
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謚通憲祖考資善大夫大司
農卿上護軍謚康靖並追封趙郡公曾祖妣劉氏祖妣
樊氏並追封趙郡夫人前妣王氏追封趙國夫人陳始
居盧龍遷覇之信安復遷河間之清州延祐元年夏五
月顯自覇啓曾祖祖及伯父三世之封改葬清之司馬
莊明年春三月天子復賜先德之碑而命臣某撰其辭
謹按顯五世祖諱山以材勇仕金累遷謀克監軍大安
初守居庸關太祖神武仁聖必有天下以兵內屬為平
陽太原等路軍民都元帥後以年老歸信安金主南播
河北山東羣盜並起有號兩淮張者據信安元帥單騎
入謁說令北歸弗聽環信安百餘里皆水澤有蒲藕魚
鼈可賴以食春秋積潦車馬不得進冬以水沃城則凍
不可登張恃以為固數喻以禍福終不聽壬辰將帥減
金乃慷慨言曰今天下已定君保一孤城欲何為耶生
民何罪城且屠矣張感動從之元帥娶楮氏邢氏生子
課德松課即通憲公禮賢下士踈千戶都統萬戶與
金人戰死是生康靖公德娶孫氏常氏無子松娶趙氏
生庸奮庸奮庸生昉會生暉昕康靖脩潔自好生國祥國
瑞剛國瑞是為大司徒樂善喜賓客今年八袠猶聰明
不衰國祥嘗提領稻田事實祔葬新塋娶徐氏殷氏有
子曰克温克良克恭克遜克立剛善騎射終同知固安
州事娶孟氏呂氏蕭氏有子曰克信克誠克忠惟顯寬
敏信厚強學好義從翰林學士承旨安藏事徽仁裕聖
皇后安藏深釋教后乃命顯祝髮受戒及從上單懷入

侍春坊益見親用武宗命以資德大夫為釋教都摠統
上即位遂易冠服以榮祿大夫位集賢恩寵甚渥臣嘗
觀前古士君子積德累行不獲其報必有賢子孫出遭
聖明大顯其道若陳氏之先知時審變輸忠伏節磊磊
若此而顯果能遇非常之主朝夕左右言聽計從名在
賢公卿之列親老益壯生享大國之封豈不信哉嶺王
夫人出夫人有賢德為九族儀軌配完顏氏金翰林學
士銀青榮祿大夫貞簡公索德之曾孫左諫議大夫素
蘭之孫也銘曰

乾剛兮坤柔陰陽兮曷留何滄海兮不縮不盈何草木
兮一春一秋豈積之有厚兮其培之有弗固惟先哲之
孔明兮克置予于度嗟虞舜之大聖兮氏茲陳于既衰
或受命而君兮或良弼而碩師歷周漢以底于今兮猶
昭晰而弗磨孰夕風而朝露兮孰冬盛而夏睎伊盧龍
之茂族兮既益熾而彌章俯黃流之奔猛兮吾將泝夫
崑岡遭明哲而際運兮是果誰之所造匪天傳之有則
兮而繼之有道冠岌岌綏綏兮乃父兮遂及厥祖今視前而丕纘兮後復祇承于厥今
何祚之有窮兮何福之不任世世監此貞石兮乃爾祖之志天子之心

姚長者碑

皇帝在春宮時嘗幸滕因寺棟宇華潔象設嚴穆顧昭文館大學士頭陀教宗師溥光而美之溥光對曰都民姚長者之力也因歷歷道長者平生由是長者名姓簡在帝心長者卒之明年十有一月集賢大學士陳顯言于上願表其墓以風厲天下之好善者詔臣某為之文臣謹按長者諱仲實字仲華河南人和粹謹厚好善不倦父守信仕金為千夫長沒於王事金亡奉母趙家于京師至元十三年為京赦鹽局使二十四年遷真州三務使居半歲慨然曰剥下以事上非我志也棄官而還以為京師天下之都會也東至于海西踰於崑崙南極交廣北抵窮髮舟車所通貨寶畢來可廢居以為富行

之十年累貲巨萬乃曰積而不散禍之招也於是耳目之所及力之所至緩急惠難知無不為謂人莫悲於死無以葬買雍莊地十餘頃為義塋以藏之歲將冬地且凍預為窆以備之人莫病於男女失其時貧不能婚嫁者資以助之人莫不幸於失身為奴贖而齊民者數十家飢則為食於路以餉餓者寒則置席于獄以藉囚者天子建辟雍獻美木十章米五十斛織金帛二端役夫羊裘九十襲勝因之勒也致幣五萬餘緡大藏經一藏

若元正若天壽節若車駕行幸還若國有大慶必率諸耆耋執贄入賀元貞初裕聖皇太后冊寶禮成詔賜綵百二十匹復其庸調又命為京師諸耆耋長念無以報上德乃於萬安寺建水陸會清本庵藏貯錄酬施大藏經三藏于元國慈濟興福寺捐金永安寺白雲觀而祝釐焉至大庚戌春旬貸民責五萬餘緡還其券前後施予不可勝計至元初於城東艾村得沃壤千五百餘畝構堂樹亭繚以榆柳環以流泉藥闌蔬畦綺錯棋布

嘉果珍木區分井列日引朋儕觴詠嘯歌其間聘名師課子孫泊然無所干於世優游四十餘年以至大四年正月十有七日無疾而卒年七十三越五日葬漆園之先塋送者數千人塗祭巷哭哀聲徹天皆曰善人亡矣娶劉氏亦好善二子積中由御史臺譯史遷太史院積善四女孫男曰永安臣讀太史公書劇孟郭解輩事甚義而不軌於道白圭猗頓術可富而不聞其能散孰若長者一介之士名動萬乘聲流四方稱于後世豈不以好義而軌於道積而能散也與嗚呼賢哉銘曰

嗟長者生獨不羣視人如己與古為鄰孰不為當暴刻是循孰不閔窮施者何人于嗟長者佩義服仁德被死生惠及跛親相古之人卓孔之倫義豈不高匪道之遵吁嗟長者生遇聖神恩下九重名垂萬春譾譾天都鬱鬱漆園史臣勒石過者書紳

涼國敏慧公神道碑

昔者聖人範金合土飭化八材以利天下後世者夫豈

一手一足之為哉必有感會契合之數焉是故義軒不並興倫般不並世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受天景命以有九有之師思闡能仁安集率土乃中統元年西召帝師八合思八俾為上士朔爾赤巴建黃金浮圖于吐蕃以天竺泥波羅國良工之萃也發詔徵之國王奉詔蒐羅得八十人令自推一人為行長衆莫敢當有少年獨出當之使之年曰十七矣主以其幼對曰身幼心不幼也遂使部衆以東帝師見而異之因使督役明年浮圖成自請歸養帝師奇其材勉以入見天子且為祝髮授以祕典日誦數千百言心印大明慧解殊勝因以薦聞上趣令侍臣往召既至上目之久乃問汝來大邦得無怖耶對曰聖人子視萬方子至父前何怖之有汝來何為對曰臣世家西土奉詔搆塔于吐蕃者二載見彼土兵難願至尊安輯之特為蒼生來耳汝何所習對曰臣以心為師粗知繪塑鑄鏤上大悅命取古銅人示之曰此王概奉使來時所進閻禹脈絡咸備歲久缺壞命匠繕葺皆辟不能汝能之乎輒諾奉詔至元二年乙丑補銅人成上閱之大喜悉辟不能者皆來使之拜觀曰爾辟不能此誰所補皆頓首謝曰天巧非人所及也延祐三年春以集賢大學士邦寧顯之言有詔樹碑于涼國敏慧公墓道翰林學士承旨臣某謹奉詔公諱阿尼哥泥波羅國王之胄即前少年補銅人者也祖考密迹邇贍中奉大夫護軍漢中郡公考臘可納贍資善大夫上護軍漢中郡公祖妣昆嫡臘奇美氏妣淑馬可答氏皆贈漢中郡太夫人公生三歲父母攜以禮佛公仰視塔曰此心木及相輪寶瓶誰所為歟聞者驚異知為夙緣髫齔端嶷如成人入學誦習梵書未久已通焉善其字尊宿自以為弗及尺寸經者藝書也一閱讀之即默識之少長每有所成巧妙臻極既補銅人上深簡注工事無不命之若佑聖廟之肖貌如生若護國仁王之莊嚴無上若西園之玉塔陵空皆公心匠之權輿九年忽病中使宣問踵至而病益甚迺夢遊鈞

天帝所下慰居庸之巔四天女饋以食食已曰公可歸矣既寤沉痾頓失詔給衛士十人尚方日供珍饌賜以飾金腰輿十年立諸色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命公長之統四品以下司局十有八鑄黃金為太子寶安西北安王印金銀字海青圓牌內廷大鵬金翅鵬尚醞巨甕又創為鎖鐵自運法輪行幸揭以前導十一年建乾元寺於上都制與仁王寺等上都國學始成像祀夫子十哲詔公為之賜宅京師咸宜里金幣皆有差十三年建寺大德五年建浮圖于五臺始構有祥雲瑞光之異又命

於泳州如乾元制初公之夫人某氏猶留鄉國順聖皇后嘗遣黃金賜之族黨利賜金輒匿之而以夫人適他姓弗從則幽之絕食者決旬死拒得免是年特出中使賫黃金五百兩乘傳往召即涼國太夫人也十五年詔公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大司徒無領將作院印秩皆視丞相賜冕服玉帶錦衣金帶紫衣二十四襲貂冠鞍轡繖車馬妻以宋景獻太子孫女郡主趙氏凡景獻府庫田宅悉賜之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浮圖初成有奇光燭天上臨觀大喜賜京畿良田訫萬五千耕夫指千斗百什器備十七年建城南寺二十八年建興教寺二十年創渾天儀及司天器物世祖上賓公於私第為水陸大會四十九日以報又追寫世祖順聖二御容織幀奉安于仁王萬安之別殿元貞元年建三皇廟于京師又建萬聖祐國寺于五臺裕聖臨幸賞白金萬兩妻以戚里女隸合真資送中給崇真萬壽宮成詔公位置像設

織成裕宗裕聖二御容奉安於萬安寺之左殿六年國學文廟成復命為之肖位遵先猷也公奉詔感激益盡心思焉八年建東花園寺鑄丈六金身九年建聖壽萬寧寺造千手眼菩薩鑄五方如來於是公已老矣最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宮一若內外朝之文物禮殿之神位官守之儀器組織鉻範搏植丹粉之繁縟者不與焉嗚呼勤哉蓋自列聖肇基往往草創至我世祖始建都邑統一函夏中外又寧年穀屢熟故得

以日力之餘展其工事又得不世之巧智如涼公者奉而成之可謂天地之盛時今古之慶會也公平居恒誦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先於五臺北山構招提一區四年而成浩然有退休志大德十年閏正月甲午顧左右曰我若瞑目當帷堂設榻使我安寢以逝翌日沐浴而朝朝退示疾中使御醫相屬丁酉竟薨於寢上聞震悼輟朝詔近臣營護其家賜銀鈔二萬五千兩敕有司治葬事是夕星隕于廷明日木稼越七日癸卯從本國閣維之禮夏五月癸酉塔于宛平縣香山鄉岡子原壽六十有二夫人宰葉谷臘奇美氏贈涼國太夫人次郡主趙氏繼夫人蒙古囊合真氏次夫人中山湯氏焦氏天水趙氏隴西辛氏蒙古也怯氏清河張氏太原閻氏子男六人曰阿僧哥榮祿大夫大司徒涼國出也曰阿木臘嘉議大夫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閻出也曰阿出哥集出也曰阿珣哥張出也曰阿凱牙庶出也曰阿起臘張出也女八人曰媽丹納奇美涼國出也適臘亶那

先曰甲那實禮郡主趙出也為比部尼曰葉仙的斤湯出也搶平章政事八扎曰展嫡張出也適鄧州達會花赤顆祿布化曰卜顏的斤湯出也適中書舍人普花曰忽都的斤辛出也曰完者倫也怯出也俱在室阿僧哥娶道安氏武都王之孫大司徒翰林學士承旨買奴之女孫男二曰阿咱臘曰永安女一曰丑童俱幼至大四年加贈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師涼國公上柱國賜謚敏慧至是又蒙恩建碑焉惟公生自金方雖智由天性然暴感效益開厥機故隨命獻功以成一代之偉觀曷曰所知不出其本及逢聖人之興不間萬里來歸于廷觀時運亦人事也不然豈能承休光膺顯服若是之烈哉夫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聖人也而巧者述之若公之巧未知與古何先然而名則過之矣不亦盛乎銘曰

聖人既作萬物斯覩聞而知歸如父如母如輻之湊如川之赴展體秉心各獲其素允我世祖天生聰明靡有

弗燭靡為弗成翼翼涼公維金天精衣埶色衣介馬東征驍若發勝雲披日杲杲聿觀其辭既諒既好爾來伊何西民無告式廣德心亦昭慈實於馬定契君聖臣賢仁言利博巧乃非先萬國來瞻事副宜然有創有承感則千年我觀于前抑豈皆拙力有未暇或非所屑惟此涼公金紹玉切土木生輝噌吰義嶢孰云羈旅命服在躬遄返其初對是顯庸榮生哀死慎始令終有子世官嘉聞曷窮宛平之原司徒之史臣奉詔在茲永世克肯何以詩之兆松檟陰陰岡縈水繞積慶

信都常忠懿主神道碑

夫春秋迭運日月遞照必時和而後物生古今豪傑之士亦必有聖哲之主而後能依乘風雲聲流後世益運之所啓氣之所會固自有時也初太祖皇帝既定中原選冀人常公資入宿衛八年復選掌內宰是生納綿摠侍太子徹仁裕聖皇后亦召王之夫人加以本朝冠服賜齎甚厚頃之賜金束帶及臧獲十人扈從北征恩渥彌至昭睿順聖皇后聞王之賢亦賜織金服錦段及楮幣萬五千貫三十一年授奉訓大夫典膳署令改中順太傅匀救獲免會無廢禮上深嘉賞然竟以此得疾賜白金三百兩為湯藥費傳歸療治而以其奴來與代事且出宮女妻之明年卒實為信都王之父王諱歆住世祖南征還至順德思太傅之勤問有子乎曰有召見復俾侍中居四年救以來興還之王固辭曰來興奉至尊久豈宜復為臣奴臣死不敢上嘆賞良久賜楮幣二千五百貫償之因謂侍臣曰歆住忠純出於天性宜友賢咸德遂命與董文忠出入宿衛又問丞相鮮真御史大夫孛羅曰歆住室乎曰未也賜白金二十五十兩乘遽歸娶自是日益親幸至元九年裕宗在青宮求可摠宿衛者上以王畀之一日復召入近臣諫曰畀之無乃不可乎上笑曰朕特戲耳賜巾服寶環佩刀還侍太子徹仁裕聖皇后亦召王之夫人加以本朝冠服慰賚甚厚頃之賜金束帶及臧獲十人扈從北征恩渥彌至昭睿順聖皇后聞王之賢亦賜織金服錦段及楮幣萬五千貫三十一年授奉訓大夫典膳署令改中順

大夫家令司丞成宗即位賜珠衣帽及楮幣三萬五千貫元貞二年轉嘉議大夫吏部尚書內宰司丞大德二年進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八年某月某日以疾薨年六十一葬玉泉山之陽王娶馬氏生二子長曰普蘭奚至元十四年生始八歲裕皇養之宮中年十七太夫人疾篤割股和藥以進疾愈而終不言裕皇以為孝選宮中良家子徐氏妻之丁信都王憂哀毀踰制再三詔之起乃起賜玉帶加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武宗踐阼入侍興聖宮賜以裕皇遺服一襲進徽政使固辭乃以為同知徽政事皇慶元年陞光祿大夫封趙國公仍賜尚服錦綺衣黃金寶幣白鶻延祐二年冬加金紫光祿大夫徽政使次曰小和尚大德九年以奉訓大夫代其兄為內宰司丞尋遷少中大夫領皇子碩德府內宿衛士女一人適正議大夫吏部尚書紐隣孫男女五人趙國公之子曰雅普化甫齠成宗愛之召居禁中賜稱太子及長為娶御史大夫孛羅之女為夫人內帑備奩

具親迎之日貞慈靜懿皇后幸其第內族畢至既而夫人早世生四子皆天孛羅復以季女繼之自武宗至今上繼統官凡四遷為集賢學士領典瑞卿階四遷為資德大夫三賜海青俊禽他物以巨萬計加榮祿大夫守司徒不拜司丞之子買住驢老山壽山女一在室王之子若孫既益貴盛延祐二年特贈王推誠宣力保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信都王謚忠懿祖效順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安穆父推忠守義功臣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謚恭敏皆追封趙國公祖妣侯氏妣孟氏皆追封趙國夫人配馬氏封信都王太夫人明年春正月集賢大學士典瑞卿曹勳帥卿佐僚吏即臣某家傳詔為王神道碑文臣謹奉詔按其家所述及考之國史叙次如右惟太保之純恪恭慎太傅之憂國忘身王之孝友忠敏出參入陪勤勞帝室其所積蓋已深且厚矣宜乎貴列三台王封顯號子孫咸建大邦上承殊眷湛恩景命被于五世開國以來羣臣

臻此亦鮮矣夫天之所厚在德聖人之所責亦莫如德天與聖人一也世方區區覬海岳之報于洎埃之功不亦遠乎然王非運之所啓氣之所會際吾君之聖且明亦不能底是也嗚呼時哉銘曰

粤若稽古君臣所遭伊負男姐太公鼓刀書載一德家傳六韜振古如斯仰之彌高繼軌並馳世豈無之皇皇我朝迺有太師太師訏訏繩其祖武位超列爵國啓廣土其嗣伊何天子所倚其孫伊何帝視如子惟此常氏頻恩積善胡然而盛胡然而大世篤忠貞帝心簡在詞臣作銘天子命之子孝臣忠永監于茲

泉州普庵禪師塔銘

泉州大慈化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禪師加謚大德慧慶之四年冬十月乙酉以光祿大夫三藏普覺圓明廣照法師必剌牙室利言復加號其塔曰定光靈瑞之塔集賢大學士嘉議大學士都功德使明里董阿傳詔中書以刻辭屬臣某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也此既不足然後凡有血氣者皆欲肆其趨利避害之心而是非之理泯矣當是時有能以空言誇譬福禍猶足以恐動脅誘使趨於善此慈氏之學亘百世曠四海宗之而不能已也況學其學而以濟衆利世為功不失其傳者乎惟師之生當炎祚板蕩之際象教陵遲之後遂指心之夢于壽隆雖父母莫能抑其勇決歸一之妙于大滿雖鬼神莫能窺其會情忘體合天動物與而師之道成矣褚衣羶食曳黎杖着芒屨而民歸于儉廣津梁崇塔廟禦灾捍患而民懷於惠而師之化溥矣迨師之没騰英厲響赫赫隆隆不加寸威奔走千里不賴尺壤食指萬數歷祀二百六祀大謚再表靈塔臨濟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上御歷紹統憂勤黎元以師澤民之久衰而顯之使民知為善之利是亦慈氏之仁也淵乎音哉銘曰

聖人制治隨世而異循源違本用而不匱方古之隆不教而從泊古之遠教之或窮玩常嗜詭翳世之靡咎離

反真其道乃夷於皇我元居樸之刓毀剖折劘我治用
完儀軒法昊翼以慈寶偽既靡通真亦克保惟普庵師
没二百年其道之昭猶火之然弗迫而却弗驅而前仰
沫承流被乎大千彼濟于深此喪于嶬彼襮此祈惟普
庵師惟師之學允罔或覺惟聖天子以優以渥師謚孔
嘉師塔孔華惟億萬年贊我皇家

雪樓集卷七

雪樓集卷八

元程文海撰

玉堂類藁

勅賜碑

梁國何文正公神道碑

延祐三年春三月丁卯太保曲出丞相叔固言故平章政事何瑋蒙恩追錫寵章已極尊顯而墓碑未建惟陛下矜念之敢昧死請詔曰可其命臣某文之臣謹按何氏世家易之泳水至處士國清之後始大處士之孫葬易縣之貯梁原因徙家焉處士娶湯氏生淵終易州太守以孫普特贈推誠宣力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易國公謚武宣娶鄧氏追封易國夫人生伯祥為易州等處行軍千戶鎮軍民摠管從世祖渡江死鄂州贈推忠保節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易國公謚忠毅三娶曰楊氏郭氏並追封易國夫人曰普氏封

易國太夫人楊夫人生子瑛瑛子德陸俱為千戶死軍中太夫人生公諱瑋字仲韞年十六從張蔡公柔見世祖世祖感其父之没授易州太守兄子繼死泣曰我先世功其隆乎乞解印綬從軍遂改行軍千戶鎮亳丞相伯顏南征署帳前都鎮撫遷管軍摠管江南平轉太平路安撫司達魯花赤進戶部尚書行兩淮都轉運使阿合馬用事謝病歸阿合馬敗召參議中書出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大名路摠管湖南道宣慰使以衆知政事召不拜除侍御史又以母疾辭改御史中丞尋薰領侍儀司大德十一年命為中書右丞固辭武宗即位聞公名遣使賜白金五十兩曰以識也拜太子副詹事加遥授平章政事議中書事賜玉帶衛率府立拜太子詹事無率更復為中書左丞進右丞遘以子穆嚴代為衛率使拜公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提調屯田事賜錦衣貂裘尚書省建復以為行尚書省平章政事累官至榮禄大夫惟公之用兵也鎮亳時國家悉

賊事襄樊宋將夏貴帥師乘虛至城下公先保城東北
抱其衝貴縱兵燒北關進趨東北萬戶脫溫不花統軍
賈文備登城呼公引避公怒奮兵出戰宋師大敗南征
丞相伯顏令軍中敢我者屠之多殺戮公首誅丞相伐
罪弔民以不殺為本丞相善其言涉漂過郢克黃家灣
沙洋新城三障命公入撫則沙洋已屠矣進攻楊羅堡
夏貴棄舟師上下援江水相遣將克武磯以分其力搏
虛渡江上流明日會楊羅公將其軍為先鋒與平章阿
抵南岸揚旗先登大兵悉渡貴敗走丁家洲之戰公首
奪戰艦千餘宋師數十萬皆北公之為政也易民貿先
世錢者悉焚其券在太平破貪將之誅保三湖民不為
亂為參議極言征交趾括民田選民間女子非計不用
竟去浙西捕賊黃華俘良民三千餘下車治俘者還其
民又致豪民十虎罪民大安大名民祠神像衛弟度坐
法公以愚無知釋之湖南大豪朱摠管奪民田訟有司

久弗決公至立服公曰何不辨跽曰公極浙西寬民三
千餘人我死不敢欺參政之召以政府貢冗願汰自已
始不拜為中丞剛直無顧護陳十事以紓民力制國用
備荒政重吏祿開賢路為急務且曰丞相安童甚賢而
相業前後異者蓋初則有史丞相廉平章許左丞輩為
之佐復相則諸老去矣成宗深然之地震上疏咎在大
臣明日政府洪創舒木八剌沙阿老瓦丁皆罷逐臣賽
典赤八都馬辛等復召連劾不報忽之欲更廉訪司為
觀察司公辨而止監察御史郭章劾一郎中前在樞府
受賕既抵罪忤權貴奏捕治章公入言曰陛下殺郭章
如祖宗法度何上意解復陳十三事首曰信賞罰定律
令和大臣杜僥倖求幾以議南郊不合去趣還臺太子
德壽成宗繼子也公言於御史大夫禿赤公社稷大臣
盍亟言定大計禿赤尋卒中宮召謀成宗祔廟事公曰
國朝舊典惟宗藩親王得與此非臣敢知左丞相阿忽
觧變色以則天為言公曰彼有廬陵王何可同也出以

勤右丞相荅剌罕及中丞荅思不花急白今上及太后早為之所既而羣奸伏誅武宗至自上都問孰為何中丞及見諭曰聞卿忠藎其竭力匡輔無有所隱進十四策以擇相為先諸王禿烈封越欲自賦置吏脫脫等議建尚書省易幣法皆奏格之及來河南尚書省竟立河南無賴業掠貴良民悉捕治之行屯田至楊州民負鎮南王府錢舉家入備歲滿沒為奴白王釋之王府又以民易田不可奪之田白王還之妄人趙萬兒造妖言覺連逮南陽歸德汝汴數百家驗問皆農商萬兒伏辜增河南屯田米十七萬石又經理荊湖屯田廢地歲可出粟百餘萬所至尤以興學薦賢崇孝弟長恩信恤孤寡為任嘗奏請割田千九百畝入大名校官出御史臺錢五十萬建國學以地三千畝立書院于南陽祠忠武侯三千畝入揚州三皇廟又請置洪澤芍陂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自太平還購書數萬卷迎劉因先生為師衆議中書薦劉宣等十餘人晚年數以母疾謝事天子感動賜尚醞歲給十日侍養嫡族不能自存者養之不能婚嫁葬送教育者資之正喪祭之禮嚴內外之分明本末之要審經權之義故入為孝子出為忠臣嗚呼賢哉以至大三年九月五日薨于官年六十六十月三日葬貯梁原以夫人張氏祔夫人參知政事榮實之女貞靜慈孝儀于九族有子三德嚴嘉議大夫衛率使德異早世德温武略將軍副萬戶女一適張彦敏夫人之姪也夫人趙氏有子二德諒德讓孫二長曰景武略將軍副萬戶次曰景皇慶某年某月贈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曰文正臣既奉詔撰次因竊伏念聖君賢臣一時遇合者有之矣至論其終始一致或罕能之若文正公言議風旨益遠而在益思而不可忘没已久矣而恩顧之勤不愈若此嗚呼凡百君子得無最哉謹為之銘曰

叔虞啓韓韓別為何司空相漢寖遠而波于冀百祩乃振于泳培深積隆紹挺雄材武宣起家專城以居忠毅

奮忠星貫江蒲洸洸梁公投筆從戎我先孔勞我功曷
終既存亳師遂涉大江于蕃于宣樹弱蹶彊風厲湘壖
雷親吳陬躍義踴仁威信澤流再入黃扉一陟霜臺襲
和抑乖揚嘉斥回言雖寡由舌不可移卒開聖明弼我
丕基雍容承華心膂股肱茁豈不治羣螭復興乃殿雄
邦于浚之都梁熙楚懷我泰與其功孔多其命則那
惟帝念功可頌可歌謚美封崇易水淵淵貯梁之原永
矢弗諼

秦國昭宣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承旨塔海既以忠勤左右天子為賢公卿延
祐二年詔特贈其曾大父撒海禿資德大夫中書右丞
上謚軍追封隴西郡公妣某氏追封隴西郡夫人大父
刻真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謚安
僖妣几美木骨立氏追封秦國夫人父哈荅孫推忠效
義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
謚昭宣母亦里哈速氏封秦國太夫人次徹徹氏追封
秦國夫人明年春上復思太傅之勞命詞臣某文之碑
以休顯之謹按太傅公蒙古人世居闕中憲宗時安僖
府君扈從至和林家焉公十五宿衛世祖藩邸號稱謹
篤眷遇有加中統初命掌玉食至元二十年以昭信校
尉為生料庫提點後四年乃頗叛從征有功加武略將
軍又二年從至杭海元貞元年遷明威將軍宣德雲州
銀場都提舉大德改元陞懷遠大將軍淮東淮西道宣慰
打捕揔管武宗即位進鎮國上將軍淮東淮西道宣慰
使至大四年盜起四明賜三珠虎符拜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往捕之驅以入海因感瘴
癘以某月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五以某年月日還葬京
城太師莊之先塋有子五人長即塔海娶搭海的斤氏
蚤世追封秦國夫人有子曰脫脫永茶氏封秦國夫人
脫尼氏有子曰六十二女二人閭閭娶也速倫氏有女
乃牙真氏有子曰斗奴曰八匝八尼女一人拜住娶脫

一人定住娶脫來氏有子曰道興公之子皆賢而塔海尤為累朝所器重方數歲世祖一見奇之命肄業國子學十六繼父內職從至杭海及事成宗為樞密院斷事官天德之末輔立武宗轉同僉樞密院事陞副使尋為大司農遷同知宣徽院事今上在東宮或建言立黑軍衛帥府力諫止之由是寄以心膂知無不為及上踐阼歷集賢大學士太醫宣徽院使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累階自太中大夫五遷為榮禄大夫益見親幸推恩錫類爰及其先焉臣嘗謂國朝用人頗類漢初懷一藝抱一能莫不畢效其長立功當世故能成一統之業開萬世之基然功臣之後其盛且大者又必由先世積累之厚所致觀於秦公可見已夫自安僖以世族起關陝北事憲宗圖知所歸矣一傳至太傅遂握藩維之寄分茅土之封豈無故而然耶杭海之役值歲飢凶人無生氣公請於上賑之不足又出私帑相之全活不可勝計四明之亂一方騷然公驅除安集奮不顧

身民用相保而病則危矣簡在上心終受顯服蓋先既哉之後益培之宜再傳以有今日嗚呼天道福善其可誣哉銘曰

上古邈矣爰徵有元列聖垂裳百辟聯軒位事惟能建官必賢幽遐並興矧此連根懷哉安億鞭弭寮鞭箠足開右睎光日邊備艱載勞乃啓昭宣幼事世皇屬于天官夙夜在公忠篤貞堅執互牲祭如臨于淵再從北征厥功茂焉升賦既成來旬來宣成宗武宗蓋著其勤高牙大纛東甌是藩厥閫載馳遣車已還齒嗇于德誰執誰專惟子克承有隕自天奕奕亥亥裳我寶以桓二華八川國之以泰何以報之爾子爾孫何以表之隧石有文

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

皇慶元年春制贈少林開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禪師裕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命詞臣文之碑臣某奉職惟謹佛法相傳有信具至達摩持以渡江梁武帝問語不契去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為禪宗

初祖六傳而至惠能曰大鑒師為曹溪祖裕所居逮摩
處也其宗以湛然常寂為真空洞不虛為實廣大不蕩
為際其教人亦惟曰性善其論曰推一而適萬則事無
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曰當仁又曰能仁陰有
以格君心而贊皇猷未嘗以福田利益嘐嘐語人而慈
雲法雨陰覆陽被歷代帝主意欲清心靜治使萬姓蒙
福謂浮屠言可底行奉之彌至歲乙巳時世祖居替邸
命師以明年於少林火作資戒會戊申大宗詔住和林
興國辛亥憲宗名至北庭行在所居累月其言上當帝
心洎世祖即阼命總教門事賜號光宗正法俾建精舍
於故里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師去世若干年今上
皇帝寵以贈典言行而道大也皇帝若曰洪惟世祖神
武不殺本仁祖義以一天下朕欲昭我祖德持盈守成
唯爾克紹乃初祖永孚于仁以弘濟我兆民顧先哲其
逝朕弗克見于茲邈焉雖去來夢幻無得而名而封贈
哀榮豈不在我其尊爾宮隆爾爵以寄予思以迪後人
以永慕於萬世師之住世也三閱藏經而成誦誘掖後
學無倦色通羣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踰十萬言播
在叢林而師未始以為能事幼遭世變奘然無依道逢
老比邱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經足矣師曰佛法止是
乎比邱異之與偕謁古佛於仙岩曰此龍象種當為大
器即為祝髮授具與雙溪廣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
燕親炙報恩萬松師者又十年道益隆學者益廣其住
少林也萬松海雲二老實為之主屬少林煨燼之餘墮
來者如歸市嵩陽諸刹金碧一新洛陽白馬經筵不輟
皆師力也而師瞑目燕坐張寂而默若無與焉至元八
年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于京師師之學徒居三之一鳴
呼盛哉師剛果強毅公勤廉明平居風神閒敞襟度夷
曠復嵩山如祖師再出世倡道垂教於天壤間如鼓雷
霆而揭日月所謂大善知識標準斯世存而不朽者與
哀榮豈不在我其尊爾宮隆爾爵以寄予思以迪後人
以永慕於萬世師之住世也三閱藏經而成誦誘掖後
學無倦色通羣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踰十萬言播
在叢林而師未始以為能事幼遭世變奘然無依道逢
老比邱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經足矣師曰佛法止是
乎比邱異之與偕謁古佛於仙岩曰此龍象種當為大
器即為祝髮授具與雙溪廣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
燕親炙報恩萬松師者又十年道益隆學者益廣其住
少林也萬松海雲二老實為之主屬少林煨燼之餘墮
來者如歸市嵩陽諸刹金碧一新洛陽白馬經筵不輟
皆師力也而師瞑目燕坐張寂而默若無與焉至元八
年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于京師師之學徒居三之一鳴
呼盛哉師剛果強毅公勤廉明平居風神閒敞襟度夷
曠復嵩山如祖師再出世倡道垂教於天壤間如鼓雷
霆而揭日月所謂大善知識標準斯世存而不朽者與
字好問人以雪庭稱之大原文水張氏子九齡入學日

了千言鄉閭曰聖小兒方娠母有異夢及生家有吉徵其說法也涸池出泉古殿有光諸瑞非一云者其徒詳之矣此載其大者銘曰

佛以仁傳聖以仁洽其仁伊何此心而已混未嘗混照徹大地推未嘗推淵澄止水梁皇有為不諧其音誰直其原曹溪求逝逮我裕公道還北矣師少不凡見稱州里休林古佛真源指示至老游參持戒律已萬松海雲合辟招致參從渡河幾三百指緇俗迪走之營施山委

嵩陽諸剎金碧輝映洛陽大講經歲不弛二百世區羣廢盡起僧無徭役大衆歡喜曰一佛出世遇明天子其人已滅其道不死不空不住天地終始前人之遺後人之思帝命曰咨章服是宜百世其承之四方其則之唯爾法是依唯爾言是師臣拜稽首聖敬不違播為聲詩永之茲碑

太原宋氏先德之碑

皇慶二年夏車駕幸上都羣臣扈從獨昭文館大學士宋超弗克從於是儀天皇太后命倣古制為安車驛赴行在所且給裝錢甚厚明年改元為延祐元年二月二日制詔中書以超為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秋八月天子至自上都駐蹕龍虎臺公卿百官奉迎上顧翰林羣臣曰宋超於朕非他人比朕深賴其力爾僚宋其善遇之羣臣敬聽欽承三年夏又詔贈其大父禧嘉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公謚敬敏父和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謚敬文康大母李母李繼張妻王皆追封冀寧郡夫人秩其月又詔臣某文其先墓之碑嗚呼上恩至矣謹按宋氏世家太原之樂平縣長壽里高祖某字德謙宋宣和時進士博學多能名與趙國器埒三晉以西皆宗之貴富子孫欲昭其先者必德謙文為重遠近學者輻湊率皆有聞故晉之言師道者必首宋氏娶王氏子曰洪在金為名進士父子以家學相傳自樹益茂其子即敬敏公禧也生文康公和字君和幼值亂離轉徙雲

翛然猶喈書不肯舍長通六經大指慨然有及物心遂刻意為方無所不習又博聞深辨之由是大通求治者填門均子善劑無間於顯賤約豐至其窘憊不自勝者既藥之又從而貿米分賑之或親為調餌乃去活者滋無算皆曰非宋君和吾何能生貧者感富者謝宋氏名實俱積矣家破而完完而益振遂大時兵荒循環白骨彌望公自代地歸見而泫焉曰此皆鄰里鄉黨也傾貲收瘞之又率邑中旅祭之王生者其師也子父不相遇乃構堂迎致養其夫婦終身為之棺衾墳墓又戒子孫四時附祭無廢其篤行類此以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已未卒年七十有八娶李氏以至元九年三月卒繼張以至元三十一年三月卒惟文康承詩書之緒不幸蚤陋乃能奮而自立蓄其盛心然慮其不可必遂則游藝以暢志觀其處心積行雖古之君子不過也蓋自德謙以來既已三世為儒而力豐時嗇至于文康蓋幾泯矣而欻然以伸內外無飭復開厥家可謂英特之士者矣而超其季子也幼已不羣經方無誦而師不煩文康嘗撫而語人曰吾活人多矣天其酬以是乎少長即以尚友天下善士為急會料民為兵家與焉憤發曰世儒而今兵耶不脫非夫也乃辭親徒步來京師有忽吉甫者中山名儒也為諸道醫學提舉聚徒教授因往稟受二業儆舍五里外日嗢薤粥戴星往來師嘉其勤苦使分教數十人乃立程度課督整勵衆皆有成師喜而薦之得太原醫學正二十四年轉將仕佐郎大都醫學教授距辭親時十載既而名聞禁中方用丁文康憂居喪一準於禮有言起直尚方賜以居宅俾視太師及公主疾愈賜衣鈔扈蹕柳林上顧林木不懌隱几而卧問侍臣以枯悴故歷十餘人皆不愜獨對曰柳水木也往者河經林閒土潤木榮今河徙益遠故耳上悅矍然起坐稱善者久之二十九年詔除其吏職尋懷有御藥園設官提舉歲從中遣使采製則中閹閒而立局遠屏行人聚民執役局中為公私大患其年使往盡革其弊民為歌謠

稱頌之先是州醫官與提舉官屬有隙一日誣以用御
局藥鴆烹所盜狗者有司置對方殷使適至察其跡可
疑試語有司而兩造知不可隱皆首實遂止坐盜狗罪
不然坐不說者數十人哈剌出拔都上愛將也有疾上
憂之奉詔往視既愈上大悅勞問從容因乘間以儒而
為兵請上即諭中書樞密曰哈剌出拔都萬人敵也宋
超活之與活萬人同其削兵籍而隸醫二府奉詔施行
遂遂脫兵之志魯國長公主及駙馬魯王皆得危疾詔

馳傳視之至則遣愈主王皆感其更生奏以為應昌總
管賽以妻妾奴婢金寶幣帛車帳駝馬牛羊甚衆悉謝
不久告歸不許為留者二年主以閨人竊賣駿馬縛將
殺之時適在坐為陳貴人賤畜之義力諫免之在府王
之中外雖孩穉亦無一物故者三十一年詔視太子疾
未幾疾愈上甚喜賜之衣鈔元貞元年壽寧公主亦里
遷奉訓大夫至大元年進正議大夫掌醫太監皇太后
有旨盡屬戶役二年視頗得入剌太子疾愈賜衣鈔他
海牙公主小太子相繼有疾詔治皆愈上喜召至便殿
迎笑賜坐慰勞賜以玉食時服裕聖皇太后因俾無直
如奉詔往視貴臣帝師愈而蒙賜者不列今止居東宮
迎笑賜坐慰勞賜以玉食時服裕聖皇太后因俾無直

綜軍國事有吉充昭文館大學士皇太后録前功加賜寶鈔甚厚三年遷中奉大夫仍職昭文自昭文拜今職碑紀先世事而及此者以著有是祖父必有是子孫也今年六十矣而恂恂謙謹居閒危坐讀書至昃不廢自世祖時入侍宮闈出入四朝或留中彌月非獨以方進盖正言讜議而將之以樸忠純誠故聞者不厭而所益已多退無自矜之色與人忱恂表裏若一故列聖眷之亦終始若一中饋久虚上以内人汪氏繼室封冀寧郡夫人前後所得賜予及樂平租入常分遺二兄若姻友之賢者家無留貲故能雖高未嘗自祕以惠淑後進為喜嗚呼制行立心若此可謂克肖者矣其躋榮介福孰曰不宜故因纂其前烈而韋連書之抑以啓後之觀感而勤慕云爾文康有三子伯曰越先卒仲曰起終汾州吏目孫顧江淮鹽引局副使豫中宮位下都摠管府掾泰衛王府侍官復掌醫少監學行能世其家恒印鈔庫大使有制治材伯仲之子皆由季父以仕又以恩復其家孝敬振振嚮為太原名族然則今之恩紀郅隆者豈上之好賜下之幸致哉由其義故也新塋在某所文康而下四世皆葬焉越與其配李氏祔銘曰

聖緬世殊術闊效疏嫂屈螾伸若有若亡顯允德謨握慷瑾瑜不韞不沽大畀其徒維晉武國我以詩書惟守單平我貴曰儒我有子孫我道不孤卓彼文康奇胘之車乘風而徂復還于初此我堂構此我畜仁宅禮門閑義為塗襲其家珍與神聖俱彼執其居諒曰古人不遠是踰子睿其德維川維澤諸為忠抑且渴我餔我濡彼以為命此以其劬野有其窴里有誠于以醫國簡在帝心温恭朝夕豈無他人惟爾之特式公式侯滯衆幅隕報厥攸生孫嘗廟祏噫嘻宋氏其盛匪棘樹之百年於焉始穡功無不酬酬無不極凡百周行毋怠而力世萬子孫視此貞石

秦國先塋碑

書曰王人求多閒時惟建事又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臣竊獨究觀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治天下以道為車以德為馭揭日月而載雨露括宇宙而總紀綱聖智亦云睿矣然於一技一能苟有以自見者罔不舉而措之得用得行之地而致其功蓋無愛一視初無當貴賤之分也故能大一統而垂萬年丕顯丕承式克至于今日陛下法天憲祖於多聞建事實賢安邇之大經有加彌光故凡左右景從雍容廊廟者皆當時弼成基命之後昆也嗚呼不其盛歟至大三年詔贈伯益赫中奉大夫護軍漁陽郡侯配烏穆黑氏追封漁陽郡夫人月朶識脫忽隣資善大夫上護軍漁陽郡公配月息乃氏漁陽郡太夫人太乘都自翰林學士嘉義大夫贈榮禄大夫柱國劉國公配吉赤吉也的斤氏追封劉國夫人皇慶元年加贈郡侯為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太司徒秦國公謚康憼加贈郡公為懷忠保節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秦國公謚安惠加贈劉公為推誠宣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秦國公謚文敏三夫人氏皆改封秦國夫人焉是為今輸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崇福院使大慈都之曾祖祖父母也延祐三年詔樹碑于其先墓命臣某為之文謹按秦國康憼公別石扳里人也世有令德為國中貴臣至文敏公學業益懋中統中自其國來覲天光世祖既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學問有源隨問隨對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門恒侍左右詢說經典益久益親賜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帶銀器白玉佛像銀鈔等前後相望恩顧良勤且謂皇孫阿難荅曰遺爾良師爾願學否對曰果有良師乃所願也遂詔為阿難荅師未幾忙阿剌太子薨皇孫嗣為安西王出鎮順聖皇后為之請于世祖願載師自隨上不允曰大乘都我所須也餘人則可既而后又面請曰大乘都學業甚精聰明方正俾往訓導數年諸子有成然後乃還若何上不得已許之辭行三宮皆贈良馬金錢詔其子大理都入侍裕宗于東宮以文學供奉順聖又俾郎懷駙馬入撒大王從之學上又詔其子大

慈都入侍禁中與脫因俱以文學備顧問文敏既西行抵開城安灘不華阿都直三皇孫皆師之久而王將速征曰入哈宝老矣其留平凉少休矣入哈宝者漢云博士也異時文敏亦曰吾老矣西來二紀矣吾思見至尊也使請王許之遂自平凉歸京師值世祖上賓成宗即政入見上深嗟閔曰先帝所寓敬忱愛者也今老矣其以三品禄之遂拜學士嘉議之命賜第于長安賜賓鈔以養之大德三年庚子寢疾薨于賜第年七十有二葬于某所太保生二子長即文敏公次曰大悲都終於宣政院提點所達魯花赤文敏有六子曰大理都終中順大夫樞密院參議曰大慈都自州守陞轉運副使入為詹事集賢平章軍國凡十四遷而陟一品忠誠閎敏以文學侍中知無不言多所獻替中外以大用期之曰別有遠迹矧是本支宜君宜王舍學何以可幕可蓂孰克堪茲西方之美廣厦細旃啓悳沃心見晚興喟詒謀輾愛輔彼緑車偕其行止邁彼壠坻亦再終星爰閔而憩言歸自鎬乃際鼎成嗚呼豐芑後聖一揆恩無不周世濟有子益顯于初相命公珪尊其簋簋豐碑桓桓發自德音以慰以礼非學何立非孝何行非忠何仕老臣奉詔詔爾雲仍其思其企

雪樓集卷八

雪樓集卷九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藁

敕賜碑記

薛庸齋先生墓碑

聖天子思以二帝三王之道致太平是故表章六經尊寵儒生所以風厲天下者意甚深也國初河南薛玄微生而不羣幼而有詩聲冠而載書入少華書夜誦習不明理學者游遂一以聖賢為宗國初遊大同過應州高以辟地廢東枯葵學書泉上石為之窪其勤類是又從韓二帥喜而薦之中令耶律公得應州教授俾子弟學焉公與問語輒擊節賞會沙門萬松問先生以孔子之教何者為要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松默服時進兵襄鄧中令薦聞授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餽未幾改軍儲

之制行立言頴然當世搢紳尊之曰庸齋先生先生之子友諒今直翰林為學士天子知之延祐三年夏四月有詔為先生樹碑而俾臣某書其事于石臣與友諒同寅習知先生名德固願有述也況又奉記謹按薛氏自漢晉為汾陰大姓有東西南三族之別徙下邽者西族祚也先生家本下邽世有顯者大父珪讀書力田不躡世好父沂明春秋經傳再與計偕廷策輒見卻歸而聚書窮理不復出衆仰其高以友諒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河南郡伯配郭氏追封河南郡君先生生而不羣幼而有詩聲冠而載書入少華書夜誦習不以辟地廢東枯葵學書泉上石為之窪其勤類是又從明理學者游遂一以聖賢為宗國初遊大同過應州高韓二帥喜而薦之中令耶律公得應州教授俾子弟學焉公與問語輒擊節賞會沙門萬松問先生以孔子之教何者為要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松默服時進兵襄鄧中令薦聞授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餽未幾改軍儲轉運使軍以無乏明年召還賞白金百兩貂裘一楊奐秦中名士也廉訪河南慕欲與游辟居幙府先生從之始定居洛西甫閱歲謂察宋曰進不能行其道徒羈塵網無為也即棄去一時英俊若中山楊果緡雲李微虞鄉麻革雲中孟攀鱗浦城郭鎬李廷河中實獻卿洛陽漢晉為汾陰大姓有東西南三族之別徙下邽者西族宰沂皆友也王文統柄國嘗羅致沂為真定勸農使不得已而受陽為不事事至亡其告身及金符於酒家文統知而迹得之沂因自免歸文統聚歷代奇謀詭計為

一書先生見而責之曰士君子如欲平治自有聖賢格言此何為者遂絕勿與通中統初召為平陽太原宣撫不起授提舉河南學校亦不起日與女几辛慶柳城姚樞稷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繹緇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伊洛之間復蔚然矣洛西山川明麗先生卜築其要會重以花竹池臺之觀良時勝友觴詠遊衍浩如也自中令公以下咸謂洛西神仙先生高明樂易誘掖不倦及門者後皆知名官洛師者多名卿材大夫昕夕造席請益過者以獲識為幸遇異時瞻遺貌過故居慨然瞢詠而不能忘二子友直終於龍陽州判官友諒蚤以文學記室事安西王王薨官州縣三十年勝殘伸枉興利去害皆有實狀最其大則武陵溆陽活餓莩餘三十萬晚構精舍於洛西招徠教育迄續先生之盛心義方之明堂構之美蓋兩盡焉先生臨終不茹藥具湯沐授治命為書別親知又題七言詩四句投筆而沒時至元八年秋九月冬十二月葬北邙山之陽今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謚文靖配徐氏追封河南郡夫人生友諒及王郝楊三婦次王氏生友直次任氏女八壻曰太常博士王賜曰陝西漢中提刑按察使郝繼祖曰孟州知州劉通曰永寧張經洛陽焦厚孫惟德楊師孟永寧張成孫男九曰漪終山陽尉曰貽孫蚤世曰恭曰閈安蚤世曰寬國子生曰裕曰信曰敏曰惠孫女十有四先生為文辭得於心有易解中庸註聖賢心學編皇極經世圖說道德經解陰符經論說有詩三百篇曰適意集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生有以樂死有以歸俯仰天地不愧不怍者矣恩加忝嘗延及畢宰不亦宜乎碑宜有銘銘曰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元聖所志有紀有經未墜在人或措或舉顯允薛公其適惟魯吾師吾友莫或稱之匪以旦暮與于古期野有玄黃吾有緇素飲水曲肱夢與天遇維伊之左維洛之西昔程今薛室豈遠而湛露及泉

道隆時泰夫豈公榮百世永賴郎山之陽林深石蒼鳴呼遠矣其存者長

秦國文靖公神道碑

孔釋之道為教雖異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閑邪則同後世之士各尊所學更訾迭詬莫歸其極是故翰林學士承旨秦國文靖公始以佛法見知天子至於忠言讜議啟沃聖心敷弘治化者拳拳焉惓惓乎孔氏孔釋之道克協于一夫天之生斯民也豈無意哉初其父方燕坐作觀音觀想忽有抱一童子付之者已而其母有娠及產紅光發屋鄰曲爭以失火來救生五歲一日卧三晝夜始寤問其故則曰文殊方為吾說法不覺久留耳自是日聞父兄講誦經論即了大義九歲始從師力學一日十行俱下日記萬言十三能默誦俱舍論三十卷十五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九被徵召對稱旨為特賜坐世祖即位進寶藏論玄演集一十卷嘉嘆不已因勸上宜親經史以知古今治亂之由正心術以示天下向背之道遂譯尚書無逸篇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以獻上深納之親王阿里不哥潛謀不軌天子重以骨肉之情命公往詗諉之而反狀益聞乃遣近侍孟速思帖木不花亟召以還曰毋害善人既至慰勞久之公因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敷繹詳暇以諫上大悅特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商議中書省事奉詔譯尚書資治通鑑難經本草成進承旨加正奉大夫領集賢院會同館道教事公既以碩德重望為上所信幸每賜對必以開言路廣聖慮慎刑節用為言未嘗不稱善至元三十年五月二十有二日丁丑忽端坐若禪定者左右扶就寢里夜聞異香馥郁即視之已蛻矣是夕有大星隕于庭圖相凝室不散見白毫出西南去天子聞之震悼遣中使致祭賻贈有加五日辛巳閣維于國西南門之外得五色舍利不可勝計塔葬其骨于宛平縣七園之原詔收其家

遺書得歌詩倡贊頌雜文數十卷命刻梓傳出延佑二年贈推忠贊翊協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秦國公謚文靖明年集賢大學士臣顯請刻石表墓而以文命臣某臣謹按公諱安藏字國寶畏兀人世家別石八里自號龍宮老人祖諱小乘都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父諱朋藏帖木護迪贈太保儀同三司並追封秦國公祖妣普顏嫡理妣葉仙郡主並追封秦國夫人配張氏封秦國夫人子男二幹兒妥迪欽中憲大夫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女一適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耶律希圖中書左丞相鑄之子也孫男二闕聞朝列大夫德安知府九九其門徒之賢者則太師天藏沙津密謖赤為之首臣嘗與公同僚並受世祖之知觀公為學有根柢制行有繩準論事有本末憂國如家視物如已忠信豈弟有古君子之風是以四海之内黔黎之氓緇素之流希聲光而談道德者翹首跋踵莫有閒焉其能生為大臣没享上公宜矣銘曰

佛以教離儒以習衰哲人之憂愚者之疑於鏁秦公孔釋無融振衣金維與道俱東展也生知允矣上智披羅羣經據發祕義以儒輔世以佛洗心嘉言罔伏如玉如金出入承明餘三十載窈窕禁林遺風猶在音容雖邈命數維新茫茫秦郊原隰如鱗吁嗟秦公百世之士繼之承之惟爾後嗣

大談國仁王寺恒產之碑

皇元以仁得天下其愛衛社稷福綏生民之道甚備惟佛法慈悲智慧大無不包細入無倫參天地贊化育功博且遠尊信尤異若昔太祖龍興列聖相承世祖奄有四海成宗垂拱而治武宗立功邊陲今上撥乎内難以正神器皇太后慈明仁愛受天下之養雖天命所歸人心所戴萬有億載而陰相默佑之者豈無所自耶初至元七年秋昭睿順聖皇后於都城西高良河之濱大建佛寺而祝釐焉肇基發跡天人之應神物之感雲臻霧集昭爛赫奕三年而成時裕宗在東宮襄善贊美所以

奉慈闡尊梵王弘法海之誠心無所不用其極以佛法
不徒行必依於人人不可以無食中宮乃斥粧奩營産
業以豐殖之已而効地獻利者隨方而至物衆事繁建
總管府統於內置提舉司提領所分治於外歲滋月積
府之政日以懈田失故額租賦不登寺之賴日以削至
大元年皇太后襄扶明聖慨然思述祖宗之德念昭睿
順聖經始之仁罷總管府建會福院以平章政事宣政
院使安普忽馬兒不花為會福院使綜核名實遣官分

道約部使者集郡縣吏申畫疆場樹識封畛歷四載始
仍舊貫視常歲之入相倍蓰焉凡徑隸本院若大都等
處者得水地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三頃五十一畝有奇
陸地三萬四千四百一十四頃二十三畝有奇山林河
泊湖渡陂塘柴葦魚竹等場二十九玉石銀鐵銅鹽硝
鹹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粟為株萬九千六十一酒館
一隸河間襄陽江淮等處提舉司提領所者得水地萬
三千六百五十一頃陸地二萬九千八百五頃六十八

畝有奇江淮酒館百有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稅務
閘埧各一內外人戶總三萬七千五十九實賦役者萬
七千九百八十八殷宇為間百七十五靈星門十房舍
為間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斗之隸官者
百三十有三經界既正版籍既一皇帝以為能稱孝養
意進封安普秦國公辭上曰爾建事世皇乃累朝舊臣
封以此毋庸辭出制書親授之皇太后樂其有成功也
命詞臣載文勒石以垂永久臣奉命惟謹竊謂祖宗受
命為天下主所以尊崇佛法休惠僧徒惟恐不備焉者
豈有他哉誠以其道足以安利國家澤潤生民期厎于
至治也欽惟聖上侍皇太后繼志述業篤恭於其上而
羣臣披榛剔蠹恪順於其下故能若是猗歟盛哉居其
居習其書衣其衣食其食盍亦脩其道安其教願宗社
之靈長祝兩宮之萬壽以報于上嗚呼一寺之政必得
其人乃舉況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乎既刻其詳于碑之
陰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巍巍世尊靈妙昭融振華金方迪我皇風皇矣聖神聰明神武圖基萬億四三六五爰稽象教載政遐躅四海同源萬里一轂於穆昭睿順坤承乾高良之濱神宮矗焉丹明碧麗重門夾祀傑棟承龍驤飛甍霞肆學人總總以衣以食原田每每誰感誰鬨繼祖承宗唯我聖君爰啓爰謀太母之仁昔也莽玷今也禾黍昔也蕩只今也徵賦既樹既碣疆場有截我倉我庾載盈載溢惟得其養其道乃明惟得其人其政乃行嚴嚴廣刹其音鼏鼏西賈大行東漸滄海松數梵唄河衍法流於千萬年歌天之休

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延祐五年春二月癸巳朔越三日乙未皇帝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顥翰林學士承旨臣忽都魯都兒速奏言集賢大學士臣約臣貫等為臣言故江西儒師揭來成其道德之化仁義之教被於人也深人思之弗忘而名號未有所加封樹未有所表無以勸來者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謚曰貞文先生賜碑墓道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謚貞文先生翰林學士承旨某其為碑文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書篆三月戊寅傳詔至時臣某方養痾田里待盡朝夕不圖聖恩猶慮及臣臣雖委頓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臣謹按揭受氏有三以官楚司揭氏之後以邑漢揭陽侯之後以名漢陽信侯之後晉魏吳楚之間皆有之唐乾寧中有僕射鎮為衡州刺史居時水上者為時江揭氏居章水上者為豫章之豐城今為富州云先生孝友篤誠出於天性家貧從諸父三登學手抄經史百家讀之年十七為人師三十三始為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篁荷山之陰筍坡之下授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雜草講誦畦間暮則拾薪蘇以繼照其配日夜蠶績佐之以具昏嫁喪祭存老恤孤嘗得遺金直可二萬求主名還之年餘七十不肯乘車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苟言笑

雖妻子未嘗見疾聲厲色焉容雖武夫悉卒卒然遇之莫不斂容敬禮其飭身脩行必踐其跡安時順事一會于理卒之日遠者悲傷痛悼近者朝夕會哭如親父兄葬之日送者感慟哭盡哀行道之人至不忍聞君子曰先生懷道秉德博問苦學不以貧賤易其樂不以靡薄遷其慮動靜有常俯仰無愧生而人敬之死而人哀之非古所謂特立獨行者歟嗚呼賢哉臣竊惟處士有謚及賜碑者蓋自先生始非皇上聖學日熙文德天覆岩穴草萊之士雖有仁智烏能被休光承淺澤若此哉以先生之行謚曰貞文實應謚法迺繫而銘之曾大父諱克已大父諱光朝父諱惟明世忠厚父以先生後伯氏惟聰娶雙井黃氏生三男梅十歲能屬文蚤世僕斯今適陳閩生以端平乙未六月九日卒以至大已酉六月廿又二日葬以明年十月十又六日墓在宅西南四里查山三世祖諱文莊兆之右文集廿卷藏于家銘曰

於惟貞文茂懿深醇莫知其源孰知其津無迎無將圉物之常無喪無得命物之宅渾兮淵淵肅兮融融以是而始以是而終九族漸仁羣士仰德天子命之百世之式

昌平縣新治記

昌平在今為赤縣當行幸警蹕之道皇慶二年冬十月已卯詔從治縣西南五里辛店以便吏民之供頓宰臣以前主簿程玉嘗有惠政于民民信愛之奏以為尹任其役玉至官與達魯花赤谷罕主簿紐里濟高伯顏不花尉塔不帶典史陳榮等議制祿入五月以倡於是前達魯花赤不別尉朶羅歹及縣之長老他郡縣之吏皆捐金來助又取物產雜植之隸官者售於民而利其直合得楮幣萬九千二百緡以延祐元年秋七月十二日建功以九月某日落成凡長吏之治胥吏之署實燕之

次儲皮之藏庶飪之舍靡不周備而費一出於縣官又
夾道列植榆柳北至開南達于都門綿亘九十餘里他
政一如主簿時加勤恤焉天子以為能三年夏四月特
賜衣一襲進階承務郎遣上都留守哈剌帖木兒度支
監卿馬札兒台傳詔翰林命臣某曰女職太史氏其為
文著之碑臣謹按昌平在漢西都屬上谷東都屬廣陽
在晉屬燕國隋屬涿唐屬幽州宋之范陽郡其間或為郡
或為縣廢置無恒而治亦屢遷今舊治則後唐所置名

則石晉所復也自古天下不能常一茲縣扼雄開之隘
據南北之限故其民善守而尚勤開國以來連山失其
阻大河失其險際天極地莫不來臣上享其平下安其
生而茲縣為亦縣蓋五十餘年矣其徙也非醜舊而圖
新所以利吾民其著也非修今而奪後所以勸其臣世
之君子仕於窮荒僻壤猶曰吾受天子之命來為史不
敢以欺其民況在輦轂之下乎且孤城小邑之令猶不
可以授非其人況在畿甸之內乎嗚呼今之令于茲者

善已後之今于茲者朝廷將何以得夫賢乎賢者將何
以副吾君乎唐有大臣曰狄梁公萬歲通天中由魏州
刺史都督幽州昌平於幽州為屬縣縣人至今祠之夫
近於民者宜莫如令古之令于茲者多矣不聞有所祀
而梁公居官非久又非為令顧得民心如此豈不以其
大忠也耶比有旨復脩梁公廟然則天子所以風厲天
下者深矣豈唯昌平哉延祐三年六月丁亥奉勑謹記

旃檀佛像記

蓋聞道非有像作易者必擬諸形容法本皆空度世則
變資於色相謂如指空為鏡不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古
風將使識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遍
分千輻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炫神通於幻境實
開方便於迷津所謂由目以會心即心而印佛者也按
大藏功德經佛昇忉利天度夏三月為母摩耶說法爾
時優填王常懷渴仰而不得見敕彼國內巧工造佛形
像禮拜供養毗首羯磨天化為匠者即白王言但我工

巧世中為上主即選擇香木肩荷持與天匠採斧斲木其聲上徹三十三天至佛會所以佛神力聲所及處衆生罪垢煩惱皆得消除又觀佛三昧經佛昇忉利天既久優曇王不勝慕戀鑄金為像聞佛當下以象載之仰候世尊猶如生佛乃遥見佛足步虛空蹈雙蓮花放大光明佛語像言女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付囑於女然則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透隙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亦隨緣而應望梅林而止渴靡不同沾汎竹葉以言歸誰堪共載唯我聖天子道躋往聖慈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依佛地金如來之歲月坐閱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衍與昭文館大學士頭陀太宗師溥光大海雲寺住持長老某大慶壽寺住持長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講主某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講主德謙大聖壽萬安寺住持都壇主穗大善慶寺住持講主某繙究毗尼經典討論瑞像源流乃有問訊佛為摩頂授記我滅度千年之後女往震旦廣利民奉之猶佛是年佛自忉利復下人間此像躬迎低頭香閣鶴鷺法筵龍象五千四十八卷歷劫藏心十方三世諸衆宿生摩頂莫不恪承淵旨同述勝因曰釋迦如來淨飯王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日是為成周昭王二十四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往生忉利至昭王四十二年壬申太子十九棄位出家脩道至周穆王三年癸未道成八年辛卯思報母恩遂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犍連慮有缺謬躬攝三十二匠升天審諦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佛是年佛自忉利復下人間此像躬迎低頭

仗羽駕音伎四衆奉迎居於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壽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奉迎居於寺之後殿焉元貞元年乙未成宗皇帝親臨奉供大作佛事計自優填造像至今奉詔纂述之歲是為延祐三年丙辰二千三百有七年噫四大海中頓覺業風之息一彈指頃不知賢劫之過嘉與涵靈從茲安隱於是集賢大學士陳顥以述上聞有旨授臣某俾為之記臣謹奉詔言曰粤自古初聖人教民報本返始而祭祀之禮居其一焉廟則木為之主饗則孫為之尸及其後也乃有像設焉而不知其所從始由斯觀之其原於梵俗也與夫佛為世中尊又何俟於贅然欲知佛之為佛不當于其身而況於其似然苟不自其外而求之又將無所措其力是故佛雖多訓然往往自即其身以言蓋因以卜人心進退之兆若於其粗者猶惓惓不息焉則其進也殆庶幾乎此佛之意也陛下考百王之度酌羣言之蘊上以惇孝下以施仁斷於厚天下者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軌人於善足以輔吾政教之所不逮者亦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從之而非第彼內祠祕祝者之為也夫以金石之堅猶未能必其可久今以一木之為而綿歷獨著此然則佛之自衛者固甚周而人之尊奉也抑豈一手足之功哉于以見人心之仁推諸四海而準而性善之說果不誣矣嗟夫遡泌二千年有奇至于陛下然後發德音紀鴻烈非緩也熙明之治至是而始隆雖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化之漸被者廣矣不其盛與記

洛陽之伽藍筆多慙於董史頌西方之無量心共祝於堯年莫測真如徒欣聖際謹記

應制詩 贊

題手卷六首

滕王閣

佩玉鳴鑾地滕王說幾秋人間空畫本檻外只江流共濟艱難業旁招俊乂傳太宗尤可念千古有瀛洲

龍舟

錦帆畫舸著聞在昔樂若可極得不償失臣作畫師磨鈆舐筆願寫陶唐土階三尺

金碧山水春堂宴賓圖

青山偏宜春晝觀日射樓閣飛雲烟鷗鵠斑間鸚鵡綠黃金楣映白玉闌高堂四面山回抱把酒看山終不到嶄然屹立見全身堂上何如山上好衆人之樂為主人誰知主樂因嘉賓野風澹蕩天氣美一草一木皆精神小李將軍誇好手休道今人世無有他年人展此圖看

小臣作詩同不朽

蜻蜓

蜻蜓飛款款翠翼舞倣倣欲泊未泊間漂搖故多疑甚欲呼與語小立休嫵疑枝葉元不動風波有定時

莎雞蜥蜴

羽短未堪振莎雞抱禾穗無旱不須雲蜥蜴自游戲萬

鼷鼠食粟

兎首麋耳飛翔以尾有體則鼠其名曰鼷畫師何心以筆戲戚小物陰類若人孔壬在室竊嚙在野搜拾遇物輒敗匪獨此粟昏夜橫逸白晝潛匿戒之戒之罔俾在側

題何澄界畫三首

姑蘇臺

吳王大凱破越回西施飛上九層臺撞鐘樹羽臨四野重江疊巘烟霞開捐衰者舊窮遊逸不信佳人解傾國

春風楊柳闌腰支秋水芙蓉比顏色珠歌翠舞儼成行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鳳臯雁熊蹯安足嘗願天回光繼白日願地注海供玉觴君王宴樂無終極伍子昌言空激切焦勞嘗膽臥薪人辛苦安知在仇敵山自青青水自流君王日日臺上頭

廬鹿未遊吳已沼西施還上五湖舟

阿房宮

白髮朝臣驚欲倒咸陽初起阿房宮六籍已焚兵已銷智力有窮天不老秦帝山河迹如掃參差忽落畫圖間

渭水函關萬年固終南泰華五雲中複閣重樓鬱相望
翠戶金鋪九天上上客萬人常有餘下建大旗知幾丈
霞幂霧翼天日迷山童地赭民睽睽窮奢極麗猶未愜
謂海可梁天可梯蓬萊何處搜船遠上蔡東門嘆黃犬
六國池臺春草長千門歌舞斜陽轉遊觀未畢化埃塵
宮樹淒涼野鹿馴至今世上丹青手留與千年作爭臣

昆明池

蒲萄蒻醬笳竹枝萬里來自西南夷瀾翻浪湃四十里
上林更鑿西滇池牽牛左蹲右織女朝暮日月相吞吐
魚龍萬變世莫聞曼延百尋人豈覩樓船笳鳴角觝張
千官劒佩鳴鏘鏘旂壽萬爾猶阻絕四表何以昭天光
君王好武古莫當海寓如此仍開疆金隄楊柳秋風起
落日輪臺遺恨長憶昔世祖規南國剗木為舟神莫測
江漢功成措顧閒中天垂裳開八極老臣撫卷重太息
可惜畫工描不得

臣待罪祕書日祕書監扎馬剌丁出示中統年間

習水戰船樣長尺有咫竟平江南一天下世祖規
模宏遠矣因併記之

右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何澄年九十所進畫卷
澄之畫得自天性世祖時已有名被徵待詔掖垣至
大初興聖宮成奉太后旨總繪事遷太中大夫祕書
監致仕今進此卷上大異之超賜官職詔臣某為之
詩將藏之祕閣示天下後世工緻妙巧古人不得專
美於前臣竊謂自古以翰墨見知當世不為無人澄
獨以姑蘇臺阿房宮昆明池託物寓意其庶幾執藝
以諫者歟臣既喜為之詩復識卷末以附不朽云皇
慶元年二月某日具官臣某拜手稽首謹跋

李秋容畫像贊

歷觀宰輔久無儒者潛龍羽翼公乃大雅帝曰舊學汝
遂相予真儒之效此其攄輿熙運方開明良起喜如龍
而雲如魚而水任以天下可謂大臣勞謙得士清靜寧
民想其風采金玉珪璧賜之畫圖式是百辟豈惟丹青

盛德形容尚友淩烟黃閣清風

孝經直解序 奉敕撰

孝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天子至於庶人罔不由之以成德述之有傳釋而通之有義疏至近代司馬文正公洎晦菴朱先生各明備其辭高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篤意是書表章尊顯圖鏤以行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將使家曾閔而人參寨德至盛也太子淑性天與懿學日新問安視膳之暇尤孳孳於此迺一日傳

教示以錢氏直解俾某為之序謂欲傳之板本以廣斯文某承命伏讀義訓詳明質而不野坦然切近易知易行信可尚也太子不徒歷之於目抑必著之於心不惟善於其身又將推以教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太子可謂能錫類者矣記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太子可謂善繼述者矣某文墨雖荒敢弗敬承而為之序抑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後之讀直解毋以淺近而忽之

雪樓集卷九

雪樓集卷十

元 程文海 撰

奏議存藁

吏治五事

取會江南仕籍

昨者欽奉聖旨許令江南曾有官人賣告勑赴省換授此最良法姦臣賣弄遂至顛倒求仕者憑外省之咨而外省貪鄙尤其可畏有錢者無告勑可以得咨無錢者有告勑却不得咨求仕之人有賣家喪業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無根脚大錢計會白身而一旦受宣命者亦有外省等官將空頭咨示旋來內省尋趁有錢人員書填姓名亦有內省官吏通同作計公行添揷人員又有一等潑皮歹人置局京師計會保官誣寫根脚保明而得官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極今省府欲行考究似覺費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欲乞選清强通曉官員無論南北每省差兩員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會江南州縣城郭鄉村鄰甲保明詣實元在亡宋有官人員姓名一聚置籍明書本人鄉貫三代及入仕根脚聲擊前來省部以憑照勘遇有求仕人員一閱而知真僞極為便當仍與申飭外省遇有求仕者令與行下本郡令鄉都鄰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輕重咨來不許遨阻其有外省官吏遷調人惟許令求仕人赴御史行臺及按察司論訴庶幾公私兩得便當籍成之後却與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通南北之選

聖主混一車書無愛南北故南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方之賢者閭有視江南為孤遠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於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諸大衙門出自聖斷選擇而使其餘郡縣官屬指缺願去者半為販繒屠狗之流貪汙狼籍之輩南方之賢者列姓名於新附而冒不識體例之譏故北方州縣並無南方人士且南方歸附已

七八年是何體例難識如此欲乞令省部刷具南北府州司縣官員脚色參對今後南北選房流轉定奪若以南人為未識體例則乞於北方州郡每處且與參用一二人一任回日却與通行定奪其北人注南缺而不赴者重與罪過庶幾吏稱民安可以上副聖主憲愛南北之意

置考功歷

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欲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歷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罪保明書其歷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倖

置貪贓籍

國朝內有御史臺外有行臺按察司其所以關防貪官汙吏者可謂嚴矣而貪汙狼籍者往往而是何也蓋其弊在於以徵贓為急務於按劾則具文故今日斥罷於東明日擢用於西隨作隨起此棄彼用多方計置反得美官相師成風愈無忌憚欲乞省臺一體應內外諸路官員有以貪贓罷者置籍稽考未許收用其吏人犯贓者重置于法永不敘用內外一體照應庶幾官吏知所警戒

給江南官吏俸錢

仕者有祿古今定法無祿而欲責之以廉難矣江南州縣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來並不曾支給俸錢真是明白放令哭人肚皮推剥百姓欲乞自今並與支給名官合得俸錢其有貪贓者重罪不恕人自無詞

民間利病

江南買賣徵細宜許用銅錢或多置零鈔

竊惟江南小民多用錢細初歸附時許用銅錢當時每鈔一貫準銅錢四貫自銅錢不用每鈔一貫所直物件比歸附時不及十分之二在前上司指揮官收銅錢

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間尚有
窖藏亦難盡知計江南銅錢比故宋時雖或鎔廢其到
官者寧無十分之五在民者寧無十分之一若盡發在
官之錢使民間以鈔一貫就官買錢若干添貼使用其
有民間窖藏未入官者立限出首納官免罪如限外不
首私自於掘行用許鄰右主首諸色人捕告驗實坐以
元罪有誣告者亦反坐之試行一二年如公私果便永
遠行用如其不便然後再禁公私亦無所損如不復用
銅錢更宜增造小鈔比來物貴正緣小鈔稀少謂如初
時直三五分物遂增為一錢一物長價百物隨例省府
雖有小鈔發下而州郡庫官不以便民為心往往憚小
勞而不領取提調官亦置不問於是小經紀者盡廢民
日困而鈔日虛宜令增造小鈔數倍常年分降江南州
郡特便細民博易亦利民重鈔之一端也

軍人作過甚者責其主將仍重各路達魯花赤
之權

同罪罪其主將事體重者奏裁似望每遇其頭目各務鈐
束其下不致生事軍民相安遠方幸甚
百姓藏軍器者死而劫盜止杖一百單七故盜日
滋宜與藏軍器同罪
盜之害民劫盜為甚劫盜不已羣盜生焉故自古立法
劫盜必死江南比年殺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及其鄰右
纔行告發巡尉卒名為體覆而被害之家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又教以轉
攤平民坐展歲

月幸而成罪又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獄中者乃十四五況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賊劫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何可勝言夫諸藏兵器者處死況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於杖此何理也故盜無所畏黨日以多今後強盜持軍器劫人財物贓證明白只以藏軍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十　七

江南和買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問所出地面一切通行合屬處處擾害合令揀出產地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處非其處而謾求如緣木求魚鑿冰求火無益國家徒擾百姓如紵絲綿紬木錦紅花赤蘇桐油鰾膠等物非處處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買不問出產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通行合屬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通行合屬揔管府揔管府又通行合屬司縣遂使江南百姓因通行二字處處受害及申到和買諸物又行移體覆今日體覆明日體覆動輒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價錢官吏通同不復給散於民虛寫收管粘入卷中以備照刷公私俱弊欲令省家先計必合和買物件某物出於何處聚於何處采之公論置簿籍記如在江東止行下江東在兩浙則止行下兩浙量遠近立限期仍令本處宣慰司止行下所出所聚去處委廉幹正官一員依時給價於係官錢內即行放支結保申呈如後經手官吏作弊事發欽依至元十九年聖旨條畫盜官財物罪犯追斷又造船一事其弊與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文字並不問某處有板木某處無板木某處近河採伐利便又有船匠某處在深山採伐不便又無船匠但驗各道戶計數派船數遍行合屬宣慰司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屬揔管府以江東一道言之溧陽廣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鉛山等處亦就饒州打造

勾喚丁夫遠者五六百里近者三二百里離家遠役辛苦萬狀凍死病死不知其數又燾木植或在深山窮谷去水甚遠用人扛擡過三五十里山嶺不能到河官司又加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寧國路旌德縣民余社等因而作閙亦可鑒也又所用木植鐵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椿配民戶民戶窘急直一錢物一兩買納處處一例不問有無其造成船隻並係倉卒應辦元不牢固隨手破壞或致誤事宜令今後凡是海船止於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陽等處打造粮船哨船止於江西湖南湖北等處打造官船體例差官領錢與河海船匠議價打造每人願造若干船隻領若干錢寫立文書須管十分堅牢如有違約追罰價錢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畢交領回遠則民戶無遠役之費匠戶無差役之苦官吏無催督之勞或有欺盜發覺照依盜官財物例追斷公私兩便而所造船隻亦可為長久之用

江南諸色課程多虛額妄增宜與蠲減

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附初歸附時十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緣一等管課程官雜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大槩入已虛額則長掛欠籍姑以酒課言之自前日有司陡增酒課每米一石收息鈔十兩而江南糯米及所用麴蘗等工本通催七兩以七兩工本而官先收十兩和息寧有此理所以杭州北康城裏酒價不半月間每瓶驟增起二伯文其他可類推也

前來欽奉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次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庶將來不致陷失歲課亦不致重困民力

建昌路分小於撫州而雜造段匹三倍撫州工役太不均宜只依撫州例諸處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為軍宋初本是撫

州屬縣兩處民戶物產大不相侔況建昌四縣近又割出管內南豐一縣以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撫一百張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撫二十五張建昌何重撫州何輕撫建甚近土性一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俑有自流毒無窮本郡不忍其憂臣昔家此實所備知如今比附撫州體例特與末減似望公私易為趨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寬然此特建昌一路與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江南官吏家遠俸薄又不能皆有職田不能自贍故多貪殘宜於係官田地撥與職田

處處皆有荒閒田地只為此語糊塗浮汎得職田者遂無幾人轉見窘迫恣意貪殘今欲與一一添俸則費鈔愈多虛鈔愈甚莫惟職田之為便也宜令行省徧下諸道諸路郡縣凡各處係官田土即撥與各官充合得職田比腹裏體例毋令減少使潔已守職者既免飢寒之憂其病民蠹國者自甘懲汰之罰如此然後治平可冀也

議安南

九月二十日撒里蠻承旨若失蠻官人及樞密院衆官等傳奉聖旨令臣等議安南國事欽奉如此臣等議得自古帝王招來海外諸蕃小國率以恩信羈縻使之稱臣奉幣而已難於一一責備安南臣屬日久蓋賜小夷安敢與我抗敵但以大兵猝入其境愚妄失措遂至弄兵以正理論之宜加誅討但彼生靈無辜可為哀閔無安南奉貢近三十年一旦滅之恐海外諸蕃不知底裏聞之震駭有虧聖朝來遠之意況比年用兵占城沿海

州縣百姓勞動今安南既自知罪願增歲幣聖度天寬宜亦包容但彼中未嘗遣使請命遽以朝命許之恐輕國體宜令行省移文安南開示聖上寬大之意令彼遣使奉表謝罪貢所增十分歲幣入貢彼若不來徒以虛辭疑貳我師然後加兵亦未為晚臣等愚見如此伏取聖裁

學校

臣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衆之歷代可攷也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過來晨星寥寥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何如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蓋嘗有言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几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餼廩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人表儀者條具聞奏令有祿可養而不匱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為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特予蠲免賦役依已降詔旨施行似望國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之歎天下幸甚伏取聖裁

好人

臣謹奏臣聞治天下者必盡天下之才故曰立賢無方曰旁招俊乂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參用而環視中外何寥寥也豈以其踈遠而遂鄙之歟此臣所以非陛下至公之度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屢聞明

詔一則曰求好秀才而以好秀才致之陛下者幾何人江南非無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羣臣負陛下也且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以用於時細而可以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淺不達聖見之高明止以卜相符璽工伎為好人之尤此何謂也不惟不達聖見且使遠方有識之士或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臣之愚陋雖未足以為好人然世所謂好人者儻無則已有則臣必識之江南百餘州之廣袤數百餘年之涵養豈無一二表表當世不負陛下任使者臣奉命而往布宣德意庶幾遇之如得其人以驗臣言則望陛下先試以一職任事使之自卑而高自難而易小有益則小進之大有功則大用之磨以歲月自見能否且陛下如用若人則不但愚臣得舉所知而已他時奉命出使者皆知陛下德意將見異人輩出不遠數千里為朝廷用得人之盛視古無愧臣不勝犬馬謹錄奏聞伏俟聖旨

公選

臣某謹奏臣於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欽奉聖旨節該您省得的勾當說者官人每好的歹的說者欽奉如此臣竊惟國家自平江南以來內而省部密院等衙門外而行省行院宣慰司摠管府州縣官並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行臺按察司獨不用南人臣不知其說也夫南北人情風俗地里各各不同若欲語悉各處利害須是參用各處人員況江南自歸附以來已十餘年而偏遠險惡去處盜賊時時竊發雖官吏貪殘所致亦緣行臺按察諸司耳目不及每年察司官名曰巡按其實何曾徧歷止於安靜地分選延翰閣有小警即行迴避至於偏遠險惡去處曠數年不敢一到其間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告訴激而為盜官吏反欲因此有所虜掠每有一二人竊盜便稱某郡某縣一同作歹上司聞此欣然出兵子女玉帛恣其所欲真盜何嘗捕得而無辜一切受禍朝廷於江南設行臺按察正欲察訪利病

果得其人何至如此非惟官不得人亦緣南北事體不同所用皆北人而無南人故不能諳悉名處利害如舟車之於水陸不能易地以為功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御史行臺自中丞以下隨路按察司自察使以下並合公選南方晓事者舊及清望有風力人員每路或一或二不定員數與北方官員同共講論區畫庶幾諳悉江南事體周知遠人情僞內臺侍御史至監察御史等官亦合參用一二南官以備采訪不勝生民之幸謹錄奏聞如蒙采擇乞送中書省召耆老大臣集議施行伏取聖裁

論時相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知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之丞相周勃不能對陳平對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謂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以鈎考錢穀剥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鄙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典於國為便謹冒昧以聞伏取聖旨

論行省

竊謂省者古來宮禁之別名宰相常議事其中故後來宰相治事之地謂之省今天下跡遠去處亦列置行省此何義也當初只為伯顏丞相等帶省中相衛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鎮壓遠地止是權宜之制今江南平定已十有餘年尚自因循不改名稱太過威權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負驕倨縱橫無敢誰何所以容易生諸姦弊錢粮羨溢則百端欺隱如同已物盜賊生發則各保界分不相接應甚而把握兵權伸縮由已然則有省何益無省何損又其地長短不均江淮一省管兩淮兩浙江東延袤萬里都是繁劇要會去處而他省有

所不及其五分之一如此偏枯難為永制今欲正名分省冗官宜罷諸處行省立宣撫司一浙東西二江東西三淮東西四福建五廣東西六湖南北自江淮以南止并為六箇宣撫司其為宣撫使者許帶舊日相衛外如諸道宣慰司今日止是巡道衙門有無不加損益宜盡行革罷歸其權於宣撫司凡舊日行省宣慰司職事皆於宣撫司責辦其江淮諸道軍馬分立六箇元帥府但是有宣撫司處便有一箇元帥府管諸萬戶以下軍官專一討滅盜賊如此軍民之事有何乖誤何必令外面權臣借大名分竊大威權以恣橫於東南哉元末各省專恣不相救援以底于亡大明革省立布政司與公吉相似云

議災異

中書省臣欽奉聖旨以恒暘暴風星芒之變同御史臺集賢翰林院會議者竊惟事有本末政有後先今特據其本與先者言之其略有五一曰敬天二曰尊祖三曰清心四曰持體五曰更化具列于后

一敬天

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赫赫昭通凡一語動一政令罔不兢兢業業思合天則期當天心若論官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乘一時之喜怒而輕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謹守勿失於是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災異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治而萬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則必省躬以知懼昭德而塞違誠格政修天意乃得於是災變弭而和氣復矣故雖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者堯湯用此道也

一尊祖

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而傳之

子孫猶當舍者之望播種作室者之待堂構也夫
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犬附
諸國惡衣菲食櫛風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祖皇
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恭儉敬畏以有天下混一
南北何如其辛勤也主上以仁明天縱之聖紹膺
景命蓋常以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而
遹是似也固益兢兢業業用一財則必曰此民力
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輕用官一人則必
曰此國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豈可輕與動
靜整敕每事如此則百司自然共職庶政自然脩
舉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歆悅而天佑饗答福禄日
殊邦基益固矣

一清心

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本也夫目之於視耳之
於聽口之於言手之於執足之於履皆惟心之所
使心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之際視聽言動皆得其

正而無有繆誤乖戾之患況四海之廣萬幾之微
皆仰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惟心乎蓋水
必止乃可以涵物像鏡必明乃可以別妍醜故帝
王貴清心清者靜一不遷之謂也若聲色之娛飲
宴之樂所不能無尤當節適使不至撓吾心之清
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察光明
洞徹不言而信謨訣不得施邪僞不敢前百官有
司各安其職無有挠格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
舉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
以清心為本實捴攬權綱之要道也

一持體

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爾人君任宰輔以
馭百官守法度以信萬民斯其體也若乃任一小
官罰一小過有司之事耳而人君親之則有司惰
矣夫上下正政令壹賦歛以時用度有節賞罰必
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守無所止則臣下

恐懼皆思為已而怠其所職殃害及民怨讟不免
而或召災異故為君之道在乎持大體先有司裁
制予奪必信必一則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災異
之有哉

一更化

傳有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財用不
足曰選法挠亂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弦更張
此其時也盍亦思其所由乎財用不足豈非所入
者有限所出者無窮與選法挠亂豈非賢不肖混
淆越格者多而循格者甚少與官府不治豈非賞
罰不明而名節素不厲與宜敕有司詳校一歲錢
穀所入我何所出皆為當出則財之不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者如
不急之營繕無名之賜予據其名件一皆止之則
財用必足矣又詳校銓選除合格外越格與非格
者幾何任過量其根脚功過定奉仍原其所由跡
轍一禁絶之則選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內外
相維相資各有條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
不齊善惡必有故賞罰立焉若善者當賞而不賞
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為惡而惡者狃而
益甚又如犯至不叙大罪也而或巧圖複用老病
謝事常理也或戀不忍去至有貪欺害民善於自
敝不即敗露上官不以審風憲不以察因習成風
不知有耻治何由興宜嚴敕省臺公賞罰勵名節
由京朝始則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大略
也三者果更民力必紓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國勢
必隆然非更之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難守之
之難也惟聖天子以敬天尊祖清心之德守而行
之又何難哉

銅錢

鑄金為幣起於上古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於是有貨

泉之名泉即銅錢也歷代相循以為國寶雖形制增損互有差殊然自周以來上下二千年有國家者未嘗一日廢棄蓋金銀雖可貴非民間皆有之物惟銅錢不貴不賤為諸貨之母可以流布通行以此名之為泉言如泉流不竭也多者藏蓄為業雖遭水火亦無所傷貧者手持一錢入市亦可得一錢之物所以上下同寶古今通行今國家雖以寶鈔為幣未嘗不以銅錢貫百為數然則鈔乃錢之子錢乃鈔之母也子母相權乃可經久

實廢其母而虛用其子所以鈔愈多而物愈貴也民間為見公家不用銅錢所在凡有窖藏錢寶之家往往充私立價販賣與下海商船及爐冶之家銷鑄什器遂使歷代寶貨翻為民間所私焉自古有國家者皆因仍歷代見有之錢行用如五銖半兩開元通寶之類乃漢唐以來舊錢今縱以鑄錢事重費多未議舉行亦合收拾民間見有銅錢量宜立價官為收買見數與寶鈔相權並行庶使利權歸一不啓倖之心其於鈔法亦有補益又焉即日行用庫皆以平準為名以官庫金銀與寶鈔相準立價故也今既開禁民間金銀價愈騰踊若不收拾銅錢減鈔之平準誠恐將來日久弊深猝難整治愚見如此取自集議聞奏施行

雪樓集卷十

雪樓集卷十一

元 程文海 撰

記

遠齋記

余來京師十年始築室室之東偏敞一齋為游息之所名曰遠客疑焉解之曰余生長東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衛違親數千里非遠乎余之始至也棲于南城之南凡八遷而宅于茲國中闇闇之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舊棲又一舍而贏非遠乎客何疑客曰子之言則然大鵬九萬里一息二城相望尺只日三數往復猶果然白雲舍雖數千里外以志養志如在膝下子以為遠未之思也客去遂記于齋壁至元廿四年夏五甲寅廣平程某記

諸公題詠附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廷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為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左右為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于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為是言也或曰近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吳澄書

遠齋銘

閻復

吾友鉅夫自洪之燕有宅一區有田一廛舉頭見日尺五去天以遠名齋義或不然彼美鉅夫學為通儒秉內相權乘御史車慶流千載道濟八區由是言之不亦遠乎

張仲默必葺軒記

汴張君仲默宮淮南扁所寓曰必葬而請記於余余曰子何葬之皇皇哉富人之居崇閎此墻雄柱脩梁疏疏畫窻沉沉夜堂故不侯棟挠崩薄拔級曳始求匠氏之方今子無屋屋於宮而歸厥直之當游目瑣墻塗暨眯眶昂首上覆茅茨壓吮簷頭木蠹土泐草荒壁裂暑而漏日瓦破寒而受霜歟雨飛下頗風走旁偶客寄乎遽廬葬不葬其何傷仲默曰不然吾知葬吾居而已葬之為宮乎為私乎吾聞計乎哉今夫紀之巢于誰氏之家也春而來秋而歸未始有定之也然有烏衣者頡頏于飛言采其泥言壘其棲雌雄偶居子孫焉以肥何嘗曰此王謝堂也烏用是脩之治之哉古之人有世一葬者矣厥考作室厥子肯堂是也有歲一葬者矣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是也有時時焉葬之者矣一日必葬其墻屋是也彼皆有為而葬也若夫吾之葬也何所為哉椓桷之腐焉鮮之磚甃之缺焉者填之垣翰之脆焉者堅之際坼之兼焉者軒之吾知葬吾居而已

天下事當葬者何限有得其說而推之者縣葬于而縣郡葬于而郡朝葬于而朝欲無興滯補廢得乎則又勉之曰人生天地間百年一遽廬耳謂遽廬而不脩之治之物欲之不除氣質之不改棄安宅於漂搖委廣居於蕩析則所以與天地相為不朽者烏在此獨非葬之大者耶仲默聞余言躍然曰吾知葬吾居而已葬吾外公獨教我葬吾內葬吾外一日而必葬吾內終食造次顛沛而必葬外且不可不葬而況內乎哉余嘉仲默之葬有大於墻屋者也次第其說以為之記

冲虛通妙先生王君祠堂記

至元壬辰春將奉母喪歸于兆雖草穿壙奄土鑿石事嚴積雨泥潦大懼弗克葬禍走山川家君曰此邦有王侍宸人謂司陰晴柄冰淵邱主簿實嗣其法有禱輒應盍求諸二月甲子朔往叩蚤猶陰晦雨垂垂欲下已而雲破日漏午大霽自是再旬不雨至甲申掩壙已乃雨

竟月余數日異哉一日主簿君來謂余曰侍宸道法能呼吸為風雨在宋嘗被遇徽高二朝殁而邦人事之如生歲巳丑旱禱而雨幸卯旱又禱而雨祠在天慶觀廡下卑隘弗稱令即其昔所寓地于觀之左而改祠焉所以報也徵余文為記余寓盱来二十年客外之日十九不能悉盱故實獨識君久知君為侍從家賢子弟又因君知侍宸為此邦人所嚴事且於余之有禱也其應如響是可記也侍宸事迹具實録主簿君名桂孫字芬遠自號冰澗道人至元壬辰四月既望程某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十一　五

此君軒記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虛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頗以不事事為清虛吁比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十一　六

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竹者非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之知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借耳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此君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記

寧德縣重脩學記

福州舊領縣十有二百年來士學為最南取寧德較他縣若弗及雖然此以科舉之士言也初孰與乎人才之實閩故家星錯棊置爾來潛深伏隩不見人而人不見者多矣若余所及見寧德孫君馭者又豈敢以科舉之士例視之哉君少年遊太學方衆人汲汲進取之時獨能卹其同舍之先輩俞君晰從事於經學世務及既成進士官于浙往來猶造其卹之廬而考業焉今老矣務學如少年時一日詣余請曰寧德自宋嘉祐始有學近歲邑再燬於寇火將及孔廟輒息興哉若或相之者宋末割長溪之半置福安縣國朝遂升長溪為福寧州而以寧德隸焉至元二十六年州之守行縣視廟學弗

修畢金俾前邑令葺講堂新四齋兩廡三十年冬提學者命駐掌教事學無廩養士之粟歲貯于私家未便首營搆之而縣大夫議大修完乃捐俸以倡諸生亦各出力以助縣主簿董其役鳩工度材成先聖殿睟昔加崇朶室回廊靡不更理繚以宮墻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金鄉侯以下舊圖于殿壁亥公郟公沂公配饗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後於禮為未協迺遵憲式分繪于左右廡以今年五月告成欽遇皇帝御極播告于天下上十有八年重建禮殿子然於草莽瓦鑠中卑庫苟且過

間移置治左紹興九年復慶曆舊基中煅于兵至元二十有八年重建禮殿子然於草莽瓦鑠中卑庫苟且過者不知其為夫子之宮也聖上龍飛首詔各道肅政廉訪司勉勵學校雷行風動其曷敢不共僉事趙君弘道分司南還亟捄漳學興復一出郡博士鄭廷煒之力廷煒以二十九年夏五月實來時廟之隶西各有隙地有司據之以聽訟以畜馬廷煒喟然曰此而不復不可以為學白于公歸侵疆乃鳩工度材首崇殿宇像四公十哲明年儀門成又明年學門洎東西廡成又明年講堂成修高廣深翬翼嚴廊塾垣墉內外有截几席炊爨

縣之為政知本與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已邑尉高顯主簿李榮令霅柄其長曰抄兒赤前令方秀仁守白璧也孫駪云至元甲午八月朔記

漳州路重建學記

方朔記

異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為文公過化之地學官禮樂他郡則之按宋慶歷二年始建學于州治之東南政和

百須具備郡人士又言屬縣廟學廢未復廷焯造漳浦班荆以祭觀者感泣是營是度捐俸為倡而漳浦廟學亦成長泰龍岩放焉余聞而異之既而漳之士以圖及創修顛末來求余記於是弘道之言益信惟學校廢壞比比相望前脩彫謝大雅寂寥持牒來為校官匿薄歲月忽不省存郭君乃能不愧於其職拮据捋荼卒致完美可謂難矣方今遭逢聖明敦儒崇化無有遠邇漳之士子藏脩游息於斯盡亦相與厲而行精而業為詞章者毋拘拘於科舉而用力乎詩書六藝之文明理義者毋嘐嘐於訓詁而篤志乎聖賢體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之禮義廉耻以維之求放心熟思而嚴恭祇畏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不至於古人不已是則朝家建學立師之意亦文公所望於漳之父老之喬孫也抑文公記漳學教授廳壁有云教授之為職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夫人能以自任不苟之心為心則天地萬物孰非吾事況一學乎郭君蓋非苟然者其自任之重必能以是充之矣郭君莆人紹興庚寅登進士第文行皆可書元貞元年四月朔記

台州路學講堂記

夫子之道與天地並縣周敬王庚申距今千七百七十四載改物凡幾代未曾不右斯文我先皇帝混一函夏詔天下郡國士習先聖之術者並復其身厲賢也新天子嗣位訪落重申前詔以惠博士弟子員繼志也某際遇兩朝廡問七閩奉條奬勸屬所選行義年椎薦宣化授新安許某不遠一力以書來諗台舊有學學有明道堂歲乙亥燔于兵朔月半部使府佚至坐直舍如斗大餘皆露立潍菜中前乎此師氏忼日愒歲忽不省存甚始至即誄此邦者宿得錢氏屋五間脩高廣深以儒人所助泉布倍直庚之移為講堂翼翼嚴嚴右祠先賢左庋器服從祭象似樽罍胡簋應圖合禮齋廡庖湢昔無今治凡席炊爨百須具備經始於癸巳陽月落成於

甲午相月又闢小學於門左侗稚師必士民之選章逢來者都授已課試署甲乙猥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非教授職也事若鮮淺願賜一言以紀顛末某竊謂官先事矣士不先志可與不也吾儒何儒斯文何文文王而下惟周公謚文憲夫子謚文宣周公之文制作之文也夫子之文雖不得位而制作豈止性天道云乎哉文不在茲之歎豈止刪詩定書明禮正樂修春秋云乎哉如有用我東周可復時軼晃舞規模四代泰伯堯曰歷叙唐虞夏商周聖學之傳治道之盛此則吾夫子之儒之文宇宙宏闊學問浩大令儒無科舉之累而或昧辭讓羞惡之端閒有志理義之實而或欠經天緯地之略平居講習無半知解無時臨事必錯路岐故不患百年之無善治決不可一日而無真儒俗流變遷溺聲嚮解果其冠服羣稟孔氏之門直視越下之萌若斯儒也有之無益無之無關人材器也教授選就人材官也儻以余言朝夕誨儒書者庶幾台之人士一一成材大器遠識時乃之德領聞高風時乃之功某年某月某日記

建昌路重建太平橋記

盱居江閩間南北往來必道竟上郡東舊有橋橫江之壘十有三跨梁之楹七十有三中為亭東西為門至元丙子燬焉民病涉構飛梁以濟壬辰六月郡侯章公總管趙公帥同僚泊郡寓公大家度材鳩工癸巳十一月始事越明年七月落成柱石棟宇高廣雄麗視舊有加惟盱為江閩要處而橋又為盱要處是不可不復成之日適際聖天子龍飛之始河海晏清霄垠軒廓邦人名之曰太平既請書於余則又來告曰是役也君之父若叔與有力焉敢以記請余不得辭夫一物廢興莫不有數由丙子至甲午幾二十年而橋始復太平之世民有餘力一橋雖微可以觀治矣其自今始舟車之輻湊商賈之都會千萬里重譯之遠夷然而安曠然而四達凡自此塗出者其可不知君上之所賜乎既以諗盱之父

老於是乎書且詩之曰

維盱爲郡江閩通衢郵東有橋又盱要衝前此簪楹星斗可斡中厄於數或艇或泭而後來者思濟與徒梯梁雖駕風雨則虞比來一載木運石輸鴈齒聯飛鬼呵神扶日東西行萬武奔趍邦人士語嘻昔所無伊誰之功公侯大夫拜稽對揚臣何力乎明明天子澤被我盱凉颸暖曦晴江湖童謠老壞載歌襟襦祝橋壽耆具樂居居國語音魚臣賦此詩天保嵩呼

道一堂記

余來閩之三載實大德初元雷雨作解獄訟不留文書頓省自公退食時與仙翁釋子談方外事一日高士劉采山介僧中順來余識劉而未識順也問奚自則曰固儒也願有謁焉鄉邑懷安北五里曰桐谿山水峻清谿上之士曰樊世顯師吕公居仁友林公少頴構堂象孔老瞿曇氏而祝之子朱子書其顏曰道一且爲之記端平燬於鄉改作西山真公復書之復齋陳公續記之至元癸丑樊氏子孫廓而大之書之記未有復者敢請余笑曰是非可以言語盡也虎谿三笑今日之事非歟畫史圖之道一在是矣奚而記雖然余孔子徒也知其一而非知其二也二子盍各言而一余將因而一而究吾子朱子所謂一者可也曰太上實者三西方戒者三曰是其粗者耳又曰無爭三昧則不爭勝也和光同塵則不垢不淨也曰亦其粗者耳乃又曰進是則道德同焉心性同焉生死異而所以出生入死死而不亡者同焉教亦多術矣殊塗而同歸余又笑曰是於吾儒人生而靜積善積惡之義大學正心誠意洪範嚮用威用之旨似有合者二氏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二氏之於儒者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子朱子之所謂一儻在是乎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孰無性也民之彝好是懿德孰非民也故以迹論之則一而三以道觀之則三而一初非比而同之而自有不能以不一者也推是以往雖萬者可一而況

於三乎朱真數君子復起不易吾言矣抑又有說焉異而同則三固不能以不一同而異則一亦不能以不三故古今三者各自名家先儒亦有以為禹立於天地間而闕一不可者然則各有一一試索言之黃冠者曰吾抱一為天下式也方袍者曰吾萬水而一月也余方營脩朱皇三子詁之不置則應之曰弗貳以二弗參以三因次第其語而遺之俾記之堂上夏五月記

福寧州學記

子為孫君既記寧德縣學之三年而又以記福寧州學為請按長溪唐武德昉為望縣閩王氏析為寧德宋末又析為福安皇元一統肇州福寧二邑隸焉初惟夫子廟在縣治之東慶歷癸未遷城東南隅始有學自元祐庚午更新而堂宇備自師公古郭公樵教授而經術明自鄉儒先游紫陽之門而絃誦衣冠盛歲久屋且敝至元丁亥白侯璧改作而颶風壞之元貞乙未樊侯忠又改作而颶風又壞之丙申陳侯翼請于省臺命同知州事孫璧董其事協謀悉力樹戟門作禮殿繢從祀祠先賢會講有堂肄業有齋春土輦石燥濕崇卑翼翼嚴嚴規宏而工密可書已然子前記學其說殊未竟校庠序古矣明倫之外無他說也詞章勝德行微先儒有憂之歸而求之性命大雅不作假性命之說以媒利達而世道與人心俱往矣夫詞章性命之學猶不能無弊則夫管攝人心扶植世道必有攸在不然羣居終日翕翕訟訕相與商功利而較智術弊又甚焉聖朝一視遠邇制度考文嘉惠儒者隸名者不役于有司其以德行文學進者胥此途出新州者新學之兆也新學者新士習之機也士無科舉之累盡亦思古人所謂明人倫者為何事脩其孝弟忠信於家為孝子於鄉為善人於國為忠臣斯無負於國家設學之意若夫工詞章而不窮其理談性命而不踐其實其不為功利智術之歸者無幾矣吾為此懼

閩縣學記

閩為縣自隋始縣有學自宋慶歷始學在九仙山之麓
鬻民地為之廟成於熙寧方尹叔宅脩於崇寧莊尹誼
至元戊寅燬焉越五年創禮殿又五年創西齋苟完不
旋踵而敝門逕欲蕪士非無志往往盡於力不足元貞
二年春教諭韓君挺特寔來以興復為已任謀於予乃
諭縣官勸學子協力圖之鳩工度材脩廢補闕綵以重
簷誅以關楯新像設繪從祀而廟始嚴會講有堂易楠
與瓦置二齋設小學而學始備以至門垣階序墁甃漆
丹悉如式於是故老來觀誰謂前所無有諸生詣予徵
記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則邑學古庠序也所以
明人倫也人而不倫則物矣科目興月書季考姑設利
祿歐雘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明倫之說為書生常
談其於化民成俗之意戾甚閩為福附庸非深山窮谷
比士風之盛五百年于此矣科舉廢後生無所事聰明
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皁隸小有材者溺愈深
居近利者壞愈速不能不蹈先儒之憂天朝嘉惠學校
隸名者復其身德行文學必踪此選是學校重矣況邑
於民尤近哉今堂宇新士習盍與之俱新讀書窮理必
思聖人所謂教者何事充而仁義禮知之性盡而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職求無愧於為人由一邑之善
士為一國天下之善士庶幾庠序不徒設道德可盡信
且以解先儒溺深壞迷之憂是惟明時崇儒重學之意
而亦司教化之責者所望於斯邑之士也尚勉旃哉韓
君故孝廉孔惠公之子家學有淵源故於斯文篤意如
此

同文堂記

若昔聖人之興必有大制作所以通神明之德見天下
之賾同人心而出治道也皇猷闡天芭神禹著地符一
用此道皇元混一區宇日月所照共惟帝臣開闢以來
所未有制蒙古字與正朔同被暨位諸字右其開闔布
置井井有截與卦畫相表裏變動周流天造神化備前
古之闕遺畱億載之矩矱還淳反朴約繁就簡舉而措

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百姓日用而不知烏乎至矣乃建翰林院設學校道有提舉郡有博士置弟子員肄業者復之業成者官之際天溥海踏詠鼓舞初福州路學客寄儒宮校官漫不省元貞乙未江陰宋君友諒寔來戶外屨滿請于公得舊廨省西鞠場葺隳壞易朽腐不旬月庭堂門廡齋序庖湢悉完諸生列几研旦暮誦聲琅琅廉訪副使商公晦為扁其門曰蒙古字學君名其堂曰同文請予書且願有述夫書學尚矣先儒論六書七音之略以音諧聲以字母部諸字雖重百譯而文義如出一口蓋唇舌喉齒牙之相須宮商角徵羽之相宣輕重高下清濁之相錯自然之同也四方之音各殊閩又甚然而佔畢之士知類通達若建甌破竹無留難者同可知已雖然字藝也學道也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天理民彝菽粟布帛知其同而不知其所以同可乎予將以予所知者語子字字從子學子事先生則為弟子必恭事父母則為人子必孝事君父則為臣子必忠

傳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天下車同矣文同矣學於斯者其必相與薰淑扶植倫紀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則同周官六藝書居其一賢者能者胥此焉興此聖朝教育之意也諸君幸勉之哉宋君精敏篤實有志斯文故樂為之記而又以予所知者告之大德元年陽月朔日記

金谿縣廳壁記

金谿直撫之東境宋淳化中改鎮為邑至元丙戌予自集賢奉詔出使道之所經目其溪山之勝邑無大川有山橫亘數里名為幕山治所所而也官署署敝陋曰丙子燬於寇草刱未暇完美後十有二年予歸自閩明年十一月僉事曾侯以書言曰金溪叢爾邑往年公過之官署之敝陋既更脩矣蓋自元貞二年濟南吳君來貳令與邑長協謀次年正月經始七月落成富者助貲而不為費貧者効力而不為煩治事之所壯麗顯敞於舊有加焉左典史舍右架閣吏房雄獄悉易而新又遷舊廨

于後為公館若宣聖之宮社稷之壇烈女之祠亭以送往而迎來閑以衛內而閑外廢者具舉尉馬君實相其事條吏士民咸樂其成願紀諸石以公之當至斯也敢以為請予謂朝廷為民設官邑於民為最近於官為最難其近也行一善民遄被其福行一不善民遄被其禍其難也拘於文法迫於督責而窘於公私之供給資用故其賢者斬斬自守齷齪不敢為或受成於吏以奉文法免督責而已其不賢者招攬納賂瘠民以肥妻孥虛

民以實囊橐秩滿則去視官署傳舍耳而暇完美之以為方來計哉斯邑之長貳能如此可謂賢矣繼至主邑簿者蕭君又賢邑之民庶其有瘳乎昔召伯之於南國也所憩芟舍民愛之而不忘況朝夕治事之所哉凡治事於斯者其必徇今之文法而以古之循良為師避上之督責而以下之疾苦為念有所守有所為無所制於吏則民之不忘將有甚於南國之棠也諸君勉乎哉馬君名某蕭君名某吳君名某邑長名某時大德二年歲在戊戌十有二月朔具官程某記并書

通真觀記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猶之水焉無為者其止無不為者其流也昔之人由其說以之佐天下以之全身以之致時載之當年頌之後世予郢人也郢中父老為言長

森有真牧先生者持老氏之教絕江而東興瑞慶靖於九宮山孚惠先生其徒也又興壽聖靖於潯陽於今彌昌予聞而識之既而馳驅王事往往道出江淮間見所善洞淵法師雷君又興通真靖於白沙之江滸曰此吾先師故祠也蓋孚惠昔嘗治疫有功民德而祠之且百年而燬矣本江海故地泥沙斥鹵君奮土辇石峙板鬱而基之踰至元甲申迄大德丁酉積十四年而殿堂門廡室房庫園田倉庾罔不畢備與九宮潯陽相高盛矣守其教者顧可諉曰道無為而已哉然而始基也予過之觀其煩而守之以一勞而處之以安成也又過之觀其處守無異焉然則無為無不為之旨不在茲乎嗚

呼學無小大咸欲其傳也久而益非其宗至或自畔所受下至百工之事亦或然者余每竊喟焉今若雷君體無為而用無不為真老氏之徒歟噫傳真牧孚惠者雷君也傳雷君者誰乎後無有竊喟者焉斯傳矣君名希復號凝和沖妙崇正法師為通真第一代祖云

高峯書院記

高峯者勉齋黃先生晚年所以名齋也宋嘉定癸酉勉齋宰新淦六十年間流風未泯也咸淳癸酉先叔父西渠公寔來為政一以勉齋為法致其尊慕以示風厲於是捐俸錢三百緡市曾氏宅一區為高峯書院壁屋壁建門廡堂設勉齋像朱子而上別有祠歲十一月合九鄉之士行鄉飲酒禮至者二百七十有五人延致徽港程先生若庸為諸生講說一時文物之盛觀聽之新遠近相傳以為希閒殊尤之舉次年三月朔燕居堂於西以祀先聖方將請賜額僭粟以待四方之學者而不幸以憂去乃命邑士張元晉鄒奎董雲章相其成後進士韓謙復相繼長之公起復佐沿江制閫又守建昌歸國朝入覲為翰林侍讀學士雖去新淦而高峯未嘗不往來于懷也有之臨江新淦者必屬之護視書院之朔也鄧氏首助田若干畝新淦為州部使者分界實賢貢士在官之田而歲入倍他日然猶輸民田之賦於官元貞丙申楊震仲白之當路轉聞于上而始免輸大德戊戌臨川周梧奉行省命來為長修廢補敝於勉齋祠側設侍讀公祠又新內外重門增塑先師四國公像更造祭器燕器百用以完相與左右者廖弘毅楊景困嚴志仁張應樞楊洪張戊孫書來謁記予昔者蓋嘗親見叔父刱始之勤而慮善後者之難其人也楊君周君能若是敢不書以為來者勸雖然書院之設豈徒然哉西渠希勉齋者也勉齋希朱子者也朱子希夫子者也由勉齋之學遡朱子之學由朱子之道遡夫子之道有能一日志於斯事者乎不然居於斯游於斯為之師者官滿而去為之弟子者食已而出今猶夫人也後猶夫人也

是豈勉齋之所以學於朱子而西渠公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大德四年八月朔日記

崇陽縣社壇記

鄂屬邑七崇陽為望乖崖公舊治有異政焉大德五年春余來觀風考其遺蹟僅有存者而社壇宏陋最甚乃擇善地示以禮經俾之改築越三月而成其邑長來言曰下官魯不知文然鄉者宰邑江山邑中修譽咸刻石記今茲之役尚不可無以寧神而非公亦無以示遠意者亦欲如江山刻石不識可乎子曰可哉雖然張公之政非一事一物之謂也張公之異非求奇於撫字催科之外也為邑長於斯者尚其思之壇四在美亭前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師居後其制一木於晦故所為類非俗吏所及云具官程某記并書

武昌路記

大德四年某月鄂州守臣安祜言祜幸甚欽承天子明命守此民社賴國家憲章脩明之力所守幸以無事洪惟世祖皇帝肅將天威寧一方夏鄂率服為南國先地北道爾政廉訪司事郭貫篆額

鄂州路新社廬記

居上游荆湘廣海之所走集爰建外省而州仍舊名殆非所以旌武功重方鎮也宜易州為府敢昧死請於是州上外省外省改中書中書集學士禮官議咸曰鄂武昌故境先皇帝駐蹕之地也克集大勳寔本於此請如守臣言賜名曰武昌明年冬十月中書以聞制曰可即日改鄂州為武昌路邦人大夫士趍謹族語共慶大賜乃合樂於公堂以樂之而謁於部使者程某曰願有記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則孫奚肇於前李唐倣於後蓋馭乎無以議為亦孰知有開必先兆見千載揚休媲美乃武昌隋以為縣而即沙羨為鄂州唐之中葉鄂為節鎮假邑名以名軍而郡通為武昌矣五方雜居四面輻湊江漢間一都會也世祖皇帝受天景命肇造區宇四征弗庭罔有不服觀兵南夏首幸于鄂黃鵠山之陽有車轍馬迹焉威靈所加至今過者悸汗不敢仰視方是時東望而天吳稽首南指而祝融先驅武功之所被蓋遠矣越十有五載舉咸箕授元臣枕席過師尅日獻凱于闕下光岳分而復合車書異而復同烈烈巍巍超軼今古雖至仁無敵於天下亦以攻伐實始此州執其樞紐而進退之形格勢禁大江以南若運之掌矣孟子言天時人和而不遺地利者豈不以天人撰拓之所在非聖哲亦莫能用之歟故能臣妾覆載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戲之功之德可謂武而且昌矣皇帝躬仁聖纂基圖保大定功無競維烈革州為府之請慨然俞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則孫奚肇於前李唐倣於後蓋馭乎無以議為亦孰知有開必先兆見千載揚休媲美乃在此而不在彼乎使臣雖魯嘗以文墨受簡知宣昭遺烈誼弗得辭謹再拜稽首為之記抑上之俞下之請豈相與誇美為快哉誠欲使自今以始無小無大凡從事於此土者體國家之勤勞念皇業之不易斷一樹殺一獸猶必思其所以生而不敢縱矧於受任保其赤子可安居自豫而無祗懼惻隱之心乎然則是尤不可以不記也具官程某記

重修南陽書院記

大德五年冬重修南陽書院成大成殿楚梓堂日新養正尚志立本四齋凡新屋百八十楹從祀兩廡武侯祠鄉先賢祠尊經閣凡葺屋百八十八楹木千有奇瓦甓十四萬八千工萬二千二百而殿之役最大南陽書院者宋淳祐中忠襄孟公所建也時襄漢受兵士之流徙者聚於鄧公立學館六十間以處之拓田租地利以養之聘賓師陳雅豆以教之又奉祀先正諸葛武侯以表厲之故名其異時觀游其中而知公盛心也後四十年惟詔書表章斯文冠軼百代宮墻宗廟休有烈光而名以使事來則藩按級夷倘祀夫子於講舍為之愀然欽具實驟若此甚不稱聖天子崇儒興學化民成俗之意也且成於季世而荒毋郡於隆平武侯忠襄固不言諸君獨不愧於心乎乃仰亟圖之詭既協有官守者輸奉以倡鄉人邑子勸趨之故不以屬吏煩民而材良工堅細大弗苟經始於暮春之初訖役於十一月之望噫事未始不可為也人秉此心此屋豈使至此今一倡而翕然悉心展力復底于成庶足以稱表章之盛矣然思往者提揭顛沛之人一旦有所託賴中流一壺蓋不足喻上既不鄙夷之且期以古人之事下亦相與求志達道共守所學以期無負而今之悉心展力者往往其子孫也詩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蓋似之斯能續之國家長育人材之意不在茲乎嗟夫君子之於學亦猶此屋矣知恥則學無不成滅私則事無不集悉心展力者執無子孫尚其教告之嗚呼昔者南陽之人躬耕草廬而已是役也實賴鄉人前進士王應龍率之儒學提舉武乙昌相之餘執事者山長史時敏書之碑陰具官程某記

又題名記

勉勵學校使臣之職也僕受命此來思服厥事而南陽近在治所睊剥荒圮最甚乃弗翅已而一新之念創始之難因循之害伐石記其說矣然是豈一手一足之力哉協恭和衷事以克集不可忘也用紀名氏歲月于右

靚淵堂記

巡漕御史完顏公按事海南道過武昌予始識之承顏接辭直而寬正而不亢知為愷悌人也時為大德四年之秋既事而返每見益親又明年奉使湖廣款語者彌月前之所見益信不誣一日謂予曰吾昆弟四人蒙恩皆綰章綬吾獨膺選任俾冠豸冠吾心常自以為非據每為之惕然懼慨然不寧且慨然曰仕至此亦足矣尚安所求而不知止哉吾心蓋澹乎如止水之淵矣盍為我言之予曰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言行於天下二千年于此不知者不必問知其說者亦莫能守也嘗泛觀債臣敗子禍其身以及其國家者往往由此蓋十七八焉且人心誠若水然其不風而波或流而不返或鍾聚汙潦或孟門瞿塘態亦多變矣今君以強艾之年迴然不以富貴自驕而以為戒澄不清挽不濁誠止水之淵已乎賈太傅有云澹乎若深淵之靚其幾是耶君笑曰子善為說辭吾奚以當然吾欲構一堂以靚淵題之何如子曰美哉夫淵之為德泓澄淳涵蓄而不洩深故

雪樓集卷十一

雪樓集卷十二

元 程文海 撰

記

岳州路三皇廟記

充宇宙而無垠者氣而已通則平塞則病聖人生於天地之間得其氣之至完上參贊而下曲成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平功蓋莫先焉故下至百家有用之學亦往往託之為宗豈不曰開物成務非聖人莫能與於斯耶三皇非獨有功於醫也而言醫者必宗祀之亦豈知聖人之於民必先憂其或有以病之而後至於憂民病恭惟聖朝功成治立乃俾郡邑建學教醫懿哉古昔聖人憂民之心乎巴邱水國也左江右湖霧雨之所蒸薄淫泆之所蕩汩土脊史繁民或內外交病太守王君耀卿欽承上心布宣中和之暇搆禮殿以崇明祀閟講肆以懸醫徒冀冀嚴嚴華而不侈工既告備圖來徵文某惟

王君在民之心之切如此則其為政豈復有病民者哉喜而為之識雖然醫非吾道也學非親美也三皇聖人而非土木也今方有其書槩有其物而實實虛虛誰之過歟治民亦猶是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又授以治之具焉而曰不治獨不愧於心乎亦獨不懼於心乎子既嘉王君之能憂民又慮學醫者之賢人也於是索言之復以告來者

黃龍寺修造記

豫章鄂岳之交有山焉曰黃龍綿地五百里唐之季沙門晦機事佛其上迹用焯著鄂別帥溫遷約迎至唐年刺史秦裴又迎致之郡以謁國寺處之遷約割田百三十頃奉之裴又奏趙慧號以錫之教益昌徒益集衆本其所自目謁國曰下黃龍六傳而當宋大中祥符五年賜額延禧又十三傳而當崇寧元年郡以建萬壽禪寺南渡改報恩光孝今郡中黃龍山也大德七年秋山之主僧德富來言曰富所居山寺古寺也自隋已名謁國

度長絜大域中莫先焉故為祝聖人之會富以元貞丙申來首為敗屋請命於平章政事程公公忻然主之富又內帑外贏以益之於是經藏成既而樓若鍾偕成宣慰楊公又樂新之以勸以率凡尊者閣經樓拜亭僧房庖庫咸以次可成其未即成者富究心力將俱成之所以為佛事也願有述焉其可乎惟事佛所以事君臣子之心也學之斯能似之佛弟子之事也悟空而苦由苦而空至於無所斷乎世而世斷之無意自厚而世厚之而學成矣故不為巢肩拊生肘不足以得其忍不投虛不截割不足以得其捨其教曰衣壞色衣匀食自給不三宿桑下此特聊指其所從於道里之岐直初未喻也而已鮮能之不襲其迹故耳世之崇塔廟而奉焉者曰此慈悲心是慕其所學而已爾能悲心豐田廬而處之者曰此恭敬心豐田廬而處之者曰衣壞色衣匀食自給不三宿桑下此非師之成也或曰是非師成而誰成曰欲知師之成事議湖廣等處行中書省事楊公名漢英播川人章政事程公名鵬飛光山人今為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議湖廣等處行中書省事楊公名漢英播川人今為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德富號密印圓照大師凡木石幣粟工徒楹桷之若干與用具財若力者之甲乙富將別識

武昌路學修造記

大德四年某奉命觀風湖右來武昌以使事有旨乃率其長吏課學校而整比之其年冬郡學禮殿與祠祀之廡櫺星之門俱一更張情文粗稱又三年講堂成觀瞻粗完於是文學掾蔡君天麟求記記者所以詔今而傳後也夫子之教有本有末其所以詔今而傳後者初不在乎耳目之間惟武昌有苗之封畛三代而荆舒漢晉隋唐之衰於以宿兵設險顯德改物者久之然後彬彬者稍出若文簡馮公其傑然者也學雖不止此猶幸而若此毋亦教之者固若此耶今朝廷清明車輿文治所謂學非曰扶木而編瓦備物而象容以飾此土也有明人倫之訓焉是則所謂本也或者本之不知知之不務猥塗舊而為新文一而為百詡詡然曰吾之於學也亦盡心焉耳矣嗚呼不其罔歟蔡君則不然童冠閭閻辰入未出相與講切聖賢之言甚力曰教曰授期副其名而未已至於興作蓋出於不獲止而非以為功也非以為功而求記焉蓋欲後之掌教於斯者不當倚席而偃然尸居耳是獨不可詔今而傳後乎若夫非無師也而弗師非無學也而弗學是固任教事者之責矣亦顧主領教勸者何如數年之間安侯以西臺侍御史牛侯以廣東宣慰使繼領郡符皆能知為政先務故任斯責者得成其志是又凡二千石所當知者然則可弗記諸

忠武侯祠堂記

楚有材尚矣至于丞相忠武侯遂為古今冠冕南陽書院所以名所以祀者書院成六十年而敕部使者廣平程某來新之內外完好祠亦補舊而加飾焉行省都事冠氏楊君處恭又即祠前築臺為屋江夏尹滑臺趙君仁協謀并力於是亟成翼然華邃其高山景行之意蓋惓惓也夫孔明不可作矣觀其崎嶇一隅所就不酬所願自太平之時之臣視之曾何足齿其襟府而君輩神交意悟有為平原執鞭之想有志事功之士固非流俗所能並哉雖然嘗試言之使孔明生當建武中元事固

未易可知使玄德顧不至三其亦終於躬耕而已蓋古
之君子未嘗無志於天下然亦不以所遇而制吾身之
重輕此孔明所以不可及已既與南陽耆舊慨嘆之餘
因俾刻之石使學者知所勉且無忘揚君之美趙君之
勤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記

重建乖崖祠記

愛其人以及其所經從所游處彌遠而親久而益不忘
故覩河洛而思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
乖崖張公有遺愛於崇陽邑人祠之至今嗚呼可感也
已按公之終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于所建美美亭
春秋祭祀不絶紹聖中移置淨刹院紹興復于美美隆
興二年邑令陶林以北峯亭亦公遺蹟乃徙焉而命梵
安浮屠主祠事郡志云爾今郡別駕白雲翁介其父老
言曰美美舊有公祠前令新亭而祠廢大德庚子邑長
民為責社稷次之之謂何任其等者皆不可莫之知也
改建社壇于亭前因復立之伐石勒辭焉夫一念之不忘
則窮天地亘萬世而猶存初不係辭之有無然居而惟
且吾之所能言者治中亦能之耳不遂記諸治中曰公
之言我之心也請以為記

停雲軒記

孰不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天下之大倫而獨謂聖人人倫之至豈不於斯五者感盡其道而無以復加故耶晉宋崇尚清虛此道不絕如縷獨淵明皎然自潔於俗天倫大義惓惓不忘後世知言之士無不資以為名高至於停雲一詩與伐木風雨諸篇相表裏其厚於朋友之倫又如此此所以為淵明也吾屬有文子方者以停雲名軒問之則曰少長宦學四方每一陟望雲悲則又惟朋友之念此軒之所以名者義若同而意則有異意雖異而其本則同蓋因雲而思親因親以及友此心常若室中有雲之孤飛矣然則謂之停雲亦可也雖孤飛而親亡已久中心盡然還坐一室無與語其憂嗟夫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留子嘗深感於古人之事矣今則又有感於子方之言也想其居於是軒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惟親是慕不苟營不苟笑而惟懼不為親榮有朋自遠方來則侃侃焉切切偲偲焉而惟此之講求也然則是軒者其孝子之羹墻益友之簽蹄乎予往築室京師因去親也久而題之曰遠齋以著子念今室迺而遠者竟遠矣停雲之感實同此心乃書其說以贈焉夫子不云乎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方敏者也立身事君之事其肯忽諸

南湖書院記

教之之地不患其不多教之之人不患其不衆而惟道之不明不行是憂者何也厥今百里之區數十百家之聚自非獷鄙荒殘莫不有童蒙之學焉雖其所修者甚野亦可以見此事之不可一日無矣況夫設官分職各司其局非不備且專也而徒有其文可乎南湖書院者起於宋季原於潛臣屋數十楹以為居祀七賢以為望田數百畝以為食來者養而教之意甚美也歲久而敝繼之以煅田侵業荒幾無南湖書院矣大德五年春予行春至其邑乃仰經營之越三年其山長趙某來言曰書院敝矣非公言莫能改新今講肆齋房門廡與夫七

賢祠咸以就緒念締創之不易傳守之無常凡紀今勉後非金石莫可而無辭以刻敢請予為之言曰文武之道在人非徒人而橋星而大成而高堂而脩廡之謂學也然實既陋而文則又然是無以稱清時右文之盛意此其所以必葺也若稽古書院天下惟四而已雖郡縣亦不敢咸建校官而文士彬彬若此今書院郡縣學星分棊布國家所以責望化民成俗者在是可無勗哉夫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人患不求之求之有餘溫故知新休能脩其文必思其實予豈獨以南湖之師望之而亦豈獨為南湖之學言之君歸而刻之乎異日過而視之所見進於吾之所言則南湖為有人矣

南城縣重修學記

南城漢豫章郡之大縣也縣大則其學當亦大而獨否者以縣建郡不能兩大故也非惟不能大抑且陋焉者以學廩之不大而來者之相循故也大德青龍之歲教諭黎君過予盤辟而進若有所請問之則曰先是學宮與洪狼籍不可顧瞻大德五年恭可寔來職思其居而力不支郡判官段君立夫命郡校歸石粟七十五佐其志於是扶補剗磶翼墁築甃之工咸興鄉役之四年郡長華峯公督建學門功未畢而公授代至是就畢之郡博士又佐以米石十有五迺繚周垣易殿瓦立三賢祠芻完矣庶幾可以遊目聚足旬公一言碑之予曰修學者非扶木比瓦塗墍而丹艧之之謂也而居庠序者率以此為功陽享其名陰享其實衆又從而誇之曰是善於其職嘻可笑哉然不猶愈於坐享而坐視者果若君言君亦難矣乎抑今之所謂修者在人目古之所謂修者在人心俱毋以碑滿也黎君曰不然僕政以學者不聞斯言是憂願金石刻之予曰未也前之所謂大者非吾學之所謂大也天地囿於其中而況於一棟宇之間乎苟能知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十室之邑豈無其人顧好學善教何如耳

君其毋謂邾小

龔氏舍田記

盱江城中有善男子名曰龔有富與妻陳氏妙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詣大景德寺僧伽塔廟合掌恭敬而白佛言願買稍田布施常住供養十方三寶結緣福德使過去見在悉得安穩快樂作是念已有富命終妻子眷屬持田及券授比邱可仁已稽首於白雪道人請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道人為說偈言我聞天人師自空無所有莊嚴布金地念彼長者恩長者本無心以有我佛故我佛竟何在不離長者心三千與大千何者非淨土虛空一微塵於中見三界云何得如是過眼塵亦無人我與衆生究竟不可得而我心所作一一俱見前如者闍崛山又如河沙數業風不能蕩欲火不能燒善男子女人汝今當諦聽汝等捨難捨回向於所親若生布施心我相衆生相我佛無所得於我亦無求是名福德多過百千萬億道人說是偈已舍田受田僧俗眷屬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大德八年暮春初記

主一書院記

今之書院三代之家塾也粤自曹魏肇端延及于今日進不衰豈非斯道之亨吾黨之幸哉往年豫章揭君某客武昌懷省檄詣主一書院為長過予辭行予問主一何在曰湘潭何為而有也曰自鍾氏又問而未能知也今年自主一來予盱上手一録目請予文子讀之曰鍾君如愚師顏廣漢張宣公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岳書院山長監南岳廟師顏沒其子割田故五百建講舍祀宣公奉師顏配因師顏之號而請名于官曰主一書院中更燬廢田入豪家元貞甲午鍾氏捐已錢以贖之益之以已田合故一千復立主一書院請于官官從之乃建燕居之堂講肆一齋廬二其至之初年鍾氏謀改作禮殿兩廡儀門櫺星門藏書閣兩先生祠官署公庖凡作屋若干間以燕居之堂為問仁之

堂講肆為厚德之堂凡改屋幾間又增齋廬為四架溪橋而覆之以瓦大凡為屋幾百間其材悉出鍾氏鍾氏者師顏三世孫夢鯉也今為彬州宜章縣教予曰嗟夫以彼其心教一邑而止邪又讀之曰書院之復也夫子以燕居之服坐於堂而四公侑今既殿矣則從秩祀儒以戶隸于主一者若干宮所定也予曰止河汾氏不云乎通於大子受罔極之恩使儒之隸于主一者若鍾氏之於主一焉則一不為少不然雖多亦奚以為抑又言之家塾而從燕居禮也冕而殿焉是乎非耶雖然鍾氏亦勤矣設其地立其官儲其財備其友俾專且裕焉聚之而廢之而有之而愚之今鍾氏非怵於威利於贏也而若此可不謂勤且賢乎然子知鍾氏之志不止此也不止此而欲進於此焉則是有在彼而不在此者矣是雖鍾氏之志而亦鍾氏之事而教之與學之者感不可不求以稱其事焉者不然崇居豐養誨惰誨貪誠不若相忘於寂寞之濱之愈也君往而訊之不疑吾言則以

為記

松臺記

欲為山水之觀則必之乎其萃然後足以兩盡西南之陬天下之山之所出也其萃必甚富而又必皆雄特秀偉瑰詭不凡而後能曼衍四出以行乎天下而天下之山有能得其祖宗之一體亦足以自名而世已取雄特秀偉瑰詭不凡之美盡歸之亦孰知猶有未觀者乎劉君時中瀘人也而居於播播固西南之近藩亦山之

萃也其居曰松臺吾不知有松幾章臺高幾仞然意其如化人之中天又如上方之鬱羅蕭臺也蓋劉君慷慨遠往有國士之風其非雄特秀偉瑰詭不凡之地則必非居吾固因其人而知其地也劉君曰吾臺未記盍記諸夫地之勝以人不以文至其久也亦或以文不以地譬之於臺苟非託君吾固不知而君非與太原公俱吾亦不知也太原公質厚而文又有君貳其府曰地曰人俱可以久顧屑屑於金石之辭者豈不以吾之說山有

可録者乎劉君曰然然則吾益因其人而知其地矣可無述哉

正中堂記

大德八年之夏時暑早熾余方坐白雪歌南風命此君為歲寒之曲顧有一士在門視之吾幼清之子士一也相勞苦已問幼清何如及其家務纖瑣未竟士一進一卷書曰文自先世家崇仁之西南民淳俗厚安居數百年矣並先廬之陰而行不一里有谷焉廣可十畝山冠水帶家衛環趨前曰清後曰白流之合而近者也南華蓋北臨川西北芙蓉峙之遠而最者也蒼翠不可悉數明靄不可得摹虛中而按行意若有俟乎人者於是吾父卜大母之兆而屋其傍越三年兆徙而屋留屋之東偏山形如字之个因曰个山負山搆堂於焉讀書過庭言者無幾今專之於一堂名信美矣又仰之天俯之地理參以已之動靜義既備矣抑東家之東即西家之西庸詎知卜居是谷之外者辨方正位獨不與是堂等乎然則吾有此南人亦此南吾有此北人亦此北其不同者一動靜之間耳況吾方以為似彼而彼或者初未始似吾是固宜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若孝子之於其親不敢斯須去心而蘄以似之也不然堂曰正中耳士一也中者用之應事者陽之動屬夫南者也是堂之北在天則一辰常居而不易在地則一山屹鎮而不搖吾之靜而正者似之是堂之南在天則衆星隱見而互更在地則衆水流注而不息吾之動而中者似之文敬受訓不敢忘唯質下學新不足以探索賾隱敢請一言於父師以覺其所未覺俾朝夕顧諟焉子既閔因念幼清方客淮海不得共此朝夕今聞其義方之言亦足以慰然正中之義大矣經卦六十有四三百八十四爻以正中

乎往省括于度則釋是亦一正中之說也士一試思之
幼清歸而以告

青田書院記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泝事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樊先代復其賦表其閭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詣江南過金溪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其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悵牒郡庭以為請衆咸義之為助其貲適縣令尹張居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為功乃即義居故址刱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室房廊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其為記某蓋嘗嘗其成而今

始克成可喜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翛然曾不嘗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略不嘗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為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作樂於成庶幾藏脩游息於永久其亦冥所見乎是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與是役也以七年

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太一觀記

太一尚矣靈均歌之茂陵祠之曰此天之貴神也迹效不可得詳而後之尊信有加焉是誠可貴矣乎不然何其微而著仆而起莫能尼之也太一黃老言也學黃老者類貴之往往託為名高新城梅峯之祠浮邱師弟子之祠也而曰太一昔者炳靈中以火廢道士饒元初復起之覺菴道人朱明遠請記之人之言曰物之成毀有時又曰有數時也數也皆有所制而非人所能為者也非人所能為而物之毀者又必人也然後乃能起而成之然則為人者不亦又可貴已乎是以列於三才靈於萬物而裁成輔相之功天地猶將賴之聖人惟慮人之不能踐其形而失其類也是故指之仁義之塗教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懿以綱紀幽明垂裕無極此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熄焉者今其起此廢也凡一土一木能知其本則知所止故曰在止於至善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然則達之學粹矣乎與達之別多而悉取具於身之膚革筋髮初不靳於人乎則人之類誠

本善堂記

昔者聖人之制宮室王公卿士大夫以至於庶人皆有正寢以安其身今之堂古之寢也寢而曰正非獨辨方正位蓋惟正可以久安耳予友喬達之居京師榜其堂曰本善善夫其命名之義也已聖人之訓脩齊治平爰有次第然皆本於此身身必本於此心心又本於此理知其本則知所止故曰在止於至善又曰知止而后有

聚少驅馳四方家如傳舍欲如達之安其居一日不可得而達之數十年馬迹不出國門子嘗心羨而不知其何以能然今然後知其居之得所止也或曰人有一善必本於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達之之意庸非取於是乎子曰是同一本也蘊玉者必潤滋蘭者必馨吾未始見荄之生於梓也且將仰事俯育於斯繼繼承承舍善奚本懿哉其所名也達之聞而請子文以記夫言者行之枝葉也君方務本文非所先雖然子固友也暇日升堂是為談本

歷山書院記

歷山書院歷山公所建也山在古東郡鄄城相傳舜嘗耕之民因祀之尚矣公大父國初來居其下有斬將搴旗之功沒於王事慶鍾其子是為提刑公提刑公少長戎行克肖先正嘗以郎中佐征南軍衆議屠長沙公獨爭之强曰殺降不義且皆吾民也由是活且百萬人終浙西提刑按察使歷山公以名臣子奉宿衛受世祖皇帝眷知起家持憲節歷諸道入尹神皋參宥府勤於勤上其事有司乃定名曰歷山書院就俾范秀為學官而文勝為醫師以待願學者與鄉之求七齋者於是郡邑就學暇日習射御備戎行曰毋荒毋逸毋為不善以忝所生也又曰再舍而謁醫若疾何復藏方書聘定袁周松檟相與為忠信孝弟之歸又與子姪約凡勝衣者悉就傅暇日會其鄉鄰凡願學者皆集又慮食不足率昆弟歲捐粟麥佐之提刑公之封樹在焉則為書與昆弟約謹烝嘗謹成聚書割田繼以廩粟以曹人范秀為之師自子弟與其鄉鄰而歷山書院以帝眷知起家持憲節歷諸道入尹神皋參宥府勤於勤學所至必先之涖官之餘且淑於其鄉而歷山書院以成聚書割田繼以廩粟以曹人范秀為之師自子弟與其鄉鄰凡願學者皆集又慮食不足率昆弟歲捐粟麥佐之提刑公之封樹在焉則為書與昆弟約謹烝嘗謹松檟相與為忠信孝弟之歸又與子姪約凡勝衣者悉就傅暇日會其鄉鄰凡願學者皆集又慮食不足率昆弟歲捐粟麥其事有司乃定名曰歷山書院就俾范秀為學官而文勝為醫師以待願學者與鄉之求七齋者於是郡邑上其事有司乃定名曰歷山書院就俾范秀為學官而文勝為醫師以待願學者與鄉之求七齋者於是郡邑督教事焉廣平程某聞而歎曰斯古人之事也有三難馬非其時而為其事難也崛然特為於衆所不顧又難也刻資非有餘而黽勉為之噫難哉其慮之周者愛之厚也愛之厚者以君之所仁親之所親也推親親仁民厚也親仁民之心以及是忠孝之道備焉且彼知舜之當祀必知舜之當法故也雖鳴而起孳孳為善獨非舜之徒歟顧善

教善繼何如范秀聞而請曰是固我公建學之志也請以告而刻之某曰諾哉若夫棟宇簡編畎畝之大凡則碑陰在公大父諱忽都思姓伯岳吾氏為百夫長其先以北方君長歸國朝世有戰功提刑公諱和尚治法征謀閎望甚偉歷山公名千奴今為嘉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篤於學問博通古今有經濟之具其家方大云

安仁縣新公署記

大德十一年扈從上都暇日與安仁倪君仲寶語因及吏治予以為東皐隸簡追胥布德化於獄訟寓撫字於徵科有一于此亦足賢已仲寶曰敝邑大夫庶幾焉近民而不瀆勤事而不僭始至以官署偪而弗飭與僚吏率巨室共圖之材以善賈工以優直徙闢新址為聽事為吏舍為鼓樓閱幾月而成崇麗邃閎不與前等此雖於治無與然民之過之者心目相檢弗敢玩也濟之以善政善教其庶幾乎予曰然嗟夫望其車服而心革念之役遽廬之夔然遂旅之苟然寇與偕乎抑委之也子故曰特寄所寄焉耳然則又焉用記雖然嘗試為言之此於民哉司牧者不得不思乃揆其終則亦父老之事也仲寶曰唯父老政願記署之成請因以告而刻之邑

大夫常山趙某主簿東陽葉某

萬里窓記

臨川鄒衆仁舉名其居室曰萬里窓既請泳郡盧處道書其顏又請予記鄒蓋名族衆之祖嘗為達官諸父皆聞人身為名家子材又美茂有志當世誠欲汎濫汜而上崑崙以馳騁其長故特寄所寄於朝夕之地云然也夫體不盈尺而大無不包處於深幽而遠無不至物而不物非神而神者獨非吾心乎故不出戶而知不窺牖而見無向與今無出與處而八荒恒在我閎也奚獨萬里此窓為自其昏旦相禪町畦分而崖谷異乖乎而詰屈冥昧蕩乎而汩沒港浮繼之風烈火馳方寸悉燃則雖一舉足猶躋斯時也窓於萬里何有且子方有四方之役遽廬之夔然遂旅之苟然窓與偕乎抑委之也子故曰特寄所寄焉耳然則又焉用記雖然嘗試為言之

養心莫善於靜以子之懿謹自將好學不倦潛心以居
坐進此道靈者聚而明者發旁薄於四方上下之宇入
出於往古來今之宙深造絶詣莫之能先是則吾將無
以贊子寧之功矣豈真萬里哉其請記也實自楚來燕
之歲是為至大元年

禪智院記

黄州歐陽山禪智寺比邱道清以宋庚申渡江至吳城
闢地作室肖其師度且書其門曰禪智不忘本也不二
年而没二弟子曰永昌永材當材主事時里人金文福
夫婦輸衣食助締構為度弟子一人曰正壽越五年為
至元二十三年正璨繼材因自悉益治其室使粗列於
招提闌若之間而文福夫婦又悉其田畝百有奇施之
於是佛有殿經有藏僧有堂而常住始有田其人可飽
食安居矣今年冬璨書其事來京師請余記佛事熾矣
余尚何贊惟彼匹夫匹婦之治其生也甚勞忘飢渴犯
寒暑商較於微茫追逐於汗漫積銖累寸然後免於飢
寒之阨復思尤蕃以遺子孫也相顧益老一旦親舉而
輸之他人雖福利之說錮其中抑豈治生之初志哉若
文福夫婦者蓋可念矣則夫食飽而居安者是宜思之
不忘而欲託於不朽也乃為之記婦曰駱無子云至大
元年月日記

鹿泉先生賈公祠堂記

鄂江介要區我世祖皇帝疆理南夏嘗觀兵焉已而廟
遣元臣鄂為王土乃妙東忠良文雅鎮撫之地利人和
不二年而江表大定禹跡所至其吏民父老感念父母
再造之恩不能忘也鄂於是有大元興寺又以為未足
昭伐功鄂於是為武昌路而忠良文雅者鹿泉賈公亦
既尸祝于校官至大元年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
皇帝嗣大歷服凡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者罔不褒
顯爰贈公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
封定國公謚文正配李氏定國夫人鄂之士民共戴聖
天子崇報之仁而公之功庸如新乃請於有司廟新公

祠而記諸石廣平程某適以使來因以文請程某曰公之盛德偉材天下誦之匪獨鄂也至其淵源終始閎在史官世容有未知者盍遂記諸感曰幸甚公之大父河東襄獻公守譙父蔡州觀察判官願毋曰孫夫人公四歲能誦孝經當定宗時為省從事或夜餉黃金一鋌拒卻之上聞嘉歎月班銀如金數世祖皇帝踐阼召賓宰司寄以腹心啖舌屢從北征馬上時時進說通鑑或言民富且畔公云民畔由飢寒不聞以富或曰山東非富耶公曰擅權太重所致今獨見吏市民之奢郊野固有殍者上深然之金亡貴人没為隸公悉奏免上集百司命公歷數其奉至已奉上訝欲增之大臣謂祿秩不可紊公獨辭賞不受王師東下留公于鄂蒐兵峙粟弛賦蠲進公執政公曰宰屬猶非才固辭上命太傅貞憲王伯顏南征而以公行宣撫商議中書省事多資其畫策功一如居鄂時民嘗受故國署有司急之詢公下令俾自焚其署發都昌僭號者辭延平民公曰囚凱少捷耳立誅之秉心往往類是隨性理而志躬行事親孝居處恭征養士興學飢者食疾者藥赴懇者予平禮接者文詳辭章高潔稱其人詔使至鄂士民章上公功公取章歸曰我何功雲中嫗三子一從軍一戍兄撫遺孤一戍兄議原以養公奏諏利害而興除之鄰境鄉慕歸者載塗百城從風而靡

曰殺兄大惡也恤母宜免子從軍談者於今為美傳不云乎凡斷五刑必即天倫習司空城旦者尚知之公子五人亹亹皆負時材伯牧濟寧仲恭廟論高山仰止蔚然如公之猶存天道無親恒與善人茲非然哉茲非然哉公世居鹿泉名居貞字仲明年六十薨於豫章墓於真定獲鹿北牛山召南之事尚矣述之者曰教明於南國化行乎江漢言之者咏嘆淫液而不能已愛之者至不忍犯其所祟焉及求其設施言行之略邈乎不可得聞返而徵諸世家不出六葬之文蓋求之愈不可得思之愈不能忘徒三復其詩想像慨慕而已故子於公之事竊有感焉而備載之使後之來者有以得其詳師其心履其蹟忠君而仁民千載而下觀者猶有所興起也豈徒想像慨慕云乎哉此記之旨尚不厭其煩云

雪樓集卷十二

元程文海撰

記

漢川縣學記

九澤旣陂雲土夢作乂然後其地始有人漢川其域也土夐水長人之歸者以佃以漁耳有能興俎豆之事視之當如卿雲景星固不易遇也予嘗行春斯邑馬顧謂

邑教李國珍曰庠序不飭不典如政教何乃示以宮墻之制俾與邑吏謀新之士寡而吏諭莫尸其事大德十一年邑令鄭國惠君來士誦前言令慨然率邑教李孝純相與徙舊廟為講堂而作新廟至大元年秋庀役二年春禮殿成深四十二尺廣加四尺崇殺十尺廡列四齋中啟戟門庖庫內備繇以尺垣三年立櫺星門以出為工萬餘穀石六百緡楮四萬有奇皆取諸儒與富而賢者然邑儒之籍戶九耳是誠不易矣甫成而予以使復來武昌孝純國珍率諸生來言曰今之庠公之教也令之功也不可不識敢告子語之曰邑於民最親教於民最急學校若無與而實功也且墨書相望下勤敢有弗欽聲教與土同敝記于四海其可自鄙今爾令長士民務所當先宜矣矣然立教之基為學之地又有在也令長士民盍亦分任其事乎治化學業之成視棟宇之成孰愈歸而見賢令長士民試以斯言告之且謝不

文瑛

黃龍佛殿記

武昌黃龍大比邱密印圖照長老作禮於白雪道人曰我佛如來有大福德善知識是名靜山居士常現宰官身於我佛如來道場護持恭敬能捨難捨莊嚴種種以為供養願報國恩爾時持地菩薩心生讚歎顯大神力於寶坊中湧出白金布施我佛如來常住十方諸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因緣悉發皈依三寶正智無有疲惓是

故我今志心增廣莊嚴我佛如來寶殿如大兜天宮於中供養現世無量壽佛寶座祝願讚歎我今思惟云何我報恩大招提希有功德悉得圓滿佛事熾然我今發回向心一如居士所願乃至居士及諸大善知識乃至過去現在未來衆生乘此功德因緣悉得安穩快樂佛法住世亦復如是世世生生無有變壞諸苦我今禮請願留一言亦復堅固如是道人曰善哉善哉長老成就一切種種功德甚深微妙又不自貢高惟喜回向贊為希有我於經藏樓閣堂房已曾授記今圓明寶殿欲就亦發大回向心資報國恩一如居士如長老所願同心祝讚無有退轉我今為汝說四句偈言我佛無所住亦無所不住無生滅增減是名大道場道人說是偈已十方三寶四衆懽喜證明如我所說刻石奉行時至大二年某月某日

武昌路觀音閣記

人非水火不生活及其為患也或使人不能生沙漠為郡地窪風悍居者不免水火患水防矣猶厄於火至元二十七年長民者以父老之言搆重屋於市中祀白衣大士而榮焉某頃嘗詢諏於斯當其為患僅僅夕而救至輒息父老語予曰此大士之力也至大二年秋復以使事來則屋加崇而又廣望之崢嶸棨綺勢如中天之臺予留數月融風罕作父老又曰此官之賜也問之則曰先屋敝矣行省郎中上稟下承力興是役自上宰以降若僚屬若郡邑若士民咸欣贊其為令懿攸之變蓋少非賜而何遂請為之記予讀春秋凡火非人所致者皆書曰災獨哀公二年五月魯司鐸火延及桓僖二宮則亦書曰災寧非以守先君之廟祧而備豫不嚴若此欲直書之則非為魯諱之義故寧曲筆遷就之耶傳者不知乃矯聖言誣天意且宋鄭嘗災實其有司或先事而備或事過而防觀其設施纖悉具備然後命祓禳于玄冥回祿用馬于四鄘祀盤庚命四鄉敬享大為社祓禳于四方然則禦災捍患之道自有次第先後也歟

丞相荅剌罕公之在沙羨也別籍役徒千專以待塗徹縣鍾於高俟望所起節鍾號召之故甫起救輒至今禁祈之地又益嚴則夫先後旬宣於斯者感致心民事若此是誠不可不記也雖然虡栒之比如梯偽徙徹神俾怙官賜而積新不徙突決晏如一旦變生所忽則雖化身千百億身各具手目千猶恐倉卒救有不逮然則人所當謹者固有在也可不慎哉父老其惟時救告之遂俾刻為記肖宰故丞相也先不花平章曰程鵬飛曰忽剌术曰貫只哥右丞曰完闍參政曰亦不剌金郎中曰王柔曰別都魯丁員外郎曰怙列曰苫思丁都事魏弼郭時可張德榮喬憲而尸其事者郎中卜達世禮也

疎山白雲禪寺修造記

大雄氏之宮布天下得地者什六七得人者什二三西江之西之山之宮仰為大疎次之疎為近故子知疎為多昔疎之興也蓋有記之者矣故子獨記雲住師之能嬴焉自住之住是山也於今八年矣一年而僧堂改觀二年而宮殿塗堅丹雘莊嚴像設供養之工畢舉三年作下院於撫州又作於金溪縣四年鑿山為園栽桑栽桐栽茶凡四千五年宰堵波小大之屋皆完新以其餘力復取化城洲地六年又鑿山種楮株餘二萬役水舂碓而屋蕭之七年架萬歲閣八年閣成粉飾咸具刻畫肖像萬身初二庫以豐財八年之間無日不事無事不有功然後祝聖之延布金之地始淵麗廊大崇祭燿赫居者過者無不生懽喜贊歎瞻仰尊敬心曰住真善住者住曰未哉明年吾新香積矣又明年吾又新西堂矣明年明年無量吾事亦無量於是山中之人皆驚且服願記其事夫佛之道非假宮室以為殊勝也非資田園以為贍博也然以人而學佛之學則非人莫能為者毋亦宜先為之乎且佛固人也孜為刻勵性無暇於此今學焉者既未能學其為又不為人之為則予於斯也誠有不能名之者矣今疎之嬴也得人之效也記之而使繼之者繼之其所謂無量無量者非耶住番人也器

資尚書之胄也楚山上人之法子也大德六年山寂跡無人跡衆枚卜十人於佛住獨吉再卜住又吉乃以上聞錫之璽書而為跡主遂自徑山來歸歸而以潔身自誓於佛然則佛固許之且復訊之矣住蓋能於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耶然則跡之熾也奚足為住言哉至大四年二月八日記

承慶堂記

上即位之明年改元皇慶懋官延賞澤流八荒百官七

品以上序榮先世有勲勞于國而子孫官未至者錫與恩若實源庫提舉渾源孫君諧之祖考是已三月制贈曾大父中奉大夫武備院使謚軍謐忠惠大父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謚軍謐正憲父正奉大夫大司農上謚軍謐文莊爵啓神川郡公其配皆郡夫人諧既拜命白於廟集賢司直趙君克敬為作緑書名其堂曰承慶以修上賜冬十有一月介趙君謁文於余按孫氏之先始以函人受知太祖從軍征討得名位子繼孫永皆能著

勞績致大官為時名臣所至以保生靈樹風節為已任故世稱勲臣之家必目孫氏慶之源遠矣夫人之於其世也孰不欲光前而裕後而天之於人也善惡災祥之感曾不少爽若李英公輩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臨終悔禍焉戒其子弟為門戶計不再世而家覆族夷及親其起家乃從羣盜人之所以遺其後者固自有本末哉善惡之積子孫之賢不肖隨之形修者影長聲大者響揚若孫氏者其庶幾乎積之者既善而所以承之者亦不惡初諧提點利器庫時丧制未行也丁父艱去官泣血三年服除尚書省建又不願仕於是投閒者七年乃拜今職烏乎人亦孰不欲富貴哉其所存若此得不謂之賢乎孫氏自忠惠以來把麾持節聯圭疊組赫然照人而未始一日舍先業又足以觀其所承者矣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夫人惟恐不傷人故擇術不可不慎也推是心也以往何所不用其厚使孫氏之子孫常若忠惠正憲文莊之世則斯堂也其屢可既乎鳥哉其承之詣

字和伯其弟兄子姪皆孝友克世其家云

昇平橋記

臨筠之交鵲山之陽梁于瀔江之上曰昇平橋瀔迅急歲輒壞至大元年春里長者黃君應瑞相橋下流勢少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立其址買晏氏山以鬱其石更為石橋掘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石佛像十有三乃故橋所也心獨喜經始於是年四月二十有六日落成於明年三月八日脩丈十廣去其七高如廣之數上為屋七楹劉會孟廣信李明通同登丞相江文清公之門有名周之族盛於番咸淳進士名庠者其族之賢者也與廬陵劉會孟廣信李明通同登丞相江文清公之門有名皇元一統授同知廣州事不赴子應極字南翁又賢弱冠失怙事母孝謹宦遊四方乃心罔不在膝下大德丁未待制翰林事上於春宮詔許迎養且勑有司禮遣明年奉母至京師又明年侍皇子說書月廩餼其家遷集賢司直於是集賢大學士郭君名其堂曰致樂來謁余記之夫為臣子之道忠與孝而已耳人有常言忠孝不可兩全余則曰忠孝無二道也今天子以孝理天下推錫類之仁使子事其君得盡養其親上之賜大矣而親

橋工凡六千五百費緡萬五千有奇又為巷其涯以祠石佛廣道者守之配鄉出簪珥以相焉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烟峯流泉獻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諸孫允武來京師謁記曰此鄉民之志也且言君平生好義嘗於上高之境為二橋曰新曰大澁又鑿新喻檀嶺道數里作舍道傍以便蒙山之役者若此甚衆余觀萬金之貲世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嘐嘐曰我為善我為善不過謠土偶實亟視求福田而已他弗知也黃其庶乎哉

致樂堂記

有結茅度蛾奪高第者黃所濟多矣黃固浩翁之苗裔也盛德之門又浚以益之其大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必非其報烏乎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畢名武歸刻于橋之上君字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曉山老人云正月日記

之樂奚而致也毋豈不曰吾之子所以致養於我者上之賜也可不盡忠乎忠以報于上者毋之所以樂也食焉而怠其事謂之養且不可況可致其樂耶忠之道何盡心焉耳矣必事其君能致其身必事其親能竭其力必恭于兄友于弟信于朋友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悖仰不愧俯不怍而後可以言忠忠之道備而後可以致其親之樂樂則孝在其中矣故孝者必忠忠者必孝忠孝之道非有二也南翁勉乎哉不然傳有之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以子之賢且材如此何所不底吾猶云云爾者此天子之望其臣母之望其子賢者之望其友之意也南翁勉乎哉皇慶二年二月日記

遺音堂記

皇慶二年春正月八日余過左司畏兀公之廬琛堵蕭然有梅花一樹鳴琴在牀左圖右書余驚焉促席與余言曰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何絶人遠甚遺言遺行具在可效可師而卒莫之由何哉豈今不古若耶吾行古之道亦古人已而必曰古之人古之人乎哉余益驚焉他日出遺音堂三大字示余曰吾以況名左丞野雲廉公之堂且為書之翠賢見之歌詠君其記諸余曰余何言哉公前與余言而忘之耶此遺音之說也夫音者出於虛入於寂鏘然而起杳然而止古之音寥寥不可聞已可聞者非其遺言遺行乎考其言求其行若有聞焉若耳提面命焉遺音從可知已夫廉公吾聞其人矣以勳伐世家致位凝丞政平恕行公清無貪媚無刻苛親賢而下士方盛而知止鄙而友木石狎魚鳥玩天地之盈虛閱寒暑之往來泊然若無與於世得古人之高吾敬之公宦學朔南謹敏博達由御史歷吏部佐省閫受知天子進則竭心陳力以贊其治退則彈琴讀書以樂吾天盖與廉公齊心而擬迹易地則皆然者庶幾能言古人之遺言行古人之遺行矣以遺音名廉公之堂豈無意哉非公不知名此名非廉公不足稱此名也音乎音乎吾懼夫聽者不識二公之趣而求古人於弦上也故次

第其語而詳道之

應州覺興寺長明燈記

余寓居京城東北隅與今知樞密院開府公隣且有再世之好一日謂余曰先王積德累行竭心本朝天子聖仁思念舊勳曾祖考以下皆追封泰安王曾祖妣而下皆追封王夫人餘慶所鍾恭處棻密夙夜凜凜無以報稱上恩奉先而裕後惟今世人求福慧利澤者必於佛乘而致虔焉心竊慕之去年夏承詔祝釐五臺山還過

應州造覺興寺向佛作禮仰見長明燈炯炯靜照若有所感因念曰俾吾子孫世世克忠克孝毋忝乃祖聯輝繼燭不當如是燈乎遂捐白金五十兩楮幣五百緡于寺以續是燈之明子其為我記之雖布施之末不足以勤翰墨庶幾賴子之文昭吾之志于後耳子曰善哉善哉子於佛書未深究然長明之理蓋可知已明者燈也所以長明者人也燈無不明而不繼之以膏則明熄矣人無不善而不繼之以德則善熄矣若公祖孫顯融四世即是燈之明四世也由四世以至于百世繼之以德即是燈之明百世也善不可熄當如此燈矣推公之心可以卜公之世焉夫目非無見也待光而明心非無知也因觸而感公既因燈之感而明夫善必又將有感公之善而續燈之明者是公之布施無窮而福德不可量也以是而報上奉先裕後可謂善矣公娶完者氏甚賢子小和尚福安等皆佳兒吾又知其必能世守忠孝承于父祖益遠而彌光如是燈之長明也公名也先帖木

兒階開府儀同三司云

永新州醫學祭田記

國家仁民愛物無所不用其極天下郡縣建醫學置官吏與儒學等醫有功於民甚大誠有國者所宜先昔人方之相業可見已大德初王東野為吉安路永新州官醫提領七年遷本路副提領至大四年赴調京師改臨江未行徹政院使羅司徒薦其名與聖宮命為太醫歲二年夏又命乘

傳還江南迎妻子初為永新時手建廟學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事于三皇唯取給醫家至是盡以所受上賜買田五十畝入學奉春秋之祀還朝謁余記東野永新人也大父文信父慶隆皆有善行其祖母又賢日夜課東野學不懈而東野長好倉公之術遂稱良醫及被寵用凡所錫賚不以仁妻子不以事緡黃悕悕買田鄉校以蠲誅求可謂不負矣嗟夫永新之學者既無公上供給之勞又當國家崇重之日益勵所學以擴其仁民愛物之心此則東野之志而國家之望也凡吏于茲學者其亦勉之哉延祐改元二月朔記

虎林山大明慶寺重建佛殿記

佛鑒慧照淨戒大師居杭州虎林山大明慶寺之三年寺災既復且完大穗琴卯復災師大懼曰豈余之道涼德薄致然與抑物成毀有數地隆替有時與嗚其甚矣且昔者三吳之士輸仁馳義曾不旋踵而重以憩之子獨何心乃鬻私田之在越者率先走白行宣政院使張閻公公亦發幣倡之於是劾材鳩貨者復四五而午正殿成基隆於初構加于時倚仰陟降改觀動色寺僧子永莊嚴諸天梵相端儼妙麗如親示見於庳非師之強忍堅鑿疇底是耶按寺肇于唐盛于宋景定有佛慧大師者以律教焯于茲遂為國祠壇場至我元而益大歲時百官庶集祝聖人壽師名嗣良道行高峻多遊天台鴈蕩間居是寺凡再棄去再還遭寺薦災乃以興復為已任卒賴以振唯佛法之大固無待於傑棟廣宇而非此無以致崇極寄瞻仰師曰是役也我執事之人亦惟勤哉不可以不記因集賢侍讀學士趙君孟頫求文於余謹書以記延祐改元月日記

太和州重修快閣記

廬陵有閣最一郡之勝在太和東南城上邑今太常博士沈遵名曰快閣追黃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閣之名聞天下益自豫章游流五百餘里江盤峽束聲挽鬱隘罷心怵目至是而山平川舒曠浪寨閒躍然如龍

蛇之伸蹐鵬之息跋而四顧快可知已邑為州官事繁
遊覽廢閣壞為廐為驛為獄訟之庭旋葺旋毀豈復知
有所謂快者哉至大四年邦侯聖陰徒貳車楊學文議
改作而侯以監察御史召留俸五百緡屬寓公高安尹
嚴用父成之已而郎侯祐來詢克合掄材徵工撤而新
之為屋三重重十楹前為閣後祠太史中為燕休之堂
三年而畢弗亟弗徐屋加於舊而民弗與知登斯閣也
天高水廣陽開陰翕禾黍滿野舟行如飛仙地之勝若
始開焉明年高安之孫莊侍其諸兄威來京師以圖請
記且道侯之政予雖未登茲閣寫為之一快昔之曰州
曰太和至治之稱也閣曰快自得之謂也治欲其至而
民欲其自得蓋相須也民不自得求其治之至難已山
川雖勝而暇登覽乎哉於庠太和邑也而為州守尊而
親於下民下而敬乎上上下各安其素非自得之驗而
至治之候乎知此則是閣之勝獨最於一郡乎哉書以
遺之俾刻之石董是役者劉沖蕭佐延佑元年九月朔

記

古衛城崔府君廟里門記

衛之汲有古衛城在其境廟于東北隅者漢崔府君祠
也府君諱瑗字子玉順帝時以茂才為汲令居七年數
言便宜開稻田數百頃民祀之至今廟屢廢輒興累朝
皆有封號至元中封靈惠齊聖廣佑王皇慶二年居民
吳德建里門以表之子實益加藻飾焉高介以記請嗟夫
王去今千數百年民之思不泯非為今者之善鑒哉延祐

成焉壯麗宏大甲于郡初廟附智林寺寺亦再燬再構皆出汪氏延祐元年賜廟額曰萬壽靈順五菩薩之廟寺曰萬壽之寺明年良臣請紀于石唯神赫奕變化著靈効響海内所共聞而廟有再興之功汪氏為大不唯神在國初元龍兄弟保民之功尤多仕皆至治中伯朝列大夫仲奉直大夫良臣嘗為監察御史有能聲是為記夏五月十五日廣平程某記

廬山重建廣福觀記

廬山廣福觀古匡先生祠也宋南渡燬于李成之亂五十年道士王大成始建正殿其徒孫元道加堂庭門廡像設而庳隘儉陋苟備搜息而已又百四十年為大德乙巳冲和明素弘遠大師提舉觀事陳啓宗觀復大師知觀事王德脩首飭越國盂忠襄公珙所構道藏而更之撤兩廡及贊拜之庭而崇之而殿益弗稱始丁未又火福其民歷二千餘歲猶祀之宜矣陳君王君竭志興復以彰神休以祝上釐雷君不敝人之善皆可書遂為之記

十畝茗園果林百餘畝益觀之稍凝和冲妙崇正法師教門高士揚州主妙觀提點雷希復曰是不可以不紀以請按匡先生名績字子孝事周老聃得其道廬於彭蠡之濱虎溪之上相傳以為仙去人即其居而祠之山之得名曰廬曰匡以此晉惠遠法師東遊至虎溪顧而樂之攸太守桓伊奪其地為東林西林寺遷祠谷口唐開元中詔大其宮遣使致祭號曰仙廟南唐主割都昌劉建營田以奉祠事宋治平中賜額壽聖觀後避高宗尊號易以今名匡先生初號大明公建中靖國初封四極靖明真君凡水旱疾疫無不禱禱無不應邦人賴之唯神仙之說肇自中古覽老聃氏之書豈得已哉秦漢之君不務遠德廣為祠宇壇場以致神人以求長生惑矣後世因之又加侈之非滋惑與若匡先生既善其身又火福其民歷二千餘歲猶祀之宜矣陳君王君竭志興復以彰神休以祝上釐雷君不敝人之善皆可書遂為之記

杏山藥室記

醫家者流率以董仙杏林為美談亦有以為稱號者求其有董仙之心蓋亦寡矣夫醫功莫大於濟人禍莫慘於欲利持濟人之術而有欲利之心然且不可苟術之未精利之是嗜其禍可勝言哉今夫庸醫以病嘗其術故有峻其藥以急功多其藥以幸中能醫以病弊其術故有左其藥以厚勞迂其藥以盈取以濟人之術而禍人皆欲利者之所為也盱江陳庚杏山醫三世矣子觀其為人質而不浮聽其言簡而不眩審其術信而有功怵然有急人之容泊然無苟利之心其庶乎有董仙之心者歟年方弱冠時鄉之儒先秋潭周君嘗以杏山表其室於今二十年而鄉人用而信之如一日留京師七年出為江西官醫提舉司都目人信用之亦如一日積三十年之間名不少眠而家不益餽者得非心董仙之心然也今年春子若末疾杏山來京師留遠齋者益久且益嘉其為人故樂為之記且以勗其志

云延祐二年秋七月既望廣平程棨書于遠齋

楊氏先塋記

邃古之初不封不樹中古墓而不墳成周之時始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設官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自是以降其制益明天禄辟邪之屬亦各有差等所以辨貴賤定民志也聖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加惠臣鄰無有幽顯孝子慈孫之心感翼然以奮嗚呼教孝勸忠之政不其美與梁國楊文懿公之墓在大梁祥符縣魏陵鄉白榆村先是公之二子敬直元直遵禮經廣兆域至於表道識玄堂猶有竢也二子既受簡知至大三年秋七月詔推恩其祖禰明年夏四月又賜碑墓道遣將作院使野訥傳旨集賢大學士李謙為之文冬十有一月又加贈錫謚時敬直以轉運使官兩淮元直以太醫院使侍禁中皇慶元年夏六月元直持太常所賜碑不許乞聽兄離職行事乃許敬直承恩奉詔唯謹明年春正月元直復泣請于興聖宮又不許

請至二十餘終不許曰爾為爾親吾為吾子孫也且爾兄在豈必爾其命河南行省給費為爾成之元直曰以公給私不可固辭從之乃賜楮幣萬五千緡仍督行省相其役二月復遣刑部郎中楊朶賜河南丞相尚醞二壺以申敕之明年三月壬子丞相身率僚佐共建勅賜神道碑于墓右嵩公鄉老及四方來觀者萬數莫不咨嗟歎息曰非誠德之後能若是乎改作祠堂三楹泰國公李孟為榜曰致嚴壙未有銘集賢侍講學士趙孟頫之宜而已故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人慎終之一節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聖人亦從事之宜而已故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厦屋者有若斧者合葬於防從若斧者焉此足以觀聖人慎終之一節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聖人亦從事之宜而已故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非以為汰也非以為觀美也所以勸也所以事君事親也昔有身為冢宰乃家廟之不營而祭於寢司寇劾之也昔有身為冢宰乃家廟之不營而祭於寢司寇劾之者有傷其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聖人非之者適於宜而已若楊氏兄弟之廉敏端惠孝友敬篤其事君也外則于藩于宣而致其理內則夙夜在公而致其勤其事親也生事葬祭咸致其誠則於事君事親之禮講之亦久矣宜能位並九卿澤及三世軌物備制遂其所俟嗚呼此忠臣孝子之事也至於啓發人之善心使之思嚴嚴遼遼極目前臨官道過者竦聽咸曰此非教忠之原發祥之兆乎蓋是舉也金工石工木工土工凡六千計者六百繚以墻樹榆柳栢松數萬鬱鬱如屯雲翼翼

教子思立身以及於事君親之本其得於觀感羨慕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是宜有記嗟夫楊氏之子子孫孫毋怠毋荒丕念爾先丕敬厥德其克永世哉文懿公諱澤字潤夫凡再被贈恩階曰榮禄大夫官曰大司徒勲曰柱國梁國其封文懿其謚也其行已載所賜碑敬直今為大中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元直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太醫院使掌醫卿延祐二年十月日記

魯齋書院記

邠岐豐鎬之間周之故都也三代之文莫尚於周周之文莫盛於文武周公江漢遠矣其化猶存於小夫弱女況千里之近者乎無他聖人之道與天地並立日月並明軌有外天地日月而能久其生者吾意有能復興文武周公之教於其地特易易焉耳世祖皇帝經營四方日不暇給而聖人之道未始一日不在講求觀兵隴山首召河内許仲平先生亦首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嘉言嘉論深契上心時自陝以西教道久廢乃命先生提舉學事於是秦中庠序興振紳縫掖川赴雲流文事翕然以起其所成就皆足以出長入治由是聖人之道乍明世祖皇帝踐阼先生又以其道入佐皇明施於天下卒能同文軌而致隆平由是聖人之道復著蓋有是君必有是臣陰陽之消長日月之晦明聖賢之用舍固各有其時也今天子以天縱之質繼列聖之緒嚮用經術尊禮儒先彬彬雍雍著者益彰而且廣矣先聖後聖顧不同條而共貫與先是雲中趙侯守長安嘗議建書院如他郡先賢故事不果後以西臺侍御史復來因請以先生從祀夫子且申前議乃有王氏欲斥居宅為之得前太子家令薛處敬贊其決士民承風勸趨前御史張崇推官李益匠府同知韓祐相與董成之前為夫子燕居之殿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侑坐後為講堂左右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齋以張子厚先生晉講道於橫渠乃為室東偏令張許二先生而祠之首召河内許仲平先生亦首以聖人之道

庫寢庖廡畢備屋凡若干楹事聞有詔賜名曰魯齋書院仍諭陝西省給田命官設禁如他學院故事有司既奉詔而祐等請紀以文夫文者何也以西伯周公之聖而止曰文今郡國校官往往而具宮居而師事者亦無不同及觀其効則彌闊而遂疏者何耶無亦文非其文而然與夫子不曰斯道而曰斯文學於此者亦可以深長思矣若昔儒先自伊洛關輔以來相望百年不絕而續若朱子之立言使聖人之道復明於簡籍許先生之立事使聖人之道得見於設施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先生之於朱子信其道從其言尊之為父師敬之如神明嗚呼殆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與終際昌時出其所學有以當聖人之志建不朽之功可謂開物成務之材矣詩云禮儀文王今聞不已聖祖有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先生有慕用之誠而不能忘凡所以尊先生者無不為也然非私也所以為道也所以廣聖天子之教也所以使學者知所宗也所以志先生之

志而學先生之學者也一舉而衆美具焉可無述哉侯院仍諭陝西省給田命官設禁如他學院故事有司既奉詔而祐等請紀以文夫文者何也以西伯周公之聖而止曰文今郡國校官往往而具宮居而師事者亦無不同及觀其効則彌闊而遂疏者何耶無亦文非其文而然與夫子不曰斯道而曰斯文學於此者亦可以深長思矣若昔儒先自伊洛關輔以來相望百年不絕而續若朱子之立言使聖人之道復明於簡籍許先生之立事使聖人之道得見於設施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先生之於朱子信其道從其言尊之為父師敬之如神明嗚呼殆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與終際昌時出其所學有以當聖人之志建不朽之功可謂開物成務之材矣詩云禮儀文王今聞不已聖祖有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先生有慕用之誠而不能忘凡所以尊先生者無不為也然非私也所以為道也所以廣聖天子之教也所以使學者知所宗也所以志先生之

東巷書院記

有望延祐二年十有一月朔記

力乎自今邠雍之間郁郁乎復如文武周公之世吾猶之欲化民成俗可謂誠且篤矣承學之士奚可以不自庭瑞嘗為怙連副總管詔旌其閭以褒之嗚呼聖天子名世延宇子敖令為資善大夫御史中丞斥居宅者王

先裕後化民成俗之萬一乎吾將拂袖而歸率鄉里子弟之俊秀者擇師而教之毋使吾邦仁義之風詩書之澤一旦斬焉於聖人之世而已又何用假寵以溷我哉

而屬予記按解氏世以儒術起家歷宋金多名進士家藏書萬數千卷而君於書無不讀至元十三年詔試天下士君中首選由是階以入仕用庶勤以効于朝用循良以治于外凡天子擇任輔弼要君必與焉由集賢太常三入東觀再署詞苑名與學躋德與位隆蓋數歷三十有餘歲矣其位也方駸駸而未已而學也方勉勉如未至年未耄老而退然方求為千載之計不亦善乎書院之建既不隸于有司無勢以挽之歲時假給從已出無利以汩之又必擇良師友而為之教則無厄其冗職之患矣故教者用其明學者保其聰教者循循焉而不知其所化學者兢兢焉而不知其所得嗚呼使天下之學他日不取法于此耶書院在居第之東偏中樹高堂為羣書之府翼以東西序為師友講習之地亢以重門為

內外之別中庭蔭以松栢冬夏青青自延祐元年之冬至二年之秋其經始落成之歲月也屋凡若干楹君名節字安卿東卷亦其自號云

溥濟廟記

延祐三年詔封臨江路中聖洲洞庭行祠故梵修道師謝宗壽為端惠靈濟真人賜號曰溥濟之廟從有司之請也大川三百支川三千馮依為變化禍福者往往而有考論其最莫江湖若也南方之湖洞庭為大洞庭之神君山為大則湘君湘夫人之神今余不得而知之矣彭蠡之通而有洞庭之祠者川行之人無所不畏敬則無所不宗事也且神既神矣況又有異人者出而以其所修習者震耀出沒其間人之視之如在其上其左右由是楊謝之功用日著而洞庭行祠弘行四布矣楊著於白沙江口今為九江孚惠真人謝楊之弟子也著於風波之上亦屢矣嘗以為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行險而

不失其正人之道也予雖守聖人之訓聽造化之權則聰明正直之謂神者亦豈辱造化者足以為之哉然則彼之所修習者予雖不能知若其功用之所被雖余亦有時而利賴之矣況欲暘而暘欲雨而雨禦災捍患有出於風波之外者乎是宜錫之贊書躋之典祀而恒為民福也雖然川澤之氣孰非能神今以謝君之靈又濟以有司之請非遇聖天子勤恤民隱之至抑烏能延恩致命若是之侈哉嗚呼山川鬼神其毋忘諸

宜遠樓記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惟山亦然于時之上南踰百里有軍峯焉不知其幾千仞然自豫章南望翠黛靚然于天末其去之也猶將四百里也然子得請南歸宗人琦來送因與閒語琦曰吾父以野處自名早踈世事近者架樓於屋西宇以宜遠子曰記有之君子居高明遠眺望自非冲襟逸韻中無柴棘亦孰知高明眺望之為快哉子不知君家公言論風旨何若上其鄰峯則見諸峯並列尊卑巧拙不能相過也或返下視之者及去之益遠則望之愈高攬之益秀而向之並列者皆風斯下矣然則山之為物信乎遠而後宜邪琦曰公之言可因為斯樓記予曰可

雪樓集卷十四

元 程文海 撰

序引

王寅夫詩序

詩所以觀民風凡五方九州十二野如禹貢職方司馬遷貨殖班固地理之所載其風不一也而一於詩見之古者至於是邦也必觀其詩觀其詩則是邦之土物習俗可知已故曰詩可以觀當時所謂詩蓋民間所作也陳靈以後無風則民間不復詩矣民不復詩而欲知四方之風者其何觀風再變而為騷騷固楚大夫之作而非民間詩也然九歌可以觀楚俗之鬼天問可以觀楚祀之淫芳草嘉植楚產之名于山海經草木疏者觀之雖未適閩亦可知其概也喜而為之書抑古者六詩九夏逖雅頌凡詩皆掌於禮官之屬民間詩無復可采于閩閩之土物習俗惟懼夫知之有未悉得寅夫詩則光大以予嘗與寅夫相倡和也請為之序引予方觀風也久矣寅夫歸以其所自作藏諸禮官之府他日陳而觀之其亦可以補閩風之闕至元甲午立夏廣平程某序

上賜特穆爾參政海東青詩序

聖天子嗣位之二年詔以丞相東平公之子萬户公參
福建等處行中書省政事賜海東青二勸忠也七閩爲
東平公賜履之地錫命褒賢讚戎南服報功也欽惟世
祖皇帝英明神武混一六合時則有若先正左右宅師
帝嘉乃績開省江淮賜海東青四翮苑諸公播之歌頌
亦越參政公追配于前人光以令所賜合而圖之侈上
恩昭世美曠代之榮也在昔諸侯宣力王室彤弓盧矢
錫圭瓚戈以旌寵賚未有以精剛擊搏之禽比德而況
勳臣惟大德天子祇適先志亦惟東平公一家父子之
懿寔稱是賜天地貞觀明良相逢猗歟盛哉小臣程基
謹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煌煌先正殿南邦有子重來憩舊邦鐵券丹書藏漢府
介圭赤舄啓韓疆鷁禽軒翥歸圖畫好爵駢蕃拜寵光
却笑磻溪慳遇合誠黃項槁始應揚

楊彥寬御史心遠堂詩序

四遠壁上挂雙履客來勿與言請自喻其旨感君語超詣我意亦復瀾翻荆談未了王事趨行李坡陀路漫漫霜霰寒靡靡念君何當從推枕夕九起相期在千載室遠人伊邈

送黃濟川序

數十年來士大夫以標致自高以文雅相尚無意乎事功之實文儒輕介胄高科厭州縣清流恥錢穀滔滔晉清談之風頹靡壞壞爛至于宋之季極矣窮則變敝則新固然之理也國朝合衆智羣力壹宇内自筦庫達於宰輔莫不以實才能立實事功而清談無所用乎時若吾時江黃君濟川以殿之士而用於周其通才脩能有令之實無昔之虛所謂應時而特起者也始爲時江書院長當路者奇之俾攝郡文學設施注措異於腐儒識者固知君之才非可以閒官散職拘也未幾剡上尹武岡新寧縣新寧俗雜猺獠寬縱羈縻猶不易治況徼令之嚴乎弛者不能以奉上刻者不能以安下往往而敗也而君之才豈但於治民理財爲可哉試於其小固將

試於其大君行矣吾又當有以贈君

虛口談仁義通儒固所羞是間惟爾可卷外豈予求出於紅蓮淨經寒翠竹脩聒哉須遠業古有濟川舟

廬疎齋江東藁引

疎翁意尚清拔深造絕詣擧榮不羈故其匠旨輯辭往往隔千載與古人相見向者還教余以其詩丈一編曰江東藁挹其風味如在疎齋時也余攜以自隨汎舟江漢相與卧起噫氛使余欣然於風波之上者非此藁也

耶詩不古久矣自非情其情而味其味則東籬南山衆家物色森戟凝眸尋常富貴於陶韋乎何取疎翁於此殊不疎令又弭節驟國抑尚有起予者乎稿還因以訊之

歲寒亭詩序

大德四年秋余之官沙羨既至得老屋數楹於黃鵠山下以居居數日旁出而後望則莽焉坡陁糞壤榛翳之聚雙栢出其中如弟昆如古丈夫冠服並立若有所待於無窮即噫亭栢不可相無也繕完封殖後日誰非歲

寒亭長半是又不得而知之系之以詩曰

會心不在遠數步江漢明開荒豈不勞我僕汗且頻把
酒酬天風雙桕遞有聲崢嶸首陽姿愧此盡癖情念爾
亦苦心紅紫聊合并時排一日費買植數寸朔芳非信
可翫搖落亦足驚不如翳把茅隱几觀平生徘徊能幾
何王事固有程尚堅歲寒意永與雙眼青他時兩蒼龍
相見白玉京吾詩亦贅耳此君在前榮十二月十八日
廣平程某書是日也乃立春積雪滿庭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十四　九

揭曼碩詩引

臨川以二謝故爲詩鄉往或爲余言東溪甘君者喜鳴
豐城壤與撫接多師甘君子識其言久今年坐暑黃鵠
山有示予詩一編曰豐城揭曼碩作也予聞爲豐城人
因憶前語爲停篙請數解清風與俱喜曰人言蓋不妄
誦之音力甚弱而事甚難抑其志可尚已重趼來鄂求
書其顏於是進而告之曰議論多而事功少儒者之通
患也予蓋以南陽之屋知之夫南陽子所見也豈悠悠
忽忽調筆墨所能成哉今子以匹夫而欲謀百堵之室
自敗則又一技一能之不若揭君其慎之哉非子喜弗
及此言其戒之哉或曰揭故廣昌徙也子又喜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十四　十

送陸如山歸青田創先祠序

青田陸氏異時名聞江南義居五世而象山文安公出
爲名遂聞天下家益蕃熾幾五百房又五世而燬於鄰
寇火三日不滅凡異時遺瞻仰指敬嘆不容口者一旦
如雲收氣散莫可追摹獨石刻道義里與表閭故在至
元二十三年予將旨東南因喻有司以先賢之里宜加
崇祀然具文書而已於是子孫或徙或亡其猶環居故
址者飢寒顛沛不能皆賢象山之基幾易姓矣不謂飢
寒顛沛之中有如山父子者猶能自奮於義不肯委之
無可奈何且謀建祠堂以杜豪奪之想建孔廟以嗣絃
誦之音力甚弱而事甚難抑其志可尚已重趼來鄂求
書其顏於是進而告之曰議論多而事功少儒者之通
患也予蓋以南陽之屋知之夫南陽子所見也豈悠悠
忽忽調筆墨所能成哉今子以匹夫而欲謀百堵之室

片楮而欲集不貲之財余深懼其議論多而事功少也雖然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使子能修禮以親之陳義以告之皇皇然恤恤然其將無惻然而慨然者乎使又能勤爲如布福之長者堅忍如發願之沙門弗爲則已弗成弗止文安有靈亦必曰予有後弗棄基夫是斯謂之爲人子孫也已謂之大賢之後也已然則議論多而事功少未可謂通患也他日東歸當酌酒新祠且謝予言之過

雙峯先生文集序

書者修齊治平之方也聖作明述昭昭具存猶之於醫定標本察虛實按而用之無難高而猶云方多效少者非方之罪也理學至伊洛而大明逮考亭而益精學者家度其書歸而求之有餘矣而拘者束章句虛者掠藝稱專門户以爲高游辭說以爲達若存亡愚智交病雙峯饒先生最晚出徒得從其高第弟子游乃獨泳澤窮源扶根披枝共派而分流異出而同歸廓然煥然於此

好德之士有能判而布之四方則後之學者雖不幸而不遇親發藥焉而得是書讀之其亦庶乎不終病也已

南陽智夫人劉氏貞節詩序

子既爲南陽智君仲謙書其旌表十二字曰貞節坊曰節婦智夫人劉氏之家清苑郭君安道又爲求予言夫人者仲謙之母也少而嫠居仲謙甫髫亂夫人杜門教以詩書長而宦學有聞家日以盛令仲謙年踰強仕而夫人壽康安輿就祿忻忻融融無遠弗屆仲謙之孝四

十年如一日而夫人之愛猶髫齔時也當路諸公敬而慕之爲請於朝乃命旌表其門於是中書報外省下屬城俾從事如律夫夫婦婦人道之常故曰彝倫又曰天倫是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誠以人得於天而爲人者在是也載籍備矣易象論家人獨首曰利女貞爻義取於正家有嘻嘻失節之戒蓋謂梱內者一家興衰所係而必脩身以爲之本爲耳故世有寧蹈水火而不肯踐二姓之庭者其心豈異於人哉夫人之夫

蚤世予不得而知之然因夫人之節疑其平生脩身以道相敬如賓所以刑于家者有素故没雖不盡其年而存者政未艾也則夫夫人之德固有所本而然歟雖然彼背義失身者豈必待其人之身後哉今也不以一死一生異其心乃出於血氣未定之女子可不謂貞乎貞正也正位乎內之常道也豈無他人而傳之與否是又在乎之何如嗟夫使不幸而短折者得配如夫人何必扎孤於其友幸而有子如仲謙則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生者怡愉於高堂逝者亦無憾於九京矣子蓋爲之三嘆因又爲詩一章以遺仲謙請歌以爲太夫人壽

三從義甚明千載事殊少南陽智夫人此志獨能了當其柬節初遺孤一何藐緬思身世事前路極繚繞氛高復下竟得出深窈清風梧竹間鸞鵠正輕矯扶迎上潘輿日月光皎皎斑衣北堂春金章公府曉皇心在美化有命建華表恩重子孫榮門高嵩華小獨慚吾筆弱嫋嫋如風篠升堂仍未卜佳氣瞻緲緲請壽太夫人新

詩當清醥

送向省吾序

古郢向丈省吾者余季父內翰西渠公乙卯同貢進士也襄陽歸國朝君攝其郡文學掾裒拾殘逸整比書詩三招諸生而三沐熏之以事夫子於詭垣眢井之間居十七年而殘者完無者有廢者舉峴轂之下若緇帷之林然由是諸公貴人嘉其勤敬其志交口薦之得新喻州博士道經沙羨不鄙余來訪君故儒冠乎僕毀齒時

識君名氏於牓帖既壯識君譽處於西南士大夫而季父捐館舍二十有一年矣及來荆部訪問乙卯同升諸君落落一二意謂如君者進之則已結駟橫金既貴且富退之亦不失乘下澤稱循良而令故儒冠乎夫君不難於襄賴難於新喻乎今人幼而學之壯而弗得行則太息其誤耳甚則裂而棄之耳孰有能如君者乎曾子以傳不習日省其身如君者可謂能傳而能習之矣使人人如君固夫子所望於天下後世者然則其忠於爲人信於交友蓋不占有孚也故因君之字而敬易君之號曰省吾且爲詩二章以代編帶鄉先輩楚山王君率同文諸公詠歌以壯其行俾予爲序夫新喻文獻之鄉也倫魁所寄先生歸然爲令壽後其爲問訊焉

嫋嫋風生楚戶砧幾年相望愧相尋君家大耐留真譜吾道多艱見盛心定有諸生碑峴首政須名士樹鄭林著葉幸甚倫魁在鄉校胡寧金玉音

送范晉教授江陵序

至元丁亥余以侍御史奉詔求賢馳驛至杭衆言范君睎文之賢余固厲於朝時范君諸子偕父旦暮來游麟角鳳毛雖雖詵詵皆不失家法余既入秦范君由是連佐憲府自爾契闊不四三年而聞范君沒雖雖詵詵者未知何如也大德壬寅孟夏之月余方坐雨黃鵠山下乃有二士踵門俾僮奴問焉曰杭范也延之而望之長身顒昂接武以進予驚曰藥莊固在乎曰其仲子也年若何四十一矣斯焉誰仲子之子也二十二矣嘻予至杭時范君未老仲子弱冠其孫甫勝衣別半世而未老者不復可見何見者駸駸中歲幼者亦挺然成人余之齒髮蓋可知已人生真能幾何窮達短長皆聽命於造物又不足恃其可恃者政在我而或者又捨而不爲則雖生世千百載亦復何有今范君有子若孫如此亦足覘其平生矣蓋范君起家儒業博謇好修好交四方名士又能來諸子以詩禮故身雖沒而猶存諸子皆爲郡博士而見余於武昌者江陵教授晉也晉字誠

之綽有父風故余初見而驚以爲藥莊不死夫死不死不必計也苟生者不能生其生則死者誠死矣荆州古稱多士麗澤之利也慎擇而交博聞而約取尚友千載問津聖賢異時余再見之豈止曰藥莊猶在哉

送憲僉郭安道遷部江西序

沙羨當江漢之滙四顧平皐曼衍積水空曠山則借於江北曰大別招於湖外曰八公皆草木荒寒衆無固而去無繼黃鵠雖朝夕近眼然亦伯仲也突兀隆崇爲郡脊城郭官府蟻附之憲府獨坐其脅予與清苑郭君安道間嘗相語以爲山者仁人之所樂而或者以爲人物風俗之基也今沙羨之山若此君歲時將指以出若鼎辰沅澧洞庭之山亦異於此乎未幾安道以奉使職遷部江西夫江西固山水之聚予郢人也適彼土雖有年而官牒驅馳席未煖輒去登臨游觀之事甚鮮然閒談山水清麗秀偉者咸曰西江今安道乘軺案帷轍環所部所謂清麗秀偉者當悉獻狀予固欲因安道而覩人言之信否也且彼自南州高士而下至于歐曾王黃書聲至今不絕果清麗秀偉者基之乎登臨游觀雖非使者事亦惟山顛水涯杖屨幽隱乃得近民而悉其疾苦江西往往皆山安道不憚遐且險而幸一至焉庶非父老之所願望羅列所見參伍所聞其亦有以教我哉抑又聞之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信斯言也是山川政有待於人今顧以人物風俗責之可乎安道於此既已大稱厥職矣以之於彼直易易焉耳子固未暇爲予又寄聲爲山靈賀

送廣德常序

一畝之宮必嚴祀典一卷之書必崇師道夫子之道可謂達矣然道不能以自達而達之在人今國家郡邑凡幾千百所逢掖凡幾千萬人一旦拔而立於一州羣士之上匡坐而臨之北面而事之是可謂身之達而未可謂道之達也古者政教不分今則各有攸職言政者或

不及教言教者未始一日可無政也政者正也身非一學之正平德常家有相譜義方之訓素明不患無以教亦不患無以爲學之政惟毋以易心處之斯可矣且吾閩龍陽昔有木奴頭千其人爭相傳以治生爲俗以治生爲俗則既庶且富教之有其基矣在吾所以達其道者何如耳今學校之弊滋甚予常言之子常聞之尚其懋戒之哉

送朱芾序

書吏有朱芾者從余湖右三年矣承臺命將舉而進之察院柚巨軸顧序其顛將以謁諸公贈行之詩余謂有詩而後有序序先詩非古也子其求詩序無難者乃再拜曰芾之事公也非若世之吏於官也以其嘗從事於章甫逢掖之後也辱教而誨之今茲有行斷一言以終身非以爲奇也余曰嘻子吏也誠有意於儒者之事歟余何愛一言昔在西都厭馬上而刀筆刀筆厭而儒生盡罷百家之言獨與儒者共治車之多丈少賢爲天下笑不得已求篤行孝謹如萬石君者得其二子焉尊顯之以風中外雖齊魯賢行諸儒亦自以爲不及也而儒者自是絀矣夫孝謹天下之善行儒者之常事而未足以盡儒者也儒者不及而他人及之儒者有餘責矣然而西都所用而可笑者果儒者乎嗟夫世之非儒也舊矣史之不儒也久矣史不儒吾無責於史也儒而史史幸也苟祿偷寵月日隨聲而入趨隊而趨儒乎儒乎如斯而已乎夫儒者之功用未易以一言盡顧子方抱文行胸臆作威福常吏之所可虞者吾不虞子矣其佐而長其共而職至一所遇一事則必參以平日之所以學者謀及乃心曰此公也此私也此理也此法也某利某害某可某否止者必止行者必行長未知則告之告而未信則宛曲而道之期於合吾之所以學者而后已則雖未有以究夫大用之儒其不有以稍別於尋常之吏哉子將覲子矣其毋爲篤行孝謹者所勝則幸甚事素

餐之尤者也念無以進子者因子之求其言也書此以贈

送續好古赴監察御史序

大德六年冬中除湖廣行省都事續君爲監察御史聞之者咸曰真御史也古有所謂真御史矣或批逆鱗或鋤大姦衆不敢爲而獨爲之故莫不犁然心服而謂之曰真御史今朝廷之命續君也人初聞之而君亦始受知其自期於古之真御史矣將鳴朝陽予亦喜而不寐於其行書以識別

送憲幕仇信卿赴臺掾序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予觀仇君信卿其優而能學者歟信卿出入風憲垂二十年予承之南臺時已有諭其材者厥既此來幕得賢佐精神意慮之所至無不悃悃蓋心焉退食相從則必以攻過爲請予初不見信卿之過而信卿必欲自知其過夫喜聞過仲由也幸人之知己過夫子也然則信卿可不謂之優而能學者哉臺聞其賢遷任爲掾行有日適予疾作而伏即卧內求予規儆尤力夫昏昏而使人昭昭孟氏所笑信卿志則美矣而獨求予規則誤矣昔者衛武公九十入相猶切切求人之箴己故詩人歌之曰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圭璧之與金錫非不善也亦必磨礲鎔範而後其器乃成故又須

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令信卿年方强仕小心篤志其造於衛武公之地不難世之仕者計歲月以爭品級早夜屈其指屑其顧薰然於其心又何暇省己分内事而信卿勤於公篤於學如此弗可及已惜乎予方病而無以答其善意也且方資信卿以攻予失而居吾上者顧奪之以去又惜乎無以止其此行也然則其可終無一言以贈之乎曰甘受和白受衆君子以虚受人

大德重刊元豐類藁序

南豐先生之故里本邑也異時邑於盱民猶以汲汲告進而郡焉汲汲可知已故長於斯者循簿書期會之文而無害已謂之能已足以獲乎下令郡猶故也簿書期會未之有改也而能刋先生之文於校官此其於民必有裕之者矣不然夫子適衛之言獨非爲政之大方乎先生之文天下之文也而其鄉校顧無之非無也有於斗齋黄令君而無於燬令復有矣欲余序其顛夫文之有無不繫於板板之有無不繫於序而惟民之有無宴繫於守令故予於文不待贊而贊爲州者之能裕民爲州者誰乎東平丁君德謙也昔先生爲齊州齊劇郡也禎悍凶盜之訟無虚日至未幾而郡中蕭然然則觀先生之文當觀先生之實此又讀元豐類藁所當知者

大德八年歲在甲辰夏五廣平程某序

段郁文詩序

始余承之臺端郁文爲掾朝夕從事於簿書相識而未相知者蓋久迨歸江右聞憲府照磨段君名聲籍甚既見則吾郁文也於是始知其政抵舍與舊友吳幼清夜語因及當途學士大夫幼清語余曰方今段郁文其人也幼清介士少許可言蓋不妄余於是又知其學恨余方里居而郁文有公事不得接膝劇譚又恨余知之不審也洎客武昌聞湘部從事段君日與其長屬謆謆相可否聲流東南問之又吾郁文也噫人有一異已顙然自出於羣何郁文之多耶今予謁告來西郁文已謝痾

棄去乃攜詩二帙過我高者不讓古人下亦不與無病而學呻吟者同調蓋寫心之弊正而真即物之作幽而夠也余讀之數過太息曰余識郁文年數不爲不多對面不爲不數至於今而后又知其工於詩人果未易知乎抑知人固未易也爲之悵然移晷則又嘆曰郁文非求人知者固不以予爲過然有文學政事如郁文而不爲人所知者世豈少哉若郁文之文學政事而如予之屢知深知者又豈少哉郁文其行乎朝之公卿士之孫

陽也郁文其行乎然則予之知不知誠不足計耳姑識予嘅

送曹仲堅主閩縣簿序

仲堅自建安郡博士調閩縣墨曹將之官予酌酒與別相與言曰政教一事也以教爲政上不怒而下不殘不知道者反此決裂疲曳不能相勝而上下之情睽猶以加損於鞭扑爲仁求詳於情僞爲智嗟夫循吏之風不信吾言也固書於方以爲異日一笑之具

送王謙道遠游序

王謙道弱冠游四方行不輟足今老矣而志不衰一日告予曰曩者足目所及海之北江淮之南而止耳幸甚遭時盛明車書萬里而身猶局局然守一隅殆將抱恨

没齒明年將問津度淮由徐究歷青齊放覽趙魏之郊
闕首神皐一觀上國之光天不尼我又將出居庸望遼
東西緣古塞涉安西北庭東入陽關下隴坂訪秦漢之
故迹或首商於或徑斜谷首商於則沿漢汭徑斜谷則
下荆門歸而把酒骨肉族談亦足以樂此我之志也而
行無可聚之糧居無可託之友其將如何我志殆已矣
乎不可也其將奈何平曰以君才器充朗且挾奇能又
將之以無心不忌故所至若歸者四十年有餘矣夫在
物者雖無窮而終定也在君者無虧而益進也以益進
而待終定則無窮者乃在我而何志之不可遂哉且所
欲遂者觀覽之志耳非有世好之競而斷斷之爭也其
相宅既工其詩文又組織華妙言論上其亦足以悦可
衆耳不棘其喉殆見所至必有傾盃留連執袂繾綣使
不得以乍來而徑過其未得亟遂所志者或以此耳它
何庸慮雖然人固未知謙道之志也君其升車吾當推
轂

送王敬甫都事歸省詩序

親春暉而無吟望孤雲而延想人子之於其親也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曷嘗一日而忘之哉王君敬甫故迪或首商於或徑斜谷首商於則沿漢汭徑斜谷則
而仕於燕身雖燕而夢無夕不杞也蓋其父母家居年
皆七十鶴髮相對諒其心之於子亦猶子之念父母也
然敬甫方以材敏聞通上下之所倚愛雖欲一日其身
於親側而無由然人之父母之愛其子也將使之行其志昌其
膝下雍雍怡怡焉鄉曲之人乎抑將使之展其才器充朗且挾奇能又
身以安其親與其家以及天下後世乎為人父母者其
必知所擇矣然則敬甫身雖燕而實杞也庸何傷大德
十年清明謁告歸杞且省其親春日遲遲花柳迎路樂
矣哉敬甫之心歟上堂起居內外交賀樂矣哉敬甫二
親之心歟世無善畫孰能寫其形容學士承旨靜軒先
生率同僚賦詩以餞之而俾廣平程某序之

解安卿父八十賀章後序

有養而貧弗得弗仕古之人恒言之今之人亦恒言之

故令甲曰八十者一子若孫侍所以通人情隆天經也然嘗遡沿而觀之身貴而親存十一存而安榮十一而父在者僅僅也於是彭涓之學旁眩曰尚弗信吾道耶噫試數之誠然矣今渤海解君安卿都臨仕而親年若鈞璜之叟是可賀已持吾中庵翁之序以歸升堂再拜乃稱彼兒毓出諸袖中而讀之又奚必春容要眇之金石也耶既而禹吾前曰有廣平程某之說若此其然歟倘以為然嘗寫之宮商歲歲禹老先生壽

送楊彥寬謝事東歸序

黎邱楊彥寬健吏也父任入官以迪檢獲盜遷尉平原又獲賊四十餘伍凡百五十餘人遷禹城主簿政聲流聞弭大都警巡判官公廉自立不苟不回有執僞券奴良民者有司訊之閱六七年不決彥寬至而辨其僞言其所以持身抗志與世周旋者余也又何足以知之驪駒在門毋庸歸之聲猶寂寂也誰能咏歌倡予和汝

送蕭從周序

進身非士之急務也然幼學壯行之道浸以無實韋布

憂飢寒嘗梁顧家世自有不得不急者矣於不得不急之中而乃有不屑屑焉者若則平氏之子是已則平廬陵蕭氏之望也早以英妙卓越見知諸達尊東平徐公子方知之尤者也故則平出爲時用垂二十年不幸無祿英妙卓越又集于其子大德十年冬識於京師守之以粹温表之以端謹余知則平氏有不亡者存凡識則平者咸曰幸哉有子如此是誠可幸也已未幾別余而南問之則曰觀禮樂之會觀天下公升岱宗觀止矣

僕之事畢矣仕乎曰俟有知已此非僕所得急也余爲之喟然曰子方與余僚好甚深子方所知者子皆知之以子方知則平而則平名聞於時令子非不知子而子猶棲遲於逆旅子雖不屑屑高余獨不愧乎方平雖然余聞匠石之入山林也徊徨把玩以至於捄把未始暫視焉何則俟之也今子歸其亦勉之乎人且有笑子者矣

送毛潤巨源知沔陽府序

方城以南雲夢之藪也川澤阻奥地曠而人稀更散迭聚往往非有恒心之民智力稍異已足稱雄其間而漢南之俗非復百年之舊矣彼之杞梓之材羽毛齒革之用凡地之所有國之所資者若未始不建於古實則莫之能偕也況所謂楚材晉用者乎家本郢也高曾之墳墓在焉故不能不致意於彼蓋嘗感歎而思曰母乃山川之改而風氣之異即抑化之未宣作之不興生而無

謝伯琦親年八十詩引

中書謝掾伯琦介特士也余嘗識之聞其敏而勤貧而

以成之也邂逅彼之良守令其試以是問而告之令年秋自帝所還燕故人毛君相勞苦則知既受左符爲竟陵行有日矣殊爲君喜君又嘗官漢南彼之民情吏治甚習令往而設張蓋必有甚愜者余又爲彼之父老喜也況方地千里有民有社非若向之有所從而弗得專又況君之敦惠閒敏老於從政然則彼之良守非君其誰余於是爲之累喜且自喜將得所問焉然君之去彼土也二十年有餘矣山川風氣之不改以異余雖欲問之君而君必未之或知也然則君其行乎化之宣否他日余將問之來自竟陵者

送喬達之守東平序

劃尺寸之符分方千里之地多者屬城數十少或半之朱轓皂蓋四馬加騑雙旌前引千騎所至長吏鞠躬將迎於數百步外老幼扶攜夾道相與攀肩擁首如望神明皆以一見顏貌爲慰當是時軒車高大使君匡坐其中張髯直視意氣拂雲賞則賞刑則刑未知古大國諸侯與我何先也則二千石亦貴重矣然自非久直承明及朝廷高選與郡國殊最當遷不得爲也至未半歲或墨書勞問奏課高者至入爲三公故爲之者大抵高材美器足以承流宣化父母斯民西京以降益分益削至于近代名雖郡古一小縣耳官曰守一令長耳授受之間皆有易心而上下交病矣今則不然名城大邦通名曰路所統城邑毋慮數十牧守之任恒擬朝廷達官體與古制合吾故人喬君達之由翰林學士出守東平達之文采風流高材美器亦不在古良二千石下而東平詩書郡多秀民其丈者師友之野者父母之又從而勞來安集之方令治體惟古之循吾見達之入而在槐棘之間不難矣不得不爲達之喜且爲東平得良二千石賀也或曰達之在朝廷久視官如家游公卿間如親戚典章文物閑習優甚所向胸然而合耳郡國專民社之責一語一默政之臧否民之休戚繫焉而郡又有所攝率不得直遂達之高明英邁固無所擇而或非所樂也

曰不然大丈夫之仕也豈爲己哉達之必不其然王成增戶而得賜爵次公爲相名減於治郡時吾知達之不爲前之增亦不爲後之減也麾節在門僕夫整駕諸君得無言以贈之乎

宗鏡録詳節序

蓋聞學以離言說爲宗心以了空相爲鏡然尋宗詣學捨言無示學之方而即鏡觀心執相乃非心之體是以五千四十八卷敷演未周十方三世諸尊究竟何在喻如分江浸月一已爲多縛缶度軍萬猶云少良由根塵有利鈍悟解有淺深翠竹黃花元非議擬赤髭白足亦假因緣是故靖菴剪裁古記披祛須提正紐伐木先削旁枝信手拈來皆是隨身之鼓笛迴頭踏過別無逕路之津梁莫憑逐客書空且對癡兒說夢偉哉龍象幸甚人天續彼篇章述余讚歎云爾至大二年重九日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商議中書省事程

其撰并書

雪樓集卷十五

元 程文海 撰

序引

贈歐陽南陽序

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若無所事乎游也然以一鄉一國爲未足而必尚友天下之善於是始有結駟過都重趼不息者而師友之淵源廣矣涘泗及門三千大抵異邦人也然則士其可慵居也哉聖人之教四而文爲先其論君子之於友也亦必自文始然則士其可以舍文也哉陶唐氏開聖治之初者也夫子贊之不過曰有文章西伯周公大聖人也謚皆不過曰文道德禮樂至周備矣而言三代者亦不過曰周尚文然則士其可徒以辭章爲文乎哉歐陽南陽生臨江之俊士也祖父皆儒先生長者義方素明生又材質秀穎志尚不羣其爲學也力自奮拔刮磨不肯蹈陳襲陋觀其所爲詩賦諸篇飄飄然殊有凌雲之高御風之遠也自以居幽守獨從師取友之未弘而父母之望未酬也於是四方之行昉自今始而首造於余豈以余爲可與論文者歟余聞之欲窮山林川澤之觀者必即其都會爲夫京師固士大夫之鍾聚也生其行乎凡生之蓄於今者乃余之發於昔者也生其行哉余固卜其於師友必有遇也嗟夫古學不講久矣以生之材之志余尤望其於道終有得也故余以古之士與夫古之所謂文者先言之而冀生返觀之庶乎立身養志之不苟也京師遇吾故人乎爲我謝爲曰今歐陽生韓門不拒幸甚

送雲伯讓序

不擇官而仕爲捧檄而喜昔人豈矯情哉爲親也人子之於親幸而及養則三釜亦足樂不然萬鍾於我何加焉雲謙伯讓釜年來江南猶及見諸老前謁余於金陵被服儒雅吾固異之別二十餘年復見於京師見識議論益老成又二年復見之則揆於宗正府意其驂騑開

路一日千里忽來訪余曰謙以歲月遷餘杭總府知事即之官願得一言余訝其遠來久客取之廉而去之遲也則曰小人有母韓夫人平生睦族善姻憐貧敬老切以教子爲事重師友厚賓客凡所爲有益於其子者無不爲也新年八十一歲七子十三孫謙幸成名老母蜀江南而西浙湖山演迤風土清淑宜於老者侍膝下奉色養官事之暇則板輿輕軒花朝月夕東游西衍舉壽觴以怡慈顏尚庶幾焉余曰嘻子知所本如此豈惟

省書積慶堂三大字以表樹焉令復新其構而揭之以奉太夫人之養可謂肯堂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

高大有積慶堂詩序

南城高君大有世以好賢樂善稱趙閑閑嘗爲其祖發一善易能也一慶易致也積之爲難古人固有如孫叔敖之瘞蛇宋景文之度蟻適然一念之興遂致卿相若此乃近道乃積慶之基也若大有之承祖敬親尚賢之意若此吾知其慶之積也必矣余聞高氏久而來識大有也吾知大有以宗人仲和僉院之言及觀李野齋所

爲詩益信故書此以爲他日升堂會慶之本

紹運詳節序

史學自古爲難孔子敘書斷自唐虞司馬遷始以洽聞廣覽上及古初自是以來編年紀歷日以繁浩或出一家自相謬戾或參稽互見多所異同白首著述求其統會條分户析終至缺疑理固然耳南臺御史諫齋君好古樂賢端直不撓有古賢士大夫之風一日過余出示其客張君致遠所編紹運詳節一卷上下凡幾千年一目可極可謂節而詳者其志於惠後學深矣然天開地闢帝王迭興史氏傳疑古今通患其所不可深詰者多矣余獨喜因御史之舊獲知張君之學又因張君之書益見御史之賢於是乎書

黎景高詩序 安南人

予嘗讀黎君景高安南志郎官湖記等作未始不擊節驚嘆去之耿耿不能忘於心令復覽此編其五七言詩森整豐腴若不經意而乃得於苦心長短句穠麗婉至宇宇欲與花月爭妍而決非兒女口中語善夫景高如斷輪于圓規而方矩靡不合乎度如伶倫管含宮而激商靡不應乎節惟其學之審積之厚故其發也無不中然于不獨愛其文復敬其人也介而不隘通而不流溫而春澄澄而秋至於懷恩感義輝慨奮激有古烈丈夫之風觀其始終彰寔葢一事可見已故其爲人建辭起義皆有感而作非苟然者嗚呼誠有德君子哉其由京師而歸江南也乃敘以贈之

贈彭斯立序

廬陵彭斯立工篆刻一日攜所刻若古印章者謁遠齋曰是可以不朽乎曰是可以不朽乎曰未也吾刻古帖可上擬閣本淳化若絳若潭若臨江武陵直下視之耳吾又將取令名卿巨公雄文大章盡刻之配古以傳庶得公手書所爲文四五十篇歸刻之予曰子之技善矣哉子之志異矣哉古帖若絳若潭若臨江武陵其初一淳化也令雖並傳應絕若此誠以摹刻善否然也予嘗

得而觀之皆弔喪問疾簡記之辭多不過十數字少者數字其如洛神樂毅賀捷表者絶無而僅有耳非所謂雄文大章人亦無四五十篇者又皆後世好事者收而藏之朝廷搜求遂入祕府宋淳化始刻之摹以示人間也非其人志於傳而書且刻也予今欲予書而刻之而傳之耶夫傳者必名善書刻雖工如文若書之未善何若予之文藏之金匱石室者不可浪出應俗之作又皆散落謾不記省亦未必可傳亦不能至四五十篇之多紀載而集正之一以康節爲準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

要亦上及羲農者因備博覽而已嗚呼白雲知所去取且老懶不喜書將何以稱子求況古以文章名家或千數百篇或三四篇或一二篇赫然天地間者又不待于書刻而傳之也文之傳不傳繫其書之善否書刻而傳之亦非可手書其文之善否書之傳不傳繫其書之善否非帖比也予誠無以稱子求也苟有志焉子行四方有善書若文者擇之可也不必予也予於斯文刻不敢計也傳不傳不敢知也獨喜斯立技之善而志之異敘其語以贈之世必有賴子以不朽者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序

史莫信於書春秋莫博於史記後之稽古者舍此何以哉然孔子斷自唐虞政以世近而可信也司馬遷乃上述黃帝以來又遠詳其世次先儒固嘗疑之矣至於諸家編紀公訛龔舛此皆好博之過後惟康節經世書以歷紀之始明白可信然好奇惑異者猶不能據依著述紛然莫之統壹近平章白雲翁以政事餘暇悉取諸家紀載而集正之一以康節爲準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要本上及羲農者因備博覽而已嗚呼白雲知所去取且老懶不喜書將何以稱子求況古以文章名家或千數百篇或三四篇或一二篇赫然天地間者又不待于書刻而傳之也文之傳不傳繫其書之善否非帖比也予誠無以稱子求也苟有志焉子行四方有善書若文者擇之可也不必予也予於斯文刻不敢計也傳不傳不敢知也獨喜斯立技之善而志之異敘其語以贈之世必有賴子以不朽者

王氏孝節序

予學於臨汝書院時信之貴溪月巖先生爲之長先生

與予同宗其學渾渾而弘其行侃侃而和其言恂恂而善誘其子植甚賢娶五年而殁植之室餘千王氏又甚賢宋咸淳壬申年十九歸于植植死終喪誓不改嫁事舅姑生死無違禮先生既殁歲至元壬午一夕盜入室姑疾在床王守不去盜欲刃其姑王扣頭號泣乞以身代盜兩釋之姑以考終嗚呼世莫親於父子兄弟不幸孝友之道不明臨小利害即相視若秦越以王氏匹婦守其身事其親死生患難不足動其心卓卓如此不亦難乎予有以知先生之道雖不獲大埤於當世其所以儀于家訓于後者深矣王氏年已六十康強寡疾勤儉有則子孝婦順如已事其舅姑閭里族姻軌範之邦人士歌誦之予又有以知先生之世必由是而益昌天道之不爽明矣予自去先生驅馳王事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幸無大過每思臨汝親炙時如一日今復聞王氏孝節之盛遂書其大者以授先生之孫同文天下苟以樹教化移風俗佐隆平之治者於此必有取焉王氏名靜

婉皇慶元年九月程某序

溫國司馬文正公墓碑老杏圖詩序

司馬文正公以純誠古學位宰輔雖童兒婦女知其為端人其薨也勑命蘇文忠公為文秉其墓至尊親書其額曰清忠粹德之碑未幾仆於羣憸之口嗚呼邦國殄瘁固基於紹聖哉而斷碑之鐫隨有杏生焉盤屈蓋擁其龜趺若非偶然者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及墓僧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而無恙白雲翁家與之論議留京師迺出是圖及修復之碑以視廣平程某序之且將求當代名筆賦詠以發揮之某曰草木寧有知哉生得其所而不剪伐於樵童牧豎幸已所以異之愛之圖而傳之乃秉彝好德之良心也白雲有志於涑水公而曰天人之際在是亦何不可者遂為詩曰

吾聞精誠可以貫金石誰謂草木真無情君看穹龜涑水上老杏布護數百齡風枝雨葉擁幢蓋陰森若有神

物馮涑水先生三代士青春行天和且平問學深探古
人蹟德化直與元氣并蘇公雄文照四海北轅當世誰
重輕豐碑俯仰自興廢百仆不奪二老名由來宋祚圮
中葉已在紹聖非崇寧夏臺大夫獨好事畫國肯與扶
顛傾古祠香火今幾載大字深刻羅軒屏何人卜居占
此土白雲老子今疑丞摩挲往事起惆悵表顯更高翩
丹青乃知天地崇至誠陳根斷石猶寵靈此心豈有古
今異遺迹試向天人徵

欽定四庫全書　　宛委別藏　卷十五　十二

送布哷睿平章北還詩序

古之有天下者必由得賢以興我朝自太祖受命至于
世祖統一萬國雲龍風虎之士隨方而至莫不鞠躬盡
瘁以立顯功若今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布哷齊之祖克
哷公三世佐運翼聖南征北伐東詠西討忘軀委命以
致其業以有人民土田至大初先帝御極令上在春宮
始申追贈之命夫上公之爵大國之胙其祖父皆所宜
有而平章公既承其忠於前復昭其孝於後於是幸廟

欽定四庫全書　　宛委別藏　卷十五　十三

以祀伐石以載煥然功臣之中可不謂賢乎嗟夫使世
臣大家於慎終追遠之道皆能若是則天下之俗有不
歸於厚者哉其將歸刻姚君端夫之文也詩以送之

皇元定海寓羣材集如雲於時克哷氏胖翩策殊勳忘
軀力從戎佐運應天人金戈一指揮號令捷如神金源
絕其流遽水飛埃塵功成寧後賞所志四海賓茫茫大
國開皇上天地仁再世三公上乃孫復秉鈞溫溫平章
公高行邁等倫立廟展孝思伐石表至恩卓然世俗中
見此不世臣請身從南來素志一旦神令晨告我別秋
風集冠紳會見穹碑成突兀摩蒼昊上以報先世下以
厚斯民

代白雲山人送李耀州歸白兆山建長庚書院序

國家樹教育材之本莫先於學校而天下之學廩稍不
足者士既無所於養廩稍之有餘者秖益郡縣勾稽覬
望之資教官率以將迎爲勤會計爲能而怠於教事非

其人皆不賢其勢然也惟書院若庶幾焉而居城邑緑有司者其弊政與前等近世士君子之賢者往往因前脩之迹據江山之會割田析壤建爲書院既不緑于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專焉馮翊李君仲章爲德安府判官時予方家白雲山中君尋亦買田築室於城西三十里白兆山之麓而居之乃李太白題桃花故處相傳太白嘗讀書于此予既出山君亦累遷耀州守皇慶二年春君赴調京師南還割田二頃建河南書院乃二程先生之父作尉之邑予語君曰君居白兆山非君家太白所遊歷乎獨不可建書院爲教育之地哉君慨然曰此吾志也願歸割應城田四百畝建長庚書院聘名師教鄉里子弟以成公之命予既題之行有日重爲告曰今天子仁聖夙夜孜孜以樹教育材爲務君力甚舉既無城邑之累而有江山之勝士又得所養而不緑有司教可專也審矣利莫大焉德安文物之盛必自君始君之名與太白此山相無窮不亦休哉君勉成之予歸白雲

山幸遊息焉

用晦和尚語錄序

佛法非言不立非人不傳此用晦和尚語錄所以述也若因人以求法則其人已滅因言以求法則法不可言是用晦和尚語錄未嘗述也和尚十五出家爲僧七十一載遭遇佛法盛明通參東南諸大長老九居壇場爲人說法撰得千言萬語畢竟如何測之不見其涯求之莫得其緒似言非言似遠非遠若知和尚未言前便是

元聲既遠後即師來嘗言徒未嘗述用晦和尚語錄自若也皇慶二年九月日叙

龍虎山志序

翰林侍講學士臣明善奉勅志龍虎山玄教嗣師臣全節屬臣其序之臣伏讀終篇山川之奇人物之盛前後宮宇之廢興累朝恩數之隆尚聚此書矣然天下山之大者曰岳水之大者曰瀆曰海顧以茲山先豈無意乎意龍虎之得名以張氏張氏老氏之學也縣東漢迄今

綿千數百年而益振朝廷且尊而信之此志之所由作乎嗟夫治道貴清靜老氏之道也原於軒黃文景用之其所成就可睹已然流而爲神仙巫祝豈本旨哉若所載天師恒之對唐高宗曰能無爲天下治乾曜之對宋仁宗曰苟能反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沖舉政和中訪高士王道堅以修煉延年之術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修煉非天子事已而命之禳厄奏曰修德可以迴天禱禳之事不敢誤國端平初徵留用光入朝答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若四人之言誠祈天永命之勇符哉庶幾善學老氏者可謂豪傑之士矣今天子撫盈成之運正清靜無爲之日嗣師數陳老氏之本上嘉納之此志之獨先龍虎宜也臣故敢敘作志之意以示後之學者

歐陽南陽手藁序

臨江有奇士曰歐陽南陽子識之三年實見輒對客盤

觴長歌大賦踔厲風發氣落落不可下其爲言也必欲與常人殊鳴呼何其能耶夫杞梁之妻非善哭也情之哀也易水之夫非工歌也義之感也善養由基之射調弓而猿號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游魚出聽藝之精而音之至也得之天而應於物也世之號能言者不若是不類談兵趙括擲天非一時也地非一邦也人非一俗也物非一態也言不極不足以盡其變言其可易言哉南陽之遊京師也諸公交薦之其羽儀於天朝也非遠矣覽其集心異之遂爲之辭

送白雲平章序

白雲公以四朝耆望潛邸舊臣皇慶初參預大政明年遷平章政事延祐改元春三月引年致政平章李泰公以言上曰知足哉是翁特加光祿大夫賜歸田里朝之人祇聞德言雅舞詠歌顒暻昭穆震炟黙黙相顧而歎天子能待臣以禮白雲公能事君以義泰公能成人之美如此方公罷戍幔屏居白雲山時買田築室鳴琴誦

書幾與世遺矣庸詎知一旦桓圭赤舄坐乎廟堂之上黜陟百官臧極若此者哉自予識公武昌幾十五載外和而內直好學而樂善曾無毫髮易其素其去常人固萬萬矣至於感老氏知足之言服孔子在得之戒從二疏當年之樂飄然反其初服於公特其職分猶足以風厲天下焉萬世美談夫一出一處一進一退而國家之輕重繫焉此古之所以貴夫賢士大夫也然士大夫雖賢非遇明天子其遺恨千古者多矣若公者可不謂至幸矣乎因率同志作為歌詩以飄之且為他日續二疏傳張本

續孟伸蒙子序

續孟二卷伸蒙子三卷唐林公慎思所作其書列於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經自其度信學之有源也至大四年予被召過豫章君時為行省檢校握手相勞苦俯仰今昔慨然盡懷予待罪翰林之三年君亦赴調京師日與還往如初見時已而宰臣之知君者交贊之曰善甫沁人也游宦外久得無思覆不悖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公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兄弟五同讀書邑之橋巖山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縣祕書省校書郎至尚書水部郎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蓋賢者也其裔世孫崇萬來京師求子序之崇萬今為浮屠氏云延祐改元四月晦

送李善甫知沁州序

許文正公承朱子之學為我朝儒宗及其門者人人皆自愛重為賢士天下尤稱賢者曰平章布呼密公至元中予於平章坐識其同舍生李君善甫善甫為學也內而修身齊家外而事君治民一以文正為歸與君一合一離一見一聞上下餘三十年未嘗少變其度信學之有源也至大四年予被召過豫章君時為行省檢校握手相勞苦俯仰今昔慨然盡懷予待罪翰林之三年君亦赴調京師日與還往如初見時已而宰臣之知君者交贊之曰善甫沁人也游宦外久得無思

其鄉否即奏爲沁知州行有日來別予曰君是行也有民社之寄矣況父母之邦乎展其所學正在今日然于閒臺之知君者復不少忍令不行其學於天下乎其不久息於沁也必矣予旦夕候君西門之外

嚴元德詩序

自劉會孟盡發古今詩人之秘江西詩爲之一變今三十年矣而師昌谷簡齋最盛餘習時有存者無他李燮昭觀者莫敢議陳清俊覽者無不悅此學者急於人知之弊也燮昭清俊固非二子之本亦非會孟教人之意也因其所長各有取焉去年識廬陵嚴氏二仲曰元友元正其詩若文雅厚深密非求一日之聞者近復得其季元德所爲詩亦往往可誦以三子卓越之資生會孟之鄉加之父師之訓又有歐陽公諸老遺風餘思宜所底若此然吾於元德猶有欲言者會孟於古人之作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近世鮮能及之夫學者必求之古不求之古而徒膠膠戛戛取合於一時其去古人也益遠矣其不爲會孟所笑者亦寡矣求古之道當何如能如會孟之融會斯可矣而猶必以養性情正德行爲本二仲歸試以吾言告之

忍恕堂詩序

京師有袁氏者父母既喪兄弟同財而居嘗相推讓葬其家和人以爲難又懼夫情之或遷義之弗盡字其堂之顏曰忍恕朝夕監觀以自發焉且以示後子孫予聞之曰嗟夫聖人之道忠恕而已雖天地由之既恕矣復何事於忍乎豈學有淺深恕必由忍而入乎學恕而先之以忍則用力必至信道必篤或遽之機弗盡之微無自而起矣恕其庶幾乎雖以是名堂可也使天下皆袁氏唐虞之世何足過哉朝之大夫士皆爲文辭以稱道之屬廣平程某爲之序

李氏忠節序

夫爲人臣而有爲革之忠爲人婦而有栢舟之節非幸也義也於是而有祠廟之褒門閭之旌封爵之加亦義也非幸也忠臣貞婦豈不欲長保君臣之樂伉儷之情哉不幸而蹈危躓璽寧忘身而徇義以爲不若是不足以爲人此豈得已而爲之哉中統三年李璮之叛濮陽李文秀以武衛親軍千戶從諸王嗔征之戰死濟上其妻賴氏年始二十有九終喪畢立誓死不嫁治家訓子卓然有倫于永既長授宣武將軍侍衛親軍總管未幾養世撫其遺孤以至成人復襲武畧將軍侍衛親軍千戶於是賴氏年八十二矣婺居五十餘年不易縞素鄉里尊之有司始上其事請表其門于朝而翰林修撰彭君先道屬予序之嗚呼治亂相仍生死相因夫喪子天毋孫繫焉何其不幸矣乎默視世之飽食高位而有曠職安居美室而有過行其不幸又何如也故李氏之不幸乃斯民萬世之幸也摛文挾藻之士可無以咏歌之乎

温州路達嚕噶齊拜特穆爾德政序

東南海濱諸郡温最劇大德十一年夏四月拜特穆爾來守是邦首興學校勸農桑使民知本裂姦宄豪猾抑奔競之風禁苛暴之征使民畏刑建忠臣之祠表孝子之墓禮先賢之後使民尚德是歲大旱徧走羣望弓咎痛自責闔境雨足大有秋明年環温諸郡飢疫相仍流民數千人來歸爲之儲偫以食之爲之廬舍以居之爲之藥物以救其疾爲之槨轜以給其死及其返也又爲之裹囊而導之出疆明年秋七月吳越大蝗蝗且入境至境皆死人以爲德化所致民有高姓者舊私鹽戍捕詣吏吏受賕反以捕者犯連逮甚衆漕使檄君詰之具正其罪潛平陽河渠五十五萬五千九百餘丈歲溉田四千餘頃郡庾庫久敝爲委吏憂徙之夾堤繚以垣以固之又爲常平倉其勞以備荒政不期月之間民順吏從田野四闢盜賊寢息圄圉空虚頌聲咸作乃召郡博士及羣士之賢者修其圖志求古今之遺迹山川

之勝槩爲之凜栁遊觀樂民之樂而政成矣至大三年受代去民思之至今惟君生長富貴而孝友詩篤好賢下士得於天性又能本仁遷義循公律廉爲天子分憂者如此予雖未之識而翰林經歷張子仁編修章德元縷縷爲予道之且屬予序二子皆賢者其言有徵因書以爲守令之勸

李雪庵詩序

古今詩僧至濟已無本之流非不工而超然特見高出物表徑與道合未有若寒山子之詩雲頂數之頌得其旨者惟昭文館大學士雪庵大宗師乎師以澹泊爲宗虛空爲友以堅苦之行爲頭陀之首蓋數十年矣適逢會濡毫伸紙發而爲詩有寒山雲頂之高無齊己無本之靡不假徽軫宮商自諧得之目前深入理趣謂不足以流芳聲於四海振遺響於千禩可乎樵夫織婦邇簡而敬和而平以扶綱常任教化爲本至其不可奪則卓然有古道道之風故其文精鑿況鬱不假議論而理自見不托迂怪而格自奇其本則六經其辭則雜出西

圖說通書西銘等作方可稱繼三代者然必如是而爲文則天下之文廢矣又豈通論哉作述之體既殊古今之尚亦異學足紹先聖之道言足垂將來之法而已豈必模三墳擬大誥而後爲古乎此仲淵之所憂而吾之所以知仲淵也仲淵材峻而氣渾學富而行實其爲政簡而敬和而平以扶綱常任教化爲本至其不可奪卓然有古道道之風故其文精鑿況鬱不假議論而理自見不托迂怪而格自奇其本則六經其辭則雜出西

漢而下其可任以古人者仲淵其人乎然文之盛衰世道之占也我朝之盛自古所未有獨於文若未及者豈倡之者未至而學之者未力耶今天子方以復古爲已任於以弘其風波其流標焉而任於其下者非我輩之責耶而吾老矣仲淵不可辭也仲淵名原道亳人有集曰行齋謹業見示屬予以序不勝狐裘黃袖之愧

章德元近業序

予自衰疾以來愈不喜高文雖談之本自厭也爲之愈力而愈遠談之愈切而愈病常欲一旦盡謝去前好滌腸胃收視徹息以自愛也而適然意會輒復爲之而不知蓋士君子釋此無以達於情而接於物也至於談則絕之久矣如淫聲美色既遠之矣安能日嘐嘐然與物相仇耶近得東嘉章君德元與予同史館年相近也道相似也又敦信而篤弟古君子人也心甚好之乃時與之談向如淫聲美色而遠之者如沐猴衣冠執干而舞非不俯仰中節投之以果則不覺攘臂而起矣此非絕之不深制之不嚴爲知者然也君之詩若文質厚而氣和壹以理爲主蒼然正色貫松柏而後凋不知世之知君者復幾人也安知數十年後無索君於茫洋之間濱涕之外者耶予之所謂欲謝去者行見之矣姑爲君一言君名嘉嘗著東嘉郡志二十卷甚有法

贈王太醫序

廬陵王君東野善爲方踈郡官醫提領入爲典聖宮太醫諸貴戚近侍公卿大夫皆以老謹爭相延致君亦輒能以效自見延祐二年春二月予暴得末疾幾不知人君入診曰脈大浮盛得之氣虛而風乘之宜服三生飲間投以小劑命湯數日疾可已嘉與徐元善復入診一如君言服之三日手可舉足可履服之五日手可至髮際足可因人而行服之七日手可至顛足可因杖而行服之十日手可舉物足可去杖與人矣惟舌本微殭害於言以問君君曰脾脈絡胃夾咽上連舌本散舌下心之別脈上繫舌本此心脾受風未除也宜服解語

丹服之十日否不殫語不害若君之醫可謂良矣而徐君不立異以爲功亦可尚也夫始余之疾聞君之言而喜及得徐君益信然當是時君誠賢徐君一立異衆必茫然不知爲計矣乎有弗病矣乎賴二君子皆良醫其識同其心又同是天以賜予也嗟夫方今之受病有甚於予者衆矣不知皆能得良醫如東野問心如元嘉者治之否乎秖臨臨然忌功而皆能專欲而擅利危人之身絕人之命而不顧乎甚懼君之不常遇徐君以成其功也其必審所以自處哉他日天子詔其上所驗幸

并以憑言爲對

送艾庭梧序

臨川艾氏多聞人或以詩鳴或以文高或以明經顯乎少學臨川多與之游去年秋有客候於予謂入曰臨川艾庭梧敬候先生亟見之則吾同舍生從子也問其字曰伯蒼問其年則予去臨川時猶未生也問其所從學長而有之乎甚驚亦不意去臨川四十餘年復有斯人也問其所爲來則曰吾生四十年前欲一望大河之外不可得今幸遭盛明極日月所出車轍馬迹皆可至奈何守一邱一壑而自比於井中之蛙乎吾將浮游乎魯燕趙韓魏秦隴之郊問古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起其餘風遺俗猶有存者乎其高人魁士猶有伏詭畎林藪而未起者乎吾將求之以益吾所欲聞此所以爲來曰子寧欲仕乎則大笑曰先生何量人之淺也方今明君在上賢公卿滿朝才士如林職修政舉文武備用又何待三千里外一窮書生乎吾不爲是也予大驚然心猶疑之居歲餘數相從察其志益堅學益閎文益雄予始知其言之不欺而志之可尚也而信之猶未爲夫京師者天下游士之區富貴利達之塗以子之材而求諸豈有長爲山林之腥子乃舍衆人之所趨就衆人之所迂雖日日語人人有弗疑者乎今果去我而遊飄乎其不可留嗟夫予愧子矣予不敢復量天下士矣子其

行乎明年春歸俟我于臨川之上

胡彦承文集序

予比從李御史仲淵識胡君彦承嘗學於蕭徵君維斗維斗與予善予知之深故喜彦承之善學也今復從翰林直學士薛君公諒得盡讀彦承所爲詩文六十篇益知彦承之所以爲學也夫士其學高下學之進文從之矣以彦承爲丞相之孫太守之子生長富貴出入禁闥身取榮位於他人宜如何方且誅茅爲園鑿巖爲室游目終華洗耳河渭顛瞑乎詩書之圃沉酣乎仁義之數然後又求正於有道尚友乎千載其過人不亦遠乎然非文不足以知彦承之所以爲學非彦承不足以致彦承於道也則知學之所以爲善又非維斗不足以知彦承名居祐京兆人予之敬彦承也徒止於文乎彦承也徒止於文乎

送王克誠引

予讀張希孟之言而益謂師友之不可不尚也向予忝遊蕭夫子之門於當世人物取與弗輕也去之七八年予既復來來又不能自引以去而聞克誠爲秦省幕長矣希孟言以贈行又屬予繼夫克誠學問有源行之方大予其何贈乎嗟夫幼而學壯而行人孰不有是心惟以已心酌人之心毋以已學律人之學則可以相天子治天下而況於一方之寄乎克誠行矣予誠無以贈君乃遥祝之曰願以此學相天子治天下

里氏慶源圖引

氏族之制所以定親疏別嫌疑厚人倫也古者國有牒家有譜然猶有拜汾陽之墓者別二者并亡之歟其西北諸公以名稱相呼以部落爲屬傳久而差失真尤甚此里氏慶源圖之所以作乎里氏者隆禧院使約爾珠所自氏也按里氏世高昌人高昌宅河西之境在唐爲伊州其俗大抵與諸國類又世踈金革雖豪王大族能自糸其所自出者無幾惟里氏世仕其國爲大官自大父薩奇藏仗義歸朝佐定中夏爲山東大都督其後列

朝班寄方伯垂紳曳紱分符握節者餘六十人亦既盛矣而隆禧君大懼世代日益遠生齒日益衆無命氏以相別終亦茫唐眷眇不可知而已何以奉先而傳後哉乃以身事本朝者實自大父始而大父之名從世俗書有從土從田之文考若伯考之名皆有里字而春秋有里氏遂自氏曰里氏又遡而求之定其可知者自丞相秋祕勒以下至于今九世系以爲譜號曰里氏嚴源圖而隆禧爲七世云君好學廣問於忠君孝親之道尤所

篤慎嗚呼百世之下觀此圖者亦足以見人之不可以無學也尚敬念之哉尚敬念之哉

送高伯椿大年尹京山序

郢余父母之邦也先世墳廬殭畎相望閭里鷄犬相聞今僑居數千里外松楸之思霜露之感每當時序未嘗不西傃而薰心也集賢待制趙公爲余言高君大年將之官京山余聞之喜蓋君以脩名廣業從事中朝習知之者故余於君之將行風駕于上東門以踆且此藉手爲政之要家又世儒愷悌孝友有本有原且趙公之嘗

送郭元玭序

閒之隙幅員凡幾千里連山絡其精神巨淵敞其眉目固必有瑰特者生乎其間然奕劉之世無聞焉中唐而摧輿近代而坌溢噫何其富也蓋嘗思之昔者遷北民於江淮則彼之靈鍾美賦固已無所於寄而飛潛植動又烏足以當之永嘉以降北之去而南入者紛摠摠也則大氣之蓄而厚者既有餘時之陶而化者復日異宜其出則顓然於軒冕之場處則翩然於材藝之數也鄉余行春是閒甲乙數者猶四三人焉其典刑風裁足使余忘其為旅郭德基氏游最親去之十年乃有伯仲櫟訪余於京師則郭氏之二子駭其衣冠曰喪父之喪也何以來曰志母之志也為之閔然而悲伯曰元玭既仕矣余遂以仲薦幸中書不廢余言亦使仲仕既而伯超秩六品衣朱衣擁彙笏為長史大傅府中幹譽望一府一府咸利賴之至大二年春銜命南禮名山川因將便道拜家慶余固奇其有以慰母於未涯報父於罔極之足道然余意張公子未足當斯言也余友楚山翁其

幾之乎翁與余同里又同年生辟世牆東若君公每當
風晨月夕山嬉水嬉可嘯可詠可歌可吁者一寄此集
也觀者芙之如錦段玉案嗟夫誠有以自樂他何重輕
然則以詩輕侯又未足爲楚箭道也余將還西江因留
其集而書此以謝焉

雪樓集卷十五

雪樓集卷十六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興化路重修夫子廟碑

夫子廟起漢歷唐迄宋山川閭里徧郡縣宇宙混合時數清明新天子即位首詔天下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聲教四暨彌尊彌光莆天一方廟餘三百祀東西陊剥將壓教授曹烹曰斯廟不治且壞豈上之人宜明教化之意責不任孰誚乃請於廉訪分司曰宜請於守貳又曰宜學廩給無贏事經始尤難衆泉布焉須眡力營度謂錄事楊德懋能吏字學博士黃夢聚嘗察教護屬功此兩人可白府檄之神宮丹堊像服是宜兩廊翼屋一切改造面閣北背堂嚴嚴翼翼齋廬庫藏悉等馳書謁文余謂廟夫子廟也昌謂夫子者嘉稱夫之言扶以知帥人者也吾夫子魯國東門一儒耳帥三千異能之人於仁義禮樂之域扶竟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於東洛二百餘載之後當時不獨同也點也參也賜也由也求也予也須也尤也尊其師曰夫子至於天王之太宰儀邑之封人稱之若不然那曷魯大夫之言咂前人爵諡之題淺是奚足爲夫子之榮之尊敬用詹大中脩究廟故事大書曰莆學重脩夫子廟碑既又謂莆士鄉老成人曰性與天道聞諸夫子壯者苟不以四十見惡爲可懼少者苟不以後生可畏而自勗未得得既得患失皆吾夫子所謂鄙夫唐杜牧云盧秀才未知古有人曰孔夫子者味哉言乎若弟子之服膺與鄉人之樂義者教授自能書於碑陰銘曰

生民之盛莫如夫子道師萬世廟嚴千祀飛龍在天宮牆新美彼爾多士編氓敢齒下視越祓肆妄厥止誰之功與昊天罔極矧是莆邦詩書舊里尚有典刑仁風教有碑不可無刻教授以莆屬郡率前進士黃仲元余明

而令聞令望前脩是企揚哉成材昌我文治永銘此碑
壺山壽水

南劒路總管府判官忠都君墓誌銘

國之將興必有豪傑者出大而訏謨定命建侯行師功業未來在當世其奔奏疏附之士政爾卓然曩余將旨過洪都武昌忠都君迎焉首意氣軒舉不凡日相好也有論其世者父朝坤當元開闢之初起行伍著名朔南西陲忠都年十五勇力絕倫善騎射從其父戍北邊

執戈敵慨戰輒有功平叛王于濟拓地于襄軍中稱健者必曰忠都畧長沙拔壯林大雪搏豎盛暑登陴人憚其勞君奮彌厲江南平策功遂拜宣命余壯君之勇嘉君之忠而益信豪傑之生爲不數數也洎來閩見其子阿實達拜且泣曰先君不幸以元貞乙未四月二日棄諸孤越二月始有延平之命榮不逮生賚志以歿將以基月日葬于某所惟先君受一日之知倘哀而賜之銘死且不朽余讀前史知六合之表詩書之外有所謂豪傑者非必皆知道之士而類對感慨抑與乎苟利祿當貴

銘曰

桓桓戚揚爲龍爲光厥武方將雄卒不抗維後人其昌

濟南公世德碑

甚矣天之愛斯民也民之有主也猶天之有日也不可以二故自古及今天下合于一而民始定不然邊陲兩界日殘於鋒鏑天心之仁豈忍斯民之若是哉金人有中土宋氏保江南力不能以相并天將命不世之主出而一之我朝起自漢北剪金滅宋討服薄海內外諸國凡天所覆日所照莫不臣屬而爲一家於是斯民得見

一統太平之盛此我朝之有大功德於天下而天之所以愛斯民也然當天下之未一也彼天之所屬不可復支令有不行政有不及而一方之民遑遑無休於斯時不有聞世之英可勝牧伯之任保聚其衆徐視天命之所歸則斯民也不膏血於兵即魚肉於寇宜復有遺類哉此濟南公之有大功德於天下而天之所以愛斯民也蓋自我師克燕金人徙洋山之東河之北盜之區兵之衝也其間能捍敵莅民自奮於時而雄霸業者有四歸朝之後天下稱爲四諸侯濟南公其一也公諱榮字世耀濟南歷城人自其先世已能力本以饒其家施利以惠其鄉積善崇義人知其後必大公體貌雄偉技擊便習材器大過於人蓋天之所生爲斯民計故能於喪亂搶攘之際全數十萬口之命山棲野處以待時之清及戎師之至即以衆附朝命授金紫光祿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常從征伐以更策勳以仁止殺遂至平定中原備復濟南厥城爲國

宣何如張氏子孫福祿名位殆方昌而未已也公之子七一曰邦傑字智萬年十有七爲質子三十有一襲父爵四十有四先公卒二曰邦直行軍萬戶三曰邦彥權濟南省事四曰邦允盤陽軍節使五曰邦昌鄂勒總管六曰邦孚大都督府郎中七曰邦憲淮安路總管公之孫三十有五元子所生者四伯曰宏字可大既襲祖父爵中統元年以南伐功授濟南路大都督統攝諸軍事未幾割山東五州隸濟南改山東路職如故先是察益

都李璮有叛謀密奏于朝者三三年璮果叛據濟南城與戰敗之璮誅復治濟南至元元年遞遷天下諸侯改授鎮國上將軍真定路總管兼府尹九年召除襄陽等處統軍使十三年歸符印于朝致仕十九年冬卒年五十有九仲曰守信叔曰守公之曾孫昇和尼宇京叔子也而後大宗今爲建昌郡侯之長官宣武將軍政尚寬恕民所害除之民所利興之民所憂去之民所樂樂之四年爰康勤如始至余僑游而濡與侯相好也敬侯爲豐功盛德之家將刻石以彰世美徵余文侯之所以光祖宗者以實不以文也然孝子慈孫之心莊敬不將順乎若夫三世行事之詳有家傳在姑述其大概而系之以詩詩曰

濮濛蒼古道時迪龍森蠕蠕昌全歷山之陰西磐之偏季世糾紛兵交盜挺民其何依天啓英賢維潛南公乘時翩翩雄勇絕人所向無前數十萬衆集于廬巔阻險以守竣命于天丙戌歸朝降宅平原樹柵開府外周湯泉爰設教條首務力田乃勸孝弟乃徵逋欲祈緩科徭以惠顛連庚寅北覲欽奉綸言取汴有期公願率先賜酒賜本嘉爾忠庋位冠羣后一日三宣我師及河公馬疾鞭乘機宵濟奪彼舟船我師遂南虎視龍驤乘勝轉戰其鋒莫當既破張盤旋擣汴梁越一年間繼下睢陽帥欽我孚帥欽降公勑諫止靡酷于戍浦徐暨邳連歲拓疆兵務少閒乃脩濟城官廨民廬期年具興閭閻往來訶詶笑聲不圖斯今復覩昇平有司遠天下諸侯治孰可稱濟南第一莫之與京年踰五十謝事全名元子嗣爵載頒虎符分正者誰出令維初戶徵白金歲倍摧酤力惡寢罷瘡痍猶蘇有民彼逋棄其田廬有民此居償其賦租謂例則然孰諏孰圖以災傷聞玉音曰俞融風煽妖北星戍墟亟哨之粟菁萋澤枯大會帝庭侃侃陳謨新符偉服眷渥超踰賦金至再度難免除三取之民一代其輸有命益地以旌政殊績遍

東界領軍遄驅竟發一鏃斃其凶渠中使目之色動懾
濟東地卑霖潦所潴餽餉孔艱華任嘆吁運土堅杵以
便徒輿百里濘淖坦坦其趨鹽法弊滋自辦官需母喪
廬墓骨立泉濯享年不遐紹業有孤公之閽孫惻惻
仁愛跣禱憂旱殄虎除害從師南來先茆拔寨招納
降附撫視彭瘵益郡亂起義旅雲會收募散亡扼塞衝
隘七馬七槍功實爲最叛誅城復鎮牧郡總南北既向
海宇清奏克縄祖武未老勇退婉娩賢女王府作配

沮折逆萌聞者敬慨淑明何多家慶未艾於顯令侯涖
我肝水公子之孫公孫之子永言追好昭示厥美庶幾
方來知所由始古云不朽匪此繫彼我侯最哉百世丕
杜

楊氏先塋碑

宣德楊侯守諒牧肝之四年諗于廣平程某曰楊山北
巨姓世立勳名曾祖考諱某仕金監治武川郡事祖考
諱寶甫考諱昉俱隱德弗耀守諒奉先人遺教生三十
有六年被遇世祖皇帝親擢授承事郎資用庫副使越
四年陞承直郎資用庫使又八年陞奉議大夫資用庫
提點又四年賜名賽音奇塔特陞朝列大夫利用少監
又四年陞朝請大夫今上皇帝嗣位大德元年授岑中
大夫建昌路總管今年六十有一矣顧唯獲事兩朝夙
夜祇慄幸未底殞敗前後所受錫誥恩寵無與比憧
悱克報稱非祖考之澤其何以至於斯而墓碑未鐫
遺嗣之所賴以庇覆也某初識侯於京師一見知爲長
者建侯來肝寬簡鎮靜民安其政幾於古循吏之風時
聞居得與侯相從也侯之言油然孝子慈孫之心遂承
命不辭次其世而系之銘曾祖妣完顏氏子一人祖妣
李氏子二人長明房州節使次考也妣某氏子四人伯
季彬叔天祐季君澤侯仲也娶張氏牛氏子一曰溫中
尚監令史二曰良大府監內藏庫副使三曰恭四曰儉
五曰讓六寶童恭讓俱蒙古譯史銘曰

幽冀之北土寒氣勁碩人攸出沉實簡靜壁喜諸水木有源有根若檣前猷視其後昆維曾大父小試未究大父暨考潛晦遺後世德其崇用啓令侯帝眷優渥莫或與儔子孫繩繩流慶未已我銘此碑昭所本始

會稽祥墓誌銘

公建昌南城曾氏諱穎瑞字復祥曾祖度特奏進士祖發監文思院贈中散大夫父同僉書定江軍判官伯父文三府君復無子父命之繼曾爲氏遂矣公之高曾始自撫州房居南城詩書世守學行爲鄉先生至公伯父文莊公漸高科立朝有正人端士之目而門始大僉判公清介無倚附自六館諸生晚得一官諸子皆生長勤約舍學無他力公尤專苦昆弟共學木楯上一楮衾數年寒暑不易性警悟涉世早人情物理如鏡照數計不差諸兄侍郎公穎茂左司公穎秀先貴顯咸期以遠到贊祐丁巳以侍郎公郊恩補官任峽州遠安簿尉臨江軍清江丞吏事脩舉倪倉使善徐憲使明叔旨爲之義之迺械繫換錢溢數者一人行闔闔中捃摭告訐之風

頓息民賴以安且以佔籍非平世法請於憲除之黃公
萬石守平江公爲屬未幾黃移福建轉運使以公任監
事吏與盜爲姦私官課大侵謾月執細民數十決遣應
故事公密詰犯者得利害與除之縱囚約勿再犯私販
爲絕此去官監積本羨三十萬從黃公制置沿江盜起
溧陽俘入將盡殺之公審閱皆樵牧豎子入白曰是豈
能爲亂者大開初建宜以德意示民即破械縱之黃盡
馳朱江東以治效舉及格班改宣教郎知安慶府桐城

縣事未行會黃公尹臨安一日謂公賢平章問君盍往
見之公唯唯他日又曰平章今日問君尤悉且曰正欲
大用履祥且啓事一見何如公徐曰先生方不肯貶已
以合時豈求久於此者其往見何義卒不往以壹意鵝
湖尋叙復遇黃公制置江右客以公爲首公進言留屯
臨川非計也語稍厲同列爭進者請公閤公亦不然公
公曰事去矣謁告而歸除帶行提轄文思院主管江西
制司機宜文字辭除制司參謀辭除江西提舉又辭自

是閉戶不復出乾旋坤轉挾一能占一藝者各自爭奮
公碩德重望諸公貴人競欲推輓武陵李公鎮江西擬
公知汀州事左丞管公行中書省擬公提舉福建儒學
公曰余老矣無能爲也已固辭幸諸子卓然可傳家事
纖悉一推付之幅巾野服浮湛里閈者二十五年如一
日閒徜徉溪南水竹間溪南有地曰中洲先廬在焉曰
此吾先人之隱處也厚洋松竹曰此吾先人之手植也

異時當從先人祠於此鳴呼亦可悲已初侍郎公以勁
節二字名其溪南便坐之室鄉人稱之曰勁節先生大
德四年庚子正月十二日中夜卒年七十有六以其年
六月十六日庚申葬于南城縣太平鄉豐高里黃家塘
之原子男四丈种前國子進士穎前補國學生脩前將
仕郎積女五壻寧文彥前從政郎南康軍司理吳初前
將仕郎吳芑孫陳異孫一未行孫男十五渙沂浚孟孫
孫孫女十一公嘗以文种爲九顯達後修爲
激孫偉孫宏孫敬孫戊孫卯孫辛孫易孫慧孫丙孫定
孫孫女十一公嘗以文种爲九顯達後修爲從子擬後蓋

斂判公侍郎公之意也公賦岸山立軒邁朗豁勇於善而周旋世故委曲綿密仇於惡而與人語惟恐傷之不汲汲於超驟不屑屑於資計故居郊外後家城中湫隘僅庇風雨更涉憂患人所不堪其心休休然坐一室方廣不盈丈痛曰寒暹宗族姻戚名公勝士酬接其中杯酒殷勤嬉娛言笑未嘗不盡歡常語子若孫以少時艱難日非力學不足以立身非從善不足以爲人又曰士以不辱身爲重用舍命也遇否時也辭婉而正志怡而安嘐然以嘆曰銘吾故人而弗忍辭君世家嚴陵壽昌曾

嗚呼斯完矣夫余倦遊而還幸前脩典刑猶及見公方將結婚姻之好操几杖相從以庶幾萬一善人之歸而遽隔古今邪悲夫諸孤緝公平生行事來乞銘不敢以荒落辭銘曰

歸去來兮命與時兮撫三徑以嬉乎而歸去來兮死猶生兮樂夫天以寧乎而晉處士兮漢征西人所命兮吾何與知溪南十畝兮有宅一區上有脩竹兮下有蘭芝吾魂氣無不之兮千載猶思毋墜我琴瑟兮毋壞我書

詩噫嘻維先人有之維後人似之

故建昌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有三年余以集賢學士行臺侍御史將言江南蒐羅遺逸得二十四人焉既復命朝廷分其半掌憲諸道餘悉授任有差時龍山蔣君松巍長才興學爲衆所推余將以君入見未行而君病病而卒余爲悼之深也又十有五年其猶子宗道敘君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喟然以嘆曰銘吾故人而弗忍辭君世家嚴陵壽昌曾大父敬之大父震亨父寂母葉氏君早員丈聲學於太學者七年甲戌授初官典教盱泮以恩轉脩職郎次年又以江西制置黃公萬石之辟授國史校勘江西提舉司主管機宜文字未赴而盱城歸附天朝君復掌教事時余季父西渠公守盱酬酢紛糾君雍容風議佽助爲多余時初識君也几在泮七年雖中更多故而教育不廢有力於庠序爲多至元辛巳西渠公以郡事將入奏因薦於朝衆謂命下矣而中格最後余起君於邱園而

君竟弗得生命也夫命也夫君爲人磊落恢廣軒然有古丈夫風其孝友信義天性然也晚隔邱墓不復能歸每烝嘗之際執爵望哭悲不自勝暇則過余先君所或與時之賢士大夫游杯觴流行爲詩自遣詩如其人余時官中朝去家久且遠聞君徜徉甚適念不得旦暮膝下時與君輩相從及以使事來歸意謂將得相與行吟河洛之間少酬前志而事乃爾人生相知爲難相知矣患不相聚聚或弗能久此余所爲屢嘆也君字仲方生於乙未二月二十日巳時卒之日實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五日娶葉氏子男一人宗德女一人適鄭相之孫男四人建孫昌孫福孫元孫女一人君既歿妻子追念其志將以君歸葬乃以某年某月某日權窆于某所銘曰

武昌因言於廉問使者廣平程某曰漢英不肖猥承邊寄凡所享有莫匪祖考之休慶而廟碑未刻懼無以示子孫敢次其事以見倘於而貺之辭其自昭穆十六世而下咸嘉賴之某既辭弗獲則爲之嘆曰爲人臣子不當如是耶謹按楊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贈太師諫議之不容挈其平生而去之迫也銘以訊之尚能視此刻也

忠烈廟碑

國家既一方夏薄海內外靡不乂寧乃睠西南之疆外引六詔內接三苗地險俗麤播川郡寔據其會爰畀太原楊侯節印俾紹服先公之駿功侯既稽首受事入覲以謝歸則布宣皇威一以法令從事環播川數千里菁居卉服之民咸知職貢警行惴息以大帥府爲命於是王化決矣上嘉其勞推恩錫類追謚侯大父爲崇德公考爲惠敏公所以慰荅忠勤者甚厚侯既膺寵典形弓大卣以祀以戕治法征謀恪遵臣業所以憂邊恤衆者甚備間歲必一遣職請命示弗敢安大德七年冬道過

端者宦游會稽後客長安適南詔階播州大爲邊患宥旨募能安疆場者太師慨然自効遂命爲將以復播州威暢恩融夷夏畏服因領其郡是爲播州楊氏始祖五

李傲擾衆推其子孫世守五傳至昭而無子鄰郡帥
充廣寇太原舊族贈中書令業之孫鄭州防禦使延朗
之子來典通譜命其子貴遷爲昭嗣且授以家藏翰林
楊大年所草中書令及莫州刺史制誥二通自是太原
之族復合而守播者乃令公之後八傳而當宋嘉定六
年高祖忠烈公始考典禮建家廟以祀五世奉太師公
爲始祖百世不遷餘則有史宗以奉祧主其四年虎木
生於庭祀詩人歌之咸淳四年考惠敏公又請於朝錫
爪引蟬聯錫廟與名亦既有年於皇我朝若聖臣賢胤
之珍金甲琱戈刻印以銀磬款一堂千里聲震屏翰自
宣有融不塵介圭來王臣職既陳帝曰歸哉勤恤我民
飲至勞還廼說說裕矜嘗于此秋春嗟惟楊侯承
家事君靡或間言式是臣鄰何以似之曰忠曰勤何以
永之洛涵後人

故將仕佐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吳君墓誌銘

異時場屋之士居連甍出連衢以得失爲雄雌失則悲

得則肆古人之事一不縈於心務於躬也某少從徵庵
先生於臨川得延陵氏之仲季焉則獨否以是皆友之
三人無須臾不偕偕而無適不樂於文蓋嬉笑諧辯以
成末始棘棘然也季長於余二年業成且精几試輒可
識用弘朗意悟飄洒卓然萬夫之望一舉進士遂中其
科得瑞州新昌縣尉以歸重慶在堂內外歡豔既而
天下定于一非入仕京師李亦名聞大朝擢建昌路儒
學教授后十年余將自南歸時季已解去而肝肢良覩
斬斬新田每每問之季氏力也盍再仕乎方藝木引泉
笑而不應自是余留昇揚留長樂留武昌家居之日良
寡而延陵氏之仲季遠則書近則面几余家慶事之會
無不與焉者今自沙羨謁告歸意當三人復聚如往時
可無不談談無不盡而季則已往矣仲又益老且病不
亦未嘗醉也文酔字畫溫雅如其人至於薄世味篤古
道其天性固然生丁未四月丙戌卒辛丑十月戊寅葬
癸卯十有一月庚午是爲大德七年信州貴溪縣西山
之阡也子四男曰泰卿晉卿女曰燕孫五男三女
兄也其可辭按前太學進士余鑰狀略曰景本金陵五

二人之生非必爵祿以爲達也不辱以事親以成身以行志雖一日可也況中壽乎且以聖可之材諸器裁進而師尹君公奚忝亦既得其塗矣步未改而斂轡跋馬以歸終以不出是不亦異於人乎夫異於人者天必異之或謂其子亦異於人甚余曰然銘曰

少之時弟昆壯且老今孰存彼美人今粹温吾欲與言而不得與之言嗚呼蘭林在高原

何德載墓誌銘

吾友延陵幼清氏之於人也吾不能知然其所常誦者樂安有二人焉其一曰何氏太虛吾承言而未之識則將肯以出迺俾吾兒禮致之後四年歸始克識焉氣勁而材韻多能而善用於是吾以獲友爲喜而謂幼清不吾欺或從而贊之曰此竹洲公子也太虛又出一帖題曰竹洲公字也則又進一編且請曰山之先考行事之狀也敢弔公銘狀曰韓何同系昌黎伯既言之矣福家于崇仁訖徙于樂安九世而生夢龍娶于詹生三子時其孟也名天聲而字德載季也皆舉進士得官而李尤風悟十二而孤母兄東之於學以遂有成是爲竹洲先生初尉曲江干撫有聲州部咸委以事無不立決州部長吏前後四輩皆材而薦之奮緣伯氏獲識文信公及在兵間因相上下志與事異幡然來歸餐英枕石者二十有三年而後沒沒之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得年七十有二事母孝事兄恭詩文字畫咸爲識者所尚急義樂施無戚疏貴賤交得其懽晚歲孰圖巖溪之灣畦菊數十種聞鵝鸛之奇者必致之不可致必往觀之混而不污貧而能佚自贊曰子孫孫子方寸足貽其自信蓋甚篤方試禮部也柄國者面謀其文且期之甚及躬策于廷則又怒其直而殿之其自樹蓋甚深子政大父父也妣曰李訟大父也妣曰劉曰呂公娶于唐先二年卒子七人男曰山曰鳳女五孫七人三男四女葬之日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庚申地爲崇德坊之原官爲儒林郎職爲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都督府幹辦公

事山永惟先人之用既不克究而僅可見者又闕而弗
章山之罪也故敢以銘焉請吾嘗記幼清言樂安何氏
焉一家之齊魯令視竹洲君行事之狀與其子之焉豈
非然哉乃語之曰子姑就館吾為子銘銘曰
進有以行也不必崇退有以安也不必豐然不然即尚
以訊于幽宮

監察御史蕭則平墓誌銘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泰登則平以

疾卒年四十八聞者皆愕且悼或疑時某客鄂諏之自
東來者果然悲乎哉頃余在禁林史以諸道提舉學事
姓名來中有薦其年若干余訝其少或告曰公未識耳
材則老也洎來南臺中丞徐子方道則平朝夕不離口
後數年余從閩歸則平方典江廣學事學者咸井井有
生氣稔語余既飲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行
都元帥沙什干賊殺不辜焉則平所劾鞫之如章帥遂
又建議減韶州歲賦白金得請遂減半條嶺南積弊二
抵罪以則平焉御史七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
十事身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

元三十一年令天子踐阼思與天下更始詔罷征南兵
釋交州縣臣以則平爲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
諭其國時安南既以失藩臣禮重得罪聞有詔使疑懼
參半吏民迎餽糜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君臣卜日
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厲敬聞
莞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願獻方物使者乘中渠甚厚不受益之再三
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乘中渠甚厚不受益之再三
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奉瓊州公喪
起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所職辦治行省遣慮郡囚哀瑞
州各有誅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惡發擿
理出之僉廣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制獄既
竟出沙汁千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
有奇還之民柳州白蓮道人謀畔論死者二百錄之釋
不知情者百三十有七人他所辦雪糾正不可勝數凡
黜貪謬吏二百一十汰左右江攝員四十一進階夫直
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

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賑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
命急矣毀家償之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
命舟自載且治衾櫬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
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毋妄受贈遺既戒不復言遂卒
於舟明日斂於建康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配楊氏
再彭氏皆名家子六人男若干女若干則平精悍謹密不
煩不苛不爲事所誘故發必中機覺悟翻洶首弭周旋
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愛之至其於孝於親忠於國不
自畜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或告當
自覺曰身非吾有也觀則平此言豈自爲身後計者而
獨志余銘嗟哉銘曰

何子宏墓誌銘

爽爽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谷窅山君勿刊其方

公諱宏中字子宏撫州樂安人樂安尚書學聞四方由
進士起家何氏爲著子宏又以博學善教尚卿先生故

其義方素脩私淑尤廣及門者大抵成名而子宏終老於鄉先生至問其家則懷章綬而歸拜者前後四人安輿就養益以廉勤為訓所至諄諄不舍故仕學皆優乙亥春子宏年七十諸子來集于家宜章令寖承州教授希之道州判官堯廣昌主簿夢牛皆服其命服以次奉觴上壽里中豔之謂當若陳省華且曰樂以善及人宜天報之若此其明年遂以壽終又明年伯子亦卒越四年始克葬于邑東山口陂之高坑又二十九年為大德八年甲辰仲子始來求銘蓋仲與叔方相與隱居求志服膺所聞期有以顯其親者未然也曾大父思容州法曹大父庚父湛母詹氏娶於董有五男子最季元善出為柳氏後二女子咸歸于劉曰祐雨曰季說壻也孫男女十八曾孫男十一盛哉文學既盛子孫又盛所謂鄉先生家不皆若此顧不宜銘銘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二十九

張宗漢夫人葉氏墓誌銘

天師觀妙先生之適曰宗漢幼從人間事誦讀纂緝為舉子未達棄世其配同郡葉氏女也婺居三十年誨育幼孤婚宦有立人皆以為難廣微真人述之曰吾世母也諱惠柔貴溪人曾祖夢得宋中奉大夫貴溪縣男嘗為臨川太守祖億年太學進士父繼善衆州推官夫人生十六年而歸于張容德婉嫕婦禮無違甚得上下驩心良人賴以畢志及寡中慈外厲佐叔氏以成其二子與紹令為建德郡治中與純為烏山縣尹一女嫁進士倪日強於是夫人志願既酬端深以臨家政子孫先意承顏不使少有忤拂母儀子道為遠近宗州里以義節上聞而夫人哭烏山感病歿矣訣語琅然類了達者時大德十年六月七日也生平不輒出閫長子屢駕倅車來迎就養人以為榮而夫人輒不許或贊之終不許念弟老不得常面為築居焉遇娣如如同生者四十年晚生北堂雍雍肅肅合千指無一詬語男女孫十六人曰太

初祥初瑞初復初臨孫震孫埻曰臨川徐和金溪鄧章
四未行没之明年太初将其父命北上數千里至京師
請銘於廣平程其遂以述來昔觀妙之嗣曰簡齋天師
事寡撫孤藹然天至余逮識之因謂此誠天人蓋神仙
之説無則已有則舍孝義之人孰爲之又聞人誦葉天
人事知其家風昉振内外咸有懿德不待踐棘斯出塵
矣今視其述不私宜以銘兆在其邑某鄉某里之高原
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邁也視其閒遠也恠之簡書猶室不安今奈何彼殊樂
哉義婦慈母之幽墟千萬年其永居

雪樓集卷十七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誌銘

大德七年五月癸巳翰林侍講學士清河張公卒於家師嗚呼公固博洽通達之士也至元二十三年某以侍御史受詔選士南方未行聞廷紳有言公賢者既至杭

公爲博士時猶未識公而舊識識公者人人言公與所聞同也暨識而心察之又同也乃爲之明年報命有旨問所薦有可相者乎對曰惟士所試以觀其材耳由是公晉居憲幕嗚呼今二十年矣益謂當執筆銘公之墓也讀其述曰張氏系出清河支居崇德曾大父汝昌京學論大父一新宋承務郎致仕贈奉直大夫父琥宋朝議大夫崇德縣開國男母恭人葉氏家世爲儒至朝議公而門益大公名伯淳字師道幼已卓然九歲舉童子科又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縣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擢進士第監臨安府都稅院凡事五府主輒俾贊其幙議最後者倚之尤專易鎮又挾與俱公亦悉心佐治功冠一府民至今不忘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然自此歸矣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除浙東道按察司知事在官二年五祈閒不遂二十八年朝廷重振綱紀擢爲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頌美於上前者遣使召問明年騶以入見若冗官若風憲若鹽策楮幣皆當時大議清問及之對悉當上心由是大加賞識命至政事堂將大用之而辭孔力益簡注爲遂爲翰林直學士令上龍飛詔命多出其手進階奉訓大夫仍先職知制誥同脩國史史成既進無覩幸心即請急以歸明年進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府治中一府推尊之事必咨焉行部使者過之輒曰此有張治中任可無庸留也省檄按疑獄衡秀州咸得其情事已因過家與其伯氏相從嬉遨不忍頃刻舍去勝其室曰養蒙若將終焉然不

獲遂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上都還請老不許又明年夏病終于官得年六十有一有司護匱歸里夫人趙氏前十三年卒以公治命合葬于崇德州石門鄉通賢里沈莊之原秋七月己未窆子男五采永嘉郡文學掾復本還皆蚤世采尚幼女四孫男四燦煥爚焌女一讀已因為之言曰世儒於世往往扞格不能相諧惟師道也天資高明濟之敏裕疏通豈弟文事偉如事親惇宗尊賢信友述之者尤亹亹不置其莅官臨民所歷有風采或能道之至其廉於利濬於名惟知之者知之耳嗟夫立賢無方敭士膚敏以師道之材逢時遇合何所不可為而僅爾命也歟抑將集于其子也銘曰

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天道地寶可以永好而不可恒保嗚呼師道

欽福建提刑按察司事曾公墓誌銘

曾本鄧也國入於魯而為曾自郕公父子遊聖門而氏

官知仁和縣歲中提轄左藏封椿奉使督運未還除司諸軍審計遷太府主簿兼刑部郎中出守南安軍積階承議郎未幾罷郡歸至元二十四年憲臣奉詔選士公起家授承直郎僉福建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七年以老病匄閒不許明年代至乃歸大德九年五月某日以疾終得年七十有八公生而凝粹端敏好學諸先達咸愛之少師嘗病甚焚香祝大願損己壽七年以益父父病尋瘳後果止七年奄閱吏事初仕攝太和劇邑即

有能聲府委以他務無不力辦裁決皆中機會由是一時名公卿辟舉交至仁和富民爭財而毒殺女凡鄰獄求脫擿其姦市有劫盜官論十九人以死曰此盜也獄具而公至閱其狀曰此非盜也將理出之時盜發都城官吏皆當坐幸藉手以免語共侵公公恚曰後獲真盜吾一官不惜若本非盜奈何力伸之獄遂挺俄而果獲真盜所劇具存衆乃大愧十九人遂雪闔郡遠且險吏乘焉姦民迫焉亂公行部所至先以勝檄譬諭感切之吏相顧聳戢或棄而去向之山藏澤嘯欲出不敢者得檄皆麇至拜庭請罪侍御史吳公曼慶來見公所焉喜非公分部亦檄使行有因殺人當死省貴人私出其罪約公泄刑公曰如律則往囚通鄰妻而毆殺己妻匄吏擬以誤殺庶得讞正之奉職往往類是歸而益老治地於南郭命曰樂邱題其門曰生處樂死便埋至是諸子奉其柩以某年月日窆焉夫人氏鄭後李男子三文樞文機文棟女子三長壻趙某公性好周人之急鄉鄰喪葬必親之年饑必振之詩酒縱橫卷舒自適與人語惟恐傷之病革猶衣冠對客無憊容爲詩云云將瞑笑而逝先葬文樞輯公行事如上來匄銘某既諾則念往者將旹蒐羅時公以故侯家居或以公爲言者曰生民休戚惟湛浮閭里者知之亦必能吏而後能知吏治得失雖令故殊時然若斯人昔者之敏明又將之清慎而勤力其可余曰然令視其行事信然然使未老且不病當猶有可書銘曰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斯古人訓以哀敬折獄也然或不能審克則利令智昏播糠眯目又烏能若此之堅決殭毅脫民於無辜之戮哉

故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楊君墓誌銘

余自爲諸生時見前太學楊君必大所爲文或有識之者曰此爲行君子也至元中余待罪臺端將命東求于野至浙東閩官吏蔚里有宣慰副使楊某試問之即太學楊君也因錄其名氏爲之自是弗相聞後二十年或

以謚識介其子天合見余於京師曰父歿久矣而墓石不文敢藉以請請不已噫余知之何辭費焉君字伯起世家臨海傳春秋學會大父滑宋迪功郎大父定宋通直郎江陰軍教授贈承議郎知山陰縣事贈朝奉郎母林氏封安人君少孤能自力于學由鄉貢入上庠試藝輒冠羣遂釋褐教授南劒會長貳缺因攝其州以辦治聞擢教京庠丁林夫人憂服除寓尸部掌故升錄國子連進爲兩學博士又丁家難起知台州積階朝政大夫官兵部郎中至元十三年以州歸國朝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屬衢婺有寇行省命往治軍至則別淑慝以釋脅囚誅獲免者餘數萬二十六年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居三年再以病謝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八以其冬十月辛卯窆于臨海縣興國鄉石鼓山之原循先志也初娶于鄭封恭人又娶于曹五男子天佑天任天合天說天協

一女子壻陳處約孫男女九人生平終始一庵得祿輒施故白首僅給寬厚謙挹襟度洒然善談論爲文下筆立成有集曰中津亦曰中齋先生其隱識云爾以余舊所聞君之行事具諸人者多不著敘其清介敦朴不爲赫赫以諧俗取寵益信其爲篤行君子也是宜銘天合早孤令甫世其祿能勤尊顯表發所親之志是宜可嘉不可辭銘曰

謂爲善必名揚乎則比屋可封者奈何不必揚乎則守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十七 八一節者亦或載而旌其家矣君子曰彼以其少我以其多盡我而已遑恤其它嗚呼是惟楊君之墓石有泐勿磨

楊漢卿墓誌銘

國子助教李君鳳言於廣平程某曰僕幸甚邂逅親承下風愛重人物頗習知公之風心有楊希震漢卿者從母之夫也本單父人其考曰通字伯達嘗爲魏郡幕僚僑居雒陽又徙東明實生漢卿幼學於鄉先生王清之

超悟不羣師逸功倍同輩有爭輒爲排解或羣質於師則爲之甲乙曲直不說不阿師甚奇之父亦曰異時庶幾關西夫子乎因命之名少長無所不習旁通譯書熹南宣慰同里宋公廷秀愛其材欲與俱至京師辭以親老戮力以奉甘旨考八十妣七十咸以壽終漢卿時亦半百毁瘠過禮既免喪喟然曰仕或爲養也今孤且老尚復何爲因屏迹村墅手抄詩書秉耒耜以率子孫家由之肥漢卿天性直諒重然諾周急成美有義俠風鄉黨宗族有難平之事不之郡邑而之漢卿漢卿聲音鴻爽身容偉如面割是非可否無所避千金之產百年之仇皆語下立決退而相與守其言不敢少變亦有望麾而退遠畏其知者其配張氏唐鄜鎮守總管之女亦克相夫成家三男子曰謙曰讓曰諒試史有才曰誠四女子一早卒壻曰李某王某宋某某皆士族孫男若干人其家浸盛去年春漢卿屬微疾不出戶一日忽獨語曰吾止此耳聚其家人而告之曰生死常理王公猶不得免我死

爾輩毋戚也指臧獲曰此輩助爾服勞可均衣食毋偏也具盥沐衣冠儼然而卒時閏正月十四日也後二十七日辛酉空于封之西南且遵治命遷祖考妣會葬萬令者僕誠以爲漢卿材器若此不幸不仕不少槩見而死心誠悲之公倘不廢言則幸而銘之銘不幸猶幸也余曰諾信如子言古抗慨奇士也然使出効一官則激繞拘閡未必能行其言若是嗟夫人生貴適志耳豈必仕進乎哉

故紹興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固陵蔣君諱世傑字俊民自幼已負英擢由進士入官嘗參建昌軍事去今五十年父老猶誦嘆不忘至元中余識之京師相從夜語典刑碩儒也後又識其二子於江都皆舉舉有父風於是余胥疏江湖之上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太常博士述君里系官次求銘狀徵後知若

物故歲月家本光州父諱克勤宰邑象山愛其風土因家于明君生十四年而象山公沒大父母皆無恙君已能孝養慈幼翕然以和學於舅氏舅氏名士也深器之宋開慶己未中進士第尉黃巖遷泰州錄事參軍母喪釋服遷錄建昌清敏公勤受舉於前後三太守最後守念其拯飢盡瘁欲再薦之君力讓其同幙山是鈐知名遷安慶府司理參軍沿江制帥素知其材德羅致幕府通署三司事至立決咸當其情帥問知君所署者輒不復視即奮筆盡諾與總餉使者共薦君于朝帥既去君亦還郡郡將倨甚君與抗不懾改授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遷提轄榷貨務遂歸國朝浮湛閭里者十二年授無焉路儒學教授始至即去又七年改教紹興居四年而代又四年病卒于家得六十有九年是焉大德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先娶于趙繼娶于洪皆先卒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與二配合祔于邑西梁家嶺之先兆始君之將葬其親於此也雨苕疏食露禱者逾月遠事而賽人皆異之生平恂恂廉讓惇厚平恕不欺長幼貴賤待之如一心無宿怨口無訾短人有小善惟恐延譽之後里有疾必調藥手飲之或遂周而振之農譚草坐無閒然焉請書賦詩迄于沒有梅心先生集若干卷藏于家四男子汝弼有篤疾汝霖佐郡幕後君五年沒汝礪博士也家方以之大汝翼亦登仕版一女子壻曰安陸府儒學教授林璟孫男七曾孫男女五銘曰

懷哉蔣君古之善人彌積而長不在其身蔽芾甘棠亦有遺民懷哉蔣君

故徽政院中議田君墓誌銘

至元中裕宗皇帝監國某幸以文墨待罪禁林時時與諸老近臾光承顧問退坐詹事府廷欽語移日見司徒張公平章王公以謙敬忠勤之姿表裏翊濟履屐之間無不勝任一時宮府號為得人若田君輩是也田君字吉卿名永祚先自延津徙藁城至君始業書推擇為吏宮府初設官屬起家為侍衛軍掾成宗在邸俾宰常州

武進兼總宮府財計辭不就升掾曆事遷提舉備用庫使撿覈鈎較無纖芥私遷人匠副總管大德初隨府升副都總管善於其職皇太后累加賞歎進爲徽政院長史賚以燕衣六年轉徽政院中議積階自眾事郎至朝列大夫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官十年十二月某日葬于藁城縣某鄉某村之原其孤以太常博士辭君所爲狀來求銘蓋君故與君聯事知君爲詳剛毅明敏見義必爲其居憒中凡論一事發言盈庭人人自是君徐起而評之辭簡理盡無不肆然心服咸自謂莫及也過有不可必力爭不屈一府深賴之每嘆俗日以薄至自忘其桑梓故於鄉黨彌加勤愍因君而仕郡邑者數十人來則館去則贐或與其子同升仁厚之言篤實之行見於居官治家者如一誠可謂賢哉丈夫也而歲僅五十有四不究其用奈何娶于陳子李子男四遠奉宸庵提點寧太常奉禮郎亨國子學生貞尚幼女三長壻曰趙庸中相府譯史二未行遠嘗官武昌甚異其材全

閩君大縣人信有所本哉銘曰

大廈之搆大匠之掄材無短長用有詘伸何以謂之慕中之直後人則之尚世其德

故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巴約特公墓碑

自昔聖哲開創之初必有股肱心膂之臣翊佐鴻業無有疏戚遐邇一心上之所以策勵激昂亦非必兼金腆組至論其終所成乃皆卓然非後能及嗚呼盛哉哈里

幙北舊國也巴約特氏國中右族也太祖聖武皇帝初定四方哈里內附巴約特氏亦內徙有嘗伯者來居濟陰重厚沈鷙以五十戶從軍南征力戰死事子曰伊蘇岱爾世其官即昭勇公也世祖皇帝命丞相巴延經畧襄樊公在行功多百丈山鶴子灘最賞銀鈔八十兩長圍合公被甲先登賞銀鈔百兩明年破復州兵殺其將賞以百戶主帥言賞不酬勞上錫金符加千戶督五路招討十六年改授金虎符管軍總管江南平錄功進

開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戶衣服弓矢鞍轡有加二十二年移鎮泰州時籍義丁為兵得萬人以公為欽察親軍指揮使統之公於是以舊職讓其中弟餘則分俸贍之納延之役功多賜金帶二明錦一以納延姑姊妻之大德三年春二月以疾卒於官葬在曹州濟陰之白塔原正室二人北郭先卒子曰嘉渾達曰哈斯襲公符職繼室顏蘇掄子曰哈迪牧馬戶同知曰延壽側室三人孟格津子曰巴顏管領哈喇齊曰靈保次哲古子曰旺扎勒特穆爾廣德萬戶府達嚕噶齊次錫喇克沁子曰哈喇章尚幼孫男曰呼圖克曰法保公沒後九年而當大德十一年今天子龍飛其冬公子欽承恩旨俾樹碑于公墓公子乃以公事實屬其文之于碑惟公忠勇純誠致身國事推鋒無前聖明在上以庸詔祿卒能佐興運平四方身佩信符為國大將建邦之略事君之誼偉章不朽誠萬世一時之偉遇公子又咸英毅有立或踐厥官將必大世其業獨惟文辭弗稱無能發揚而公子既游以為言敢弗自竭申以銘詩曰

稱戈會周致臬助劉有宗於斯其朝如流惟君之明藏祿有待惟臣之忠夙夜匪懈上信下孚以勤以愉兵已虎皮送長萬夫適觀古初力與時奮豈無其人貴有令聞嗟爾人子孰不顯親孝為忠基來視琱琢琱琢孔崇聖明與之宰木維喬子孫樹之

純德郭先生墓碣

大德十年三月十有八日長樂鄉先生郭君卒年六十二五月二十有七日葬嶺之先塋皇慶二年夏五月子履拜余京師乞丈表墓其友南雄教授陳立翁亦以書謁余曰郭先生死且葬且祠于校官而未有易其名稱者此門生故友之闕也皆請曰純德先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闖風居君家居日相從文史甚雡知之深宜莫余若也乃次第其行為之文君諱墠字德基其先避

梁開平之難踪期思把汾陽廟器從王審知入閩至長樂芝山下居焉世明經號書廚郭家會大父因大父已千父正子第進士教授廉州著春秋傳論一十卷是爲存齋先生君生十一年而孤母林力貧節用以教育之君亦自奮厲於書無不讀尤深經術弱冠已爲人師宋咸淳中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國亡居鄉講學至元中郡舉遺逸授泉山書院山長遷興化路教授秩滿丁母艱服除改吳江州教授代還邑長貳執弟子禮相從問學方議建精舍於六平山是年冬所居屋西偏所植梅忽槁死君見之微笑明年春再調興化未行屬清明思造隣曲親舊歸諜僮僕覓枝栽兩植庭下至夕無疾卒聞者莫不悲啼太息湖江沽襟曰天何奪吾德人遽甚君平生志慕高尚所至多住山水游覽談讌無虛日而職無不辦又以學行文章爲人所宗名聲藉甚余去閩幾二十年思其人未嘗遺於心亦不謂如是而止也豈非天乎蓋嘗論其談經明白統貫不刻鑿以爲異其詩若文和平沈深不琢鑲以爲工其爲人疏通慷慨謹閒易直不矯亢以爲高其爲子爲父孝以慈其與人交彌久而孚益遠而不可忘謂之純德不亦宜乎娶李氏二子履沉質魁岸有材器由太子太傅府長史遷奉議大夫知靖州鼎好學有文龍江書院山長女嫁進士陳嵩先二年没有易述四書述梅西集各若干卷立翁又曰郭先生性愛梅既葬其子於墓所徧山皆植梅隆冬花開遥望如積雪若見先生之精神標度焉余既題其墓

曰純德先生之墓故又表其阡曰梅阡云銘曰

爽爽郭氏明經世閩載生純德允迪前聞玉雪擢賢星霞耀文可法可尊粹如春温我思其人梅花之原嗚呼先生尚爲後人

張氏宗會亭碑

宗會有亭東平張氏所以會其宗也宗法之不講久矣相遘於塗未知其孰尊卑孰手相顧女視財勢爲輕重乃至相搏捽於市朝有司顧獨曰俗不古俗不古嗚呼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不意猶有斯亭又不意猶以斯而名斯亭亭在博昌趙村實張氏令子某所建孟張氏世家東平金之季年徙大梁又徙歸德復遷于睢鄆難顛沛子孫或還東平或居博昌居博昌者爲基於斯奉曾祖考妣衣冠以葬而遂葬其父母焉博鄆鄆也歲時子孫上冢不廢由是某意匠斯亭以聚宗族嗚呼人生兩儀中政如萍之生水不蕩於波豈不終壽駢足聚面然而非所必也於非所必之中而求盡吾

情司造物者獨不念之乎雖然由宗而言有五世百世之分由張氏而言則有鄆博之別於此而不失其宗以會其同則以念祖宗者而念昆弟由昆弟以及子孫雖百世可知也語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以若張氏所爲厚之至也子雅不樂虛文覩張氏所爲翔又有請喜而誦之嗟夫人有此心亭有無非所計也家有此亭記有無不必論也然則吾多言哉

冀國王忠穆公墓碑

聖天子既踐阼惠澤充洽宇內訢訢褒寵所加罔間幽顯先是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王忠穆公既葬之明年朝議郎典議甫定先帝鼎成公之嗣子桓帥衛兵扈翊聖天子龍飛忠勤焯著三宮咸嘉賚之由廣威將軍同僉徽政院事進階資德大夫徽政副使有旨復伸前議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冀國公謚曰忠穆配李氏贈冀國夫人俾樹碑墓所有司欽承惟謹謹按公本蒙城名家考諱善金吾衛上將軍右副都元帥功在三遭父母憂既免喪即喟然有遠志初爲郡莞庫也衆或乾沒公獨不污亦不訐爲水軍提領也練士恒如臨敵軍帥當遠餉和林公請代行訖事而返敗齊寇於老鶴口授金符爲千夫長督城大都議固以覺公請衣以葦遂省不貲上將賞公辭曰職也奚功且有聯職頗進在遂併賞進千戶別賜公白金三百兩旌之平李璮公與有功王師南下助戍清口宋人覘知虛實急攻不解

守將戰死城欲覆公拔刀誓衆樹柵以守臂毒方劇因割去之裹瘡力戰城卒以完羣盜四起復擊走之進武節將軍官軍總管領左右中衛兵扈從北征還遷右親軍副都指揮使進侍衛軍都指揮使時衛兵雜處因建威武營以居之經畫田廬各有攸業別命一軍曰神鋒教以蹶張之技堂曰整暇時訓練也局曰犀利匠戈甲也資食之倉以足儲廩濟之局以廩疾淺渠通舟列屋取儲營之如營家於是代卒至者如歸諸衛悉來取法是役也衆始難之既則利賴之至元十九年建詹事院就兼詹事丞時威武富儲峙有司來貸數萬石粟裕皇以問公對曰兵民等耳何間焉即日與之上獎公焉宰相器上嘗遣近侍夜出伺察焉遷卒所執告以其故卒曰軍中唯知王將軍令他不知也近侍以聞上賞公皂貂裘東征納延特敕公以所部扈從公時年六十餘矣為軍帥縱其懇還故連年暴露而軍中富強東寇既平大駕北巡命公以其軍先歸公引義以請復扈北上而還僧格專政公略不附之裕宗升遐公獨以漢將膺宮朝心腹之寄備殫忠款成宗即位論翼戴功拜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宮左都威衛使進階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兼使如故公年與位高而勤力益不懈加以謙下仁厚濟物在心至其自奉甚簡得上賜輒以治具賓禮臺閣名流次及鄉黨親戚餘則班諸昆弟宗族之貧者曰是皆祖宗之枝葉也吾受祖宗餘澤忍坐視而不恤哉長者焉單昏姻孤者焉具田宅死者焉治喪葬人或有所干援外深拒之而陰焉之地人徒賴其成而罔知所自宋既亡有內戚久拘京師公既常周之又請引車環列卧不解衣贊畫經略小大仰成暇則俾士卒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畫則擐甲執兵身與敵遇夜則以檔歸北征還偶遺其一必獲之乃已然紀律嚴明不

爲姑息平居瞑目匡坐一室乃至竟日不爲寒暑而變剛毅廉潔忠勇幹敏謀而善斷能而不矜懿稟自然中於大道嗚呼所謂天地之間氣者耶世祖皇帝嘗賜公玉柱杖人謂表其足倚杖也初疾裕聖皇后命高醫視之輟饍與藥畀之曰活此老所以活蒼生也嗚呼知臣莫若君豈非然哉裕宗在東宮未帶金帶之錫相望成宗念公宣力久初即位既遷公官隨以厚賜及謝事卧病遣中使諭旨謂公舊寶家無餘財給湯藥費三萬緡伊何訊之鎮陽義與仁俱善積慶餘莫于躬乞完名大節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大鴻力牧邈已猶徵國有蓋臣奕世其承允矣王公裔木之英尊昔草昧野有玄黃元帥之旗望如金湯厥佑伊何訊之鎮陽義與仁俱善積慶餘莫于躬躬乞完名爽爽閶閶視此無疆緊誰之勛翼亮三朝不愆不忘不恍不忽樂未央晨門夜刁誰扈東征大將嫖姚先公後身約己夫謀定功成匪棘匪徐羽林天軍其屯如雲未有帝城豐人分祿無羸無蒸及九親貴貴賢賢羣旅懷仁君聖臣忠賚富錫崇申章九原柱國上公姚德之良追沐葬封豐碑言言有命自天盛德之輝彌山貫川當尚列鼎奠旂常刊宣當陽之初公子實劬股肱腹心匪公曷如傳業纘名屢不一書以有殊榮以篤其餘嗟萬子孫式顧厥

靈永弼皇家淮清民寧

楊隱君墓銘

周君宗禹以其外舅之述來視之弟爲兄述也意鬱詞悲不無望於立言之君子而周君懇懇海以屬予予惟其天倫之愛塲舅之誼也乃爲之銘曰

南皐翁楊浩然家弋陽父元龍諸老游惇義方翁幼悟師碩師沛辭章命數奇進輒卻卷而藏家益肥子裕蠱棄彷祥生丁酉以未終七十霜娶于方繼以黃亦先亡男曰實二女郎州鈆山峯芙蓉閟幽光刻銘詩慰死生其永藏

集賢直學士同僉太醫院事歐陽君墓誌銘

至元中四方既平民物豐殖天子思得俊乂布中和之政與天下息肩凡一技一能無不召見陳所長方是時巖穴草野之下聞聲自喜揚英舒翹顯然如景風翌雨之被也新定歐陽氏以醫聞再命而後至薊京師十七年沒而其子以狀來匄銘余惟銘墓非古也亦必有茂

懿焉余聞其郡之初勸駕也以親喪爲解後十五年使者自京師奉璽書偕二千石及門乃起應詔是其中之所存者深乎其狀曰歐陽氏自圖南者遷新定生宗禮以醫起子大節遂有聲孫淇益著曰吾抹人多矣後必食其報是爲君高曾祖考君名懋字勉翁生有異質於家學夙成既至召見應對合旨命坐賜食賜貂裘帽錦衾褥城東宅一區食尚醫祿加月餼復其家遣使傳致其孥再賜城南宅計口廩膳凡所顧問對輒契合所進方藥常御又賜玉帶名馬太子北工和林上愛之深意欲君從君慨然請行太子踐阼是爲成宗視君益厚意有不豫見輒釋然無時不召好賜有加歲時嘗從上都大德十年獨以疾不能從成宗益不豫君病亦侵十一年五月二日遂歿年六十有三歷官成全郎御藥局使陞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加朝列大夫太醫副使又加太中大夫以直學士同僉太醫院子男印孫男同

祖光祖女曰淑君將没謂印曰吾常以素餐爲懼故不敢乘時爲爾干祿圖其善自樹以成身噫信斯言也所存誠深矣其可銘印奉喪南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墓在某鄉某里之原銘曰

我聞魏徐來自丹陽道與時俱晷服九章昌若歐陽若岐於黃二聖在天往哉毋忘

太平路儒學教授徐君墓誌銘

往年嘗遡釣臺二徐之貞時徐父晞顏無恙也後二年其子革以史官表揭所爲家傳來曰吾父歿矣公幸矜而又賜之一辭按其先自太宋來會祖某祖禧父景榮晞顏字子愚居宋太學中試輒高第歸國朝歷廣信安吉二郡博士秩滿當遷曰我願爲博士耳集賢薦爲湖南提舉曰母老不可遠也乃再得姑孰所至以扶道樹化爲已任修治先賢家請蠲諸儒力役桑門氏將夷安定胡先生墓力爭而復之性仁厚飯僧初遭父喪適歲儉悵然曰飯佛老徒昌若飯餓者乃大振得食者數萬人兵餘因以飢疫棄俘遺殍狼藉君募飢民掩死扶生身自臨視可活者挺而活之有女子氣僅屬曰我儒家子也豈非所宜即自罪不肉居幾月母爲解曰無之君乃釋然後已母嘗貧田久君對母折券請歸之在信州庭謝然後已母暫貧田久君對母折券請歸之在信州母暫土思即棄官奉以還有友客死爲治其喪又嫁其孤所爲率若此娶于朱氏有九男子觀先卒腳爲族人後良革節益晉萃復二女子曰淳皆能潔身以死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孫男女二十三曾孫男女三生以宋端平甲午二月二日歿以大德丁未十月七日葬以某年某月日某鄉某里節圍之原其兆也有集十卷將歿命其子曰我無贏餘而好周急今方薦饑我死慎毋營佛老事第爲我活既孝者皆以善事繼母致稱蓋能盡道而格無情也古之孝者始可言太學諸生哉

臨淮縣尹蔣君墓銘

濠上蔣君會龍董淮左學校八年士興於學學無闕政遷令臨淮數月棄官去有子曰培亦儒也以文無害爲行中書掾期滿當遷秩君戒勿爲令夫令果不可爲乎有爲之者矣可爲乎何爲而不爲也廉將軍既棄於趙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將君儒先生長者常舉於鄉與儒居蓋久一旦有薄書期會之役宜不勝而自免也若培則必能爲之矣其後君就養餘杭大德乙巳秋卒固葬餘杭越三年培以壙記請於余蔣以國氏期思故蔣也先縣期思遷婺其父秀昇又遷濠梁而生君君卒時年七十一矣娶于周一子二女再娶于劉培有三子令年實至大元年墓在錢塘縣某鄉玉岑山官由將仕郎淮東道儒學副提舉遷從仕郎淮安路臨淮縣尹銘曰

穆嗣君本楚製從沛公齊魯間蓋稱之其後公孫丞相初入關友人戒之曰毋曲學以阿世蓋猶徵穆嗣君也觀蔣君不肯爲令與不爲主簿者何若語有之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信夫

鄭真人碑

夫寒暑之所以不忒天地之所以長存是蓋有其故矣昔者聖人備其可知者而其不可知者固已周流其中非必斬於治世也而世恒以之治後有得其粃糠土苴已足自附於聖人以之爲身則身安爲家則家理爲國則國以小康然教始多歧矣猶龍氏之寶三曰慈儉不爭夫果慈儉不爭也則在宥天下者庸詎不樂於此哉今之所謂大道者其守慈儉不爭之寶者與大道之流予不能探其源其見于紀述者已十世其十一世之祖曰鄭君名進元以宋咸淳三年五月十四日生於永嘉家本儒也幼值亂離至于輝州悟真大師黨君器其穎異嘗使之學遂通孔老二氏言時年十三矣明年大道第七祖李真人祠岳過輝一見許爲道器且謂黨曰吾二人皆弗及見後一紀當至堂下也黨未不諭既而李初入關友人戒之曰毋曲學以阿世蓋猶徵穆嗣君也

黨二師俱逝至元庚寅君從衡輝道錄貴師來燕抵天寶居堂下適十二年矣第八祖岳真人異之授以戒牒道名留之不可歲癸巳再來今齊王以紫衣旌有德師與焉又受明真大師神籙秘訣及親書道訓四章旨甚術業益著治病立驗貴師逝君喪之如所生進嗣其職第九祖趙真人於君彌屬意而早逝大德六年第十祖某真人召之者三至則以焉都提舉付以祖師經筆命為詞一篇授之師再辭不獲乃為詞以復遂嗣焉十祖逝喪之如貴師而加致益昌平之阡為地七十畝樹而周垣之碑第五祖太玄真人之功于龍山又勒衆真堂于天寶以祠傳教諸師置園畝百餘於故都之東種柳於宮陰古河之塽歲用以裕八年有旨命君設金籙大齋于天寶宮既事錫號曰演教大宗師明真慧照觀復真人明年又命君設大齋于玉虛宮又明年再命設于天寶禮畢進見喜動眸容賞延于衆甚厚然君退然若不勝一日召左右告語若將留訓者弟子咸以謂年古

強豈遽如許十二月命召普濟大師張君於秦中明年四月當朝上京未至疾作謂侍者曰歸期至矣普濟當嗣遂以五月朔終于龍山弟子奉封于五祖之兆之左其勤者又封未冠于初祖之兆之右又封于輝蓋以君所自也其地昔為大元觀今為頤真宮君性謙慈和易蚤心經史學者一見終身不忘善於獎勸咸歸心焉雅善生財興構雖多而未嘗句假若術之靈著又道之緒餘也編修朱某述其事為詳其弟子以碑請于承旨清

河公而公以諉余碑宜有銘銘曰

天地之母萬物之宗噫克尸之天下為公圖焉洋洋猶魚於水獨擅而私匪夸伊惟慈儉之寶術五千言啟之以一不為物先維觀復師自淵林氏寬柔以教就營其異可離非道守焉始終養生送死殫著其同噫嘻暨年橫流寸梗化為琅玕煌彼光景道無成毀時有屈伸小往大來寄之在人崆峒藐然鼎成弓墮往或跲之不右則左雲乘風御方羊帝鄉無疆惟休刻示茫茫

郭德基阡表

長樂郭陛德基閩中名士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
丙午二月十八日卒二子履鼎以其年五月二十七日
葬之于薌嶺原先墓之次墓既銘且誌矣履鼎又不遠
數千里謁余於京師謂故人之厚者莫余若也祈表其
阡郭氏相傳其先由期思奉汾陽廟器從王潮入閩舉
遂以長樂爲家上世皆爲儒里中號書厨家正子者由
進士入官爲合浦郡丈學掾以沒是爲存齋先生德猷
之父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閩風始識德基時以興化
郡博士秩滿家食暇日相從文史甚驩疏通慷慨與人
交彌久而孚於書無所不見爲詩文下筆立就雜漢唐
間遽難別彼之士大夫曰是未足見其長也蓋生十年
而孤育於母林夫資贏盜弱冠已爲人師進而鼓篋膺
喧太學中教於莆田廉訪使副張公尤知之今又受知
於公耳其自莆田教吳江游息談笑職無不辦松陵寔
澤猶有歌酒處在爲心不忘莆再調博士未往而終於

經又粹易與四書皆有述其雜著曰梅西先生集凡若
干卷二子亦兢兢家尚不替一女適進士陳嵩先沒余
既表其墓則爲之辭曰
天之畀於物也不全蓋自古記之而人爲甚若斯人者
進而論思獻替或揚激清濁次之石渠東觀其誰曰非
其任耶而卒乃爾嗟夫人生貴適志耳誠不如盤礴老
梅之西豪歌而痛飲也

雪樓集卷十八

元程文海撰

碑銘

大元河東郡公布都公神道碑銘

至大三年制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太子府正察罕
祖考某可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河東郡侯妣某
氏可追封河東郡太夫人父布都納可贈正奉大夫護

軍追封河東郡公妣某氏可追封河東郡太夫人明年
察罕拜參知政事即詣史官廣平程某而請曰察罕西
方之人也先君慕聖朝德化萬里來歸沐煦養生息之
仁家於解抱孫長息於解沒而埋骨於解天子不以臣
不肖有列於朝褒崇之恩上逮祖考惠至渥也惟是先
君家上之表未樹大懼失墜無以顯休命發幽潛願先
生哀而賜之銘謹按國史院編修官辛良史所爲行狀
河東公諱布都納西域巴剌勒哈人世爲大家本族以

族顯無姓字歷三世輒不知名國初歲在庚辰大兵西
征巴剌勒哈平於是公生十有三年矣少失怙恃好奇
節聚族而謀曰天方授聖元神武無敵於天下我國亦
臣伏不敢後盍往從之乃悉族來歸時諸王錫喇引重
兵鎮朔方公美髯長大勇冠軍王奇之戊戌南征圍安
豐軍校巴延台者薄城城上批長鈎及之懸以上左右
錯愕公時在後隊望見奮出大呼助巴延台引却人鈎
俱墜禽戮陣前一軍皆驚勝氣百倍城陷策功賞獨厚
王由是知公拔置帳下名以巴圖爾初河東陝右民賦
之隸王者以成格勒總管之附治解州乃以公爲副因
家焉辛亥春長安僧警誣玄都道士謀置毒於酒將不
利王有司逮逮數百人死拷掠者往往而是公時使王
所和林力狀其冤王悟命釋之公晝夜兼馳至長安諭
教諸道士謂公自天而下相率焚香遮道哭且號曰我
輩更生將何以報但願公多賢子孫秦民父老迄今誦
之癸丑貢職王嘉公識大體且辯捷可代成格勒總管

公叩頭曰臣得給事左右薦由成格勤王縱憚之義不可謹辭王嗟異從之賜名馬重錦弓矢以旌之至元庚午告老而歸居里中恂恂然至於濟人利物之事則不敢讓鄉人爭訟不願詣官而詣公公諭以理咸心服而去公不解中國書言必中義動必中法天性也切切以教子爲務嘗戒之曰我不幸少年百罹不得學爾等安居暇食宜勉讀聖人書行出處語默之間及至元十四年忠宣公郭羅濟開省湖廣聞察罕通經義辟置幕府察罕始出仕歲晩乞斷家事奚豫自娛日與里社過從射燕優游將終身焉一日練軍務辟置幕府察罕以親老辭公曰吾素教汝讀書知禮義者將以有爲也食其祿辨其事是亦爲孝不當以我爲念諸弟足養也於是察罕始出仕歲晩乞斷家事奚豫自娛日與里社過從射燕優游將終身焉一日至迎祥觀正襟瞑坐衆以公假寐久之臧孫已逝矣時至元庚辰夏四月七日享年七十三葬惠政鄉曲范村之原夫人京兆李氏父登進士第金末遷河南夫人方九歲歸我帥成格勤爲養女靜秀幸整帥以同寅歸公

爲後公八年卒子男八人長察罕也以忠宣薦起家授四萬戶知事遷行省理問行樞密院經歷行省郎中大德丁未妙選東宮官僚召除僉詹事院未幾進昭文館大學士太子府正至大辛亥春今天子即位擢置中書次博囉早世次博囉徹爾敦武校尉百夫長次博囉台武校尉少陽縣達嚕噶齊次多羅台不仕好琴書有至性性孝聞莊其門次焉滿台敦武校尉少陽縣達嚕噶齊華陰縣達嚕噶齊次多羅台不仕好琴書有至性性孝聞莊其門次焉滿台敦武校尉少陽縣達嚕噶齊次博囉台將仕郎湖廣行省宣使卒次博囉台將仕郎中書省宣使卒次博除太倉令卒次濟噶台將仕郎居暇食宜勉讀聖人書行出處語默之間及至元十四年忠宣公郭羅濟開省湖廣聞察罕通經義辟置幕府察罕始出仕歲晩乞斷家事奚豫自娛日與里社過從射燕優游將終身焉一日練軍務辟置幕府察罕以親老辭公曰吾素教汝讀書知禮義者將以有爲也食其祿辨其事是亦爲孝不當以我爲念諸弟足養也於是察罕始出仕歲晩乞斷家事奚豫自娛日與里社過從射燕優游將終身焉一日至迎祥觀正襟瞑坐衆以公假寐久之臧孫已逝矣時至元庚辰夏四月七日享年七十三葬惠政鄉曲范村之原夫人京兆李氏父登進士第金末遷河南夫人方九歲歸我帥成格勤爲養女靜秀幸整帥以同寅歸公

孫曾男女六十七人嗚呼盛哉嘗論皇元之興天下之一初也其人多敦龐顓蒙忠信篤實不爲言語文字而躬行實踐暗合道義庶幾古人故其福力亶厚子孫蕃衍有非後來尋常所能及者觀河東公詎不信然銘也

何郡銘曰

猗與皇元開闢一初人生而純與古爲徒惟河東公泰山喬岳不言躬行與道暗合辛勤來歸義明君臣維忠維孝貽厥後人爲解世家作廟始祖衮衣赤舄時乃天

祐有之似之魏偉沈深遇合以時富貴何心我作銘詩用詔來裔毋迷厥初永永千祀

故登仕郎吳君墓誌銘

蘭林吳公之封其友廣平程某識而銘之二年友竹君亦殁狐窟子以狀來京師曰昔者先人讀季父之銘而悲曰知我者鮑叔小生識之今言猶在耳而日月有期敢又以請嗟夫二惠別一猶惻而并亡之因思少之時與君兄弟游顧歲月若與我無與年大以來漸如夢覺之爲弱久之篤於交游無所顧恡或聞風踣門皆將迎一往拜不廢以至終身友愛天至季出仕久則躬往視勞徠不使缺望去嘗造官舟潯陽役人困踣十七八君亦良憮然見必拯而活之後十年猶有拜而謝於道周者娶於余六子曰庠辰應良復萊三壻曰余天麒鄧慶老余天一孫十二人男斗孫婁孫翼孫宜孫女八曾孫男女各一君事親孝治家勤持身恪與物仁義方之訓亹亹餘澤蓋未悉也生於丁酉九月卒於乙巳八月卜藏梧岡之原烏乎蓂暮相規朋友之務也而契濶若此徒嘗歲志蘭今

茲銘竹山陽鄰笛盡爲此心銘曰

天之生材厥惟艱哉來者不可待逝者又烏能來雖此良朋既窅然而深歸吾誰與偕

黃伯雲墓誌銘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無不幸者豈獨無患禍乎非也彼之所爲固有以召之非偶然忽然而遭之之謂也君子之爲行也兢兢是敬善作祥降若夫慮溢於情涯事生於意表吾亦末如之何而以身殉道亦又何不幸之有且夫高門縣薄無不走者固矣至於專養其內者亦庸詎知畏日膏猛虎之口哉余聞廬陵黃伯雲之事喟然悲之伯雲儒先生專門毛詩學深於六藝著書盈篋其所獨悟出毛鄭遠甚江丞相撝紳大儒獨推伯雲善學至元中吳會雖平寇盜竊出伯雲一日攜所著有所詣賊妄意袖中之藏斃以一矢即之書也先是丙子初妻戴與其大女子不屈於兵以死夫又復然其長子定哀父屍之若是也不食肉者三十年

余尤悲之余留京師定輯其家世瞿瞿然請曰父將改葬而榮之一言按伯雲名從龍世衣冠會大父萬項大父欽父秀實母劉會孟之姑也二子伯雲長仁厚孝友貧而好振定之弟曰通其大女子之壻曰沈次二壻皆曰歐陽猻男五今封地曰儒行鄉毛竹原祔於祖也死時年五十有三余既悲其不幸復爲推其然以祛世惑且慰其子之心而使刻其石曰

解衣佐刺澥咄逆意狀以連車躓新息銜袖文書大人惑夫禍福之不常疑似之易成蓋自昔記之矣嗟夫學以成身豈顧累之哉

俞景隆墓誌銘

臨川黃君述其同郡俞景隆之事來曰炎發之故人也葬願句銘余辭不獲蓋余與黃君善黃君之爲人也憨語有之不知其人視其友又曰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而孟子錄鄭人之言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瑞夫薰蕕之不同器牛驥之不同皁自古記之矣是故

喜中郎之似則不計其誰何見元賓所與如見元賓彼豈不知生死之道殊親疎之勢異哉誠愛切於心故也然則黃君之請不得不力而余之辭也又烏得而力哉

按俞氏縣徽徙撫將十世矣景隆名應元業儒博敏嘗從里中儒先生曾子良學復建業於白鹿洞受知江丞相及樓峯師先生乃升居洞學講席久矣後歸既不得志於場屋則退而養志重親之心甚豫也親既考終以禮送之亦自營樂卜於新莊而構堂於其前命曰歸真弟在焉余一一顧接相勞苦如平生歡獨不見所謂鄧

詩花竹妍姻霞常游衍觴詠於其下凡列名書數十卷永日危坐焚香沃盥而讀之屋益潤乎猶益長植以繁有子三人仁英仁傑仁偉英已卒猶兒六男子三女子曾孫八三男子五女子而身亦益老益七十又七歲矣以至大元年夏四月卒將以某月日歸于歸真之兆余既為之次其事已而歎曰鄉稱善人斯亦足矣正命而終斯亦可矣尚乎平有云但未知生之與死何如爾因語黃君曰天地一寓也萬物一假也死生一往復也彼將

奚以為真乎冰之為水也就受之氣之為風也就與之歸與其將安歸黃君曰惜歸者之既遠質斯理之無從尚刻以訊於幽宮是為銘

鄧德光墓誌銘

予往閩南武城氏有佳壻焉曰鄧觀國德光而未之識及居京師又有來言南城教諭鄧某文學行能者余獨心志之蒙恩過家里中父老子弟無不詣余武城氏昆弟在焉余一一顧接相勞苦如平生歡獨不見所謂鄧

周有子曰辰周歿又爲家子壻其死也年三十八雖其平生行事不少表見不應銘與然明公辱以先君之狀而匄之一言先君而有知也其將何惠之敢忘敢請余爲之閔默不能却蓋余平生於士苟有一善則余心之願見之也甚於士之願見於余若觀國余聞之甚習侯之甚久而終以不見且其博譽好脩事親有禮屢爲百里師而不困以彼其材亦獨何所不得其志哉而顧僅爾是誠可念已余於武城又有世好乃不遂却而爲之銘其墓在白馬鄉高橋之原葬以某年月日南武城者故冬官侍郎會丈莊公之衆邑也其言稱先君先君者丈莊公從子故常平使者勁節公也來謁銘者國子進士丈种將仕郎脩而觀國脩之子壻也銘曰

深衣之斂若斧之封蓋非孔子之徒歟雖不年何歉

縣尹鄭君墓誌銘

至元中余初入奉宿衛攜孥自隨時子大年始晬甚弱乳藥兼哺請醫與俱醫以老爲解因薦進其甥曰此儒也而工方與之俱如吾行矣乃與之俱即鄭純道也贍敏通暢書無不觀處癖甚精審不特過秦中過邯鄲爲某醫某醫也方是時涉寒温者五六千里小大皆無恙純道力也既至公卿間聞其善爲方邀致無虚日由是交益廣譽益起上方勸能因得試令而其邑乃在巴蜀中時純道親弟江南辟不應往改録判南劒州純道不以榮厚爲意亟歸迎養時閩地甫定兵民紛揉郡又當道過客使車晝夜至事取趣辦衆睨其爲已而翕然推重不意其爲乃爾也既代交薦之得鄱縣主簿兼尉縣與郴桂溪洞相犬牙異時日雇寇暴純道至選役夫五百蠲其庸假以利器使爲鄉導立烽燧謹關梁廣耳目寇動無不預覺輒擊掩襲深入窮追由是寇不敢動民得安業明年隣郡盜起復深入將角求所掠邑民甚衆郡上其功不報先是邑爲寇燬乃建邑庠招諸生釋奠肄業以餘力起敝廢皆完備資得景德鎮稅課提領人皆於此自潤而純道官滿過余余視其貧與昔等耳

時余忝召純道亦調集京師守銓者兩年乃得嚴邑未幾又聞所代者以癉癘暴死益不樂然不可改也至大二年冬余始見其于華滕於里中則知純道視事不數月竟以癉癘暴死於官悲夫純道長身豐下氣貌壯偉汎愛多可無訢故咸樂之然銓邑者其故人也固有幸不幸耶華滕既以至大二年八月九日已未葬之於盧峯之原而以表墓爲請按其先琮由信仕盱遂爲盱人曰慶曰祥曰文煥者純道之曾祖祖父也純道凡三娶有五子惟華滕善滕爲之服餘嗣他姓女爲王氏婦華滕醫甚工今爲江西醫司都目蓋初妻黃氏出也純道名公大以淳祐己酉四月六日生以至大戊申十月二十四日歿銘曰

嗟夫純道與余同年月生而有十日長耳誠不意其歿往也自今余至京師無復有能知三十年之舊事而相與縱談抵掌者矣嗟夫

勇遂侯碑

故金吾衛上將軍和濠二州招討使贈謚勇遂侯王公諱喜字悅道宿州符離人也至元十二年王師東西大舉渡江公鎮歷陽奉所守上職方氏天子嘉之錫圭入見行至濮上而病遂捐館舍訃聞輕悼特加贈襚賜謚易名又官其子凡以顧答勤敏者恩意殊等東南列城聞之莫不競勸不期年而江表大定由聖天子得經遠柔服之道也公系出侍中朴侍中爲周世宗股肱心膂之臣世宗又五代有志恢張王畧之主君臣相得幾若力牧大鴻之於軒轅張文成諸葛忠武之於漢也不幸功業方殷命之不淑然而周疆江淮卒如侍中經畫之素至於禮樂律歷之精賾體國經野之規模微悉利賴之若夫混區宇之長謨雖易世之後猶有功焉是可謂與王之良佐者矣勇遂公親其後昆承輝襲寵爲時力臣于翰于蕃真隱若一敵國江淮草未迨今猶知其名又能察天建之始終拯民生於阽墜使國家靡有汙焉之勞坐定千里王功民庸俱茂焉簡在帝心欽遹延想倘

獲近天顏奉大對其契合建置庸詎知不侍中之似也惜哉至大二年冬某自禁林出使因奉恩制歸告先卽國孝肅公墓公之子虎英適高臨川太守高某道先世之詳已而請曰先人荷國寵靈施及後嗣水木源本夙夜靡敢忽忘惟是鄉者虎英幼孤不能有以揭禁碑懿詩不云乎永錫嘏類區區誠願徼福於先卽國孝肅公卽以文辭刻之家上則崇惟世世子孫永有視效抑凡委質竭力者亦知所激慕焉此虎英之所深志而力祈

者惟公念之某上惟聖明加惠崇報之大典下惟孝子慈孫之至情宜不可以却且某者世祖皇帝之老臣也嘗宿衛禁中凡當時經遠柔服之規蓋在耳目今苟辭以不文而不少寫萬一以章勇遂之功而成太守之志殆非所以對越在天之靈也其何敢然乃敬諾則退而徵其事公之先自符離徙齊安名皆弗傳公娶高氏有子三人虎臣虎炳虎英虎英幼而襲職爲昭勇大將軍和州招討使繼守番易武岡南安皆有績業其守臨川勤於政治忠孝兩盡尚庶幾焉碑宜有詩詩曰

淮水之清王氏之寧冠冕蟬聯世載忠貞維周侍中謨弼世宗相得彌彰魚軽毛風民幾太平大命之嬰閫其經綸曰篤其慶集勇遂侯敦弓矢以殿淮州以作民休朝宗百川星邁於垣言遠有光昌頌中天將印侯封赫赫隆隆以開皇猷以隧幽宮峩峩廣谷喬林烟雲鬱鬱寘乳降澤深深孰傳以象以賢四馬加駢繼其蕃宣爲國世臣功名日新報上之勤爰以及親豐碑桓桓是斲是刊永勒臣規畀爾永觀

藁城王公墓誌銘

戶君遷雲南宣慰元帥則出其先公行狀求銘於余余曰世德也是宜書公諱思敬居真定之藁城族大以蕃父諱吉甚季曰善爲金吾衛上將軍左副都元帥即忠穆之父今平章政事之祖也公嘗爲百夫長嚴整盡職已而去不仕時真定中山民苦於役錢征之急而無所於出金吾悉力代民償之又率其族公爲之先輸其族之未輸者民之貧無出者至空其家不顧也昆弟六人公行在二克友克恭終始誠一或欲異居公喻以義同從之公歎其淳篤公歿千里赴弔於懷欲廬其墓諸生弗欲懷人義之遺布三百疋曰吾爲許先生來肉利之弗忍爲也乃歸服心喪三年未嘗御酒肉至元二十五年始以耶律祭酒薦得平灤路儒學正教授冀州遷陽所至以君出許先生門爭從之游在冀州割田五頃入學給祭祀養生徒在遷陽部使者洪君大開義塾聘君爲之師初石城兵燬夫子廟弗治君慶而新之拜闕里求孔顏孟十哲像祀之廟主興州宣聖薄政化大行改蔚州安定來行以大德十一年九月晦卒於家年

故益仕郎蔚州安定縣主簿馮君墓碣

蔚州安定主簿馮君卒之六年其子禮與順德王寧爲樞府掾寧與余善介以請銘寧潔白好修取友必端按馮君行應銘法宜書君諱善主字君協右北平石城人性至孝父仁義死遺言貸寶氏銀三十兩往償之實謂已償君不直寶氏言持銀詣憲府請毋死廬墓終喪初學於張簡之門許文正公以經學教胄子徒步至京師從之公歎其淳篤公歿千里赴弔於懷欲廬其墓諸生弗欲懷人義之遺布三百疋曰吾爲許先生來肉利之弗忍爲也乃歸服心喪三年未嘗御酒肉至元二十五年始以耶律祭酒薦得平灤路儒學正教授冀州遷陽所至以君出許先生門爭從之游在冀州割田五頃入學給祭祀養生徒在遷陽部使者洪君大開義塾聘君爲之師初石城兵燬夫子廟弗治君慶而新之拜闕里求孔顏孟十哲像祀之廟主興州宣聖薄政化大行改蔚州安定來行以大德十一年九月晦卒於家年

六十二以某年月日葬其鄉原嗚呼世固有學而為士者矣學而弗篤篤而弗行行焉又不得名公卿大夫偕聲助譽卒窮悴困厄遂以士詬病方是時在許公之門者莫不震耀焯鑠君乃嘗一簿領匪命也夫然以君之學亦不可謂不行矣娶朱氏生子四長穗也次裡桓州學正次祐國子學錄祺博士弟子負女二長嫁國子監掾張德次適舅氏張璉生懷孫男就就女四銘曰

婁道與墓誌銘

始余從族祖薇巷先生學臨汝書堂聞婁氏獵獵起場屋堂距城數里未及造其門友其人侍季父西渠公守盱江適婁君德剛為郡功曹文學政事為一郡所推右始與其弟兄游且升堂拜其母自是過臨川未嘗不造馬至元之末余使閩以德剛之弟道與薦授廣州濂泉書院山長以疾辭大德四年余移節湖北明年道與來復舉為桂陽石林書院山長會德剛之子志淳亦被

南嶽書院長迺與偕行及余謝歸亦尋還一再會道與失賢配哭愛女又喪其仲兄高懷雅志已非疇昔九年余被召留中至大二年董湖北選事事已而還則道與亡矣余弔焉為之慟今天子即位余待罪禁林其弟起華及其孤以書來言曰先兄且屬纊有緒言曰知我莫若程公我死必得公銘乃葬葬有期願公哀而賜之銘余惟相知餘四十年生不幾見而遽歿烏得無情乎謹按襲益夔所為狀婁之先有諱郝者由嘉興徙居臨川藏書數千卷號南坡居士郝生忠州文學必中必中生郝於嘉定間參知政事忠簡公機為從兄弟樂善好學從政郎知福州閩安鎮建號艮堂以學行為三衢徐霖廣信徐直方所器為忘年友與同郡林實大段浚趙崇懌章貢曾原一相友善由是知名有別業曰德厚莊以奉祭祀恤嫺舊者至今世守之建生四男子南良起南文輔起華南良德剛也擢咸淳戊辰第文輔道與也與仲兄寄與鄉貢君少篤學資性過人出則侍其父閨安

公周旋諸老間入則見其母韓夫人持家斬斬如法家
子弟不敢越豪髮而忠厚之意常行其中故君之弟兄
成於家庭之訓居多伯氏早喪二親繼殁君扶弧撫幼
支顛躓弊教養昏嫁歲時薦享秩然詩禮如平時其長
石林也興廢補滯各得士友之心及還宅中堂奉宗祧
處弟子姪東西偏凡有未安者各使得其所不幸遂没
若君者可謂賢哉娶李氏男志溥女安正適饒傑李
及安正皆先六年卒君生以淳祐癸卯卒以至大己酉

七月十三日將以某年月日葬於臨川縣明賢鄉厚澤
原君初有讀書之室環以竹扁曰竹坡云嗚呼余過臨
川蓋嘗登青雲之卿而永歎焉彼昔之棄棄煌煌者一
無有也而重樓複館高花美木歸然百年之舊惟婁氏
已與其兄弟游蒼顏皓髮褒衣博帶行若思坐若遺言
吶吶不能出口若與世甚不相類者卒以保先人之業
以不泯墜忠厚之可長也信不誣矣若子侄皆純茂秀
朗足世其家然則君亦豈無子之遺裔乎何其世之多
賢也銘曰

構爾基樹爾滋危爾持積不施吁其悲

黃志尹墓誌銘

豐城黃志尹名所志以學行文章爲後林李戶部客至
元戊寅秋九月俘於兵粥於長安鄭子誠家子誠儒長
者與蕭雒斗友一見志尹命諸子師事之遂名著長安
家長安三十年餘鄰廼商人故同里附書問其家子允
子隨商至長安則志尹死矣鄭氏云大德甲辰日南至

一夕大醉卒允子哭啟封負骨而歸將以某年月日葬
藕陂之原書抵京師屬其妻之舅氏揭傒斯乞銘於余
夫自昔士君子不幸遭喪亂流落者多矣幸而生還者
幾人幸而人不奴隸畜又得葬禮者幾人甚不幸而死
死而能歸其骨志尹抑又幸已嗚呼允子其遂昌乎志
尹得年五十九祖嘉言父元興初娶藕氏有子一人去
家後兩月乃生允子也在長安娶某氏無子女一人男
呼都克丹孫女一銘曰

予生而父不知父死而於予乎歸余辭以銘之辜而悲

大慶壽寺大藏經理碑

聖人之書皆不得已而有言者也西方之聖人虛空為本寂滅為宗而積其書至五千四十八卷其得已哉蓋迷待法而悟故不可以無法法待言而立故不可以無言書者言之寄也於是後世尊其書建大寶藏而藏之名曰大藏經俾樂之者沿經以求法悟法以成佛然則由言語文字以至虛空寂滅經之功不既大矣乎國家崇信佛法建大佛寺必置經藏叢天下之工書者泥黃金楷寫以示其嚴選天下之善鍵者材美木傳刻以致其廣京師諸寺日飯僧踹坐聲誦撞鍾吹螺晝夜不絕歲又一再遣使乘驛奉香幣徧天下亦如之斯盡恒河沙界並受其福於庚至矣東南海濱之國高句麗古稱詩書禮義之邦奉佛尤謹皇元之有天下聞風來附世祖皇帝結之恩待之禮亦最優異父子繼王並列貳館今王又以聰明忠孝為皇帝皇太后所親幸大德乙巳乃施經一藏入大慶壽寺歸美以報於上寺為裕皇祝釐之所於京城諸刹為最古皇慶元年夏六月謂其為文以勒於石傳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王之於佛法知之者與好而樂之者與是日天新雨王延至其即始入諸僧列坐梵唄之聲洋洋滿庭復至一室門闥靜深窻戶無塵花木芳潤王親肅容戶外入就席言論恂雅禮意歡浹一僧踽坐轉法華每舉一佛名一菩薩號王必以手加額而致敬焉王雖與客語意未嘗不在經也然則王於佛法誠好而樂之者矣經豈徒施哉嗟夫是心也以之為國則聖壽長皇圖昌以之為家則富孫國永存以之為身則六根清淨萬法統一乃至無有言說直入上乘正覺實是經者復能日以是經為人演說俾迷者悟愚者覺盡恒河沙界並受其福是則王之所以布施國家之所以崇信聖人之所以立言之初心也王名璋好賢樂善有德有文遠事世祖以皇甥為世子入宿衛被賞識成宗朝選尚公主大

德末年從今上平內難立武宗有功爲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王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嗣高麗國王今上即皇帝位策勳加太尉寺住持西雲師名子安法行高卓累朝所器重賜號佛光慈照明極淨慧大禪師官榮禄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惟王賢王也藏經大施也師又主北寺不可無詩以頌其美而垂於後乃作詩曰

我聞佛法第一義無有言語及文字若非言語及文字

迷者何以見真諦佛大慈悲大智慧發大願力度萬世如曚冥行得徑術如墮溝壑獲引臂如渡大海舟楫利皇元功德配天地佛法尊信古無二琳宮寶刹徧四裔高麗嗣王帝戚里顧大慶壽大布施寶經八萬四千偈天龍百萬常守衛珊瑚琉璃碼碯貝車渠摩尼及火齊黃金白璧諸美異遍地莊嚴等瑣細佛光老禪念一切衆益大皇慶元年冬十有二月朝元萬壽宮祿真人履受持此經永不墜永與浩刼衛障累聖壽無疆四海治興聖怡愉億萬歲施經功德不思議

徐真人道行碑

道無爲也而無不爲老氏之爲道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其學可以修身可以治國遺書具存爲神仙之說者宗爲神而明之與時偕行卷舒闔闢不失其正非有道之士有至爲者不也秦之亂子房佐劉氏蹶嬴踞項基四百年之漢出於圮上之一編文景之治清寧靜壹庶幾王代得於蓋公之一言亂則致其功治則致其化力行而不顯功成而不居道固然也金之季王重陽起咸陽

爲天下全真教祖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爲之徒隱顯變化震撼於秦隴燕齊晉魏之間人皆以爲仙徵聘之使聯袂結騎尊敬寵信貴賤罔不以爲能迹其行事幾於道矣皇元龍興列聖崇尚其教益大皇慶元年冬十有二月朝元萬壽宮祿真人履道狀其師徐君之行來徵文謹按師諱志根梁之扶溝人父某仕金至昭武將軍師沈資魁偉弱冠爲道士學

於王真人志謹初重陽入梁王太寧坊王氏嘗曰吾後必宅是金亡其地爲虛後六十四年志謹即之爲宮廣袤七里賜名朝元工未竟而志謹傳之姬志真志真傳之李志居志居傳之師師躬奄鍾率夫役動力而勞心早作而夜休克濟於成壯麗甲四方至元某年制授本宗掌教真人乙酉賜號崇玄誠德洞虛真人壬寅優詔存撫師益奮勵以弘道濟物自任遠近慕嚮雲歸川赴宮之役夜自輦土石道得遺臺數百金伺其主乃擢場

盜也懇致其半師曰女亡命利此爲貪耳我欲之固全有何半耶連時去遷卒不女貸盜愧謝而去師未嘗言盜後傳其事河朔歲饑民爭襁負趨河南無所於歸師館穀唯恐後掠者購而歸之明年秋成或歸或留或愿入爲道士惟其欲大德中待選行省者歲久食盡未謁師恐不拒日就食者數百人一日當祝釐羣官咸在師設齋坐衆入堂下相君驚曰此何爲者師告之故且曰食此數月矣相大感動即調遣之宮之幷庚

歲簡廉慎者掌之聽其出內無所問甲辰六月十日夜有星隕於寢所無疾而逝年九十一室中唯魁巾杖履數日乃斂顏色不少變蠅蚋莫敢近某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北仙蛻園嗚呼其有道者耶即不爲老顧不立事立功爲名公卿耶余嘗讀老氏書而慕之歷考古之所謂仙者若狂若俠若疾其出入如鬼神前知如蓍龜不知其何道要其歸則本忠孝質慤儉嗇不悖於老氏世無其人久矣豈知又有若重陽諸子者耶上下數百年亦豈盡無之耶而卒埋沒泯滅又何也重陽倡道代有明哲非遭遇聖明尊道隆德崇樹名教其能宣光六合垂訓萬世若此其盛耶余故重繇請述師之緣俾後之學者覽觀焉自重陽全真開化真君以來各有錫號具諸碑師以郝爲祖王爲父姬李爲兄而今孫君之嗣掌教事也先是歸河東師知其賢累請不起固請乃起賜號泰定虛白文逸真人道甚高銘曰

大衆必明大虧必盈四海橫流大道以興金鎔火冷白

日炳炳飛龍在天飛陽乃聘咸陽匹夫老耕之徒振衣終南天下風驅亦有七千是氷是似蹇不能壓鴈不能兎天斗既崇所嚮聞風城撤其關戰弛其弓與時上下應物變化德盛功隆雲蟠我鴈赫赫朝元奕奕洞陽睡柔匪剛襟圓裏方躬操奋鍾不知其勤恤窮振滯不知其仁榮非師有年非師壽太始之先鴻濛之友

葉隱君墓表

剛之葉盛於莆世多聞人達官近代丞相顥尚書大尤妙著者後遷南劍尤溪之華山族益蕃至夢曉嘗築室於仕陽鎮家焉卒葬里之厚溪三子季曰三友女善有信義為鄉里稱讀書明理不為章句之學暇則彈琴賦詩投壺雅歌以自娛丙子正月十有九日室人云亡乃皇元大兵渡江之第三年也又明年二月十有八日君亦卒時方動勒皆藁葬至元庚辰閩既內附仲子元德入京師獲事濟陽王以慎重有材畧見親幸幸卯署府戶計總管大德癸巳長子宗榮亦授梅州長官至

大戊申元德始謁告南還省墳墓十月二十有四日遂啟殯合葬於湖山距家半舍而近立祠墓下復先世田三十畝奉烝嘗亡何宗榮死元德以禮葬之先塋之旁之湯山撫其孤婺經紀其家事畢還京師皇慶壬子夏六月謁余於葉林聽其言觀其行蓋孝友純慤人也狀乞表其先人之墓嗚呼自古氷平士大夫所難其世者亦可以為賢矣一旦臨患難狼狽顛踣公卿而皁隸為負販為盜賊姦宄莫知不知先世為何若元者遭變故失怙恃投身艱棘居數千里外歷三十餘自致貴富依依追遠卒復故初有氷平士大夫所難其先世之澤可見已宜得吾文按三友字某得年五十二配張氏有賢行得年五十五子二孫男四女一銘曰方時之攘攘生不得禮其死存不能保其亡崎嶇異邦餘三十年去者復死者葬祭有田孝友以光曾幾人何則惟嗣臧惟後之慶

處士聶君墓誌銘

處士聶君諱復孫字仁甫居盱水上世仕宋曾祖諱有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事贈少師祖諱子述華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衡郡開國公贈少傅父諱世清永直郎武岡軍判官君生承平時襲貴富能諱諱諱萬以賢于弟自好宋亡天下為元君獨以長厚為鄉里所親善人用不忍侵犯克全其家余去盱三十年而歸蓋靡然異矣君褒衣博帶周旋揖遜未嘗見其斯須之忽造次之間莫不退然自喪鞠然以慕豈雖豪奴悍吏卒然遇之於前疾者驅之於後守而不易其所者寡矣少年信篤行光而逆施者有矣平居以學自媚出說紛華考有矣盱之人稱信厚有古君子之風者惟君與曾慶祥然履祥名頼瑞亦世家仕咸淳間且光顯矣竟以處士卒君初以大父澤授登仕郎未調而革命遂終身焉至大庚戌七月四日卒得年七十二初娶鍾六年而沒無子再娶趙生三男鈞鎬公亮一女適張子言先十五年沒孫男三公旦公晉汝郎女一許嫁饒普曾孫男申郎君有弟曰渙孫蚤世其孤鈇方襁褓君長育之教訓而冠昏之無子又以公亮子之故惟鈞鎬為之服以某年月日葬南城縣太平鄉大義之原書來京師乞銘余觀盱之盛族聶氏之子孫彬彬然必其先世之積也厚繼而承之者賢耳堯舜萬乘之主且大聖人也予一不肖國非其國況士大夫之家乎銘曰

倚歟處士我銘於衡周規折矩內仁外義嗟時之人忝厥世處士是式以畀後嗣

雪樓集卷十九

元程文海撰

碑銘

趙國公田府君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肇造九有海內忠智莫能之士咸徵至京師循名索實寸善必録人亦為歆至元南征聞中山田公善易召問宋事之期對曰內外已而果然上大悦

欲官之公拜曰臣言偶中陛下幸官臣臣福淺必喬疾壽固辭歸東帛侍中累遷太常卿大德末羣凶構邪謀危社稷太常力爭之不屈今上入平內難迎立武宗録功拜大司徒至大二年秋七月有旨賜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公公聞遽謂二子曰並廣廳事吾將死吾不及拜命下而薨是月二十有五日也年八十七而處事之一甫畢賓親臨弔得以成禮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中山曲城鄉王吕杉東原先塋又四年大司徒以狀來請曰忠良與子列周行接燕好三十有八年矣知先世莫若丁幸奮予之筆揭德墓門以惠我子孫某不得讓謹按公諱聞字聞之其先平陽趙縣人會大父官裕州因家焉再世以亂離居中山遂為中山人大父諱嗣权字起宗讀書務知大義不為章句儒有至性事親孝嘗侍疾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歲出金幣易粟賑貧民負不能償者焚其券河北亂人爭來依計口給食人安如歸盜賊四起郡縣不能制乃聚衆自保聞丞兵且至縱令自便曰爾等宜自逃生毋為我慮衆感泣曰丞將安之遂與二子率衆二百餘人間道詣睿宗行在所賜金符弓矢拜千夫長漢人隆者隸焉為軍前鋒申裕獨柳原良鳳岡數戰皆不利力保護軍馬黃陂之役金兵大合率敢死數百擣其中軍金兵大亂俄而復發倉卒為流矢所中二子馳殺射者創甚猶戒予以忠孝語絶而卒汪若干父諱予成字成之勇悍多智略事父母守家法少好兵書善騎射裕州盜日衆兵

禁尚嚴乃置長竿植利錐其上長尺有半又作袖矢之法盜聚南山中日索食閭井即預給米爲粥以食之唯不敢入田氏門坐五十步外傳言往來既月欲去來需金帛故怒罵麾之忽而退料必復來勞衆設伏以待旦果大至袖矢斃其酋長伏俱發大敗之奪其巢壘金帛悉送官由是知名辟聘交至皆不就隨父攻城破柵嘗爲士卒先說其帥田鎮海曰侍多百工有技藝宜存之備行使鎮海言之上以爲然命閱實未幾餽不繼將盡屠老弱及無技能者復進言令之兵爲民捽焚溺也臨陣降者尚不可殺已爲民而殺之可乎散之河北使自食其力足以結人心從之活二千餘家號種田戶上命兄子實爲總管領之等成佩父金符爲人匿總管詣弘州父之引疾上所佩符南還聞河南蕩析醞中山前河北種田者亦來相依所居成聚幸流轉生還計將終焉屏絕人事日與酒徒親友酣歌道舊爲樂人欲延致即欣然而往或連旬不返婆娑嬉遊年七十終無

進復潛心釋典常教二子勤學親師取友以自率之既而曰吾窶乏學大難六壬雖末易可習而能第用之宜得其道耳至是父子身被國恩榮及先世祖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謚忠毅父贈資德大夫尚書左丞謚武康並追封趙國公夫人信陽吳安撫之女慈順儉勤爲姻爲母儀於族姻先公卒與祖妣曹氏妣陳氏並追封趙國決入子男三司徒居長次忠亮爲臨沂巡檢卒次涖翰林國史院司直孫男五天澤翰林待講學士從規國子

生蚤世從矩從鈞從義皆力學女九六爲士人妻餘未
行曾孫女二某竊謂皇元建國世祖混一之盛自古鮮
及非偶然也以誠待物故盡物之情以寬御衆故衆樂
爲用爵賞當功不求備於人故小大任職而天下以勸
知公之志而不強以徇卒享期頤之年受大國之封知
司徒之賢而留以遺後果能立功社稷顯名天下君臣
之道晉遺矣嗚呼家世來弟慕慕而來食其報忠智才
勇而未盡其用源蓄本富以有今日天道果遠哉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田
氏有焉銘曰

綿綿有嬀陳後啟齊條流布濩漢綴唐珪伊祁之墟厥
嗣攸揚英挺華世載典冀金運波流去家裕州羣盜
滿山禁戎矛揭竿袖矢敵醜斃茵彷徨四顧何地可
休率衆間關來趨輦下父子兄弟驅戎馬或攻而城
或戰而野父中流矢子殺射者欲活爾俘慷慨陳謨殺
降不祥民何罪辜於農於工各總爾徒工處於弘河北
農居翩其南還寞鴻拂天顧瞻河南莽無人烟息駕中
山吾將老焉酣歌暢詠以樂餘年惘惘光祿克承克似
義國孔傳洞洽超詣儁優進退灼灼興廢聖恩孔嘉臣
公知止有孚侍中弘敷恪恭身爲國維心與天通職在
奉常蠲賊內訌以斥羣醜捧日太空超邦恢恢山明水
睽維忠與孝世篤其慶有高者阡松茂栢盛我作銘詩
過者起敬

故寧令王君墓表

豐城王氏居槎溪上者八世至綏寧君諱義端字元剛
受易於廬陵歐陽先生守道與兄義山俱有名義山字
元高擢宋淳祐壬戌第官於朝君以叔祖泉澤入仕試
進士四與計偕不第以恩監江陵白水鎮辟汀州武平
令攝吉州吉水令佐江西提倉幕遷武岡綏寧令累階
文林郎天兵渡江江上諸郡不守德祐元年文丞相起
兵江西熟知君智畧辟與幕議君仰天嘆曰天乎事已
至此去將安歸涕泣而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其在吉

也富民葉殺人賄吏以蟊聞君當聚檢致錢三百萬抵之抵葉死豪商奪民地事歷臺部連歲不決逮死者數人下君治得白黜商而還民地有趙銀者與弟有隙嗾家僮七十餘人焚弟廬弟怒欲盡殺之君詰府力爭乃論如律大兵且至同時辟地於贛者四十餘家艤舟城下夜半叛卒內外起黎明掠戈逼舟衆惶恐君僞入賊中執其渠首諭以禍福率錢帛分勞之衆賴以安誘其渠卿而卒不得一第蓋有不幸焉者矣然嘗仁如膾炙非義如骨鯁以明哲而保其身獨非幸也耶銘曰

元爲宰相樓邁末路爲士者恥之其幸不幸又何如也於乎文信公亦知人哉銘曰

嗟嗟綏寧才豈不足以決科智豈不足以立功而竟然耶不賢而達余孰少多賢而不達命也奈何有德有年有子承家若綏寧者哉又何嗟

宋求已夫人章氏墓誌銘

夫人諱福順姓章氏世家南城遷綏里父履坦博學豪宕好遊有聲蜀漢間爲外祖包文肅公恢所知鄉先生

吳某居家教授學者數百人元塘先生寓君求已最後至諸生盡傾人人自謂出其下章方擇壻遂以女妻之後果登宋景定壬戌進士第仕轉爲文林郎某官夫人幼失所恃事祖母孝謹祖母愛之不忍違離挽元塘贅其家元塘之父某魁碩剛鯁寡言笑少許可人得其一言不啻重璧夫人始歸一日祀先夙興執家婦禮周旋庸給如世族大家驚內者家其興乎家本寒儒夫人躬操組紉以供養祭節縮衣食以植田廬尊上禮下絕廿貧知已收恭先人元塘晚歲杜門謝世事賓友過從論新道舊緬豆無虛日自稱遺老優游閭巷十餘年而卒事今爾後必爾無不中元塘居官廉介疾惡少顧望常從容諷諫式協於中孚弟成人出必戒以小心謹恪毋負

得淺其學達其志豈非有賢婦賢母哉若夫人者可謂賢矣銘曰

鵲兮蔚柔而一於嗟千年仰維則

謝元禮墓誌銘

南城謝元禮先生以至大四年八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將以皇慶二年某月某日葬太平鄉金塘之原其友潮陽尹揆良塘等十人為書介其子升孫所次行實來京師請銘其墓嗟斯人之不作感友道之猶存勿銘得乎

君諱炎元禮其字也幼孤母孔適盧冒盧姓長通六經長於易前輩老生皆折節與之游盧甚賢之凡天錫死一男二女皆幼稚君憂曰謝氏絕矣日夜號泣乞歸謝盧不許踰年乃許歸則撫遺孤開門授徒以給衣食嫁娶母喪哀毀致疾終不御酒肉疾殆夢神人為方授之而愈卹盧之後尤極恩意亡友傅氏子窮餓不能自存輟食以飯之不足又營度儲偫以給之傅曰來取來如寄數歲傅死乃已平居見生徒及親故之子行脩學進喜形於色不則慼然以憂雖屢空未嘗干於人太守趙時稼聞其賢館之郡齋或訟於郡弗直覩君一言君終不言有賣炭者過門君售之既償直項復還其餘賣者怪焉君曰汝適言若干今踰若干以還汝不受強必與之其臨財若此所遇雖極貧濁暴抗莫忍欺君學者相從不遠千里往往擢高科登膴仕君再賦於鄉而已宋亡郡有盱江書院居西城之外當兵衝白於郡遷之城中身經理之既成郡檄君為長亦不就晚病目稍讀佛書卒之日方與升孫劇論圓覺金剛經倏然而逝有觀易若干卷藏於家曾祖鼎祖榮父起祖妻左氏先卒子男二長升孫脩慎好學次謙孫壻世女嫁崔萬有孫男二皆生九年而夭余嘗聞賣炭事好為人道之輒掩口盧胡以為潤迂嗟夫世復有潤迂若謝元禮者乎薄物細故而不敢若此世之紛紛為奪為盜者聞君之風亦可少愧矣余識君踰四十年乃今銘其墓於萬里外南望慨然銘曰

神明通茅之隆卽派鴈義之從窮約取介有李泰伯呂
瀧園之遺風嗚呼乎公

大慈化禪寺大藏經碑

佛以慈濟爲善教人以布施爲善果施之善莫大於經
經者佛傳心設教之具也而其爲書繁多世鮮能備亦
莫能以衆施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命刻大
藏經板於武昌既成發至京師印本流傳天下名山巨
利則賜之皇帝即位之三載庚辰慶元之明年夏四月某州

南泉山大慈化禪寺住持普運宗主明照慧覺大師蕙
昱以是請乃命有司具舟車亟載驛置即其寺而賜焉
寺乃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大德惠慶禪師道場也
昱屬其徒嗣高來京師請某文以志其事以侈上賜某
竊惟佛有教以來衆朝崇尚之至四海感化之普未有
盛於今日者皇太后以佛慈濟爲任刻經布施俾天下
之人聞經悟法興善遠過孳於休明其功德弘遠矣夫

讀華嚴合論汗流披體直透上乘遂基數百年香火而
其教漸被於四方四方之人懷金貝貨衝衢隘陌所祈
必應如食得飽寺無金庾之田日飯數千之衆功用明
焯如此可不敬哉普庵本末具載諸碑昱其嫡嗣也行
卓童弘寺再焚再建益雄麗環袁之境隆之榛險者闢
而夷水之阻絕者梁而通有以利衆端智畢力師蓋守
普庵之教者而皇太后心佛之心果益脩教益彰宜矣
經以集月集日至衰官僚稚耋近於境上鋪設幢幡雲

合雷奮動溢心目如親普庵如見諸佛遂以是日宣音
安奉於寺之大藏云謹再拜而獻文曰佛之設教彌亘
千葉出言爲經經以寓法法如朗日高懸太空高之者
明背之者蒙赫赫我朝崇佛尊經宣其惠和天下諗寧
惟皇太后心與佛會勒經布施周被四海南泉之盤大
禪所安其居桓桓登降照爛朝集千車慕慶萬鞅惟禪
是依維佛是仰琅函瓊笈降自天宮迷者啓見瞽者指
聰鼓聾呼盲聾鼓聾戴以巨鼇天龍爲護凡誦是經

及聞經者願如普庵一語汗下偏恒河沙皆被佛力成是功德以報皇國法輪團團聖壽如天奉我太后彌億萬年

魏郡伯申公神道碑

太常申卿之父卒之四十四年天子推恩贈中議大夫上騎都尉追封魏郡伯母追封魏郡太君明年將伐石表慕以文屬余申古姜姓之國於周爲伯爵其後以封氏來徵崇時有諱天祿者居汴善爲方伎奉掖庭門懸金斗以識號金斗申家兵亂徙秦州之社樹坪是生良輔良輔娶馮生仲庚字西叔是爲中議公皆世其業中議公好仁樂義智勇過人年弱冠天兵下河南列馳戎馬陝虢申裕間盧氏縣守將約曜君總管馬君聞其賢拔置麾下舉族往依爲宋游騎突至獲約曜殺於熊耳嶺公率敢死數十人赴之誓不得屍不返果得屍以歸事定秦州舊業無復存者顧申土而樂之曰吾申人也今至此非天欲復其始乎筮之吉因家焉訪姻族之在者惟得姨母之夫於申女之叔於穰皆養之終身歲具善藥以備鄉之有疾而貧者若窮途逆旅無所歸者必躬自調護又裹糧橐金俾達其所止無問邑里姓名有富民夫婦暴疾垂絕公以方匕起之約酬兼金良馬不果酬鄉人誚之公一不問常教其子曰人與天地爲三天地以生生爲心而人不能推而擴之猶謂之人乎昔人以醫比相良有以也敢不勗哉至元己巳六月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七遠近聞者如聞父兄之喪夫人京兆宋氏柔順端凝不妄言笑有爲婦爲母之道後公八年卒年七十一合葬南陽縣東淯河之陴家原子男六人政郡監酒教河渠使敬太常也整亦監酒敦孟世敏提舉江陵醫籍孫男八人克莊克柔克實克温克强克恭克毅克廉嗟夫世常謂善之不可爲天道之不可信誣矣哉予觀天之於不善人常若厚然而一朝之敗如摧枯拉朽如燎毛洪爐何其易耶於善人常若薄然而傳世數十彌遠而光逾久而昌又何篤耶申氏由汴而

申四世矣太常君始能結知世祖出入供奉未嘗不稱旨每候上閒進善口之言未嘗不嘉納至有身不滿七尺而辯雄萬夫之稱被玉帶白金之錫服勤四朝眷賚如一歷御藥院使秘書監太常卿致仕通顯矣而考妣享茅土之榮兄弟子侄有鄉里之譽居申之吉斯其徵乎謂善之不可爲謂天道之不可信果誣矣哉

銘曰

爲善之方莫醫之良天地之德鬼神所臧昔有金斗式顯於梁徙秦而申四世彌昌其系維申始封維伯家復於國封復於爵伊善之崇其始其復洋洋魏邦勿替攸蕃

華縣楊氏先塋碑

左司都事楊君昇士允孝友人也皇慶二年秋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喟然來謂余曰昇之先自曾大父始居華曾未四世散而之四方者有矣吉凶之禮廢緩急之義闕親者益疎而疎者益遠今苟無述焉將何以考訓於後按家牒訪遺老得曾大父之槩附以系次之畧敢請以銘乃詳而叙之楊之裔出漢太尉震世居弘農之華陰至諱陶者從沛事宋徽宗爲易州儀曹金拔燕死焉大定間子登朝贈朝請大夫朝請生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邦基詩畫妙一時嘗爲秘書監有名生奉直大夫郊社令皓奉直以上皆居燕死皆葬燕城西南十里赤村之原奉直生歸德監酒庭直宋端卿是爲昇之曾大父弱冠以澤補承奉班祗候一日內直忽暴疾若澌鮮及家而瘳居累年自謂分薄不復出貢祐南遷思名臣之後强起監嵩州酒復監歸德酒金亂隱居嵩山習射獵壬辰北渡遂家於華以詩禮訓子孫而性嚴重善容儀燕不惰行不趨衣食喪祭動遵豐儉邑人化之尤博涉典故每談歷歷如畫晚潛心養生之道年近八十猶能細書作行春秋簪獻齋明盛服拜俯進退不少怠以大定辛丑十月二十三日生於燕某年戊午九月十四日卒於華葬縣西南三里西廉之原娶賈氏先

卒有子曰某小字解愁少落魄好游俠女蘭英適汴梁張某玉英適河南都監史某繼戴氏先八年卒年六十九有子曰澧字瑞之沈毅慎介少與父居嵩孝養無違禮貌長者年七十二卒淵字澄之嘗任百夫長卒於碭山某小字泰安金亂與長兄解愁皆失所在女秀英適滁州馮某蕙英適易州王某澧有凡曰滋字榮之他姬賈氏生也餘男八人滋娶李氏生子三居仁字靜仲景之字今居仁之後家汝居謙之後家太康居中之後家息淵之後皆家鎮江餘在華凡敘歸德而下書卒而

不地者皆在華書卒而不年不名者闕也於虖古今喪亂以來强宗大姓崩離蕩析淪胥澌盡者可勝計哉有敬先敦後懇懇焉若左司者乎由太尉以至於今蓋千數百餘歲矣猶赫然爲天下望族其所蓄豈不深固哉後之子孫苟非左司之意則自華而上孰非追思永慕之地而何疎閒之患耶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楊氏其庶乎銘曰

維歸德肇於華紹弘農期永延裕之忠敬之恭澤滂流

縣主簿居信字子誠曾孫男二十有一人居仁子昆居謙子昂昜居中子晏昌易昱居寬子昌景昌爲集賢學士奉直大夫卒居簡子昇左司也嘗歷監察御史禮部郎中有盛名曼濮州觀城尉居貞子昶居義子遵晏晟昱居信子昇杲旦女若干人惟昌景昆連事歸德君玄孫男二人元鈞同知魁州事元鐸濟寧錄事判官皆景之子今居仁之後家太康居中之後

沛溶溶繫左司祖之思悼嚴支逖以離纂前聞訊後昆揭玄碣耀景文歸義載華之墟千萬年念厥初

彭城郡獻穆侯劉府君神道碑銘

上初即位定封贈之制秩二品者恩及祖父於是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敏中之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彭城郡侯謚獻穆配馮氏追封彭城郡夫人公諱鼎字漢寶姓劉氏濟南章邱人美鬚髯有器度語音如鐘博聞强記不事舉子業隱機制變才智捷出時人方之管樂云公生有異質方歲許母欲立之地弗下席焉乃下再試復然人亦奇之年十五父當之官顧公曰汝勉家事否公對曰第去勿憂也及父代歸貲產倍去時鄉人爲之語曰劉五郎可謂男兒十五奪父志矣金季喪亂民多失業公慨然曰明昌初歲大旱吾大父發廩以濟民泰和間自冬至春大雪吾父曰爲粥於門以食過者祖父遺我以厚吾可獨薄乎且緩急人之所常有也坐而視之仁者不爲乃推財發廩賑之食飢遠近踵戚皆賴焉已而寇盜四起骨肉不相保有壯士五十人來從公願爲守衛問之乃嚮所周卹者故終喪亂之世家無一日之憂者五十人力也項有盜柵歷城南山中爲民患郡邑不能制公獨從一二人直登其柵喻以禍福賊懼從公降以功授忠顯校尉歷城令境有大澤號逢猪濼豪民李據其地爲姦黠令不行公一日徃濼中伏壯士道傍以一老弊者自隨至其門門者識公趨入公隨以入李方袒跣卧堂上使一女子扇見公愕然公徐曰適以公事過此故來相訪李喜起迎勞命酒酒飲設食食盡極歡而罷據手以出語且行公屢顧示將密語者李麾左右去復行至前伏起執之以歸杖殺之金之亡諸侯分制各郡濟南張侯聞公賢召以自佐及歸國朝侯行省山東公授廣武將軍益都總判兼安撫濟南淄德軍民勸農使行左右司即中事時庶務草創翕張施置一以倚公泛應曲當動爲成式益都李全聽讒分三道舉兵攻濟南侯大怒謀悉師拒之公方久疾

曰彼衆我寡將若何扶備入見侯曰侯毋怒侯第入老夫爲侯却之公立遣四使致書孛全及其三帥三帥得書勒兵待命全發書撫掌大笑曰我固言之矣此老在何益趣罷兵脩好如故壬辰正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春秋五十一葬邑東南五里鍊江東南墝廣平之原先人兆次先世葬邑之錦川至公始自大父而下遷於今塋大父諱煦有材學以貲雄鄉里不居賤得之貧不徼難償之責號爲長者父諱珂嘗喪兄不御酒肉三年終長

清豐鄭秘監公再娶皆有賢德馮夫人年六十二辛生女一適馮翊夫人年七十三辛生子四長景石歷濟南總府山東轉運經歷濱州教授贈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彭城郡公謚文靖次晟章卿令次昱次昺次女適韓孫男七人女五人景石子曰敏中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曰乙早世長女適魏次適常晟一女適霍昺之子曰大醜曰某皆早卒曰敏政曰某某長女適韓次適曹曹猥男若干人女若干人蓋公死後

折衝尊俎管樂雖賢猶愧於古生不盡用死有餘榮千載盤盤觀我彭城

清州高氏先德之碑

清州守高從簡以集賢學士王君德淵所狀先德介集賢大學士陳君穎謀不朽於余謹按高氏鄉公子高之後從簡五世祖居河間有子五人勝用誠敬恭敬仕金至泗州通判恭遠東縣尹用娶張氏生三男慶進祿金之亂天兵略地河朔攜家徙依信安張侯侯器固守

父子常在行間貞祐南播舉家渡河客陳蔡間金亡北還販粥於冀居南宮復遷靜海卒葬獨流村慶尋徙東安後家清州慶宇伯福倜儻仁愛好學樂施在東安時日浮舟往來逐鹽鹽之利嘗過盬亡其券盬販獲券召驗辭以未嘗過盬入怪之曰彼窮餓迫耳我言吏殺之矣在清州歲饑雅於大名舟次宋家口米推數百遮拜口不能數日分事金源氏以五勞通信仁義仲一女曰壽仁字濟川年十二失怙收教之學

日誦千言長習律令嘗慨然嘆曰爲吏受賕獲罪辱先守廉奉公衣食弗給長盬嘗燕齊之交天下之要區也盬之利半中州之賦豪商大賈車擊舟連可廢著爲業乃從張運使徙居爲中市而立權天下之貨四方販賈日受指畫操其要因其勢豫其時審其地入什常貲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爲師而好仁急義有父之遺風爲嘗早行得遺物一囊物色其主還之留其半爲謝竟不受交入姚仁甫私以盬引五百寄之賣賈疾病撫

子曰我死寡妻願托命爲無一言及所寄姚死給其家三年屬兄弟異財乃悉以所寄歸之又贖里中臧獲之良爲齊民者二家嫁娶族子侄之貧者十餘仲兄居兩舍外死而孤寡無所養割私產以厚之籍在軍伍命從簡於河西構屋數十間俾以給其役不以及諸昆弟母疾衣不解帶母戒之就寢曰兒幼失父不知侍養常自誓過人患難必相扶持而況母乎居喪哀毀於仲父季父皆久疾且死湯藥葬送咸竭其誠歲丙寅遷其母及二父喪葬清州河東之上管村踰四千年高岸爲谷大德丁酉復舉三喪洎親族未葬者一十七喪營於長盬之郭家砦環植松柏千餘株明年放逋責三十五萬緡有奇五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六月十有五日葬於郭家砦之先塋送者千餘人娶褚氏子男一從簡也以吏起家由清盬司判官九轉而知清州積階奉訓大夫孫二曰興宗曰朝宗夫自太公有勞於周封於齊富國富民桓公以霸而子高之後世載史氏豈非有積德

耶河間數世遭值喪亂用鹽鹽起卒大於清州亦以長者然耶清州之先數有天幸曾大父避地信安孫通停於兵事定復還南渡既登舟追騎奄至乎慶弗及投水就舟獲全其祖父所友多天下名士伯福之友曰寶文正公默濟川之友曰馬右丞紹李少傅謙仏爾雅尚書濟吉耶律祭酒有尚高都水仲淵其尤著者銘曰

營邱始封富用魚鹽九府既修桓景具瞻乎侯之祖命氏以高派遠條數載籍彌昭降及河間蕩流懋遷伯福操舟濟川居廛擅利天下馳聲諸侯濟衆遺恩奏溢忘仇人言貴富禮義乃生苟非其人色變豆羹國富保民家富睦親積流成淵積行成仁鵠鵠清州碩膚以完揭德先塋千載攸觀

揚州重建玄妙觀碑

至元中詔賜天下天慶觀額曰玄妙凡省臣守臣軍府外署在其治者歲時朔望咸集而祝釐焉他觀莫得與比故天下玄妙觀宏壯嚴飭罔敢怠荒惟揚州歲久非治耆蔚圮委孤伏鼠竄列像弗嚴贊拜無所風雨驟至折撓相枕籍大宗師過而見之曰是吾責也選道士領之得馮道原任以脩復之效未幾馮死時凝和沖妙崇正法師教門高士九江雷希復翀通真觀於真州曰是可任即命以揚州道場攝觀事董其役至則料材用之實十無二三焉乃謁寓公巨家賈市商舶量鐲撮銖以聚之不足又割通真之贏以佐之取材於江伐石於山徵工役徒畚鍤壞正表位早作而夕息悅使而勤省悉庳各安其次鼓有嘉聲鐘無厲音神祇顧享倪耋嗟嘆嗚呼盛矣惟天大建元德啟大宗師懋宣玄化光翼四新之廣殿崇陛重門脩廊會者在堂燕者在室庖廩廐庫朝流聲布烈充軼內外授賢任能數溷宏綱一起高士赫然揚土不亦賢乎而昔者老聃氏之去周也徘徊關吏豈有意巖戶祝而雄棟宇哉然自古聖主名臣功烈之及民者咸秩而祀之矧茲道德之隆乎而余竊有感焉一土木未足多也非知人善任則百年之廢猶故也

況其大者耶是役也經始於至大戊申之冬落成於庚戌之夏贊其事者葆和純素持正法師揚州路道判上官與齡皇慶元年夏大宗師以聞降璽書褒持雷希復本觀住持提點明年秋屬廣平程某爲刻辭辭曰

抱陽贊我皇符顧瞻海邦雨潤風飛有弗軌儀爲歌之斑矧彼玄關通都廣壓顛而不扶咎孰執焉既獲其人繼茲戒功歲巍廊深臣民具恭匪授罔受匪承罔成惟師之明惟雷之能施於有政壹是此心曷績弗凝曷土弗欽真源綿綿帝壽如天刻此好辭垂之萬年

洞陽萬壽宮碑

聖天子永熙洽尚清靜天下之崇老氏號爲宮爲觀者廢而興微而著可數已臨江新渝之東二十里有地曰洞陽有山曰皇人之山相傳昔許雄陽所游憩有觀曰而豐屋大厦賢人達士聞而輸財効力者不謀而勞集遂盡撤其屋而新之其中曰金闕寥陽之殿東曰開天之樓西曰錦帷之閣亢以重門翼以修廊會有堂燕有室寮次廣庭廡廩宏固榜其闕曰都仙之府凡爲屋若

千磯貴若干緡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闢田若干畝曰萬仙莊居養並舉報稱兼至山峙然以大水滔然以浚人于于然而來矣衆益喜君之志有成曰不可以不識乃謁文於予予觀老氏書其言理身治人之道詳矣類非今所爲者若旌陽則世所謂列仙之流然其功於人甚大施之秩祀也固宜郭君儒者誠能去巫覡之末求清靜之本俾天下嚼然知老氏之爲道如此則是宮也將必以君故名天下亘萬世又奚止如今日之觀哉重爲之辭曰

迢迢洞陽巍巍高山上有玄雲下有流泉洋洋新宮內明外暎昔也何衰今也何盛郭當其世初寢病之其師爲言天子命之載經載營亦既動止來游來憩以養以食我觀世間孰不可常爲島成匪公爲敗匪私道以人弘地以人勝我未克正物孰克繇正既新厥宮爾田亦豐緊古有言擇善而從晨鐘杳杳夕鼓考考以祝聖人之壽莫若有道呼役神物訶厲讙慝以徇世人之欲莫若有德維道維德可以上佐天子躋天下於仁壽之域蓉洞陽閎有弗欽此非予之言乃老聃氏之心

雪樓集卷二十

碑銘

元 程文海 撰

彭城郡劉文靖公神道碑銘

有元碩儒濟南劉公把器懷寶不及大施於天下以死
爰有家嫡誕聚厥慶克流其道以學行爲天子大臣
從容進退作世模準皇慶元年推恩二代公贈正奉大

夫參知政事追封彭城郡公謚文靖配魏氏追封彭城
郡夫人明年公之子與余同官未幾移疾去示廬鐸行
狀請爲文碑諸墓道以肆上恩謹按公諱景石字文瑞
章邱人曾大父諱照好學樂施大父諱珂以孝友聞金
長清縣豐齊稅監父諱鼎有王佐才國朝爲廣武將軍
益都總判兼安撫濟南濼德軍民勸農使行左右司郎
中事今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彭城郡侯謚獻穆
母馮氏繼趙氏並追封彭城郡夫人公生而卓茂十歲
通五經能詞章尚書公與客語公侍有持火鎌過庭下者
客命賦詩公應聲曰金惟主斷割茲鎌復何謂出火濟
窮途本以剛爲貴一座大驚由是知名年十四丁父艱
居喪哀毀或勸從刀筆吏可速達公曰學儒先志也可
舍而他乎學益篤後稍從仕以廉直自立淄萊二州新
城臨臺長山三縣咸統于淄史治曠軼公私交孚行省
檄公監治期月之間政化大行上下悅服歷濟南總府
山東轉運經歷奉職不回久之自以剛潔不能低昂以

疾免歸日與長山參議清陽張郎中益津高提學大定
郭處士邢州智處士中山王詳議爲忘年交商校經義
評論古今以夜繼日或見其貧厚相賂遺雖故人弗受
狀請也嘗曰世味不可深深則難返私惠不可受受則難報
晚讀釋老書曰此可以治心不可以治世可治心而治
世者舍聖人之道何以哉其子多疾手書戒之曰曾子
有言吾日三省吾身汝亦當日三省汝身飲食起居中
節乎視聽言動合禮乎進德修業及時乎毋以荒忘敗

身母以自信敗德母以因循廢學至元更化憲府交辟不起俄授濱學教授曰上命也不可辭到官再宿而去濱人止之不可留詩為別末云駕言陟泰臺放目豁夏煎跋足望東海大聲叫魯連蓬萊如可到隨此謝世緣涼風吹客衣日暮生蒼烟徘徊不能去心思空茫然還濟南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卒殯歷城東之七里原大德九年六月七日葬章邱明秀鄉祖塋西南之新塋魏夫人附初尚書公擇婦曰莫若魏員外之女魏君正人女必賢遂求昏夫人貞靜孝儉範于中外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七子男二長敏中由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高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次早世孫男四燕孫燕駒皆下殤從禮從道方學女二長適承事郎利用監提控兼照磨魏誼次適士人常文孫嗚呼日月不居典刑彫謝余與公之子上下三十年慨想公之風流渺長往而不待庸辭謬學乃得備載記於無窮不亦幸乎惟公之志誦

達摩得法南海上第六祖慧能居曹溪禪宗常盛於東南宋之季其傳未絕半雪巖霜林之屬軌物牖民學者萬數天子遣問公卿致聘氓俗士女虔禮拜跪交絡門路此必其道有足尊者至元中予廉問閩海識西禪大師圓智慧慧胜火混合空而不野通而不肆端源呈舒從禮從道方學女二長適承事郎利用監提控兼照磨魏誼次適士人常文孫嗚呼日月不居典刑彫謝余與公之子上下三十年慨想公之風流渺長往而不待其授受釜篋游從諸老間予益信君子之學必有由來庸辭謬學乃得備載記於無窮不亦幸乎惟公之志誦師諱道暉池姓福州懷安桐口人年十五出家事侯官

末山寺仁遠大師受戒具縣西禪出江西遊浙江而歸
凡歷諸禪一充維那三掌書記一主前板自景定元年
秀峯出世至西禪九居壇場退處西庵年八十四無疾
而逝是爲某年十二月十有五日藏于西竺之西塔曰
怡怡之塔在神光時嘗貿大藏經一藏入寺又置田園
相其弟子修師建繩慶禪寺于西竺皇慶二年秋其徒端
甫等走京師謁銘惟師道後而德淵體空而化弘悼前
修之不作懼正法之莫傳子又嘗挹其風儀接其聲閒
銘不可已已銘曰

佛法南建其妙曰禪達摩既東曹溪六傳學熾徒躡道
流德宗與時汙隆隨山爲川暨于西禪釜事諸老涉異
歷楚霜披雪槁居壇東拂用信厥道其明昏昏其晦嗃
嗃真源未息末教橫被師倜而憂人競而雁西庵既謝
爲悲爲喜其來非行其去非止福州茆枝綿州附子西
竺之西微言斯紀

河東郡公布都公夫人李氏墓碑

夫人京兆李氏金進士試長安令諱君實之女皇贈正
奉大夫護軍河東郡公諱布都納之妻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商議中書省事察罕之母元光壬午十有二月四
日生至元戊子正月十有九日卒某年某月某日葬墓
在德安孝感之白雲山平章任湖廣理問日買田宅于
茲因葬焉至大庚戌某月追封河東郡太夫人皇慶癸
丑九月以狀白文刻諸墓初長安君娶蔡氏生三女夫
人居其仲始九歲隨父官洛陽天兵南伐城陷家破軍
師成格勒一見夫人驚曰此女丰度異常它日必貴問
其姓曰李氏而卹之妻西夏主之後也亦李氏乃鞠如
已子而恩意加焉成格勒者諸王錫喇之愛將也時河
東公以巴喇勒哈歸命數從王攻戰有功與成格勒同
宮于解後以不肯代成格勒爲繼管成格勒賢之以夫
人歸焉因家于解夫人躬節儉慎喪祭和上下正內外
不動聲色而教被姻族不出閨閫而化行邑里河東公
亦未老而謝事優游鄉井終其天年號爲善人長者人

謂有警戒相成之道焉其子八人長平章也博涉經史才德過人早焉忠宣公鄂囉齊所知拔置慎下累遷焉湖廣行省理問改行樞密院經歷棄官讀書白雲山俄起焉武昌治中河南行省郎中入僉詹事院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太子府正拜參知政事尋以平章政事議中書事厥慎厥厚所至稱賢次博囉卓世次博囉徹爾敦武校尉百夫長次搏除太倉令卒次濟噶台武畧將軍實慶路達嚕噶齊次多羅台性至孝樂志琴書尚尚不仕朝廷焉旌其門次雅滿台敦武校尉卽陽縣達嚕噶齊子孫曾玄七十餘人皆足世其家嗚呼讓其德之至乎河東一讓夫人以歸遂基百世盛大之業忠孝萃于一門夫人固詩禮之胄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 八

斁百家可坐析立辨也焉文閟密深厚類永嘉葉適又博通星官歷翁浮屠道士百家之言私獨念曰苟入侍必與俱一日忽持一卷書詣臺言僧格必誤國累數千言衆大驚以聞未幾僧格果敗天子立徵性學至則以爲國子助教學者數百人凡經指授莫不充充悉相慶以內則邑被陰教維京兆父厥懿攸鍾維河東公炎配以隆蔡雖異邦封則同壙白雲奕奕烈烈萬悽愴是夫是婦是母是子刻此銘詩爲世之軌

故國子助教李性學墓碑

至元二十三年余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被旨求賢江南過揚州會故人爲提刑按察使曰郡庠有李性學先生識之予曰未也極道其問學文章余固願見使三往不見連騎詣之終不見自是性學之名藏藏胸懷間遂歷兩浙江東西得士二十三人獻之天子天子盡用之布諸中外愈恨不得李性學先生遲喜性學適長明道書院得與論議窮日夜談經博連精料超詣獨見易詩

疾卒無子弟親戚以治喪無嬴錢財以給喪令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吳君某與三數知己以禮葬京城西
南三十里盧溝橋之南吳君某園中皇慶二年夏吳君
自江南還憮然謂余曰嗟夫性學不幸客死令若干年
矣吾雖去京師往來余懷也吾懼死者日益遠知者日
益寡不有識焉盧溝之邱且夷矣知性學莫若君君其
焉文吾將謀石刻諸墓性學庶幾不朽矣盧溝南北使
客之衝千載之下豈無賢者哀而附之也嗚呼始終哉

吳君乎夫吳君位丞弼名天下非待假託附麗以聞今
顯後而悱惻焉一窮士死生之際亦可少悼天下輕薄
之焉交者且性學數千里外孤生雖甚賢不見斥於人
已幸矣又何望得此於人哉吳君可謂知友道矣可謂
義人矣性學之賢從可知已性學名淦建昌南城人世
焉詩書家其人甚大少飲酒一食能盡肉數斤善談論
達政治不娶不知有男女事或端坐至旦奇士也平生
著作頗富聞河中知府田衍多得而藏之惜已死不及
吶不能出口知非遐齡之具也及上即位之初余被召

過豫章玉以書謁余又數見于此余觀其骨勁而神潛類致遠器者寡言而專志類甚養氣者不意其遽死也其父之言曰玉幼而知孝年十二即卻酒肉以祈親年長而知學叢書數千卷日以從師取友讀書績文爲事常夜分不寐或遂坐至旦又示余所纂記著述識用心勤矣豈以勤心之過反促其齡耶玉之於東之非徒友之蓋師之也皆苦學早死然玉有父以歸其喪東之之骨未知孰歸之也悲夫玉字奕高嵓嚴氏有孚曰諫始八歲女二俱幼以其年月日葬其縣某鄉某原銘曰

幼而期壽其親兮父則歸爾骨也長而學致其君兮祿未逮而沒也彼邯鄲之邱兮則孰焉之碣也其不幸也耶其幸也耶

元都水監雒府君神道碑銘

維至元十有二年世祖皇帝下江南招納降附總攬英傑披腹心揭恩信靡不揚聲奮烈移忠本朝以成聖人立賢無方之美國之得人莫盛於斯若都水監雒侯實障塞勢益張官吏凜凜侯爲方樹柵築堤捍之倉以

完錫宴中書堂陛昭叛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使貪暴列城化之民不堪侯徧行郡邑籍其罪以示之大恐求自新使亦衰止於是簡獄訟均賦役修政令興學校正造作之法嚴漕運之防政教大行進便宜十二策上皆嘉納又請棄兩淮廢田以給貧民令耕五年以上量視其入從之歲得粟數十萬斛邱鎮國上將軍除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會征交趾公私煩費郡邑騷然惟本道民以不擾頃遭黎寇之地所向焚蕩民無所歸發廩賑之然後上聞活者萬計島夷蠻黎威慕義有同齊民董屯田治鹽法百弊悉去大德三年除饒州路總管兼府尹未行改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其治一如海南而恩威過之和諸洞蠻二十餘萬貢固奪民田以食租賦不入乃誘致其酋假以官秩曉以禍福令諭其黨相率奉版籍以歸北軍之戍者不能其水土多瘴癘死焉善藥給諸郡以療之有請增鹽額置轉運司者抑而屏之民既悅服建遠萊樓以壯其觀未幾詔行省白

事因移疾求解職不許請于朝又不許越父老聞之爭赴臺省乞留乃還尋除都水監換正奉大夫通州多水患鑿二渠以殺之又浚阜通河而廣其堤歲增漕六十餘萬斛而人不病至大元年治水邳徐開記功求免益堅復命與河南省何平章修兩淮屯田二年秋得疾還至維揚曰余殆將死矣首邱之義而可忘乎趣歸鎮江舍報恩道院其故宅也疾愈復劇却醫藥戒家人戒其死毋事浮屠子坤載封殷焉弱以進弗納以九月十日薨年六十六明年四月癸酉葬丹徒縣長樂鄉太山之原鄉守以下送者吏民數千人延佑改元春三月其弧

以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臧夢解所為狀來請銘其墓道嗚呼余知侯有年矣以侯之才之政已過人若此至於知天命之有歸寧屈已以行世慣世俗之苟得寧違時以守貞以世祖之為君而言必嘉獎以順德之為相而事必咨詢居松江減其田之入而上取以法建義塾教其鄉之士而下勸於學非賢且智而能之乎其

克終也宜哉曾大父諱明大父諱煜父諱大義宋承信
郎淮東將領娶陳氏繼李氏湯氏巳廷呼都琳嘉努子
男一坤載也孫女一銘曰
炎景南謝天戈于征江流湯湯羅侯在荊惟侯桓桓露
戎神武綰符抗旌化極海浦昌憂京師轉粟于南超
凌鯨波爽險一心惟侯之才孰曰不可惟侯之德孰
慷于戎低徊鄉監亦既升朝未究厥施纓載南影時
惟至大聯軒累蓋奚侯之明急流勇退不有歲寒孰
知栢松翹翹勁草表於疾風宜一人是知宜大臣是咨
胡不丞疑胡不慭遺茫茫故鄉太山之原勒銘周阿過
者式焉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　五

自觀先生王君墓碣

唐之李太原王該奉母黃避地江南至廬陵家焉好善
急義世稱長者王家宋紹興中有廬溪先生庭珪與胡
忠簡公銓友皆以剛直名王益顯縣該十五世至迪功
郎次魚次魚生鄉貢進士畿畿生如虔如虔生宜孫仍
孫幼孫宜孫善為文好奇古幼孫字季稚是為自觀先
生性篤孝母劉疾苦瘼醫莫之治一日夢讀南陽活人
書或指甘桔湯良覺如夢立愈寶祐丙辰赴闕上書言
國事餘萬言不報歸教授于鄉宋之亡其友文丞相兵
敗執以歸過廬陵謁于驛舍為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
忼慨左右嗚咽莫能仰視自是日與賓客過從守經執
禮浩然以終也數詣府陳救荒弭盜之術民賴焉有妖
僧惑衆自利日就禱以千數白于邑屏之其與鄉人處
謀諄諄然且教且諫有鬬者輒自解曰獨不愧王先生乎
嘗宿友人胡斗南菜羹亭食有羹曰古人食必祭即唱
四句曰惟神生也何神逝也何處飄然乘風尚或余顧
食已危坐至旦曰予逝矣未幾卒于家年七十
六娶劉氏勤儉孝慈先三年卒子男七福德吉長觀真
東福德長蚤世女適彭嘉龍孫男二留祿卒以大德二
年正月十有一日葬以二月三日葬在邑之里田大山
之原有中庸大學章句二卷太極圖說注解朱陸辨深

衣圖辨經籍論易通貫三爲一圖家傳譜醫院使經驗二方各一卷雜著若干卷歐陽先生守道謂其學從陸氏文自蘇氏云嗚呼亦尚德搏雅君子哉延祐改元閏三月其子真以狀來京師乞銘真又賢宜銘銘曰

王氏昌

靜山處士陳君墓誌銘

鐃之安仁有隱君子曰陳恢叟恢叟之父甚賢而貧有曠地數十畝以樹桑爲業凡喪祭冠昏宋賓客之事皆仰焉又計其贏命其子從師問學恢叟即感憤自奮與湯東澗異道心諸老游非聖人之書弗敢著于心非君子之行弗敢服于躬蚤作而夜思期不負其親而已學益明行益高於是近者曰陳先生吾師也遠者曰陳先生吾師也俞悉慕而從之有終恢叟之身弗改事者諸門弟子聞相與謀欲請爲厝其葉遽止之曰毋累我且爲歌詩以喻其意衆仲父起元俱號稱君子其脩身事親治家居鄉之道人取以爲則爲大德二年九月十有九日無疾而逝年五十一恢叟諱應洪自號靜山居士曾大父文炳大父彥雲父麗娶甚氏子男三長曰庠縣慶遠路龍溪書院山長爲翰林國史院書佐次澗次日新爲老氏學賜號崇玄沖道明復真人孫男三熊鴈英女一延祐改元夏四月庠來告曰不幸先子棄諸孤且十有七年矣惟是貧弗能禮也殯于里之楊園將以某月日啓葵于某之古塘惟庠之不肖幸以筆札從公于太史氏日新又以老氏事今上獲從公游且並辱公之知非公之文將何以慰先子于下地而庠死有餘痛顧公句之銘予爲之題曰靜山處士陳君之墓而銘之曰

古人云渭川千畝竹可以比封君江陵千樹橘可與平戶侯山野之人所以垂後者稱者亦如是而已陳氏徒賴區區數畝之桑卒饗詩書之澤至于今弗替而益大世獨以長厚聞豈非賢哉

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馬府君神道碑

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馬君卒之二十三年子壽祖赴調京師既授撫州臨川縣尹來言曰壽祖不肖幸賴先人餘澤冣在南城獲知於公今又有臨川之命是天以壽祖卒教于公也惟先公沒且葬有年矣諸孤寡弱無以承先志使先公之行不大暴於天下夙夜是懼惟公賜之銘敢以狀請君諱成龍成都廣都人世爲大官曾祖珏某官祖德顯某官父某某官君少有大志涉獵經史善騎射至元十三年師入宋宋太皇太后詔內外悉罷兵內附君以右武大夫濠州團練使判成司金都統制承宣使奉常德府印綬版籍詣轅門降夏入覲召見賜金符授昭勇大將軍昭州安撫使屬以兵徇下湖南江西廣東西一十六郡遷昭毅大將軍招討使尋拜輔國上將軍海南道宣慰使到部惠安氓庶招抶黎獠置屯田以養軍脩庠序以勸學政化大行屬征交趾公私頻費君供給罔後而民非擾又出新意造大艦數十號海晴馬部至廉州師賴以濟三年謝歸治第潭之城南教子孫宴賓友割田分金以賑乏居善藥以拯疾怡然以終二十九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有六夫人婁氏宋總制泗州軍馬順之女貞淑慈儉至大四年春三月二十有一日無疾而逝又十有一月二十有三日合葬蓍化縣長沙鄉巽山之原子男五典祖明威將軍鎮巢副萬戶沒王事壽祖承德郎撫州路臨川縣尹兼勸農事復祖襲守萬戶承祖光祖女適忠翊校尉潭州路湘潭州判官趙伯顏孫男三德孫堅孫福孫女二銘曰

物我則虧時過則微天命宣帶有德乃歸惟宋之亡仁哉太皇母俾戕民而痡我疆列郡承風潭泣內附市不易肆野不易廛惟馬氏世祿于趙承宣既來亦以內詔綿符擁旄迓于南招降納叛威愛允覃載輯海邦高牙大纛政洽化流胥暨時敎進不違天退不待年盤長沙大第雲連冢祚有終馬氏閥墜巽山之碑過者

墜淚

程某夫人齊氏墓誌銘

新安處士程某之夫人齊氏年五十有八以至元二十有六年五月八日卒又明年十月某日葬里之長原又二十有三年處士命其子復心請銘于某同宗也夫人諱靜真世爲鄱陽大姓祖某父某母某氏幼孤無兄弟後爲父後者弗承厥家家破幷奪夫人産以自益夫人既歸程氏或勸處士言之邑夫人止之曰從父所以立先人後者順以承宗祧也不幸而至於此復以我故而罪之將如宗祧何處士曰吾意政爾乃止事後姑盡其孝相夫子盡其順治喪祭婚嫁給賦役延名師以教子常易儉具以濟其之意儉雍移儀于內外賓終猶戚戚子善事其父治喪勿用佛老嗚呼可謂賢矣子男二若水復心皆賢而文復心上四書圖說將與梓以父老引年以本鄉儒學教授致仕時年六十孫男二邏邏女二長適鄉某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爲孝女爲賢婦爲慈母而早死使存也今必夫子偕八十有四而死也二十有六年吁其天乎

卯州大開元寺喜和尚塔銘

皇慶二年秋八月十有八日卯州大開元寺圓融洪辨大師右脇累足而化光發屋外年五十三僧臘三十五茶毗舍利湧出葉東岡明年夏六月其徒行秀滿狀願銘塔石師名法喜王姓卯之新平人父選母寧七歲隨親入佛廬即樂而忘返稍長願從浮屠學當州洪福寺已而去之五臺山入關道益著所至升座講說人見有異氣熊熊繞身歸者日衆又慨然歎曰佛法非顯不傳非杜不尊詣京師謁大金剛上師瞻八一見授以秘要成宗即位賜號圓融洪辨大師主當州洪福寺明年改平江雙塔寺講主一夕夢異人告曰寺將有切難師宜

急去因北還寺果没於海濤被害居開元而開元與雙塔皆頽圮久師至輒大其棟宇廣其延納自施大藏經一藏于開元雙塔雖淪廢而開元至今賴之度弟子三十而行秀居首嗣法五十而可宗居最惟師夙悟真乘生應法運顯祕並行而弗悖功德兼隆而弗居非混洽洪融獨見特立者能若是哉銘曰

佛以時出法由運興惟師高公兆自七齡洪福發源考嚴遯舒杖錫五臺振衣關中白豪出頂縮水雲從冕來京師祕密是宗三承景命往主弘刹昔無完墉今若貝闕神人啓夢我道斯皇林林學徒惟師是望云何長往秋月麗天師來無期嗣法永延

吳君載墓誌銘

始予與金溪吳氏仲季事族祖徵菴先生于臨汝精舍意相得雖甚至元丙子以來余日有事于四方聚散歲乃一集集率一二日去余悲之然猶冀其相見之未艾也大德五年聖可死余銘之九年時可死余銘之余始痛其離閟之無窮期矣今時可之弟應子亦又以銘累余嗚呼以時可為父而喪其家嫡以聖可為季父而殞其猶子以應子為弟而哭其長兄豈天故短其命欲余銘耶何銘之忍也應子字君載其學有家傳復從馮得一先生受詩益遵於理治內制外執經行權咸協于中余數與語苓利祿泯藏否退臞離蹈洎悲獨立有隱君子之風奈何書於天而不得中壽以死余懼天下之為善者自怠為惡者之日侵也悲死生命也君載之心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獨悲與君再世相知而遽爾也則亦已矣焉耳時可諱德淳宋登仕郎聖可諱可孫宋進士及第尉瑞之新昌入國朝為建昌路儒學教授諱堯仁諱士亨者君之曾大父大父也三世皆為名儒配曰葛氏先卒繼俞氏子男二斗孫婁孫女二長適鄒承先次適上官瑜孫男二增坤女四以皇慶二年九月某日卒年五十二以明年某月日葬延福鄉福林原銘曰

生不並世今余孰與之相從相從而不我知今孰戚欣于厥中十年而三銘其人今得不爲之哀銘余聞仲芳之爲亦可謂鄉里之賢者也乃敘而銘之前者不可作而後者不可窮

周仲芳墓誌銘

周氏出姬姓有居撫之金溪者爲儒家且五百年藤州守家七世孫曰桂芳字仲芳擢學續丈好仁急義蓄有名郡邑間余家相距三舍而未之識人謂仲芳智大父監建寧府都作院晃大父監江州湖口鎮公俱仕

郎尚子三世皆非通顯其騰踔驚奮揚英飛烈焜霍于載者必在仲芳已而仲芳持家亂離息影太平樹果植花彈琴詠詩逍遥倘徉以樂其志以蒼其身以裕其子孫而已人又幸曰夫有德者必壽仲芳常侍父疾五年未嘗解帶保鄉民數千垂絕之命於阽危睡眩之間可謂有德矣竟以皇慶二年十有一月十八日年六十一而卒嗟乎所謂天者誠不可知矣悠視世之顛躓貴盛攝治大獄連千餘人悉焚其牘太師生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

太師越國公韶越公幼學于族父正獻公俱坐道學廢後繼爲侍從尹京十年居政府號稱能臣生中散大夫嚴州守似道賢如其父君其仲子也曾祖妣大恭人楊氏贈齊國夫人祖妣吉國太夫人陳氏贈周國夫人妣恭人王氏贈令人君七歲通詩書春秋十七以澤監鎮江太平倉京尹馬樞密光祖辟爲佐以敏達聞被部李尚書伯玉中書劉舍人震孫皆以治劇才薦改佐兩浙轉運幕轉運使胡太初阿辟君數謝病去不許度宗聞其名用爲太社令宰相賈似道不樂四明人君與同鄉爲侍從執政守倅者六十餘人皆被廢日相從講學口不柱時事賈後悔起奉華州雲臺祠祿咸淳九年通判建康明年冬國事日威大帥趙潛檄君總餉費伯恭遁入海乃微服詣行在所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改沿江制置司參議官不拜而歸明年天兵下臨安至元十五年入覲召見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改溫州並以疾辭大德二年改處州命下而卒二月十有八日也年五十四葬鄞縣桃源鄉慈溪之原君早從王魯齋先生學戒以躬行守而非夫文事凡實州泛一物不私有嚴州進士遺澤二以讓兄子馬公嘗命徵責旁縣不受令潛說友爲轉運檄督僊取景定至今年通且苛者嘗以不能謝馬公矣潛退鑄國絹十六萬匹曰此絹自嘉熙以來名存實亡莫若止數豹亟命他吏卒如公言初至建康慮囚句容治獄道猪豬者縱逸生二百餘人衆之亡諸無賴往往以小疵此構陷衣冠之士陳參議元平者在囚中帥府命招討王世强捕治君傴服入白且語帥曰新附之民人情未安不絕告訐羅織之禍非所以示綏懷也帥悟釋元平自是叱去上變者君還自建康即去聲色謝禁利延師

敎子盛饌樂賓客人有不能喪葬婚嫁者出財以相之有疾爲藥以救之有過委曲覆護之不及中壽而卒識者惜之唯君承七葉之盛貫六籍之蘊際興亡之會進不阿以苟容退不矯以自潔安時委運以明哲終豈不謂善人哉予昔不能力薦之天子今乃得宣遺美記金石故樂爲之辭君娶史氏宋太師丞相越忠定王浩之曾孫贈太傅忠宣公彌堅之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賓之之女有淑德再娶楊氏五世居太

學父曰應翔太平州判官子一楠也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史夫人出女三長適宋丞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淑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嚴之之孫益伯孫男三璋早世璀珖俱力學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奭餘在室

銘曰

昔在宋世有赫袁氏宋祿有終袁氏罔替優優廬州濯纓聞太守之子樞密之孫惟君之生遭世多艱任運而行益光厥先未永休德三辭郡貳命雖不猶義則弗

歸蓋足世其家者孫男三壬午生申金璧女三洪智早
世來崇許適徐引兒焉從兄璀之壻貞清幼以明年甚
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婦人之德不出于閫非其子之賢曷以示無極

許幾先墓碣

延祐二年春三月七日天子始策進士廷對者五十有
六人國子生時江許晉孫與焉授將仕郎南城丞辭
大父處士君善行來銘曰晉孫不肖幸塵末第歸拜二
親而吾祖不及見矣惟吾祖之墓未有所表著者敢請
君諱開字幾先其汴人宋南渡始宅時曾大父晦之
大父昌宋團練使父通宋進義校尉君幼孤刻志勇自
立身長七尺能蹶張挽強晚好易明歷數善相人諭禍
福如辨白黑諸貴勢大人多禮致之有名江湖間至元
中詔徵江東謝枋得過時相見傳舍中與語一日夜執
手不忍別居鄉尤以孝友稱年近九十猶能日書細字
數百坐語至夜分乃寐大德九年六月九日無疾而卒
年八十有九三日而歛貌如生延祐改元冬十有一月
庚申葬南城太平鄉金塘之原配趙氏與君同年生先
二年卒子男二炎明詩霖好老氏學孫男三晉孫鼎孫
女柔嘉孫女端婉皆適徐銘曰
天之蒼蒼吾可歷乎物之茫茫吾可極乎前之積後
之昌非人之則乎

雪樓集卷二十

雪樓集卷二十一

碑銘

元 程文海 撰

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神道碑銘

公諱公楠字國材姓燕氏其先自幽薊徙青徙曾至衆禮部侍郎龍岡閣學士贈太尉甫居汴之考城太尉生

虞部郎中處原虞部之孫玫隨高宗南遷居臣廬之下其曾孫孫森以學行爲朱文公所知有子曰夔通判永州永州生岳州推荼分司堂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生公十歲能爲丈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與計偕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贛州通判至元十三年皇有江南帥府板同知本州事明年下廣南有功授同知吉州路總管百麻絲爲斤二千七百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首正鹽法大德三年遷湖廣五年夏徵入朝明年正月四日薨于京師傳舍年六十二勑中書致祭有司具儀衛

置尚書省復會江淮行尚書省事在江浙時嘗請置兩淮屯田二十五年用前請以爲行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按行郡縣興利舉弊勑江西營田使沙布迪音貪橫罷之又明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僧格新敗鹽政未去民不堪命赴闕極陳請更張以固國本上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公薦巴延特爾格布呼密金哩克呼濟蘇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餘人又問孰可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巴延可又問其次曰旺扎勒可明日拜旺扎勒爲丞相以公及布呼密爲平章政事公固辭改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賜弓刀及衛士十人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得乾沒公私田爲頃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歲出粟爲斛十五萬一千一百有奇楮幣爲貫二千六百帛爲匹千五百麻絲爲斤二千七百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首正鹽法大德三年遷湖廣五年夏徵入朝明年正月四日薨于京師傳舍年六十二勑中書致祭有司具儀衛

遭官乘馹護喪南歸某月某日祔葬江州德安縣烏石山先塋延祐改元夏子琦以萍鄉知州秩滿赴調京師以狀來請曰不幸先公棄諸孤十有三年矣而神道之文未之有也知先公莫若先生敢請唯公以通材贍智識時審變簡知世祖起自羈旅致位疑丞雖久寄藩維無歲不召而公於當世之務奮然以爲已任大者陞陳條上時政凡百數十事在至元間多言屯田鹽法賦役小者驛聞未嘗不稱善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撮公前後便宜往往著爲律令在元貞以後皆立國之規樹化之本當時雖不盡用今多踵而行之若公沮僧格欲罷廉訪司之謀免崔中丞於譴料劉深征西南夷必挑變取敗深竟誅死及語平章劉國傑必先積粮思播順元然後進兵不從卒殘湖南北數十萬轉餉之民倭人入市慶元有司不能用公前後待之之道而利其貨寶劫之以兵反被殺略燒焚之禍沅州唐運判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淮東西饑

奏賑粟三十五萬斛湖南北饑亦然且先賑而後聞然皆人所易能至於世祖數欲置公左右輒以疎遠辭一薦旺扎勒天下享和平清靜之樂餘十五年此則人之所難也公每謂余曰可與慷慨論天下事惟君與僕耳然余固陋退怯無毫髮補益而叨祿竊位遂四十年今又銘公墓道略不辭謝雖曰知已獨不愧於公乎公娶某氏子六璋某路總管府判官某龍興路新建縣尹琦新撫州路總管府判官某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有五峯集十五卷藏于家銘曰

召公翼周厥土惟燕運邁代徂氏族以綿揭揭揣揣汁流太尉攸經四世而南匡廬載寧人歌舜風家秉周禮百五十祀而公以起惟帝世祖有此萬國就土爾疆而迓爾德惟公之來允國之材惟公之思允國之基帝曰弼余平之公胡不留公胡遽歸生守外藩沒寄京師裁匡惟女正直公曰臣愚願守方伯八貳南省再宅大農人誦公賢就知公功就相就卿惟公明之就賦就役惟公

廬下有彭蠡彭蠡注於在嵩里念公平生無復暗語
匪惟公銘思我世祖
故河東山西道宣慰副使吳君墓碑
大同吳侯卒之明年昭文館大學士雪菴大宗師來謂
余曰伐木廢閘朋友道喪久矣吾雖學隱枯禪迹寄浮
雲而於綱常之懿弗敢墜也故人吳侯尚德好義奄于
西土全不幸死矣吾痛之深念所以報既往貽方來者
未之有得也庶幾墓石之有刻乎敢介其孤以請余嘗

讀集賢大學士郭君松年所撰五福堂記述其鄉人號
侯曰五福翁而昭文爲扁其堂及觀延安尹單師中所
賦飢烏謠翰林集賢諸君所爲歌詩美侯賑荒之事知
侯長者重以船丈之信義誠足以激頹俗振靡行乃不
讓而載之辭按侯名誠字其世爲湟夏大姓父德融善
嚴妙麗濼鑾飛動旁度華嚴法華報恩金光明心地觀
五大部經朝夕朔望諷誦瞻拜如空山老釋而未嘗以
爲善懸車告老日與高人達士或梵香論茗或烹羊釀
酒談讌終日而未嘗以爲達年八十餘聰明康強如五

司徒阿爾尼格言于昭睿順聖皇后會建鎮國仁王寺
授諸物庫提領轉大都路諸物庫使錄建寺勞陞同知
大都人匠總管府事遷奉訓大夫西京路總管府治中
改泉府少卿進朝列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副使未幾
引年罷事婆娑邑里延祐元年八月八日已丑卒年八
十六越五日癸巳葬大同縣祿賢堡西南原之先塋送
者踰萬人謙抑和厚不事表襮居鄉稱其孝友在官號
爲廉慎而未嘗以爲能尤善理財家累千金悉一用以
民之無告者輒以與之昭文建大同寺佛殿資之若干
緡臨終猶以二萬五千緡分貧疾餓者其餘釋老之施
不可勝紀而未嘗以爲德構堂宅西北隅以奉諸佛莊
嚴妙麗濼鑾飛動旁度華嚴法華報恩金光明心地觀
五大部經朝夕朔望諷誦瞻拜如空山老釋而未嘗以
爲善懸車告老日與高人達士或梵香論茗或烹羊釀
酒談讌終日而未嘗以爲達年八十餘聰明康強如五

六十者歲時伏臘班衣翠袂奉觴上壽充庭溢目里閭之所歎羨四方之所誦說而未嘗以爲爲善之報嗚呼豈非所謂長者耶觀世之人儲升斗之粟慳數金之資即慢言豁色高視闊步淫酗放蕩如莫加於己者視此可不少愧矣乎予於侯誠有感矣侯先娶孫氏生子三男曰仲傑景運倉使曰仲英女嫁李深再娶曾氏生子四男曰仲仁仲義仲禮女嫁老丈聚他姐子一仲實孫男十五人仲傑之子四端濟布伯奇特穆爾博諾仲英之子一喜孫仲仁之子一諾爾仲義之子三寶努僧家努慶孫仲禮之子三壽孫添祐孫仲實之子三定孫買孫喜孫曾孫男一重孫端濟布子也侯同母弟三人曰用武畧將軍大寧路川州知州曰貴曰寶忠翊校尉鞏昌路便宜總帥府同知隴州事用有四子男二曰奇爾台布哈錫喇布哈女二貴有二子曰仲智仲信孫男曰沙卜珠女一寶有一子曰伯奇特穆爾孫男二巴勒桑桑齊余叙侯之子孫遂及其弟者所以廣孝悌昭忠厚也其未侯之志與銘曰

唯天生物浩浩無涯或衰而盛或盛而衰孰謂無涯其實易推盛固不厚衰固不虧觀侯之身其先可識觀侯之後唯侯之積後方無窮理亦不息欲永非替莫若爲德固泼弗深固固弗殖於千百世監于故石

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

佛法之行其來遠矣至皇元而益盛山林空寂之士一旦乘時際運左右人主傾動王侯奔走天下生被顯寵沒享榮名者不知其幾弘教通理大師則不然淵然其若虛退然其若藏蕭條靜深無所願乎其外至於誘引慈濟則孳孳僅僅如把漏巵沃焦釜得其法者莫不飽滿慰喜若涉萬里而還其家師之道其不可及矣乎故師之生也七歲事永安寺廣行大師能默誦金剛楞嚴諸經二十悟華嚴奧旨二十八受法廣嚴寺傳戒大師乃去滋味絕華好日課金光明經一部禮佛百拜深惟靜念孤征獨詣道益閎以畢憲宗聞其名號曰弘教通

理大師命主清涼大會於臺山釋教都總統寶集壇主秀公慕其德聘攝華嚴講席於京師又傳菩薩三聚淨戒于佛子山及蔚羅青樓諸刹自是日與所度弟子定慧和純順遇等七人嗣法弟子扶宗弘教大師行肯等二十餘人講演祕乘數析本統昭揭天下俾有知覺皆造佛地歷四十年弗懈益勤爾後若金河之英樓臺之清五華之聰咸化之明黃梅之剖開宿昱義温朗顯德之徒皆能追蹤先進騰英海內寫一時龍象則師之不可及可已師嘗聞弘法寺大藏經板之闕勒而補之極校讎之善憫永安寺之廢撤而新之窮土木之麗病德興河南二橋之圮更而葺之盡杜石之固且師之於身也疏食飲水而飯僧萬餘收聲滅視而問法千數則師之不可及又可知已嗚呼其人不可作矣夫師諱善柔董姓德安州義興人父諱毓母房氏皆好善師歷住持奉聖州水西法雲二寺以至元六年正月三日化于法雲之北堂壽七十有二僧臘三十有八塔在寺傍後四十七年定慧請載其行因鐫之茲碑銘曰

人皆有有不能無有人皆無無不能有無我思柔公其道惟一所觸皆空空罔不實寒泉在沼明月在天寒泉照月月照寒泉又如明鏡物來鑑之妍者誰妍媸者誰媸惟師之道亦復如是惟師之志普度一切嗚呼柔公廓落洪融生非其始死豈其終其徒孔多其道孔赫師如可作監此玄石

廖隱君墓誌銘

臨江廖氏自五季之亂有諱凝者仕周爲連州刺史馬氏據湖南棄官隱衡山復徙臨江新喻之黃原其曾孫克順仕宋爲殿中丞贈虞部郎中郎中生禮部侍郎贈工部尚書贈臣尚書生大理寺丞詢大理第四子曰諫始居今邑之槐江先是一日至江上樂其風去折槐一杖倒植其地曰後三年我當復至槐若生吾必家焉已而果生遂徙居之故號其里曰槐江其九世孫諱應瑞

字祥國是爲隱君君始冠產紫芝三莖于庭其僮僕不之識也掇而去之輒復生其父以爲祥乃以命名君長身美鬚髯善辭令見者皆樂與交少從胡觀道丁守廉受戴氏禮寒暑不釋卷崇孝敬敦信義慮必周乎物動必由乎禮如其義委之千金不啜焉非其人一言一笑不可得歲積聚數萬斛不以豐凶貸其償不以出入易其量市上通下必主於誠訓牧子弟必本於學故躋貴難而不跲處逸樂而不渝考養三十餘年無違志人皆

謂君得施其學於政詎可量哉君中歲以來益放情邱壑抗亭累榭蒔花藝竹窅然冥然若無與於世者元貞三年正月二日竟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五葬里之銀城山至大三年十月三日改兆袁州宜春縣溫湯之原延祐二年二月其子瓚來京師介其里人歐陽應丙乞銘君之曾大父諱栩事荆湖諸連帥有聲父伯雲長沙趙葵鎮淮右辟安陸尉君之配鍾氏繼張氏皆有賢行子男六長瑛播州路平溪上塘長官次瑞太平路萬成州判官次琪兩浙錢清場鹽司管勾次瓚次琪播州儒學正次震爲族人後女一適周公孫男四志宏志一道宏鳳孫女五曾孫男一孟孫女一嗟夫以君之才之學何施不可而以隱淪終然年不滿六十及見諸子皆駸駸宦途諸孫曾皆向學夫爲有所憾哉銘曰

就不爲學今學之豐就不爲德今德之隆不遠其施今誰所窮最爾後今休罔終

諸路頭陀教門都提點誠公塔銘

頭陀爲學佛者衆行之本自迦葉啓教彌勒受記得其道必離貪遠癡少欲知足守十二行鍊磨三境精進堅固卓然出於世者故曰若有苦行人我法即存若無我法即不存然行愈堅而傳愈寡迨于我朝迺有廣化誠公慷貞把樸髽亂慕道不傷生不茹葷年十四從清涼寺頭陀師翟公受五戒六齋之法爲在家弟子十六父母命之娶不娶誘之以計不變誘之以威又不變從

而逃之外家父追及之又逃之公林栖禪院從提點塵公剪髮出家文追及之終不變十九入京祀七代宗師受大戒從遷曲河院宗師没始主塵公之常樂院至元十四年爲大都路禪錄二十四年主九代宗師之清安寺明年得隙地都之靈椿里構蘭若曰廣化而師之行益固道益高十一代宗師授以金字戒本授弟子法雲付以宗門事曰吾將逝矣越三日召天子降璽書賜號静照妙行大禪師諸路頭陀教門都提點師自後道至入滅四十九年弊衣蔬食受經誦戒雲等侍焚香易服口誦如來者三右脇累足而化壽六十五荼毗得五色舍利三十有二將封平章政事通政院使多年尚書右丞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達音達實奉皇太子教塔于清安寺旁延祐二年夏四月昭文館大學士雪菴大宗師介其徒法雲請銘謹按師姓楊氏繒山人諱志誠初從七代宗師請名問何志曰誠而已遂以命之自號寂菴父諱林以勇材仕金守居庸關太祖南伐以其衆降命爲都元帥毋房氏生子二師爲長師既爲浮屠氏弟子五人法雲法聰法麟法性法智雲聚被錫命爲大都路頭陀教禪錄令住持清安云銘曰

我聞頭陀衆行之首或云杜多華言抖擻何以衣之糞掃何以飯之羹藜飯糗家間樹下予尸予牖行之介及宗教事有頃李衆至又一日見許善友者從保定李李來言寂照師没已而許衆來若此甚衆當有盜入室戒勿捕或橫逆相加置弗校非其道圖滿清淨真實無上者歟大德九年秋九月十五日手書發菩提心論金字戒本授弟子法雲付以宗門事曰吾將逝矣越三日召雲等侍焚香易服口誦如來者三右脇累足而化壽六十五荼毗得五色舍利三十有二將封平章政事通政院使多年尚書右丞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達音達實奉皇太子教塔于清安寺旁延祐二年夏四月昭文館大學士雪菴大宗師介其徒法雲請銘謹按師姓楊氏繒山人諱志誠初從七代宗師請名問何志曰誠而已遂以命之自號寂菴父諱林以勇材仕金守居庸關太祖南伐以其衆降命爲都元帥毋房氏生子二師爲長師既爲浮屠氏弟子五人法雲法聰法麟法性法智雲聚被錫命爲大都路頭陀教禪錄令住持清安云銘曰

我聞頭陀衆行之首或云杜多華言抖擻何以衣之糞掃何以飯之羹藜飯糗家間樹下予尸予牖行之

孔叢學之彌少於衆靜照奮自童幼超陵真覺擺落塵垢動如神行止若木朽瞻迎葉前忽彌勒後精進勇猛具足成就如何長往如夜弗晝師行罔加師德罔究非生與天地久死非生與天地久

故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陳先生墓碑

近代名臣之後有世秉純白恪勤先訓綿數百禩而弗墜者惟河東陳氏宇陳氏自宋太常少卿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太子太保諱希亮起巴蜀以忠正剛直策大名嘉祐中七世至平陽提學公不少貶方是時中原荏兵且百餘歲師道久廢我元建國單懷許文正公衡進而師於上保定劉徽君因退而師於下名賢遺老並列周行而公亦起焉河東儒師學者始有所向方矣公諱庾字子京其先眉之青神人自太保居洛太保之孫慈州士曹掾遷臨晉士曹之孫少中大夫國子監丞克基復徙倚頓公官平陽又家焉遂爲河東人曾祖諱瀕贈儒林郎祖卽克基考諱仲謙昭勇大將軍三

司軍器監事贈昭勇大將軍父諱昭勇公升籃輿登女几山慿白馬烏喙諸峯上龍門臨八白規措使驍騎尉潁川郡伯公少與趙定劉繪張澄同學號爲四秀又與兄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僉弟東平勸農使膺齊名號爲三鳳隨親宦青州崇慶壬申四方兵起攜家還倚頓河東破乃西涉河客華陰二載河東平出關居洛西十餘歲貞祐丙子兵大入轉徙無常與定庚辰隱廬氏山中元光正大再與貢再試春官不利去省親于陝丁艾艱北移解梁復有母之憂服除辟聘交至乃應平陽高雄飛之招署郡教授日與高第弟子奏置經籍所平陽命公校讎所事世祖徵至六盤山與語大悅中統初以宣撫張德輝薦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進德義樹教化勉學戒惰風俗爲之一變明年冦源李璮之徒講習問辭來學日衆會中書令耶律鑄年六十八卒嗚呼惟公之學沉潛貫穿先行後言其事親也旦暮必盛服與兄弟婦姒序拜堂下問起居受訓救然後退居洛西日每佳辰令節具琴尊約親友奉昭勇公升籃輿登女几山慿白馬烏喙諸峯上龍門臨八

節難稱細嵩少訪裴司空卽先生遺述狀後歸及遭亂
離父母繼没猶執喪盡禮至兵寇相戒無犯其境其與
人交必盡其道陵川劉昂霄太原元好問河中李獻卿
洛陽李微奉天楊奐廣卿麻革濟南杜仁傑曹南商挺
諸賢咸相友善而仁傑豪宕滑稽善罵獨與公莫逆每
謁升堂拜必戚拜卽娶索酒與客飲終始無違言史部
尚書賢相之嘗稱爲端雅君子早居汴翰林學士趙秉
文楊雲翼參知政事楊慥監察御史雷淵劉祖謙爭相

爲引莫能屈太原李汾者負材使氣一日會相國寺語
侵公公正色曰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皆能上
爲國家重下爲儒林秉我輩幸遭盛明不能以道義相
尚追蹤前輩徒以文墨小技陵人將安用之李沮而退
坐客大服故其教人也一本諸道德仁義或問政曰以
禮曰何謂禮曰臨事以敬律身以義用人惟賢養民惟
惠體風俗而施教察過失而立防行之以寬柔簡易之
道輔之以中正裁制之宜謀之以進退賞罰之節故曰

有禮政事得其施無禮政事失其施也或問政之大者
曰政莫大於守法愛民任廉去姦曰刑可用乎曰懇懇
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且民不見德惟刑
是聞公之政殆矣或問寡過曰行不歸義皆過也反求
諸義其庶乎問寡欲曰無過則欲自寡臨終手書焉學
之要凡九篇以遺子孫公嘗有焉病膀醫小愈或欲售
之公不肯曰安用誤人爲後卿里儉薄人見輒曰君是
不鬻馬陳先生耶嘗暮歸得金釵玉瑞道旁求主名三
日不得潛痊其所過樂安誤碎運旅主人器償不受密
縅白金卧所而去及還主人曰是封銀償我者鄰里傳
聞聚觀歎息平居見貧之不能自存孤嫠不能嫁者
必資給之一日語兄賡曰吾聞財多害身令喪亂若此
而吾廩有餘粟藏有餘布不散不止與爲他人守孰若
分諸鄰里鄉黨乎兄大喜立散之公之制行又如此人
皆謂有太保之風信夫嗚呼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
也其所著書有經史要論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編

年二十卷澹軒文集三十卷方爲春秋解未成會卒聚
王氏某州節度副使揀之女再娶楊氏盧氏令起之妹
子男二元義解鹽司判官元忠以學行聞孫男二造卓
世觀今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爲學有
家法女一適麻懷祖曾孫男二仁壽同祖仁壽爲參議
後女一公以中統二年秋八月六日卒以至元二十有
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歸葬臨晉北原疑山先塋以
楊夫人祔延祐二年春二月觀以予相知翰林久請文

刻墓銘曰
陳基姚虞發啓于眉太保振蹟迺啟邦畿擁旄秉鈞世
濟弗隳聯翩竹帛堅貞並持譙譙平陽士學是師剛簡易
直孝友具宜河水之東洛水之西餘風可想遺教罔稽
懷哉諸老邈矣當時五年追載此碑孝孫之思邦
人之貽

故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陳公墓碑

參議陳公諱賡字子颺退居之十年至元十一年正月六日卒年八十五後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葬河中府疑山先塋以夫人張氏祔延祐二年夏從孫翰林修撰觀請爲墓道文謹次其槩如左公之先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亂自京兆萬年舉家入蜀居眉青神四傳至宋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希亮與從子太子中允屬職方員外郎知蜀州諭同登天聖五年進士第邑令張逸表其閭曰三俊世號三俊陳氏太保遷洛又四傳至與義遂參大政爲渡江名臣太保長嫡曰京東轉運使忱京東生慈州士曹掾居臨晉慈州生儒林郎瀕儒林生金國子監丞克基居懷頓監丞生耀州三原路規措使頫川郡伯仲謙頫川之子五人公爲長與長弟平陽提舉庾季弟東平勸農使膺齊名太原元好問號爲三鳳故又號三鳳陳氏公風儀秀整器量闊大言論必本於理喜怒不形於色時稱長者公之仕在金以父澤起家監藍田子午酒改陝鹽場管勾入國朝用解梁儀總帥薦爲帥府經歷辟解鹽司判官張德輝宣撫

河東張仲一建行省皆署參議又以行省言授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金正大初偕弟庾入汴丞相高汝礪辱知不道即伏闕上封事乞斬以謝天下不報又爲書責諫議大夫陳規不早諫規入極言不聽公長歎而去汝礪竟恚死歷事四大幕一攝宣撫事皆能推誠盡禮以事其上正身修德以化于下故姦宄屏息謗讟不興而政以行方朝廷用兵西北日不暇給責平陽太原各輸衆萬斛公請出贖券募民入粟民歡趨之頃之謝疾歸

解與沙門道優輩遊每夏五入王官谷歷白石萬固俯西巖尋呂純陽故居登五老峯至秋乃還歲以爲常公之行金崇慶中河南亂奉二親竄華陰還買田洛西治生産日置酒速客登山臨水以樂其親凡十餘年正大中避亂于陝居穎川公喪亂寒暑毀瘠立時寇盜四起所向洶洶乃奉母間行入盧氏山中數與盜遇盜輒指善道使去竟免於難弟庾之幼張夫人實乳哺之稍長隨凡庾遷平陽及從軍山東有子元凱未亂公復載至解教

育之遂爲名大夫居家戒子弟必以孝弟忠信遇鄉黨無少長必以和而不違於禮或步至其家相勞苦人人自以爲親己人有所緩急傾囊倒廩救之不愛也有所念爭不之色而之公一言感動往往自謝去或愧悔終身壬辰之亂有沈千户者捍公一門後百計求之不可得每歲時率弟姪設位而祭之故公没之後聞道公姓名者必以手加額唏噓不自勝公之學閫肆演迤以力行爲本不棘棘章句不矜矜自道其爲文雄健雅麗務極

其意有默軒集二十卷瑪西漫錄十二卷嵩隱談露五卷弊帚集十卷尤工行草書得筆外意公之游在洛西則賈其損之趙秉慶之麻秉平甫劉秉光甫薛繼先曼卿辛應敬之趙元宜之和秉獻之在汴則趙秉文周臣楊慥叔玉麻九疇知幾雷淵希顏李汾長源北渡則元好問裕之李獻卿欽止楊奐煥然揚弘道叔能趙著光甫之屬此其尤賢者嗚呼士之生也德豈不足尚耶才豈不足貴耶學豈不足明文豈不足工耶賢而不達自

古已然逢而不然又烏足賢若公之神可與元氣游名可與天地終又何祈逢之足計哉公之夫人張氏德足以配君子先七年卒二子皆夭死從孫述爲後又死令以觀之子仁壽奉公祀三女長適金參知政事同華節度使李仲脩之姪次適馮皆大姓銘曰

嗟嗟陳公何岳之英遭時多艱歲靡遑寧扶老攜幼日與寇爭洛西十年乃東入京京逢悠悠誰東國程昌言問知有弗速傾簿言還歸爰屬皇明既佐戎幕亦撫饑溟眷言顧之日月斯征孔子戒得老氏知足皎然美人在彼空谷緬懷萬端藏之一束惟仁吾居惟義吾穀惟孝惟弟吾帛粟賢必大用公獨吝之衆人慍之公獨信之賢必有後公獨斬之衆人憤之公獨順之乳嫠諸孫子以膚之春秋祭祀永言慎之

宜興守王君墓誌銘

大德之末歲凶民流東南逋甚死者無算朝廷憂之議懸賞勸分余時幸陪末議深贊其成因竊念四方賢守

公甚優以才宜撫字進階奉政出牧宜興自以未更民事勤心奉職牧牧在民值歲薦饑公私蓋藏咸竭道殣相枕藉至以妻子易一餐餐訖赴水死君憂形顏聞身親勸率皆感其誠於是得捐有濟無之粟萬石有奇以賑損貴就賤之衆六千以躍山谷羸困不能出者粥活之行視荒田諭富者資飢者分耕之宜興之指遂瘳猛獸食人殺官軍十三行旅殆絕君齋戒禱于山神即殪二虎一豹飛蝗大集民大駭君盡誠禁之且設方略捕絕之稼以有秋以其暇出私帑市材傭工一新州之治宇民聞歡趨之堂室樓門翼然畢備凡典州六十四朔其所興除不可計大要以利民為本代至而君已病矣既亟家人授簡以家事請書君抵之不答天性和易輕財好施雖以文無害進然恒不樂每勵其子以學問曰吏不可為為儒而貪抑又何惡苟棄吾訓非王氏子孫也既葬之秋子弘以范陽鄭守謙之述來請志墓弘之言曰先人出入省戶三十年嘉言善行多矣弘幼不能知所知者宜興之略耳余惟古循吏遠矣然有能一日勤其官子其民則語默造次皆足以及人觀史君之於宜興庶幾民之父母者歟況加以用心五六年之久是宜彼之思不能忘此之情不能却也君凡四娶曰葛氏一女嫁奉議大夫寇州知州周郁曰劉氏一女嫁某官孔特立曰唐氏一男弘曰張氏一男彌一女幼君之壽六十有一没以皇慶元年十月庚午空之以延祐二年二月庚寅葬在范陽縣禮讓鄉史家里初建新阡徙祖考

序昭穆而葬焉銘曰

有美王氏由宋而燕維肇其先弗德厥延蓄之焉淵演之焉川懿爾史君厥施沛然曷以其善不以其年教一經相活千人封德靡不報聲隨景從匪我期之天弗則豐尚力于訓發亢于宗涿鹿之野其固惟崇

許州大洪濟寺益和尚塔銘

大雄氏一傳而迦葉二十八傳而達摩又五傳而弘忍遂岐焉二能傳而南秀傳而北由是講論興焉毗盧之

書爲卷五千四十有八出於佛者什二三演於緣覺聲聞者大半其語言文字亦博矣不了其義不足以深其道不深其道不足以得其法法學矣成惟難哉是故了義非難了心爲難義了而心未了者有矣未有心了而義不了者也許田栖巖和尚其宿根慧命者耶其在母也母夢適野而得金印野有人曰丞以獻佛母弭也即望見塔廟甚盛因慷印以往寤而和尚生父母異之甫亂俾出依鎮陽天寧脞公父母南歸以幼復從焉十五六衣祝北征學於燕中寶集寺又學華嚴圖頓於真定淨公又學唯識於大梁孝嚴溫公歲月逾滋心義向了遂即湜講席而坐每鳴鼓升堂義鋒四起和尚惟竪一指迎其所至霧解冰消莫不卷舌低眉以就聽位於是四衆輻湊聞所未聞和尚自以教弘遂退脩面壁觀于明月山大比邱衆全公輩謂今塵刹俱空法無所住燈昏夜永孰測迷津乃共即山中請復設席和尚感受其授記度者餘二十人名具碑陰父成姓劉氏鄜州人也言出居許州大洪濟寺思究唯識宗旨母張竭資以給

洪濟寺汴之王公貴人皆崇以師友之禮四方欲了佛義者皆以和尚爲歸亦孰知和尚所了者不徒在此也嘗預臨壇一閱藏典一飯僧餘五十萬度臘五十有五賜號佛性圓明普照大師以延佑二年四月十日示寂歲七十有三州別駕以下千餘人送之塔于城南八里寺篤于接引自海量以下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有奇親授記度者餘二十人名具碑陰父成姓劉氏鄜州人也其寺沙門法洪纂其事來請余識余惟聖人之教不貴

言而貴行令若栖巖師之帥躬守法先行後言於聖人之教亦若嘗有聞者乃錄其行而系之銘銘曰

道隱世厖厥生孰存因彼糧此昭茲侗昏有言不信自卑其尊粤古大覺啓不二門噓吸羣流躍如西奔孰游其深惟汲之渾我觀栖巖緊古尊宿印佛者心式表前躅三衣一食無悖無辱抽關剖鑰顯示季俗了義了緣雙林有嘛性海此舟嗚呼不復

周應卓妻李氏墓誌銘

廬陵周應卓之妻李子楨以狀走京師湖泣再拜言曰楨之母歿且葬父命曰汝往在京師獲識翰林程公不幸汝母死今葬矣然不得如程公者銘之猶無子也楨忍死受命以行敢請志曰李氏邑士人李某之女也幼聰慧涉書史服勤女事得父母之愛焉淑女長歸周氏謹甘旨慕祭祀睦族姻以相夫子得舅姑之懽焉賢婦晚焉兒女婚嫁不擇勢利家庭訓誨壹本忠厚得鄉黨之敬焉慈母合是盡行斯可銘矣生以淳祐辛亥十月十有六日卒以皇慶壬子五月十有二日葬以癸丑十一月十日里之龍湖其墓兆也子男四祐敬鼎楨敬出焉段氏後女一適李以學孫男二岐本楨弟某父命焉楨子女五皆幼銘曰生可法死可銘是謂婦人之貞

雪樓集卷二十二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洛西書院碑

洛水出京兆謹乘山東流至熊耳禹導之又東至今河南永寧之長渊相傳即出書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為洛西韓岳烏嚫明月金門諸峯列其前嶕嶢鹿跡鳳

翼諸峯擁其後國初賈尚書撰之幸徵君愿元員外好問楊轉運奐陳參議賡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學其間下邽庸齋薛先生玄繼至風教大行絃誦之聲交于州里孝友之行被乎窮牧諸老既謝薛公云沒學者倀倀莫知依歸公之家嗣翰林直學士友諒思繼前志式承遺則割歲入之奇倣書院之制爰建義塾用迪教事乃經乃營南涉寒暑上則先聖先師堂陛有崇象設有嚴下則師承有養講肄有序學者彬彬聚煦復興又購

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養之所延祐元年春國子監以聞陟義塾為洛西書院五賢堂為伊洛精舍書院置山長一人領之秋九月以從集賢大學士陳顥之請詔翰林學士承旨劉賡書其額以賜於是山川澄鮮日星浮動紳佩翔舞雅耋嗟嘆若神龜之文始出熊耳之源載滌若諸儒先復生而親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此然自三代以來庠序學校之制不廢後世又推其意為之書院精舍教養之術倫矣而學者闕疎聖人之道寖遠寖微何哉人情役於所利風俗變乎所尚有非聖人莫能制者皇上踐阼赫然發憤誕修聖人之政廣厲學官之路將俾閭里之俗達于海表矧河洛奧區乎薛氏之舉忠孝兼之矣初薛公以郡教授為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饷遷轉運使尋謝病不起以河南提舉學校官印綬即家授之亦不拜著易中庸解皇極經世圖聖賢心學編諸書以終友諒居官

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以致其治嘗請陞周程諸儒從祀孔子既建書院精舍又構禹廟長淵之上以其子配薛氏之學可識已書院之成撫洪範語名其堂曰奠訓東西序四齋曰好德遵道敘倫明義尊洛書所自出也嗚呼是五者聖人所以建皇極參天地立民命學於斯者可徒以決科射策爲學哉友諒既侈上賜屬刻辭于詞臣其謹作詩曰

遵彼洛汭瞻言禹迹洋洋其淵其泣湜湜九源既滌九法攸錫於皇時命作我民極惟極之建皆王所務惟建之艱惟艾之懼懼警彼流水必東其注湮之汩之洪流四驚神禹不作仲尼素王輟環天下我心憂傷孟氏無言予豎予揚俾矣周程爛兮景光我皇聿興天地與侔時夏輅殷樂虞冕周有洛之西羣儒所游翼翼薛公其音孔休人遠言存誰纘誰嗣詞林之老天子之史爰抗儒宮于洛之里教之食之烝我髦士大臣上言天子命之其名孔嘉惟其稱之彼愚彼頑此砭訂之永協于極神其聽之

故翰林待制擢君墓誌銘

延祐二年九月十有九日甲子旦方會飲玉堂之署待制擢君不至酒再行或馳報君已死蓋未始聞其疾也衆驚且悼即罷酒赴弔則屬纊未二十刻咸哭盡哀或留助喪事丙寅出殯郭東門外又咸送戊寅子翰子洙衰絰踵門泣且拜曰不幸先子棄諸孤有遺言我生文以十有六年矣知我者莫若程先生我死必得先生文以葬今將以壬午忍死奉柩歸葬先塋敢以狀請惟是藐諸孤暴罹大故荒惑迷亂先子言行未之能詳若夫大節固公所知惟公念焉余哀其辭則敬諾按擢氏太原舊族君諱秉忠字伯庸其先有諱平者宰滁之黎城卒于官葬縣北鳳凰山之陽子孫因家焉祖坦仕金爲懷遠大將軍縣州刺史行蔡城令國亂率其民柵山以守猶聘名儒楊先生以訓諸子日夜講誦不輟亂定乃還衆皆服之考從道深藏自好再世皆葬縣北之永泰里

祖妣廉氏妣劉氏祔君幼從真定李敬齋先生學工文辭不事產業至元十三年試諸郡儒生于真定餘五百人中高等例復其家明年山南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彧察其行能用為掾歷戶工二部東京遼陽二行省畫治牘夜讀書未嘗有衰髮過三十年調承事郎汴梁路封邱尹大德四年遷同知鈞州事十年轉承務郎海陵尹治常居最海陵歲饑出私粟以濟流民全集授官舍以居至大三年就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加承直郎所至拯寃滯詰貪吏民畏而愛之皇慶二年以平章政事李秦公之薦陞承德郎授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循恪易良人蓋尊其德年勞應秩四品而君不自言余方薦為直學士而沒嗚呼君生後余一歲耳竟去我而死乎其無與論德考行者矣余嘗謂君性嗜酒非養生之道然雖多不亂志癉惡非處下之宜然雖直不倨庶幾古之君子已乎君娶張氏二子翰

木蘄蘄兮厥草莽莽四序相禪兮忽消而已長人孔明兮君獨內明人忌直兮君獨惡枉太行之陽兮黎之里君生出游兮歸以死余不知天之道兮或在其嗣

河中郭氏新塋碑

汾陽王自朔方提兵入翦畔臣其後以司空中書令領河中尹兼蒲州大都督由是蒲為朔方行營帥常兼朔方節度既又分置邠寧一鎮然朔方實蒲如故王本華州鄭人蒲華相距數舍而近視蒲猶家鎮蒲亦最久王八子諸孫六十餘其居蒲者雖世次不可知然地以人著若令郭村郭原小郭村之類及石幢所刻郭氏子孫名字則其支分派別於蒲者廣矣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名將相能以功名始終如王者有幾吾意其子孫宜世世克昌而乍續乍絕者益自上元以來客摧迭用治日恒少雖其君之世位亦不能自保其必傳況臣下乎雖如王之忠誠大節上通於天猶且急需慢棄幾不免於讒口況後嗣乎吾又意其子孫勠力自照不涸於

時雖聲之不延而實則茂矣嗚呼亦孰知吾猶及見於數百載之下乎使道旁旅次邂逅逢迎知為汾陽之裔猶將修容斂衽而與之言況所識又其賢者乎吾於是家先塋之述益有感矣其舊塋在今河中府城東三十里曰新兆村旁有古寺寺有廢石幢刻郭氏子孫名甚衆父老謂為郭氏墳寺墳有古栢五驗之其兆益已久世近代多故其不能來葬而散於郭南者又三世矣至中書右司員外郎思貞始別買地於城東文學村啟郭而族葬焉殤女祔高祖是為郭氏新塋去舊十二里地凡若干畝背負崇岡大阜環擁如屏是為古紫金之山南嚴塗奉高曾祖考三世及考興元府君之柩於武昌面則中條來對自南而來連延五老諸峯高下逢迎如有所衛西南則黃河太華百里而近西北則馬首諸峯遥相顧挹益葬師之不謀而地自吉豈非天祐忠良之家也哉右司之考曰復亨字彥通年六十有二妣姬氏繼徐氏年六十有三祖曰信妣杜氏年皆踰六十高曾二代名氏皆逸彥通少知名秦國公一見知為公輔器大加賞勗嘗為録事判官羣惡少年侮法售姦以為常彥通至復然彥通因以計痛繩絶之政遂以成權臣誣害宰司沒入其家彥通為之疏理有旨蠲半自興元赴調京師為銓曹所抑彥通浩然便自闕下攜三子縱觀江淮湘沔間沒窀武昌歸葬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秦國公為文以祭豐碑不立昔太白識汾陽於微時而汾陽不忘識者兩賢之然則自元禮林宗以來二姓世有風契也異哉右司既以翰林侍講學士清河元君明善之銘志其考墓又徵文於廣平程某謂將表石新阡益必嚴必慎孝子慈孫之心也然古人欲為不朽則必託之金石而其所以不朽往往出於金石之外其不可恃也如此然則修吾之所能知者而已其不可知者固非吾之所能制也汾陽遠矣然善聞而樂道其事者猶若宿昔此豈非修吾所知之故哉右司端潔靖深加之好學敏勁事業功名方獵獵以起視汾陽益

將睦若乎其後若乃先世松檟之所存山君川后當為之守識呵禁亦冀以刻畫文字為然余與石司相好因欲以其家之所修者告其子孫也乃不辭讓而仍之以詩曰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文王之卿上公之爵事由世遷受氏維郭大河之東地望攸屬在漢有道薦紳之尊唐曰汾陽王戚恒存允武允文澤流諸孫典元連之嗣德彌敦瞻彼浦東新兆故刻石雖可隕名不可泐亦有喬林其樹維桐九世而更文學斯宅山冠水綬宛宛巍巍高曾祖禰或啟或歸來于令阡式安以嬉清淑扶輿祥址慶基聿觀古源為陵為谷豈無能存匪弔伊竹容爾山靈視茲宰木世萬子孫不疑何卜

趙儀可墓誌銘

進士科由隋迄宋凡七百年矣得士固多失人亦不少得者非謂其善於所試也失者則獨以不能合於所試耳夫君子不以言取人彼七百年之間豈無明君良臣而治效終爾者抑有由也今之科制則不然而場屋廢久鄉者聞人老死且盡其能與者亦鮮矣余自弱冠聞江右諸儒先稱詞賦家必及趙儀可儀可家廬陵廬陵師友睽他郡為衆儀可又以材力浮湛激昂其間故所就異而馳聲蚤科廢蓋衍其力於經史百家之言為文盈編授徒恒滿席聞科舉令下猶援筆時衡不自謂其老也然終不自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其先大宋人曾祖慶善祖鶚飛父惠有二子曰文儀可也曰宗強弱兄弟皆幼負鳥氣相為師友儀可三貢于鄉入太學為諸生國朝為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郡文學宗強弱冠擢第以宋韶州仁化主簿兼尉客死延平不知其瘞後二十年儀可躬往物色得之以歸為同域異窆於母易氏之墓田期兄弟合葬焉延祐元年冬十二月葬宗強於右明年正月七日儀可亦卒其子將葬之於左遂來乞銘夫銘必功烈德義焉若儀可殆可銘乎其配先胡後丁有九男子重厚平復初剛直潔深及五女子十

二孫五曾孫宗強死時年二十實至元丙子十月二十
三日無子以剛嗣銘曰
扶垂白以遠尋手足之骴舍異室之穀而就同氣茲非
悌歟銘其何愧

故磁手軍總管克烈君碑銘

至大四年閏月二十有八日宣武將軍砲手軍總管克
烈君以疾卒于河南鳴皐鎮之正寢年五十五八月某
日葬于鎮西北原延祐三年春三月嗣子慕顏鐵木以

于墓側以致其時思買田百畝以供其歲祀今嗣為千戶是將益昌其家女一脫略鐵尼適蒙古副萬戶閻閻都孫男二女四慕顏鐵木娶鄭國忠宣公奧魯赤之孫蒙古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拜出之女再娶張氏君雖生貴族長戎馬而廉敏好學有詩五百餘篇曰伊東拙藁藏于家自號曰西齋云銘曰

惟天下之將治兮四海承風惟治之將蘖兮家用弗從
蓋自古而然兮豈在今而不同相君子之賢知兮起于
幹辦公事積階儒林郎洪杭事殷議慤轀轑先生於文
法如素習決之沛然所事守帥非一皆驚服倚賴之譽
以大振最後考亭朱浚尤親攄臣聞而欲一識之先生
不往左投閩幔歸而屏居山中與名輩相從講學求聖
賢樂地如是十許年乃還名聞四方士大夫至臨川者
必詣焉得其黙墨隻字為喜好善疾惡然不形於言後
進有可教無識不識皆誘掖獎飾不進不休家非饒財
恒以周急為務自奠來時方幼獨與母居尊叔豪奪其
貲先疇大削先生既貴或得其券以告謂可不勞而復

楚清先生墓表

延祐二年冬臨川粟泰初書來京師曰楚清先生以今年夏五月二日卒嗚呼先生服仁履義宜享百齡乃七十又六而止耶先生臨川人襲莫姻也先生自莫來後于襲莫有二兄曰雷復在宋皆以進士入官先生亦再舉于鄉對廷列名第六授隆興府觀察推官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遷臨安府觀察判官改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積階儒林郎洪杭事殷議慤轀轑先生於文

先生笑曰昔誠鄭之令可强取耶既而孥叔子不惠蚤死叔無後或勸先生幷其業先生不可曰詎可使吾叔不祀卒取契家子繼之為之冠昏舉叔之業畀之俾共祭養余聞先生大節蓋如此而先生未嘗自異力學至老不廢夜誦如為諸生時性剛直絶睚眦為文辭伸紙寫心造次皆本於理有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友人唐浚述之曰子雲有云楚雨襲之潔其清矣乎臨川龔孟夔字龍友世濟其清人皆稱之曰楚清先生其曾大父誠之大父良英父方母汪先生初名揚復髮冕氏昭德文元公之後克盡婦道先三十年卒女一嫁侯敬孫亦俱卒男曰自厚有文聲先二十年卒婦鄒氏有至行孫男文潛能世其學孫女德異德靜壻張觀朱夏曾孫女二先生既卒文潛以其年六月丁酉葬先生于臨川縣積善鄉西盈之原實汪夫人墓左遂以述來徵銘余嘗學於臨川先生時在仕國及先生隱閭巷余閒以歸客經從每見盎親然終不得朝夕見今方引年意謂川觀

岩居將得從先生遊而乃不然嗚呼悲哉銘曰

前之清嘗蘭自滅後之清松菊惟悦于此歸澈後有千年尚其來閱

吳隱君墓誌銘

余在臨川時有同舍生居金溪者曰吳氏兄弟三人伯諱德鴻字儀可仲諱德溥字時可季諱可孫字聖可皆甚賢其伯氏雖未識而相知深余自去臨川四十餘年夢寐未嘗不與吳氏相接大德五年官武昌季氏没九年赴召京師仲氏没今也伯氏喪余復留滯禁林嗚呼並仕以來家居者僅四五或半歲或一歲無過再歲者使日得與吳氏相追逐其能幾何況會不一二而別常八九者乎況相知數十載而猶未識者乎大德五年至令十六載耳而喪其兄弟三人生不能盡其情死不能臨其穴語之塗人猶悲況所厚者乎然仲氏季氏之墓余皆銘之今復請銘其伯氏亦可少慰也夫吳氏家金溪吳塘里且十世矣家故饒財有贍鄉之德又多醇

儒篤孝友之行故家政之修咸稱吳氏而五福之備乃在儀可聖可在宋得進士第為新昌尉在國朝為建昌儒學教授最先卒時可僅補宋登仕郎卒差後而儀可明毛氏詩工文辭又從馮先生孝揚學而試輒不偶然能自樂雖家事壹不關于心其始二弟治之二弟死子治之惟日事讀書談名理飲酒賦詩而已足不至城府若四十年無喜怒憂思無疾痛疴痒年八十一而終豈不得于彼乃得于此耶儀可性至孝至元中羣盜大入

渾舍驚避母劉方病末疾君守不去哀懇得免人至今誦之惟儀可於人有君子之目於德備五德之報斯亦難已仕不仕不足計獨與君相知數十歲不一見而死為可悲耳祖諱堯仁父諱士亨配饒氏先卒子男三祥子茂子宏子女一適李人表祥子及李氏女亦先卒孫男二文孫程孫女五長適劉德集次適余良琇次適余一龍餘幼曾孫女一卒以延祐二年十有一月辛亥葬卜明年九月某里之仙源其塋也銘曰

洪範稱五福而不及貴豈貴可致而福不可備君獨得其所難人猶不能得其所易非天也耶非天也耶

武先生墓表

至元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趙郡武威卿先生卒冬十月葬于平棘縣棘浦鄉北那原之先塋配任氏祔君名震攸緒之胄世居太原嶧陰大父濟安始來平棘父元母趙惟君一子幼入小學獨不救惰父母愛其勤而憂其勤夕輒休之則伺親寢酣蒙被篝燈誦中程迺止長就

學于真定李迂軒先生鄰有樞密判官白文舉名士也聞君夜誦獨苦大加期異太尉史忠武公禮致于第俾為諸孫師至元七年詔試儒生中者復遂中高第十一年又詔舉學官衆以應詔遂為州學教授樞密趙公徵時讀書學中既貴買田畝千五百為祭養資君悉索賦入一新殿堂齋房大集諸生修教事由是趙學興盛為河朔先二十一年調將仕佐郎濮州臨清縣主簿明年春至邑發其素脩一施於政寬而肅明而平不苟不迂

不為淺功近利而民之歸愛莘矣上下虛心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幸秋七月以病卒于官方革賦詠自如又為子戢講孝經第十二章章徹而逝嗚呼不亦好學知命君子哉壽五十有七年居官凡五朔邑中吏民無不失聲太息鄉之長者悲幼者慕學士大夫相顧而唏曰自今無所考德問業者矣蓋其稟厚質醇學奧而材達沈默敦簡喜慍幾亡諫虛為常不以已長格物不忮不競與人周詳朋從折簡求益者無虛日荅已則燬其簡遂於經史諸人豐豐無數其辨論如貫珠如霞舉如繩絲之繰如風船順流如抽關而擿武庫也為文輒棄其藁門人裒集為若干卷理義意精若古人之言然蓋其平生以勤自得以之成身立以之事親親雖以之莅民民愛而恒謙以自牧故物不忘而名彰又有古人之德者耶卒後三十有二年是為延祐二祩門人史灼述其行事予戢以述來請表于幽竹戢之言曰先子幸而以學發身不幸不得施之於世衆咸惜之而況其子令

玆之請期慰往而尊來倘獲諾焉雖不幸猶幸也余曰諾太史公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然則其於仁義道德之云蓋斷斷也然秦焚書而漢興燕人韓嬰趙人食子公輩皆以儒術專門授徒數百迭代廢興相尋趙魏齊魯之郊無立草而學士大夫往往有以自衛卒存其存子貢所謂未墜於地不止然歟雖然若武先生者亦未可數得也配任氏先卒而娶于王四子男曰戢終丰江巡捕官曰戢令為中書掾女壻曰捏世英為晉邸侍官曰魏遵為士戢為宰屬有清白聲退食杜門惟以奉母教子為急先務親將賴以顯傳有之幸哉有子如此則謂之曰子姑自愛吾為子銘銘曰

曲沃武公爰始舉晉厥祚曷延唐叔之胤六裂三峙迄為家人沒沒千載奮焉蛇仲亦粤安平衆慶我戚鞠光襲靈吸鍊泉石終以表世特立獨行代有子孫載其休聲我觀威卿惜惜大雅以道殉身不以用舍矧覺後覺幸若亨貞我以吾義彼以其名緜惟之林豈無尸祝亦

有桐鄉在彼清漠邢原既長女堂之方嗟爾子孫不匱不忘

欽差廣西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墓碣

有元僉廣西海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卒之十年子脩己等以容州判官陳偉狀來請銘公名夢魁字景明澗泉朋友之所尚也建昌新城人幼已頴異父師不煩未冠以明經貢于鄉鄉帥守而試以文頃刻而成守大驚賞既長復為首薦遂登進士第調澧州户曹改丹徒尉累遷浙西制置司參議官歸國朝奉母蘆里江西宣慰使撒攝本郡判官者二年旅覲得旨予秩方俟命適余將指旁求遂薦於上擢僉廣西憲事嶺海吏治不律公所至發摘蕩滌之用驚見慍同列亦為悚海南宣慰使最貪毒皆不敢問公條其宿惡刻罷之衆大驩快居四年所決黜甚衆民為建祠刻歌誦山谷間譽流中臺會更憲號公亦久瘴癘地倦且病而歸矣自是杜門却掃甫及挂冠即致其事公之初擇禍也包文肅公勉之曰子少年入仕所至區畫然自大者人小之自卑者人尊之公曰謹受教故平生謙懇委曲與人語惟恐傷之性強記自少至老諸書恒在口言論風旨恒如布衣時服用稱是不識者不知為貴人所守疑一故莅官行法不吐不茹風績偉然惜其用之不究也予雖同里閈而南北驅馳相從之日益寡然每一挹之郁乎其容之温粹乎其論之篤粲然相與之情之文也今不可作矣大公生於陳從母戴夫人愛而子之胡陳固同姓也戴夫人嚴甚內政斬斬家雖豐以古法束公於學衣不得兼帛食不得兼肉故早有成公父守其訓終身故自奉甚約曾祖儼祖孔昭父泰定公几三合姓吳氏趙氏樊氏子十一人男克已先沒脩已正已進義副尉湖南道宣慰司照磨成已女壻張斐英呂元嘉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樊溥孫承事郎郊祀署令程大本曾宗皇譚括以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暴病卒年七十四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南城縣太平鄉唱歌嶺之原所為詩文曰

偶然集銘曰

山水之美宰如之新泉澗之翛翛映然而望如有人焉庸生者畸親

故常州路儒學教授袁君墓誌銘

有鴻之後至陳轅濤塗別姓為袁氏盛于漢演迤于晉宋隋唐之間宋祥符慶歷中有以世科雄文起豫章西山者是為豐城龜湖袁氏之祖豐城今為富州云崔元

十三年余自時入朝道龜湖識袁君則成廣而大耳方瞳長爪言論慷慨奇偉人也後十年余以使事過豫章會君于校官及余康問湖北則知君嘗仕漢郭而分教浙西矣自是不復相聞今上即位召赴闕始識其子中立則言君已沒矣人五年夏余謁去將南歸中立乃以熊君朋來所為狀請銘君諱斗極則成其字也曾祖諱植宋迪功郎梧州教授考諱濟宋承信郎廣州監稅君幼從世父德慶公守漸學弱冠為徐給事鹿卿所知延置賓館陳工部恭長君九歲耳明於易同學于郡之東湖書院遂從受業焉聞閩人劉井伯尤擅其學又往從之盡得其道會漳慶君調高要丞攜與俱峒獠跳梁丞當捕君出奇計佐之禽其酋太守林億上功補進義校尉東南十三副將開母章氏丧而還服除復講易東湖德慶君之子瀕頤竟用其學取高第而君試輒不偶繼丁父艱嘗參政淵子雷尚書宜中交薦其才未及用而天下為元至元十七年江西始起儒學提舉司首辟為邑教諭改撫州臨汝書院山長遷興國大冶教諭郡守史棣甚尊禮之言於伯兄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格用為鄂州儒學正明年攝漢陽府教授明年詔遣裴待御留左司銓選廣海宮以為靜江路教授固辭明年調壽昌南湖書院山長元貞元年陞常州路儒學教授所至新甍舍闢土田嚴教養士論悅服君既遂於學尤長於醫著書立言人以為訓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甲子以疾終于家年七十八娶萬氏繼王氏俱先卒子男一人中立也萬氏出以高材偉識克世其業居京師二

十餘年名郡搢紳初授澧州醫學教授遷龍興並不赴
孫男二長曰必力台年十八為成宗宿衛士今始調將
仕郎襄陽州判官次曰元童曾孫男二曰那海曰不花
君所著曰自家意思者三十卷傷寒纂要百二十卷藏
于家實以卒之某年與萬氏合葬里之胡家墩惟余與
君生同鄉而不相識既識而君已老不幾見而君遂沒
嗟前修之淪謝慨後來之悠邈乃為之銘銘曰

鵠洋洋豐之旁搏之勤邦又良時靡常道甚臧位弗充
壽則長嗟伊人逝茫茫前之書後之慶

王氏阡表

將貽父母令名必求文曰幸哉有子如此余每誦之未
嘗不喟然也夫修身慎行恐辱其先此固人所當勉者
而知亦為子孫地乎今人自非喪心失志孰不欲其子孫
之與及考論其平生則或馮時逞私雖旦暮不計何暇
身後之慮哉是故古之君子寧窮毋達寧喬毋豐蓋其

志慮甚遠也胙城王與祖之曾大父克温金季嘗佐輝
州忠於國而惠於民民至今誦之余識與祖久文雅粹
温知其淑六藝之芳潤嶷然逢掖中今見世系則知家
本河朔華胄世故亡其譜牒其來胙城斷自曾大母申
氏始高祖曰魏金時進士實豐令曾大父佐輝州值兵
疫民不聊生迺出私財為粥為藥以拯饑病生者甚衆
衆既懷惠求以捍城竟援節以死時年四十有二大父
曰文立念其父因事死兵遂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父
歸文無不習而以明理為主不幸二十有二年得疾卒
澣有雋材弱冠貢京經史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聖賢為
貧賤悲無賢子孫此子異時庶幾乎惟二母之望言終
而沒與祖時雖幼已知其意之悲即自奮稍長捐其先
疇為資遠求師友力學成身策名厚序登天官入粉省
蔚焉羣士之英二母華髮朱顏坐受勑勞之報志甚樂
也然則澣雖不幸幸哉有子如此而與祖猶以祖父居

約而操狹時左而顧平為子孫者位平而名弗彰志勤而道苦速無以貽親名是懼而謀於余余曰充子之心足以貽其先矣而何位平之足計況一時之赫赫千載之寂寂乎子姑安之其慎毋急與祖有男若干人其先墓在其所銘曰

嘉可為乎有貧且夭者矣不可為乎有位焉而金不少者矣視輝州之士庶其子孫之學則可立則可為不可為瞭然矣曰嘉弗彰則亦既有此表矣

艾君哲行表

世之人於儒也或斷斷焉者何曰謂其無所可用也然則君臣父子禮樂刑政以維之養生送死以享之此二帝三王之道周公孔子之教也而能誦其言道其事者誰耶曰儒也然則令之治天下未始不守二祖所謂儒特一時一族者耳且責功利於儒或儒以功利為事是皆道之不幸而世亦由以大不幸者是故君子体仁而行義苟用焉而體不具謂之支離之民乎而謂誦其言道其事者為無所可用耶曰惟誦之道之而為儒亦克慎諸且子非儒父將曷書庭梧謝而畢其言曰艾本新定令臨川者十三世楊氏母也植實禮顓四

弟也植從戎鞅師以夢也大德十年十一月廿六父卒日也其明年十月庚寅窆也某山某原墓也余表而又誄之備也曰

考終卜之身逢吉卜之後人山木范也

元 程文海 撰

說乃爲之銘以廣其意

子衍孫歲甲申加元服山翁祝

大衍之用一乾二坤坤道資生草木以蕃美暢四支其

吉維元匪直也文德行本根敬內義外如車兩輪孤山

之子石塘之孫視我銘詩勿替殫敎

心齋銘 并序

郭德基爲張游道求此心齋扁余作心齋二字遺

曰心自我更始心耶齋耶心即齋耶齋即心耶不違仁知者夫

子如愚坐忘孔莊異指體認少差毫釐千里吾克吾已

吾復吾禮歸昧吾齋靈臺止水

福州路學二銘 并序

至元癸巳余至三山既謁夫子廟即修學宮拥大

小學以來諸生作事後圃爲游息地落成之日天

新雨以時雨名之洎大德丁酉七月乃大修廟學

越三月告成以其餘力築壇樹杏於亭之前發蔑

中舊藏祖庭杏壇二大字張之竹溪黨公筆也淩

池左右取重兌之義更時雨曰麗澤而繫以銘

杏壇

謂有人邪宵兮緇林謂無人邪洋洋乎金石之音斯道

何在日用常行厥臨孔昭參前倚衡夫子之德昊天罔

極仰瞻堂壇如有所立

麗澤亭

彼澤者澤矧兩而麗宛其相漸有交之義此湮而枯把

彼有餘我測而汰溉爾不足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勉哉
作聖其淵其天

趙復道復齋銘

蟻封其旋車輪其戾冀道冀徑孰平孰陂蛇虺之頭虎狼之尾危石薄氷慎哉舉趾

靜虛齋銘 并序

寂然不動者天地之體也感而遂通者天地之用也天以陰陽化生萬物而人獨靈於其間者以方寸之中備此理耳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心之體本靜而虛惟其靜故足以燭羣動惟其虛故足以納萬有倘克己之功不加此心之體不具則戰之以物欲塞之以吝驕而發揮形著於外者始與天地判然而不相合矣是以君子體乾坤之健順勉焉日孳孳焉至於體立用行範圍參贊則學問之極功也詹君雲卿以靜虛名其進修之室益其識趣精詣志力强敏坐進此道不占有學廣平程

某敬而銘之曰

噫靈臺萬化宗如水止如鏡空鑑妍媸靡遁容來無迎去無從一物無萬理融寂不動感而通此天德惟聖功賢希聖將毋同

尊經閣銘 并序

南陽書院既成乃葺舊閣謀藏書也會憲使歷山公俾提舉學事者稗列郡校官板本書至因悉庋之其上以待學者衆經史子集為八架架有壁而加高焉倘鐍焉匱以為觀美也匪徒以為觀故常而資參柄也亦曰讀之而已里非無儒也家非無書也惟無常師常產之憂是以有此學也於戲宮居而師友之又為之賦飲食以飲食之甚矣古之人幸而不幸而不獲生於斯世也亦甚矣今之人幸而得聞古之人之言也可弗念歟夫聖人之言如天賢者之言如地諸子百家如萬物尊經猶尊天也

銘曰

厥初生民有哲有愚表之君師身為其樞亦既降只緊訓之厥載陽載陰闔闢惨舒式如玉金家國負符豈無衆言或莫或扶仰之彌高欲近而疏南陽之廬里黨之學殿堂室門中仰崇閣集厥大成於此焉托擇焉執焉熟焉復焉惟聖希聖惟賢希賢于以潤身于以豐國左右逢原欲其自得傳道解惑亦思厥官刻此銘詩無廢後觀

藏室銘 并序

讀書名山古人之事也三島之藏室老氏之藏也三谷之藏室程氏之書之藏也藏之云乎亦讀之云乎前數千載在方策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策此心此身孰不鑒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專壑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奚致之吾有華岡抽架非藏倚畢非讀容爾朋來問津三谷大德八年歲在甲戌慕者之初華岡子書

范陽許氏餘歡堂銘

讀書潤身治生潤屋歡信有餘意無不足人方劫劫我則愉愉心廣體胖仁宅安居不名一錢朝衣東市一飄風所繇長喟那知許事一杯陶然歌枕前榮浮雲在天曷其銘詩予攸好德異日升堂尚非生客

逍遥遊銘 并跋

北溟魚躍川魚跳鳥飛熙熙皞皞浴沂詠歸彼逍遥遊哉得自我是將無同孰云不可漆園非古句曲非今吾名此堂實名此心歸去來兮吾亦倚篠青山白雲相望一笑

茅山劉尊師驅役風雨神鋒凜然而襟韻飄洒留京益久非其好也今將言旋余深愛敬而莫能留乃為書逍遥遊三大字以況其為人又為之銘以篤永好若歸而揭之楹題乎則是余朝夕與君周旋也

吳氏主靜銘

仁義中正以靜為主主之似何天君內處不貳不參常
居其所以立人極以保天予水止之平鑑空之睹由中
御外厥用孰禦生色睟然見於其宇李札之孫請事斯
語肯哉進修無念涌祖

毋不敬銘

德之聚禮之輿出輿出居敬在有兒念孔子徒有弗念
四端之宰萬善之先秉彝之懿制行之全有虞烝烝標
爾萬世蔚其繙林魯閔不圖我行其野聞周於斸使者
式之書閔之眉入出昕昏目在心守孰亡蒼昊孰不黔
首先聖之處奚闕而稱里仁為美所美非名亦有高人
其居曰栗夷中通理取材落實保茲之素企彼之崇通
德遐矣千年鄭公希聖希賢尚其永錫銘于閭左各供
子職

自牧堂銘

人心惟危如馬不羈出入無時勝虛抵巇不蹶則迷地
中有山高而能卑謙則象之天地鬼神咸貴於斯君子
法焉以收其馳如牧于坰白駒之維彼牧伊何不圉不
奚匪我其誰維夫人師訓亦如茲驕慢貢高非我法宜
以无鐵食衣壞色衣視退轉心鞭策常施與吾聖言不
期而明惟此上人白足赤髭謙光定慧我有世布自牧
之名夫豈自欺吾銘其堂誦吾所知欲撤吾言徵諸聖

辭

獨冉惟良省身齋銘

聖人之學惟博惟約既達夫博乃守其約伊何忠
信傳習日以三省其道乃立忠謂盡己信謂以實傳之
於師習而弗失匪忠而忠匪信而信雖信雖忠於義已
各傳必由聖以戒頗辟匪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
卒傳孔道由思及孟荀世允蹈省身冉氏惟曾是企拳
拳服膺是亦曾子

肯堂銘

濟其美復其始構于此施孫子

聚齋銘 并序

郭靖州復字元坦沈敏端實好學不脏名其讀書之室曰聚齋廣平程其為之銘曰

古之君子學也為己不患莫知患不知此如彼衣錦猶衣之尚絅惡之著也闇然內則甚炳玉韞山輝珠藏淵媚尚有出之褻外雖閒然內則甚炳玉韞山輝珠藏淵媚尚有諸內物宜能敝故鍾于宮聲聞于外謂人不見我則已曠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謂人不見我則已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冀冀其心曖曖其輝大禹不矜庶士交正顏子若虛後世稱聖敝緼非恥懸鵉非窮君子存誠執乎中庸郭氏元坦惟蘭惟茝淡我銘聚齋以作爾監

虛室銘

即虛為室所苞則夥謂室曰虛其中有我由虛生白生之者誰既云虛矣誰其見之舅有真人獨居其奧曰希夷相與揖造視之不聞我客戾止亥亥迎門

鈍齋銘

鈷故恒割久則必訛驥於駑駘其行實多順流加馳抵石敗波疾走翬飛終嬰禍罹維此君子焉知其他保此鈍進以毓天和百歲獨長如援鬱戈美哉家賢一唯一阿匪直緒餘其德同科吾有拙璞爾琢爾磋久不渝成雖明屢磨銘以訊之令則若何

箴齋

友敬堂箴 并序

長樂亦山陳公請余扁其所居之堂曰友敬申友敬之義作為家訓以儆諸孫古今言行有關於天典民彝者盡在是矣且求余言余何言作友敬堂箴

箴

凡弟之身初則一體痒痾疾痛孰彼孰己兄弟其弟匪曰恩斯弟兄其兄乃分之宜是惟人倫是惟天命非自外來惟友惟敬分財取少纖悉之惠食果取小直讓之細然而性善於此者形一家和順千世典刑為兄克友

弗敬非弟干戈琴弦何有於怫為弟克敬弗友非兄煮豆燃萁靡念厥生嗟嗟手足友敬惟心其和愔愔其肅欽欽友是不思為犢為禽爾堂曷名敢告司箴

李府判家伯顏忠武王畫像贊

烈烈桓桓如河如山功極名完盛德之容維恭維寬慕府同心戚欣煥寒儁非當年長劒高冠追隨凌烟尚永

弗刊

禽達之學士真贊 集詩句

顒顒卬卬寘彼周行俾民不迷俾爾兩壽而臧

禽達之內子真贊 集詩句

如山如河如鼓瑟琴宜爾子孫秩秩德音

玄武贊

數尺之藤鴻縷之墨玄雲勃興靈物偪仄天君蹴立臨下有赫瞻之若夢卷之無跡茲其是耶知白守黑

貞義處士家傳贊

周司徒以六行教民曰孝友睦婣任恤吾觀李君其幾之矣不然何惓惓於事若是而子又克肖蓋大之是家也其不謂之行義之家歟

危梶坡真贊

待之不來呼之不應冥哉梶坡斯之謂命

黃成性史學提要贊 并序

史之為書也博而雜其為學也煩而易遺出沒浩瀚而不可執也必設維綱以張之汎汎乎陽開而不可窮也必立檢柙以制之此史學提要所作出而

始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贊曰

清升濁墜厥滋久有物有事轇轕紛糾前賢汗青水委海受有窺其源涉是濡首惟江夏氏操綱結紐婉而成章猶彼天牖如珠纍絲如魚在罾何千萬年誦之在口吾觀世學使我心疚昔拙而臧今巧在芳襟裾馬牛為世所醜此有要言毋廢而手惟江夏氏頻鑽墨守心千古前身萬古後歌以颺之叶其節奏往茂藝林勗哉不朽

李秋谷平章畫像贊

天作之君必擬之臣猗歟秋谷潛龍舊人輔導羽翼鵷然師友圖像青宮德義是取九居五位轉坤旋乾道同志合匪人伊天萬國具瞻始會天意玉質堂堂儼廊廟器身為道寄道以身宏孰道孰身移移迸衡道不計功而功孔炤千載如新雲臺麟閣

白雲平章畫像贊

溫溫其恭廓廓其容堂堂乎投俗之標榘榘乎學古之胸宜夫致功則隆致位則豐身居廟堂之上神游邱壑之中匪青山與白雲孰與吾心而可同

王仲澤真贊 二十四歲辛博學有名

吁嗟乎仲澤玉質而金聲矢直而砥平胡不能以久生吁嗟乎仲澤何屢于學餒才福豐于德歉于位富于名壽于壽益所然者人也所不然者天也吁嗟乎天豈不在乎所承哉

陳氏三先生畫像贊

猗嗟子颺邁世之材三鳳之首多士之魁學足以尊主庇民氣足以推轂斗回作室者方資以梲栭孫章為禮者方賴以犧象雲雷四佐大幕曾未足少展其風之培趙遹乎義皇之上翱乎河洛之隈千載之下拜公像者凜然猶有生氣哉

滹軒 庾子颺

猗嗟子京古人之學四俊拇首後進先覺方力養於洛西卿相莫能易其樂一旗鐸於河東禮義化行乎干榘豪如杜子美望顏而氣下駘如李長源聞語而膽落留金迹旅安知墮器之誤却貴愚人不忍病馬之鞚百世之後聞其風者不廉貪而敦薄耶

肅齋 元忠時佐庾之子

惟公弼父嘉祐名臣八傳至君為儒之醇刋偽落華冠義服仁其止安安其動循循天爵既脩富貴浮雲政成于家化及邦人訟者求直不言而信貸者告匱折券弗

貧不忍羸牛食之終身附郭藪桑盜者莫親惟君之學追古與鄰素髮朱顏廣袂長紳五柳有言無懷之民葛天之民

宋學士真贊

蒼然松栢之干霄粹然瑾瑜之出璞人稱尚德之君子自言為善之最樂宜其身事四朝位列九卿登瀛洲上玉堂而恐終歸於黃閣也

趙克敬真贊

巖松海檜鱗皴磊磈與風雲會文隱于內樸見于外不知者謂此其神傳知之者以為天繪白雪老人獨曰此鈍翁鈍翁也蓋屢百世而猶在

任東卿真贊

邈矣千載悵哉此賢先進之後後進之先春風池館晴雪林園相逢一笑握手無言

徐佐卿墨龍贊二首

鴛鴻漾分上冥扉風雷相經雲噴薄迴而視之墨池涸

收吾丹養吾素髯君來來勿怖

說

適齋說

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蛙東海之鱉數仞之鷁九萬里之鵬其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熱中或怳然而失志焦然若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日之適是當二蟲之不若也誰謂人為靈於物者哉緣章胡先生誠斐名其居室便坐之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昂震蕩聞者悚立無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同時行輩衰衰臺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投朝命又屈為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為羞處約為怨單車之任其志氣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適不適者無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能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

難能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適從可知也夫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野築於巖漁於水濱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有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適則無所往而不適者也先生適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為作適齋二大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少從先生學知之尤深故為著其說至元二十九年夏五學生程某敬書

實齋說

草木之成為實何也以其種是則生是而不渝其初也羽族之孚亦然故孚亦為實人之所得於天者其生之理也實生之後而偽其人也非其天也盱之士陳櫟孟實以實名其讀書之齋初余未識人皆稱其賢謂其言也信謂其行也果純乎一實者也及既識則誠有如人所稱者焉嗚呼古今偽言偽行以欺世盜名者多矣能未必能掩覆於其久也孟實與余相周旋於金陵廣陵凡四載今年歸自京而孟實留吾家考其行如其言而終始如一日也則孟實之為實也不既實矣乎為之作實齋說至元癸巳暢月上弦廣平程某書

王肯堂遂慵軒說

翰林侍講學士王君名構字肯堂自號曰安野矣買宅於京師又榜之曰遂慵僕竊感之夫安野君以文學被眷遇有列于朝正晒勉從事不敢告勞之時也去年留京師嘗為賦詩曰安野標慵豈必慵所以諷也而君意殊不樂似以僕為不喻其意者僕之惑也滋甚會出使閩海已受命不敢宿留亟就道故未暇為君竟其說夫人生而父命之冠而友字之名與字固未必有所取義而亦有取義者觀昔人所以名君字君之義豈不望君以作室之事歟天下猶大廈也垣墉塗塈非一木所能任臣之于君猶子之於父肯堂而後可以構必乾乾必蹇蹇必夙夜匪懈庶幾盡完棟梁榱桷非一木所能任臣之于君猶子之於父肯

宮于堵而績于成也君有列於朝而欲安於野乎未可也安於野猶未可而可以遂懦乎哉人固有身在朝廷而志山林者矣大槩野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非其所安也伊尹之耕野未遇則然終身所安不在是也裨諶之適野有謀則然平時所安不在是也晉公之緑野安矣君欲效之不亦太早計耶吾故曰君有列於朝而欲安於野乎未可也安於野猶未可而可以遂懦乎哉僕之惑殆不可解而君之意誠有所未喻也客有前君之意者曰懦一也而有二焉有可懦者有不可懦者子於父之事臣於君之事不可懦者也世之勤勤之人飲羽於市門之下血刀於風波之上終身役役以至於疲薾行盡如馳而莫之或止此可懦者也而懦於此者幾何人哉君之所懦在是爾吁人有其非而遂其非遂之不善者也君有所懦而遂其懦遂之善者也而子何訾焉僕於是釋然曰客言當矣為人臣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夫一心於公事國事雖私事家事有不暇顧而況乎聲色勢利之所以奉身者而暇勤勤乎哉君之懦是也

意者曰懦一也而有二焉有可懦者有不可懦者子於父之事臣於君之事不可懦者也世之勤勤之人飲羽於市門之下血刀於風波之上終身役役以至於疲薾行盡如馳而莫之或止此可懦者也而懦於此者幾何人哉君之所懦在是爾吁人有其非而遂其非遂之不善者也君有所懦而遂其懦遂之善者也而子何訾焉僕於是釋然曰客言當矣為人臣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夫一心於公事國事雖私事家事有不暇顧而況乎

文矩名字說

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物非矩無以自致於方矩非物亦莫著其為方之用蓋矩者梓人氏所謂角尺也必上下均平左右若一然後舉此而加彼推己以及人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然器非人不行用之則隨所施而無不中度弗用則亦自守其尺寸之常此君子又有藏器之豈徒者文掾名矩而字子方材氣兼人如刃之新發木之向榮六翮既舉而風迅之也求余說其名字之義因

書所聞以復之抑又聞方者地也非厚無以載體之者與也非輪亦無以行有弗思思則得之

靜山説

瀘川劉君求靜山説於廣平程某曰民之彝為山山有不遷之體焉故曰艮止也為學之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世以山為仁者之所樂因以仁者之靜歸之而曰靜山夫山固靜矣不靜惡能為山然山不能靜而已則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天下與夫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獨非出於山歟蓋靜其體也動其用也言用不及體無本言體不及用非道劉君體用之士也默而識之吾言初不必竟

蕭文孫字説

文者道之著也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窾於山川凡天地間形聲之異品類之繁孰非是道之著而因其文而文之者聖人也君為文武臣為周公聖莫盛於周故文亦莫盛於周而又有夫子集其大成故其言曰吾從周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乎文乎豈翰墨之謂乎為士而舍周公孔子宜何師乎吾故人蕭則平之長子文孫既孤而字未立為之字曰從周且叙其義以告焉尚勉之乎當使則平之友異日咸曰則平已矣幸哉有子如此

劉時中字説

古人致禮樂以治身心惟恐須臾之或縱以離于中和也風氣既隆家自為教人自為學賢知過之而愚不肖者不及不得已而慎獨之訓生其防之於未萌者蓋甚微且密也然君子之中庸夫子之時猶言民鮮又矣然則不亦難哉劉君端淑老成言動有則觀其名時中而字仲謹必能守慎獨之訓而自防於未萌者中乎中抑將何以驗其為中乎苟能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慎之慎之而又慎之其必能知之矣劉君傾蓋平生不日而又別故為之説以識予念

龍牙說

物之能神變無方者莫龍若也其蛻於江海之濱蓋欲遺其形迹之累以遂其神爾余嘗怪夫西方之學以遠離生死為宗至其桔於形迹則反有甚於世俗之為觀務學必窮其源見道必于其本此命名制字之旨歟師魯志尚不羣材銳而年甚茂知道之方縱教極詣當何所不至然予聞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孔子之於魯也恂恂如不能言者欲尋二聖人之所存此獨非耶師魯其慎所師哉師魯名父之子且所從又往往皆名師前之說固已飫聞而飽誦之矣於其南也并祝加餐

宗人萬選字說

歲春宗人子祥之長子曰萬選字舉家學有源才業駿茂教邑庠録郡校皆無煩言而有令譽余自武昌東過雪堂舉舉侍其父在焉因請余為其字說夫選於衆而得荅縣舉之知人也而荅縣陳謨亦曰在知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而性能自知者然後能知人耳唐虞君臣皆有明德氣合道同萬世師仰是以孔門心傳

蔣沂字說

言俗化之善者必曰齊魯然觀一變至道之云齊魯固自有差等也學者舍周孔奚師欲知周公孔子之所存

亦以明明德為學者先務夫所謂明德即帝堯克明俊德之德咎繇德明惟明之德也人有此德顧吾所以明之之功何如耳咎繇躬有明德是以陳謨則謨明弼刑則刑明今子方職于學則明德新民是為先務異日致君澤民於雍熙之世何莫非明德之用者然則修身待舉吾安得不為吾宗望哉

王大錫字說

魯人頌其君曰天錫公純嘏嘏者大而且遠之福也純者全而不雜之名也天之予人者莫不善亦莫不純嘏即純德之所致也然不曰福而曰嘏益慶有餘而後其福大且遠也不徒曰嘏而必曰純者益吾之所為莫不善故其所遇亦莫不善也余友楚山王君以名其子曰天錫牧菴姚公因而字之曰純甫純甫又謁其說於余純甫名父之子方左右就養懽聲和氣雍雍益益其致嘏之道未可量至於純一不雜則問學之極功性分之終事是非他人所能與也子必勉之夫學問者何亦曰去其駁雜吾性者而已德而至於純非一日之積也故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子必勉之

賴歸字說

平章政事安南國王來朝從行者賴安撫名歸謂余求其字與號愚按字書歸音三而訓各異切匪韋者曰山貌切苦軌者曰山小而衆切邱愧者曰獨貌愚以其意推之山則山矣皆未盡其義也天下篇曰歸然而有餘靈光序曰巋然獨存然則巋之訓如曰衆山中之獨高者庶乎盡之於是字之曰伯高至若虩之云者古無有也然而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其字以示訓抑何傷乎於是虩之曰謙謙者地中有山之象也山高矣而不自有其高故易曰謙君子有終吉夫易之占吉凶悔吝四焉吉一而已而謙六爻專之高而不自高之功也伯高吾為子危之卑而不可踰吾知免夫皇慶元年

趙克敬二子字說

集賢趙君克敬既名其二子曰通祖述祖涿郡盧處道字之曰承宗紹宗已而避宗廟之嫌也東平王肯堂易之曰承忠次忠禮雖不諱嫌名然臣子之道止於敬而已雖諱嫌可也克敬以余老友其子承忠又同棨林俾申其忠之義釋者曰盡已之謂忠則忠之道盡已焉耳苟盡乎已以之事父以之事君以之正夫婦友兄弟信朋友凡修齊治平之道無一不備且父敬而子忠所以承先訓後亦至矣傳曰使民敬忠以勸不在君之父子乎所謂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亦盡已之謂也盡已之道無他學之古而已矣最哉二忠

商繼顯子孫名字說

善者必傳乎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矣善者必無報乎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矣頫其所積何如耳益論其人則當積之至於終身論其家則當積之以世世愈傳而積愈厚是之謂善繼彼所謂斬也特以一世之善而言耳余讀集賢周君正平所為商君繼顯名字之說而喜

典型之篤論也復喜商君父子以善傳家也又喜繼顯之善繼內能顯其祖考外不負鄉先生之深期也嗟夫使令之顯者人人同然豈非名教之望世俗之深幸哉令繼顯子三孫十四繼者可謂衆矣繼顯既各命之以名媲之以字訓余俾申其義繼顯之意蓋曰吾為人子孫吾則若此令為吾子孫者庶亦如吾乎嗚呼人孰不欲有子孫亦孰不欲餘慶然使為人子孫者皆能以其祖父之心為心豈復有不繼前誠夫所謂君子者以進德修業為本而進德修業則貴於及時令繼顯之名子啓以時而字以德則義方之訓切矣木之用不待贅矣之美不容稱修而具之為羣材棄而用之為羣彥則繼顯之詒謀者又遠矣為之子孫者可不各思其義而勵其志乎曰時敏德修時膺德進時中德庸者子也棣威桓武彬文杞柔棟隆桂實揖濟相和米禮槩平極高格通榦直榦材者孫也令年敏初以父任詣銓余因識之恂恂易良世濟將自茲始夫以繼顯材望之學事業之

著而其適長年逾五十猶未登仕版是亦可見其不競不緑之教者然則余辭其貴乎

祭文 祝文

祭余秋山廉使文

維至元二十有九年歲在壬辰春二月丙戌故江西廉訪副使奉議大夫秋山先生余公之柩至自長沙次于吁江郭南門之外後三日己丑友生程某謹以潔牲柔毛庶羞清酌告于公之柩前曰維公稟氣峭剛賦形敦龐重如泰山喬岳肅如烈日秋霜蓋其得於天者屋故其發於文學政事者類其為人此公之所以為公而吾之所以深敬愛也嗚呼今其死矣始吾游學于撫得公事及今新政之始乃公行志之秋也後公共昌正氣以報主知誰謂公竟溘然而逝嗚呼痛哉吾官滿還家甫終慈母襄事而公柩適至想公音容思與欷歔共談當世事而不可得矣潔觴設祭以寄一哀公之精爽能如平生少鑒吾誠也尚嗚呼哀哉尚饗

重修南陽書院告成文四首

先聖

惟夫子為郡邑之通祀崇儒乃聖朝之鉅典南陽敝甚無以揭虔妥靈度材鳩工爰作新廟仲春庀役長至告

成謹以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奉究國公顏子配

武侯

三代而下論王佐者惟公一人南陽祀之為鄉先正其鄉之頴學者也欽若明命勉勵於斯修敝補廢職分當然幸底于成敢忘昭告

鄉先賢

某垂暮時來游斯學固已服膺公之盛心將指此來則遺規隳廢已甚竊效先覺遂忘其難經始於歲首記役於仲冬殿閣堂房門墻爰奠庶幾苟完日長至舍菜于先聖先師告成也噫微公基之今孰構之繼今以始尚其相之

司土

惟神職司此土亦有歲年學之敝也為士子羞學之修也為神人喜徼福訖役工徒無虞且謝且祈垂祐永永

郡中先塋祝文

仰惟高曾卜居古郢再世經營生計既定林廬在原宅兆于嶺牛羊滿村鄉田同井中罹百憂遂適他境今六十年遺蹤未冷粤從徙居朱紫交映國恩固厚亦緣家慶惟宣慰叔作藩南屏郢實所部因得歸省既封既植且闢且整鄰曲之榮子孫之幸自茲以來又十温凊嗟惟末孫早際明聖茲焉來鄂憲節是隶謂過松楸可以瞻依欲去不能拘於簿領瞥然長望徒有耿耿緘辭寫心遥酹酒茗仰惟高曾英爽不瞑尚鑒卑誠式罔幽聽

又

某効官此土庶通先塋水遠山長尚隔千里茲霜露之既降慨瞻省之末由爰遣常儀謹修時祀仰冀靈明之格少歆追遠之誠餘慶所章式安且永

偕巷祝文

仰惟二塋相距一望松楸連蔭雨露分流而合祀有堂猶前舊設近者幸成先志改立偕巷茲既畢工敢嚴遷奉伏望明靈共格去故就新相敬如賓受烝嘗於永世

克昌厥後瞻屺岵以長春

乙巳春祀西高渠墓祝文

曩官于鄂捐近先塋今焉顧瞻又隔湖漢每遇歲時之
改不勝霜露之懷敢飭彝儀遥陳菲薦俯歆徵悃
咎佑後人家慶所覃其寧惟永

乙巳春祀武昌墓祝文

遠違松楸已再閱歲嚮風西望寸心盍然茲當雨露之
新庸致頻蘩之薦伏望俯歆徵悃安裕九原佑此後人
益綿家慶

己酉八月祀郢墓祝文

向官湖右稍近松楸暨列朝班雖叅遣祭今已三載草
木蒼涼況值兄徒肆其侵伐驚動泉壤不孝罪深茲來
武昌實奉朝命因再削牘直于有司就寄純誠虔具薄
奠霜露之感倍萬尋常仰惟尊靈俯賜歆格默垂幽贊
妥佑如初

己酉十月祀武昌墓祝文

茲以使事整留武昌瞻望松楸百里而近霜露既降中
心惕然專遣門人代陳時祭使事將畢躬拜有期仰惟
尊靈俯歆忱悃益安益固流慶綿綿

書 啓

答黃草塘書

某再拜草塘黃君教授足下往者客居於洪實與足下
同州里聞而不面之日久矣儼然造予喜慰參半又辱
攜教編摩二書連緒數策已窺足下之用心幸甚幸甚

世無實學真識因陋襲敝苟焉自安至於上下數千百
年之間扶大經尊大緒立為一書暢所志而垂無窮此
古聖賢所為也不意於吾州里而獲足下太息敬茨不
能已已此其為惠益亦大矣而又俏之以駢文儷句溢
口虛美殊非足下所宜施諸人者而僕亦何敢安受之
乎且以足下精誠絶學大雅不羣使之紬繹金匱綜理
木天固當頴然出羣士之表顧猶抱其所言下教於潛
深伏隩者豈非以相為引重朋友之責而不言誰知其

志不得不姑為此屑屑耶夫鷹進名士大夫當路貴人之事也異時僕在官聨有所識知未嘗不噓以徼吹如戴晉人之吹今則謝病退處非事所宜故於足下不過徒太息歎羨而已方今文字增輿無昧勿燭倘足下之聲光益盛亦何待來多之口而後繼哉劇思與足下談體有少苦厚意不可不報故破此默默而以書惟足下幸察不具某再拜

答存心何希之自修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某與執事相知非一日獨以出處如參辰不獲一展平生之好乃若承風藝林獸芳玉圃其濡雪饜飫久矣今者辱書蒙稱謂甚厚局縮愧悚良不敢當也往者士大夫狃於流俗既不以古人自期又復不以待人故其誇誦云云者其心豈誠謂然哉亦曰人施於我而我悅我以施於人宜亦悅也言之無欲辭受之無歉色一彼一此以是相先豈非既不自期又復不以待人乎今執事過聽曲愛而寵光之雖去流俗萬萬然溢美已甚終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某再拜

答何端奇書

乃者與太虛談樂聞足下名德之高問學之該相距數舍言譬無從徒懸渴心耳學之不講又矣豈徒學者之罪亦父兄師友之過也夫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蓋仁其表而文其景也後之言文者或不然不鄙惠書猶及後生之學甚盛甚盛請誦所聞與足下論之文者何也猶之卉木之葩華氣之所鍾鬱勃充益故其所

發輪囷紛郁不主一態然皆出於有本有原初不期然而然者世俗因倣而為之雖形色肖象無一不如人之見之者亦未始不以為如也然即而求其神氣流行澗澤則漠然者何耶其故可知已今之為文者類此故未有無表之景也亦未有不式其表而惟景之取也蓋則古之測景者或於陽城於滑臺於交州必有定所而后可乎今者幸甚足下猶首以文章風鑑後生然後生之以芳蹇著之中若持竿而行仰而俯視曰是亦景也而

病無志者不論有志者政在於持竿視景耳倘足下併有以教之滋益幸也足下又不鄙欲僕為之發題僕自顧素非能文不過少壯以來役事四方聞見積久故於茲事稍能明其寸尺若欲使之操斤執引與工師相倡和及以其氏名為所緝之重則足下不免過聽誤計焉耳狐裘羔袖可乎然意不可孤抑亦朋友之責勉承所指或取或去政在識者紙短心長書不能盡頤幸無訝

賀某學士新居啓

伏審分玉堂退食之閒開甲第富有之美南窓北牖傲羲皇上人左圖右書商略宇宙內事風清日麗心曠神怡問楊雄之奇方隨屢薦助右軍之筆竊效龍鵝笑而受之幸莫大矣

賀張疇齋承旨續絃啓

伏審法喜重諧吉涓載協杜陵野老政須燕玉之謀山谷閒心始笑湯婆之拙允為佳偶永共歲寒菲爾俗儀聊申賀意

雪樓集卷二十四

元 程文海 撰

題跋

題趙仲遠所藏韓幹三馬圖

仲遠出三馬圖不著何人作然畫肉不畫骨奚官皆唐人大類韓幹幹以畫馬見稱吁畫馬可也相馬以是不失馬哉仲遠慎諸

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無幾矣今年春余歸母喪於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于今不廢吁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也豈偶然哉

跋虞子及家藏趙千里義鶻行圖

義鶻事子美得之樵夫傳至今以子美詩故使不遇子美一時且泯沒無聞況可垂千年乎然則未可薄待世之人以為不鶻若也有如此鶻而名湮沒者蓋亦多矣悲夫事固繫乎其所遇也夷齊亘古今義人也遇夫子而名始彰雖然夷齊豈求名於後世哉

虞子及家寶藏此卷蓋趙千里所畫至元壬辰夏五余如京師子及遠餞袖以見示與鄧聞詩吳幼清同觀于吳城山之寓舍三復嘉木葉侯跋語簡而有味無庸復贅辭以予及之請也聊書紙尾而歸之時月

雜手畢程某識

跋魏鶴山帖

鶴山翁記州縣學十數究學道之本原藥學者之痼疾黜陽其尤深切著明者也小有才則溺蓋深居近利則壞愈速又黜陽一篇之警策翁曾孫資深出示此卷乃在梁陽時與李肩吾賡韻筆精墨妙又復明揭二語以誨人惟恐後生晚進讀文字只作一場話說過也前輩喫緊教人如此三復降嘆

跋靜恭楊文安公庭傑遺事

昔余李父西渠翁縣淮南幕府歸省嘗手文一篇屬賞不置曰此同僚見山楊公之作時余尚少未能省也及余與蜀人唐靜卿同直翰苑言眉山楊氏經學文章之盛為詳益靜卿楊所自出獨余以生晚不逮前輩風流為恨則思識其子孫焉今年歸自京師幼清來相勞苦視其篋有見山公之子敬翁所述文安公遺事與王文公遺安事大類然一出真實無毫髮矯飾意或又過之

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君子慎獨之學也楊氏之世宦宜哉見山距文安六世位亦通顯矣而無緒錢鍾粟遺其子其所以遺之者益有以也敬翁字挾卿初以父澤授法曹復以進士貢禮部今隱不仕貧甚而守益堅余未見世德如此而有不昌者也挾卿侯之至元癸巳陽月下弦廣平程某識其末

題姚抑齋送徐丞之崇仁序後

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孚光徐君錄省從事佐望邑其行也抑齋姚端夫有贈言焉端夫正人慎許可而所以與徐君者甚深也豈徒為是褒美而已哉君治邑未暮年而賢士大夫多稱之新一堂於公署之北名之曰相山以端夫贈言至而徵大字於余相山直邑之南高聳特起自昔以祠樂巴巴漢良吏也所至有功德于民與杜喬周舉諸君子並受朝命為使者行部郡縣君日坐是堂對是山追想古人之遺風而尚友之以為世良吏則非

名其堂當與是山相為不朽余之字又何足為輕重乎而端夫所與所期真為不虛譽矣夫樂道人之善余與端夫同是心也既為書三大字而復識端夫贈言之末如此徐君勗哉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春分逸齋程某書

書鄒次陳所藏先世告身後

余少游臨川覽郡志慕宜黃鄒公之為人公諱極登治平四年進士第元祐初提點江西刑獄事官滿旬利未

幾遽致仕時年猶未五十日與方外異人逍遥烟霞泉石間固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中人也然自昔賢人君子可大用而不及究者其後常有人而不知公之子孫為何如矣已冬入閩獲與公之七世孫次陳偕叩其家世乃知公之後以名登于禮部吏部者纍纍有之且出公提刑告身及初任太和主簿告身示余余於是重有感也嗚呼世之為人子孫而不能保其先世所有者多矣何獨告身也哉次陳字周弼少年掇世科文學器識亦既光于前矣而所藏先世告身又能至于今不失以為世世子孫傳家之寶則公之後豈不為常有人矣乎浩翁嘗與往還集中有曰松滋令者公伯子云至元三十一年暮春之初遠齎程某識

書王西溪中丞徐容齋參政贈邵炳奕手墨後

天下初一閩士邵若炳奕詣闕上書天子下其議翰林學事未幾年去官再詣闕上書有命貢舉府兼領一道學事未幾年去官再詣闕上書有命貢舉詔行省為上介使海外不至而復於是若偕遊西溪王公書歸去來辭歸盤谷序以贈及洪參政容齋徐公書簡齋送張仲宗歸閩中詩以贈鳴呼二公之心豈特以華君之歸而已哉是誠有羨於君之歸也昔之君子之出而仕也役於人以憂人之憂者也伊尹傅說辭耕築而起若不得已然未三聘未旁求二子將終身樂其所樂而已則夫後之君子之既出而遄歸也能不役於人以憂人之憂而得以自樂其樂非天下之至樂

歟余是以知二公之誠有羨於君也余備位南臺時事二公為長故知二公為深王官將滿告歸未及遂而逝徐之心猶王之心也至今麾于浙欲歸而未可豈特二公有羨於君而已哉余亦誠有羨於君也夫以君之得以如張如李如陶而歸也余之未得以如君而得見二公之所書也不有似越流人之見其所知乎如之何其不喜而贊也雖然張之歸閩致其仕也君之歸陶之倦而還耳其遂無心以出乎哉余未去將又為若書昌黎

送石處士序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昌黎語也余於君亦云至元甲午四月晦廣平程某書于閩海憲司之繡綵堂

跋宋文公通鑑綱目彙

遂良出示通鑑綱目彙一幅書建武二十六年七年事曰宋子之筆維昔道學諸儒於字畫蓋不數數然也獨宋子少嘗學書而其字畫端勁流落人之好之實之也殊尤雖然宋子之為人綱目之為書其所以

可好可寶者夫豈以其字哉覽者詳焉至元甲午仲秋

廣平程某識

題興化路學修造疏後

按前廟學宋咸平間方著作儀所建迄今三百餘年屢老可想矣往時士大夫談所學必曰自孔氏然稽之誌載儀物始後未聞有出一語及改作事三百年如天覆燾之澤一啟之宮輒憚其難若此而郡令掾欲以區區之志起廢於一旦談何容易余於是且壯其志而嘉其

來請也因捐鶴俸復書其後為方今士大夫學孔氏者之勸云

跋陳了翁海上家書

紹聖史官修裕陵實錄專以荊公日錄為據忠肅陳公居諫省首論其事坐貶合浦復著尊堯錄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大抵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為荊公既沒宋非說以植私黨者卞其首也根時事弊當以去卞為先此書在合浦時寄其弟謂誣誣誣玩之語皆小蔡偽增非荊公親錄又謂試議輕慢至深至切非臣子所忍言又謂自分必死無生還之理至其末起然洞究內典之旨死生一致寬親平等益以見公平日存養之驗卒之流移竄逐顛頓道途無寧歲蔡薿之据石憪之脅瀕死者數而浩然剛大之氣不少挫沮觀此書槩見矣樓攻媿嘗跋公帖謂人之立於世忘溺墜者不足以為志士忘喪元者不足以為勇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之可以興起余於此書亦云太平荊

山師寶藏此卷豈以其斷恚忍辱脫離苦樂故耶書後之題果誠齋否謂此書為公絶筆益為臨終訣別等語所眩公謫合浦後轉徙數州宣和六年卒於山陽盍訂之元貞乙未正月晦書

題譚公植提學西戎受貢圖

周官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之名使邦國致其珍異明有尊也蠻方鬼國之人韜情獰怪如此而亦好是懿德于以見君臣之誼不可廢也盡筆良古諸老姓字宛然

鄒林故物垂二百年矣流落可念公植其慎護持之元貞初元良月廣平程某觀于三山編綵堂

題譚提學山水小軸

此幅不究其為何人手蹟而用筆精甚毫芒秒忽瞭然可辨殊非草草者余意用工如此可以言畫矣而前輩評論固有取於迹簡而意淡者何也余雅不識畫持以問之梅屋主人元貞元年良月七日

跋山谷草書徐福送靈源上人二詩

浩翁書徐德占贈靈源二詩豈亦喜其清新耶德占永樂之舉欲因熏腐之餘以立功名此豈足以語方外之學者想其將須揚壺喪身覆衆之狀已歷歷在源公目中矣大德元年四月二十日白雪道人觀

跋東坡帖

蘇公坐謫時有在都城見叔黨而障面者及遷儋耳鄭嘉會靖老乃能以海舶載書千餘卷為借亦可嘉已公和淵明贈羊長史詩以謝之有好學真伯業比肩比相

如之句千載而下知有靖老士烏可不自附於青雲哉此帖言所借書收掌如法前輩借人書籍愛護如此皆盛德事吾黨所當服膺

跋大慧帖

大慧坐張撝浦謫衡陽僧中之豪傑也前輩謂使其寃章甫衣進捄力量氣魄當是晦庵象山一輩人令觀與其徒作別書如此真榮子應所謂靈岩山下大脫空者合掌起敬

跋商李顯所藏王鹿巷先生詩

至元丙子余至京師拜承旨鹿巷王公于玉堂之署蒼然而古雅凝然而敦龐望之肅如也既而獲近清光蒙聖眷實維公奬進汲引之力公長史館余備員末屬朝夕接緒言故知公出處為甚悉初山東反仄公豫料其敗棄妻子脫身來歸先皇帝嘉之寵以殊禮其告老也上東門祖餞榮於疏傅兩宮錫賚特厚賜以給稍官其塔於鄉郡以奉之晚歲雍容里閈天佚壽齒壽情賦詠歲月荒寒墓木已拱每念游從之舊未嘗不以之興懷來閩四載同寅東昌商公李顯一日示公居山東時古詩數首束社端誦宛如侍几硯時也惟公之趣與香山而忠義剛介之氣則又過之同故其詩不期而同惟商公之趣與公同故所好亦不期而同余雖不知詩而知商公與公之所以同者又有出於詩之外也泛濫烟雲俛仰今古不知同余心者又何人哉大德丁酉暢月既望謹書

跋梅花集

梅花之詠萌于六朝連于唐盛于宋以吟為事者謂無梅字為俗故有作者必曰梅何其多也然廣平一賦無傅後來傑作膾炙人口者亦止一聯半韻耳又何寡也百十年來賦者百數家和者又數十家梅且遭矣抑有疑焉余留黃金臺邊二十年意雪霜貿貿非江左比此花奇絕傲兀當有大賞音而諸公間不惟無一字及梅花且未睹豈北南風氣固爾殊哉余歸自閩得閩士謝君無疑百咏讀之於梅不可謂無意者屬余多故未暇細論君年壯方有四方之事異時馳騁風雪中孤標雅韻挺然特出百詠當有新什余亦當為君大書特書不一書聞俾此儿笑人寂寂

書何希之試策後

宋進士試詘甲戌是年甲科余首識第二人路君嵩里繼識第四人熊君朋來益余家寓豫章二君皆豫章人也第一人王君龍澤仕國朝為監察御史始識之第六何人哉大德丁酉暢月既望謹書

人何君希之臨川人聞其兄弟四人相繼中進士第晚歲隱居無求脩然世外自守如濟臺子羽之正而宰邑者每禮於其廬可謂賢已而未及識或以君所試策示余余讀之竟竟而歎何歎也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須臾別枝梧邵子云大德已亥十月之望廣平程某書

題山中白雲編

梁公大節愚一人耳太行片雲尚能感人至今思想公之忠誠所以感當世者此之充也然慈母之線每動念於游子是獨何心使其日在膝下仰睇雲浮千貌萬態亦何足芥蒂阿奴碌碌誠可羨也旰江山長嚴李安示余編詩題曰山中白雲余且有感矣曩留京師去雙親萬里嘗取遠以名齋以志遠遊之過迨今四首徒重潛然旰汝一衣帶間君且歸矣山深酒熟奉以為壽從板輿賦閒居試問天壤之內孰易此樂

題長沙譚生卷

臣子盡心力以為其君父本人心天理之常耳自忠孝之名立世道亦衆可知宋之靖康國之大不幸也而譚君之祖得為忠臣長沙之俘家之大不幸也而譚君之身得為孝子余覽其銘詩為之發卷三歎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亦懿哉譚氏之傳家也

題趙方塘作劉子遠字説後

余與方塘翁同朝者餘十年別之亦十年矣來黃鶴讀所為劉子遠字説如旦暮語時也為之悵然且人生能幾十年今乃屢十不一十耶雖然自其可久者而觀則去之千萬里後之千萬世猶旦暮耳苟營營於毀譽沾沾於耳目雖名喧勢震自以為遠矣而非也然則十年吾猶故如文卿之善教子遠之善學庶其不負方塘翁夫何足歎向余築室京師題曰遠齋蓋有志乎是而今之祝也喜而書其後

跋立齋字後

吏以刀筆為譚仁義者所賤久矣法選吏於儒肯哉然旨以入者十九於聖賢立身之説如梵夾然余官中外

垂三十年閒金於沙燦然而光目為之眩持節湖右吏有朱芾者進止氣貌儒也視其言亦儒也余方以吏事責之弗暇及儒一日趨進請余書立齋字問之則曰小室之扁諸儒亦既銘序之矣因出諸袖間則或褒或承其言立也章矣噫立未易言也亦未易能也以其所頌者為規而不以為喜庶乎其可

題楊從善卷後

大德四年秋蒙恩使湖右舟至吳城有儒其體貌者頎然迎拜曰湖右書吏楊從善與語質溫而業廣意靜而志勤益稱其體貌也有字乎曰布元於是搦之偕行者半月既至凡抱文書以前者余一一求以吏事鶩之頃然者亦不見其儒矣然每思盡江行未盡之語而未暇一日持卷軸來祈一言視之大夫士歌頌其讀書之竹軒余乃知所謂稱其體貌者益有本源而竹與軒特筌蹄耳又請余書大字曰中巷儒以無過不及為中法家者流輕重適平為中其義一也子方緣吏業儒倘於此

勉焉日孳孳焉則余之所謂體貌特令之所見而已又豈可量哉于今遷屬湘南行有日余於竹有所不暇言庭請閒竹之所以為竹者五年三月晦前一日程其書于歲寒亭

重題羅生卷後

右十有四年余官湘右而恭有之子將其父命來請曰僕老矣弗能游矣惟是辱公贈言今筐篋之如新敢介永德以見且謁教焉向余承乏南臺齒髮壯志氣銳下筆疊疊數百言不休字畫亦勉自振飭年運而往舊蹟邇迫至前幾不自識若此卷者是也於是爾永德曰老者豈獨而父哉詩則我既言之矣進而論其本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表裏二者而性情之詩其太倉稊米也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昔人評詩云爾然則老而後成是固一說也子歸而求之

書趙公鼎齋記後

至元二十六年權姦秉政民物騷然僕以侍御史自行臺入奏覩有所悟權姦聞而大恚請必殺之賴天子聖明屢請而屢不許諸大賢亦憫其志共加覆護幸免虎口而勛臣趙公當時大賢一人也覆護尤力益公以忠勤發身以愷悌接物勞於王事有年權姦之時亦多故矣強者激弱者媚怯則附而公安步徐言於其間全正氣於惡候壓巨防於橫流救彼不至抵而隨敗公之功為多而非獨於僕為然也然公不自為功衆亦鮮能知

之晉楚雖居萬里相望尋巨軸于武昌且命曰其為我益一辭視之勛臣記也夫公之所以名齋者胡君之言信而有徵矣僕之文不如胡君又將何辭乎雖然僕益有所感矣是非之公固有歷千載而猶未定者毋怪乎焚林抱木之徒也然則不知而不惑者信君子矣惟僕於是而益知勛其在我而已者斯不亦又君子矣乎僕之所知而僕之所勉矣抑胡君之所言或者亦僕之不遠千里需余一言是豈非繩祖武之盛心乎惜吾無以助其見聞而徒黙紙尾耳雖然德植令持庠序課最上考功金門天開穆穆布列其見聞觀感豈江海之演迤至提刑公世雖益近而家聲則益遠矣今德植又能自絜於沫泗材誦茂美有絕塵之姿家聲由是將益大嘉叟從張魏公游人品自不待論翰墨猶擎擎有奇氣

之士也僕之文不足以為重德植其可無見聞者

題象山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公來往翰墨情與甚真若此帖者甚多余家亦寶數紙恨不使妄有異同者一一見之

題王氏遺墨後

學者僅知初寮公以文章獨步一時不知其得所矜式見其出入宣靖不知其不肯說簡蓋公及識東坡知所慕用字畫亦儼然令尹中郎復生學者其可無見聞者

淮水清王氏寧枝葉美茂他姓莫如也山長君族有三槐家有初塞所宜世濟其美今君名庭槐而字德植濟美之志可謂決矣然德植雙聲不利於口曷不遂曰濟美坐客咸曰然乃書以易之

題淵明圖

當其時或交臂而不之識亦既遠矣乃共以筆墨追求之晒代淵明一笑

書五代死節傳後

大德五年御史麐君奉使湖廣余以官守閒獲款語聞君談忠孝大節慷慨激烈至五代王鐵鎗事尤凜凜生風及詢家世知為總制公之適子也總制公宋末戰死之事又同然則惟其有之是以其忠勇與彥章向其死之意不能自已焉耳昔黃太史暗寫墨非工高山仰止之意不能自已焉耳昔黃太史暗寫孟博傳誤處不過三四今余展卷尋行然後落筆而猶不能無誤人之相去何啻九牛毛哉併志余愧

跋郝仲明御史自叙

至元丙戌余待罪南臺始識令監察御史郝君仲明見其于吏事明而有斷心奇之而未暇與語也既而余言事忤時宰羈留京師時仲明在內臺聞得與語而未知其學也戊戌余歸自閩與吳幼清論易學則曰江西廉司經歷郝君於此用功專而且精余駭曰吾仲明耶余與之共事久嘗徵一言及於易仲明之深藏若虛固可喜而余之闇於知人則甚矣自是往來于胸中思一見而閒焉及湛齋許君所得其自叙而讀之疏其師授之源發其心得之緼固皆吾平昔之所未聞者益恨余之闇於知人也噫易更聖三有道四說者非一家得此者遺彼未易言也余起諸生沈埋傅注至研極則往往口戰而舌縮仲明乃遍參諸方深造道妙如此盛哉惜方靡於公事未能雖疑問答盡發祕藏姑書此以識予過他日書成當縢行順下風以請

題楔帖

冀聞遊五臺者人人言見文殊問之則或雜雲物或現光相或渺渺然山谷間又問之則曰神人其可即哉瀅齋示此帖因識所聞

題張君用贈行卷

名為天子耳目之司任無大小皆不可苟臺總於上憲列於下監察御史脈絡於其間皆所以達聰明目絕慝糾繆扶治本清化源也顧使庸悍說鞏之流得執簡牘以吏於中焉嘻其非矣余承乏臺端凡再考去之十年耳今之官往往冀之吏焉者然則可弗重與攘人張君用余來湖右所貢吏也臺不以為非而俾吏察院將行手一卷以進視之則陳說禮法是非蜂起余卷而謂之曰爾知禮與法乎畔于此必畔于彼合乎彼亦必合乎此未始有同異也今議迂濶者必曰儒詬深刻者必曰吏禮豈迂濶而法豈深刻哉然持衡而視其兩端若一俯一仰焉非平矣甚則權墮而衡折爾余所知也其亟行乎慎爾所持毋負所舉

書鄧中齋名謝氏三子說後

至元戊子余官南臺時中齋鄧公客于昇傾益劇談互有所發別去十五年聞其計於武昌又明年謝君汝霖持其名三子說來讀之意嚴而言慈猶若對面語也惟時汝霖齒髮強壯意悟飄洒往來余二人之間余亦志氣方銳不知老之將至今汝霖諸子皆振振濟濟頎然出於其父歲月不問可知然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此天道人事之常而於中齋所謂攸好德可勉自貽哲命可知者當惕然以思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學者所願學焉者謝氏三德倘能以中齋之訓自厲則於立功立言如木之有枝泉之有流耳然而石者泉之母也盛則清土者木之基也厚則茂未有身不立而能是三者也亦未有能是三者而身不立者也三德其懋敬之故持中齋舉其一而缺其三者猶有所待也汝霖將何以復之乎

題家人經傳衍義後

家人之卦解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嗚呼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豈有亂與亡哉夫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故治天下之道備於家人一卦非已備也所以為治道之備者始於此也嗚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獨非聖人之治乎予於是深有感於此書矣有問治天下之道於德亮者請執衍義以往抑以風自火出之象推之風以動化言火以家宅言益曰化天下必自一家始也爐鞴之說固善若曰火自風出乃可德亮謂為何如

書桂林瑞芝圖後

天地好生人亦就不畏死而欲生然生不可必求而有或力求之者學仙是也死非所求而終若求之者因辟是也嗇死一生之際而能使之必生其惟良醫與仁恕之吏乎夫其使之必生也非能益造化之數也非敢亂

章程之名也盡吾心而體天地人之心以求之耳故曰求其生而弗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真詰曰人能遍服五芝可絕粒輕舉本草曰凡芝皆延年起死彼學仙與醫者能言之未必得之今桂林傳舍之芝見於仁恕乎反之後是則所謂芝者誠生氣之祥不死之劑乎然仙與醫雖得之未必效之衆而父之衆也且仙者之求其生未若醫者之求人之生也醫之求人之生又未若仁恕者求人之生之公之溥也然則芝何足圖如王君者乃可圖耳

題羅伯達卷

余讀諸公贈羅伯達文序而知士之不可不求知於人也伯達譙人自湘憲改吏湖右者二載余雖知其老成歷練介然有守不激不隨同儕有疑咸咨之然亦不知其名父之子所謂介然自守不激不隨者益淵源有所自也大德癸卯波遷桂憲余方惜其去無以尼之將發

手一卷求贈言余讀之曰嗟夫矯矯亢亢惡圖喜方者果皆晚遇耶卷中諸賢其許與不妄彼既已知之矣復何庸贅獨以垂老無罪而入瘴癘地又奪其脩之所審決者是則可念耳若曰必余言而後見知於人則人之見知者亦淺矣知不知非余之所知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是則予所當知者

題姜尚志所述祖德卷後

為人祖考之心孰不欲其子孫之皆賢以永其家者覃之心思守之行事顧之教言至於著之彝器而祖考之術若幾窮矣子孫亦嘗以其心而反事之乎如此則知姜生尚志之心矣欲其祖考之賢聞於人顧肯甘於身之不賢而聞於人哉雖然春生秋殺孰主張是亦盡其道之當然者故造物者以無心為貴令人言濟衆之事必曰陰德夫既曰陰德矣何庸人知宋喜公之蟻芥出於戲而其所報盡於世俗之所羨慕而不可得意彼亦一橋也其用力甚易而猶若是然則尚志亦安之哉

何庸人知且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尚志亦安之哉

書傳道集後

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以言明道非得已也道至伊洛而大明逮紫陽益無餘蘊儿公所著與其門弟子之記錄何啻數千百萬言或不可數計唐虞以來於斯為盛今故家遺俗存十一於百千公之族裔亦或淪落其高第弟子子孫徙藏其片言隻字以為身榮以為家鎮嗚呼是亦可見道之升降矣若止齋先生清規懿學讀其宰石之志凜然平生猶足以立懦夫於百歲之後其子孫又能世其學而不變君子之澤豈必五世而斬哉夫止齋所傳之道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萬君方以其學而及人其必自茲始

題唐名臣言行類編

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往聞斯語令親見之余觀中

齋楊侯拳拳於唐之名臣緝其行事以為斯集其惠用之意已深夫豈以安邊境立功名而自足哉然逢時展用孰無此心今侯盛年敏志況古人所就有不足為而又生當其時亦何所欲而不遂唐事特其土苴耳雖然房杜為唐臣稱首而何以傳無可載之功峻侯造朝言還當相與一一評之

跋唐拓子舉遺安堂記後

貧富貴而幸爵狀廣田園以遺其子孫者欲其安於富貴也處賤貧而以一經一業遺其子孫使之安於賤貧者有幾蓋有之矣其子孫能安其賤貧者又有幾思德公之言讀翰林之記而後知世固未始無也子舉家遼東昔嘗幼安索居于彼者數十年聘召者屢而卒不至至使時君畫其衣冠容狀問其起居辭令以慰願見之心若幼安者真能安矣抑誰遺之乎吾不知德公子孫如何今子舉好學自脩安於先訓吾深有所感矣喜而書其後

題翟氏貞節

柏舟之詩起於父母不明其志是故憧憧懇懇永歌嗟歎覩於聞者閔而舍之也使若翟氏泯然自由於志節之中內外相安無奪之者則三百五篇無此篇而二千八百餘年之後不復知有衛世子共伯之妻矣然則所過亦有幸不幸哉抑未知夫家爵里氏名若貧賤而能然謂之知義富貴而能然謂之秉禮禮也義也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其流行不圖於閭閻閭閾驗之尤信

跋揭曼碩文稿

余識揭曼碩不四三年初識出其詩文知於故事必收汗馬之功自時厥後屢見屢期若王良造父之御駿駸然益遠而益未止何曼碩之敏且巧若此乎柳子有言吾之俯也滋甚

題南翁編

五色不斬眩而目自眩五音不斬感而心自感至理之

中有自然者存不可以意求而力索也猶之於文三才之所生也宇宙之所馮也治忽之所徵也而或者不察置之盂而吹之曰此亦天下之至文不已感乎南翁深於斯道其發也如豐山之鐘其成也如匠慶之鏤吾於是而知茲事未嘗忘特猶鯈之與忽不可必其相遭耳喜而識之于篇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少陵翁諫以自貶而惰與不能者以藉口吾欲因南翁編告之

書張文振實記後

士有常言曰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此言誠是也然必志與才並時與位偕而後可行斯言往余聞文振於朝行既又識文振於閩粵知其以宇宙內事為己分內事者然猶未深悉其平生歸自湖右聞父老談張使君之美者踵相接令觀斯記所謂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耶他人觀之未必知之知之未必信之余則固已知之而益信之矣題曰實記允非欺言雖然志也才也時也位也制於己者二而非己之所能制者亦二今文振豈於三而少嗇其一而非文振所能制也豈非制之者猶有所待乎不然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矣何事不立哉夫制之者有所待與否余雖不知而事之有待於人者皆是也然則制之者尚何待乎

題熊氏生意稾

天地以生為心聖人以天地為心然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兼天地聖人之心以為心者其惟醫乎醫之於人也拔若賊而甚貴施若狹而甚博也俱民也而死生獨寄焉非貴乎身不必徧也而其書公焉非博乎醫之道與聖通矣臨川吳君幼清吾所敬也熊君又幼清所敬者焉予取熊君之書讀之其術周其說博信乎可敬也已況服膺庶三代之言以文之益可敬也已不達則為良醫熊君之志達已乎惜乎不早與幼清從事於斯以達其志也因志吾志而益信之矣題曰生意稾書何安子四書後

四書至朱子註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簀未已天假之

年則今本猶未為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峯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後之讀者於先儒之言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詆議者焉一也朋一也安其失惟均鄉貢進士何定夫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可謂善學者矣惜乎泯泯無聞於世也其子捧其父書求序引欲以傳於世余嘉之為書其後他日當與黃餘二先生之說並傳定夫名安子自號志軒

書何太虛集易象後

聖人俯仰遠近取象以畫易蓋不可窮也彖爻之辭說卦之贊因其所有言之耳而後之註易者曾莫之及間及者往往穿鑿傅會不出乎自然此朱子所病也故曰文辭象數或肆或拘何君太虛以彖爻所取象類而析之得之者固多矣昔余在集賢見台州一老儒日以錢布卦觀其象得之者多親切吾友吳幼清亦言曾於古祠香爐中取炭爐畫卦於案觀之此卦通又滅之畫他卦豁然有悟焉嗚呼安得三君日相聚共竟斯事哉

跋麓泉記後

盱余明可工小兒醫求余書麓泉三字扁其所居之室吾友吳幼清為講麓泉之義而記之無餘蘊矣復求余言今之術者曰醫也星命也地理也談相也星命地理與夫談相者口舌為大耳精不精未害也惟醫不可以不精而其計效目前亦豈能如星命地理與夫談相者之迂且誕乎哉古者醫師之職歲會其成十全為上十失三失四斯下矣漢詔問太倉公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幾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誠以醫者人命死生之所係要非可以虛譽求也幼清記麓泉之義而不記其驗吾家孫子三歲而病謁諸醫或曰驚或曰風明可一見曰此傷暑也飲以一劑而愈吾弟女子昉一歲而病瘍既苦河魚三日諸醫却立明可飲以三劑精神如常時他小兒賴明可而活者復多計明可出入

城市其所療所全當不可偻數惜未有記之者自今以往其病某證以某藥已愈記之他日詔問執此以往而不在余區區者之一言也

跋韓生夢康樂字卷

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此孝子慈孫之能事也盖天地間惟一氣耳人生其間得是氣之全由是理之正則速而天地近而父母推之以及人之老之幼皆是氣之流行而安有扞格而不能相通者昔之人有能由是理秉是心而貫於微顯者不可遽數已嘗試言之虞指而心痛微而顯者也見饋而泣弟顯之顯者也觀於此則韓氏子之夢寐誠可謂微而顯者矣嗚呼人於一髮膚之不若人非至痛甚害於身猶或視之恝然況夫形骸之隔哉余於是不能不深有感於斯文矣抑由古以来若韓生之爲子者未可謂無人也而或不表於世以終其身者何邪宣非有幸不幸乎然而非孝子之所務也傳不云乎親吾親也雖然孝子慈孫之心是亦可

念已

題李雪菴臨諸家法帖後

具一隻眼然後能識又須具一隻手然後能臨今觀此卷是能以一手眼化爲千手眼者闌奢闌奢華言好也

雪樓集卷二十五

元 程文海 撰

題跋

書張鍊師詩後

大德九年冬承乏禁林有告以假館玉堂之東者明年春直李士李公繩之爲言月泉張鍊師之才因亦其詩即假館者也余讀而驚焉既而師又以詩速余余固待

詳其本末憶嘻使遇合於當年操觚染翰豈必在徐宋下哉大文章乃宇宙間光霽之氣詩又其鉅鎚而其喜之波瀾老成乎方今文治鼎隆羣材彙進語有之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余初驚焉將復愧之矣詩凡若干篇繩之學士靜軒承旨既爲之序因書其後

徐元瑞唐太宗時紀綱上書錄征高麗者求若昭開元時尚宮夫人有文學上令教六宮

跋金蕭輔國行狀 字文虛中誌銘王處菴跋

志義幹略之臣何代無之顧不幸而當廢興之會往往湮淪流沛其能少槩見者又未必聞於天下信於後世其間獨幸不與氣運俱盡且獲名流于今若輔國者所謂存十一於十百然則翰墨之功其可少哉王氏者蕭之中外諸孫也相與守此尚有典型雖然鹿裘翁不笑吾黍乎

跋楊叟溪行狀

觀楊君西淮事因憶宋莒公其及物小大遠不同然被則彰於人而此則終身幾無知者根深者發遲而巨昔知人之報必厚於蟻之報也惻隱之心仁之端學者類能誦之若楊君者誠古之所謂君子哉

題安遠州同知黎永事安南志

迹者將指江漢頗聞陳王戲下有文雅之士今觀此志殆非虛傳漢交州七郡歲舉孝廉與中州齒以黎君之材擢而用之豈必後於他人顧獨以筆墨自娛於山湖間豈其職哉然余徒能言之尚庶幾見之

題任令迎侍贈言卷

聞昔循吏迎侍在官民有母子相訟者吏乃如常日侍膳曲盡事親之禮而俾訟者自庭下觀之訟者感悟自相扵責泣拜請罪吏曰未也如是者歷日訟者悔色見面乃戒而遣之由是風化大行令任令尹奉二親如山西而來書於楷紳意至美也若徒求歎揚盛非令尹求言之本心用敢以所聞贈令尹益勗圌老人所知是行也將不為令循吏乎千聞不如一見跋余望之

題李氏家集

余少與吳君幼清學於臨汝時人莫之知適部使者堂山李公來未始識面忽獨知余二人於數百人中待之者特異余二人自亦不知其何以辱此也後四十年余寓灤陽李東甫攜其家集見示中有賀公登第之詩由是知東甫乃公族見元賓所與如元賓況公之諸孫且又能輯諸祖父葦從之作兼述平生盤盤欵欵惟懼久或失之嗟夫為人後者不當若是耶余又因知李氏代

跋山谷帖

浩翁嘗云作字貴指實掌虛臂不著紙今尋此卷筆勢知其真蹟不疑卞和之荀豈有燕石子文之謂也至大元年清明日觀

跋魏國公碑陰

至大元年平章軍國魏公欽承上命加恩三世樹碑宰上公又慕勒前後加恩制旨凡七於石惟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是之謂不朽今魏公父子祖孫世濟盛美咸建勛績于皇家台鼎公珪峻赫相望雖畢原邢應文昭武掞無以尚之于以見聖天子報功錫類之仁而孝子慈孫之事備矣宣昭令猷宜永作則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欲知公之世德其必之魏觀之

跋長江萬里圖

岷江發源於徼外東女康延川東流入塞為里不知其幾經越趄齟齬若三峽者又不知其幾然後至于滙口然

則自灌口至夾山之陽特其下流耳而所經越趄語又若是人徒見其經地接天時不見其迴局逆折日與石逕時也噫豈惟水哉

題史侯修河詩卷

二千石民之父母庸有弗知知之庸有不勉心哲故儿力之所得為者無不為也此之謂民之父母漢以六事察舉郡國而潘油與其一焉固二千石所當盡心吾觀序篇而後知史侯真民之父母也溪

氏以來河為中國大患至親臨萬乘臨塞都國因之誅罰輔弼大臣使郡國有如史侯亦何攘攘至是哉嗟夫二千石真民之父母也然利之而不為興害之而不為除謬政恭令以狃其私是特狼羊耳領且曰吾課當最嗟大觀此得無少愧矣乎

跋雪齋墨蹟

余李父西渠公初以中二十石見雪齋先生先生贈以詩述刻于石余每一摩挲感念疇昔於邑者久之觀此帖後牧菴汝淚之語則猶子之情益一也雪齋名迹不下古人字畫亦非後來所及黃氏其永寶之

書郝子明贈行詩卷

傳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余觀郝君子明其所謂能官者歟鄉君行部時撫余適里居君之為政余已見而知之暨留京五年談者詡詡為內縣之最至今未息及今使經來莅前康之人言郝公事者余又聞而知之見所見聞所聞將人人能言君之政矣亦豈獨江淮

間哉雷尊師方外士也談君尤吃吃不離口視余此卷因書而歸之

跋張仲端所藏蘇才翁詩

以名臣孫子而壻相門材藝美茂又益一世使不處朋黨之朝猶為儉人妒媢況時方水火爭復高自置的如此其不屬弓者幾希惜哉余偶客沙羨仲端出以見示意悟飄灑如見平生且知張氏自尚書公實藏至今世家風流文獻於此可覘子美知之亦足以慰然千秋萬

歲名寂寞身後事憐才君子尚三嘆而有遺音廣平程
某觀

跋王衡父誌銘

廣平程某贊曰余觀黃叔度史家幾無能名其貴重蓋
若是彼隨時之士何嘗不以聲名自詭而或終不見稱
或反得詬焉者何耶王君之親山林務道者也而王若
欲顯其親於身嗟夫務前觀不顯哉

書留犢畫卷

嘗有以留犢事聞于世祖皇帝帝曰彼在官得子亦肯
留否大哉聖言世或未之聞也史臣程某謹書

跋東平張氏所藏諸賢墨蹟

右自遺山至王詳議凡牘凡十四家二十七紙皆張氏
所藏也觀尚書公所與不問可知其賢僕於卷中獨恨
不及奉公與遺山杖屨若左山鹿巷復齋宏道子勉秋
澗諸賢皆嘗從容左右而鹿菴上佾與游者也嗚呼前
輩落筆見心無有避飾僕於此卷深有所感毋謂尺牘
實足為世道升降之驗惟子勉有一紙疑其家人小子
所書識者必能辨之仲端能世其家亦不多有僕因興
感并志喜云廣平程某

跋墨竹葉卷

羅浮山竹人傅仙翁嘗畫符於葉上至今此山竹葉當
中有黃文一道繆屈往復如蝸書如梵字方外者流折
為遠信且誇說而深神之道人喜幻也若湘江公安之
竹則又出於思若去國貞節相符勁心同感者令坡公
何為其然也子不語怪方將順西江之逆訪視之

題名乃在治平不在熙寧紹聖而葉葉相傳留墨不絕
亦足為堂堂正正大丈夫雪悬馬搭身可屈節不可屈
也花葉幻詩政與大顛書問一律觀此卷者但當賞筆
墨形似之工耳

題晴川樂府

蘇詞如詩秦詩如詞此益意習所遣自不覺耳要之情
吾情味吾味雖不必同人亦不必強人之同然一往無
留如戴晉人之吹則亦安在其為寫中腸也哉余於近
世諸家惟清真犁然當於心晴川樂府殊有宗風雨坐
空山試閱一解便如輕衫駿騎上下五陵花發鶯啼垂
楊拂面時也起敬起愛

跋徐長卿推官事蹟

徐君長卿潔廉方直薦紳知名嘗長盱幕熟於民情治
要後之言善佐郡政者必君為首稱今以推劾之官再
莅此府年加而知益明氣老而節愈勁一府有廉吏千
里無冤民省閫憲部咸器倚之凡難決易墨者悉以諉
君君操正剸煩庭無留事有城觀聽為驚焉而余與君
游從獨久知君才美無施不宜豈此一節足以盡其所
長哉因覽此卷為書其後安得十數元道州百鮮于子
駿古人所歎余今亦云

跋周氏慈雲巷記

右鄱陽周氏慈雲巷記一卷丞相江文忠公天下號為
能文李明通亦江左名士其記嚴且重若此非良載賢
孝詎致此哉其子應極事今上春宮由集賢司直翰林
待制復為集賢待制又能以其父所以事其母者事其
母可謂世濟其美者矣周氏其益昌乎程某跋

跋宗人子沖家廣平譜

按廣平程氏分南北宗益自永嘉以來相去千餘歲相
望數千里今乃秩然若同居合席慨然有思遠念始之
心譜敘之功大矣哉然書斷自唐虞太史公乃上沂黃
帝可謂博矣而敘舜為帝顓頊六世孫稱鯀為帝顓頊
之子其信然邪則吾宗上自周大司馬下迄于今流離
喪亂更歷變代或微或著可盡得譜而敘之耶而求其
古今盛大蕃衍之端莫不由積善累德而始是卷也亦
篤近舉遠之意乎凡我同姓其毋忘譜牒之本皇慶改
元二月朔日宗人某書

跋安南國王陳平章詩集

右平章政事安南國王集一卷詩二百三十樂府十皆至元中歸朝後作皇慶元年入覲間以視余始獲讀之夫本以忠孝仁智之道博以詩書六藝之文更以艱難險阻之變襲以悲歡離合之情其居既殊所遇亦異故其落筆如大將治軍旅賢輔立朝廷紀律嚴明條令整肅而不失春容閒暇之意過人遠矣昔越裳氏慕周德而朝獻其辭令已知為詩禮之邦安南古越裳也自漢唐以來世多聞人覽此又疑非古所及已嗚呼其亦治世之音乎秋九月望日廣平程某謹書其後

跋吳氏經德堂記

安仁吳伯厚示予陸文安公所為乃祖經德堂記余幼嘗讀其文已謂發揮盛大非疏蟲魚釋草木者所可共語今又觀當日諸老題咏閎深暢達益不可徒以文字求嗚呼諸賢遠矣師道不立心學不明聖人之書視若今伯厚已不失為孝子慈孫況又光於今日哉世俗窮達毫髮不足計也吾悔已晚矣伯厚勗之

跋酸齋詩文

右詩文一卷故勳臣楚國武定公之孫酸齋所作皇慶二年二月拜翰林侍讀學士與余同僚因出此稾余讀至送弟之永州序懇欵教告五七言詩長短句情景淪至迤邐曰妙年所詣已如此況他日所觀哉君初襲爵夫長政教並行居頃之遂其弟以學行見知於上而有今命余聽其言審其文益功名富貴有不足易其樂者世德之流詎可涯哉

書柯自牧自序救荒事蹟後

人言救荒無良法余謂不然顧所行何如耳方大德之末天下旱蝗饑疫游騎發粟之使相望於道而吳越齊魯之郊骨肉相食餓莩滿野行數十里不聞人聲此固天災然皆如石三軍所陳亦可少庶幾矣嗚呼豈獨救荒為然哉 王彥博元復初有跋自序救荒

跋揭景哲訪祖詩卷

按豐城揭氏出自盱之廣昌紹興八年分南豐為廣昌縣治揭坊者則未縣時揭氏固已盛矣而遷豐城者亦云自五季之亂至今兩族譜牒猶可考然廣昌之族祖楚司揭氏豐城之族祖漢安道侯何也余舊家郢郢中亦有揭氏其名炎發者嘗與鄉貢大德中余識其外孫許雲卿于武昌糊其所藏外祖譜諜亦祖司揭氏郢故楚都豈司揭氏之後為信耶抑世固有兩族耶而豐城之族既出廣昌不當所祖之異也必歧於夾漈之說此皆遠不可考獨於景哲南海唱和詩卷令人起悠然之思

題菊隱堂卷

廣信孫君希文種菊象元觀之東偏構堂曰菊隱因其父所自號也初菊隱翁有子八人最幼者曰逢吉慶衍慶衍希文也翁年踰七袠二子尚少乃命入龍虎山事林性初為道士捐象山之麓舊宅一區田若干頃園地山林若干畝為象元觀以託二子翁沒二十餘年矣而希文高懷雅致浮遊南北視世如晴雲飛埃獨依依然惟翁之思升堂若聞其音聲對菊若睹其儀形歷歷焉如翁始居鴈呼孝哉余聞學仙者以孝為本世無仙則已有則非君而誰何時登君之堂撫君之菊酌寒泉以酹翁也且問陸子靜讀書何所

跋子大本書度人經後

右度人經一部馮道恭求吾兒大本為書之刻本印施夫道家之書老莊不可及已此經其要本於大道辭甚說而義甚密世俗日誦以求福田利益未必皆悟所謂度人者馮本旰江人幼遭亂離羈旅京師獨好老氏之學不娶不茹葷酒浮湛市井間人鮮能知之蓋真志於老氏之流歟刻既成為書其後延祐元年三月某日

跋姚雪齋贈周定甫詩後

右少師姚文獻公贈周君定甫先生詩一卷定甫事世祖潛邸中統建元召為中書詳定官制明年置行省平陽

授左右司郎中又明年建十路宣慰司遷北京平灤廣寧宣慰司參議至元元年詔以中書都事從姚公董選西京平陽太原時姚公為左丞六年立提刑按察司僉河南按察司事姚公贈詩蓋此時也十年遷遼東副使十三年改江東宣慰副使十八年進湖南按察司居五年改湖北以翰林侍讀學士召竟引年謝歸定甫博學遠識所至立名節姚公與周旋久故知之深號一時賢公卿順德忠獻王之平章湖廣行省也用其子德貞為掾大德中余廉問湖北識之渾然才德君子也延祐改元夏忽持是卷來謁嗚呼翰墨猶新典刑如昨余與子亦俱老矣能無慨乎尚世守之哉六月日跋

跋李仲淵御史記楊糧卿塞河事後

余觀御史李君仲淵所記楊堅州盟津塞河事有三美焉夫河決之為中國患久矣至有勤天子臨塞之者今朝廷能以才選堅州堅州果能竭誠盡力不三旬而底功知人也功既上即拜陝西行省員外郎明賞也書稱彰善居癉惡之先御史職近之仲淵能紀其事甚核而文不忘職也一舉而三美具焉善之善者也高山大河神姦之所冢赤蛇之事又何怪焉世有工歌者一發其音聲以繼宣房之作以鳴國家之盛則又善也

跋李仲淵作劉簡州墓誌銘後

右監察御史李仲淵所作劉簡州墓誌銘一首觀所載簡州單騎入劉整軍可謂勇而有謀者惜未究厥用以死仲淵筆力政欲以孤軍逐北封侯萬里者余却而避之矣延祐元年秋孟廣平程某跋

跋李术魯翀子鼐編修叙瘍醫盍彦澤孝義後

右史館編修李术魯翀子鼐所叙瘍醫盍彦澤孝義詳矣逢原待制復欲老朽着語于後是狐裘而羔袖之也辭不獲乃詳其本末替之於後彦澤乃祖伯仲以醫事金金滅復從太宗世祖征伐著勞益久伯氏既家燕仲氏居秦相去數千里皆一傳而徹兩家十二喪未入土天道若有不可知者及伯母李以醫入宮彦澤因得以世

業給事尚方彥澤方日夜以畢葬為憂而適有藩王之召受寵錫厚賚西道長安東還京師兩家之喪不再歲而畢葬始知天道決非偶然此固彥澤孝心所致亦祖宗所積者厚也至於邨災捍患扶老慈幼事伯母如母嫁娶教育能竭力兩家如彥澤者抑又難矣嗟夫世之不幸如盍氏者衆矣有患幸如盍氏者曹幾何人乃祖建之以忠乃孫承之以孝垂徽而復為世所稱不亦甚可貴重哉延祐改元八月二十二日書

跋趙崇德應奉玉簪軒記

右翰林應奉恒山趙君崇德玉簪軒記一首君得意之作不止此而以此名軒以此作記則世所未有也此花南北皆有之幽淡高素不在蘭蕙水仙下獨鮮稱於人何哉今不知君之遇玉簪之遇君乎不知世復有遇不遇若此者乎余三讀斯作躍然以喜愀然以悲也書以著予感年月日跋

書贈準提師序後

右王君仲益所藏蘇文忠公邵茂誠詩集引墨蹟一卷觀蘇文忠所述茂誠益賢者也茂誠雖賢而身兼貧病

不遇短命無子五窮天下誰復哀之者而茂誠亦不求哀於人者蘇公以天下之士一識於孫莘老家讀其文叙其同年之好後十五年乃能哭其喪序其文哀其人拳拳若此茂誠亦卒托此以傳嗚呼此所以為蘇公也歟世之觀此帖而無所感發其心豈人也哉

跋知命堂記

孔子罕言命將何也若知之而不言乎則固曰吝與隱乎涌矣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若以為不知乎則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矣且仁義禮智天之命也而君子則曰有性聲色安佚人之性也而君子則曰有命然則修吾之所當為而順天之所為斯可以謂之知命者與讀斯記而歎美張君之能以此得名於諸公間也因衍其旨而歸之

書知止堂卷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益知止之義而深切著明者也今堂以知止名其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者乎抑知止不殆者乎若曰知止而后有定則知之在心所止在至善是有學問思辨之功焉而非歸休一堂以自安之謂也然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題涼國敏慧公畫像

延祐三年春詔臣某為涼國敏慧公碑銘翰林待制趙穆又示以公遺像紫衣玉帶端笏山立猶若有所奉時也為之斂衽三肅惟公位太師封大國其禮服在古則宜袞冕九章貂冠赤舄今聖天子搢古如堯一用文治於軍國之容將必有所述作然則安得復有如公者欽承其間金玉王度乎至公之可贊者某亦既奉詔論撰著之無窮矣此不復贅

題蒲傳正墨蹟

周公躬吐握以下士漢相亦開東閤以延材後世乃禁宰相私第見客此任法不任人之弊也傳正一世高材器宇英邁觀其心畫所謂但恨二王無臣法得之文獻

風流政爾似續伯長尚友之誼侑以讜言皆所謂使君於此不凡者耶

書開封張氏世譜後

右開封張氏世譜及徐國公以下碑志一卷按張氏當五季之亂徙自清河傳至于今十有四世矣方宋盛時父子兄弟聯聿登組布列中外或仗節鉞或秉樞軸或力謀以盡忠或殺身以著節仁謀義略英聲偉績煒耀載籍何其盛耶及宋作南遷金源氏起中原為兵革之場世族故家磨滅幾盡而張氏邱壠之藏譜牒之載金石之刻猶宛然歸然不淪為禾黍化為灰燼者豈非先世積累之厚子孫繼承之賢耶觀於其孫仲仁可見矣仲仁字子仁急仁勇義好賢下士出於天性歷天門書院山長杭州教授江浙副提舉藉田署丞詹事斡林兩院經歷上自公卿下逮兒童走卒莫不稱其賢嗚呼以子仁之高才卓識如此際休明之運如此其有不興者乎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余於張氏卜之矣

題程氏譜系

古人於譜系甚不輕也漢魏以前有專門學至唐乃漸廢耳吾姓布天下或望安定或望廣平相習仍久何以知其必果哉古學不講此其一也新安內翰鄱陽丞相皆其傑者廣平之宗於斯為盛而炳文又中奉之孫也炳文亦思光此譜乎宗人其書

雜著

西岳降猰圖

玄雲翁曾中車一乘內輢駕牛三策而輓者三人前有二女子騎後有輦舁而可見者四人女子騎而從者八前馬及執器物者十一人執仗導以北車之前儀衛繽紛而南者其隊八二人手弓箙矢而趨騎二韔弓而持矛三女子騎一臂隼驅犬于馬前執琴執器臂隼者男子五少前女子騎者十有四其一以孺子載其不騎而從者亦五二騎最先啓行並張弓挾矢而馳紲犬臂鷹隼而隨者各一其次一貴人騎從者十有三壺矢彈麾

竿杖各有執也鷹四隼二犬一擾龍者一人旗六繼之以蛇戲者一人騎四又繼之首騎秉角以吹怪獸如狻猊者二從者如騎之數而加其三有介者有矛者有盖者有雲中半隱半見者不能了也嗚呼此豈屈子騷經遠遊之所賦者乎及觀平齋洪公跋語則曰西岳降獵圖也嗚呼異哉評畫者率謂狗馬難鬼神易以其茫昧不可致詰故此固淺耳不可致詰之事也而所畫狗馬鷹隼器服人物一一皆世間所有精緻絶倫有目者類能辨之非名家其孰能馳騁筆意如此嗚呼屈子以所訣詭之觀也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暮春之初遠齋程棨書于三山憲司繡綵堂

明生樓 并序

天壽顯慶禪寺開山晦岩晓禪師架樓於東偏問名於白雪道人取大明生於東之義濃墨大字扁之曰明生樓書已合掌白佛為說偈言曰一周天宿于高春厥明昌始自東瞳瞳認東為明執縛不通謂東匪明非愚則蒙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眼入為幻與料相同模曰如盤盤聲如鐘聽鐘為曰且暮且聾我晦非晦八窻玲瓏咸池若木入我晦中宛其見樓在太虛空

姜清叟畫格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固也然畫而不似何以畫為畫能以意求之者鮮而以形索之者多然則形意兼盡之善者也姜清叟最善於此其來也予寅之烟霞泉石槩出橫生畫者以意而形其形觀者以形而意其意之善者也姜清叟最善於此其來也予寅之烟霞泉石槩出橫生畫者以意而形其形觀者以形而意其意無一道也世而誑而不信者乎嗚呼盲者固無以與乎斯半月海濵之琴當浩乎沛然其歸矣書以送之

書徐氏二女事

清淳鈞臺徐氏二女也性素孝愛父師顏字子愚由太學諸生入官至元丙子家避兵于山清為遊騎所得即告其母曰我死矣以額叩石血被面不死自投於水抵

之不受竟死翌日兵又至潭驚而縊或救之蘇又自投崖下以死其父為詞哀之吾反揭此觀以示予夫常人之所甚懼者死也故凡可以得不死者何所不為今二女不懼死而懼於受辱可謂異於常人矣彼雖儒家其於舍生取義豈必素講哉而皆毅然不可奪若此素講哉而或反不若焉可尚也已雖然不幸而當干戈之會閒關溝壑若二女者何限益其所懼誠有甚於死者然耳嗚呼

趙方塘學士哀辭 并序

天水趙晦叔襟韻高朗豈弟正直大德七年卒於官得年六十有二非夫為學士翰林非賤逢聖世受知明主非不達國家賦邨三子歸窆故山非不幸生榮死哀邈焉寥傳後三年其僚友廣平程某來京師顧念疇昔傷其不可復見也為辭哀之

辭曰

繄顥蒼之御氣兮亦渾淪混湏而不可分彼變化惝怳忽忽以無倪兮誠苟且因質而就文處其中者曰最靈兮又何異乎廣野之上朝氛聚焉斐焉可訊兮執之已亡聽弗聞三殤豈必可唁兮彭鏗非足欣惟情之攸屬兮固不能已於嗷嗷之與云云嗟江湖之留人孔力兮羌不察余之離羣列星睒睗以鄉晨兮夢又不記夫斯君起援斗柄之低昂兮期共酌而交醮劃中道之棄余兮扶羊木之參雲晉者余非而若強兮水朝宗而並湊楚瀕之與吳波兮有不素期之邂逅偉冠佩之魁磊兮顧獨衣製而短後嗜孤管調以寡調兮配雲和而雜奏迺針芥之相投兮契非風而何驟益味草木之苦甘兮初無算於年齒之長以幼濯余河漢之秋泠兮起余豈鍾之纖扣擊余以文獻之故家兮息余於笑言之廣囿雖客食并日以不聊兮沛多聞之為富署既同而朝並入兮退亦接席而連甍懿兄弟之情兮通有無若昏媾太微清都鬱其特起兮獻替陟降於左右血姦穴於三寸兮聞者縮頸返顧而疾走磊中誠之欵悃以劇劇兮

咸私慮其誰救上方淵如泊如以約聽兮君亦端莠儼立而垂綏不欺為臣之忠兮正直神所佑雖九死而猶生兮況聖人之在宥惟大節之靡虧感兮百行奚言之必又鳴呼已乎不可見兮林宗碑之以伯喈之作兮尚彷彿其形容彼天雲之既霽兮睚北南則西以東水氣上兮滂滃騰浮相與仍集于太空何逝者一仆而不可作兮猶故盤石之以迅風思君平生之遨往兮儔追不迈之冥鴻抑乘六氣之辯以上征兮無所之而弗通儼鑒坡之綦迹兮諒余布武而屑羣公詡詡猶往日兮念聆君話言之猶無從甚脩嫮而自植兮季也尤處外而湖中保池為之一毛以永其家兮庶幾妥晝夜于幽宮與送其終若既隱焉用文之兮微病余不聞兮既又不與是幾以抔子之深悃君其知抑否兮徒焄萬悽愴之集余衷嗚呼已乎死者既莫可測知兮生者其哀曷窮

徐母吳氏誄 并序

弋陽徐覺民既葬其母二年以誌銘徵輓歌益孝子之欲報其親寧有紀極哉雖然輓則輓矣即其誌而誄之以答其心誄曰

延陵之淑東海之節盥井升堂交賀咸悅如賓一紀於禮無闕嘻其所天云何中折有孤煢然解衣而經燈青夜玄松堅玉潔幼學壯行厚望寧缺三釜匪豐終報慈烈豈無安輿我有房闈訓以在公母嗟久別保茲天年往即同穴婦德母儀世教未竭於焉誄之意妍辭壯何以知之窀上有碣

魏國公先世述

為人子孫介介然以光揚祖宗為心孝之至也人莫不有是心抑有遂不遂焉者顧其子孫所立何如耳訓有之毋念爾祖聿修厥德益身立而後名揚名揚而後幽者顯微者著光於當時流於後世況夫世祿不墜代有聞人其可自同樂卻脊原默而無述乎此今平章公之曰家世河西高昌以上仕於國中位丞弼者七世曾大

父荅加沙為其國必吉必吉者猶宰相也今贈効忠翊運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魏國公賜謚康懿夫人梁氏追封魏國夫人實生昔李鈐部是為貞獻公鈐部者河西軍職也太祖聖武皇帝西征時貞獻公總兵塞上知天命有歸大統當一遂首以所部歸國公因扈駕征伻與阿都齊往招沙州城中聞其來盛備牛酒出迎貞獻公覺其詐促阿都齊上馬果伏兵四起追之阿都齊馬乏公易以己馬使先馳去自乘乏馬擊敗追兵而還時阿都齊已先至備以上聞上問公曰汝易馬之意云何汝獨無汝身耶公對曰阿都齊舊臣也臣乃初附雖死何傷上嘉歎久之圍肅州州將昔李都水公伯氏也欲以城內附為衆所害戕及其家城既破上命屠之惟都水親戚奴婢等一百六戶不殺及命都水子孫世襲其州達嚕噶齊命貞獻公為怯薛丹博魯赤定宗以親王西征阿蘇欽察諸國公領壯士先登遂克阿速上因賜公名拔都以旌其勇軍還太宗皇帝命公與也速折兒為也可扎魯火赤定宗即位又命公與合答為也可扎魯火赤丁未年又命與牙老瓦赤為也可扎魯火赤治事於燕京又以大名隸御前伻兼大名路達嚕噶齊憲宗即位頒虎符往涖大名遇至燕則行也可扎魯火赤事世祖皇帝伐宋公扈征車至鄂州感疾上命與歸大名就醫藥竟薨年六十二官給驛傳歸葬肅州先塋令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賜謚貞獻夫人田氏追封魏國夫人與公合葬寶生愛魯是為毅敏公中統元年受宣命虎符襲職至元五年上命從雲南王出鎮哈剌章管領怯薛丹及必闍赤再授虎符充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攻取金齒白衣緬鳥蒙也可不薛等國戰功為多又以伐宋命公將雲南軍自左右江經畧撫定以功升雲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加中書右丞至元二十四年命公南征交趾大小一十八戰多所殺獲與鎮南王合兵追襲交趾世子興道轉戰二十餘陣功常冠軍

遂病瘴毒還至中慶路而沒年五十七世祖皇帝嗟愍自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敎敏公給驛馬五十致其喪還葬大名夫人王氏祔焉今贈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賜謚忠節夫人王氏追封魏國夫人三男三女男曰敎化今爲某官曰頗森特穆爾今爲某官曰胥都歹三女曰西止曰某曰額森特穆爾僕謂已因思自古勝國之臣入仕中朝有能繼勛趾美不可謂代無其人然往往績作絶若亡若存或泯焉而終以不振豈天道歟抑人事之未盡善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然則彼之所以若是者豈有他哉今觀貞獻公家譜系秩然男女以班雖下至於百世猶可攷見即此已足以昭其人事之善又況乃出於百戰勳伐之家非世守簡編者乎誠所謂絶無寡有者宜其珪組蟬聯益昌而大也平章公被遇三朝受列聖之眷不以身名爲泰而以克紹爲念源浚淵深端有未艾令者欽服上恩追榮三世世胙魏邦爲國幹輔將又樹碑宰上寫印埏中永爲子孫不朽之訓嗚呼上之所以下下之所以尊尊而親親信乎各盡其道矣嗚呼美哉僕既爲之三太息復爲書之于篇而綴以言焉至大元年五月日廣平程某書

雪樓集卷二十五

雪樓集卷二十六

元 程文海 撰

詩

次韻道夫塘 并序

指南為涉夫塘侍制出使福訟旭伯憂愛之誠溢乎筆墨之外不啻郵筒教額眷何足以知此耶學意不可虛辱輒次韻一資捧腹

書生雙眉幾時開憂憤填腹長鬚胡六合幾欲嫉為灰天飜一滴不可得望望幾送日西墮孟水青陽類兒戲搜索旱鬼到禍胎生物斬絕有足念天意似為斯人回三日滂沱勢破竹羣情慰悅渴望梅龍休雲歸能事畢神功收斂何待催如何轉憤騎子態求不受輓去難推陽光一線時滲漏陰騎千陣相排砥未頭生耳泰穗黑終歲動動良可哀玉堂仙人訟風伯謂不耳刀帰滌來嗟嗟風伯信可非前者致旱何雄哉

煤始滿空撥不開老虬鞭風駕百雷暘為旬日受掩翳團欒一鏡埋寒灰黃流亂注山岳暗漂漂天地就傾頹農興劃然玉宇淨火龍珠飛出蚌胎隨哉神機速旋斡豈伊人力能挽回誰知仙筆妙造化詩壇自着今歐梅昂首奉辭叫閽閽一章未報一章催時乎雲雨意者有物尼其推時乎凝雲聚復散意者有物排其砥安知天帝不下耳聞之惻然為興哀亦曰斯民生已久一脈肇自開闢來九潦七旱亦勞止五風十雨安在哉

好生自是天職分忍使變滅隨烟埃鮀生因此重有感
歷閱今古心為摧彼蒼仁愛雁不至胡乃先霜薪九垓
欣欣熙熙能幾見憂愁歎恨半煎煨是豈天分不悔禍
抑亦人也自作災安得若詩見諸事毋負老天生傑魁

題蓮葉舟圖

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奚如此時不經濟借問請何書

送潁北城帥滁州

出山未了使還山見用閒定不凡此去人間呼處士
曾來天上換頭銜華飯治計仍頗巷霖雨蒼生自傅巖
我亦征塵袍袴滿眼穿江上理歸帆

送人審安撫使趙僉書事

冬來羈旅無家夜雪下官人禁酒時鸝設粗疎党太尉
功名成謝遠此事正多端車取富民易班封定遠難蠻
荒今向服吾子胄儒冠我欲歌黃鵠誰憐范叔寒

送人赴浙東木綿提舉

曾歷金華三洞天風流歷歷記山川柏林白綻梅花小
仙實紅垂楊彈閒訪古仙川羊化石因君又喜木生綿
霜風渾似當時峭愁絕雙溪八韻篇

趙菊山輓詞 九月四日卒

菊花今歲失重陽應為先生減妙香市駿千金惟骨在
嗟麟一角與詩亡無人去問病摩詰有客來干死孟嘗
我將清輪猶昨日忍看丹旌遠還鄉

送茶藥與唐靜卿三首

珍重家人寄藥心將來康濟自家身自家性命么麼事
穀雨前期收在舌立冬三日到燕城不關天上春風晚
要趁先生雪水烹

冬來羈旅無家夜雪下官人禁酒時鸝設粗疎党太尉
銷金帳裏飲燕兒

己丑送趙縣丞世賞入官之任 又就肯堂

肯堂生此肯堂兒五葉崇蘭第一枝世賞法應為邑長
縣丞廉不厭官卑遥知浙水扶笻老定說尊公衣綉時
是處甘棠有遺愛郎君勉力繼前規

己丑除夜留遠齋十絶

無尋子美千間處五管相如四壁休風雨震凌都過了
一年直為遠齋留

無奈星翁苦見尤歲若已丑我何仇殷勤欲且留君住
街鼓無端送土牛

排行弟妹拜取盤應說癡兒未了官昨日有人江外去
萬歲聲中拜聖人

題劉須溪徐容齋所贈時都刺牡林御史名字
謹嚴書法須溪筆說到容齋涯涘哉名字而今俱典雅
士歲金陵坊求住跋梅的礫兩三花今年閏後花開早
只消功業上雲臺

辛卯九月行臺解組西歸十四日泰州教授適
齋胡先生送別真州是日乃先生初度
滿江風雨太多情送了重陽送我行祖帳遠來慚弟子
壽觴初度喜先生功名千古文章印師友平生父子盟
遮莫導鑾垣久戀雞豚只合社吳城

廿一日過建康送朱埜翁教授當塗
男兒自合致青雲天上何須問故人選部四年無力蛻
撐眉努目余人何
令年悟得修真訣卷柳圍桃一併無却笑塵緣終未斷

除書萬里荷身親司文鄭校官寧冷迎侍潘與地却鄰
去去新篇定驚我采江月夜有詩神

廿四日偕包鼎新吳若翁釜峨眉亭

半渚磯頭有落暉亭亭檻拄悄悄愿危江山欲暮涵元氣
舟楫無風玩小兒百怪可堪重出世雙蛾安得暫開眉
酒流不到青山土應笑新詩有許悲

天門山

萬里湖湫地天門據要衝乾坤大開闢江漢此朝宗往
事空多壘千年只二峯舟人亦癡絕遥認兩眉濃

連日飽飫嘉魚示包吳二君及陳孟實甯志道

江行日日俗漁郎風味中含齡墨香巨口細鱗蘇赤壁
槎頭縮項孟襄陽杯盤喜具雙魚美詩賦慙無一字長
賴得此身逃吏責素餐只是尸文章

十月四日過雨孤山

雨山相望幾曾孤應是高峯不可梯千載何人廟雙姓
我評只合祀吳儕

過湖口

暝息風帆湖口縣山川使自帶鄉情孤峯蒼翠嬋娟老
二水青紅蜻蛚明江自西來尤可愛波隨東下直能清
吳城見說明朝到山下青青是祖塋
風帆迅甚今夜徑宿楊溪渡有孤鼎新遊匡廬

清興詩以解之

清湖有約到廬山到得廬山風作難三老莫嫌詩興懶
雙帆盡意度楊瀾紫烟斜日空相照白鹿他年許再看

醴半略具高年禮萬一神丹乞九還

余解官歸省舟過吳城山下耆舊彫落有感其漢忽老人龐眉皓髮衣冠偉然惠詩一卷問其年曰八十三矣復遺瓜三枚不一語而去余意其異人也坐有涉俊卿謂余曰此盧潭老人汪郎中也屬余西汴未返細論令人餽之羊酒將以此詩至元二十八年龍集辛卯十月十日

至洪王肯堂治馬見示芙蓉詩次韻二首

春風歌桃李秋雨深莓苔蕭然公館閒得此奇種栽九天清露零一道紅雲開勾牽綠衣隊酣宴瑤池盃穠粧月鑑戀麗服霜刀裁瑞蓮湧平地妙色分五臺褰陪飛仙遊偏捐幽人懷終疑閒死去嘉會何時諧此日眼雙明臨風首低回長當歌悲騷招得花神來

幽居有佳人頹顏暈紅玉飽承仙掌露晞沐盡髮曲一望西風塵荷竹翠袖拂閒臨清水照靜對遠山蟲向來涉江人見謂江成陸悲悲遠盧均裳貯麗為誰鴛惟應妙手畫掛壁薄夫蕭后皇推衆芳艷艷列金屋詎知漆室憂不在春睡足結言遺吾相高舉郭書燭

徐容齋參政王安野治書更倡迭和飲酒止酒各極其趣次韻二首

推蓬誦公詩窺豹乍披霧信知醉鄉後一一克自樹向來胸磊砢澆灑不停駐至今傳衣記燈燈續前炷時因太和湯綠出蒲綠句從教馬為牛向兒作與牛至人仙於天此是酒中趣吾家伊川翁言行極稽處當時半醺意所得各有處欲辨言已忘公眠我姑去

渾家醉眠時孤城黯酸霧十年江左恨遺曲傳玉樹從公淮海上弔古馬遞駐夜歸證前史繞几黃雲炷揭來高士州止酒誦佳句方此尋歸途短褐困馳騖祖豆排日得深趣酣余乏剛制肆口弛防慮三復童奴章放心有歸處秫田亦何須淵明故山去

右止酒為容齋公賦

題九方皐相馬圖後 并序

至元辛卯秋杭張師道寄余此卷是歲十月會安
野侍御于洪臨岐出此以當贈策就題廿字

萬里出市駿九京誰作歎多因毛色似誤殺眼明人

家閣見梅有懷疇昔同僚諸君子因成廿六韻

奉寄徐容齋王肯堂俞正父趙元襄黃文瑞

詩云

往時始射仙夜蘆江南村江南富嘉植梅花衆中尊九
地閟玄凝先天占春暄的皪冰雪姿不受風塵昏孤清
愜幽意賸覩醒吟魂愛之玩不斁寘契終無言羅浮本
幻境前夢覺已諼蹇踈滯京華倦襲棲淮垣後先青雲
士衣裘白玉溫我形自覺械交道久愈敦貞節保松栢
芳心共蘭蓀信知歲寒友何異連枝昆獨賢天所矜家
玉函只在游惟近何日歸舟覓剩丹

余秋山意使鞔詞

鵬翼因君重古靈官衙何事上鉛旌西山大學曾經進
涑水深衣儼若生江右澄清方有意長沙卑濕竟無情
龍爺忽憶如花人高談霏露藥眼中不可見忠藎風翩
翩頻憨標致似遠近殊記根洪鈞轉嚴令青皇界新恩
坐看佳實長適口塞衆喧遍遺實中生仁意彌乾坤平
生識賞心皎潔明朝暾凌寒折一枝殷勤寄王孫又恐
遠莫致作詩當重論

壽吳幼清母夫人 十一月廿五日

清時富貴亦易得吳子廿心卧草廬慈母自能安菽水
高年忘使倚門閭此時為壽本忘酒豈必開府要板輿
却笑毛家兒子俗區區喜色動除書

送前王隆副宮嶽麓劉蒼雲

官已戒方來問道道成子却去為官出山不為功名在
有眼要知天地寬定力十年衡岳峻浮生一葦洞庭寒
玉函只在游惟近何日歸舟覓剩丹

余秋山意使鞔詞

鵬翼因君重古靈官衙何事上鉛旌西山大學曾經進
涑水深衣儼若生江右澄清方有意長沙卑濕竟無情
韓公賴得門人在文集千年以序行

試傅崇陽墨三首

三生筆硯有良緣與子交游四十年吾亦少恩忘子報
安排佳語傅陳玄

商家良相命三篇學字字真開萬世先洛誦於誣傳不泯
客卿有藝史光前

刻字燕生

精藝令人注意深斯文百世得追尋伏經口授終非古
周鼓韋訛猶至今子已萬言歸一默誰知隻字抵千金

鋸刀可是傳心具有畫無心畫是心

三十六代天師蛻詞二首

雞犬當聞舐鼎餘一朝形化豈神俱千年漢日玉章在
萬里燕雲鈿命殊政此天仙司下土遽之帝所宴清都
詢師入侍金爐側生死榮哀近代無
龍虎山齊浩却灰胡然夜半失崔嵬有言白鶴東歸者
何許青牛西度哉騎氣一朝成獨往吹笙十載尚同來
拍肩挹袂憑難再遽托長風送一哀

送留道士

樂得清閒了此生青蘘布鞋尚探尋岩巒謾寄孤雲影
霄漢常懸野鶴心幸破樊籠天廣大豈無泉石地幽深
他年心迹雙清了更覓新詩為子吟

題趙仲遠伏生授書圖 予舊有此圖書題四卜字今為仲遠書之

龍鍾九十餘猶及漢三葉哀哉剪獨叟有女幸傳業授
數纔四七錯鄒魯德也遂令讀書人終古稱猶梅頤

送王子厚 并序

王子厚以醫名家六世矣與余家聯姻婭在鄧同
居里去鄧同寓里別二十年余將造朝過吳城為
仲父宣慰謀醫鄉人合而言曰有名醫在郴昌亟
命舟迎致則吾子厚也切脈如見用藥如神信乎
名不虛傳臨別賦此

高談稷契不謀身作計歧黃自活人六世名家孫肖祖
萬金良藥衆疑神傳來白雪千年調散作青雲五老春
若過無形可憂處未須鶯走且逶迟

次韻荀堂學士冬日紅梨花二首

黃菊臥階雨六花舞天風壁凍室生白手僊肉作紅秀
句忽墮前光怪使簾櫳至人宴坐處元氣含沖融無情
及枯株嫣然為修容坐令玉華君來從藥珠宮麗粧凝
祥雲明眸轉驚鴻豈非散花手試君情所鍾老我嗜好
淡空諸亦雷同祇頻酌花時世忘比隣翁

頃益幾何年多點俄半雪寧有結願香復此共朝闕去
年賦芙蓉佳句動江浙我時增意氣未覺老衰歇新詩

六館才名三十年冷官還取舊青氈不辭越水陸千里
要看盧山障百川乘里風流今在否滄溪源妻故淵然

乾坤生物無窮盡解有鸞膠續斷紋

送三山陳格山教授鳥郵

師儒不比他官職太息難逢本色人覆益一城如斗大
皐比重席得儒真宗門況味從來冷近日詩書漸可珍
淮海秦郎天下士試尋恐有再來身

富州教授馮君茂叔蜀珍也將之官出浩翁所

書隱求二字索賦

身隱何求更入思山人解有出山期君民位置耕華日
閒來無事不從容

樂山劉永厚學士為唐永言立號

禮樂規模陋巷時遠慕不為安石小北山一任德璋移
冷官未必埋藏得定有龍光出劒池

送月浦鄭貴道教授揚州

衆芳搖落士林嗟喜見先生兩鬢華問道曾為諸老客
元宗元是廣文家典刑四栢亭前樹聲譽蕃禧觀棗花
玉署即今重人物冷官何待久天涯

送蔣法師

瘍醫三茅蔣法師
雄路逢醫總上醫到頭誰與問瘡痍隱居昔住茅君洞

靈藥新傳蔣法師術妙鵲緘投血脈衆疑猶髓補膚肌
藥錢不辦將詩準詩病依然欠事治

送陳笠峯 并序

笠峯陳君教授紹興有聲秩滿謁選僅得舒州教
授以歸士論稱屈笠峯怡然曰是豈不可為哉將
行養蒙送之以序盡之矣廣平程某故永歌之

笠峯前在會稽時教授師弦誦幾曾一朝廢
宦情頻起百年衰丈夫得志是行已廉士居官不厭卑
去去舒州寧久滯玉堂學士印心知

輔正臣按察使輓詞

中原耆舊今餘幾天奪任南有底忙閩嶠淚碑生叔子
孔堂尸祝死庚桑公言從古出鄉枚輿誦傷心入此章
福善依然銖兩定照人丹桂一枝芳

送程萬里尹曲江

縣尹官卑亦名宰曲江邑弊尚堪為溪頭香水有佛性
江上青山似舜時韶石鳴琴應古灣禪關得句定新奇

是中人物多名世試問張余今有誰

吳進學輓詞二首

已恨相知晚如何忽棄予十年只私第一剡始公車知
為人才計遠思功令書可驚生世短揮涕重踟躕
所謂溫如玉于今有此人家庭三代意襟度四時春幾
月文園病何方回澤身欲求難再得西望暗傷神

送景星山長吳此民謁選

古今通顯達十五庆吳致堂余就養懦萸子方猶銳于

提青寘靶欲厲黃河水明時急需材諸老盧席俟

寫真吳若水

畫手吳生妙如今豈後身知人古未易下筆漏能親顏貌醜年運風流落世塵若為傳不朽千載會如新

送胡適齋先生教授瑞州

大冶半生鑄金手英辭警發流藻驅鞭海陵風雨眼暖昏數科斗陋邦文彩卿豹變湖水他年說韓柳天官銓材定銖寸遂我者儒嘉江右高安道院士案薄近來興化移易否安定傳家教條在培植嘉生詩新憩莫言冷官只文字試校簿書更紛糾幾何出入漫不省說對未宜師尸脯韋編一束當韋佩大耐規模當大受此日沙頭一覓酒先生東下僕南首坐看安定門人多四海同風軼嘉祐

和王寅夫郎中元日立春二首

馬蹄塵裏度芳辰帶得陽和到七閩山翠倚天迎好客風光滿地偏吟身鳥情古柳仍青眼時態夭桃自絳唇從此不憂江海遠春官袖有十分春

聖德如天氣序調立春元日兩相遭陽和忽送千林喜天闕遥瞻萬里高詩酒風流憶諸老簿書塵土愧吾曹梵香覓句多閒雅旅思絲梦得孟勞

寅夫惠顧公宇適有倉庾氏之役不得晤語明日武仲經知事馮宗寅夫登樓佳句用韻以謝不敏

皇皇使節下青冥談詠登樓尚典刑人物山川增壯觀文章河岳炳英靈浮雲過眼紛紛白遠樹涵暉隱隱青我亦登臨興不淺此時應是迎文星

倉中几坐憶寅夫雨夜佳篇用韻呈似

喟薄聲裏過新元準擬崇墉大有年午夜淋浪聽雨響炎方枯槁解民懸老梅謝事留青子推參乘時漲綠畑佳句聯翩與春競幾宵諷詠不能眠

日與寅夫約登鼓山二月十一日竟獨往而不果寅夫初度即事為壽

我告繼聞是日乃寅夫初度即事為壽

朝天笏壯西山頤忽此來觀南海奇平生亦有攬山癖
已約同題石鼓詩誰知青崔衛桃至竟着先鞭了不知
東望蓬萊半明滅想應獨受長生訣天風海濤萬里寒
萬人題扁知未漫眼中定有驚人句我今想像何能賦
佛成靈運誰後先重則一指蓬山路

潮武仲經知事獅猫畫卷

金絲色軟生常温飽食深宮錦作堆若使爰書無法吏
石珠高低徇激等一偏詎可航且梯寒余惟楊癡嚙若
風凄公能隨器使儻似蹋跚奚

次徐康使贈滹食事詩韻却寄徐公

臨深溪公言真哉粟致遠終當齎投身鞋炎燠每憶寒
持節南閩遠帝庭每懷來嘗舊儀刑讀書至老眼如月
憂世常多髭轉星與到湖邊培派綠詩來物外見空青
于喁有唱不易和小知閒亦愧大寧

寅夫惠教遊武山四詩細讀如在岩前杖屨間
想像追和用堅重遊之約

次韻以謝

漆園物外人是非一概齊寒心兩忘辯玩世鄭滑稽淫
辭懸崖險一陷莫可躋吾徒自潔白粲粲毛與西庶以
厲頑薄勿俾傷孩提廓然公好惡於斯見天倪清談寂
成風可否幾謬迷飢溺不關心誰其拯顛躋良哉延頸
民萬口徒喁喁有嚴球堂公詹約廿朝齋贈言數成篇
居要麽有膽滹侯持示余溫潤獲琬圭紬彼不比錙左
右珠高低徇激等一偏詎可航且梯寒余惟楊癡嚙若
風凄公能隨器使儻似蹋跚奚

次徐康使贈滹食事詩韻却寄徐公

臨深溪公言真哉粟致遠終當齎投身鞋炎燠每憶寒
持節南閩遠帝庭每懷來嘗舊儀刑讀書至老眼如月
憂世常多髭轉星與到湖邊培派綠詩來物外見空青
于喁有唱不易和小知閒亦愧大寧

寅夫惠教遊武山四詩細讀如在岩前杖屨間
想像追和用堅重遊之約

城市林泉隔幾關半生幽興父閩山久聞岩前高寒處
一望蓬萊縹緲間有約同看紅日上無端獨占白雲閒
錦囊收拾奇觀了物色分留苦破慳
足力猶堪蹴瘦笻擬乘寺頂最高峯杯吞東海一勺水
鞭起南湫久卧龍佛界須臾三萬劫神仙杳靄幾千重
頻公史北如椽筆寫出雲天不盡容

次韻寄謝建昌監郡

京國歸來歲告成使君一再及前榮每聞美譽中心喜
況見可人雙眼明公事餘閒詩味永要官雅澹俗流驚
遞驅頻覺從容少千里緘辭續短行

次韻寄謝盱守

學道生平慕廣成過家將奇若為榮當憂霜後堅冰漸
得遇堯間皎日明人事變遷終有定吾心龍虎有本無驚
風流太守情何厚飲至渠渠更贈行

次韻寄謝盱江學院諸先輩

半生事業竟何成冷笑猶然愧宋榮日逐黃塵雙袂暗
夢回綠幙一燈明交情欵欵知君厚佳句翩翩使我驚
皓首相期崇令德殷勤遠寄白絲行

呼喇珠御史遷臺索詩二絶為別

當此觀風慣土風老榕能識舊花驄如何又踏秦淮月
不待炎州荔子紅

著硯堂集相端定應問俗及閩山為言部使無功狀
醉中狂語疑多謬記録何憑托杳霧

滅却吟詩一半閒

寅夫示再登鼓山四詩僕雖不獲同遊然來詩
不可虛辱次韻奉謝且致歸班之餞

大壑雁邊覺小舟摩挲舟艇得舒憂山神何意迴吾駕
客子逢春負此遊靈運一時遺鷁蕩少陵千古擅牛頭
且看半地亦慈暖日晴風麥隴秋
勝處心知只此間却因名句得奇觀天容黑龍行雨
樓閣青紅蜃吐雲仙境烟霞從痼疾詩家風月要平分
眼前培塿足縈繚去流洲大洞天一息南溟能幾月
再行東海定何年江莊巨浪千堆雪檜柳中原萬里烟
解視歸裝還不俗有詩曾酌瘴鄉泉

悠然佳興誰能敗俗更當前自糾紛

我亦脩持不動尊少曾一跡印空門居然慧力照法界
即此深心報佛恩有道臨民只清靜無塵到慮儘寬喧
公餘更得新詩和洗盡人間種種煩

四月六日是為張遂良經歷初度乃避客于聖
休戀小山幽桂好重來要及菊花新

初夏微風作嫩涼傷春一夜鬢毛蒼紅芳寂歷午陰緑
白晝須臾晚照黃殘淚露荃空滴滴鎖愁烟柳自行行
絶憐增耀倉庚羽曾帶千門麗日光

生綃團扇十將以五十六字奉餞譚公植提學
謁告歸

君留南嶠兩經春愧我兹遊落後塵令夏相期同食荔
先秋何事忽思蓴國園明月隨歸路處處清風認故人

次韻韓明仲教諭

日力靡三尺風聲繫百司中年勞作吏累月懶吟詩衮衮只如此悠悠何所之可人佳句在每誦輒移時

羅山長用曹留耕僉事二詩韻見貽次韻奉答

半歲觀風熟越山頗驚機事等閒啓啓書牘煩其委落落詩筒肯往還郭曲高成渾欲忘越人吉臧正相關只應拙默差強巧不厭天孫賦授慳

此士堂堂早覺奇品題合入外孫碑都亭司馬維居城北今

客與南海元龍舊夢思一世才名終有實千年事業可無詩古人羈旅猶堪忍會見鳴機織素絲

次韻張道判

有客遊方外從容問所如口哦五字句手授一編書為看東溟水潛回西極車益公經濟略應笑賈生疎

次韻奉餞傅岩甫歸院

別後流聲落耳間炎風何許駐旌干種花住日洛陽句食荔今朝海上山舊事見前如泡影新詩向老更波瀾多君修得鑾坡福倘有餘丹乞大還

久晴方欲禱祈仲經知事出平遠亭途間遇雨之作次韻二首

海田將陸擬箋天海水何知有旱年帝念貧民欠蘇息一時風雨散飛錢海陵黃尋家先貧困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後富至數十萬

辨獄無冤可動天真卿事業在他年猶貞婦神為監察卿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人呼御史雨此時避暑山亭意應笑公眼見錢本文本山亭避暑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冠青圖角冠衣淺青衣問其冠帔答曰僕外服忽不見文本使人掇之一古鑒中得一古文錢

雪樓集卷二十七

元程文海撰

詩

徐君允諧以長篇將荔枝為貶草草二絶奉謝

風雨作秋西齋兀坐細讀來章念不可不報

遂又次韻

荔支樓下綉衣譜授記傳來却到予得見伊家玉樹種

絶勝展翫樂天圖

何人日啖三百顆輕却霓裳見玉妃自得君詩氷雪味

不知世上有甘肥

我行炎方見子都粟肌皺面身柳林中藏至美不自露

風姿皎皎隱煆爐土人謂此玉樹貴兵間幸不供樵蘇

李生五品竟汝遺太沖竊取夸全吳不材散木神所扶

有果可食終剥膚君不見深山毛羣絢文彩織毳寧免

充繙觧大枝小枝折泄餘空留碧葉冬不枯鹽蒸蜜漬

意可遠盛之寒露清氷壺廟朝豈請草野味猥以櫻實

當醍醐蜀珍曾被真妃汙此事頗近寧子愚東閩猶是

山澤臞遼遼道里懸中區倘經薦進亦爾耳始信禍福

相乘除領南酸溽同黔驢香山只作巴峽圖莫嗤齊人

識管晏知已賴有東家謨殊鄉殊嗜多受誣朔南酪茗

更相奴說名好化赤松子廿夜下注根豐腴

漳境向治流通四歸宏道有詩次韻志喜

按臨建郤總稱賢又復深深入瘴烟自古清名能化暴

及今亦子得安眠如雲冠盖誰曾識帶雨犁鋤爾自田

從此海瀕霑聖化吾曹寔責樂餘年

寄賀宏道僉事改除江西

聖明初服選掄新易地觀風著此人會見西江民吐氣

久聞南嶠政如神只今寮寀情何極惠我鄉邦事亦均

説與山中吳處士清時錫汝保閒身

畏獨惠中秋詩次韻邀月共發一棹

萬里陰晴此夜秋天容竟日故幽幽要教好月特然露

整遣癡雲凝不收隱隱清光上東海堂堂勝賞在南樓
作詩合共閩人誤早放鼈劉出一頭

夜深邀月不至悵然而睡再讀來詩次韻以謝

天上人間各自秋姮娥不管下方幽暗陳瓜果充籩實
冷聽梧桐觸井收已至三更仍抹漆空餘逸興欲登樓
夢中桂影成金粟凝絕前身顧虎頭

暇日偕行臺諸公登九仙山

鼈停驄馬共尋幽倚杖鼇峯頂上頭海淨潮平萬里眼
風光月霽一天秋九仙定有重來約三島寧無可去舟
古字苔深半明滅新詩聊復記曾遊

送宏道僉事之官江西

趙侯丰骨冰千層入眼壁立青且熒烏府當年小盛却
崇臺獵獵寒飈生清問顛崖辛苦急我亦直指江南行
雲龍上下逐東野謦論感激令人驚別來不作揚州夢
獨想牙角搖風聲浮雲聚散抑何定王事靡盬無留停
去年驅車下閩嶠驄馬却在西南峒山明月長耿耿
遠欲見之恨未能邇來傾倒連牀夜議論頗覺深逃形
書裳無底逃未了一札又促飛鴻寄江山共恨留不住
私喜桑梓蔭餘清嘗近北堂春日榮白雲望望雙眼明
我家有老且望八倘許錫類遺君莫霜風飄飄榕葉鳴
酒餞江頭須滿傾願言努力鋤荆棘浩歌天保荅升平

次劉雲卿御史同宏毅御史遊鼓山詩韻并序

步前峯距城二十里而近欲一往未能也去歲禮部王君寅夫獨遊辱寄詩盛談雲夢之樂僕亦想像高唐以對今宏毅雲卿二御史暇日登高覽勝紀之於叙寫之於詩使人心曠神馳恨不並轡橫翔排埃塩而出寥廓也率爾用韻

登臨有約墮鴻寒杜笏看雲空復情笑我北山文久勒
輸君南岳記先成林深谷窈車聲轉海闊天高筆興生
何日得將塵俗耳倚闌同聽澗泉鳴

再次韻呈宏毅御史

聽馬行行出香冥笑攜傔屬叙幽情陰森竹樹芟夷去

軒豁江山指顧成坐石傳杯懸瀑濺倚扶杖亂雲生
何時共卧超凡閣月滿空林翠浪鳴

寄賀旰江張監郡初上

帝錫旰城保障哉朱轓皂蓋冠雄才濟南書許人間見
博望槎從天上來聞道門庭清似水不慙田里冷於灰
同寅太守今劉寵努力驅車共輓推

送蘭與旰守劉東厓

結綬年時白玉京只今江海若為情蕭蕭六轡馳荒徼
赫赫雙旌擁大城桑梓何時容我住蕙蘭微意況君清
黃金橫帶渾餘事千載相期不朽名

郭梅西息齋

陰向秀墓測陽從小雪看千年啓龜蟄六月養鵬摶憶
几天機熟閉門人境寬悠悠八十返靜處得奇觀

題趙仲遠所藏趙大年鵝鴨圖

鵝鴨池邊畫作闌輸他鳧鴈意幽閒王孫下筆厭羈束
移在長汀短渚間

題仲經知事家藏錢舜舉折枝

花鳥徐黃死不傳筆端那得許清妍錢郎狡獪老猶在
字畫翻騰作少年

題採蓮舟扙

攀翻葉上露釀作杯中酒可能君不醉負此掺掺手

題仲經所藏馬圖

食之三品芻豆飾以千金鑾環詎能解棄微縶縱梁汗
渭中間

題仲經家藏江貫道瀟湘八景圖八首

平沙落鴈

翩翩數行下灘磧俯蒼波此處稻粱好人間增繳多

烟寺晚鐘

僧定鐘聲緩依稀聽不真渡頭風正急喚醒未歸人

洞庭秋月

萬頃玻瓈上輝輝玉一環望中青似粟約莫是君山

瀟湘夜雨

春容風浪東瑟瑟打篷聲騷客千年恨靈妃萬古情

漁村夕照

落日寒潭靜西風黃葉鳴鱸魚新出網分我一杯羹

山市晴嵐

旗亭新酒熟下馬試從容頗勝老兵對夕陽三兩峯

江天暮雪

六月三山底城中似凱中客來開短軸亂雪舞江風

遠浦帆歸

八景瀟湘妙歸舟更色絲招招煩小住我賦式微詩

題歸去來圖

春晴苦旱心如醉暑雨妨農髮欲斑眼底家山歸去好吾生端的幾時閒

送李副使赴行臺治書侍御史

暑風散霖霪宇宙一清快青驄金盤陀夙駕趣行邁先聲所震薄已被江浙外兩年七閩稟赤手理彫瘵高明副縝密通綽主剛介清時簡賢哲美績先奏最榮臺借君重揖政非泰寨余忝嘗侍朝夕得箴誨膛其塵埃中矯首飛霞佩男兒附青雲肯掇鼠壤最洋榮一瞬息醜好有千載期君天下寶玉脂善自愛

魏知事求樂閒字謾與一絕

人人忙裏羨人閒到得閒時樂最難會着此心真樂處山林朝市一般看

九日宿瑞坑

重陽天借登臨便北上岡巒步步高馳傳觀風忘路險無功及物愧民勞山深氣象涵千古風靜塵埃紀一毫黃菊旅中無覓處明年何許約遊遨

十日山行午炊沖頭

上山竹輿下山行據鞍穩坐須路平豈惟人力欲調適馬有肺腑亦求生閩山叢叢石壁立一嶺未了一嶺迎峯回路轉蹊徑小上如登天下如傾隊中梯畬度田畝亦有流水濺濺鳴老農終歲營一飽大熟翕合論收成我來行縣當九月風高雲朗氣適清平生心地一平直

見此巇險魂為驚僕痛馬瘡亦良苦未必原隰周隱情
箋天夜半借霹靂盡削磊磈除縱橫皇皇大道坦然共
四通八達朝瑤京

十一日浯溪登舟十絶

天開圖畫作步障連日山行已大奇撫得漁舟更奇絶
大年小景少游詩
崎嶇複嶺到江津倒卧舟中靜閱人山上行人昨日我
我思昨日始傷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九
瀨頭流水緑如油急取春芽試一甌揚子江心堪伯仲
茶經從此合重修
頗厭山蹊百險艱輕舠雙槳借一隅安灘頭力盡不得上
行路人間是處難
江清照見石趣趣貌得遊魚態度真説與長年輕蕩槳
放他深處着潜鱗
上頭石壁下驚湍一似龍蟠一虎趴幽獨莫教方士見
山靈怕唤小仙喦石壁一幅類龍虎仙巖
重陽落在萬山中物色黄花香不逢天恐詩人要題目
江邊木末出芙蓉
山容彷彿似盱江亦有人家占夕陽陸走舟行方未了
晨餐何日奉高堂
桑田滄海兩茫茫一道清流自久長定有幽人在空谷
説仙説佛説文章
説仙説佛説文章自是山林不耐閑試數聖賢名世者
話頭那有許多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十
又五言一首
斷岸刀裁出清湍磬折流山火微見樹石磴劣容舟羣
驚驚人起雙鳧盡意浮哦詩忘行色征騎又江頭

板橋午食

縣郭二十里板橋三五家西風熟未黍陸地富桑麻去
歲遭洪水高林帶舊槎他鄉豈不好無奈此生涯

十里頭

夾道雖卬盡古松龍吟虎嘯滿天風吟詩未就人攔馬

落向荒煙莽蒼中

次郭珙留遠大卿韻二首

鏟彩韜光幾歲寒深叢依舊炳班班心如止水絕點滓
屋與閒雲分半間蹤跡久疏客城府篇章聊復主溪山
後生不識龍鍾老少日聲名播九衢
閱人多似夢中山客有可人千一難驚見貢元朝士在
敢同絳縣老人看珠藏大澤祇自媚木臥空山不受寒
朱墨沈埋無好語和篇首首出衷肝

次韻王蘭思

月露精神入筆端泠然雅韻洗鬈鬟知章清味鑑湖水
宏景高標句曲山炊黍功名隨舊夢種蘭歲月自蒼顏
何時乞得身無事分取閒雲一半間

百蝶圖

政爾翩翩去其如栩栩何夢中千億化未覺百身多

張壹唐宮搗練圖

月杵輕揮快似飛霜紈熨帖淨輝輝詩人不識畫師意

檄詠周南澣濯衣

書月樓

長年南北事馳驅閒却西樓架上書削迹市朝專靜退
羨君事業付乘除神光清夜照千古素魄中秋明太虛
我欲借眠還肯否靈明回向此心初

次韻張仲豪御史見寄

荔支熟後與君違鬢髮星紅又及期官冗不知為客倦
詩豪猶足起吾衰田園盤盤生歸興江海悠悠感舊知
千里相思無以贈明時行道復奚疑

答王魯山

江海交遊白髮新眼明猶及識斯人縉雲氏接三皇舊
鳧繹山藏萬古春舉世誰能容毛遂高風今始見元賓
秋光未老黃花健把酒相期萬里身

答張仲豪御史

山川相望風烟隔寒夜時時夢見君焜耀結衣浮紫氣
崢嶸椽筆倚青雲月隨淮水明千里春滅江城凍幾分

老我三年閩粵國無才何以稱斯文

韓孔惠孝廉輓詞

杜門三十載辟世抑何嚴身隱一時屈民彝萬古瞻徵君宋康節處士晉陶潛題墓真無媿三山韓孝廉

寄題李總管効忠堂

共惟湯武師仗義行以仁阿衡相鳴條尚父冀孟津虞韶一鼓六合皆陽春後來用武者卓管視其民功成荷圭爵萬宵隨荒蟠慷哉平江南時有臣如彬焚香封

士卒誓不戮一人至今青史上厚德誰與鄰天朝太一統皇靈被無垠桓桓伯顏公秉鉞兵如神舟揚有澄波矢落無驚塵策勳談笑間視彬亦其倫誰歟恭壽畫李侯兩經綸按鑒起襄樊一掃雲雷屯論功冠戎幕奎合登要津胡然二十載尚爾米雨輪皦如一寸忠寢飯常大署小罟較得失魴鱮暗作枯魚泣直針為鈎餌亦無書紳為堂識不忘巨扁高嵣峋通來又遷轡三載建水烟徒不見真鈞徒林中茅屋是誰子袖手無言方隱几

濱清譽播海隅最聲徹嚴宸我聞忠之報豈止在一身

李憲甫敦好堂

斯堂貽子孫千古尚如新高門矗霄漢華屋如魚鱗金

如許聲華重情知計未然臨池思靖節愛石讓平泉此

事凌千古斯文繫數椽相逢敦友好心誦大夫賢

書郭將軍墓銘後

不用汾陽拜將軍閱世深虎頭當日相馬革老年心領

自囊中出詩留槩外吟能文欣有子安得遇山林

送余率翁移扶滿謁選并寄容齋承旨肯堂學士

江南四月梅子黃衣袖已試荷風香出門有客欲萬里

使我憶得西山蒼西山何處雲半髮夜深斗極回寒芒

磴泉自紅澗自碧樓倚白雪歌滄浪容齋遂慵兩相好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七　十五

劒氣耿耿龍騰驤我嘗握手極千古逢之滿腹生琳瑯

曉天一笑江水長燕鳴岸雨催牙檣

別余琅山教授

憶昔京華別誰知碧澗來一杯春事老兩度冷官回喜

色迎椿樹明時仗杞材可能瓜熟巧綵袖照蓬萊

皮充齋輓詞

宦籍公侯貴鄉評齒德尊卷舒民寄命生死客填門美

譽空遐想遺文欠細論傳家詩禮在勝覩茂蘭孫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七　十六

送黃友章過南浦并寄蕭許二提舉

愁尺朱簾外梅黃正釀酸谷雲雙井濕江月一天寒懸

榻留徐穉開帆借子安斯文有宗主慎勿歎儒冠

上官秋旦輓詞二首

妙年植門戶壯志就功名汲汲尊倫紀諄諄似老成文

功同武事茂實發英聲太息天何遠推殘到紫荊

黃金臺畔路文彩憶鵷鸞大雅淡無語諸公爭欲官可

憐蒼儁色不及雪霜寒賴有新詩在江湖興未闌

題趙雲趣梅圖

燭龍一步九徘徊便恐昆明灰作灾避熱雪樓無去處

天留半樹補之梅

題傅雨岩所藏蕭臺三賢與雞山麐和墨跡

蕭臺三妙競當年下筆曾期百世傳不是傳家敦世好

只今誰與拾遺編

題傅雨岩所藏劉龍洲與牧菴麐和墨跡

四海龍洲客三生杜牧之篇章唐大歷人物宋淳熙雅

道還諸老風流自一奇明岩寶遺墨先友百年思

黃有山輓詞

江右多文獻夫君獨槩量一官相始末十載了存亡夜月閩關黑秋風旰樹黃有兒終大事百世此桐鄉

曾寄寬千户輓詞

家有元豐槩逢時又六韜水爲從霧滌鞍馬尚風騷王府奇斯士皇恩選爾勞中營妖石隕新塚戰余鳥

次韻王楚山見寄二首

欽定四庫全書 劉禹錫集 卷二十七 十八

歲寒特立憶長松陡覺龍蛇落眼中學問青箱傳嫡派詞華白雪尚鄉風田園到底還元亮城府曾先識德公

矯首詩筒頻餉我草書元不礙息息

江山信美重登樓歲歲年年客裏留遠景記成悽蜀里孤雲望斷感邠州白鷗江上天連水黃鶴磯頭月滿洲

歷歷楚山青不老幾時握手話曾遊

送黃隆吉司獄

兩辭有生死司獄定初情慎勿卑官職徒然記性名如

君自良吏佐邑著能聲章貢修何許行看獄市平

送嚴春山

不是春山無釣磯要將喜色動慈闈一官豈爲蘇洵屈百里忻同李路歸椒酒儘堪爲壽獻梅簪赴得未花飛

斯文衡鑑明公在千仞岡頭試振衣

陳中方輓詞

秋風蟻戰萬人看回首眞成半夢間博得風流歸泮水杜將文物起賢關青衫纔著陵遷谷紫紱重來日薄山

欽定四庫全書 劉禹錫集 卷二十七 十九

阡送南陽家恐尺梅花寒絕淚潛潛

鴈塔李君攜草廬記來索詩戲題二首

看了除書損道心浮屠何事着虛名華山處士多閒管記得麻衣三字評

君來喚醒少年狂淡墨春風鴈幾行塔頂夜寒星斗近尚堪爲我說文昌

魯勁節惠梅二首

任他桃李滿人間千載心期托歲寒儘有江頭佳實在

不妨身作老龍蟠
癯仙歡舞送春來醉我新篘白玉醅索笑花前誰與共
一尊合為主人開

趙安宇惠梅二首

何必園林欲雪天問渠交友已忘年尊前一笑成珠玉
知是詩仙是酒仙
誰遺飛虬下九天人間小却住千年祇應標格孤山似
肯與移來配水仙

曹勁節輓詞

慈絶寒蓬對此君尚疑月夜有歸魂黃粱夢裏常平衆
晚節香中獨樂園養志從來誇有子問安誰復辨諸孫
千年馬鬣知何許不盡春風淚一樽

題靖夫弟畫折枝十二首

紫牡丹

豪貴說長安爭先紫牡丹我無池館地畫與子孫看

梨花

神清體綽約雲淡月朦朧道是玉環似輸渠林下風

雞冠

瑤臺歌絳幘欠一聲啼獨立西風裏由人喚木雞

月桂

本是堯冀莢翻為月月紅殷勤煩好手移向玉除東

碧桃

紺髮綠毛冠瓊裾縹碧衫人間無處着除是補陀岩

黃蜀葵

玉杯蒸栗色那得許精神稽首黃金相天然妙色身

櫻桃

雨洗紅珠重香浮乳酪寒筠盛風味在消得赤瑛盤

來禽

翡翠圖成彈胭脂與點腮園丁休盡採怕有衆禽來

梨子

滿面黃金粟盈科白玉漿可能燒二顆口腹累君王

石榴

朱房含玉醴玳殼錯金鈿不枉煩符節崎嶇十八年

木瓜

珍重宣城貢瓊瑤直得詩霜餘風韻在細字寫臙脂

枇杷

翠葆擎珠琲金丸貯蜜漿雪中記高樹花發傲羣芳

跋段立夫詩卷并序

予初識段君立夫於南臺持憲嶺南甚有聲予使閩嶠不相聞五六載矣問之則曰寓武昌也自閩

還盱君適來佐盱郡以一道清澄之才行千里牧養之政一府之視聽為之新予寓於是而官於是者得見如斯人焉如之何不喜暇時輒相從意謂可以忘老也而予又被命有湖右之役君舉酒為別且出示武昌一時名人送行詩卷學士姚公端夫叙實居其首予行匆匆不能悉已然君之不警不戚不待端夫言而後知之也方今聖君賢相在上用人必當其才如君英英豈久沈郡僚底哉將欲為盱民借君一年恐不可得繫二詩于卷末以識別後之思云

君從武昌來我又武昌去南樓秋月高永夜望盱母

君如霜後鶻繫此轅下駒借留亦我意匪朝有除書

題萬媼九十八歲記頌

康強九十八歲壽四子一女俱壺漿身見曾玄共五世

一門二十四男兒阿誰積此善者慶萬母鄭姓家青綬

此誠希有合旌異有未省録撰吾詩

送白敬父赴江西理問

斯人官此孰能知江漢天成一段奇南國樹能思召伯

西風塵豈為元規相看未穩渾疑夢一笑無何又別離

好泝澄江吾所飲思君還讀寓齋詩

題張知事所藏王黃華墨竹姚雪齋詩卷二首

黃華不見琅玕蒼雪紛紛六月寒盡日搖毫描不就

若為持與墨君看

軒轅猶記雪齋老筆法詩情兩入微莫怪再三開卷軸

近來耆舊眼中稀

送蕭深可尹叙浦就呈分司郭西埜僉事

荒服今州縣提封古子男瀘溪遺愛在叙浦去程詩尚

續台衡八何妨令尹三林宗方問俗氣象故渾涵

題雪寺歸僧圖

石頭元路滑更着雪暄暄不敢辭辛苦諸方應供來

奉餞別學舟老先生之武陵

疾風吹雲雲不裂南紀酣酣三日雪辰陽冷掾故不冷

破帽棕鞋來作別先生自是我輩人錦袍丹紱曽青眷

黄金築臺不肯上水晶宮中一角麟一朝忽着儒冠起

泛宅浮家五千里繫船花岸始蒸霞為展皐比説詩禮

仲尼未始三年淹我亦鳴榔下湘水蕭雲曽志上所知

銓量當遣教五溪先生行止無不可瓜期況爾來遲遲

問君此行何所之武陵思我還當歸是間少長致足樂

采花食實新桃枝落日天低洞庭野木葉蕭蕭風上下

留君小住君掉頭前有十觴先饋者蒼蒼烟水解迷人

莫倚川原物色新漢家會有蒲輪使珍重修程穩致身

燕五峯右丞用安總管雪詩韻見貽次韻二首

開門驚羽舞儻儻時序崢嶸又一年萬象好看俱幻處

兩儀渾似未分先捕空粉筆誰供畫散路銀盃不值錢

狐兎至今難遁跡長弓俊鶻快三田

五老峯頭不老仙詩來喜雪兆明年閒吟公自如忠獻

懶讀吾方似孝先杯酒騰思澆磊磈街泥猶惜濺連錢

斯時雅稱官居冷帽擬僧伽衣貂田

燕五峯詩附

比見諸名勝所賡安侯雪詩病中偶成兩章

録呈一笑

疑是瓊樓上界仙散花布地又年年玉龍松老猶擎

重翠羽梅寒敢占先甲胄戍邊思挾纊貂裘換酒不

論錢舊家風味都休説預喜豐年賦大田

銀黄剪水出天仙此瑞令無二十年南紀歡騰三白

後北枝春遞六花先此時沙漠應如席曩日京都屢

賜錢臣子願豈無補報負丞祇恐愧藍田

再用韻敬謝佳句之辱

凡花頃刻未為仙天上瓊花占大年鏡鑑黃精憐我瘦
老詩成白戰覺君先吟窗祇想銀河瀑凍屋空驚玉
蝶錢稽首君恩同一飽明年我亦賦歸田

高寒驄馬自神仙擎柱風標見盛年梁苑賦成驚歲
晏郢樓曲好占春先爐灰我愧懶殘茗沸君高陸
羽錢忽憶西江攜手去漁蓑江上看瓊田

次韻奉酬趙儀吉并東問嘉會陳孟實

雲洒溪藤卷復開雙魚能為故人來一官水國家千里
三谷山房夢幾回安得清遊繼韓孟喜聞白戰起歐梅
歲寒亭下春初折試嚼君詩燄一盃

又題歲寒亭

吾廬不暇理且復理斯亭風雨從渠破雲山送我青蒼
龍千歲質黃鶴九霄翎相與成三友今年聚德星

題廖克讓所藏喜酸圖啄木畫卷二首

寄閻子靜唐靜御二翰長

故人天上近何如白玉堂中足寶書燭徹宮蓮三鼓後
露滂仙掌九秋初江湖政共丹心老魚雁全如綠髮疎
西北關干天咫尺欲乘黃鶴却躊躇

因羅沖夫行寄藏魯山二首

夢裏西江潑眼青隔林遥見繡衣明覺來得句無人寄
恰有新秋鴈一聲

兩鬢清秋半席風歸裝無物有詩窮南樓那似西山好
十二珠簾捲雨中

確齋侍御見寄方鏡新篇奉和二首

老我平生坐惡圖又因秦鏡得新篇一方明月恰如此
幾載磨磚竟炯然不必蟲魚銘表裏定無麝鼠鑑妍
憑君穩看高臺上為助清光照大千

寄尚參政

黃鶴山前舊使星十年今在泰階明西江紫氣南樓夜
挂壁從教鬼魅驚誤隨書劒又江城神光內照初無用
長凭闌干到五更

江天暮景圖

仙樂重磨漫有情此日容顏誰老大向來肝膽照分明
蕭蕭萬象秋經眼安得同看更細傾

用從周學士韻奉題竹岡二首

昏鴉零亂掩荊扉烟樹微茫水四圍我願卜鄰還要否
淡墨重看帶路塵去年今日正行春不知誰有千竿玉
門前恰有釣魚磯

題段郁文所藏錢舜舉畫二首

我欲林中著此身
江湖滿眼歎殊鄉寒碧沈沈華子岡翰與咸寧吳令尹
此君長伴兩相忘

餞詹御史

相知不在早所貴得此心馳驅三十年見此玉樹林蒼
蒼古顏色敲芾喬木陰豈無雪與霜獨覺春意深懸知
棟梁具不受寒暑侵高枝有逸響聊以驚凡禽誰云節
目多正直神所欽清風為我彈明月為我斟非酒味已

雪樓集卷二十八

元 程文海 撰

詩

次韻廣西王景華憲僉見寄

江漢飄零一夢初少年心事了無餘雙鳧來鴈妙賢路
五柳孤松憶弊廬黃鶴樓前塵隔扇碧蓮峯下雨隨車
新詩乍見如公面有使頻時慰索居

次韻郭西埜見寄二首

我本山中一倦民出山猶幸挹真醇何妨共結雞豚社
闕取樽前見在身
自別君來帥欲塵清泉那得取諸鄰夜來夢與山靈語
華子岡頭見異人

次韻盧疎齋就以贈別二首

百川晝夜流萬折不能止華山勢崩奔終古乃在此人
生貴推輓三歎中夜起瀟湘有佳人朗月鑑秋水思之
不可見曠若隔千祀相逢在歲晏使我寢食美又言當
速別東去數千里何由小踦躇招招彼舟子
斧石琥珀針不言自相得留君我無辭送君我無力願
君加餐飯努力崇明德江空餘深寒出入愼扶翼梅花
照清顏夢寐耿玉色媿前求南雲金門幸回憶

寄王元夫侍御

墨池曾別右軍來回首何時笑口開昨夜東風吹好夢
故人今上鳳皇臺

寄趙子敬治書二首

父老猶能記福星煌煌令在太徽庭五年江漢烟生土
惟有甘棠一樹青
南北參辰十五年狂奴狂態故依然何時握手平生事
夜夜南樓月滿天

寄潘景良都事二首

渺渺美人天一方思如江漢不勝長東風嘆起三山夢
月滿庭花幾樹香

憔悴江湖見在身十年前事只清塵鳳凰臺上闌干曲
應念天涯有故人

觀空軒

焚蘭登上方倚策得幽觀塵心一昭曠風篠正凌亂道
人欲觀空花臺對香案駘駘兩初潤雁雁春將半未詳
姚與魏穀葉珊瑚幹豈無家貲惜亦有子孫肯風光本
何有可愛不可玩殷勤道人心邀我揭素翰故知非佛
事聊用標讚歎無根優鉢曇過眼河沙算書成小窺簷
紛紛現實漢

舜舉畫棠梨練雀

霜筆棠梨驗風枕練雀銅含毫心欲醉開卷眼還醒

送孟子周御史

翰林通華益學士如堵牆我昔從東來白鷗入鵝行又
如彼棲苴稊米於太倉無補舜裳衣幸識堯文章孟氏
古作者周鄒漢平昌當時捨竹間鸞鵠今高翔瞻前忽
在後復若揚抑糠相知始相識此樂殊未央非無酒與

有三吳不肯嘗英韶發孤奏二梧失老蒼何以傲歲寒
篁筍留秋光何以慰別懷願保濟速航

送劉欽夫御史

乘驄萬里行光華動南極江漢及早春草木皆喜色欽
夫吾所欽握手如舊識詩書與禮樂談笑出珪璧寒亭
列山尊我欲勞遠客再四招不來感鳳方覽德使我心
悪而無以見雙梧忽辭黃鵠磯遥返烏衣宅瞻言在中
河杳杳浪花白天空雲水濶欲送無羽翼輕舟行順流

頗以戒潮汐努力重明時壽身壽家國

周耐軒總管輓詞

總角詵神秀驄車見達尊雙旌傳宦學千里賴生存馬
鼓山扉夜龍眉總帳容歲寒留履齒凄斷不堪論

鄧中齋輓詞

中齋吾所敬一別幾飛螢栗里藏名字歐鄉有典刑龍
蛇那起起鴻雁已冥冥淚眼河汾迷猶占處士星

送劉仲誠歸涛陽

不見匡山久高人得飽看遺民甘入社中允竟辭官南極光芒通東風紫翠寒君歸頻問訊五老近平安

寄郭西埜憲僉二首

風淨看花陌上塵遲知露冕正行春麻姑定向方平語三十年來第一人

提林心似後樓鴉黃鵠留連老歲華十里家山榮蔭好春風何日岸烏紗

送尹生歸江西

江漢秋深鴈過稀悠悠歸思夢先知輸君去住無多事顧我留行待幾時野岸曉光千樯急平湖寒影數峯欹拍肩試向洪厓說倘有黃花覓一枝

家山飛雲圖

吳雲楚客兩羈孤我亦先人有敝廬風雪江湖歸路遠不知誰為寫成圖

次韻程文卿并柬憲府諸公

歲晚江湖一舸歸故人水驛寄新詩風霜客鬢非前日氷雪梅花似舊時閩嶠十年常在望西山千里重相思

喜逢官府清平日林下從今生有涯

寄陳止善繡使

王春煦萬宇八使來宣昭使君古德星所至聞虞韶憶經沙漠陌弭節眺久要相望江北南鄙吝一日消漢江鴨頭綠奉以磊砢瓏駱駒曲未終渺然但清颸匡山綠雲起繡衣已當霄迥迢江閩際往往山岳搖豈意桑梓間猶得親華鑣衡門劣客車聊以永今朝至今謦欬留使我神思超曠言既匪易既見終成遙遙知按行處氣壓滄海潮緘經有晉石水底字未銷山靈知素約寤寐苦見招使君幸踐之毋謂方乘軺

次韻王山仲見貽

清退巷中老風流昔所親江雲猶滿幕宰木早先春文采傳家舊詩章發興新朝宗秋水在去去自知津

次韻王子炎見貽

每逢佳句百憂寬頭覺鷗盟尚未寒傳語烏衣兩公子

頻抄新作寄人看

西湖小景

一片無情水笙歌日日春至今圖畫裏輸與眼明人

送南豐曾敬齋學正歸省

芹藻香中識歲華滿懷霜橘苦思家來時謄載螺江酒要及枝南第一花

畫斗

殼觫春來苦羣兒未必知良工如有意好寫駕犁時

次韻趙卿月見寄

林泉遺世味幕府念平生尺玉偏勞寄雙魚不忍烹有山隨李廣無酒飲公榮戲問朱簾客應知暮雨情

用前韻送閻伯雍

期子銷殘臘寒江水又生宦途謀北運客味厭南烹早就金門獻先看玉樹榮家公應問我泉石正關情

題畫屏折枝十二首

牡丹

天香銷卯酒國色艷朝暾無地堪池館留看到子孫

雞冠

百世兒孫尚肯堂着在名山期衆共向來遺愛豈民忘

詩成難盡意中事石磴蒼蒼澗水長

送益清陳君

齒宿如何意更新黃花清露共精神絕憐康樂經行地

遲遇淵明停筆人樓對夕紅誰拄笏澗涵秋碧暫垂綸

區區太史占星聚不見高陽有後陳

次韻趙卿月見寄

旌節餘空樹金錢失舊妍蕭蕭風雨夕獨立聳貂蟬

梨花

清香發妙質皓齒映明眸惆悵東關俗移來白雪樓

長春

生意春長在人間自四時紅衿映肉色消得簡齋詩

黃葵

金掩傾初日檀心颭曉風殷勤把黃露擬進建章宮

碧桃

平地碧雲起明璫冠翠鬟種時和玉露折處宴瑤池

欽定四庫全書

來禽

婀娜骨仍瘦勻圓韻有餘折來配青李如對右軍書

梨子

玉屑金壺露蒙之綃色裹霜刀為發部內熱得真游

枇杷

磊落黃金彈梢頭萬顆饒詩人如識面未必賦椒聊

木瓜

糝糝金沙面宣城出貢餘倘令和鼎食豈必愧瓊琚

櫻桃

百顆輸先獻圖疑火齊甘赤瑛盤裏好味不改筠籃

石榴

珠囊碼碯裹玉醴水晶房三燕華池潤仙家碎穀方

送章明叔

相看未足又相違鴻鵠東風接翅飛兩槳吳船人易遠

一萬春水鱖初肥驚心幾度經年別握手何時萬里歸

欽定四庫全書

早向斯文收汗馬華岡南岸有漁磯

寄陸義齋憲使

關山不礙暗香來枝北枝南掛掛開花外有人持漢節

尋詩應上越王臺

寄姚牧菴參政二首

黃鵠山頭楚觀鐘與醒塵夢大從容歸來坐聽春林雨

還憶簾前翠萬重

斗牛之間氣更明三台星裏見文星滕王閣上新碑刻

處處人家有素屏

陳氏山居書院前朔橋名道山

共說山居好烟霞幾許深幽中書有種橋下水無心酒

聚陳遵客花留蔣詡吟宿春應可到吾亦憤登臨

補之畫梅

朋卷見横枝逃禪不可期忽忽霜月夜獨坐小窗時

陳小庭求詩戲贈

羊角峯前擬峴臺竹林深處小庭開逕知日日吟詩苦

損却空階幾寸苔

李生北行

白玉堂容四海黃金臺貯千年好去江南年少薰風一

洛朝天

麓石圖

雲根無數壓溪灣萬里攜來只等閒我有澗邊蒼玉筍

如何空寄夢魂間

送霍可與晉卿理問

素履詩書在明時獄訟稀鶯花梁苑酒金紫老萊衣外

省分天綍南河近帝畿平反須作意回首是黃扉

劉敬之尚書輞詞

儒效通今古尚書獨遠倫風沙臣節苦禮樂國容新地

隔龍泉夜庭留玉樹春曲終無限思併憶舊平津

白无咎素軒

下基厚地上高天飢即加餐困即眠幾度詩成還閣筆

恐將文字浣天全

少陵春遊圖

杜陵野客正尋詩花柳前頭思欲遲一樣東風鑑背鬢

曲江何似浣花溪

喬達之畫江山秋晚圖三首

遮日西來正暮秋買魚沽酒醉船頭如今見畫渾疑夢

知是南湖第幾洲

千山木落鴈飛初樵屋漁梁路有無京國貴人真巨力

畫移生計入新圖

別來事事可名家獨我空添兩鬢華天際有山歸未得
遠峯休着淡雲遮

寄題終南遇仙宮宮在甘泉之下渼陂之上

甘泉祠祀漢陂遊盛事曾傳古雍州故國風雲逢聖世
化人宮殿倚高秋神仙可學妨吾嬾詩句難成愧客留
聞道終南多捷徑定應容易到菟邱

李氏奉親圖

高唐李家宜入史世世順孫并孝子令人創見古尋常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八 十四

養志承顏政如此春風秋月花滿川小車長耳相後先
生綃二尺粉黑具中有至樂無由宣坐中親賓歌拍手
宇宙之間一尊酒黃犬東門竟不歸青牛西去知存否
何如我翁八十強紅顏雪鬢雙電光醉歸不怕驢自穩
有兒左右扶車箱長閒貞觀開元際老大昇平飽嬉戲
丹青不見見殘編好護新圖示來世

鳳林李以翁教授父主簿公行實

坳屋知何事邱園有宿儒一官聊慰藉萬竹自蕭疎玉

樹春回後黃花酒熟初典刑今益少五字當生芻

文明門外劉氏野春園二首

杜曲桑麻韋曲花青山遶共酒旗斜閒時也欲尋將去
長夏門前第幾家

東風如海畫難真沁水平泉遠近鄰却是野亭春最好
題詩題字有閒人

石上三生圖 閻澤峽猿精也其歌可見然古今皆無人及之

巫峽三聲斷王城一夢回坐橫牛背穩不道故人來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八 十五

雪騎圖

都城五月已炎歇尺西山迹謾迷何處只今如此雪
煩君小住我瞻鑣

張子惠院判孝顯堂

日出北堂謖草綠冷艷生香蔭蓽扉荊花七樹樹樹高
一一種時如種玉主人今住天中央曉從西府朝明光
歸來一曲塤篪合共羨張家孝顯堂

寄題吳氏晚香堂

樞山有高人樵歸得杖菊棟之清漢岸繞此白雲屋華
滋無早晏所責受命獨朝來濃露下芬芳出岩谷未知
叢上金何似庭際玉更欣萱草長色入倚屬綠松柱相
與榮梨棗況已熟東籬一尊酒十載有餘馥願保黃中
婆餐英寄遐躅

冰雪相看堂

每晚息堂廡颯然却疑身近廣寒邊雲霄直上無多路
冰雪相看別一天勁竹喬松心有託方塘黃鵠盡堪傳
六街紅透炎官傘借我風櫺一榻眠

次韻王寅夫尚書述懷

皇家盛制作後進殊未諳眷言廊廟老有如車指南高
有秩天秩下以商周參共惟建官百晚矣錫命三君懷
秋雨霽空碧何恬恬北南三十年取世亦已厭近聞鉅
鹿下一騑駕兩驂復言江漢民船尾紛相銜競迎新使
君使君裝已嚴皆喜遇好官清介侔張堪誰知政望久
各抱空歸慙華國賴典刑潤下資流謙五字賢長城何
幸獲或擔傳之寄千載雅頌俱勝緘願言隆鼎彝無窮
在遷談

解安卿惠紅藥嘉種

風翻花藥春當階平生謝朓榮吟懷我遲于京三百日
空庭枉費東風來人言秋半宜求種公槃私園勞僕從
集賢解君解我心對面珍叢青移送壯香浩態根叢藏
露珠葉葉疑息光主人帝城求畀住一花一木都向陽
知憐我屋偏城北雪早霜多禁不得行行送福屋西東
旋為佳人覓佳宅手提井華不敢澤造次恐傷黃玉笛
天公念花仍念我夜深暗雨鳴蕭蕭復疑猛酒兼繁滴
排曉來看三太息初逢無以効殷勤佇待紅燈照瑤席

胡紫山輓詞三首

一尊淮海話相逢抵掌揚眉四海空落日遠山依舊紫
眼前回首但霜風
召節曾趨供奉班許教孤鶴級鵷鸞鸞鵷不肯尋常出
孤鵬無端自往還
各抱空歸慙華國賴典刑潤下資流謙五字賢長城何

太息何人似此公未輸天下頌中庸何時絮酒平生足

高里三章一夢通

贈燕協律

洞庭之野有遺音水葉蕭蕭自滿林欲向此中尋節奏

天空人遠夜雲深

紫節帥

江上山頭望夫石當年頗說貞誠行人疑是征夫在

長使往來緑起壁何如秦中富家妻少馬便相當堂

征夫不返頭雪白旌表在門衰有詩

華陵陽八十

陵陽先生八十時白髭紅頰身深衣求風水熟有伏臘

磻溪釣直無是非門前載酒欲問字亭角倚杖方尋詩

少微政耐光不夜高士若匪先生誰

題祁拭燕秋山圖

仙人縮地古今同何處移來水外峯我與白鷗嘗有約

可憐相見畫圖中

贈接花孟老

看朱成碧酒闌珊更訪街西白壯丁今日看花人白髮

接花容易接春難

題高彥敬烟嵐圖

西南多連峯東北多大野大野少人居連峯有人寫寫

之給卧遊誰為識真者獨有廬山公麻山如麻馬向官

浙河千收拾不盡把雲烟何慘澹水木亦滿酒匪徒妙

丹青劣句尊駭雅胸中殊磊砢筆底聊復爾若有諸可

亂何者獨非假削平蠻稍業庶以飽天下

樺陽谷十韻

樺陽谷

天上官班地上行樺陽泉石託幽貞自從再踏蒼龍尾

每望西南眼倍明

養浩堂

不向高堂日擊鮮歸休何以度流年紛紛移體兼移氣

獨對青山養浩然

向日亭

寬開何地不容光況是親扶日轂長未信城南天尺五每家亭樹對朝陽

招隱亭

不見朱欄十二干遠檐叢桂想園園但招雲月休招隱雲僊無心月耐看

聽月溪

水底空明透幾重溪光全似水精宮可應只貯涼蟾在無限魚蝦亦見容

靜芳池

風裳水佩錦迴環南蕩西湖六月間却是主人心更苦滿衣秋露曉憑闌

代竹園

遠近蒼雲接水雲沁園花許鷹來分當時淇澳青青草千載人言是此君

比德泉

泉將比德德無涯相映相輝玉絕瑕一尺自渾千丈潔丁寧流處莫淘沙

關槲軒

槲棘春風日夜新檻前山木老能神兩賢豈是真相厄大樹將軍此後身

射平

靚德仍觀絕藝希蟲懸秋髮射侯微從今谷口榛中石夜夜須防獵射歸

孝猿圖

三生石上性長存死別如何不斷魂開卷故人還滿眼此情令更不堪論

劉單州棄官赴台州之喪

一手有急一手赴左不良行右須駐人心取舍有重輕所以劉侯如脫兔好官尚有兄則無死令不死孤不孤久思古人令始見我欲書之寄董狐

王氏嘉遯齋

東山太傅寧無意少室遺公自得名雨露四簷天尺五
未應嘉遯了平生

送洪子蘭奉使歸高麗

青禁虛心待上賓鋒車就遣過庭人龍城遼東廣寧府日近
歸裝暖玉著花寒別夢新洗馬陳情曾有表乘軺拜慶
古無倫天東嘉植知多少橋梓如今最得春

寄題韓雲卿漁莊

太行之陽有盤谷別有漁莊在東麓基雲匝月三十年
突兀眼前成此屋汲中明府昌黎公平生往哲將無同
愛山未辦茅一把且種五柳搖高風只今盤盤知幾礎
堂構殷勤遵雅素玉龍擎重棟梁新不數王家老槐樹
門前洹水行漁舟沙平浦遠無驚濤天開圖畫屏周遭
秋風蒓鱸春風桃李芳拾翠較所採月明舉網登銀刀
脩以大白湘溪毛酔看太行首獨搔長歌欵乃清而豪
聲飛于天鶴九皐嗅歸朋儀萬仙曹天關虎豹不敢嘷
太清雲翮無纖毫此時此屋更突兀干橋花竹中天高

送程君儁學正歸潯陽

五老催歸客天寒道路長殘冬涉易水發日到潯陽學
見吾宗盛身隨聖道昌未應嗟晚達松菊近柴桑

郝氏世德詩

啓漢優三略興周冠九人王功今古在侯服歲時新奮
建名相亞皐陶德有鄰向來忠孝傳彌覺眼前真

申屠大用輓詞

故人為別幾秋風竟爾難尋一笑同表表自能遵素學
行行都憶避青驄殊亭雪捲詩初換鸞社珠移事已空
老我只今看宿草短章那史後諸公

榮歸亭

昌邑淮陰欠此亭繡衣馬映鐵衣明至今無限遺榮在
玉樹欣欣遠砌生

王秋澗先生輓詞二首

六藝流名儁諸生屬意深雄文採虎穴妙墨過雞林不
朽緣編重無端齒髮侵故應持斧日早有挂冠心

解聽清王度馳環聚老臣江關舉氣合輦路笑言親去
住猶如夢存亡已隔塵獨餘秋澗水顧影一傷神

華隱

御風來往不留塵水墨何由染此身我亦平生一邱壑
幾時閒似畫中人

漁翁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二十三

漁翁牽纜漁婦紡縢上兒看棹車響漢南漢北趣冬晴
水急船多欠新網視兒休嘯手正忙網成得魚如沒長

拈木

野樹無心綠寒鴉作意飛向來回首處疑是復疑非

危橋

危橋那可試獨步更堪驚不見當時盡空懸異日情

樗亭

幸免斧斤厄常驚歲月新少年欺擁腫老子愛輪囷

奉賀國王太傅丞相受封

龍飛天子答勲勞畫組重珪秩袞袍周室同心惟呂伋

政應聊復試初心

中卷詞附

人至永以二絶句見貺清簡幽深情意都盡

披閱諷詠如接芝宇感慰可勝言哉輒有

小詞録奉一笑且以寄企嚮之意云劉敏

中上

短夢驚回北窓一陣芭蕉雨雨聲還住料日明馬樹

起望行雲處雨前山去山如霧斷虹猶怒直入山

深處

送李景山侍郎使安南

北戶之東旭日升客光必照破羣寒防風後至心何在

陸賈重來語可聽化洽不聞冬吠雪氣先還想夜占星

交州九郡皆王略他日殷勤話所經

贈杭州開元宮王眉叟法師

星宮浮遊隨所躔上極玄始下九烟出没無迹合自然

誰能居之惟列仙虎林之宮曰開元鳳光躡景與時遷

我持絳節曾東騫仙人揮杏邀我前翱翔接羽遊木天

雲庭坐詠太一篇赤明日月如千年方平羽駕初來還

黄姑去舍空瓊田超然而止開元金堂玉室千萬間

元中正炁迴靈淵洞真神章太帝頒九劫無始環中環

溪分素河月流灣至虚生白心甚閒又乘剛風凡豹關

戒欲從之不能攀青瑶爲簡綠玉編託之鮑參飛軒

黄庭之師爲我言來往何時相復旋

李漁母八十詩三首

乳下孤兒已了官眼前銀鹿共盤桓欲知八十年問事

雪皎霜寒在鬢端

高門大扁里閭驚孝子慈孫女婦貞別有河東李漁母

不曾旌表衆知名

截髮供賓手斷機從來烈女有佳兒劉家中表熊家學

文采風流定可知

送完顔總管赴平陽

汾水西南古晉州雙旌五馬漢諸侯庭無坐吏官班重

地有遺民帝化留荆樹春風誇列土甘棠清蔭表高秋
征騑莫嘆長安遠回首朝陽是劍邨

送何仲韙平章赴汴省

梁甫氷川大半開懸知鈞軸載春來清都雨露流中土
左界生長接上台別意漫言書數寄去思終見詔頻催
安輿莫嗚珂引夾路人爭拜老來

題虞山公川所藏小景二首

已未御書小景

流落殘春筆名蹤定可知君王方旰食猶為一題詩

盧學士詩卷

渺渺浦江遠年年桂棹秋空餘詩卷在天地與長留

寄壽張天師母周七十

雙鶴飛來墮碧牋上清金母慶布年惠風和暢光三日
南極遐齡自一天星逐馬蹄催遠使露分仙掌趁初筵
從今歲月吾能數青子蟠桃色正鮮

送岳川馮道錄

夜半黃金化石頭洞中人向玉京遊丹砂欲度三千士
月斧先修十二樓位記星辰須北拱道行江漢與東流
相逢紫極崔先叟為問秋聲好在不

題扇面

葫蘆纏蔓急菜葉鬬花妍為問將雛鳳丹成兩亦仙

咏山雲老半間三首

常住元無所住非空非覺俱空長老半間何在問他明
月清風

三界十方周遍千門萬户尋常與取雲歸管業老僧自
有禪房

萬嶺松杉密密兩關雲氣深深會見重來婆佛樹生肘
上成林

賡牧菴與李仲元詩

世祖體天下盈庭盡瑰奇聯翩萬國士慷慨皆已知嚴
嚴許文正扶道應昌期李君此時俱好學何常師駢肩
謁萬乘天光煥倫彝相顧各少壯自許涅不緇別來能

幾何歲月忽吾歎出入三十載嗟君位猶卑但聞德日
充足慰心所馳令上繼聖明左右豈一夔君方贊南省
厚祿我何裨還歸養病瘉察書與軒冕辭忽覽故人書恍
覩君子儀常恐前修業易為後世嗤君獨保厥初進退
各有為若如岩上松昭質終不虧我如道旁馬筋力令
已疲許公不可招諸老誰慈遺琅琊姚君篤倾倒無所
遺嘗獨君所知而亦我所私固知繼斯作聊用露永思

李仲元所藏畫卷

高人意在飛鴻外使者空餘立馬心可是涼州最知己
從令雍谷更須深

寄壽吳閬閩二親

求閒真人擁紫鸞來從帝所奉親歡春君詹里開新國
吳猛天仙并地官萬里罡風參玉珮百盞宮露鞚金盤
華堂未覺秋香晚冰雪相看正耐寒

山水圖

挺挺短長烟樹遠遠近雲峯為待灣川舟楫江邊立

到如今

趙克敬耘菴

貌實蓬樞慣田里雨笠風蓑親耒耜汗脩千載嗟君位猶卑但聞德日
甌窶汙邪年高柿不應斗角壯書策誤引鵷雛招祿仕
筆耕紙耨不堪煮飢啼寒號長滿耳君侯棄如遺我如道旁馬筋力令
小却驅坡昇丈史民庶史績來奏最步玉公堂不遑處
便當華屋開朱門車馬駢喧詩世美胡為窶坐立名字
踰我里兮折我杞大篇短章來羣公說古論今精義理
老儂了不辦許事擬買烏犍歸教子

遯軒

錦鞯金絡玉花驄血汗黃塵赤日中何似茂林修竹裏
陶家一枕北窻風

畫竹

生來有節照雲端蒼雪崚嶒傲歲寒欲問平安無便鴈
眼明一段碧琅玕

臨右軍帖

漏痕釵脚悞無神空向墨池尋右軍欲報平生草玄手
爲書一幅弔藤文

李庭訓御史輓詞

天爲斯文地胡然奪此翁士林嗟博洽言路惜公忠儒
術今方貴書生命自窮箕裘有傳業積厚報須豐

題閻畫松自題詩

詞華誰哲匠才大古云難如許明堂具偏宜畫裏看

答陳玉峯覓紙帳

城南有詩老贈我意綿綿住久家猶客更長坐不眠來
尋白紙帳去敵紫茸氈我愧蘇司業慇懃少酒錢

寧山耆艾圖詩二首

朶陰柳影團團坐兎鉢甕甌陸續傳名字不須排甲乙
相忘相與作忘年

洛下耆英吾不見香山九老昔曾摹可憐白首明光殿
却羨五陵年少圖

題山水便面

烟水冥迷山遠近高山臨水更清寒畫樓迥倚風前構
商舶遥從海嶠還雲起亂峯生巧思鳥飛殘照入遐觀
生綃盈尺無窮意誰識經營慘淡間

吏部郎中韓希賢父九十叔八十六

及壯抽身下九天歸來兄弟伏生年古今人爲功名老
福壽天於孝義偏松柏相看忘歲晚芝蘭競秀喜階前
二疏翻被黄金惱得似韓家二史賢

七真山洞雲觀

七真之山白雲裏絳闕神宫半空起祁君有志於君成
吏賜雄材自天子東臨滄海西崑崙森森翠節排天門
三吏日射芙蓉色六月石挂冰霜寒山頭勞攘清虚府
洞底陰岑太行路青苔能識六龍車明月長懸萬年樹
峯盤澗複氣絪緼瑶草金芝日日新君王自有長生樂
端拱無爲萬國春

安山朱琰

聞說朱家檀二難安山山下大河干骨無疏戚還萬里

地有膏腴菜杏壇種德何曹期厚報服田猶恐抱空餐
力能掩骼仍興學誰信為農却了官

洞明祁真人像

箬笠蓑衣七尺翁掀髯猶似舊相逢只今無路隨青竹
自昔疑君是赤松明月在天元不老精金藏火豈能鎔
七真岩谷長春境惟有浮雲盡日封

舜舉梨花折枝

粉面丹心淺絳襦清明時候古城隅一枝獨肯春風老
盡日巡簷撚白鬚

舜舉黃蜀葵

淡黃衫子道家粧露白風清殿衆芳只有向陽心尚在
紛紛紅紫任低昂

送王景開長官

楊柳陰陰燕子春東風萬里動游塵還將碧澗紅泉夢
又送青原白鷺人子壯有才須遠器吾衰無計乞閒身
南歸若見沙鷗伴莫道遲迴忘卜鄰

厓雲

道人家住祝融尊洧水蒼倉不可分何日相從青壁下
焚香把酒看氤氳

雪樓集卷二十九

元 程文海 撰

詩

薩德弥實謙齋御史瑞竹

江南御史彈琴處插竹爲屏竹自成不見雅叢緣節上
渾疑鄰筍過墻生清陰已比甘棠愛直氣先占衣繡榮
迴首荆臺舊亭下高枝應有鳳凰鳴

龍眠二馬二首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九

蕭蕭駿尾傍塵埃曾際風雲萬里開却憶少年河畔路
鳴鞭落日驟騎回
迴顧飛龍玉轡頭還思閒卧逐犁牛何時放與江南好
草軟沙平得自由

張鎮君哲清節堂

張君少也孤鞠育賴母慈母也貞且潔堅苦力自持教
兒讀詩書不見貴時兒豈不欲養養已無所施娟娟
寒梅花皎皎叢菊枝芳時苦冰霜未春已離披天地胡
不仁古今同一悲巍巍清節堂行坐常見之何以報阿
母勿負母所期聊爲清節吟庶補南陔詩

吳道人息菴

厭盡人間尚愛詩結茅投老已嫌遲翛然鳥倦雲歸後
正是風清月白時斫桂欲將斤并折畫江漸與扇相遺
死灰槁木浦團上又到身中子午期

楊唐州輓詞 子士允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九

天道由來遠楊家重可憐阿兄忠見嫉乃弟善無年往
事成孤憤修名竟兩全唐州千載意有子幸能傳

蘇李相別圖

漠漠陰風吹草低蕭蕭漢節對羣羝少卿心事元無異
家共長安萬里西

淵明高卧圖

手撫高松石更奇彼裸脫屣醉眠時壺中酒盡琴無軫
說着羲皇總不知

鄭城陳景新眼裸辭賞

伏波躬耕輕萬斛卜式還閒辭爵祿潁川太守復何人
往往狹持求大欲陳君好義不言功猶落玉堂揮翰中
見說鄭城諸邑子近來相尚起廉風

衛州王景先省郎祖母八十

益草花開宿雨乾北堂稱壽玉杯寬幾千蜀道陳情易
八十京華就養難忠厚已從今日見艱虞莫忘昔年看
阿婆心事諸孫福河朔群名庶不刊

詩謝謫仙心與孤鴻征

周南翁悠然軒

開軒臨四野野草細於毛白鳥湖上起青山雲外高拨
琴忘舊譜洗盞對新醪落日閑千角詩成漸過陶

寄題郎官湖太白祠亭 兼述事前景高所修

昔持皇華節觀風漢陽城城南十頃湖空有郎官名太
白不肯傾高祠風雨傾亟召郎博士為我時經營我復
棄官去無由覩厥成再以王事臻風夜有期程豈無濟
勝具對面愧高情安南古交州黎子真豪英好事竭肝

徐廉訪母

大梁進士邢家女嫁得徐郎在羈旅姑章但識寄來衣
阿婦未聞堂上語姑章不待阿婦歸升堂空有淚沾衣
可憐積善生男子不見婦歸兒貴時諸姑歸閤新無夫
迎歸事之如舅姑有男我娶女我嫁阿姑自言今世無
頃聞父死惟老母詣致平陽奉朝暮邢家子姪各有歸
誰識良人心更古良人已沒諸孤長富貴聯翩照鄉黨
門庭日顧車馬多但恨姑章隔泉壤

寄鄭信卿參政

關下相看未忍分過門誰料不逢君竟參華省江南去
定有新聲天上聞夜靜每勞瞻紫氣春深幾欲和停雲
豫章臺下南歸路何日論心到夕曛

題陳天賜載之詩後

盤礴辭家日悠悠上國心關河題欲徧雲海夢初深卷
裏英雄迹人間正始音成連并已逺空對伯牙琴

書韓氏八十詩卷 宋劉作序

八表更齊年兒孫孝且賢衣冠驚乍見今古幾能全德
是耆期本家宜福祿綿國初人物在獨對宋公篇

王仲庸八十李受益隸書養志以扁其堂

大興王氏世忠厚乃祖向來醫國手活人千萬不論功
富貴浮雲亦何有隱君八十字仲庸同筐孟光壽且同
妻賢子孝萬事足有酒可中皇慶天子初嗣位
賜帛高年興孝治此時二老拜恩榮新構華堂名養志
李侯八法元蒼蒼奮筆為挽千鈞強三牲五鼎亦易得
椿閒欵見三鳳風薄俗悠悠不堪數君家盛德天所與
聖朝望治猶渴飢敢信今人不如古羨君有子真賢孝
澤滿鄉閭犯無校祝君壽命金石堅永與聖朝扶世道

賀亨復都事榮親堂

勤忠寜德感恩私風木無情喜又悲五等已分茅土貴
百年莫忘寥我詩但令報主存先訓史覺榮親永孝思
遥想茫茫濟陽路棠梨千樹擁穹碑

上賜潘司農龍眠拂菻婦女圖

拂菻迫迫四萬里拂菻美人瑩秋水五代王商畫作圖
龍眠後出尤精緻手持玉鍾玉為顏前身應住補陀山
長眉翠髮四雛列白氎覆頂黃金環女伴駢肩擁孤樹
背把閒花調兒女一兒在膝嬌欲飛石榴可憐故不與
涼州舞徹來西風琵琶檀板移商宮娛尊奉長各有意
風俗雖異君臣同百年永平四海一此圖還從祕府出
司農潘卿拜賜歸點染猶須玉堂筆天門蕩蕩萬國臣
駝騎橫行西海濱聞道海中西女種女生長嫁拂菻人

題濟南安氏章服卷

芗滿牀頭酒滿鐘家能孝友國能忠一門又見安員外
八葉寧論漢侍中騰棣萼花傾曉日深培荆樹貯春風
江州陳氏三千口七百餘年爨養同

趙一德李潤忠孝詩

南昌趙氏子早歲遭艱虞骨肉不相保萬里為國俘釋
縛燕趙間遂為鄭家奴蕩蕩天宇闊盤盤日月徂轉瞬
四十年朝夕勞且劬主翁豈無恩不得齊民俱主翁父
子沒悉力持且扶有客南昌來邂逅談厥初問知家中
事五內猶摧刳父兄死未葬有母八十餘再拜主母前
涕泗下漣如委曲陳其情願母哀其愚主母為之悲暫
許奉康娛星言整去裝策馬登長途山川日以異旬朔
奄相踰日暮不留行忽已臻其廬升堂拜慈母再世得
相於慟哭父兄前鄰里皆歔欷生者幸少慰死者歸黃
壚主恩不可忘母養不可虛毋勉與母辭復返鄭氏居
主母驚且喜左右咸歡呼趙子令至前授以烈火書汝
孝通神明汝義薄天衢永為故鄉民汝去勿躊躇趙子
再拜謝洒血滿襟裾主恩一未報何用早歸歟主翁有遺
忠勞封誼焉可無穹碑表墓畢逝將還故墟主翁積
嗣無罪倏見誅奮身伏王庭警死許寃証白日迴其光
天道劃昭蘇豈獨全鄭門高風動皇都滔滔天下者迴
首成榛蕪安知磊落人淪此汨隸徒飛撥下九天大宇
旌其閭郁郁文獻邦盛事映梅徐母壽涉十齡閭有馹
馬車吾聞善必報此理天不渝我作忠孝詩永激頑懦

趙際可天馬圖

天馬出西極神龍不能追目為紫電光歎作風雷飛天
馬不常有畫中或見之見之夢寐不可得得之不用終

何為穆王無復瑤池宴漢武秦皇不相見何當真馬生
渥洼來與天子備鼓車

趙母八十

梓潼八十趙氏母內外之孫廿又五生長兵凶老太平
盛德沖和天所與臺中濯濯兒更賢捧觴百拜阿母前
願將忠孝報天子桃花海上春如烟

和陶詩

秋風吹庭樹密葉潛銷落玄鳥寧久翔白雁紛南泊清
晨得尊酒寞然還獨酌年運條徂謝春秋焉能託依依
仰先哲緬邈空述作江漢日東流寒花綻叢薄開卷機
休運振衣望邱壑

葛老竹軒

開軒忘寵祿種竹作幽人霧罷清陰合霜清粉節勻虛
中堪體道直上似持身應有同心者移家與卜鄰

早行圖

萬山迴合路紆縈獨策羸驂款款行却憶麻源三谷裏

畫橋攜酒聽溪聲

寄喬達之

東魯相逢兩見秋忽傳南牧古筠州向來不負甘棠頌
此去真分黃屋憂政裂多門從古患民罹百病自今瘳
中朝人物如君幾縱樂江南得久留

豐城熊家泉輓詞

故國三吳暮橋門六館秋文章歸白誌賓客拜荒邱但
覺風流遠誰將歲月遒青山延慶里落日不勝愁

壽李秋谷

徽省星辰近鑒坡日月遒上公開瑞旦舊學蔚明時玉
宸徵陽動宮壺喜氣隨已應蕭應昴復說傅騎箕珮珩
蒼松液珊瑚碧樹枝茂生豪傑士來作太平基憶昔公
初起方時事已隳艱虞身保障謀議國著龜垂赤手除蛟
虎丹心見霍葵一朝周典禮萬世漢官儀宗廟重鐘虡
乾坤再柱維秦階寒耿耿遐壤日熙熙大小陳綱紀神
姦鑄鼎彝桂枝增秀發蓼草極芟夷鄉校惟聞頌朝廷

總得宜端由天子聖亦在哲人推昭代才何盛斯文柄
獨持立言成準範析理貫書詩餘事歸青史新篇藹素
期朝趨雙闕內夕夢北山陲顧問常前席論思每執規
力援寒畯溺已視庶民飢姓字喧童稚仁恩被耄衰功
高門似水心靜爵空塵報主期堯舜為臣志呂伊山河
分陝地勲業太常旗早達謙盈理居多寵祿辭戰兢存
夙夜翩翩負安危即此觀天道宜能永福綏直為天下
祝不是老夫私

次韻秋谷西郊書事

車馬城西何處村青山綠酒雁紛紛天開勝日晴如洗
地轉微陽氣欲醲應倚長松詢白髮還臨絶澗望紅雲
高賢自古閒難得來道爭瞻李相君

贈李肖岩

海內畫手如雲起寫真近說中山李一入都門天下聞
半紙無由及田里羣公列卿日闐咽過眼得皮仍得髓
含毫泚墨笑且談忽見威儀在屏几精神適適出眉目

烟若寒蟾映秋水自言貌盡千萬人不獨形殊心更異
邪正惟存瞭眊間英雄多在風塵裏我聞其人未會識
姓名籍籍常在耳皇慶元年秋九月退食詞林方徙倚
黃花遶屋白日寒風罷天高雁如織忽從集賢趙司直
剥啄叩門到階祀掃堂展席開清尊相對倉然感衰齒
京華出入四十載頓影周行若疣贅只地杖屨老林邱
何用形容汙縑紙解包拂硯起盤礴落筆童奴亦驚喜
平生傳寫盈筐篋豈有疎髯白如洗懸之素壁日相看
從此歲寒吾與爾黃金百鎰未能報贈君肖巖兩奇字
君王思治方旰食風夜求賢每虛己願君莫問江南北
徧歷幽遐閱多士魚鹽版築鼓刀徒令人豈無古人比
莫待九重勞夢寐便合圖歸獻天子

緝熙殿御題紫薇花扇面壽郝中丞 十一月廿五日

江南千里花茫茫紫薇靜對中書堂畫工會得無窮意
一枝宛轉留芬芳緝熙殿裏日月長對畫落筆蛟龍翔

花前未覺風流遠扇底猶含雨露香烏府先生黃閣老
高敞新齋坐霜昊聊持此畫託千年從今永伴中書考

壽白雲山人

白雲山人起西域陽春為心玉為德初從南土佐元戎
萬里聲名已輝赫頃得雄藩展驥足武昌城裏初相識
黃鵠秋風庾亮樓大江落日曹公壁此時最好安太守
旦暮過從豁胸臆君為郎署向河南我欲江西老一巷
再承天詔還京闕君已中書坐贊參萬國山河歸美化

千年治亂入高談紫微紅藥天光轉翠竹蒼松客夢酣
聖明天子今軒昊敬老尊賢古來少皇恩忽先一陽回
大政仍資共探討天教初度臨長至我識仁人多壽考
安得移家與卜鄰歲晚風流成二老

禹柏圖

我昔觀風江漢域大別寺中觀古柏皮空骨立二千尺
扣之鏗然若金石雙龍盤拏爪角赤白晝欻恐風雷黑
小枝旁出勢蜿蜒復似游龍顧深澤蒼蒼數葉森北向

貞心不受蟄蟻蝕我時見此獨驚怪僧言相傳禹所植
別來夢寐常髣髴恨不圖之堂上壁安南國王住漢陽
府中好事黎侯前皇慶元年同入覲忽持墨本來相覓
開緘蕭蕭朔風起半幅生綃萬鈞力恰如大禹疏鑿時
天斧雷碌鬼神役自言得之寺僧手寺僧得之故侯宅
舊本模糊鎖暗塵上有東坡手題墨臨摹欲遣天下知
國王命我來索詩此柏會有推朽日此卷豈有消磨時
我聞此語坐太息神禹至今幾興衰人間老樹亦無數
蹄語山僧謹護持莫令此柏凌空飛

次韻吳開開梅花

故園爛漫看花處愛月畏風愁夜雨漱芳亭上一相逢
忽似江南花下語薄裁瓊靡嬌難抑細剪冰綃可數
却憐主人閒更閒病眼摩挲吟欲舞亦擬南城覓數株
安得萬錢買連土

題蘇黃遺墨 并序

伯杭郎中示余所藏蘇黃二帖悵悵忠孝如見其心兩翁遺墨流落天下者多矣君獨寶此可尚已夫為之詩曰

兩翁心事幾人同二帖悵悵孝與忠惟有太平賢御史時將舒卷挹高風

送雒元發教授應昌

攜書別帝京王國得儒生路出開平遠雲連絕漠橫鳳瑤飄夕吹龍海夾寒城善教無南北因成萬里名

送高君尹尉氏

聞君別親故宰邑出王畿青天大梁道落日黃河西尉氏古稱劇長材無不宜民心如蹄涔徵撓即濁之但使各生遂豈在信嚴威撫字考寧下廉信謹所持勿謂百里小可為天下師宿麥日夜深農務將及時君行不可遲君會不可期努力樹嘉政足慰平生知

九歌圖

瀟湘南下洞庭深無力能援楚國沈縱使九歌堪入畫何人寫得放臣心

題雪景圖五首

竹所每徑造雪溪俄夜遊人生適意耳何去復何留

家近長安市居然靜勝喧為言賢令尹不為雪關門

布被冷於冰紙窗明似月推枕理殘書未肯甘汨沒

天地玉清境郊原瑤樹林無邊詩興在只向灞橋尋

介矣閔仲叔高哉井大春夫君見何晚大雪不干人

賡舉梅竹折枝

吳興畫手早相知粉墨淒涼歲月移惟有寒梅并翠竹

京華相對獨題詩

黃華老人墨迹

請罷黃華水調歌漁蓑鶴氅奈情何溪邊梅樹湖邊石怪底新年入夢多

送王義甫還黃陂重建河南書院

少年匹馬遊淮浦雙鳳亭前憶同譜黃陂老尉有佳兒伊洛洸湟接東魯黃州精舍久寂寥河南故號無今古

江漢奔渾想源委宇宙寥閒見規矩惟有中書白雲老幾度扁舟為疑訂思賢撫迹意無極抗懷伊誰關榛莽郡人好事王義甫手擲千金如糞土去年赴調來京師邂逅乃與中書語願公早歸白雲下看我崢嶸抗新宇我有良田二百畝永與諸生共勤苦京師聞者皆歎息窮落新篇慰羈旅朋君努力成此志坐為江山發曚瞽文光夜抱冀軫寒聖道春馭天地溥待君業就當識之盛事千年照淮楚

謝西溪

君住西溪第幾灣青原白鷺思漫漫灘聲夜應書聲起樹色朝連野色寒昔在蓬山歸是夢今沿湘水去為官過家誰共臨流賦試拂沙頭舊釣竿

成脩然孝感詩

詞館舊臣成太史笑人拘忘說陰陽但憐墓草臨衢路敢許岡梧集鳳凰千疊香山新改兆一枝玉樹已傳芳由來孝是昌隆本孤首青烏信渺茫

寄商李顯廉使

商侯守官四十年清如冰壺直於弦平生知己惟霜竹卷藏淇澳懷渭川七閩同僚許相寄日月悠悠今幾歲每過聊城不遇君想見珍緹鎖寒翠玉堂望望望北歸鴻何日霜枝在眼中不是人間無處得巷舒長揖故人風近聞歸自西江側況復家居臨大驛也知愛竹仍愛詩若得吾詩當畀易

雪樓探梅圖

竹樹參差老不才四山壁立雪皚皚凌寒何許龍鍾老獨對梅花待酒來

玉荷杯壽內

魯預方平魯金盤捧玉杯蓬萊幾清淺又見碧蓮開

天山胡氏春暉堂

春暉堂前蘭葉齊春暉堂後萱草肥阿兒日晏王府歸上堂稱觴舞傚傚兒能讀書母所教兒能為善母所尊兒孫滿眼才且賢母恩深厚何以報天地和日載陽

願母壽年天地長

利蒼彥祥樸亭四詠

柏龍

庭前老柏苔蘚澀拔地盤拏奮鬚鬣變化悲隨霹靂飛
摩挲若有風雷入主人獨抱歲寒心苦節貞姿日月深
門外黃塵三十丈何時乘此去為霖

松石

地底流脂成琥珀地上枯枝并為石皴皮剥落棟梁材
瘦骨嶙峋風雨色根離葉盡碧枝空此心不轉與誰同
前身不是赤松子安知獨非黃石公

太湖石

震澤波濤日夜翻澤中老石久都穿何人投取樸事看
白玉圍腰下九天

春日菊

開遍幽花不待秋不當重九更風流唯應細嚼枝頭慧
爛漫青春醉不休

真樂亭

關右山水邦實氏烟霞人讀書不求官為樂得其真孤
亭抗林表嘉樹鵲氛氳野色雨餘遠天香風定聞見月
為素秋逢花即芳春詩成寄遠客酒熟分比鄰聞雲時
獨留馴禽日相親一與物情遣安知賤與貧

送李宗明

賈公門下客李氏舊名家萬里辭京去孤舟背郭賒吳
山新店雨楚樹故林花定有懷賢者逢君久嘆嗟

于昂為閒閒畫竹石作別

仙舟發御河別楮酒蒼波雙樹尊前出叢篁右上多月
明行亂影風靜倚柔柯還似看棊處尋雲入薜蘿

孤雲

渺渺從何起亭亭只自飛朝隨風鶴去暮逐雨龍歸幾
度超滄海多應點翠微何時能借我裁作羽人衣

壽穎森特穆爾知院 四月初三日

開國元勳後明公食肉非山河雄蕃礪社稷寄樞機棨

直星辰近天光日月依因君孤矢旦梅實記初肥

白鶴歌 并序

右丞李君明之性至孝弱冠時父有罪當刑君請
代之暨赴刑所世祖皇帝密旨緩刑遣近侍候之
君欣然就死略無不滿意馳報詔並釋之母病盲
君日舐其目乃復明已而為晤膚順聖皇后所
知擢為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寺之役方興高深大
小之宜君實度之梓匠工役之勤君實董之溥書
孝行世所驚白鶴雖禽鳥豈無性與情白鶴去還復
青天遥遥高且遠但願主人世世還相似白鶴長來庭
下住

劉處士輓詞

處士真終始文康若父兄各求千載志豈為一時名花
下琴尊在階前竹樹榮精魂渺何許日暮玉河聲

題何澄畫村田樂三章章四句

番番白叟宛宛黃童飽食而嬉樂與歲同
白叟番番黃童宛宛今日何長舊日何短
明君在上良臣在下令汝樂只誰識憂者
其人必有大過人者言未既若攄所藏瑞鶴詩卷
出示且索余詩余既美君孝行之盛又悲卷中諸
老無復平昔乃作白鶴之歌以著余感云
白鶴來羽毛毿毿舞且鳴久徘徊白鶴非鷲雞何由致庭
階主人孝行深可哀父當刑子代之天子哀其情父子
得並生母方盲子舐之天地哀其誠母目得復明主人
孝行世所驚白鶴雖禽鳥豈無性與情白鶴去還復顧
青天遥遥高且遠但願主人世世還相似白鶴長來庭

楊士允郎中將赴江西省幕出示勉菴記因題其後兼以贈行

高齋對時雨竹樹鵲青青手披勉菴文忽念君子行君子今何行江右撫列城君子當世彥累世飭華纓忠貞所服襲孝友日光明自從列中朝海內仰清聲云何有遠適天意在黎氓願惟大江南去國數日程貢賦天下九舟車日無停有民此有財基本必傷生井法廢已久貧富始相形貧以食其力富以蓄其贏貧多富恒少相上事尊章下惸孤自食若淡奉甘腴力持門戶勤且劬只令春秋七十餘一生皎潔氷霜如堂前陰陰槐柳榆堂後鵲鵲萱花初兒衣斑斑白玉壺方瞳素髮紅膚能阿婆高節摩天衢阿孫聲名滿皇都阿婆壽命金石俱阿孫世世高門閭中山節婦人所無

題楊士允志雅堂

楊君志大雅百行繩祖武度書充棟梁列器雜令古退食即披玩朋來共容與書以味其道器以觀其度藏之貽子孫用之奉明主

題米元暉忘機圖

扁舟輕不渡斷岸斜初轉白鳥波上閒青山意中遠已知江湖樂還驚歲年晚海翁那有機相忘自應遣

菊圃王朋益輓詞

忠謹人皆忌剛廉性獨存初還淮土節又作魏城藩勇退中年志全歸聖主恩悠然堂下菊白露滿空園

封氏節婦

中山節婦人所無年二十六身嬪居朝供鑾繅夜辟纑上事尊章下惸孤自食若淡奉甘腴力持門戶勤且劬只令春秋七十餘一生皎潔氷霜如堂前陰陰槐柳榆堂後鵲鵲萱花初兒衣斑斑白玉壺方瞳素髮紅膚能阿婆高節摩天衢阿孫聲名滿皇都阿婆壽命金石俱阿孫世世高門閭中山節婦人所無

題楊紫陽跋盧諮議詩卷

二老已青山斯文尚世間傳家欣有後開卷若承顏治亂何堪說乘除只等閒祇應存世德珠去自能還

南窓

綠樹陰陰鳥自啼薰風寂寂日長時客來欲問南窓意
庭下蕭然半局棊

送司徒沙羅巴法師歸秦州

秦州法師沙羅巴前身恐是鳩摩羅讀書誦經踰五車
洞視孔釋為一家帝聞其人徵自遐辯勇精進世莫加
視人言言若空花我自冀善刊淫夸雄文大章爛如霞
又如黃河發崑阿世方浩浩觀流波五護尊經鬱嘉訶
受詔翻譯無留瑕辭深義奥極研學功力已被恒河沙

經成翩然妙蓮華大官寵錫真浮苴舍我竟去不可遮
青天蕩蕩日月賒何時能來煮春茶

龔卷

龔棗青黃碧綠卷中幼婦受辛欲為冰壺作傳酒醒雪
夜何人

薛氏佚老園

客至自雒陽為說永寧城城南十畝園風物有餘清園
中有高堂佚老以為名紅紫昂復低時至自救榮迴漢
陰弱柳長梁泛落英好風來無期幽鳥相和鳴況有賓
與客美酒長共傾借問主者誰關輔舊諸生為官供洛
中於馮委餘齡斯人骨已朽但有名與聲盍園雖未荒
令我慷慨刑幸從公子游同列在王庭題詩繼茂躅永
言播芳馨

陳氏宗敬堂

堂前衆花發堂上春酒香上有百歲翁語笑何琅琅下
有四世孫醉後相扶將翩翩舞且歌五絲曳朝陽祝翁

金石壽勿翁白玉觴朝吟座東麻慕賦池西楊富貴豈
不榮孰若壽且康園有果與蔬田有稻與粱甘脃豈不
美稼穡不可忘古來賢達人敬仲誰敢當卜齊事已遠
遺裔尚高唐

筆歌贈張進中

宣城諸葛無消息京師張氏推江北張氏之筆如秋鷹
神旺骨勁隨縱橫又如棗錐乍脫穎毛生歷階楚王驚
朝廷年年寫佛經千人萬人集佛庭張氏施筆知幾萬

寶藏赫爽騰金英張氏施筆真施筆有口未嘗言福德
至尊得之猶愛惜衆人區區豈常得張氏初年學劉逵
劉逵之名翻有砚始知一技足名世況乃窮年究墳典
我行偶出鍾樓南馬前長揖求停驂坐我土床勸我酒
不得公句終身慚學書豈但記名字用筆貴能知筆意
莫愁世無王右軍且合相我太史氏

送武當張真人赴召祈雨南歸

聖主憂凶歲真人下碧岑雲辭武當黑雨入劍門深獨
烟和月黑猛勢挾風驅即恐全城燬那能大屋塗朝衣
懷寧林少府爲政近來無大火中宵起驚民四面呼炎
擲得老龐畫師畫此豈無意安得猛士守四方
林縣尉救火

犬四方無虞不可忘戰黃金千鎰壁十雙不如昔公一
區區禽獸猶如此況乃君臣并父子夜戶不閉不可忘
四海爲家天地開諸侯方物集燕臺豈惟雄自越蒙至
亦有獒從西域來依依母子舐且乳或寢或行緣復顧

當烈焰頃首望天衢臣職多遺闕斯人何罪葦誠深如
見帝言訖欲忘軀倏若銀河決仍將碧海輸參差餘萬
室歡舞立千夫火本無情者君真有德鮫存必皆恻隱
何物不沾濡天地元無閒豚魚尚可孚吾詩非溢美庶
作後人摹

長江歸櫂圖

謳謳天始晴蒼蒼景將晚江波日東流遊子何時返

張宏道輓詞

辭家隨叔父結髮學飛仙短死非關命長生不在年壽
寧增毋算心已悟真筌何意人間事猶勤聖主憐

姚文獻公汾晉水王山和尚二詩墨跡

汾晉祠前水自流王山老衲亦荒邱數行殘墨姚公帖
霜日閒看雪滿頭

題樊川別墅

嚴家賣藥長安市種德流芳已三世孝思獨在神禾原
更築樊川植蘭桂亭臺高下春風香神禾鬱鬱正相望

白雲時傍闌干起翠柏應參雲漢長終南山色年年好
富貴榮華似秋草但能歲沽十萬人對酒看花可終老

秋江釣月

荷蓑非避世持竿不求賞風抱江海心寧為利名鞅天
明紫烟裏日暮清波上四顧無人知孤舟自來往

盡兔

君王罷游獵重德不重射狡兔秋田中良衆得閒暇
四十年前春夢裏魚龍畫起陸成池雲收雷罷須臾事

正是青天白日時

題許仲仁墨跡

殘雪詞林退食時小窗開卷鬢如絲音傳正始誰同調
氣逼元和稍自持文字不隨前輩盡風流却許後人知

霜清山冷梅花瘦獨對爐熏看欲癡

張母貞節

歌罷栢舟心欲無此生寧用表鄉閭雲中白髮張君母

絕勝人間偉丈夫

壽李右丞八十

八表康強似壯年平生忠孝得於天居鄰金地心如佛
坐對雲山興欲仙瑞鶴時聞賓客賦綵衣爭羨子孫賢
功成名遂身先退久視長生自有傳

題歸來圖

山多兮險巇龍騰兮虎遊山人去兮乘雲忽歸來兮踽
浮縣厓兮木棚蔭蒼松兮望流泉流泉兮在下白圃圃

分誰守岩扉分石戶去不見跡分來無所餐露芳分月
映將子無去分吾與同居

黛石山壽張宗師

蓬萊山上白雲根鑿得嶙峋色轉奇不受神人梁碧海
曾供嫣氏補青天懸崖日暖生靈液深谷春回響細泉
看到後天終不老長盛香菜玉皇前

江岸書壽圖

茫茫積雪寰四野一葉偏舟順流下不知前村雪幾深
却話初逢離亂時

題元裕之贈劉濟川詩後二首　濟川齊王掞之孫

赫赫齊王化古墳還從文字識王孫王孫不向齊中老
對此窗然思郢曲朔風滿面獨長吟

王東泉八十二首

懸車三十載閉戶自長吟鳥語日移席花香春滿林龜
蒙五畝宅萊賴四朝心獨往吾雖愧當時憤更深
先生今八十千歲以為期花竹年年好溪山處處宜東
阡復南陌美酒與新詩放浪樊籠外世人那得知

送喻道士歸漢中白雲觀

秦公有揖客身着羽人衣玉井一為別白雲長自飛還
從京國見又向漢中歸迴語故人道吾生已息機

汪忠卿御史梅巷

家住新安生虎林繡衣風節老梅心客來若問封侯事
笑指巷前月色深

胡景清得母

三十餘年失母慈關山阻絕塞鴻悲一朝相見藥河上
却話初逢離亂時

題元裕之贈劉濟川詩後二首　濟川齊王掞之孫

赫赫齊王化古墳還從文字識王孫王孫不向齊中老
目斷井州何處村

元子文章學老坡百年人物擅關河風流併逐浮雲散
明月照飛瀑倒瀉清溪曲溪上一株松亭中人似玉

題盧仲實歸養詩卷

昔君滁州佐戎幕棄官歸養何其樂今君調官向京國
心雖欲養寧復得一別滁州已十年阿翁三載隔重泉
平生為養可無恨但恨無由再相見東風吹花楊柳新
金河水暖波鱗鱗京華之樂春復春少年馬上知何人
雪中行吟七賢圖

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獨契臣風雪茫茫五丈子
來時猶得望清塵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九　三十三

送吳思可守汀州

葛稚官平反

大梁秋官仁且明州者復續死者生昔無一兒慰目前
同袍趙潛寧風昔說君名京國初相識閩山忽遠行分
夔夫子寄平政庶民情但使心如水能令瘴癘清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　卷二十九

送扎法經歷北山西慕

我昔居南臺與君日相從回首三十年謂君已飛翀及
茲復相見徵名不償功雖蒙聖主知進退何從容好爵
誰不縻君視如飄風寧為正直窮不為壬巧通獻起佐
西幕激烈孝與忠別我升車行念我雙鬢蓬君行展高
材一磬平生胸我志在邱壑瞻馬息徵軫冥冥朝陽鳳
夏雨生梧桐寂寂澗底松蒼然歲寒中勗哉君子心庶
用存始終

雪樓集卷二十九

雪樓集卷三十

元 程文海 撰

詩

題劉將軍墨跡

芝山山前湖水春行人尚說劉將軍將軍百戰能百勝
高興獨與烟霞親半生横槊三十首流落知為幾人有
殘篇忽向綃侯看燕山落日天風寒

送薛玄卿

裁雲以為裳製霧以為衣朝辭赤墀下日暮歌采薇世
味淡如水高情誰可希還持江南夢送子山中歸

白雲山八詠

白雲隱岫

謁謁天際雲還自青山起昨夜為雨歸今日青山裏

緑野方春

平原謁初緑時鳥變芳聲還同世外客閒看齊民耕

古塔標峯

浮圖上空翠遥望是層峯落日照峯頂化為千丈龍

愍泉灌園

流泉清且甘誰遺姓為愍揹揹抱甕者泉頭仍結菴

楚山秋霽

坐對連峯曉悠悠楚國秋山中深幾許時約白雲遊

石人晚照

何人化為石朝朝還暮暮只見亂山晴不知石人處

棠店霜晴

霜彫棠梨樹爛爛如春花日照樹間屋晃然成絳霞

蒐村夜雪

楚國但荒榛子文無故宅年年村中獵雪上於蒐跡

送白雲平章歸故山

賜姓出朝班今朝始是閒恩隆光緑貴名配白雲山進
退居臣際聲名宇宙間巖花千萬樹日夜待公還

蕭山圖

迴首江西最上遊山隨人姓尚為蕭客行天下三十載
家住溪南第幾橋日冷雲松朝漠漠月明風谷夜迢迢
夢回枕上聽春雨記着東園長樂苗

送榮上人歸洛陽白馬寺

榮公遊上國又向洛陽歸白馬開新寺緇塵濯舊衣吟
詩江月冷振錫野雲飛此去十餘里無令消息稀

鄧教授致仕還江東

積學今成老遺榮不待年歸心彭蠡外客思劇門前孤
樟隨飛鳥長河合暮蟬知機誠可尚忽別獨愴然

送慧心和尚

或坐或行無不可一來一往本難期滿輪明月天如水
正是孤舟到岸時

四駿圖

四馬同一槽同槽已踶齧豈不愛神駿所貴遠在德

題李宗師所藏李雪菴趙子昂墨竹

李侯游戲竹三昧葉葉枝枝分向背却憶王猷徑造時
一點清風驚百代雪菴筆力老且堅神藏氣密如枯禪
繁霜彫林雪積野虛堂晏坐方寂然最後數竿更森竦
高節猶含老龍種一枝欲費百金求松雪道人世所重
羨君一朝得三絕五月對之若冰雪我但從君覓竹栽
滿旗中庭貯秋月

謫仙捉月圖

半渚磯前白錦袍蛾眉亭外月初高江波滿眼如平地
醉倒長鯨一世豪

祖生得母

二十八年南北阻三千里外死生疑一朝見母唐州地
昨日官軍破賊時

貢士鄒國祥輓詞

開闢乾坤後浮沈吳楚間著書成白首把酒看青山空
憶鄉書應惟求聖代開京華閒永已南望一長揖

長沙李主簿棄官隱居東湖僕子祠側築齋曰

仰高寄題

一尉高安政已佳桂陽拂袖更長沙薄書期會諸君足
泉石山林兩鬢華賴有蘇卿餘舊圃況依徐穉作鄰家
仰高堂上琴書罷自灌畦蔬種好花
題宋摸古古木寒泉
老樹倚寒泉空山鎖翠烟麻源三谷裏白雪小樓前地
僻無人到神交有盡傳題詩自憫悵何日問歸船
秦氏行成柳溪居萬竹
岷江之西雪嶺來蠻溪頭萬竹中孤亭已去世人遠
高節惟應君子同兄弟一家皆玉立子孫千古更清風
四松我窠浣花里却笑崎嶇子美翁
李仲賓畫竹猫披
平生看處惟栽竹爲愛千雲度雪姿何似卷中三五箇
閒來舒卷看參差
次韻解安卿石假山
夜騰光怪畫生犀數尺嵌巖舊見稀欲獻楚王憂刖足
怕逢織女誤支機斜當明月偏宜照近過紅塵不敢飛
中慶堂中蓬島客相看不覺戀柴扉
畫馬
耳峻蹄高目有隅肉鬣磊磈立奚奴承平誰用千金買
空使閒人畫作圖
畫牛
求華塵衆度年年每見春風憶故園當是江南新雨過
閒看雅子引烏犍
鈞臺圖
先生只合桐江老幸有生涯釣與農偶被羊裘勾引去
客星早已不相容
桃江圖
大仰山前宿雨餘桃枝江口正樵漁何人乞得身無事
勝買雲山小結廬
山水圖
誰能如此住相對兩忘情屋上青山色窗前流水聲
墨竹

舊篠斜依石新梢怒出林平生讀書處手種盡成陰

睡鳧圖

紅蓼不禁霜雙鳧夢正長世人那得似江海永相忘

滕王閣圖

幾度滕王閣憑闌看晚晴西山與南浦相送復相迎

蕭御史取侯帖圖

侯帖在梁上世人那得知不關前哲墨但是老僧癡

笔子靈跡

北去南來鬢已皤捲簾風沐雨閱人多漫誇編竹能除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奈此蕭蕭短髮何

答安塔哈孝行詩

治定功成萬化開遐方驚見產奇材養生送死如東魯

致樂遺榮類老萊禮豈專為中土制孝元根自本心來

北堂日永萱花好安得千金佐壽杯

吳君載乾詞

竹龍繁霜徑蘭推白露庭不堪垂老日頻作故人銘生

世無中壽傳家謾一經最憐歸故里何處望儀刑

濠梁劉孝子詩

濠梁劉孝子將軍名在乾坤旌在門少年攻戰萊殊勳

社席干戈猶好文父死寢苫仍枕土母疾減食兼剔股

阿母嫡居五十年阿兒孝行俱千古西園種李生李枝

棗園種桃桃滿蹊將軍之孝天所知世世子孫還似之

韓滉牧牛圖

農為天下本萬世此心同晴日開圖畫方知宰相功

李氏八十詩

憶昔申公八十餘故人曾為辦安車太平天子思文治

會向山中訪禮書

題龍眠二圖

孔訥長弘

聖人何常師小技亦有道至今圖畫中若聽文王操

曹楊讀碑

以彼楊賊深遇此智識淺道旁十六字方爾較近遠

見可軒輓詞

身分栖雲壑名誰動玉堂神仙付兒子詩禮自吾師瀛
館徒云貴山翁元不知清風蓬島在何用絳韶為

范氏貞節

海內傳貞節誰如范母賢八旬壽者相五十寡居年門
有名王表家多勝士旌里閭增歎美詩禮見曾玄

王氏節婦

郭城王氏孝且慈年未三十身婺居上有姑章下二雛
卹事俯育何勤劬二雛已長姑章沒四十餘年心玉雪
二雛食祿母亦亡天地茫茫眼垂血大兒棄官守墳墓
小兒奉檄還當去一家孝友誰能似王氏世世還如此

題劉武敏公墅子雅學臣字說後

衣冠儀羽立丹宸百辟師師學盡臣獨羨世家家訓在
清風十載鎮如新

王生大字筆

王生神有筆如椽早負通州道者傳笑我蒼蒼頭已白
不關太極寫雲烟

壽李石丞八十一歲

富貴康強八十餘當階上馬不須扶已知忠孝千年壽
況復升平一事無案上楞伽閒每讀杯中醪醉仍呼
雲山滿眼春如海爭羨朱顏照白鬚

安氏積善堂

大同有安氏積善人皆聞食氏默救厥衆無泰普分貧
金且不愛負券常對焚止酒猶好客君卑仍尚文雲霞
映高誼蘭桂延清芬天道苟可憑有報寧非君農人力
笛故繼之還在勤

雲中四老圖

白髮雲中老衣冠有古風婆娑松竹裏莫是採芝翁

樂廷玉西村

南土信云美西村還是家殷尋新歲月夢寐舊桑麻沈
泗青山遠荊吳白日斜政成聊自樂繞屋種名花

畫鬼

足撲速眼迷離嬌兒宛頸雌雄隨安知持樂明月裏夜
夜天寒月如水

李澤節義詩

母知相舟警兒知麥舟惠節義萃一家慈孝非二致天
書爛爛照里門李氏之德難具論母壽八千為秋春兒
身富貴及子孫老夫作頌天應聞

劉氏濟美堂

燕山有德門孝義子傳孫家頌同居樂人懷必報恩酒
香花氣合琴靜樹陰繁濟美堂中容無忘劉氏言

春江小景

翠柳紅桃春滿天鴛鴦鸂鶒亂平川東風閱遍閒花草
惟有人無再少年

訪友松竹居圖

流水青山淨似苔竹松多處有樓臺只悲寒夜來相訪
雪擁重門喚不開

周文矩畫高僧試茶圖

南康遺墨紹興題京國傳看白髮時一片古屏秋似水
山僧把筆未曾知

白鶴圖

昂昂十八鶴云是宣和寫長鳴月滿皐四顧天垂野相
從上寥廓三嘆非仙者

周尹大猶中堂

紛綸接棣勞友覆棺亡忠仆人燭獨立高堂啟清宴四
壁惟詩書前榮感賓饌時從退食除發此唱然嘆前瞻

慮已遠却顧惟猶緩暗室儼有臨春冰凜將洋寘求天
下本欲見古人面清風日正高明月夜方半持之應萬
物至理何由畔

題趙子昂畫維司徒家雙頭牡丹並蒂芍藥

並蒂連枝花亂開沖和元自主人培集賢學士春風筆
更寫天香入卷來

葉處士輓詞

君在山中住青山深復深泉聲傍户細樹色過牆陰接

竹惟澆藥有松亦抱琴如今無復見空有夜猿吟

送戴道士住天台

君承恩命住天台萬壑千峰繞絳臺門外霞川浮淚洋杯中雲海接蓬萊時向野鶴看桃去或領山猿采藥迴三十年前吾亦到舊題應入白雲堆

題名方才孟陽處士詩卷

何澄馬

孟陽處士入京師身有山中鶴補衣坐對王侯常極論行逢水石忽如歸離康當棄逃名姓陶令休官覺是非何似行藏隨所遇無心處處可忘機

欽定四庫全書

題趙敬甫先德處可忘機詩

君不見趙侍御大父昔宰元城日惠政旁洽四海聞身死百姓負土葬至今猶號趙家墳又不見趙侍御祖母袁氏遭亂離獨抱前母之子棄己兒孤兒哀哀草間啼寇盜滿眼若不知兩兒俱全天與之豈知孤兒孫絶類吏誰羣出入耳目股肱地吸為槃秋噓為春一朝天子暖恩寵白日赫赫懸馬艾上公大國及祖父漏泉之澤無涯津乃知為善必有報當時未必求報如今人嗟哉

侍御何以報永以忠孝書諸紳

朱陵別館圖

悠悠清川動鵫鵫朱陵曉宿霧猶空濛行雲方繆紲谷深猶陰虎峯高礙晴鳥應有仙人來巢居謝塵擾

何澄馬

畫馬非真馬猶擅千金價南山猛虎多安得馳之野

宋學士所藏五馬圖

欽定四庫全書

朝飲幽井暮秣吳龍膺鳳脊紫玄臚承平得此寧無用可惜人間只畫圖

李仲賓為劉明遠畫竹

李公畫竹真天成疎枝密葉皆有情偶然縱筆作長幅颯颯坐覺聞風聲古松偃蹇連蒼桐怪石崔巍如積鐵寂寥知子知歲晚相期飽霜雪

王氏貞節

李家婦姑王家女翠栢為心未云苦故廬蕩盡起新廬

子為縣官女有夫一生孝敬無與比德被親姻照閭里紛紛薄俗安可論幾人玉雪懷終始

重送戴道士 并序

余既作霞川詩送戴君提點其所稱述翰林從事卻生為余言如此後數日太常博士虞伯生來言彼命將居越而身指會稽海雲迎棹起江月照人低有所謂霞川乃在桃源靈川隨處是何必武陵溪

一初

一從何處起初自幾時名昨夜山中夢梅花雪乍晴

南陽太守射虎圖

一箭何妨一害除使星歸進兩玄珠欲知太守忠勤事請看南陽射虎圖

題晉寧申氏家慶圖

申家盛德映當時家慶圖中始見之盡出橐金援滯獄

潛輸囊米濟鄰飢已驚賢婦能齊壽復見名郎有七兒最是舍旁羈旅者感恩猶自說流離 右軍帖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詩蓋用此

題吳閒閒擬劉圖

和風翼輕舟平磯蔭嘉樹依依流芳在渺渺層波去未知圖畫情捐叶滄浪趣真人與道息宇宙隨所寓李真亦已遠陳跡寧足慕環堵本無方劉有濟勝具何許川上亭政在會心處

劉恩州輓詞

藉藉甘陵守依依白下民甘棠初蔽日宰樹已經春昆龍家留譜裔代有人須知清白吏名德久逾新

李伯時馬

龍眠畫馬真是馬一匹猶當萬金價參差粉墨見龍媒渴飲長江柳陰下我今老病無所求但願早賜歸林邸肯與飽飯百不憂閒看稚子騎犁牛

折枝桃榴圖二首

長眉添粉重媚臉醉春暄百轉東風裏如何獨不言

西國移根早瑤池染露新青禽舊相識來送鳳城春

謝安對奕圖

晉代衣冠不可尋空餘畫史筆間心東山絲竹西州淚却是羊曇恨最深

郭熙小景

一路秋光百里溪行人行急趁前期船頭別有鳴琴客仰面青天信所之

饒陽葛文元嘗題詩真定趙定國臨碧亭西壁

雪晴圖

沙際風迴雪乍晴偶然雙雁下青冥山禽共鄉木居士不見靈芝一朵生

夏珪山水

隱者多依泉石間結廬相對共幽閒誰知泉石更多事日夜鬬聲來撼山

趙大年小景

匹馬衝寒踏落花杏園深處武江涯何如相對風軒坐

換得漁船傍酒家

賜歸後讀趙閒閒遂初園八詠

得閒已羨閒閒早得去何妨去去遲偶讀先生遂初賦于今不愧八篇詩

韓滉田家移居圖

韓公豈獨丹青妙出入周旋足令獻坐擁荊吳兵百萬不忘田舍有漂流

饒陽葛文元嘗題詩真定趙定國臨碧亭西壁上重來則穿壁之竹覆之矣為賦一絕

臨碧亭中題壁處重來花鳥總無言惟餘亭下青青竹透壁穿墻護墨痕

樂府

漢宮春 壽劉中齋尚書

記得年時向爛柯山上問訊山君神仙當日機格付與何人猿驚鶴怨道烟雲久暗楸枰祇有箇留侯好在玉梁十尺崢嶸 老子當涯國手曾看書貯墅決策推枰

而今長垂衫袖卷却機心後先翻覆一從他局面虧成
旁觀者不求他訣只從乞與長生

喜遷鶯　壽大人　四月七日

天南天北記歲歲今朝白雲凝目遥想羣仙擁麟行脯
鶴馭丹霞三谷此日癡兒多幸引領諸孫盈屋磬綵服
對綠陰青子縷斟醽醁　和嵇康惟你吾門一家詩禮簡是
生簫官不在高名何必大無用滿堂金玉但願太平無
事日用莫非天祿從今去看壽如磐石鬢鬚長綠

酬江月　寄壽京山宣慰叔

歲時荆楚渺淮海相望竹林清逸挂了冬冠歸去也倒
耳中郎消息見說旌旗春江上也報歸來日嬋娟十
里如今猶共天北　應是南國甘棠綠陰新長未放春
風歇料得清香凝燕寢兵衛森然畫戟回首塵蹤轉遥
未了又欲馳京陌浩歌金縷殷勤遥寄銅狄

木蘭花慢　壽王忠齋　三月廿七日

春光明媚日萬紅紫關芳菲算幾許韶華脂銷粉褪蝶
懶蜂稀誰如半山解道遺緑陰幽草勝花時天與誕生
元老壽延長占佳期　功名富貴轉頭非滋味摠曾知
且鑒坡鳳掖文章議論玉珮瓊裾癡兒那知許事須安
排名字作　去聲公師豈識遼東歸鶴只今壽國元龜

臨江仙　壽崔中丞　四月十日

永日綠陰庭院靜乘憐紫燕翻翻舊巢已墮不堪黏主
翁情愛重親手捲朱簾　恰則五龍同浴佛崧高又報
生賢殷勤深意倩誰傳呢喃如對語富貴出長年

又有序　四月廿五日

予生之辰先養蒙學士前日亦既拜臨江仙曲之
賜謹次韻為養蒙壽且賀新除

卷起黄庭聽壽曲蒙齋可賀綿綿安排機會實關天生
辰今日是新命此時傳　宣室曾聞前席語偉哉龍象
初筵斜飛取勢玉堂仙太平遥公等大拜定今年

養蒙詞附

臨江仙曲仰為座主雪樓相公先生壽

白雪樓頭清晝永新來喜事連綿朱明綠暗麥秋天
綉衣何日去丹荔已香傳 前夜團圓明月好清光
留照華筵錦囊簡處地行仙庭椿關望眼同慶八千
年

青玉案 壽趙方塘學士 五月五日

昌陽初薦長生酎又好日逢重五綠鬢神仙家玉署每
年今日綵鸞齊駕排日歡初度 今年天上恩榮異道
宴進蟠桃滿引霞杯醉羣玉樹可人意 凝兒未了公
家事喜此中堂名綉綵晨昏如侍着箇斑衣渾欲舞却
把壽巵遥跪祝翁壽三山一似巳潔清香凝寢處奉安
車弭節徐徐至就祿養看孫戲

沁園春 次韻王寅夫樓居妙曲兼致惜別意

五峯大卿寄示所和綉江參議沁園春詞一以退
為高一以進為忠二者皆是也區區愧未之能焉
倚歌而和情見乎辭

十載京華騎馬聽雞自憐闊疎看春風棨戟麥敷舒如此
故園桃李照悴知歟要乞閒身卿追故步雪艇烟蓑一
釣夫君恩重却許令便養欲去躊躇 竹西準擬寧居
詠不到娉娉嫋嫋餘又橋邊巷口燕尋舊壘天東海角
月上新衙尸素有慚澄清無補豈不懷歸畏簡書堪時
用得卿如卿法吾自吾廬

金縷歌 壽大人

新月溶青荔望天邊壽星一點白雲十里又是吾翁初
度日兩見重顏十四多絲縣老人一歲想得姑仙麟脯
宴進蟠桃滿引霞杯醉羣玉樹可人意 凝兒未了公
家事喜此中堂名綉綵晨昏如侍着箇斑衣渾欲舞却
把壽巵遥跪祝翁壽三山一似巳潔清香凝寢處奉安
車弭節徐徐至就祿養看孫戲

沁園春 次韻王寅夫樓居妙曲兼致惜別意

五峯大卿寄示所和綉江參議沁園春詞一以退
為高一以進為忠二者皆是也區區愧未之能焉
倚歌而和情見乎辭

十載京華騎馬聽雞自憐闊疎看春風棨戟麥敷舒如此
故園桃李照悴知歟要乞閒身卿追故步雪艇烟蓑一
草塘凭高望看塵間萬事翻覆蒼黃 好留此意要荒
三神山畔弭節陽陽醉裏乾坤閒中歲月興到謝家春
想坡老風流肯獨當況日邊紅杏空迷蝶夢眼前綠樹

嬌囀鶯簧明媚時光温柔地氣倘可栖遲老是鄉花神
訴怨春歸閬苑自有天香

清平樂　以名芽梭扇壽長樂尉弟　四月三日

潮來潮往百里遥相望喜見卯君初揆度好寄海内杜
杖　蕭然四壁坡翁要求黄木無從受用一般苦味奉
揚千載清風

品令　壽譚公桁提學　九月十日

黄花的皪更着意粧秋色三神山外九仙峯頂輝騰奎
壁聚遠樓高人在青雲千尺　輕車方前度窈窕穿丹
碧翠橙香沁玉醪春艷笑摩銅狄數點梅花已報調羹
消息

滿庭芳　壽黄勁節

天地爲爐崐岡欲爐此君與味何長深林蒼雪特地作
清涼甲刃摐摐陣裏翠旌纛佩玉鳴瑞獸知道生來有
節晚歲更昂藏詩人閒品藥似衛公九十淇水徜徉
任風花高下蝶亂蜂狂有客長途苦暍貪芙蔭欲買陂
塘推門去何妨枕藉三萬六千場

青玉案　壽趙定宇

梅花探酒年年早有箇詩人未老恰則蛾眉新月巧人
間春信水邊仙影共約今宵到　少年四首都休道算
只有紅泉快幽抱贏得池塘閒夢草堂開二樂客添一
笑長似梅花好

金縷歌　壽胡澗泉憲僉　二月七日

八桂歸來後又十年泉紅澗碧蟠桃春曉老子精神真
滿腹合借福星當道怎長壽東皋舒嘯是則顛厓人渴
想奈一川風月多情好攀琪樹拾瑶草
胡杲問何當棕鞋桐帽率先九老歲月天長留石磴此
約他時須早定分我香山歌笑未論桑田滄海事比諸
公他日猶年少政恐有鋒車到

摸魚兒　壽燕五峯右丞

記江梅向來輕別相逢今尺平楚東風小試南枝暖早
已千林煙雨春幾許向五老仙家移下瓊瑶樹漢橋驛

路更月曉堤沙霜清野水疎影自容與　平生事幾度
含章殿宇隔花幺鳳能語苔枝夭矯蒼龍瘦誰把水簾
細數千萬縷菱一點芳心待與和羹去移宮換羽且度
曲傳觴主人花下今日慶初度

五峯詞附

繡使雪樓先生歌摸魚詞華余初度次韻敬
謝盛心荒唐愧甚

又浮生平年六十登樓悵望荆楚出山寸草成何事
閒却竹烟松雨工自許早搖落江潭一似琅琊樹蒼
蒼天路謾伏櫪心長街圖翅短歲晏欲誰與　梅花
賦飛墮高寒玉宇剛腸還寧馨語英雄操與君侯耳
過眼羣兒誰數霜髩纔祇費聽枝頭翡翠催歸去清
觴飛羽且細酌盱泉酬歌郢雪風致美無度

水龍吟　次韻謝五峯

不知今夕何年飛來五老峯頭月清輝無限殷勤回照
歲寒蒼雪寫入宮商鋪成紈素盡情詮說倚胡牀老矣
若為消得除却是杯中物　自笑半生長客正沈思故
林幽樾兒童驚走龍鸞雜遝兩山排闥風雨蕭蕭冰霜
耿耿相看高節問此君學和龍吟水底幾時成闋

漁家傲　次韻謝郭西埜僉事

出世自憐居佛後眼前萬境真何有曲調最新情却舊
重湖右林宗一笑同攜手　西埜有雲初出岫浮空肯
學纖絺綌須信此中無雨久君識否老夫只羨無官守

摸魚兒　次韻盧疎齋憲使趙歲寒亭

問疎齋湘中朱鳳何如江上鸕鷀波寒木落人千里客
襄與誰同住茅屋趣吾自愛吾亭更愛參天樹勞君為
賦渺雪雁南飛雲濤東下歲晏欲何處　疎齋老意氣
經文緯武平生握手相許江南江北尋芳路共有碧雲
來去黃鵠舉記我度秦淮君正臨清句　宣城水名歌聲緩與
怕徑竹能醒庭花起舞驚散夜來雨

疎齋詞附

樂府摸魚兒奉題雪樓先生郭憲公館歲寒

為君歌歲寒亭子無煩洲畔鸚鵡江山勝槩風霜地
要近青東家住邨壑趣應素愛昂霄老相孤松樹登
高作賦想白雪陽春碧雲日暮別有倚樓處　金閨
彥尚憶西清接武年來喬木如許圃茅時復羲皇上
我醉欲眠卿去歌欲舉還自悟君亭琢就瓊瑤句疎
齋試與倩倚竹佳人湘紵赴節涼滿北窓雨

大德辛丑五月廿又二日書于長沙肅政
公宇之澄清堂涿郡盧摯頓首再拜

感皇恩　次韻姚牧菴題歲寒亭

翠節下天來通明誰侍地有高齋要名士相逢恨晚
矣酒兵詩帥歲寒同一笑千年事　黃鵠翥情暮雲離
思半掬心香火初熾梅花滿樹又是一年冬至政相思
恰有江南使

牧菴詞附

捧讀雪樓憲使歲寒亭記擊節之餘扳疎齋

例亦賦樂章姚燧再拜

尋丈歲寒亭何多環侍烟節雲猶萬青士抗頭鐵甲
更兩蒼官為帥落成天雨雪皆奇事　不獨玄冬偏
生幽思六月清風失炎熾三年轉燭君去豈無人至
惟應無坐嘯文章使

臨江仙　以鴛鴦梅一盆壽程靜山平章

千歲蒼虬成玉樹江南江北孤芳平生何處最斷香五
更江上路幾度月中霜　休笑梅兄今老大年年青子

雙雙風流消得與鴛鴦和羹真箇也莫忘水雲鄉

清平樂　壽王楚山

楚山清曉借問春多少松菊深深香縷繚一壹朵蘭芽交
照　丹霞洞口紅泉從來慣醉飛仙不是稱觴獨後後
天長似先天

臨江仙　餞拜都御史

海北天南千萬里繡衣霄漢乘驄飛來黃鶴喜相逢清
霜鸜鵒月寒食牡丹風　仙關曉班催玉筍馬蹄還上

春空江頭官柳得春濃不如江漢水萬折與俱東

點絳唇　送王蓋臣

綠鬢青雲王郎故是乘驄侶阿龍風度想在烏衣住

帶得春來又共春歸去江頭路美人何處官柳吹風絮

又　送王世英

執法星邊從前合着雙星佐近來添箇轉覺光明大

到得長干想見驚花過情無那王郎知麼喚起思歸我

摸魚兒　次韻謝張古愚

漢江東舊家文獻風流意氣相許金臺早集荊山爲聲

振一庭鴻鷺春幾處頻信道甘棠樹樹含清露平湖古

步妙一曲鈞天魚龍出聽未數應鍾呂　吾衰矣醫點

吳霜幾縷劉郎忘却前度千年黃鶴歸來晚山色謾留

眉翠東北注羨滾滾雲濤去接西江水仙塵異趣但極

目朝陽清光萬里何閣送高翥

鷓鴣天　壽郝仲明御史

庚暑初消酷吏秋風新動仕途清生辰長占中元是

今歲欣逢二美并　冠獬豸掌銓衡鏡般明了水般平

手中一卷山翁啓人道延生北斗經

蝶戀花　壽千奴監司　十二月朔

黃鶴山前梅半吐歲歲年年誰是冰霜侶自有使君來

共住黃昏不怕風吹雨　見說和羹天已許帶得春來

又怕將春去記取澄清堂上語八千眉壽從令數

南鄉子　壽程靜山

報道杏梢紅又報新添老令公好箇平章風月手成功

畫戟金釵各幾重　七十未爲翁彭祖當時小角童家

慶圖中須着我吾宗歲歲年年壽酒濃

浣溪紗　題湘水行吟

風雪交加凍不醒抱琴誰共訪湘靈數峯全似故鄉青

流水落花何處路綠陰幽草可憐生行人小待我同

行

滿江紅　送陳正善繡使將指江閩

楚甸春濃早重染甘棠舊綠天又念海深江闊建聽明

目漢使只今應遣十周官自古須廉六羨繡衣遥睠哀
衣明人如玉　論別恨猶未足遠怕見征車速待相隨
千里試騎黃鵠無余江山分去住漫教風雪欺松竹問
使君如肯酌紅泉尋三谷

掃花遊　寄贈西墅赴臺都事

別離況味嘆自古難禁最關情處寒蘆捲雨念征衣乍
拂故人良苦見說麻姑也怕方平節斧正凝竚又報道
待回天上官府　誰與傅尺素想玉簡頻催綵雲難駐
中臺獨步便迴運金門近連沙路野鶴江樓為囑仙翁
記取渾無語倚山亭黯然平楚

摸魚兒　次韻謝張古愚

記取渾無語倚山亭黯然平楚
又山亭一番春老歸遲黃鸝何許殷勤天上乘槎客還
千條萬縷人誇張緒風度誰知聳壑昂霄意春樹漫搖
步念一笑三年相思千里他日看菽呂　西門柳烟雨
柔翠杯滿注願回壽松喬一曲清如水壺中得趣問日
麗扶桑鳳未閽閽應許共遐翥

浪淘沙　次疎齋韻題楊生卷

城上望宸樓夢裏神遊山無重數水悠悠惟有江西楊
處士來往扁舟　金鳳落何洲君試回頭呢喃檣燕替
誰留誰道明年如斗大借問沙鷗

點絳唇　壽王楚山

幾日春寒楚鄉山色偏濃秀雪前雲後相對青如舊
洞府沈沈閒道花開又烘晴晝蜡桃結就共慶千年壽

木蘭花慢　壽胡澗泉

看英圖畫裏笙鶴擁地行仙是曾識舊家南宮禮樂綾
餞春庭梅南早迎駟轡稟霜威風裁蕭蠻烟笑引霓旌
絳節歸尋碧澗紅泉　軒然過却古稀年窓戶鼎壺矢
甚小車花外醉呼麟脯滿泛金船浦輪畫槳相錦福蒼
生此筆健如椽辦了調元勳業丹霞小住千年

浪淘沙　壽譚梅屋

瀟洒水雲鄉樂事難忘爲著無余又相將遠屋江梅猶

未白簡上飛霜　小住政何妨院院秋香今朝何處按
伊涼一曲一盃千萬意地久天長

海棠春　壽胡澗泉

年年二月風光好佛出世有誰知道無量壽如來昨夜
先來報　澗邊玉樹泉邊瑤草千歲和春未老莫羨澗
泉間有鳳銜書到

六么令　壽聰山

海鶴松間棣韻梅花雪後精神皇家耆察老元臣彝常

千載事品物四時春　人道聰山甑秀秀如嵩嶽生申
壽身壽國壽斯文三階明紫極一氣轉洪鈞

臨江仙　壽晉軒

久矣君家無此客年年天際遥瞻文星明侶半規蟾桂
颸風細細蓮燭夜懨懨一尚記當年飛鶴譜重隨賀燕
呢喃逢迎一笑捲珠簾花朋春未減日永酒頻添

蝶戀花　壽陳北山

月掛新年弓未彀壁水溶溶已覺春光遠國子先生松
竹友一尊請為斯文壽　況是雪中堂樹茂華萼相輝
天長地久何處東風吹雅奏孔堂絲竹千花晝

又　戲題疎齋怡雲詞後

長憶山中雲共住出處無心只恨雲無語今日能歌還
解舞不堪持寄山中侶　誰道解愁愁更聚自有卿卿
憒憒雙眉嫵問取惺風并澀雨相逢認得怡雲否

菩薩蠻　次韻郭安道探梅

孤根自是春憐惜一苞生意何當息南北本同枝先開

先得詩　風來元不約冷煖憑斟酌花落又花開年年
去復來

千秋歲　壽劉中菴

報梅開處又報君初度冰雪種瓊樹重逢仍無媚方
發非遲暮春滿面盧平消得平生賦　觀裏桃應妬無
奈風霜沍香不斷清如許從教吹笛裂自有和羹具花
會否明年相見沙堤路

天仙子　壽杜左丞

一自壽星臨杜曲歲歲小春意熱奉階相向更分明
調玉燭扶鈞軸　突兀眼前惟此屋折得歲寒枝上玉
擬祝翠尊還覺俗何如綠在庭前看未足盃方續周
魯後前光汗竹

太常引　壽高麗王

沁園歲歲菊留芳待此日慶真王金鼎燮和元造壽域
同開八荒　帶河山礪一傳千歲地久與天長晴日上
扶桑使先照瓊階玉觴

鵲橋仙　次中菴韻題解安卿盆梅

南枝春盛斜斜整整猶帶孤山光景相逢索笑耐尊空
向老瓦盆中自省　風霜人老關河路永賴得生成慣
冷憑誰移傍太初岩待雪月交光對影　中菴有奇石號太初石故詞中及此

臨江仙　壽尹留守

六月灤陽天侶水月弓初上新弦一篇來壽我同年帝
京賢牧守人世妙神仙　年甲偶同人却別我今早已
華巔羨君福祿正如川印章金磊磊階樹玉娟娟

清平樂

西墅使君自遠左寄詩詞至灤陽猥承見及次韻代訊且謝不忘

新來酒戶想勝看花處帶得春行平壤路同笑同歌同
住　灤陽却近山家芒鞋夜夜丹霞流水落花歸思荅
烟白石生涯

太常引　壽李丞相

閒消一半鳳城春杏桃小帕嚴辰獨有相幷荅翠便侶
南華大椿　露濃天近玉魚金印恩共歲時新多少太
平民願真箇朝堂秉鈞

碧桃春　壽廣微天師

琵琶峯上曉雲光送聞徽露香雲中王母九霞觴碧
桃今日嘗　開大國佩重章舊家張子房青山虎�proved復

龍驤梅花江路長

沁園春　壽李秋谷平章

河漢無雲淡月球星玉宇初澄漸金仙掌上露華高潔
西風陣裏霜氣峻嶒浪愁浮花狂炎怪蔓此日紛紛一
掃平誰與侶有天公錫號秋谷山人　須知與物為春
向琴歛中閒寓至仁是紋麟盛旦黃鍾應候一陽方動
萬彙俱萌憶兆蒼生鈞陶繫命壽國端如壽此身梅花
遠倩新詞描寫來侑芳尊

玉樓春　次韻王彥博右丞詠梅

梁園賦客情無奈嚼到梅花和蠟愛偏憐初日透宮黃
怕染春風成野態　遊蜂怪底隨飛蓋揀得繁枝償酒
債玉堂開卷已春殘紅紫紛紛都異態

清平樂　壽李秋谷

惹人盡道如君少江北江南行處好
、最歎名都做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仁且壽誰能到有
蒲斟南極老
如未老清閑

天仙子　壽白雲平章

玉漏遲遲高閣報枝上梅花春又透紅雲宮闕白雲山

楊文公談苑

劉筠 述

宋 宋祁 記

集

庚申五月刊

桂南昌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七集部　別集類

揭文安公集十四卷　汪如藻家藏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延祐初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助教告歸復召還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與修經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講學士總修遼金宋三史卒於官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事蹟具元史本傳傒斯與虞集范梈楊載齊名其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大典冊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爲鉅製獨於詩則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創寄託自深要非嫣紅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虞集嘗目其詩如三日新婦而自目所作如漢庭老吏傒斯頗不平故作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句集見之荅以詩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且題其後曰今日新婦老矣是二人雖契好最深而甲乙閎乃兩不相下考楊維楨竹枝詞序曰揭曼碩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其殆定論乎顧嗣立元詩選載傒斯詩

題曰秋宜集今未見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傒斯集一卷今亦未見此本凡詩四卷又續集二卷制表書序記碑誌雜文八卷乃其門人錫喇布哈原作樊理溥化今改正所編錫喇布哈字元普泰定四年進士第九卷有送錫元普序即其人也所編雖不足盡傒斯之著作然師弟相傳得諸親授終較他本爲善觀元詩選所載秋宜集中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絕句曰步出城南門遥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乃割裂漢樂府半首爲傒斯之詩則所收必不甚精矣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卷一
雜詩三首
題饒家橋
江漲
桃花鷓鴣
題江道士清虛館
題信州德元觀何眞人長春亭
桂林歌
送袁先輩
黃尊師高軒觀鵝
衡山縣晚渡
登祝融峰
飲張氏別墅
題九江義門陳氏壽安堂
寄南嶽圓上人
盧學士舟次武昌辱問姓名三首
尋盧學士船
題張彥輔枯木
黃鶴山聽雨
至岳陽寄武昌諸生
閻西師捷二首
遊麻原第三谷宴藏書山房白雪樓
題曾觀頤文集後
臨川女
題王仲山瀟湘八景圖八首
宿華蓋山
以事暫如武昌發臨川
女兒浦歌二首
登古頭陀寺

武昌舟中
送李掾自北回歸省
送姜尚忠歸息
送尹十六善叟
送黃五舅
山水圖
遠歸曲
餞李九時
秋興亭
題傅氏吾一齋

貧交行
送趙履道虞叔常還江右
曉坐朝陽軒
酒醒
別武昌
秋風
望葛市有懷
過江州
南康夜泊
廬山連眞師求眞陽詩夢中得之因書以贈
漢茶陵侯廟
春日雜言七首
山堂晚興
飲酒篇悼亡後作
夢兩雛
和友見新蝶原韻
夢武昌
遊麻姑山五首
餞程學士赴翰林
寄盧學士

喜趙順昌官滿來歸
傷足不愈
病夜
得程翰林揚州消息
送雷山人遊山
感夢
大儀行
襄荷山
彭氏具慶圖
送阿英童歸楊氏
歸故園二首
題朱氏眞樸堂
題南豐劉氏暎翠序二首

卷二

史館獨坐明本無
張君壽鴝山隱居
文會圖
山水圖二首
寄題徐道士野愚軒
蠟梅太平雀

寄題鄱陽嚴氏悠然亭
送人從軍
山水
廖氏皆春堂
寄題胡氏園趣亭
山暉圖
淵明歸興圖
賦得海上雲
新安許氏蘭秀軒
寄題上饒鄭氏菊莊

雲錦溪棹歌七首
寄題寓壽道院
我我亭
寄題鄱下樊氏鍾秀園
送人之淮東
山行
北樓雪後
野鴨詞
寄題馮掾東皐園亭
宿梁安峽

携二姪遊麻姑山
送陳教授赴郴州
送趙仲遠赴甌寧
出三洪峽
聞熊從正嘔血亡
遊禪林寺
山莊晚立
哭王士良仲
雨述三篇
雪中登盱江從麻姑
春暮閑居
寄壽程翰林
熊英德哀辭
哭周隱君
北上登小姑山
長風沙夜泊
揚州阻風
望嶽
初至京師
不寐

何郎失鏡詞
贈青城侯尊師
雪中訪史館陳仲剛兄弟
送何太虛南歸
重餞何太虛
贈友
贈茅山劉尊師二首
暮歸
曉出順城門有懷
贈洪參軍兄弟
留署丞宅
和吳眞人
贈顧上人
廬陵玄潭觀
登海壬莊古丘作
讀蔣臨淮碑
寄題凝雲石
吳歌一首
居庸行
登懷來縣古城

卷三
南城懷古四首
京城閒居雜言八首
雨渡橋干嶺
次龍門
偏嶺作二首
還宿灤河嘴
去婦詞
四友詩四首
送郭祥卿
送虞德修
謁告南歸
夢故人吳東之
徐州對酒
宿寶應
高郵夜泊
烈山和曾編修
入秦淮
過池州
泊安慶

小孤山
贈別曾編修
贈髽者黃生
山水卷
題臨川西磵范氏寓居
訪所親
尋舍弟將至東牟宿野店
贈王郎
別鄉友徐明初
題壽昌寺

奇童詩
題陸友仁衛青印
俞氏看雨軒
趙照磨虛舟
寒猿飲水圖
余道士抱朴齋
畫鷹
題羅擇川溪居圖
四清圖
題南頓孔氏復明詩卷
青山白雲圖
次韻陳明仲喜雨
程漢翁隱居新城山中
賦雙陸
自盱江之臨川曉發
題聶積道庭池大室
題陳掾菊莊
泊安慶
待潮
蛾眉亭

漁父
高郵城
淮陰阻雨
濟州初度
楊柳青謠
病目二首
讀黎景高重修宇太白祠記
城南宴集
題集賢趙待制贈黎使君秋廬羣雁圖
雜詩四首

讀黎僉事安南志
獻張平章
和歐陽南陽月夜思五首
寄何得之隱居二首
卷四
二貞詩有序
送吳士一南歸
題張道士所藏木古寒泉圖
集賢文學士挽詞
竹雀圖

寄題集賢周待制悠然閣
題祝道士龍虎山先天觀圖
送田大夫脩甫
盧溝風雨送別圖
馬氏巖溪圖
山水圖
周待制致樂堂
送道士薛玄卿歸江東
送宋少府之官長洲
大明殿退朝
餞集賢黃大學士
送張編修歸養永嘉
趙道士山水圖
雲中四老圖
哭劉恩州致政
祖生詩
白蓮詩
孤雌行
春風雙秀圖
送筠錄事

燕氏救兄詩
送人歸蜀
答胡明遠述懷
送華尊師
送客省冷副使
杜從事元美戲綵堂
廬山教授數相見不見
寄題符氏雅集序
和酈馬伯庸二首
送秦從事赴遷安

集賢王大學士生朝
送馬雍古撫諭河西
送周山人之遼東
李宮人琵琶引有序
高隱君詩
題上都崇眞宮墨竹
和陳眞人見示
題邢先輩西壁山水圖
送李掾還泰山
集賢大學士趙國公王開府慶八十應制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三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別陵陽牟景陽
結羊腸辭
劉承旨父大司徒邢國公九十應制
送周待制奉母歸鄱陽二首
題吳越王答周克儉謝賜物及陳事宜狀帖
題胡氏茂清亭
研山詩
題崇福宮東西壁山水圖
讀於潛謝氏三世壙記
送黃道士
淵明歸去來圖
壽陳道人
題孫教授藏畫三首
送大名安泊中守汚陽
送徐道士歸豫章西山
寄題新昌漆隱君桂軒
可居亭詩
題百丈輝長老所藏歲寒圖
河東何彥誠八分書詩
寄題湖廣平章道童歸耕亭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四
題憲臺張史雪谷軒
寄題江東應天山天谷巷
送成宜叔歸南陽
寄題餘干張氏讓堂
周氏敎山曙水木清華亭
蔡七祖讀書齋詩
賦得吳歌送人歸吳中
贈眉山鄭縣尉之官緡雲
過族姪
卷五

碧溪堂詩有序
沈逸人招飲山館
送孫志言遠遊
達摩西歸圖
題蔣氏侄侗集
贈戴逸人
與國贈趙先輩
和酬李九時毅
秋澗吟
畫鴨

夢遊麻原
趙聶氏陶軒
清江黃氏池亭
參禪圖
送王員外還朝
送涂雲章訪舊武昌
之廬陵過臨江望孔廟麗澤樓

舟中送春
大信晚泊
揚州蕃釐觀觀瓊花
入黃河
過古宿遷
白楊河看月
過呂梁宿雲夢城下
紀見
歌風台
永濟渠阻風

入牌
宿武城
過陵州
皇舅墓有序
曉發齊家堰
河間郡治建濱海門爲賦長句
蔡氏四適堂詩
齒落
子陵獨釣圖
鼷鼠食瓜圖
小孤山曉發
安慶阻風
歸舟

哭徐尊師
送趙判官佐湖廣省幕
送張天師歸龍虎山
贈陳尊師歸江東
送蔡思敬還豫章
瀟湘八景圖
孔林圖詩
壽樑山詩
雪竹初霽圖
壽王樞副
桃源圖
送主簿宗公赴官長樂
送人歸豫章
送王留守宣慰荆湖
樞密副使康樂堂
奉題王大學士撫山東河北行卷
夢題墨梅
奉和王大學士康樂堂夜坐見示
送葉道士還廬山

題張尊師畫
送徐長公歸豫章
吉安老人有序
送陳存道教授廣東
送楊宜慰歸藩二首
百戶張合剌普華喪母輿櫬還廣平
送徐元山
寄題王氏東野二亭二首
寒夜
吳特進初度

送唐尊師祠武當
送詹尊師歸廬山
題劉守中衰柳飛蟬圖
卷六
孤松篇
和族子節京城客思
登薊丘
送雷巡檢赴雅州
壽王樞副致政
贈滄眞子張太古

許判官挽詞
送何秀才南歸
題王仲寶墨竹
胡編修挽詞
送陳講主歸餘杭
秋夜長
廖母詩
送寗上人歸五公寺
慈化寺跑上人題黃金書華嚴經二首
謙上人自牧詩

送玄上人
寄姑蘇張大監
送茂公
樂城范節婦郭氏詩三首
立春病述
答程敬甫
和張伯眞
和劉錄事春雪二十韻
和傅與礪對雨見懷
和傅與礪近日二首

胡氏方齊詩
病中贈王少監
見和梅花之作復用前韻
臥病少差感而有作二首
讀中書除目
送段尚書赴湖廣二十韻
夜坐
花朝連雨與同舍諸君談詩
監中諸官携羊酒相過
有客從南來
馬典簽作淮南招隱圖
墨竹
和吳特進
題近臣所藏渭川千畝圖
哭子
題蕭煥有政蹟
題宋好古墨竹二首
聞一之歸省新安
寄題江陽毛氏天光雲影閣
寄題丁左司嵓巖精舍

題王仲能所藏二畫二首
題陳道士所藏名帖
送吳宗誦不歸鄱陽
送孔惟中歸臨江
趙繼清爲乃祖建祠贈以長句
胡氏嘉樹軒
劉氏清修堂
送鄧醫士歸廬陵
近侍西域人久客將歸爲贈長句
丹陽東氏山居圖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三三
送傅與礪從事安南
謝氏松巢
寄題廬陵林氏華峯堂
送李唐卿赴西臺
簡氏七便面
送劉遵道赴南臺
聽竹軒
讀廬陵黃琮以翁集因題其後
連旬病臥寄集賢同修撰二首
前舒城長雙理溥化自遷樂安作詩志喜
施道士無一齋
烟江秋晚圖
張眞人象山圖
送張尊師奉使龍虎山
寄題劉氏城隱
莆田淵上人還自五台賦詩以贈
畫馬
夢先帝召見便殿手賜橘花一枝
温日觀葡萄三首
送周道士兼簡江湖陳衆仲提舉一首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三四
徐道士還茅山求友雲詩
宣城張尊師玄谷軒
孫氏世德碑
送林彦廣南頌行香
張節婦詩
題張道士禱雨卷後
雪中看令圖
王憲章

卷七

壽吳大宗師
虎圖行
題黃文學
送簡河源
雲巖
送汪司徒致政歸鄱昌
題歐陽龍南所藏雙龍圖
題許參政所藏青山白雲圖
雙秀圖
題歐陽龍南所藏秋江晚景圖
張尊師夏山圖
幹勒源雲山圖
送熊秀才歸江東
寡節婦詩
龍門和劉修撰
暘谷圖
和劉修撰卽事
早起宴坐
張子高歸成都
贈項鍊師

題御書雪林二字
送劉立道分教汚陽
史館中得大熱疾項均子虛視之一藥而起
蕭性淵唐霜鐘琴詩
御馬圖
杜節婦詩
文瑞圖有序
勅勒秋風
烏桓夕照
瀼河曉月
松林夜雨
天山秋獵
陵台晚眺
古木圖
送李伯傳宰歸善
趙永嘉
淵明歸去圖
送人赴廣州
劉漢瑋挽詞
和張學士寄題平江姑蘇台

賀張仲淵拜吏部尚書詩卷
雪巖走筆次韻
追和虞學士陳助教宴杏花下之作
題何文昭歸來圖
和張太乙秋興十首
題龔友輔纘古齋詩
河東周時用遠臨寫舍
題張彥輔畫野外堂圖
王天明至京師以謝惠陶原集見示用前韻志感
亦輩眞省吉以舊所賜御書裝潢請賦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壹
曾俊始入京未請于父父寄以詩讀而爲之和
送許可與赴武昌
寄題王氏孝義堂
題張太乙竹石
和酈徐則韶遊西山之作
題高麗幼上人所藏蘇子瞻遊赤壁圖
卷八
折枝十韻
張氏孝義詩
張氏望松亭
送篤御史赴南台
雲山春曉圖
因觀宸翰感極成詩
寄題張尊師壺州道院
送王可賓歸陳州
瑪瑙石
送孔文學赴大庾
題張使君兼宮學道詩卷
淵明歸去來圖
秋夜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弍
送李都事赴湖廣
送龔立民之南康學正
題胡虔汲水蓄部圖
耿孝子
奉同柯博士甘內掾下直賦
送李道赴陝州幕
送鄉人祐上人從師歸當陽
吳子高悼亡
送王伯循赴南臺御史
送蘇尊師歸茅山

送全平章赴任江西
趙孝子
送蕭教授赴瀏陽
題臨江同知問流民事蹟
送聶太祝赴潮州錄事
送于孔昭赴南臺椽
送毛眞人還龍虎山
蘇公志道哀辭
柏堂詩
題內府四畫應制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三七
題辛澄蓮花觀音像應制
憶昨四首
寄題張齊公廟
寄兄
寄題楊教授菊莊
送譚仲章歸長沙
送鄭司獄歸衢州
得廬陵劉仲高及兒子泓書
雨中感寒和壁間虞學士韻
我有八尺駒
關尊師松壑圖
題臨川黃鍊師入京贈行詩卷
醉學士圖
龔氏皆山樓
過何得之先生故居
贈吳主一
題先天觀圖
題信上人春蘭秋蕙二首
春雁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 三八
揭文安公詩集目錄終

雜詩

東風吹百草沿路一時生繁桃與艷杏遍野復盈城
東鄰宰肥牛西里按新聲孰不乘時節爲樂快心情
平明出南郭登高望帝京大哉山河固嘒然獨撫膺
社日玄鳥至人我高堂飛舊巢幸未拆新泥復相依
豈徒安爾軀復欲養其兒對語嬌且閑上下遞差池
勿因秋風起相逐忽還歸

青青孤生松高出浮雲中下有嘉樹林上有萬里風

俯視原上草秀色何丰茸自顧豈不高獨立難爲容
常恐本根盡委此蒿與蓬

題饒家橋

饒家橋下秋水深饒家橋頭黃竹林誰其濟之饒氏
媳績麻作橋橋成尋青山叢叢似吾鬢白石鑿鑿如
吾心歸去秋衾續殘夢風雨滿橋龍夜吟

江漲一首時西師未息大德七年

才子憐紅嘴佳人學綠衣狸奴亦可怕莫自戀芳菲

題江道士清虛館

遺紛極玄覽宴坐白玉京日月朝夕河漢流無聲
冉冉雨玉童雙吹紫鸞笙下視凡九州浮以四大瀛
萬劫猶一瞬逍遙樂泰清

寄題信州德元觀何眞人長春亭

長春亭樹倚雲開百里湖山入座來流水遠堦時自
照好花如幄手親栽青雲每指尋眞路白髮頻登望
母臺六月神龍起潭井人間幾處待風雷

桂林歌贈胡秀才

遠望兮桂林鬱蒼蒼兮窈深去無路兮來不期美君
子兮勞我心皎皎兮明月桂偃蹇兮不可掇曠蕩兮
商風發吾思兮天末

送袁先輩之盱江

賤貧戀知已親愛畏離別雨罷江色黃扁舟此時發
烟綿綠蕪遠杳渺孤禽沒行雲滿西原麻姑在天末

黃尊師高軒觀鶴因留宿

開軒南嶽下世事未曾聞落葉常疑雨方池半是雲
偶尋騎鶴侶來此看鳶羣一夜潺湲裏秋光得細分

衡山縣晚渡

古縣倚江汐輕輿落岸隈鳥衝行客過山向野船開
近嶽皆雲氣中流忽雨來何時還到此明月照潯洄

登祝融峯贈星上人

洞庭南桂嶺北衡山連延瀟湘黑中有祝融如髻鬟
嵯峨七十二峯間祝融不自知千山萬山如迴環迴
環面面芙蓉起祝融正在芙蓉裏儼如天仙朝紫皇
千官百辟遙相望半夜每瞻東海日六月常飛滿樹
霜龍拳鳳攫熊虎躑雲生霧滅何時極我來正值太
平時況有山僧似疇昔憑高一覽四海空草間培塿

韓文安公詩集卷一

湖南憲使盧學士移病歸潁舟次武昌辱問不
肖姓名先奉寄三首大德三年

昔賢懷出處出處非一端冥冥鹿門期笑笑東陵園
千載有其人常在羈旅間跂予欲從之路危不可干
晨興命徒旅驅車出重關南眺洞庭水北睇嵩洛原
浮雲敷千里悵然回我轅東風起空郊草色一何鮮
百鳥蹤橫遊孤鵠摩蒼天遙懷不可寫短意誰能傳
岩岩楚王臺泯泯湘水碧湘水深且廣上有倦遊客
客本金閨人觀風戾南國漠然忽遐舉抗志箕潁跡
榮華衆所趨知者審損益嶔岑狐兎穴泱漭風雨色
散飛落南山萱草花往時冠蓋如流水撞鐘鼎食三
萬指詔書十載復租庸每歲朝廷仍貸米父慈子孝
則四方紀淨綱明照閭里蓬萊水淺昆明空天開地
闢元氣通張公百忍澤未竭王母千年桃始紅南山
築臺三百步翠竹屯雲森玉樹忠厚必有神明扶溫
樸自是期頤具方瞳綠鬢紅氍毹春酒搖蕩香扶踈
公侯子孫始必復日爲大夫人起居

寄南嶽圖上人

曉看回鴈暮歸鴉客子秋來正憶家七十二峯明月
夜誰同笑坐讀楞伽

常恐衣上塵污我林下石重華御海宇夔禹易爲力
去去君勿違幢幢孰云識

我本耕牧豎結廬章江涘微生屬休明世上猶典禮
驚飈卷飛轍寥落從此始三年江漢春萬事隨逝水
既昧理生術復慙遊方旨豈無青山歸亦有桑與梓
何爲苦留滯眷眷存君子君子諒不然東皐畢耘耔

正月十二日尋盧學士船至漢口留詩爲別

晴江澹微瀾曳雲在層嶼參差連舫出散漫羣鷗遠
始知遵漢廣遙睇高旆卷懷賢每忘賤臨流亦忘蹇
蒼茫景將入杳渺春酒淺新知遽相違餘悰何由展

題張彥輔枯木

骨朽皮空老澗阿繁陰猶記緑婆娑移層尚與雷電
鬬剝落其如雨露何湖上飛仙疑有耳夢中太守已
無柯妖狐山鬼休相問付與春風長薜蘿

黃鶴山聽雨得清字

玄扃息深構虛館含餘清瀟洒松上來瑟縮花間鳴
遙兼夜析警細與寒更并懷親感離別撫物愧生成
土思浩方殷春聲耿逾明幸及朋知好達此旦暮情
北展非窮轅南山夢歸耕何言托毫素聊用欵平生

至岳陽寄武昌諸生

我初未別時謂與子同行今我在千里默默但寤興
自從別子來風波幸清寧五月三十日始到岳陽城
城中竹樹多曉暮蜩蟬鳴西登岳陽樓但見湖冥冥
郡古俗亦淳所感別友生豈無新相知有意誰獨傾
矧復有老親白髮兩晶熒三年阻江關不得問安平
早晚買舟去去入湘與衡少作旬月留可以拜親庭
不得携家來秋暮亦合并終然情所鍾欲語涕泗零
安得挾諸子漂搖俱遠征

三月二日聞西師捷口號

聞道西師掃蟻封何時雨露洗妖兇必行往代羈縻
策肯倚窮荒戰伐功
萬里春風送捷書十年王氣拱皇居越裳白雉應頻
入浪拍飛鳶正念渠

三月三日奉陪憲使程公遊麻原第三谷宴蔵

書山房白雪樓

明公富暇豫勝日懷登臨躡屐驟馳馬行窕窈幽人心
懸崖響晴雨奔流灑春陰雲門轉絶壑畫橋貫長林
拂石慨往運聞鐘知古音耆松有百圍突嶂踰萬尋
小憩釣魚臺聿瞻華子岑捫蘿入縹渺側徑臨蕭森
上有百尺樓下有孤猿吟初筵開層巔微風散危襟

語笑信忘我觥籌浩難任豈不念永留惘然歸思深

題曾觀頤文集後

觀頤臨汝金谿人也父子良字存之學於三

衢徐霖景說有盛名第進士爲溫安人有桃

源集行于世觀頤名正吉蓋皆宗青田陸氏

之學也景說別號青霞

青田鶴飛青霞空桃源花開春自紅山狂谷暮棘蓬

蓬天地欲廢川流東我懷其人遠莫從亦有寂寞荒

寒中藏珠重淵夜白虹匣劍九地牛斗衝衆不識察

神所宗至寶豈繫乖與逢東家刺繡背翠攏璃雲金

芝繞鸞龍西家寶箏彈秋風酒酣歌苦愁歸鴻山中

仙人倚長松松聲流水自商宮禹顏孔姬易地同隨

時各致萬世功往者已矣吾何窮丈夫卓犖觀其終

臨川女

我本朱氏女住在臨川城家世事趙氏業唯食農耕

五歲父乃死天復令我盲莫知朝與昏所依母與兄

母兄日困窮何以資我身一朝聞密言與盲出東門

阿母送我出阿兄抱我行不見所向途但聞風雨聲

行行五里餘忽有呼兄名兄乃棄我走客前撫我言

我與趙氏親復與汝居鄰聞汝即赴死扶服到河濱

我身盡沾濡不復知我身汝但與我歸養汝不記年

涔涔遵旋路咽咽還入城城中盡驚問戚促不能言

望門喚易衣恐我身致患再呼我母來汝勿憂飢寒

汝但與盲居保汝母女全我母爲之泣我隣爲之嘆

喜我生歸來疑我能再明況得與母居不異吾父存

我今已十三溫飽兩無營我母幸康强不知兄何行

我母本慈愛我兄亦艱勤所驅病與貧遂使移中情

當日不知死今日豈料生我死何足憾我生何足榮

所恨天地生不如主翁仁誰能爲此德婁公名起莘

題王仲山所藏瀟湘八景圖

瀟湘夜雨

涔涔暗江樹荒荒楚天路穩繫渡頭船莫放流下去

洞庭秋月

瀲氣自澄穆碧波還蕩漾應有凌風人吹笛君山上

遠浦歸帆

冥冥何處來小樓江上開長恨風帆色日日誤郎回

平沙落鴈

天寒關塞遠水落洲渚闊已逐夕陽低還向黃蘆沒

山市晴嵐

近樹參差出行人取次多板橋雙路口此世幾迴過

江天暮雪

孤舟三日住不見有人家昏昏竹籬處却恐是梅花

煙寺曉鐘

朝送山僧去暮喚山僧歸相喚復相送山露濕人衣

漁村晚照

定從海底出且向平沙照漁網未全收漁舟還下釣

宿華蓋山贈趙尊師 山在臨川

野性慕遊矚高秋得崔嵬敢辭筋力微庶遂平生懷

突峭鳳咮駭翠虛鶴嘯哀千峯忽在下白鶴去威回

紫霧出華蓋銀河通絳臺中天白榆濕半夜扶桑開

昔日浮丘子錬魄此丹崖一朝凌太清鼠石空蒼苔

王孫何飄飄永嘯遺烟埃相別八九年喜我凌風來

延我白石室酌我松花盃負米遍歸計高人難久陪

我有大槐枕相見東蓬萊

以事暫如武昌發臨川

江轉欲無路山迴忽似圍客程秋共遠物色晚多疑

稍稍沙鷗集匆匆野樹稀武昌今夜夢定有故人知

女兒浦歌

女兒浦前湖水流女兒浦口過湖州湖中日日多風

浪湖邊人人還白頭

大孤山前女兒灣大孤山下浪如山山前日日風和

雨山下舟船自往還

登古頭陀寺最高處得照字

簡棲作碑處於此得觀妙困淪古淚深摧絕孤塔峭

冷風在叢薄弱露泫寒葩踞危共欹體窮高一遠眺

平輸巴蜀水遠控湖海嶠遙禽來縱橫長雲入歌嘯

興深何由終心領時得要漂流會諸彭慘澹晞末照

往者既莫追來者安可料幾僧善自保土室隱微笑

悠悠山下人茲遊復誰紹

夏五月武昌舟中觸目

兩鬢背立鳴雙櫓短篷開合滄江雨青山如龍入雲

去白髮何人並沙語船頭放歌船尾和篷上兩鳴篷

下坐推篷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飛白鷗過

送李掾自北回歸省長沙因簡趙宣慰張徵士

呂宗二判官

萬里風沙斷三湘日夜流名成親白首歲暮客扁舟

黃鶴延歸思丹楓替別愁眼穿迴處鴈心靜狎餘鷗

細雨黃陵廟殘陽杜若洲漸深桑梓敬翻畏友朋留

送遠悲羈旅臨分憶荷遊鐘聲衡岳曙帆影洞庭秋

風壤通蠻徼烟霞拂帝丘交歌明月市傾旆壓雲樓

訪菊逢徵士行瓜識故侯爲言憔悴客徹盡黑貂裘

送姜尚忠得官後携新妾歸息

淹簿徂年歲離別忽在茲寒城落木後虛館殘鐘時
家在雙井上心隨孤鴈飛落日布帆遠青山尊酒移
蒼茫倚閭情愴怳零雨詩託身名教中固應愼其儀
志尚豈不殊情鍾自成悲昔見已云晚再會良無期
濯足彭蠡流長歌高堂歸鶴髮喜垂涕兒童問羣衣
野老借檄看隣女隔墻窺田園各成熟松竹仍參差
親故一在眼鷄黍相提携翻知在官樂不恨爲官遲
放浪成化遷何用世俗知

送尹十六善叟謁告歸茶陵會葦賢兄處士

八歲賴賢兄未埋猶望生旋聞日下葦敢戀世間榮
得告如無及嚴期況有程意長看路短義重覺身輕
鄉樹迎船出江雲入暮橫望山占驛候聽雁作城更
但使能臨穴猶堪略慰情死生今古異去住別離并
尚足酬知已非貪美俗評匆匆不可盡回首各沾纓

送黃五舅得武陵校官還辰州寓居省侍

寓上山頭種禾黍莫向地鄉作羈旅山田得雨尚有
年他鄉憔悴何人憐一身千里家何在全家更在沅
湘外獨樹雞鳴楓葉飛荒村雁落蘆花碎親在窮途
望子還子在長途衣復單居無寸田出無僕明年作
官當食祿

山水圖

彷彿經行傍石灣依稀夢寐繞林間山深只許雲同
住村遠每逢人獨還何處水泉堪洗耳誰家樓閣可
開顏程公宅裏桃花下獨對崢嶸老未閑

遠歸曲戲贈李九時毅還江西

窮士得官如得仙卿卿一去今五年縱得蠻夷最窮
處猶勝更教卿久住朝朝嗟子上人衣知是行人今
日歸隔簾聞語猶疑客開簾勿見卿顏色倉忙不暇

掃雙眉妾貌還如卿去時呼兒隔墻沽美酒自向園
中剪霜韭幾年不共看梅花且喜殘年及到家四鄰
親友來相訊看卿還得歸州選歸州却在青山上下
有長江無盡浪吾家亦在萬山中山多正與無山同
男兒功名要及早第一莫論官醜好

重餞李九時毅賦得南樓月

娟娟臨古戍晃晃辭烟樹寒通雲夢深白映蒼祠暮
胡床看逾近楚酒愁難駐鴈背欲成霜林梢初泫露
故人明夜泊相望定何處且照東湖歸行送歸州去

秋興亭得南字

兩郡對邨郭一水分西南高亭不屢尋孰知遊者貪
江勢洶初轉山光遠相涵芳洲賈人舶野渡遊子驂
落日覆寒郊輕風散迴潭安得近故里時來拂晴嵐
創思昔人基勝許我輩談唯有大別山千載青靴靴

寄題傅氏吾一齋

衆流俱到海萬籟各還虛寂寞空山裏高齋獨掩書

貧交行

驅車涉廣川揚帆陟崇丘結交四海內中道多忽尤
朔風厲苦節獨鶴橫九州朝拂三島樹夕過五城樓
兩翅偶寒影瞬然何所求登高臨大江日暮萬里流

時哉疏鑿人八年忘外留由必益稷俱歸與夔龍儔
進退兩不疑功成垂千秋萬事日相攸恩情若雲浮
吾心苟不渝反覆安足仇自非天地外何能獨忘憂

送趙履道虞叔常還江右

趙子我同里虞郎我同年手折武昌柳送上西江船
買魚沽酒燒荻鞭夜臥西塞寒山前西塞山碧如苔
君今去幾時來東風花開春水漲待君黃鶴磯頭望

張氏宅飲餞酒醒作

還似去年別孤舟酒乍醒浪浪終夜雨更向此時聽

別武昌

欲歸常恨遲將行返愁遠歲年念骨月久客多親故
佇立望江波江波正東注

秋風一首送鄧東白歸金谿

我恨秋風苦無情不能吹我去不能留客行雲林三
十六峯高連天不能吹使如掌平我恨鄧子美無度
五年待我來又去我與子非隴頭水忽作東西流不
能幾時住東西流入大海天長地久須相會相會定

何處相思已無期風吹落葉交橫飛昨日繁華今日
衰我起舞君當歌山高水深奈汝何

望葛市有懷故人盧子猷以附他舟不得上岸

相見子往赴主一書院時盧寔送子至長沙

今經其里適不一造門能無感乎至樊口作

順流無風江更急歲暮歸人浩難繫所思只隔江上
村亂樹參差不容入憶昨扁舟泝雲夢觸熱千里能
相送我來悵望意空還一尊知是何年共樊山蒼蒼
赤壁暮武昌對岸黃州路連聲大笑櫓如飛回頭獨
送孤雲去

朝日照高樹幽人方啟關蕭寥塵外事風葉滿窗閒

過江州

遙瞻九江樹已踏西江土落日照庾樓驚風滿溢浦
寒鷗迎棹起遠岫依城吐悵然感羈游潛爾成賓主
白頭釣魚叟赤足浣紗女未識居者歡安知行者苦

南康夜泊閻廬阜鐘聲

廬山三百寺何處叩層雲宿鳥月中起歸人湖上聞
入空應更迥近渠正難分遙想諸僧定香爐上夕熏

廬山連尊師求眞陽詩久諾之而未作一夕夢

中得之因書以贈

稽天之浸不可滅焦石之烈不可絕香爐峯頭按羽

節滿山桃花滿湖月

漢茶陵侯廟

高帝安劉廬未危賈生可恨不同時長沙更有迴旋
地千載茶陵無古祠

春日雜言大德九年

日月朝朝新何物能獨久常恐天與地變化忽已朽
東風闖然來茫茫無首起視桃李樹聊艷一非舊
如何楊子榮泯默空自守
朝出城西門孤墳何峩峩雄狐窟其西脩蛇出其東
云昔有狂士七尺才且雄平生無所賴屠狗度春冬
一朝際風雲身貴位亦崇死生好惡間咄嗟生秋風
氣勢日憑陵家園兩蒿蓬子孫分散盡空有牛羊蹤
寞歷楊柳枝蒙茸春草齊天天誰家婦采桑臨路岐
零露沾其裳蛛絲卷其衣樹高身苦弱蠶飢行復遲
辛苦事姑嫜宿昔減容輝見者皆嘆息此心知獨誰
艮人日暮至醉問汝何爲
啁啁田間雀啄啄常不給春水日已深網羅復相及
既無養生具日夕湯火急多謝雲間禽無爲自羈縶

祝融九千丈瀟洒地底流洶湧洞庭野崩騰江漢秋
上有飛仙人身披紫雲裘昔者常相遇渺若乘丹丘
同歌黃鶴渚共醉岳陽樓思之忽不見獨立悵悠悠
我有琅玕草欲贈江東客出門道路長卷袂空嘆息
靈苗世所尚良士予所惜神仙無千年耿耿誰復識
五歲能讀書十歲能賦詩十五事遠遊三十無所爲
既乖倘仰責復爲鄰里欺生計日已疎世態多瑕疵
煌煌金張門徒隸皆光輝日晏賓客集軒車如風馳
一笑擲千金片言委黃泥齊生獨抱瑟來往何逶迤

山堂晚興

日晚似休沐虛堂步輕陰頹雲在前山細霧出荒林
羣雛人事易萋斐芳歲沉冥冥獨歸鳥永嘆倚中襟

飲酒篇悼亡後作

昨日飲酒酒苦薄今日飲酒心不樂未知明日還如何枝上落花能幾多蝴蝶飛飛春草草對語黃鸝清且好有酒有酒且莫沽庭前獨宿鴛鴦雛

夢兩雛

阿英十二能辟纑阿牛五歲貪讀書辟纑成縷無人織讀書有志令人惜汝父漂零汝母休吾親雖健俱白頭雨聲斷道風驚屋阿婆獨抱諸孫哭

初夏和隣友見新蝶并次其韻

弄粉歌猶弱含黃晚更鮮乍低芳草際復過落花前

揭文安公詩集卷一　十八

尚倚繁華後猶疑造物偏雨窗親歌舞地暗想艷陽天唯唯悠悠外蕭蕭栩栩然日斜粧閣畔偏得主人憐

夢武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夢中渾似昔時遊蒼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鋪七澤流鼓角沉雄遙動地帆檣高下亂維舟故人雖在多分散獨向南池看白鷗

遊麻姑山

湖北憲使程公閑居盱上二年矣五月二十日公與使者及諸客日詔拜翰林學士又十日公與使者及諸客同遊麻姑山輒以覽歷所止賦詩五首

雲關

君子荷初服恩至若無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危關擁霧黑飛桁緣雲青苔蘚滑如積松杉杳冥冥時逢負芝翁忽聞流水聲舉足向益高矯然欲遐征徒隸各忘倦矧彼高人情

飛練亭

神功擲天紳掛之兩崖間萬古輸不盡誰能測其端勢割山石愁氣挾草木寒安得天風吹繫彼日月還麻姑緣雲髮黝黝長不殘

湧雪亭

揭文安公詩集卷一　十九

泉源出地底仰向雲中行擘崖瀉千丈亂石皆騰猱風霆日夜急雨雪空虛明不有神物扶茲山應久傾噴薄側飛鳥砰鎗愁百靈仙家信爲好喧聒何由平

三峽橋

兩山東飛橋下墊不測淵誰鬨萬尋鐵逗此無窮泉淙淙輒空軸洶洶投奔川陽光下照之忽作龍騰天常恐桑田變中有瞿塘船

麻姑壇

嵯峨仙都觀遥望丹霞天後有千歲松前有百頃田風日夏迴沓煙雲晝蔥芋翠彣一時集安知非列仙

持觴起相酹罷琴接高言天道信悠邈人情何拘攣
靈君不可致落景詎少延仰誰慙宴宴俯寔憂元元
主人願坐客此中可忘年

程學士將赴翰林八月十有二日再命議事中書奉餞一首

廣平先生誰比流東風避律高無秋金閨紫闥清切
禁繡衣玉節西南州一乘軺車二十載陟涉暑陟勤
咨詢前年謁告盱水上放志已誓山林遊詔書相望
九天下耆舊起舞罷民謳文章豈獨擅豪翰經緯政
足參機謀粤從議事起諸老海內日望光殷周明公

卓絕復繼入得之必慰蒼生憂八月從金下彭蠡黃
河泰華催行舟山川似爲今日好風沙并失平生愁
蔪門嵯峨忽在眼燕山杳渺頻回頭世皇受命繼堯
禹大綱甚正目亦舉向來開國盡蕭曹只今半已成
塵土念公猶是先朝舊洞識國體知民苦涵濡養育
非一日禮義廉耻寓小補憃予抹撥百不成束書南
北東西行心傾意許已五載忽此遠別能無情蘆花
漫漫楓葉鳴白日萬里飛鴻聲願公努力扶聖明賤
子飽飯歌昇平

盧學士奉旨南祀海嶽錄鍾陵相別聞尚宿留
會稽有懷奉寄
鍾陵一分手幾日過錢唐五月山陰路千峯海上涼
烟霞含景氣草木識天香夙昔經行處風流轉不忘

喜趙顯昌官滿來歸

七載卑棲邑孤標浩蕩中去時唯自信歸日幾人同
平世難爲澤高賢不計功黃河萬里道洗楫待春風

傷足不愈遣閤示友

鄙夫襲杖屨暫出還爲災念彼萬里途屑屑往復來
端居晦已望不啓下堂階今日疑小佳稍立仍傾欹
朋好益疎謝墳籍空低徊惟有未殘菊多情向人開

兀者不望行跰者不念馳如何一不慎竟日守空齋
聖人全其生達者遺形骸顧我兩無有得不愧中懷
廖廖市中人役役渴與飢貧賤失天性豈獨一蹶悲

病夜

素壁深牕獨客身桃枝薑膀只爲隣極慚供給煩賢
友尚恐傳聞及老親蚤譬戒寒相應起燭華連夜爲
誰親多情造物眞豪縱盡力相驅病與貧

得程翰林揚州消息

皇明屬休期側席佇貞良遊麟旣集藪鳴鳳亦在岡
君子乘時興出餞何輝光車馬塞江介笳鼓凝羽觴

時秋風雨交四顧野茫茫晨鉦激中流飛旆忽異方
蓄思遵旋軫浮雲紛北翔道路間邦畿草木隕寒霜
晷景倏易流悲來但徊徨君懷經綸憂予負疢疾妨
蹇沉固異趣情誼結中腸居下衆所夷在賤誰不忘
高人雨中至邀我遊山作自非冥寂徒孰遣紛華落
方春迺發輒殘雪猶映薄隨雲度神皐披煙望靈嶽
晞沐朝陽谷照影清冰壑淹留皆隱淪往還必恬漠
惟應樵與牧逢時得奇藥歸來雖未期鬢髮終如昨

感夢

幽沉奄踰歲俯仰若平生不恨夫壻拙自憐身命輕
病兼愁不減心與淚如傾在世猶長別茫茫萬古情

大儀行

去年旱戞纔五六今年家家食無粟高囷大廩閉不
開朝爲骨肉暮成哭官雖差官徧里閭貪廉異政致
澤殊公家賑粟粟有數安得盡及鄉民居前日殺人
南山下昨日開倉山北舍捐軀棄命不復論獲者如
囚走如赦豪家不仁誠可罪民生秘惡何由悔

蘘荷山

蘘荷山碧房頴拔地維矗天關上有靈泉眞人煉紫
丹下有揭氏子孫藏其間神颷六月飛霜寒古人不
可見眞人飛入越王山越王山倚天立桃源蕩蕩車
馬入海上青禽不必來人間絕境紛成邑我家蘘荷
陰移家恨不蘘荷深青松之葉蔭我屋白石之薦紘
吾琴蘘荷再生吾丹再成寘寘我祖去而上升靈泉
援手引我太清足跨五色鸞手掉金芙蓉浩然拔宅
凌天風九州四海如脫屣空留遺響此山中

彭氏具慶圖

春酒滿壺花滿前君家具慶古難全却憐乃祖飡雲
母自活閑身八百年

送阿英童歸楊氏

弱女年十三兩年失母慈看拜阿婆去憶着初生時
歸故園新居落成後作

親老身仍苦家貧歲更凶掄材斤斧後發地草萊中
面勢看前跡徽呼集衆功聊存今日意敢望昔時同
漂轉何多歲艱難且定居隣人供菜果稚子進詩書
稍覺牛羊遠兼知蔓草除此園三百載亦復返吾初

寄題朱氏眞樸堂

深居魏亭北悃愊自無華風俗似太古生涯如小家
飲醇猶恐過衣帛尚疑奢相與鄰人異詩書有五車

寄題永豐劉氏暖翠亭

孤亭萬竹中危坐自生風近與山光合遙連野氣通
鳥啼深不見泉響靜偏聰東帛休相汚先生道未窮
雞山俯鴛溪亭子畫堂西流水菱蒲合陽林竹樹齊
耕桑烟外集賓客雨中携萬事俱塵土詩成手自題

揭文安公詩集卷一終

史館獨坐

地僊天邇近風高午尚寒虛庭松子落欹檻菊花乾
撫卷俱千古憂時有萬端寂寥辟父筆才薄欲辭官

張君壽鵠山隱居

當日自期顏杲卿暮年羞見魯諸生滕兼多病終難
屈身爲長愁視轉輕日晏典衣留客醉雨餘開戶看
兒耕淮雲楚樹晴如掃臥送年年江水聲

文會圖

人物風流晉永和蘭亭疑少竹林多若非痛飲狂歌
者奈此良辰美景何抒思凝神空繚繞揮毫伸紙更
吟哦兒躭高卑奚奴手坐上知誰應罰科

山水圖

古屋臨高背翠顛長橋架險挹飛泉若爲夢裏經行
處不是山陰卽輞川
亂山如削樹如龍絕澗緣坡一逕通兩兩漁舟來復
去望江人在畫圖中

寄題徐道士野愚軒

大樸恒近野大智恒若愚野愚非惡名在世聊自呼
人皆謂我野我得縱狂疎人皆謂我愚我得任闊迂
舉世皆不足而我常有餘老石出炎火朽壤生嘉蔬
無用乃有用自是老聃徒我言君莫信關我不關渠

蠟梅太平雀

蠟梅枝上太平雀花映奇毛十二紅持贈何人最相
稱梅花心事太平翁

寄題鄱陽嚴氏悠然樓

舊樓何盤盤新樓明且寬番山亦巑岏白雲無時與
勞生固可歡杜已誠獨難先廬幸未廢新搆仍粗完
本無適時姿聊且從所歡種菊延秋素栽松期歲寒
登高息微勤斗酒緩襟顏物化紛我前觸目千萬端
但免今世責何求後世觀

送人從軍

妙年好文仍好武一旦從軍氣如虎彎弓已作滿月
圓拔劍更逐迴風舞悲笳四起旌旆愁蒼山偃蹇黃
雲浮陣前手斃項王頸馬上仍懸猛將頭復誓義大
身命小順天將軍古來少一戰功成六合清不用黃

金印如斗

山水

野艇來無數山橋度有三寒雲依古寺落木帶贏驂
回首重重變幽尋處處堪平生雙眼力江北復江南

廖氏皆春堂

時清日月明心和寒暑平東風扇萬物花間語流鶯
農與水泉動蠶起桑柘榮牛羊被原隰鹿豕遍郊坰
少者擊壤歌老者鼓腹行不知天壤間何物異吾生
常願天子聖四海無苛征簍龍滿廊廟蕭韶歌九成

寄題胡氏園趣亭

日與世情遠學人聊治生畦蔬多品類樹果各生成
野老過偏數山禽近不驚詩書吾所好農圃也須明

山暉圖爲劉尊師賦

陵岑毓神秀草木咸光晶每覽靈景異變態如有情
關掩乍如幎飄浮忽相縈熊熊轉空曲奕奕連增城
中有幽人居宴坐朝玉京窮陰亦朝撤無月恒夜明
碧桃千歲花金芝四時榮猶疑地愛寶隨物弄華英

淵明歸興圖

家貧無酒飲聊欲試絃歌去家百餘里邈若異山河
江上日多風浩浩水增波門前五柳樹繁蔭空婆娑
秫田已收成歸計當如何

賦得海上雲送良上人歸徑山

蕩蕩無邊涯悠悠何所之孤飛若有意羣往更無疑
稍拂扶桑樹還經若木枝迎陽成五色乘陰忽四垂
作態離仍合多情去却追因風過別島和月下蓬池
且任從龍去寧知到岸時惟應學空者澹泊與相期

新安許氏蘭秀軒

蘭生于深谷濈流泉兮蔭高木緣葉兮披披玉幹兮
紫莖植之于堂下播芳馨兮菲菲兮陽陽思君子兮高堂紆琴瑟兮會友嘉殽蕝兮薦芳蘘芳兮佩
秀宜君子兮多壽

寄題上饒鄭氏菊莊

上饒多隱者鄭氏善爲方移居倪陽里種菊今成莊
近取偏異楚遠求至帝鄉品類百十餘顏色不可常
溉以玉井泉樊以銅與楊晨興即造之不憂露沾裳
有時忘飢渴浪之以爲糧門無催租吏家有白玉郎
花前撫鳴琴花下列壺觴與至輒痛飲飲罷臥其旁
自謂得菊趣不知與菊忘但恐秋景晏繁露結爲霜
盆盛虛室中虛室仍面陽重簾護夕氣疎牖迓朝光
飢以青青蒲水石儼成行重得隱者心不辱桃李場

玩物爲足計歲晚託餘芳

雲錦溪棹歌七首

雲錦溪中雲錦鮮好在高秋八月天西蜀錦江那得
似西湖綠水更須憐
纔過浮石是藍溪溪上青山高復低山中泉是溪中
水尋源直到華山西
藍溪南去到藍州水底巉巉石不流回望朱宮雲霧
裏白雲深處更高樓
宮前梨浦白茫茫岸上人家不似墻能到此中還有
幾行人莫厭棹歌長
楊金橋望玉眞臺臺下橋頭人往來崇文宮裏看花
去安仁縣裏賣薪回

揭文安公詩集卷二

寄題傅尊師兄弟所作寄壽道院

挹仙亭下薛公橋紛紛抵暮更還朝唯有橋西楊與
柳無情長繫木蘭橈
溪上層層雲錦山垂楊盡處是龍灘不是孤舟來逆
上何人知道世途難

寄題傅尊師兄弟所作寄壽道院

鍾榮之山千萬峰琵琶塵湖相疊重兩翁入谷起臺
殿半夜空山聞破鐘猛虎時逢澗邊石飛龍却是雲
間松黃庭書罷人難見鴻寶披殘手自封度壑采芝
隨鹿跡登崖望日躡雲蹤已知塵世推堪笑不是神
人定少逢辟穀有方桃更美圍棋無地橘相容但餘
一念封人祝未與人間萬事慵

我我亭詩

殷仲堪答桓溫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宜
春黃元瑜取以名其亭曰我我爲賦詩一首

我游于袁于龍之干有闕閑閑有環言言有構桓桓
維集之安我居我處我笑我語有翼其所而敢予侮
我植孔嘉我構孔華眷莫之迎而莫我多彼馳者子
亦孔勞矣我既覯矣亦莫我遂矣嗟殷氏之老猶弗
桓是友我不我友將誰歸咎溫溫其蘇瀏瀏其清藹
藹其芳煥煥其明嗟維古之人倘或予聽

寄題鄞下樊氏鍾秀閣

鄞都雄地理樊氏好園林庭戶花陰合池臺樹色深
佳時惟飲酒永日自彈琴車馬如相訪流泉可洗心

送人之淮東

扁舟何處客此去飽經過彭蠡江聲合揚州月色多
天低如近海地濶欲橫河自是吾生拙如君定若何

山行

稍出雲山復涉溪溪光山色冷相輝青裙獨踞溪邊
石不顧行人自濯衣

北樓雪後酒醒獨吟

幾點微雲駛曉晴半峰殘雪隔江明小樓獨對春城北酒醒匡床聞鵲聲

野鴨詞

野鴨雙雙沒輕鷗兩兩浮人生亦如此那有別離愁

寄題馮掾東皐園亭

時雨散繁綠緒風滿平原興言慕君子退食在丘園

送趙仲遠赴國寧

出應當世用入詠幽人言池流滄無聲畦蔬鬱葱芊

高林麗陽景羣山若浮煙好鳥應候鳴新音和且閑

時與文士俱逍遙農圃春理達自知簡情忘可避喧

庶云保貞和崴暮委周旋

宿梁安峽夢故室有感時還野江

梁安峽裏杜鵑啼絕壁蒼蒼北斗低雲氣倒連山影合石棱斜闘浪聲齊南風盡日迎歸客落月空江夢故妻一室十人分數郡百年幾處候晨雞

三月八日携二姪遊麻姑山

昔遊已陳迹茲遊不可狀非同阿成語孰遣予心暢蓑衣拂峻嶒脫屣臨浩蕩丹霞獨鳥外齊雲九天上絕澗怒不休諸峰吸相向欹林覆積雪飛煙滿空曠杳渺既莫窮嵌嶔愈難傍麻姑去我久素髮今幾丈摩挲會公碑鳥虖哲人喪高懷謝靈躅餘歡付家釀

試問山中人時猶得螺蚌

送陳教授赴郴州

君向郴州去迢迢千里餘年侵別後鬢客問講殘書斷鴈秋風外啼猿落日初興交今日意愼莫愛吾廬

送趙仲遠赴國寧

仍爲令尹去如送武夷山舊政閩人說新詩海客傳度關風撤暑下瀨月依船不奪循良意因知幕府賢

出三洪峽

積水羣山裏行舟亂石間地偏疑隔世峽怒欲藏關獨鳥啼深樹斜陽下急灘千憂逢一快未覺此生孱

聞蕉從正嘔血亡

碧血凝秋萬事空此生無復一尊同到家又近重陽節應是哭君風雨中

遊禪林寺喜得昌上人

靈皐獨懷往危軒泊閑寂偶與塵事違況值禪林客深苦上脩玉輕霏澹凝碧覓見飛鳥還靜聞寒溜滴空明會眞賞漂流得良覿常恐心迹乖無由展平昔

山莊晚立有懷舍姪沆督蔆臨川

荻蔌黃桑葉蒼蒼白竹峰居人爭野碓歸客背村鐘路暗緣溪濕山寒著霧濃阿咸收稻米辛苦缺相從

哭王十良仲

深谷可爲陵大海可爲田唯有死者窮無由覩青天
千古黃壤間萬古黃泉下情神與時息形質隨日化
日落朝復生月缺望已盈不知死者別何時見形聲
悲哉復悲哉已矣復已矣我友初五人今焉忽成四
死者不復見生者長別離人生如春華美好知幾時
欲爲生者懽復念死者苦生死日相尋歡樂如糞土
醜劣愧高情焉知君所觀日出衆鳥語蒼岑滿樓瑞
申章寫深誼謝薄何由宣

寄壽程翰林

春暮閑居寄城西程漢翁十五韻

迢迢層城阿峩我鳳凰山下有隱淪士能爲淮漢言
雨日一寫音五日一承顏每談經濟事恒及離亂間
言辭多慷慨文字少凋殘不嘆東逝川但憶南山田
寓興無心遊不受衆目憐裹衣必峻嵁散步亦名園
書卷信在襟蕭寂固所安經春窘疾痾撫時增懦屏
羣書亂藥裹高臥掩荆關寒予屬久要朝詣常暮還
河洛圖書北極邊蓬萊宮闕五雲天鹽梅初薦和羹
實諫草應焚罷獵篇猶在敝九重新日月謳吟三谷舊
風煙遙知拜舞黃封錫諸老爭稱龜鶴年

熊英德哀辭　璀山熊炎字時中英德州同知英德秩滿赴調京師道遇病卒

靈魄感先路疊鼓中夜發旌旐揚廣衢輔軒出城闉
素綏紛前導疏麻森後列閒閒迷據依營營會精魄
流雲冥飛蓋平野一何潤勳哭積水濱哀歌青林越
翔鳥爲回薄我馬如顧秣農夫釋耒嘆行子憑蹊惻
共隱善人喪別承君子烈平居異山隴累別兼歲月
規感睎暮齡歡燕中道歇時哲衆所屬六十非短折

新年殘雪裏孤石梵王祠拔地驚橫絕嵌空欲倒垂
平田沿上遠寒水望中遲試問南安錫飛來正幾時

撫物自傷摧瞻望猶恍惚南轅懌歸旆北首淒往筏
千秋驥岑趾流薄餘編帙宿草日已深聲容闊幽次

哭周隱君

君名邦弼字次說其父得之嘗考漕試湖北
得賈似道朱禩孫後通判潭州卒賈既貴顯
揚色君欲薦之君竟謝不起日以詩酒自娛
晚得足疾杜門陋巷年七十餘終于家
未老辭科目將微托隱淪暮年詩總美多病酒爲隣
薦牘無名字柴門有縉紳吳郎原上草猶得近高人

北上登小孤山至大元午

積雨西南下朝宗第一門夏勞思舜禹疏鑿正乾坤
地東千帆側天扶一柱尊蛟龍深窟宅穩睡莫騰翻

長風沙夜泊

長風沙風沙不斷行人嗟奈君何南風正高
北風起大船收灣小船喜移船更近大船頭不獨風
沙夜可憂但祝行人好心事長江何處是安流茅屋
參差數株柳時平尚置官軍守青裙老嫗詫鮮魚白
髮殘兵賣私酒魚賤可買酒可沽他人心事知何如

揚州阻風

南風送我來北風迎我住維舟廣陵郭升高望梁楚
瞲蕩千里平何處藏雲雨

望嶽

岱宗齊魯間萬古統羣山日向夜中見雲從海外還
蓍靈深屏翰空翠滿河關盡日臨清露巖巖不可攀

初至京師和答友人病中見示

志士輕離別貧賤事多違秋風車馬中故人高臥時
遠客江南至塵土滿素衣既申離合情中多勞苦辭
歡笑未幾何感嘆已乘之欲及田里事復恐疾疢滋
亹亹流景遷榆柳各變衰慨息寄一室朝夕終在茲
委運復何言人生信可疑我獨何爲者日出暮來歸

不寐呈何太虛

隙月斜依壁窗風細著人漂零知命晚牢落夢家頻
斷鴈何曾定鳴雞不肯晨何郎詩句好萬里獨相親

何郎失鏡詞

團團如月不曾虧家人親置枕中時朝朝將正頭上
幘時時携鑷鬢邊絲古文宛轉何人造失來始覺今
難討街頭不值半緡錢古銅終較今銅好向人不敢
再三尋客裏空疑同舍心萬里相隨一朝別夜夜還
瞻天上月

贈青城侯尊師次韻

聞說名家採藥蹤多從雲去少人逢蜀江春老歸難
定燕谷寒來望轉濃案上仙經新長盞匣中寶劍舊
降龍不知少日尋眞處還在青城第幾峰

雪中訪史館陳仲剛兄弟皆疾未適坐語留贈

高臥京城雪擁門還因微疾養靈根酒香鳳鼎魚初
熟火透煤爐藥自翻萬里不違兄弟樂一冬偏愛僕
奴恩猶能坐起留羈客淺語深論到日昏

送何太虛南歸

窮秋乍到深冬別來已俄然去忽然學士已分修史
祿道人特送賣丹錢單車欲發無三日幾處同行可
百年積雪堅冰愁客路徐州城下便通船

重餞何太虛

鷄鳴曉色動行人出南郭徘徊望車馬飛雪何漠漠
巨野四面平中路凄以索黃狐超客過驚鷗向人落
結軫赴悲笳擬酸厲哀角時逢古人蹟因究平生學
回首睇關山低小徇蘧蘧離合兩不期思懷獨難托

贈友

天道有恒運君子蹈其常時物自熙洽庶心亦惟康
鄙人寡思慮殊氣冒陰陽霜霰中夏零焉得不摧傷
先聖有遺訓血氣戒方剛懿彼老氏言舌齒示存亡
反躬實明哲觀色屢回翔正德詎云劇率欲迺非祥
勿謂壘空明不足榆景光勿謂徑寸莖不足載春芳
推餘暨所闕懷哉安能忘

贈茅山劉尊師師祖父皆爲武師

天書三聘出山來南望金陵日幾回每說浮名先氣
短常因佳客暫眉開琴書半爲逢迎典鬢髮空驚歲
月催自笑山間林下客四年風雪與塵埃
深知用意俗難聞常恐山門泡白雲方朔豈能遺漢
主魯連曾是却秦軍已無豪傑平生夢賴有神仙不
死勳蚤晚蒙恩遂歸計青松深處禮茅君

暮歸

元年閏月日十四日落長虹正西起南風送我城北
歸雙廟鐘鳴馬如水孤館蕭條夜氣沉清霜華月五
更心天機不用關人事客裏閑愁歲歲深

曉出順城門有懷何太虛

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雨中故人從此去
藉世澄與瀾玉質金爲聲析理貫秋毫摛藻艷春晴
洪氏起遼海流章耀八紘孝友根世學忠貞自天成
鄙人寡思慮殊氣冒陰陽霜霰中夏零焉得不摧傷
入爲帝羽儀出秉國鈞衡洋洋高門居濟濟羅公卿

朝趨承明內暮進賢友生衣錦終何絪穆然含粹精
靈鳳非求知出爲世所驚奇璞隱崑岫采充清廟英
堯湯攬羣才聖道日光明豈惟殷膚敏祼將在周京
蒼天誰云高乃心此黎氓君臣兩不易相期底隆平
君德貴并包臣道戒驕盈立賢必無方拔茅思彙征
勗哉敬厥終兩賢信國楨

留署丞宅觀古圖玩和田大夫

江北江南幾故都空餘遺賞奉閒居流傳半自名家
得始末多由內府書制作初心皆久遠興亡過眼若
空虛知君忠厚堪千載好事他人定不如

和吳眞人大明殿元旦早朝

春迎玉帛萬方賢雲擁笙歌上界仙隨仗兒童皆覩
日銜香父老不知年洪鈞一氣包輿地絳闕諸官薦
碧天惟有道人三祝罷珠璣爭落紫微邊

贈顯上人

大德六年夏遇一老僧於武昌市上貌甚偉
或歌或笑或戚然憂人皆目爲狂就之語若
有契迺與俱至舍煮茗劇談博達宏辨慷慨
憤烈辭嚴色厲坐客皆廢或一語失度則箕
踞慢罵客輒慙去然言論終日竟不肯道姓
名自是數與往還情義日密乃曰我迺宋進
士眉山陳祥也且道所以然之故蓋亦佯狂
自托者自號曰舍家云別後八年翰林修撰
巴西鄧善之爲予言顯師且囑賦詩贈其行
予既奇顯之爲人又庶幾邂逅舍家因寄望
篋云

舍家禪師孔門老七十狂歌武昌道身長九尺步如
飛壯不成名晚逾槁馮陵叱咤豪貴前昌言直詆氣
揷天身上衣裳過百衲口中涎沫散如煙別來悠悠
八年後更向京華說顯曳五臺山上喝歸雲萬歲峰

前送飛鳥當街朗誦李白詩面折富貴邯鄲兒日誦
法華千百轉不如一詣彌天師老顯亦是眞顯者舍
家未必非徒舍何不紅衣騎白馬出入金門赤墀下
家積黃金揮如土腰懸寶劍達官怕萬里江南乞食
還朔風吹月滿江關若遇舍家應一笑携詩相送出
名山

廬陵玄潭觀舊藏許旌陽斬蛟劍與國有一道
士過廬陵竊之至予京師以獻吳眞人邀予
賦詩還還木觀
章江渡頭白羽扇千載傳聞誰得見惟有玄潭老劍

精萬里相尋若驚電冥冥旌陽九霄駕神物無踪思
變化當時同學十二人猶有吳公在天下吳公曉出
明光宮故人持劍忽相從光芒慘澹蛟虯血精氣翕
忽神明通自從拂拭遇知已一尺玄冰剪寒水半夜
芙蓉逝匣開白晝雷霆輾空起吳公念念旌陽令未
說斬蛟心已敬尚憶提携典午間一掃長江如鏡淨
十餘年來災異多天鳴地動震九河須臾百化萬靈
竄壯士搥臂徒悲歌此時吳公按劍怒誓斬長蛟獻
明主劍光耿耿天不語擲與玄潭鎮千古

登海王莊古丘作

揭文安公詩集卷十　十七

茫茫紅杏國南關疊疊青峰西北山丞相池臺春樹
裏帝王宮閥曉雲間折腰遊女攀條弱臨水行人彈
鞚閑獨向海王莊上望東風吹斷不知還

讀蔣臨淮碑

蚤從鄉賦筆如椽晚董諸生雪滿顛松菊獨歸三徑
日黍禾重過故宮年賢侯東閣無車轍處士西湖有
墓田我識郎君公已沒一觀遺碣爲潸然

寄題太子文學張希孟凝雲石

聞說張文學家藏石一卷斷痕分淺黛古色亂輕煙
潤想猶褰玉幽疑欲迸泉應從少梅得宿昔滿桑田

吳歌一首送張清夫提舉征東校官先還吳中
吳中女兒白如華吳江燕燕拂波斜吳中魚肥米可
食夫君無事久忘家夫君自別吳江水聲名藉藉京
華裏家家屏障待新詞日日王侯置酒醴吳中之居
不可踰京華之樂天下無高官厚祿不願有上疏乞
觀遨海隅秋風高吹燕山樹扁舟且向吳中去吳中
女兒白如玉看着新袍入華屋

居庸行赴上都道中作

昔我望居庸南今日出居庸北巖巒爭吞吐風水清
且激透遲五十里曲折殊未息關門兩向當天開馬
如流水車如雷荒鷄一鳴關吏起列宿慘淡雲徘徊
山盤盤石圍圍山如龍石如虎龍怒欲騰虎欲舞太
行餘勢猶如許昔不容單車今萬馬列什五聖人有道
關門開關門開千萬古

登懷來縣古城

落日開平路懷來古縣城數家惟土屋萬乘有行營
雲擁關山壯塵隨驛騎驚長橋人並立還愛此河清

揭文安公詩集卷二終

南城懷古四首

石鼓

孔廟頹墻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敲火迹雨洗篆蝸涎
野老偷爲曰居人打賣錢有形終亦盡流落謾堪憐
鼓十其一爲民間盜
爲曰有司追索得之
銅儀宋沈存中所鑄

法像坤儀重來從汴水遷飛龍纏四極黃道界中天
望絶秋毫末循環太古前荒臺明月夜應有淚潺湲

憫忠寺

虛閣十餘尋征遼萬古心佛臨青野渴塔並畫欄陰
鳥雀簷間老風雲地上深同時貞觀盛西北有高岑

長春宮

古樹縈紆入深宮結構牢鑿池通水遠壘土築雲高
輦路行驅鶴神霄戴巨鰲應逢王母使時此獻蟠桃

車駕時幸此宮

京城閒居雜言八首

都城列萬雉樓觀並飛霞太液深蕩漾廣寒高嵯峨
重譯踰萬國流聲竟四遐既寵瑰異才復保勳舊家

忠厚政行葦明照微蟲嫉永惟皇上德世襲亨嘉
冀北多良馬漁陽多壯士馬休伏櫪懋壯士襲農器
桑棗竟中州朝貢四方至外無烽燧警內有耳目寄
逍遥放良時徽樂永不替

濟濟從臣列赫赫公與侯伊昔從我皇守邊瀚海頭
荷戈十餘載力戰如已憂寸策無遺用長智少淹留
勞多必重賞功大靡輕酬意氣相傾動恩深身若浮
天子乘六龍垂衣臨九州茅土亘河山甲第隘莊旉
四海仰光耀出入擁華騶富貴炙如此寵祿信難侔
從軍亦云苦眷言享斯丘

朝從獵城南暮從獵城北白馬踰飛翰輕裘如膏澤
塵起知獸駭風高驗鳥疾雙箭落雙鵰千金出俄刻
歸來拜恩寵樂飲過一石僮奴爭意氣賓客改顏色
常恐文達士輕薄多艱阨高門臨廣衢秋風上荆棘
朔土高且厚民生勁而彊榆柳雖弱質生植益繁昌
桃李大於卷棗栗充饑糧誰謂苦寒地百物莫得傷
青青雲夢竹宿昔徹雪霜移植於此庭不如枌與楊
竹性豈有改由來非本鄉
瀟瀟寒門士客遊燕薊城上無公卿故下無舊友朋
裘葛不自蔽藿食空營營四顧災沴餘但聞號哭聲

日負道德懿敢懷軒冕榮節食慎所欲聊以厚我生
高步覽九州誰獨無與親同室不相喻矧彼途路人
誘詐更驅迫巧詐日眩眞共美爲善樂莫知與善隣
未足保厥躬已謂詒子孫一言易爲義一恩易爲仁
世無曾東叟何以慰心神

哀饑驚野草日夜委鮮敷嗟哉白楊樹高高凌玄虛
朝遊車馬中夕息思故廬塵襟難爲潔野性非京都
貧賤不自保焉能戀簪裾賴有死與生可齊賢與愚

雨渡橋千嶺

秣馬洪贊館振衣橋千巔先王昔巡幸雲雨空蒼然

諸峰何冥冥高秋聞杜鵑危瞻劒天石渴飲絕壑泉
草木多異名道路少攀緣如覩開關初況值昇平年
不恨沾衣裳但恐情慮遷歸從故老說矯首空蒼烟

次龍門

龍門千餘仞十里去雲州奔湍從中來疑是黃河流
嵌嵌壁面削颯颯寒風秋老藤天上垂瑤草雲間浮
仰面不敢視愴然使人愁夜雨更厲急渴車濡雙輈

女子失其身何以保貞素既乘百年意百年誰能度
連聯若鴈鶩濺沫滿衣裘安得躋其巔采藥忘我憂
對鏡空悲嗟中心良難訴浮萍爲誰託一木無兩附
棄舊屬新歡歡新歡漸成故寃當中道折莫被他人去
窮達望三都表裏眺九丘金芝忽盈把飛過故山頭

偏嶺作

不願嫁他人甘心西山樹

四友詩

四友者廣信王廷玉伸臨川李商卿良佐武昌盧廷鸞子儀同里熊坦從正也李亡已七年餘亦亡二三年予索居京師每夕夢寐與四友相接傷其皆賢而無壽又與予篤好酒作四友詩一以誌予哀一以槩見其平生云李得年二十二盧二十九熊三十四惟王四十九

王兄負奇偉十四已應門倉卒遘閔凶盜賊蔽丘原

揭文安公詩集卷三

衰絰從伯父慷慨安其人豪橫劇狠虎嗔目莫敢于降心相欵密共稱孺子賢時應州縣役調笑官長尊酌接雖靡盬講習日多閒激烈忠憤際委曲禮法間時平俗亦康故志霞圖言有集曰浮湖感龍變嘗泛見龍圖課曰遂肆意墨龍悟解貿絕陟巇思鳶竊古笛振哀鍔清琴繁素絃每傷古人逝逝淚尊酒前與我初識面已誓爲弟昆誰謂天不仁中路遂離分寥寥昂山阿黝黝硯井泉賓客一以散託夢與招魂

嘉木不叢生猶爲造化欺繁霜凋其葉震雷蕩其枝利蟲囓其根飢禽啄其皮豈無雨露滋不得干雲霓

揭文安公詩集卷三

知心託生死誰能此離別千里竟相從風波復炎熱青天入酒盃歌笑中夜激使欲乘滄溟迢遙送華髮行行亦云至終當與君拆捨棹卽長途惆悵如永訣謂如平生懷時俗莫能達學不追古人終不願有室還聞起分教小邑傍蕭索始爲賢者哀那知遽淪沒樊山罷歡讌赤壁空流月佇立想音容音容一何濶親友日凋謝況我情所鍾熊子三十餘亦在九原中高才祇促齡積善適爲凶天道不可依人命如飛蓬夢寐常相見炯若生相從亦知心不異矧復里閈同始知掾韶學我心實忡忡歸來已三年微疾竟永終薄祿不救飢一官非高崇獨令君子亡碧血冷秋風

鄰曲恩愛絕山川談笑空名家失金匱樗櫟入公宮
誰復繼溫粹徒用想春容千秋瓘山路線繞劒池東

送郭祥卿架閣還姑蘇省覲赴廣德幕府選爲
中書禮部不就

不作東曹掾都門首路新徵官寓佐郡久客轉思親
船入淮雲曉家連海樹春別離驚歲月愧爾獨歸人

送虞德脩

管仲相齊國九合開基圖拔才莞庫中適至七十餘
虞君丞相後況復聖明朝青年賢才薦白髮沉下僚
下僚不敢違王事不敢遲五月日如火獻賦來京師
戲馬臺坐送行人老勸君有酒且滿飲明日開船不

須早自古英雄得志人未遇猶爲酒家保

宿寶應

此縣經過數中年感慨增繫舟喧白浪聞笛暗寒燈
時俗隨同異文章任愛憎平生江海上一一賴良朋

高郵夜泊讀曾可則詩集

水濶雲寒燈影孤新詩讀罷意何如玉門關冷低鴻
志道以延祐三年秋從程翰林南歸舟過于

鴈青草湖深啼鷓鴣精衛有愁塡碧海嫦娥無夢鎖
此夜醉翁死至今蓁蓼山下

青虛明朝二十四橋路誰識春風舊酒壚

日暮雲寒煙水光故人於此濯滄浪河流空遶青山
下誰與孤墳酹一觴

是夕夢故人吳東之凄然感懷

故人別我邯鄲去七年死葬邯鄲路夜泊梁山濼口
船夢魂彷彿君相遇平生怪君寒且癯夢君還似別
君初孤鶴唳峭霄漢上枯松偃蹇雪霜餘少年讀書
晚聞道獨抱窮愁客中老廣平故尉今何如年年還

徐州對酒和曾編修

黃樓不可爲我居黃河不可爲我酒滿眼青青河上
山不得持取爲君壽願君永相好重是平生友常恐
生別離令人惡懷抱君看天上月照人豈長好惟有

湧潮來欲上碧天飛龍渦晚集漁人網蛟室宵聞織
女機北望金魚何處是山川還似昔時非

八秦淮和曾編修

秦淮江上送飛鴻秦淮水流西復東六朝人物已寂
寞萬古雲山空疊重明日還沽采石酒昨宵猶聽廣
陵鐘人生不似寒潮水去去來來有定蹤

二月七日蚤過池州周同知出郭相送風急飄
雪詩乞如願

贈別曾編脩歸廬陵葬學士兄

故人爲別駕久約會茲城誤用傳書去徒勞出郭迎
孟冬涼氣厲謁告歸廬陵阿兄在九原歲暮豈遑寧
兄昔事武皇海內希英聲意氣動人主文采何縱橫
獨好事名山每恨遊難遍豐城客子無一錢但當作
詩乞如願

贈別曾編脩歸廬陵葬學士兄

時事一朝異長揖去躬耕令弟紹芳猷策足在承明
如何奄忽間南北隔死生方舟發京國日落煙霧青
萬感緣中來惻然如有懲羈臣戀魏闕一夕魂九升
君子恩義重況此骨肉情情深不可忘悠悠道路長
山川日夕改我行殊未央稍出燕薊都已涉齊魯疆
高天圍四野悵望但茫茫道傍多古墳塋域遞相當
荒草吹北風日夕下牛羊不知何代人於此閱興亡
自古既有死誰獨免摧傷死者雖所同私懷詎能已
遙路猶感傷況我兄與弟世俗日衰薄常懼莫能起
生死忽若遺誰復哀其死念昔賢哲人一一去爲鬼

詩書捐篋笥采采當路子拔藻厠明庭幸與君子同
矧在弱冠年已獲承其風家本聖門後孝友世所隆
何意手足親一別曠音容及我南歸日舟楫復相從
皦皦寒日高宴宴厲征鴻落帆滄江際渺然忽西東
努力愼所託無爲慢勞躬

贈髡者黃生

髡鍇肇有虞大樸已雕刓紛紛百代下巧密何多端
黃金間毫髮文螺錯斕斑竹樹冠臺殿祥雲隨鳳鸞
五采被牀几豈獨匝與盤坐使圭璧暗所好移所觀
黃氏擅良工出入三十年馳譽必名流迎致皆上官

美賈一朝起羣工那可班藝絕誠足貴古道何由還

山水卷

稍稍雲木動藹藹煙峰亂遠浦引歸橈雙崖臨絕岸
方思隱淪客欲結漁樵伴水濶山更遙幽期空汗漫

寄題臨川西礀范氏寓居

蟾塘塘更西幽礀總堪題流水花間住孤禽竹裏啼
石稜苔自合山徑樹相齊久客成眞隱故園應已迷

訪所親

所親一別驚踰月忽報歸來起倦慵扶疾步隨殘雪
去出門愁及曉冰融空林寂歷鳴踈葉遠樹依微吐

亂峰祇恨陶潛方止酒一尊無分與君同

尋舍弟將至東牟宿野店

歲暮尋吾弟山行兩舍餘入雲攀磴道落日及村墟
茅店溪邊冷松林石上踈如蓬武陵客風景未應殊

贈王郎

王郎楚狂士意氣飛秋霜讀書一萬卷下筆數千行
富貴視浮雲況肯矜文章十五趾閭里掉臂辭故鄉
夜宿東海月朝買西州航瞋目王公前結客少年場
一飲或一石一醉或一觴窮揖屠狗人不與俗士當
千金不易笑歲暮單衣裳阮籍在窮途英聲連四方

鸞鵠有時鎩反愧燕雀翔世無劇孟俠各本均作俠以意改不
及青樓倡燕趙如花人翠袂黃金璫不識豪傑士空
媚癡與狂王郎遠過我坐我枯藜床終夕無酒飲撫
臂歌慨慷平明別我去極目空茫茫

別鄉友徐明初

僕近遊集賢以使事過錢唐方臥疾於此而
本邑徐君智字明初判廣德簿亦以公事至
陞吉安同知遂握手敘數年之別云
南州高士後千載尚斯人桂酒湘南夜梅花嶺外春
中年淹簿領隨處號蘇循誰料西湖上相看白髮新

題壽昌寺

窗前修修數竿竹殿後濛濛雙青松倦客遊此供茗事焚香更讀洗心經

畫鷹

奇童詩爲陳會作

奇童年七八文思藹然生努力研賢聖他年佐盛明

題姑蘇陸友仁所藏衛青印

白玉蟠螭小篆文姓名識得衛將軍衛將軍今何在白草茫茫古時塞將軍功業漢各本均作漢以形似改山河江南陸郎古意多

俞氏看雨軒

揭文安公詩集卷三　三

慘澹來何處崩騰忽滿城遙連四山黑近洒半江明可愛花間濕偏宜竹上聲中宵未可住高枕寄餘情

趙照磨虛舟

剡木作孤舟乘風到處遊窮求觸無怒政用載能浮歸共唯明月行隨只白鷗浩然江海上何懼復何憂

寒猿飲水圖

蒼山斗斷水泱泱抱渴玄猿引臂長身在懸厓那得水水深厓絕更須防

余道士抱朴齋

高齋終日坐不省是人間神劒猶埋獄荆璆未出山藥壺松上掛棋局橋中閑久別猶龍叟青牛已度關

畫鷹

文梁五色傑秋高意氣豪怒張兩目直霄漢豈與短翮翔蓬蒿妖狐畫作猛虎嘯驅虞并與神麟逃嗟爾飽食心空勞

題羅稚川所畫臨川羅盖謙溪居圖

迢遞臨川郡泱漭元獻里浮浮君子廬閉戶青林裏連山煙景晏斷岸寒沙靡日暮孤舟還荒村隔流水

四清圖

揭文安公詩集卷三　四

一清曰王右軍平生富事業獨以能書聞遂令吳越士至今學者猶紛紛吁嗟乎王右軍

二清曰軒轅彌明偶然吟石鼎狂怪使人驚遂令韓吏部至今妄得狂怪名吁嗟乎軒轅彌明

三清曰玉川子忍窮吟月蝕天高叫欲死獨對煮茶婢白頭赤脚老無齒吁嗟乎玉川子

四清曰林和靖周程明聖學韓范輔王政獨對玉梅樹山色湖光耿相映吁嗟乎林和靖

題南頓孔氏復明詩卷

失明非有故復明還自然方其失明時萬事俱棄捐外雖無所覩內則常淵淵如未嘗有目不喜亦不憐

如明入地中明未嘗不全逍遙天地內如在天地先
不助亦不忘一氣自周旋不敢計此生敢計時序遷
剎乃復之始自坤還至乾忽如浮雲散還我蒼蒼天
昔非果失之今亦固有焉如何孔氏家母子仁且賢
先後俱失明其復皆十年十者數之終如月晦必圓
養之苟有道何疾非所痊願言永保之毋或忽此篇

青山白雲圖

翳寥青山晚迢遞白雲生衆樹春已暗高原人未眠
方思看桃去復擬采芳行深谷無機事白髮枕松聲

次韻陳明仲喜雨時初免先子喪至大四年

拖藤倦長夏烈火掀百州嘉澤闕雲漢杳渺不可求
揚揚叢祠歌片雲逝其留鬱陰欲潛敷蒸陽紛上流
茫茫未周旬泛泛已盈溝且慰灼景曖還驚愴節浮
援琴不能彈聊以忘隱憂餘溜晏猶洒頹氛夕未收
虛庭有美酒今日對城樓

程漢翁隱居新城山中偶入城府寓童使君西
園既日薦談讌何太虛有詩贈問且併予次

韻奉和

嶽岑蔣百里南望霾積阻我有同心人無由至城府
攜琴偃幽石垂竿釣晴渚空江夜驚波不知青山雨
雲盡月初出潮平風漸微前年城下路此際正南歸

數日會城北晝掩西園戶高河蕩遙矚凝颸翼嘉語
時態猥低昂人心渺嫗嫗歡携詎能必冲襟冀深悟

賦雙陸

三五對參差高呼得采時猶疑雙出早每恨獨歸遲
散地偏難入全功或誤奇極知妨日力聊欲審安危

自旺之臨川曉發

扁舟催早發隔浦遙相語雨色暗連山江波亂飛霧
初辭梁安峽稍見石門樹杳杳一聲鐘如朝復如暮

題聶積道庭池大室

一室纔函丈相携每在茲常同數客坐不異共舟時

樹色深重席簷陰暝一池淮應遺世者長與託襟期

題陳掾菊莊

達士隨所適跡異心恒素時從府中歸問菊松下路
初欣碧叢長復愛繁英布灌以古井泉申之九秋露
有酒共斟酌無人還獨步結意賞常恐非留歡輒忘暮
高天遙澄穆平川澹容與落日明歸禽疎籬繞碧樹
懷芳諒爲美居榮豈云慕矯首今何時孤雲爲誰去

泊安慶時再北遊

夜泊淮安郡寒生客子衣酒家臨岸閉野燒映江飛
雲盡月初出潮平風漸微前年城下路此際正南歸

待潮

扁舟夜閣寒沙際欹枕待潮紅日高無數征帆背人去海門何處水滔滔

蛾眉亭

舟迴斷岸壁千尋笛起空江萬里陰荒塚蕭條狐兎入孤亭愁絶蜃龍吟然犀路斷仙難測抱月波寒地更深欲遣吳姬歌一曲蒼蒼殘壘對楊林

漁父

夫前撒網如飛輪婦後搖櫓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裏扁舟爲屋鷗爲鄰生男已解安貧賤生女已得供炊爨天生綸罟作田園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還娶漁家女女大還作漁家婦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計大江邊更願官中減征賦有錢沽酒供醉眠雖無餘羨無不足何用世上千鍾祿

高郵城

高郵城城何長城下種麥城上桑昔日鐵不如今爲耕種場桑陰陰麥茫茫但願千萬年盡四海外爲封疆終古不用城與隍

淮陰阻雨

淮水從橫流東去無時休云胡客遊子歲暮淮水頭

冷雨團凄風蕩漾不可收天道日夜迴人事多滯留蕭蕭澤中鴻嗷嗷沙上鷗既知寒暖節復識機事周忠義我所憑宿昔懷隱憂出門路數千何由達王侯食芹敢自羨懷實終願投蒼蒼雲氣中此路通皇州

赫赫韓淮陰故壘今荒丘

辭家計日逢初度遲日暄風在帝京曉起慈親望天北行人初泊濟州城

楊柳青謠

楊柳青青河水黃河流兩岸葦雛長河東女嫁河西郎河西燒燭河東光日日相迎葦檐下朝朝相送葦雛傍河邊病叟長回首送兒北去還南走昨日臨清賣葦回今日販魚桃花口連年水旱更無瓢丁力夫稻百不堪惟有河邊守墳墓數株高樹曉相參

病目二首呈程承旨

經春苦上熱目病乘間作白日長閉門見月猶畏卻痛深徹精髓予倦頻招擺惡淚承睫流空花四分泊連旬食素淡無術屏昏濁多謝賢主人相顧義不薄更忙時問疾未劇親饋藥世俗輕賤微君子重期諾人生固如此出處慎所託翩翩鄧林泥燕相近殊可樂

病目踰二旬稍喜今日見徐行一舒散乍出還昏倦
濛濛眾花晚謖謖羣柳變門外新井深時程公鑿井
人階前綠陰遍微風忽生暈薄日猶增眩久與文翰
違閑窗試書卷

讀黎景高僉事重修漢陽郡官湖李太白祠記

愛其高簡有法賦詩十韻寄題祠下景高名
南人嘗著
安南志

閒居修史罷復愛古人期湖表郡官號亭開太白祠
氛堤疏古閘拔草出殘碑竹長周垣護華開載酒隨
晝啼鶯妥帖晚浴鶴委蛇見月明逾好看雲度每遲

江山猶禹蹟風物似唐時盛事居人說高名過客知
記傳天北極詩到越南垂應有朝正使經過酹一巵

城南宴集分韻得與字

同舍莫不還嘉客滿庭戶槐陰藹將欲厨人亦延佇
觴酌始參差微風澹容與歸人投分至酬謝見眉宇
八郡十二人京華偶賓主不飲各已醉中情久相許
菜甲綠漸肥香羹約同煮

題集賢趙待制贈黎使君羅稚川所畫秋盧羣
鷹圖

臨江畫手羅稚川落筆欲軽趙大年集賢先生得筆
跡飛入郡官湖水天郡官湖水西江上大別南樓岌
相向黃蘆颯颯樹蕭蕭中有羣鴻正嘹亮寒影斜陽
鸚鵡洲十年曾此繫孤舟參差禹蹟無人畫目極江
南萬里秋

雜詩四首寄彭通復

日月麗中天列宿爛昭昭河漢高且深烏鵲以爲橋
寒霜昨夜降時菊委佳苗地勢西北雄終歲皆風颯
玄工宰萬物時至有榮消常恐光景馳不得與道遙
區區九州內橫縱數千里誰設山與河愚者分表裏
京師天下本萬國赴如水珠犀從南來狗馬由西至
浩浩荆吳船日夜行不已生材無定所一物孰非已
皇天仁且廣君道亦如此我思古唐虞當日誰共理
巢由伏箕潁園綺居商顏洗耳甘自潔茹芝竟不還
三傑足爲理五臣安可攀高尚誠所貴孔轍笑獨環
吾聞有隱淪多在衡霍間飯牛腹長飢百結凄以寒
懷寶善自斂邈然老空山

脈脈我所思彭氏躡遐蹤婉婉若處子未曾出房櫳
相望四千里踰年闕相從五月君寄書九月達京中
我書欲報君書到歲已窮豈不懷繾綣無由覿吾容
參差天際雲縹渺乘朔風羽翼不吾施翩彼南飛鴻

君有高世行我無適時功天命人得違出處謀非同
讀黎僉事安南志見所書與陳鍵始末有感而
作
至元天子臨八極三軍直擣安南國朔風吹盡海雲
紅萬里鯨波掃天白國王負固欺天命披甲猶思與
仁敵王孫烈烈彰憲侯夜召侍郎黎前策平明面縛
詣轅門矢心以死全宗祏元戎振旅皆入覲三萬餘
人在降籍艘艦始及丘溫縣道逢國人戕縱繫千戈
未接白日黃馬前一矢侯已踣黎氏義勇氣自直抱
屍上馬馳且射雲愁霧慘三千里下馬葬之深十尺

揭文安公詩集卷三
寄何得之隱居二首
達人在城府不異山中棲坐對軒冕客心同巢與夷
有琴懸不彈塵埃生素絲得酒即斟酌曾然就磷緇
東舍可盤迴西隣足遨嬉陋巷樂簞瓢知者惟仲尼
有網雀可羅有釣魚可離萬物盡當爾昧者迷先幾
手種階下菊芳苞已發蕤九日會當至不知羈旅中
出門望車馬誰爲心所同還歸偃空齋繞屋但秋風
起睇東南雲上有高飛鴻皇居一何深宮殿岌相重
列辟盡才彥庶政靡不通亭亭我所思思尺空聞鐘

和歐陽南陽月夜思五首
月出照中園鄰家猶未眠不嫌風露冷看到樹陰圓
天清照逾近夜久月將遠墻東雙白楊秋聲隔窗滿
侯鴈海上鳴蛩蛩草間泣不見思親者東園夜深立
渺渺故鄉月高秋今若何京華落葉滿歸路青山多
歐陽愛明月自比古人稀呼酒玄都觀題詩獨掩扉

二貞詩

閨右有姬氏者父子皆蚤世姑趙婦張皆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不嫁作二貞詩

閨右有姬氏父子早棄捐婦婦奉寡姑誓死各芳年膏沐誰復理羅襦委篋笥辛苦事蠶繅祭祀亦靡愆父母既莫奪媒妁徒空言鳧雁安所施觴玉視如煙甯與枯悴沒不爲歡樂存婉婉桃李花春鳥何翩翩萬物各知時姑婦獨顯然

送吳士一南歸

四海吳司業臨川尚索居世人皆向慕時論竟空虛眼亂浮雲外心驚落木初臨岐別令子此別定何如

題張道士所藏宋復古古木寒泉圖

幽人去不歸長安秋葉飛空山嵗年晚水木自清輝

集賢文學士挽詞時被旨南祀海嶽至韻

大庾峰頭候吏聞鬱孤臺下遣車還都城忽報驚相目天子初聞愴在顏終古雄文埋故土明年元會換新班乾坤不負忠臣後何不長留在世間

竹雀圖

有鳥有鳥好毛衣啁啁百啄鳴且飛飢食太倉粟飽集叢竹枝叢竹翠琅玕豈是彼鳥棲種竹不種高山巔受此羣羽欺高山之竹高隱天甘露沃其葉醴泉漱其根有實鳳凰食有枝鸞鵷巢彼鳥豈有翅安能上與鳳凰交

寄題集賢周待制悠然閣

名邦富山水高閣緬幽期悵望在何許番君昔所基日聞勝者言益深肥遯思南巒多紆鬱北渚極遥迢迢迢秋雨霽蔼蔼春風時亂樹間晴隴人家臨路岐天長去鳥疾野曠歸雲遲彈琴與讀書朝暮總相宜

主人留京闕翔鸞正差池雖乖芳年賞素心應自知

題祝道士龍虎山先天觀圖

聞說先天觀重重絶壁環鳥啼青澗裏花落白雲間樵子能長嘯居人識大還洞門無虎認惟有水潺湲

送田大夫修甫赴甘肅省幕

西垂雖悠緬帝念深几席磐石既分藩華省臨有赫經綸賴先哲持守期衆職君子獨賢勞六月萬里役京城積雨過山河淨如拭雕弓慰在腰上馬如電擊仰觀浮雲動意氣紛感激丈夫慮艱險廓落何所惑此行佐大幕本末須辨析簿書何足云長久資贊畫

朔風玉門道落日流沙磧守以不門關限以無畛域
勿謂官卑小當恐難稱塞勉力行所知流譽光簡策

盧溝風雨送別圖

吳城季眞人奉旨還江東爲二親八十壽諸
公卿大夫士咸送餞至盧溝風雨驟至集賢
商學士作盧溝風雨送別圖其能爲文辭者
從而賦之遂作五言一首

眞人紫霞衣朝下五雲闕傾城車馬出風雨河上別
河水去悠悠修梁白於雪執手復何時南行向彩闕
天上雙玉壺歸奉兩鬟眉鬟眉俱八表開國彭蠡涯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　三

彭蠡三百里摩蕩天與地南有壽櫟山萬古橫積翠
下是眞人家洞皆紫氣上堂拜家慶下堂望京師
帝非好神仙樂與眞人居眞人多至言上可致唐虞
唐虞不難致眞人但早還秋風吹白鶴談笑度河關
忠孝與恩義兩盡誠獨難相送河水南相望河水北
慇懃一盃酒此別寧易得舉手長揖辭蒼然忽如隔

馬氏巖溪圖

何處幽巖下復有清溪瀉霧氣散長林滿聲落平野
石宜白鳥翹樹想玄猿把誰獨此安居居人云姓馬

山水圖

幽人無世事高臥謝浮名山崦晴時出溪流盡處行
還聞有魚釣相問扣柴荆不掃門前路莓苔滿地生

周待制致樂堂

有堂梁渠在番之區維周壽母式燕以娛渠渠有堂
在番之陽維周壽母式燕以康斯堂何有有蘭有芷
垂佩纍纍維周之子斯堂何有有蘭有蓀垂佩申申
維周之孫曰蒸曰嘗孔時且具維甘維旨承于壽母
母曰寧只福祿凝只升斯堂只我心平只母曰嘉只
福祿還只升斯堂只我心和只

送道士薛玄卿歸江東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　四

知君此去瀟灑招只在人間已廓寥市上有時逢賣
藥山頭何處覓吹簫仙巖花落溪流滿鬼谷雲深樹
影遙若見漁人應問我玉京涼月夜蕭蕭

送宋少府之官長洲

東京二宋後今日尚多賢白髮長洲尉都門萬里船
逢人憂水旱入境問山川爲政能無欲何須隱列仙

大明殿退朝和周待制

巍巍道德拱羲皇濟濟咸儀陋漢光日射龍文宮女
扇風傳鷄舌侍臣香中宵景氣浮雙闕下界歡謠動
八荒詞館小臣何以報皇圖聖壽與天長

奉餞集賢黃大學士宣撫山東河北
聖主憂民頻遣使明公慷慨古人風野亭細雨花枝弱春郭重雲樹色同景物隨人愁并老情懷如酒病難中明朝彰義門前路共看騑騑四牡東

送張編修德元棄官歸養永嘉

遠親遠遊宦一命五載餘簪組雖可懷中心在鄉閭始夏風雨高詞館清且虛疎華亂松陰楊柳何舒舒羣彥滿高堂君子忽在途攀之不能留再會安可知暫乖恒鬱紆況此遠別離豈無尊中酒孰與斟酌之仰視浮雲中莫知路所歸大海蟠扶桑日出還相望

趙道士山水圖

悄愴寒山曉淒迷野水昏長橋通古寺小艇背衡門路盡雙松上雲生亂石根如行南嶽暮遙見祝融尊中有一峰最高恍似祝融

雲中四老圖

四人三百歲同里更同襟落日松下路浮雲世上心偶逢抱琴出復恐入山深畫得人間看思君何處尋

哭劉恩州致政

生世止七十勤勞五十年秋聞傳循吏忍說賦歸田流水行春路殘陽宿草阡更無相見日恨極朔風前

祖生詩

浦城孝子身姓祖自憐性命如糞土生纔五歲遭亂離有母更被官軍擄零丁三十八春秋母縱得生何處求天地茫茫明月恨江山漠漠白雲愁忽得母書驚母在看書未盡淚先流書云流落河南縣河南蹋遍無由見唐州境上忽相逢白髮蕭蕭霜滿面誰知喜極情轉悲傍人更問初別時千生萬死到今日始爲母子東南歸東南迢遞閒山路人門猶記階前樹居人傳說盡相看雞黍提携竟朝暮祖生母子眞可

憐少壯離別老大還同時鄉井被兵者幾人骨肉能生全願生母子長壽考四海昇平永相保

白蓮詩

鄉人李雲紀事母極孝母死廬於墓側墓前稻田中忽生白蓮一枝人以爲孝感所致造士徐季子赴泰官爲予言且請賦詩

蕭蕭墓門翼翼良苗我母之思匪朝伊夕良苗翼翼我母之思匪夕有朝墓門蕭蕭有蓮如何中有蓮花匪生斯生其理則那濯濯其華其葉翻翻中心悼之莫與我言人之爲言維孝之格予曷云然昊天罔極

孤雌行爲鄜城徐節婦作

有鳥有鳥雌雄相追哺雛未飽鳴且飛雛未長雄乃死子亦隨朝朝暮暮唯孤雌長林廣野風日美步步不敢離故棲燕雀搖颺差復池回身側腦遞相欺誰憐孤雌心到死終不移更有鄜城徐氏母一生抱恨守空閨

春風雙秀圖

海棠開遍牡丹開燕女肌膚越女腮一種春風兩塵蹟牛簷霜日賦陽臺

送筠錄事赴東平走筆作

十月燕地凍原野何蕭條征車臨長途行子去中朝濟濟同舍生載酒集河橋子當撫嫠榮行役在晨朝脫葉醉高林散漫復風飄離鴻別枉渚嘹唳空層霄一觴不盡傾何處相招邀東鈴非遠邦錄事非冗僚別宅夫子地餘風諒未遙眷言懋殊績夙昔佇嘉招

燕氏救兄詩

千金之子不死市楚人竟殺陶朱子生者可殺死可生千金爲重骨肉輕誰謂平陽有燕氏傾家乃出而兄死弟再有兄兄見弟間里驚嗟官吏喜嗚呼安得天下之吏廉且循庶政如水無冤民

送人歸蜀赴官雲南

君子恭時命乍覿遽傷離寒冬去上國遠適西南夷山河萬餘里飄若乘風飛驅車越關陝霜雪皓隴坻危棧如登天疲馬入雲嘶峽水凍猶怒哀猿恒夜啼跋足望故鄉欻已臨郊圻過家雖云樂終當有所之志士激千載所貴在當時大道天地開側耳聲教馳臨期愧所贈殊俗勿爲卑

答胡明遠述懷見示

念予貧賤劇殘年逆旅中篋衣寒盡典廩粟賤常空對客談終日題詩疾若風如何知已者憔悴每相同

送華尊師以天壽節奉詔賜武當

靈畤嚴漢祠神峰標楚甸羽人丹丘伯承詔馳嘉薦華渚曜玉虹條風舞玄燕長淮雨中瀉喬嶽雲間獻涉旬歷峻址梯空答弘願授簡香始升揭虔帝如眷天清翼軫動地肅玄武見飛響迴更聞奇祥靜逾絢是中有眞侶早接諸方援朋既負奮鍾鑿翠蓄雷電金芝産齋房璘雲冠巖殿祈褫無歲年會節方紛衍既協時君降又樂明祀徧聖歷齊堪輿豐澤周宇縣還歸報天子獨往奚所羨眞侶謂張眞人有道行

送客省冷副使歸豫章覲省

始違山林賞復作遠遊客忽興慈母念辭帝去京國
楊柳河上春飄然就行役聞者爲驚喜朋儔皆嘆息
昔爲禁樹枝今爲山巔栢世俗更推蕩日月如有迫
歸鴈羣嚮哀遙雲孤飛白都門一尊酒落景澹行色
以我留滯心送君南征翮

杜從事元美戲綵堂

杜君江海士登從吳楚游結交盡文士所歷皆名州
彈琴大江月讀書匡山秋豈知天地問復有公與侯
歎恐歲月暮携家渡江去買屋天子都清流帶芳樹
朝趨玉堂裏夕侍阿母前綵衣奉甘旨五色何鮮鮮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

君臣義既盡父子道亦全未知千載下老萊誰獨賢

盧山郭教授數相覓不見忽閩歸省却赴官雲
南寄五言一首爲別以答顧交之意

蕪謬忝詞館晨出歸恒夕親友猶自疎況乃未嘗覿
誤蒙君子賞驅車數相覓暮見門閭題中夜猶怵惕
反愧應門子時奉冰玉色云何心所歡萬里西南役
終乖携手好同是思親客過家君已先淹泊誰復識
東風動楊柳河水流不息何以展所懷中心著金石

寄題盧溝橋符氏雅集亭

盧溝橋西符氏家孤亭高倣對煙霞青山擁座催行
酒白鳥垂簷看煮茶北去南來俱過客朝吟暮醉即
生涯門前三十京華路莫怪遊塵涴落花

和爾馬伯庸供奉史館閒題見示

陰沉閟華館窈冥芳樹秋日透清輝晨颿翼輕霧
飛文盡威鳳擢質皆振鷺平生寡儔匹及此同散聚
云胡感羈遊對酒恒不御羨君躡高第早聽傳臚句
時從鴛鴻侶縱轡驊騮路細史吾豈堪讀書君不誤
飛葉滿京華青松臨廣筵連翩集軒蓋卓犖皆時賢
青松豈不高衆草自芊芊感此理文翰恒恐迷所先
蒐獵殘缺間終歲不成編矯情或傷直含辭非取妍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

宣尼萬世標斯道庶昭宣元功既森列羣策咸牽聯
終焉懼菲才申旦長惕然

送秦從事巖卿赴遷安令

聲名籍籍秦著作不見鄧君出宰時路入北平黃葉
盡夢回西掖白雲移罷哦舊塞猶耕種野老深村幾
亂離遙想此行前未有來時嗟晚去思遲

集賢王大學士生朝

地峻官閒白髮深天寒退食解朝簪方懸肘後長憂
病易在床頭自洗心壯日何曾輕歲月中年已覺負
山林老人星對長生酒唯有梅花可共斟

送馬雍百御史撫諭河西

我皇屬憂顧君子得安居孟春風且寒遣子以脩途
四牡何翩翩回首睇神都我懷正紆鬱般函忽已逾
積雲被長綏萋萋者何時蘇鶱彼蓮華峰上出浮雲衢
白日皦以鮮下視若玄虛烟塵起西北原野無定株
行者中顧懷居者念其廬黃河湧東流乃自崑崙渠
四海豈不曠切若肌與膚親賢遠讒人古以致康娛
君子誠多材乃用在馳驅秦關阻關塞歲月浩已徂
鞠躬盡明義足爲世所模

送周山人之遼東

燕趙有一士八十髮垂素少年遭亂離家因晉卿住
結屋薇風雨寒著但韋布讀書力農作此外一無慕
見孫各成長甘旨亦已具朝遊清溪濱暮息階下樹
過從止隣老言笑若童孺自謂與世遠無喜亦無懼
春花與秋月歲歲還如故舍下有長孫早登青雲路
問之惟頷首且盡尊中酤

題上都崇眞宮陳眞人屋壁李學士所畫墨竹

玉京灤水上仙館白雲鄉虛壁數竿竹清風生滿堂
微吟弄寒影靜坐佇幽香有客仍無事澹然方兩忘

大駕既還獨候驛傳未得和陳眞人見示

供奉閣山遠淹留日月長鄉書迷楚越鄰笛亂伊涼
入宮一見世皇稱藝絕珠歌翠舞忽如空君王豈爲
紅顏惜自是衆人彈不得玉觴未舉樂未停一曲便
覺千金值廣寒宮裏月流輝太液池頭花發時舊曲
半存猶解譜新聲萬變總相宜三十六年如一日長
得君王賜顏色形容漸改病相尋獨抱琵琶空嘆息
與聖宮中愛更深承恩始得遂歸心時時尚被宮中
召强理琵琶絃上音琵琶轉調聲轉澀堂上慈親還
佇立回看舊賜滿床頭落花飛絮春風急

高隱君詩

燕趙有一士八十髮垂素少年遭亂離家因晉卿住

秋水流成字晴雲去作行寸心縣帳殿應似鴈隨陽

題邢先輩西壁山水圖

邢家蒼蒼西屋壁萬壑千崖動寒色大江忽轉天地迴浮雲孤飛日月白參差樓觀照林紅松檜凄迷起朔風崑崙蓬萊不可到赤城白帝遙相通賤子平生尚奇偉南極衡湘北幽冀復從大鴈上瀼京始投邢君多意氣君昔寓從戎馬間少壯不知行路難月明欲馬長城宿雪深射虎祁連山萬里歸來太平日坐我江山憂百失平明萬騎出天門又駕官車就行役

送李掾還泰山

詞林有賢士泰嶽分天英氣直秋月白心與朱紱清從軍大漠北執筆承明庭父兄事官長飲食懷忠貞靡靡歲年逝凄凄霜露零雄才局曹掾逸興浮林坰過家誰暫住脫落如秋鷹臨岐忽有別對子愧簪纓

集賢大學士趙國公王開府慶八十應制

昭代薙熙日詞林賦頌時紫宸丹詔出甲第五雲垂裕廟清宮裏王公主樹枝朝趨陪綺角夕侍接龍墀際會眞難及飛騰已在茲暴公初繡斧方叔更藩維霜簡驚風采天官肅羽儀還迎代邸入竟被漢文知

難說爲輪扁爲鐘恒苦多忽作羊腸心自別鄰家女兒正月十六好風光京城女兒結羊腸焚香再拜禮神畢剪紙九道尺許長撚成對綰雙雙結心有所期口

閒總至未辨吉凶憂且畏須臾結罷起送神滿座歡

欣雜憔悴但願年年逢此日兒結羊腸神降吉

劉承旨父大司徒那國公慶九十應制

聖主尊賢遂及親那公盛事更無倫身躋九袠瞳方碧兒過耆年鬢未銀鳩杖乍頒寧畏噎龍章洊拜欲忘身上公建土山河富光逐分壺雨露頻析木天清雲五色梁園花發月重輪三官寵錫驚殊數四座稱觴半老臣瑞錦斕斑迎化日兼金條脫照芳春素煙冉冉晴熏上白雪洽洽艷曲新先世勳庸歸琬琰名家父子映冠紳三槐已驗移居日五柳翻如寄傲人澗底桃花曾閱世枕中鴻寶自頤神詞臣欲繼莊生

作才薄何堪論大椿

送周待制奉母歸番陽勒碑却赴官池州

貳車初拜列仙曹旆指名藩夢已勞三峽西來江勢轉九華東出翠微高風雲長護昭明廟草木猶含太白毫日奉安輿思致樂暫因民吏枉時髦公有堂曰致樂

奉教迎親日承恩去國時聖賢千載遇來往十年期家有封君號人傳勅賜碑光榮一如此報効敢辭遲

題吳越王答固克儉謝賜物及陳事宜狀帖

吳越山川畫不如古今人物半能書從容霸國君臣禮寫在唐巳碧羣玉賦入宋更受元章拜天台洒洞蓮寫餘

雲海連戴氏藏之餘百年護持不污權貴手離亂獨
與身俱全帝旁眞人乘紫霞尺書招之若還家陰崖
洞壑寒谿衍宛轉細路通褒斜崑崙蓬萊與方壺坐
臥相對神仙居硬黃從寫黃庭帖汗青或抄鴻寶書
秦淮咽咽金陵道此物幸不隨秋草願君谷神長不
老淨几明窗永相保

題集賢商學士所畫太乙崇福宮東西壁山水
圖爲張眞人作

東壁山連西壁山東西相望幾房顏浮雲曉散分樓
觀流水晴聞隱珮環鴈蕩天台明鏡裏琴牀碁局翠
勞生狥所欲徒爲識者嘆種秫足酒醪誰云厭貧賤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

微間集賢學士烟霞筆寫向仙家意自閑

讀於潛謝氏三世壙記皆自作石柱桃花二葦
處

今古於潛縣衣冠謝氏家青山圜石柱芳塢暗桃花
三世松楸接千年福祉遐墓文琬志遠安用溢詞誇

送黃道士

崇仁縣西玉清觀下臨清川上雲漢昔人入蜀獨得
師今子京華非汗漫觀昔有唐滄然黃石老從尚書
道蓬萊坊裏崇眞宮八方蕩蕩玄教宗已將符祝置
餘事直以清淨追淸風遥遥不可還中夜忘寢

畫忘飧却恨金華牧羊者坐看人世似波瀾誰識道
人心更苦今日幽燕明日楚學仙自屬英雄人獨善
何裨聖明主道人已分老清門何處將身臥白雲盡
說蕭曹好黃老誰將黃老致吾君

淵明歸去來圖

晨興聞吏言督郵當行縣束帶非所慊久懷山林願
知歸道所貴即事心已倦好風從東來揚帆疾於箭
俄忽百餘里衡門坐中見青松殊未高黃菊聊可薦
去家遠經時感此羣物變田園雖蕪沒鄉曲諧歡讌
勞生狥所欲徒爲識者嘆種秫足酒醪誰云厭貧賤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

壽陳道人

白玉山人初度時兩年此日在京師主翁自奉千金
壽客子能吟七字詩家世科名渾慣見朝廷廢置不
曾知時初罷明朝相就清江上斜揷梅花酒一巵

題孫教授所藏三畫

楚山秋晚

山人何處抱琴歸遥望樓臺隔翠微老樹風生舟正
泊空江日落鴈初飛豈無賦客能招隱亦有漁翁解
息機一幅秋光舒復卷誰教塵土浣人衣

天台圖

天台萬丈橫滄海日與洪濤巨浪爭巖廡下愁坤軸
折崢嶸常恐日車傾有橋只許飛仙渡無賦仍聞擲
地聲世俗盡工那得似祇應劉阮識眞情

雪霽圖

蕩蕩空明裏茫茫太素時山川那有恨天地本無私
誤喜包容盡徒勞變化奇孤舟風更浪歲暮獨何之

奉送大名安治中守沔陽

展驥循穿魏郡花分符忽指竟陵瓜行瞻禹蹟過三
湓坐擁羲文望五華春雨甃桑無曠土秋風漁稻滿
貧家亦知王政仁爲本莫厭公田飯有沙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　三

送徐道士歸豫章西山

在山恒厭山拔痒思遠遊遊遠向何所西北至幽州
幽州號京華飛蓋若雲浮不見綺與園但見伊與周
黃塵蔽九衢色暗紫絺裘登高望燕趙山河莽悠悠
東拂扶桑枝西挹崑崙丘王母不我顧羣仙隔玄洲
遙聞許旌陽招我章水頭西山多紫芝東湖藕如舟
長嘯歸去來胡爲此淹留

寄題新昌漆隱君桂軒

桂樹鬱團圞開軒桂樹間靜便風後倚高許月中攀
秋蓋當窗亞春陰映戶閒主人多盛德未數寶蔵山

隱君兄弟分貽田園宅舍悉讓其弟母曰汝不受詛
父產業吾卽不受汝養不得已畧取田園之磽瘠者
餘悉讓之自作新居成弟復欲居
之又以讓其弟母不可弟乃止

漆隱君作壽藏屋東築亭曰可居求詩

委順依元化四序自往還天地會有終況爾居其間
聊復營我藏於彼屋東園結亭臨廣野婆娑縱游盤
晴湖白鳥簇簇嶂亦當關松竹茂清陰啼鳥和且閑
酒熟會良朋晨夕繼新歡生寄榮辱外沒無怨與恩
雖不爲人羨亦不在所憐終當還此居未敢計何年

題百丈輝長老所藏李仲賓之孫歲寒圖

豫章西南百丈峰下有大竹多長松巢雲貯霧翻飛
涼緣崖繞澗迷春冬馬駒踏人龍復象東陽老禪在
百丈西江瀉大半甌茶臥竹眠松九天上薊丘丈人
于又孫筆入造化春無痕清風蕭蕭上界聞夜闌疎
鐘啼斷猿

河東何彥誠善八分書及署書携家入吳楚間
有盛名雖貧泊如也其至京城予未之識藝
文少監孫轉臣爲言其人且邀予賦詩

石經誰繼蔡中郎殿榜空愁章仲將落筆已能兼二
妙爲文應復守三長眼中兒女貧逾慣海內交游夢
不忘又束霜毫帝城裏穹碑華扁有輝光

寄題湖廣平章道童歸耕亭

世臣與國同休戚上相明農戒滿盈種就園林皆已趣鑿來溝洫任人耕一門忠孝誰能及四世侯王不是榮海內只今多賊盜未應畝畝獨閒情

題憲臺張史雪谷軒

霜臺局文史雪谷思高深勁栢擢脩質寒冰空素心虛受誠可學休容詎難任體物知道要曠亮極中襟

寄題江東應天山天谷庵菴乃宣和道士郭南仲所建今道士何漢

明新而居之

道人爲說江東事有客宣和入應天白鶴下窺南郭客槭近有方平消息否紅蓮成碧藕成車

凡老龍來指北山泉桃花流水尋無路翠壁蒼崖望晚百圍曾見種松初黃庭義密從心得白髮身閑對若煙更有何郎繼眞隱閒時長理白雲篇

送成宜叔編修歸南陽迎魯學士因省覲

賦得吳歌送人歸吳中

東書充賦起南陽屏褐搆文白玉堂花滿後園春欲三月酒如湖高堂絲竹停繡筵雙鳳影珠箔亂鶯聲醉松交前館夏偏涼三年報主紬青史一日榮親返疊應紅牙拍辭傳金縷名絲雲低不度芳塵暗自驚故鄉爲謝魯公相待久莫因隣叟泥壺觴

寄題餘干張氏讓堂

走筆贈眉山鄭縣尉之官綿雲

威弧啟爭敬旨酒開淫荒不有禮讓興三綱遂淪亡蛾眉相望六千里一住姑蘇二十年微祿幸堪供菽水高才悔不老林泉春深劍外悲馴鹿日落江南哭杜鵑邂逅之官綿雲去重逢應是五雲邊

父子孝且慈兄弟樂無央閭里扇景風佳木鬱蒼蒼

過族姪

東面雲山有草堂下臨池水即滄浪草侵古道莓苔
滑花落頹墻薜荔香每詰所親皆異物始驚爲客久
殊鄉仲容兄弟賢相映更爲吾宗足感傷

揭文安公詩集卷四終

碧溪堂詩

上卽位之夏五月予自豫章泛彭蠡泝大江至富池買舟入舒蒲湖風行三十餘里得余姑之山山之麓劉氏居焉主人聞予來出候舟次聯騎至舍竹樹清閟泉聲深窈塗街回宛不類人世主人肅客入坐堂上茶酒畢徐引而西至碧溪之堂堂瞰方池池修廣可五丈旁砌疊石爲防防之外環以小渠渠之南爲臺再成列植栢石其上爲小方丘崇三尺廣倍之顚有坎窞可瀦水池之中亦爲方丘崇七尺廣如之上有白石如積雪方尺許樹以黃楊翠栢芳草之屬潛竇余姑山泉仰注二丘堂之後有樓曰晴雪之樓以石得名刻諸公賦咏其上樓却負曹阜前揖余山層嵐積翠湓洞軒几景物之勝蓋萃於此於是主人扣欄楯出金鄭以樂我敷俎豆列簫鼓以觴我除宇舍潔几席以館我而欲予賦之問堂之始則其先府君所建也府君諱士謙字德夫宋官忠翊郎義士也予嘗爲之傳矣故仰其山之高而慕君之行泝其泉之遠而思君之澤觀其經構之美而見君之才接其子孫之孝且賢而喜君詩書之有傳也乃作碧溪堂詩列晴雪集之次焉

絕江富池口買舟入舒蒲汪湟萬山間噴薄一舍餘捨棹入穹谷有山曰余姑雙泉湧其根積翠橫天衢大屋如屯雲乃得劉氏居萬竹夾修徑繞屋流清渠盤盤碧溪堂照耀西南隅方池捧白石草樹相紛敷湓瀆南山泉仰噴千明珠五月立晴雪樓名與之俱主人敬遠客秩秩賓筵初清風散微波扣欄集金魚諸生儼羅列童僕皆虛徐緬懷經始人高誼凌太虛雄才老當世惠澤流鄉閭斯人已云亡裕後計豈疎茲晨一登覽歡言接詩書願子隆師道永世聘良圖

沈逸人東觀招飲山館

野舘青山下晴軒積雨餘招尋蒙遠客寂寞愧閒居空翠沾杯冷殘雲度谷虛從茲結朋好隨處問何如

送孫志言遠遊

志士遊四方豈拘名利羈孫子二十餘懷策靡遑安仰視流光馳千載俄頃間青青鏡中髮閉閣守丘園

昔者限南北放浪徒空言曠然六合中何爲惜飛翻
晨裝旣云促長劒咸在門依依別老親惘惘語弟昆
出門卽萬里回首唯浮雲豈無骨肉念身負天地恩
白日出東峰緣樹徧平原歡會良未期佇情何由宣
出處各努力還歸親所敦

達摩西歸圖

東去西歸豈偶然歸心應在指心前莫言相視無多
語面壁松林已九年

題蔣氏倥侗集

輟棹滯虛館煩鬱偃檐軒風雨朝暮聲衢巷寂不諠
遠蒙倥侗子示我倥侗言一讀解韋拘再讀凌虛玄
反覆三日餘并忘寢與飧茲文久棒穢金石莫與宣
洞庭杳茫茫咸池飛上天韶襄旣入海伯牙仍絕絃
便欲謝簪組相從理遺編才劣年復侵撫卷獨愴然

贈戴逸人

謁告承明庭束書還舊居閉門空巷中杉竹同翳如
有客從故人眷焉枉我廬神清骨亦腾昂昂一丈夫
再拜延與語於器乃璠璵家住金精山博觀古人書
上足備世用下足爲士模超遥山水間於計良已疎
抱才負明時雖智豈非愚客曰子勿言吾樂自有餘

旦士各有志子豈知區區炊粳掃林楊靸然奉勤渠
謝客實愚戇終期子回車

與國贈趙先輩

飛雨暗山郭千里集茲堂謬蒙嘉賓禮反愧諸生行
仲夏風景異中庭嵐氣涼門臨一湖碧樓俯衆山蒼
聽講琨畢歲瞻焉歸路長

和酬李九時教

昔在武昌城三年共爲客自言相從樂今無古難得
羣彦當盛明乃集湖之北燕李在華省鸞鳳五色翼
程公衣繡衣霧豹深莫測安侯坐黃堂餘事了繁劇

許氏總儒教賢否有甄白諸老皆盛名黃鍾掩哀笛
所以三數友所志惟所適回首二十載曠絕如異國
生死何茫茫夢寐還歷歷富川忽見君久認迺相識
橫經大湖上兩鳴空山寂撫舊各凄然忽別毋遠憶

秋澗吟爲德文湖胡氏賦

澗水古今流空山還自秋澗深不可厲秋至令人愁
悠悠澗邊路澗水流不住還從雲際來却向人間去
青松澹留人日日澗水濱林風朝響異雲月夜光新
時應抱琴者相遇青松下

畫鴨

春草細還生春雛養漸成茸茸毛色起應解自呼名

夢遊麻原

麻姑第三谷盱水郡城西竹裏沽春酒雲間度碧溪
山藏華子隱水醮謝公題行人桃花去漁郎正自迷

題聶氏陶軒

開閣南山下日對南山雲青松俯前楹秋菊被中園
駸駸修竹林清泉出其閒歲晏農務息咄盃樂餘閒
時在鄉曲遊共稱稼穡難達人貴知已俗士多所牽
以茲謝簪紱委心此南軒列植既敷榮佳興日已繁
讀書敎兒子餘事焉足言

東風杏花開待我薊門前

清江黃氏池亭亭名玉壺冰

新亭環碧池池水何漾深偶携塵外侶薄言此窺臨
惴惴若有畏憑憑如弗任既抱執盈念仍懷履薄心
白日麗晴輝微風在遠林淵然忽無際澂明諸素襟
還君玉如意理我雲門琴

參禪圖圖寫洞寶龍東坡佛印黃

兩山從兩禪異代各談玄絕壁浮春樹空山響夜泉
共遺行住想俱斷去來緣此日開圖畫焚香亦爽然

送王員外還朝

幾回鴈鶩接朝班兩載雲林限九關書到忽如衙命
至親情不忍送君還滕王樓閣滄波上徐孺祠堂渚
水間此日相於無限意明朝回首但雲山

送涂雲章訪舊武昌却入京師

垂雲厲驚風萬里摩高圓蟠龍詘巨浪豈顧九重淵
毛生入楚庭頴脫俄頃間粲粲涂公子長嘯起丘樊
朝辭豫章臺暮過匡廬山大帆剳鸚鵡極目空波瀾
黃鵠錦袍仙吹笙紫霞端相顧一笑粲青春滿南天
黃金築高臺更覺郭隗賢聯翩樂劇輩相逐入幽燕
平明九門開劍佩踰五千豈無一字薦傾倒平生言

初春以事暫之廬陵過臨江望孔廟麗澤樓

清江遶郡流江上更高樓曉樹重重合寒雲片片浮
王春涵麗澤客路倚孤舟意極無由駐非關慕勝遊

歸舟

汀洲春草偏風雨獨歸時大舸中流下青山兩岸移
鴉啼木郎廟人祭水神祠波浪爭掀舞艱難久自知

小孤山曉發和蔡思敬韻

日落霞明錦浪翻崖傾石峭白雲開乾坤上下雄孤
柱吳蜀東南壯此關神物夜移風動地仙舟曉度月
漫山回瞻絕頂登臨處空翠冥濛杳靄間

安慶阻風和李提舉韻
十五年來笠仕餘扁舟五度泊龍舒城東稍見新移
屋郡裏猶聞舊讀書背郭峰巒雲住近滿階榆柳客
行疎民酒俗簡承平久便欲投簪此卜居
三月晦日舟中送春得詩字
變化無窮極形氣遞推移昨日名園中徂春忽在茲
曄曄華林彩繁陰綠成帷徒結遊女懷祇增志士悲
況此客行子風水積川坻撫壯思始榮臨芳念將衰
安知盛長後不有堅凝時俯瞰江水流仰與東風期
各言蚤還歸毋勞東山詩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大信晚泊呈舟中諸公
千家楊柳江當門東梁西梁兩岸蹲連檣大艦集日
昏掇金伐鼓海上聞小江更出采石後前人立功後
人守大信花采石酒陌上相逢莫回首
揚州蕃釐觀觀瓊花和壁間鄭損詩
揚州初看瓊花發古壁仍尋鄭損詩勃律天西千片
玉蓬萊宮裏萬年枝俗人爭訝羣仙聚后土深培劫
火時不用色香分別甚悠悠今古恨如絲
入黃河和李提舉韻
黃河發西極浩浩納衆渾勢挾天地轉怒作雷霆奮
小大無不容至明若大昏陰陽有逆順水性無亡存
夢乘牛斗槎濯足崑崙源俯視大瀛海獨爲百谷尊
望極長懷古行多感憚煩山分鄰子國地近嶧陽村
莽莽風沙暗蒼蒼煙景繁黃河西北岸最覺斷人魂
白楊河看月
白楊河上看明月昔人曾照今人別茅屋數家河上
村化作三山白銀闕波平風靜棹歌來萬頃冲融鏡
面開今夜江南憶遊子空瞻雲漢上昭回
燕齊路北斗縱橫泰階曙黃河東逝月西流明日南

風過洪去
過呂梁宿雲夢城下相傳漢高祖僞遊雲夢至
此而得韓信後人因以名其城郎彭越之故
都也故老猶能歷歷指其處遂與諸公分韻
賦詩予得黃字
九城如連環城城鬱相當長河貫其中限以偃蹇橫
之呂梁至大元年秋九月扁舟自此下如奔馬亂石
浪震天地千里颯颯吹秋霜羣山下赴于武皇崩波雷
飛渡如驚羊東西魚貫羣百丈進寸退尺奮且僵齊
聲唱和爭抑揚觀者騰掉神爲傷豈知重來悉游憩

但見一葉浮天光長風吹起不遺力倏忽遷轉迷四
方暮投雲夢城下宿登高四顧增慨慷老翁長揖爲
予說漢祖此致韓齊王梁王彭越亦都此遺蹤隱隱
猶可詳憶昔英雄起豐沛四方龍戰玄以黃顛贏蹻
項繼虞亟建歷四百何恢張惟天設險爲國防萬古
祇爲爭戰場連城一已平桑麥何茫茫呂梁之險眞
康莊

紀見和李提舉韻

猶瞻吳楚郊已過邳徐州揚帆涉呂梁千里惟平疇
桑棗青如山極目烟霞稠前途問行客往事詢老叟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九

上船自讙呼下船自歌謳誰憐村野人茅茨大如舟
連年困水旱蠶麥兩不收今麥雖漸熟或可寬窮愁
復恐死旦夕不得待有秋死者委道路生者仍漂流
天道良好乖誰貽撫字羞賑卹國有典荒政古所修
陳詩紀所經詎足補遠猷

歌風臺和李提舉

萬乘東歸火德開漢皇曾此宴高臺沛中父老謳歌
入海內英雄倒載回湯沐空餘清泗在風雲長似翠
華來寄碑立斷滄江上靜閱人間幾劫灰

永濟渠阻風呈李提舉諸公

永濟渠邊至泊年渠邊茅屋幾人烟瀟瀟風雨孤舟
泊滹沱山河獨鳥懸到海已無千里地還朝初近九
重天不憂留滯憂離別君向遼陽我在燕

入牖和蔡思敬

吾聞馬都水昔在至元中建議舒供貢爲渠使會通
京師天下本舟楫老臣功列牖觀初意應將萬世同

宿武城和蔡思敬

桑陰漸薄麥秋清水岸層層護廢城古市夾河分向
背蔌祠依樹閟枯榮南風掩冉隨波細北斗闌干照
夜明欲試牛刀誰敢繼無眠懷古到鐘聲

過陵州和蔡思敬

陵州北四十五里有古碑河上俗稱皇舅墓
宿待三商正行行五兩偏讀碑官柳下沽酒市橋邊
因泊舟登岸讀之題曰魏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莊公高使君碑字畫高古文多殘闕不可
讀其略云君諱儁字仲游渤海人文昭皇太
后之第二兄皇后之父也太和二十年丙子
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三十一年正月

假塋予某而遷塋之歲月亦不可考惟後書大代正光四年歲次癸卯月管黃鍾某日立石意必是年所遷也土人云墓已墮河中往往有見石馬在水中者其西有巨塚四云亦君之疑塚焉碑前有空缺處刻云至元二十四年重立則碑已仆而復立碑今去河不數尺河勢湍悍恐年歲間不可復存李公有詩予亦用韻

石麟無跡樹無阡腸斷穹碑絕岸邊地里猶稱皇舅墓河流曾是使君田參差虛塚空橫野剝落殘碑僅識年片石存亡何足計誰能更與望西遷

曉發齊家堰和李提舉韻

蒼凉悄愴復宵寥日射金毫百萬條細雨濛濛吹面冷長雲冉冉去人遙南村北陌車中鐸後浪前波水際瓢惟有無窮楊柳色孤舟行處欲相招

河間郡治宋熙寧初嘗建門曰瀛海之門其廢已久皇慶初右師劉郎中出爲總筦方營度重建以代去不果郡人郭氏者出私帑成之至是翰林胡編修持太常陳博士所爲序求予賦之爲賦長句

齒落

去秋病齒今朝落眼暗年侵日就衰擾擾彭殤方失笑悠悠世事總成悲

子陵獨釣圖

何事玄纁入里閭羊裘暫脫就安車空令太史驚同寢猶把狂奴視報書一出聊爲天子道諸公莫道故人疏朝廷自足中興士且放桐江著老漁

鼷鼠食瓜圖

種瓜中園予亦勤止瓜長而實汝則殘止雖則殘止予敢汝譬天實汝生予將何尤汝食之甘既肆既閒

實之食矣無傷於根根存而微惟予之窮根盛而實惟乃之功

哭信州仙源觀徐尊師師乃玄教大宗師張開府之弟子

玄霜搗罷世都遺葛屨蕉衫太古姿天上眞人開府第日山中仙子閉門時空林雨過金芝老深谷雲寒白鶴飢萬里馳書爲永別盧敖何處是相期

送泗州趙判官佐湖廣省幕

瀟湘八景圖

帝宋南遷宰相家魏科重見動京華已聽清泗三年政又領珠斗近樓開黃鶴玉梅溪上夢雨又泛長江八月槎位逼紫微殊不稱斜殷勤好在蕃宣地莫道閭門萬里賒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十三

送張天師歸龍虎山

閉戶京城晝懶開初聞北覲却南回馮夷擊鼓乘龍出王子吹笙跨鶴來袖裏天書明日月匣中神劒閃風雷回瞻魏闕紅塵裏應在山中看早梅

贈陳尊師歸江東師自號物初道人

道人養龍虎泊然守玄虛時從白雲中宴坐臨高隅芸芸萬物境我獨觀其初竦臂忽大笑有無無亦無天子朝諸侯萬國集京都倘隨天人師足躡雙飛鳧謁帝瀠水陽玉珮青霞裾稽首出金闕悵然思故廬拂劍秋風前灝氣爲我車山河入顧盼日月明黃裔朝過析木津日暮望三吳場塵蔽天起玄髩爲白鬚永言歸山中返樸從所如

送蔡思敬還豫章有懷遼陽李提舉

來日能同去不同獨携別恨向秋風眼看亂葉渾無定心與浮雲并一空黃獨山中歸自斷玉梅溪上夢先通莫嗤留滯京華者更有遼陽送斷鴻

瀟湘八景圖

月笛雲帆斷鴈風雪橋烟市夕陽鐘客衣猶帶瀟湘雨二十年間意萬重

孔林圖詩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十四

集賢待制周侯能修禮于孔林侍讀學士商公圖之史官揭侯斯賦之

哉我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維彼聖人誘之教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既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蒞之脩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蹌蹌載瞻載思其臨皇皇聖人允藏商氏圖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周不由聖

壽櫟山詩爲吳眞人生朝作壽櫟其里山名

峩峩壽櫟山澒洞雲錦溪百里空翠合諸峰南斗齊臥斷月窟桂坐聽扶桑雞臨深測地軸升高徑天倪陰崖覆瓊蕊陽岡敷紫芝懸泉聒空響飛樹凌風嘶側畏猨鳥墮幽恐漁人迷茲山不自高與人作舟梯赤松棲其東王喬憩其西浮丘前捧擁安期後提携神君領天官出入黃金閨梅花照羽袂天書函紫泥歸期指松櫟千歲猶未稽飡和養靈源伏智掃荒蹊木公與金母大笑彭鑑低

雪竹初霽圖田掌藥者求題此卷而未應也是夕夢中得此遂以書之

雪竹初霽圖田掌藥者求題此卷而未應也是夕夢中得此遂以書之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十六

已舊尚離披連朝被壓欺虛心與直節惟有太陽知

壽王樞副

七袠懸車兩府稀五朝遺老百僚師寒梅看足行吟處舊史評來生漢時身退已將心共遠名高轉覺世堪遺且陪嘉客沽春酒政待武公歌抑詩

李將軍歌送天民赴邵武軍曰巡檢

李將軍才且武儒冠挾得兵鑒去身疑南極老人星氣食陰山雪毛虎雕弧白馬金僕姑天地昂昂此丈夫五十方爲求盜使人生何用苦詩書寄言邵武諸官長不是尋常一腐儒時中書以吏部儒選員多有十年不得調者奏以爲閩廣諸道巡檢然多非其人而天民適稱是選老人星其自喻也

桃源圖

江左龍虎山南十里有桃源者劉王二尊師所闢也臨江范亭父爲之記予爲賦五言詩十七韻

桃源非一處龍虎畫難同內外關踰鍊高低石作叢黃旛青劒北紫蓋白雲東蟾影當霄迴蛾眉抱月弓千重藏曲折四面削虛空地戶吟風黑天池浴日紅雪霜翻濺瀑雷雨瀉崩洪暗識猿啼遠晴聞鳥語工危龕三井秘絕澗九橋通江合仙巖怒山連鬼谷雄

劉王開闢後秦晉有無中時見看桃侶頻逢采藥翁丹臺寒漠漠琳宇氣熊熊濟勝非無具緣源恐莫窮烟霞俄變滅草樹杳蘢蔥四序何勞誌羣愚倘擊蒙誰言武陵近十里上清宮

送主簿宗公赴官長樂

梅花洋水上古縣舊儒林簿領分曹重閭閻望歲深縣門通海氣公館落山陰却憶橫經處武夷多碧岑

送人歸豫章

積雨霽徂夏故人今日歸手持毛生檄身着萊公衣玉樹挂秋月丹黃場曉暉東湖徐孺子應怪久相違

送王留守宣慰荆湖

舟楫連檣出蔪丘弓刀千騎入荆州歌翻郢雪寒暄變恩逐岷江日夜流雲雨暝連神女宅山川重繞仲宣樓豈無賢士堪招引應向鹿門深處求

集賢大學士樞密副使王公既懸車之明年即所居西偏舊堂扁曰康樂賦詩述意猥蒙示及輒依韻奉和

雜芳列中庭衆木環四屋壺有酒可斟床有書可讀主人國元老脩聳如霜竹既學東門瓜復愛東籬菊治堂屋西偏日覺幽與簇顏衰忽復壯髮白俄再綠物夜涼庭院獨觀心道難人借南車指酒熟天垂北斗斟五十餘年公衮地蕭蕭心跡自知音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十八

送葉道士還廬山

攬智謝天械先機援道樞朝辭太乙宮長嘯歸匡廬天宇清蕩蕩黃鵠聲相呼下視五老峰顛倒彭蠡湖安知玉京人本自紫霄徒曠然忽不見令人生白鬚

題張尊師畫

晨登翠微天氣穆清白雲覆谷飛露垂纓孤猿遠響衆鳥嚶鳴牽蘿涉澗穿石度陘半岩華氣萬壑松聲神宮漠漠靈戶熒熒投陰迹影叩寂求應素髮老人笑而相迎弗問弗承悟彼長生玄玉流液瑤草結英

隨車雨過魯空吟絕筆麟濟上蒼茫行麥處曹南留

浩浩犇泉出與川平宛彼下人望彼巖扃

送徐長公歸豫章

送友出京畿思親萬里歸影隨人獨宿夢逐鴈雙飛
歲月侵黃菊鄉關傍翠微曲江今夜月應念別時衣

吉安老人

吉安老人者劉士表叔正也百有一歲而聰明康强好善不倦其小同歲翰林脩撰初請賦送其辭作是詩

吉安老人一百一顏如蓉花眼如滾肥肉大酒飲且
食兒兒啼孫繞膝行不扶杖夜讀細字風雨疾隣里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九

好事時相賚朝出門歸必及月出歸路行且歌歌復
笑咍咍借問老人平生何所爲壽且富身康强子孫
賢無匹云是家世爲儒又不能服食求長生世世唯
好德天既假我以年未省欣欣與戚戚居無行輩可
同語後甲同生子孫已盈室且有高官職幸遇天子
聖且仁天下無事我老得自佚一闔老人言豈但金
與石千金之藥可廢老人之言不可失老人行年一
百一一復一生生之數何由畢天長地久何由畢

送太常掾陳存道教授廣東

高才用世難三載掾曹閒分教仍濱海吟梅更度關
更堪中歲別且背朔風還蕭颯都門樹淹留獨厚顏

送播州楊宣慰歸藩

祇奉綸音去夜郎恭陳壤奠出明光嘉名宣賜黃麾
外大宴恩陪玉座傍天仗影移低日月宮懸聲動下
鸞皇三呼拜舞君王德永共藩臣守四方
雙旌遙指洞庭西十乘聯翩度五溪龍虎親軍兼使
節大狼諸猺入封提光昭廟祏恩波遠風動藩維禮
秩躋北望五雲高魏闕亦知憂顧在黔黎

前衛親軍百戶張合剌普華喪其母于京師躬
輿櫬還廣平又自穿墳以葬樞密王公作詩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十

邀子賦

結髮嘗世澤執戟衛王畿所事君與親晨昏幸無違
昔也有母氏今胡遽傷摧呼天豈予顧叩地胥我知
日月忽不留輿櫬發京師衰麻伏衝轅涕汗交橫揮
豈無僕與奴要非盡所私一步一顛仆詎足報母慈
悠悠邯鄲道千里正遲遲風樹友悲聲翔鳥薄人飛
一日三上食一夕九號哀生無須臾期沒爲長不歸
歸魂念故宅中路倚徘徊光榮忽已至親舊四方來
荷鍤夸穴壙臨壍欲相隨慟哭掩玄堂千歲無復開
位卑難爲榮竭力固所宜執喪國有制祇事不可稽

明當還就列慨然若有遺復傷故世間人茲道詔云非

送徐元山

大學生徐元山延祐中三上書不報至治元年獻九廟議又不報乃謁告歸故作詩送之

大學才子廬陵士飛黃翩翩日千里上書北闕功不報乃謁告歸故山

醻獻議九廟言未已天寒歲暮衣裘薄却駕歸舟濁河水妻能力諫何足云嫂不下機非所恥臣心若訴鬼神泣臣言若用天下理安有長爲隴畝民更擬奇謀獻天子

寄題括蒼王氏東野二亭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　三十

耕雨

時雨佈嘉澤羣物盡欣豫晨興集僮僕東野從所務鵠鴈應候鳴黃鸝翔高樹衆草凄以出流潦被行路勉勤微躬寧復當世慮羲農不我待沮溺諸所慕食力隨齊民常恐負空素眷言循茲道卒此年歲暮

心遠

窮居豈予志無樂得長閒駟駉三畝宅願樂彼南山灌木何蒼蒼雲鳥相往還已絕塵世念況接仁里歡但願黍稷登春酒恒慰顏羲和緩其轡萬物悠然安

寒夜

疎星凍霜空流月淪林薄虛館人不眠時聞一葉落

十一月七日吳特進初度時方嗣立教太宗師

特進神仙府丹臺日月邊陽和隨道長符印與心傳星象通南極天光徹上玄牀頭白羽扇曾作渡江船

送唐尊師祠武當

龍衮分香下絳霄羽衣承詔出清朝星臨翼軫南垂濶神降虛危北極遙金殿壓雲開紫氣玉堂和月合笙簫蕃釐更爲吾皇祝下國時豐雨露饒

送詹尊師歸盧山

香爐峯色紫生煙一入京華路杳然雲碓秋閒舂藥水雨犁春臥種芝田書憑海鶴來時寄劍自潭蛟去後懸忽報歸期驚倦客獨淹微祿負中年

河西劉守中所臨秦友諒衰柳飛蟬圖

吟風飲露本何求高柳長楊夏已秋日暮禁垣黃葉裏孤飛猶上舊梢頭

揭文安公詩集卷五終

孤松篇壽王大學士

大地凍欲裂孤松高穆清橫睨太華嵩俯察蓬與瀛天風四浩蕩身與元氣并根深本自固雪霜空崢嶸白晝甘露降半夜朝陽升飛枝蔭扶桑勁氣摩槐槍羣鳳所託命百鳥徒啁鳴冥冥廣寒宮丹桂亦虛生八萬四千人何時月常盈維此天一柱千歲所養成自非堯舜君工垂焉敢微漢武作建章千門照西京掄材當此時餘刺了棟樑天地既有此未必終無情

蒼蒼歲寒心永世仰堅貞

和族子節京城客思

歲月日夜去爲誰催鬢華閑愁一萬緒强半是思家翠栢總無態寒梅空自花京城豈不戀其奈故園賒

登薊丘

開登薊丘望西北削諸峰轉覺地天肅因悲霜露濃雲寒何處笛日落滿城鐘自笑棲遲者唯堪學老農

送雷巡檢赴雅州

爾祖爲州處其先雷簡夫君今往徼巡弓刀秦塞曉耕稼蜀山春熟業觀初服朝廷念遠民黃金世所貴亦足賤吾身

壽王樞副致政

蓬矢桑弧百世期蒼松翠栢歲寒知二疏祖帳都門後司馬深衣洛下時賓客過門唯飲酒兒孫在眼自爲師著書謾有春秋志何似勲名竹帛垂

贈淸眞子張太古

蕩蕩白玉京超超淸眞子十二求神仙服事丘與李嵩洛二十載結茅白雲裏飡是暘谷霞飲是玉池水鬼神莫能識百念吹不起一朝忽騰化徑去不可遮飛騶服五龍角巾搖三花朝發扶桑國暮宿河漢槎

朝食千歲桃暮食五色瓜長揖青牛君高歌渡流沙還憩金張邸調笑許史家日食五侯鯖安得厭胡麻春風長安陌落日邯鄲道迎人上青天送人入秋草疎身八極外天地忽已老寄謝區中人全眞以爲寶

許判官挽詞

判官名松字世茂其先蜀人宋給事中許奕之孫也大德中掾湖廣行省時與予相知由婺源州判官赴調京師授饒州路樂平州同知致仕拜命而卒今歸蔥廬山云南從江漢北幽燕生死相知二十年空有明恩容致

政更無餘景待歸田六丁愁閙還鄉路五老催迎上
水船遙想平生宦遊處尚將遺愛向人傳

送何秀才南歸

獨抱青雲器南迴旅鴈歸面無遊子色身是別時衣
荒淀猶含凍垂楊盡欲飛送君河水上予亦暫相違

題金人王仲寶墨竹

種竹幽薊中不及楊與柳微陰未佈地忽已如敷帚
葉公稱好龍龍至乃驚走蕭蕭數叢碧粉墨亦何有

胡編修挽詞名維新

寂寞詞垣裏凋零忽及君那知洛陽客竟作薊州墳
有死誰能免無生亦早聞寡妻從弱子悲絶不堪論

送陳講主奉詔校經罷歸餘杭

餘人後以許昌趙既明言乃反初服

聖主隆象教金書開寶坊校讐延茂德吾師自南邦
秋至夏言還優賚煥朱光季月風雨交白晝倏炎涼

松檟有餘蔭逝將異河江軒車凌晨集飛錫上孤航
咸遲魏闕心惆悵吳天長要本無所住焉計行與藏

命至遒還事今已還故鄉出處何表如徙倚徒慨慷

校經慶壽寺
寺有松檟軒

秋夜長

秋夜長秋夜長夜未央明月暖我牖清風薄我牀夜
長夜長誰與當秋夜長秋夜長夜未曙投我以百憂
煎我以百慮夜長夜長誰與度秋夜長秋夜長夜何
長人自傷

廖母詩

京城孝節何紛紛請言寧都廖母陳壽年九十有九
春七十多載孀居人至元丙子兵入贛鐵騎四野屯
如雲子死鋒鏑婦囚虜膝下唯有七歲孫哀哀無父
復失母出入相逐牽衣裙朝事織纴夜緝紈育之敦
之恩且勤一門二世惟此孫危甚一髮懸千鈞春見

花開渾是淚秋逢月好但傷神傳家有人祭有主便
堪含笑入丘墳阿孫幸得成軀幹却憶從前乍離亂
阿孫涕淚無昏旦誓求父骨何由見忽有指以讖塚
閒得之自謂神所贊阿婆見子孫見父彷彿若覩平
生面銜哀負苦就夸囘境傳聞盡驚嘆又聞有母
在滄洲拜辭阿婆舟遠求風行水宿幾千里及到母
已爲荒丘割牲釃酒拜塋下慟哭天地爲悲愁母既
有家難返葬泣奉木主回歸舟及門阿婆相向哭哭
罷摳衣陳庶羞筮日備禮躬合葬聊且少慰終身憂
稽諸典禮雖未愜母異出母禍有由緣情起義何不

可君子幸恕毋相尤阿婆年紀日已老阿孫有子子
且好滑甘滌瀡無鉄供湯清煥寒如福穰阿婆貞節
霜凜凜阿孫孝行日杲杲一家盛德千載榮衣賜布
帛門有旌歲時州長升堂拜遠近詞人流頌聲便當
書之太史錄永與後世垂儀型

送軍上人歸五公寺其自號無可

五公開講地遺跡自梁陳古鎮風煙合雕梁日月新
歸舟連殿暮破衲出京塵只道無應可那知有更眞

慈化寺珣上人題黃金書華嚴經

翠竹黃花到處行南泉山色白青青給孤長者金如
貫更教行脚聚金書

謙上人自牧詩

謙公非黠仍非癡自吹短笛隨童兒無羊無牛何處
收有鞭有韁誰得施牛未嘗無未嘗有鞭未嘗前未

普連宋主佛中寶別石上人僧裹珠識盡華嚴眞富
土知寫華嚴幾卷經

承恩初出白雲間天上龍髯不可攀短袖空藏寫經
手朔風先入望鄉顏孤舟落日仍憂盜千里黃塵不
見山崴暮歸來問烃竹清江依舊繞禪關

樂城范節婦郭氏詩

但使姑存若見夫何堪未老并無姑幾回淚洒墳前
草只恐荼殘草亦枯
巷有歌聲門有旌無因解得死生情傷心唯有窗前
月長照寒機半夜聲

女弱兒癡日夜憂兒長女大更堪愁一身生死無窮
事鏡裏何時見白頭

清江古鎮封谿道靈峯寺中玉泉好靈峰上入天上
歸親見六龍天上飛湧金門外潮來去曾是錢唐江
上住十里松風六月寒夢寐猶思徑山路自參天目
老禪師始信靈峰路不迷却被無端微詔起等閑來
往不曾知黃河萬里從西下呂梁百步如奔馬歸去
山中問玉泉應向海門深處瀉

寄姑蘇張大監

聞說茅山去冥冥不可尋祇應雲作伴復有月知心
松葉寒逾翠泉聲晚更深如何聖明主肯使在山林

送茂公

立春病述

病裏見陽春天衢物物新朝光殘雪案暮齒五雲身
得失從違異羈縻出處均官資不必貴但問汝何人

答程敬甫見和

天地忽爲春四時更故新獨憐多病客猶是未聞身
堯舜居皇極蕭曹秉國鈞吾徒無寸補羞見舊家人

元宵和張伯眞

闕下元宵又七年酒光燈影共連娟春生玦丸浮無
際月掛虛空滿大圓昔在盛年曾許國老來多病更
妨賢每逢佳節惟增感自信行藏莫問天

和劉錄事春雪二十韻

孟春陰陽戰天地日相磨南風作先驅北風爲之佐
雪勢忽崩騰十日驕不挫坐令羣生劒無乃眞宰過
初疑鴻濛開敎若虛空窠山嶽盡埋沒寧復顧么麼
遂使一束薪自衒千金貨枯枿亦摧勢勿萌豈能荷
翻愁地軸弱但見天機大安得斬馬劒陰慝一時剉
臭腐自神奇糠粃自揚簸吾心如堅壁猛士安敢破
丈夫非憂患何由激衰懦人方履冰走我正掩關臥
如何去年冬陽倡陰不和飛翼未布地忽霽欲誰柰
羣動不肯蟄裘褐亦交賀春來復何爲僅足收堀堁

明朝化泥潦反使憂坎坷城南嚴教授豈昔伯休那
踏凍日相從憐我困痰唾河濱劉錄事日以詩自課
衝寒數過門亦復哀我膊雪後復多風日受塵土涴
連旬苦上壅達旦擁衾坐乃知書生窮只合守寒餓
天時與人事倚伏分禍禍幸逢天子聖大化已潛播
家無橘千頭亦有竹萬箇投簪返田里濁酒聊自賀

奉和傅與礪對雨見懷

轉覺江南氣候添燕山正月雨纖纖午驚蕊縮鳴蚖
枕忽作霏微傍卷簾愛竹不勞晴復灌收書猶恐巧
能沾故人只在城東住獨對春聲繞四簷

和傅與礪近日二首

近日何多念頻年不肯還河流無故道春色是他山
棐几看雲凭衡門罷月關無情寒與暑偏解鑄衰顏
此景何時定浮雲竟日飛客懷閒裏積人事病來稀
凍解魚龍喜春深鳥雀肥翛翛窗上竹清影不曾違

胡氏方齋詩

邇哉古初皞乎羲熙樸琢雕劉氣變風移聖人有作
敦典叙彝懼人而漓託言詩書詩書不言曰數以隳
皎皎素絲化而爲緇大江之東彭蠡之涯有懿君子
姚虞之支率性蹈常友悌孝慈用罔弗推動罔弗思

六行孔昭百志且宜愛人猶已視公若私亦既有施
脫焉若遺嗟爾子孫奚教之詒匪此其方將焉取師
以身者從以言者疑宜爾子孫而矩而規有木萋萋
有嬰其枝有懿君子百祿是昇有流漪漪有躍其陂
有懿君子爾艾爾耆爾艾爾耆式敬詩之

二月三日病中聞王少監東閣梅花盛開因寄

贈

聞君東閣梅花發冷艷寒香繞座繁二月猶含殘臘
意一冬偏荷太陽恩蒼苔白石歸無處艷杏夭桃看
滿園好護東風莫吹却病餘猶擬醉芳根

諸公見和梅花之作因王少監言先平章在時
所蓄凡百餘株今無二三矣乃復用前韻

昔愛君家梅獨盛爲言先世樹猶繁栽培難得因爲
貴養護雖勞不是恩白石盆邊圍宿火碧油牕下當
名園過時豈有爭春意玉作芳心鐵作根

予臥疾兩月中朝諸老皆爲之憂及少痊皆爲
之喜感而有作

今日知何日新年似去年長貧君子愛多病鉅公憐
報國無良策還鄉少薄田惟餘舊時服行處望林泉
晚成非大器多病見平生猶喜關憂喜何能寄重輕

濕雲當戶暗疎雨入簾清前日那堪說從昏坐到明

讀中書除目

有客携除目傳觀喜欲狂已知收在野復見立無方
首蓿歸騏驥梧桐下鳳凰諸公各自愛努力致虞唐

送吏部段尚書赴湖廣行省參政二十韻

南紀勤憂顧中朝倦髦履辭天路遠車出國門高
祖帳紅牙拍征衣紫綺袍漢皇知汲黯晉吏識山濤
已佩安危計寧辭跋涉勞青徐當盡鶴衡霍待靈鰲
宿夢晴如剪長楊暖似糕雲山開畫卷春水漲葡萄
矢服兼金褰旌竿瑞錦翻浙江多怪石及鎮過含桃

五嶺纏妖祲三湘困繹騷罷斑貧到骨文吏細吹毛
麟鳳飢爲靡鷹鸇飽在槽君臣今日計盜賊幾時鏖
四省兵猶駐羣雄勢轉豪折衝須遠略畫諾不時遭
天子憂龍淡諸公陋豹韜多言空咄咄如水正滔滔
地理分華實天文諳寶刀得賢誠可頌不敢後王褒

夜坐

細雨深春夜空齋獨坐時傷心勞屢望過眼惜前期
諸老經綸切孤生計慮遲滿城桃杏發莫遣客愁知

花朝連雨花皆未開與同舍諸君談詩學書走

筆作

忽忽中和節無花雨更多學書聊自媚得句復長哦
坐客皆英妙隣人善醉歌京華三十載此亦慰蹉跎

十六日監中諸官長携羊酒相過許彦温照磨有詩次韻爲答

泥潦能携酒風流每見詩不嫌來僻遠更覺去威遲
今日花朝過常言穀雨時京師常歲三月始雨自天
厄後如今歲者覩君多氣槩應念老夫知正二月卽雨亦未有

有客從南來

有客從南來云自治南山山高水復深脩途浩漫漫
昔人今何在遺跡空榛菅挂樹無餘枝樏樔上參天

紫芝閟靈苗黃獨副苦難猛虎笑一聲猿鳥爭追攀
居者不得居來者詎遑安子如不我信請誦招隱篇

我亦聞此言謝客坐長嘆知機苦不早誰謂路險艱
隨水可濯纓有山卽盤桓海翁狎鷗鳥機動自飛翻

奎章馬典簽作淮南招隱圖其父伯庸中丞爲之題以贈郊祀法物簡庫使索賦

天人兩會合固有早與遲荀氏生八龍逸少生七之
盛者非徒盛衰者非徒衰爲善日不足勿云有來茲
桂樹鬱參天重重響澗泉豈無招隱者空有過淮船
皇皇合浦珠欲去安可持四失今兩還願繼孟斯詩
斷岸疑無路諸峰望若煙誰家名父子題贈獨蒼然
積善有餘慶孔子眞吾師祖德良可述一剛百世宜

墨竹

其祖介夫卽蘇子瞻所爲作剛說者

千畝陰陰碧玉攢蔽虧日月合風湍消川自與瀟湘

題蕭煥有慿臨江與國二郡及廣東帥府三照磨政蹟

兩郡聲華早共傳嶺南民吏更稱賢洪曹已出于公上直指堪爭驟勝先心跡蕭蕭宦長魄功能歷歷野人饑平生佐幕猶如此誰爲長材惜盛年

題宋好古墨竹二首 僧作

蕭蕭數竿竹新笋滿林生忽憶故園路轉深滄海情因思少年日偏愛此君清長夏尋棋局隆冬聽雪聲如何塵土面相對此神京

石上叢篠碧瀟洒傍溪林微霜拂秋氣輕雲結夏陰烟霏朝染重風雨夜聞深靜佇道人想虛延君子心安得同懷者相對日鳴琴

揭文安公詩集卷六

明仁殿說書閻一之歸省新安

雙親八十世間稀更有兒從闕下歸學行已爲天子重聲名猶得衆人知山東故宅經祠廟江左華堂及綵衣列組黃山縣釀酒花前竹下莫相違

寄題江陽毛氏天光雲影閣

傑閣高開萬象環近臨流水遠當山古今窈窕冲融裏上下徬徨蕩漾間白日正中人立散好風初過鳥飛還乾坤誰是忘機者來伴憑虛半日閑

寄題丁左司松巖精舍

神嶽中天起重岩峻地開卓由此降巢父或曾來

揭文安公詩集卷六

吳興唐子華畫得吳中山青山青似玉流水相與閑吳兒放魚船蕩漾晴波間飄飄欲去復如還豈無千載人高棲雲霞端天子不見徵不肯下屈顏大哉天與地何處足追攀蓬萊隔弱水投袂起長歎

題陳逋之所藏林和靖謝工部惠河陽法聖道服布貯帖工部不著姓字

西湖明珠八十四流落淒涼燕市中清江道人典衣買夜夜光芒飛白虹衣貯法聖尋常禮偶然施之隱君子勞動先生作報書柳骨顏筋透生紙湖光山色年年在風流不共人民改工部高清世已無莫問姓

送吳宗師弟歸鄱陽

愛兄初別楚念母忽辭燕家有神仙學人稱孝友全
草經時芝朮老空山鄉鄰疾疢千人望見子詩書百
溪山雲錦地宮闕紫微天相望無南北相思自歲年

送孔惟中歸臨江

闕里求先至京師謁帝歸呈親橦木杖見客涿羅衣
禮樂今鄒魯淵源昔泗沂故家三孔後待子更光輝

國子博士趙繼清無有既爲乃祖丞相忠簡公建祠
聞喜堇澤故居又乞爲潮州推官修忠簡請
居故祠贈以長句

辟雍講下立橋門董澤祠成對鳳原又乞秋官炎海
去長懷丞相謫居存民憂豈獨魚爲饘君到還同鳥
有鵷荔子燒空榕葉暗單居猶合憤寒温

胡氏嘉樹軒

嘉樹何團團高出浮雲端下無孤生蓬上有雙棲鸞
由來千餘歲望之若泰山安知本根大有此枝葉繁

丹陽大江口三城隱奧區羣山如聚米復道練爲湖
水石遞縈帶巖谷亦盤紆居人一何多東氏盛文儒
我欲分其陰蔭彼行路難溯風日浩浩願言長美觀

劉氏清修堂

先生水竹居四壁更詩書林影斜通牖泉聲細遶渠
客來招舞鶴吏散玩游魚却恐山陰會高情或不如

送鄧醫士歸廬陵

聲名初滿五雲間舟楫何因六月還繞屋林園荒宿
草經時芝朮老空山鄉鄰疾疢千人望見子詩書百
世關天地一身多少事枉教塵土浥容顏

有一近侍西域人頗讀書好畫竹石多技能家
在汧渭間有母尚存以久客京師將歸省士
大夫多爲詩文以誇道之釋源宗主洪司徒
亦西人獨作五言詩三十六韻以大義責之
謂多技爲童豎之事不足貴辭嚴義正卓犖
可尚也予亦爲風長句

家居秦隴客幽燕子母相望路數千種竹自堪供歲
計引河猶得灌秋田但將忠孝酬明主莫把行藏愧
老禪我亦京華留滯者都門相送獨凄然

丹陽東氏山居圖

丹陽大江口三城隱奧區羣山如聚米復道練爲湖
水石遞縈帶巖谷亦盤紆居人一何多東氏盛文儒
藹藹白華什洋洋風雅俱曳紱海雲霧興悵然開我圖
微言託養志孰云心所愉日落雪滿東望極滄溟回盼見江都故鄉不可即躑躅以踟躕

送傅與礪從事安南

交州萬里國南垂飛詔迎秋下赤墀昔在漢唐猶郡
縣今逢堯舜但羈縻書生遠佐皇華使朝士閒吟白
雉詩海不揚波風雨節始知文德被華夷

謝氏松巢

謝家文獻裔棲隱獨依松渾身爲鶴仍愁樹化龍
瞻星秋轉近承露夜偏濃自得安巢石高風任四衝

寄題廬陵林氏華峰堂林世爲武將後乃讀書習律卒爲善士

讀書習律已多閒門對華峰半是雲幾度開軒瞻翠
嶂有時倚杜看網緼采芝并欲凌風去拂石先期與
月分家世從軍今底用祇將爲善策奇勳

送李唐卿御史赴西臺唐泉人卿體

三十餘年出漢關秋風初着繡衣還新迎父老名空
記舊別兒童髮已斑地歷周秦千載事天連關蜀萬
重山登車倘有澄清志盡起忠良濟險艱

簡氏七便面擬唐宋七名家作皆逼眞

三簡出西蜀仲氏藝入神丹青籠百家造次得其眞
六代臥亳楮唐宋聊與親精微無遺思奇險亦絶倫
廓落開素秋穠纖麗芳春忽如碧草亂劃見佳樹新
樓閣遞隱見岩巒互嶙峋臨流或長歎浦睇遙津
淫雨何時解浮雲盡日興客來須强起束帶絶難勝
持竿可辭漢種桃堪避秦如行山陰路復在洛水濱

馮知七便面作者非七人欲求造化跡靈氣正細緼

送劉遵道御史赴南臺

邦計委南服民憂結皇情知人古所難持斧得時英
朝出閶闔門夕指吳與荆嗷嗷澤中鴻日暮正哀鳴
仲秋發皇邑季月思神京朔風一何高吹我東南行
四顧誰與傳佇立但怔營守轍悼前覆更張恥新聲
所向增纏牽何時底隆平積弊非一朝十道非一城
端居軫初服勿負冠上纓努力解牽拘寧令徒樂成

聽竹軒爲王晉之著作賦軒無竹其意耳

王家偏愛竹所主竹爲名靜想渾如對閒聞若有聲
耳邊風力細心著月華清瀟洒高人意還應與性成

讀廬陵黃琮以翁集詩甚清婉詞亦穠麗集句

尤工因題其後

字字清新逸興長偏宜細讀坐焚香家雞野鶩俱成
匹金縷紅牙自作行花氣正深春女靜露華初滿夜
窗涼憲司日下秦臺女閑弄瓊簫引鳳凰

連句病臥聞集賢同修撰亦困雨潦兼疾未瘥

乃蒙遣問奉寄二首

木與旱相仍愁兼病日增無山思葆旅有位怯飛騰
淫雨何時解浮雲盡日興客來須强起束帶絶難勝

不見夫君久仍聞疾未瘳三秋兼暑濕一室欲漂浮
雨氣蒸衣透風光促晚流下牀泥活活多謝意綢繆

前舒城長燮理溥化自遷樂安善政日聞薦牘
交至病中有懷作詩志喜

賦役無欺吏有操游民樂業橫民逃科名今日驚人
眼薦牘如雲集省曹華蓋芙蓉三獨立丹心明月兩
相高老人病臥秋將晚南望樂安空鬱陶華蓋芙蓉
孤峰特起倚
親數百里
皆樂安山

施道士無一齋

大道浩莽莽無一安有二七極何從生中有天與地

揭文安公詩集卷六　九

生生復無窮萬物由此備內嚴父子親外重君臣義
紛綸禮樂集慘淡刑法繼遂令百代下治亂若郵置
至人逃虛空不聽亦不視飲萬復歸一并一忽如棄
超凌八極外獨立無始際一噓三千年一吸八百歲
舉世無人知知者亦如醉聞有施先生風昔尊老氏
舉一欲問之先生嗒然睡

煙江秋晚圖

落日下翠微斷野如正素漁舟晚俱放行子猶在路
岡岑一何多松桂滿岩戶携琴者何人獨過衡門去

張眞人象山圖山乃陸文安公溝道之地張氏自唐世居其間其先亦多從文安受學者

路難思林藪時清慕城郭崩騰車馬中有此丘園樂
陽林耀芳卉陰畦列名藥圖史浩縱橫杯觴屢斟酌

揭文安公詩集卷六　十

木暗禽語歡庭虛日葉薄翻疑龐公隘庶得徐孺諾
君子隨所安予心已寥廓

莆田淵上人自號珠海近還自五臺極言光景
之異又言嘗遊補陀補陀亦有之然百無一
二見者於其歸賦詩以贈之

上人北出飛狐關錫杖直上青涼山五峰岩巉五雲
裏六月飛雪埋榛菅神光萬變不可狀朝西暮東若
揩環或如長虹竟天起五色燭地寒不殷或如大鏡
堂坐立千人照見千容顏乃知山川蓄靈氣長與人
間作神異歐岩幾度嘗警蹕豈獨高僧此遊戲四百

招提食縣官大車連日令相繼乾坤已化大佛國況
復菡山在幽冀師今百願無復餘歸去更求滄海珠
補陀圖景不易見但到何須問有無

畫馬

誰家櫪上千金馬頡頏長思戰平野生來適遇風塵
清老死已甘槽櫪下願從天子射黃羊北去陰山西
太行呼鷹走犬何足論盡引龍媒歸帝鄉

十月十八夜南郊齋宿夢先帝召見便殿手賜
橘花一枝有感而作

淚盡烏啼不可攀傳宣忽降白雲間天華拜舞君王
處夢斷茅廬月滿壇

温日觀葡萄

雲屯高架廣庭深秋實登盤夏息陰弱蔓柔條千萬
縷無情猶足繫禪心

翠蔓交加馬乳長黃羅撒幕照盤光年年八月迎龍
御此果偏蒙聖主嘗

西域常年醞上供濃香厚味革囊封五雲閣裏玻瓈
碗曾拜君恩侍九重

送周道士兼簡江淵陳衆仲提舉

三年兩京國萬事若濤波身爲經行慣詩因屢從多

秋雲常帶雨寒水不成河又向吳中去其如歲暮何
爲問陳夫子別來都若遺田園卜某處妻子到何時
定與長官好深論大雅詩其官爲四長好言詩西湖天下勝未
必懼天知

徐道士還茅山求友雲詩走筆作

偶同白雲出還共白雲歸暮向華陽宿朝從海上飛
忽來如有約欲去復相依預想尋君處細緇滿翠微

揭文安公詩集卷六終

病中初度旰江嚴仁安周仕雅歐陽伯誠周伯達臨江陳道之盧陵彭宗建鄉友熊可大張伯貞九原陳伯豐各以歌詩見貽而楚國程文憲公之孫敬甫獨籠以百韻僕故程公客也俯仰今昔慷慨係之次韻奉酬并呈諸君子

倦客桑蓬旦羣公翰墨香旰江天地奧豐水斗牛祥白鷺青原地清江碧嶂鄉摛文皆虎豹擢質盡鸞鳳有子方英發邀予共頡頏一朝成附贅十載墮茫洋

下逮九原筆光浮八尺牀乍披紛襍繡試讀響琳璜麗水金偏美昆吾鐵未剛豈惟容汲顧更欲納黃汪重過壁歸趙豐如歲在梁勉勞方切割衰疾有輝光程子千年意唐人百韻長煌煌羣玉爛郁郁五雲翔舉眼青如故軒眉白最良時情方永嘆世好獨難忘細字稱嘉頌深壺薦壽觴望予金作礪期我玉爲堂鄭重幾扶弱蹇開或挽强應憐門下客無復履成行憶昔承先正因人訪大方與叔始拜文憲公武昌寓一言空驥櫪再見脫錐囊契合由心許非常對客時相目斯人福未

央每慚才不逮常懼意難當自飭彌修謹雖潛已茫芳太羹元不和良賈信深藏戰戰淵冰切匆匆歲月忙庭闈疎菽水漢鄂限梯航幾度辭公府東歸逐客檣翻令分講席去計轉蒼茫每瞰臨鑾宇仁言屢激昂留設講郡庫薦書交幕府抱瑟在門墻春誦風盈座秋吟月滿廊賓階時蹀躞子佩日琅鏘捧檄愁將別登舟語更詳七年夏投潭川書院山長但知尊素王敢謂應文昌才具非經世詞華豈擅場到湘能幾許歸夢已飛揚不盡親知想先慮志慮荒還家問消息返旆正輝煌有子方英發邀予共頡頏一朝成附贅十載墮茫洋

自詔明公起遄閱古道彰典謨融瑞檢冠冕照琳琅汲引寧遺下周旋必在旁方深桃李託竟誦蓼莪章

予自大德七年冬還自長沙公亦自武昌謝病歸明年留予訓子大本九年春室人李氏沒秋公又爲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冬子娶公之妹至大元年召予至京師明年丁先子憂皇慶元年復入京師元祐元年五月始爲翰林編修蓋自長沙還至是居閣十年矣再入羣公記同升百慮亡予被薦兩年無成公嘗以爲憂編摩爭奮迅愚劣獨徊徨筆削如求鵠條疏謹在綱大臣俄去國諸老盡沾裳送遠心如訣還思食不遑延祐三年秋五年躬就列四命公以病還齒爲鄙衆忌萋成錦羣言沸似湯承恩先謁下歸奉母慈康松菊都迷徑蓂苔半入唐蘭房鳴蟋蟀霜瓦

拆鴛鴦遽折擎天柱如嬰耀日鉉匹年春公室人陳氏亡五年秋文憲公薨冬予以謁告歸立碑悠悠懷往昔浩浩送陰陽蹭蹬風中鵠沈寃雪後蝗一身兼患難兩鬢入滄浪子至治元年還朝居京師泰定元年春復丁先妣喪繼食文皇粟猶爲楚國秩在庭何濟濟降福亦穰穰奸宄無滋蔓凶饑有積倉宮花千種合禁樹四時蒼秘閣與文敷諸生飫白粱皇風春蕩蕩湛露曉瀼瀼天祿恩方洽橋山事詎量彌留親拔擢感激重彷徉予天曆元年奎章拜授經郎至順三年八月二日上疾大漸特授藝文監丞垂老憂虞并頻年疢疾妨祗堪增懶慢羞見巧趨蹌浮薄今誰幹忠貞古所藏中天孤日白正月凍雲黃北闕心誠戀南轅首屢驤兩鄉推父子一飯荷君王詎有涓埃補頻蒙帑廩將永懷中夜起素志幾時償忽覩新詩作如聞廣樂張波瀾酣耳目冰雪灑肝腸乃祖何由見餘生倍自傷君從江表至初解橐中裝鄰老爭先覩家僮走若狂性情閒尙少風度見何嘗自笑身如葉相悲髮半霜舊家雙廟北深院八窗涼階下元多菊墻陰舊足桑遠齋親有記後嗣樂無殃公初卜居安貞門去宮庭遠免豪奪之患也故名其齋曰遠齋而自作記譬欲勤禾黍先須去稗稂鄧歌追白雪漢賦愧長楊如子春秋盛伊予日夜望頻聞諸世胄自棄剡亳芒斥地開芳圃屯雲結洞房南山崇組肉北斗挹壺漿驟裏千金變嫫婷百寶粧南禽懸四屋西獸列周廂燕雀輕鴻鵠驚駘掩驌驦糞除心似戟便婆口如簧俊傑宜兢惕愚蒙切恐惶聖朝方再造皇極亦時陽萬宇條風扇千門瑞霧漲諸賢各努力鳴鳳在高岡

宣城張尊師玄谷軒

靈氛閟陰壑一息輒千年神麟伏重瀛動則飛九天有人凌陽峯自稱得神仙洪崖居其左其右臥偓佺出入衆妙門顚倒大化權噫欠奔雷風寂默合自然願從白雲衷投簪託華顚藉以金光草枕以青松根

孫氏世德碑其先世仕遼金登第者十八人

四百餘年住薊城多由俊造至公卿入扶社稷鈞衡重出鎭藩維節鉞明每以時名蒙器使常因世績少終更不隨霸國同煙盡獨際皇家共太平歷歷穹碑在前日事陰陰喬木四時榮兒孫繼志皆忠孝資客卿恩貫死宜每過城西君子宅滿堂猶有讀書聲

送林彥賓南鎭行香

昔年同事文皇帝出入千門萬戶中漢閣圖書觀每徧周家祀典學皆通鼎湖忽送飛龍去石鼓空歌我馬同今日南香南鎭去還尋禹穴酹西風

張節婦詩　鄒氏

南土歸朝日良人死難時堂前雙白髮膝下兩嬌兒
盜似浮雲起家如病葉吹偷生全老幼屢死脫沾衣
稍喜干戈息仍愁井里欺憂勤身玉雪教育世詩書
所念宗祧寄何求郡縣知一朝申典禮萬死拜恩私
閭有高門表儀兼綽楔施豈惟旌婦節亦用厚民彝
牛斗光芒動山川氣象移風煙花外遠日月坐中遲
春酒偏勞勸秋砧或自持職方君子志家慶衆人推
已擬投簪去升堂獻壽巵

題江東王使君所序張道士禱雨卷後王久得末病未

揭文安公詩集卷七　六

至元天子牧羣材使者相望行九垓豈惟賢俊起耕釣方士合遝神明臺宣城賀老氣如虎嬉笑爲陽怒爲雨顚倒造化如小兒豈識雷公與電母天地爲小心膽大帝前索酒帝前臥酒酣白眼睨公卿黃金萬鎰如涕唾弟子早數張永眞鬚髯如戟面有稜自言盡得乃祖術能使焦卷蹟豐登前年宣城歲大旱千里炎埃暗雲漢部使憂危病日增太守呼天天不管張言我是雷雨師安得坐視斯民饑夜呼天關訴上帝帝雖居高宜聽卑帝爲民主民帝臣民今欲死誰哀民臣有大法出太極願爲帝使敷帝仁明朝一喝雨三尺民有生氣吏無責爲吏無術回天心乃使道人施德澤我稷翼翼黍芃芃村南村北歌年豐從今不敢斥方士但願歲歲時雨風

雪中春令圖

尾動頭搖不暫安寒沙相倚雪漫漫何人兄弟無南北對此能無念急難

王憲章

天地秋風滿江湖客夢懸有方皆辟穀無賦不歸田
吳楚誅求盡青徐寇盜纏君歸定何處相就卜林泉

揭文安公詩集卷七　六

壽吳大宗師

日照蓬萊曙色浮夢回雲錦隔南州山中壽際三千丈天上寒梅十二樓自與老聃明道德誰從莊叟問春秋遙知昔日看雲處黎浦藍州好白鷗

虎圖行

猛虎憑高岡百獸不敢過羣鷹從東來振翅若旋磨鷹來虎欲立鷹去虎堅臥山君愛虎爲虎媒驅鷹懼盡得乃祖術能使焦卷蹟豐登前年宣城歲大旱千不出九垓鷹飛却向何處落遠者西蜀南廣雷前鷹既已去後鷹還復來潛英蓄銳不敢發盤空側腦方威回四面觀者徒喧咳猛虎不能左右回其頭偃然

安臥如山丘羣鷹爪嘴甚刀劒不啄汝死勢不休山
君雖愛汝愛盡安可逃猛虎慎勿恃雄豪

題黃文學所作南康雜造局使曹君壽詩工糧

記後

百工列周官世業食有常大哉古聖人作法垂百王
惟皇有天下執藝集四方內外分府局廣稍視所當
南康古名郡乃在廬山陽列肆六百家不得食郡倉
歲工萬四千孰敢少怠遑愁悴六十年悔不躬耕桑
曹子至自吳惕然惻中腸條上諸大府遂及中書堂
豈獨郡得清施及吉與江古來豪傑士一飯猶不忘

三郡千餘家如醫起膏肓鏤心何足云巨石鐫文章
況得黃造作事實語更詳遐迹一事聞猶足弊不亡
陶唐日已遠庶政弛不張撫卷述此詩即用繼及斯

送簡河源

奉常輟才彥萬里宰河源俗入絃歌化民知禮樂尊
梅花關外雪榕樹海邊村大府方行政雖親莫恃恩

雲巖

高岩何重重白雲終日封雲中采薇客哀歌倚長松
上感鳳凰鳴下泣蛟與龍其聲激且厲無人一相從
大道蔽荒榛斜徑滿行蹤誰識岩中路出門千萬峯

送汪司徒致政歸羣昌

汪氏起秦隴世總西方兵赫赫大聖朝獨擅勳與名
父子宮百戰祖孫勤四征智勇作造化忠孝通神明
雷電避韜略風雲隨施旌勒銘望帝國走馬鎮王城
一顧青海晏再顧流沙清三邊罷斥堠四海收經營
建國餘百年以身爲重輕至今論兵力勁節莫與并
司徒躡世胄弱歲彰華纓出卽擁旄節入則持鈞衡
腦絕函谷陰氣直金天晶文尚存治體武貴鋤姦萌
服義貫夷險施仁齊死生方深省臺寄忽辭軒冕榮
天子爲之嘆百辟爲之驚命契美虞廷餞疏陋漢京

眷德追祖烈臨軒注皇情錫爵超五等延賞懋羣英
因之勸臣工豈獨尊老臣及此春正月發軔方啟行
祖帳充路衢軒蓋集公卿趙女合奇舞燕姬揚妙聲
東日紅杲杲西雲白庚庚共嘆君子去何由贊隆平
秦人聞公還牛酒出郊迎夏人聞公至瞻望如父兄
耆耋或垂泣軍士皆光榮願公與終華永爲西人正

題歐陽龍南所藏雙龍圖

七十待罪奎章閣羣玉府中光耀錯就中董元出蠶
圖萬物如覩聖人作天昏地黑雷雨垂魚鰕盡逐神
龍飛飛流上天洒天風絕壑似與天河通山開石裂

電火紅萬木顛倒助豪雄先皇一覽驚且愛高懸長與御榻對眞龍已入白雲鄉空有畫圖今尙在何處飛來兩神物開卷凄然滿頭雪

題許參政所藏劉伯熙青山白雲圖 至元二年

國朝畫癖高尙書青山白雲天下無當時貴重已無匹尙與米老爭錙銖只今畫者紛如絲京城再數劉伯熙捫關闖許閎李郭畫得羣山自疑薄近來頗亦師高公青山長著白雲封近而挹之不可得遠而望之轉深重中書許公好獨甚退食便欲巢其中世上浮雲千萬變崑崙蓬萊那得見不如畫取常對之目

玩心游日千遍視融紫蓋手可掬香爐五老常半東乍如橫拖一匹練忽似飛綿滿川谷許公曾到宜識眞劉郎彷彿猶能神此中豈無高世士安得致之奉天子

雙秀圖

江南二月好風光家家紅紫鬬低昂却思前日春宮直看足金沙看海棠

題歐陽龍南所藏羅稚川秋江晚景圖

弱齡習村疃隨景蒸追遊散策步隆岡揮袂陟高丘仰送微霄翮俯鏡清川流攀條賞韶穠折穎弄芳柔湘南擬詞賦江左狎吟鷗不識年歲邁詎貽軒冕羞一從點仕版羣憂積岑樓朝隨車馬塵暮與形影儔雖荷明主知百志靡一酬懷祿已云忝抗迹豈末由流電三十載回腸幾萬周朱顏日去面白髮日滿頭君子委縑素丹素含凜秋寒蘆被枉渚橫靄滔長洲草樹一消落鳧鴈各飛浮亂石夕流駛空郊朝景收庶頮趨晏暮孤生增隱憂覽物因有屬流詠慨前脩

張尊師夏山圖

我昔慕遠遊高志局西還所登必名山逢雲卽爲家梯厓飲玉乳探泉出丹砂或上萬仞峯散髮臨朝霞

仰捫蒼蒼天手拄羲和車下視雷雨交松桂如蓬麻羣謂有仙骨歷世安可涯胡爲縛軒冕髮髮忽蒼華學僊已無及報國空長嗟寄謝悠悠人達生良可嘉

幹勒源雲山圖爲天台項子虛作

黃髮古所重聖人戒在得偶從山林賞詎計桑榆迫劉劉雲氣升悠悠川光白春樹亂如薺飛泉百餘尺長橋通絕岸下有千歲石稍辨樓觀重已入衆峯碧蹇予涉世久所尙寡所適唯應劉阮徒胡麻約同喫

送熊秀才歸江東

迢迢歸路大江東十幅蒲帆更順風家指孤雲重慶

下名留諸老薦函中河清嶽晏賓親合水暖花香笑語同應念有人京闕下五更相夢玉晨宮

寄飾婦詩

寄飾婦者故元帥寧武宣公之介婦也姓獨吉氏初至元中武宣自河內以兵從平江遂留鎮姑蘇因家焉延祐中其季子爲樞密斷事官卒獨吉氏奉柩歸葬河內廬墓三年乃還吳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太行西望別京都長憶初孀柩在途君子首丘今或有婦人廬墓古應無三年喪畢還歸鎮兩地魂消獨

揭文安公詩集卷七

撫孤閭里有旌門有戟何堪抱節老東吳

龍門和劉修撰

赤城金闕曉雲開行到雲州已快哉絕壁中分相向起長河東下幾時回經過每怒天多雨出入常疑地有雷北望郵亭方十里煩君徑去莫遲徊

暘谷圖

撰杖得明發遨遊屬時康飛上干仞崖散髮觀扶桑煙霞飲復舒雲物正蒼涼懸流下淙淙神嶽上將將絕壁矯孤樹深林媚幽芳欲求隱者居復恐虎豹藏因高每念下暫弛還思張神開納虛空思極亂微茫

狂馳與獨往歲晏遞憐傷

和劉修撰卽事

城頭芳草綠織織城裏新酷惡更嚴轉覺情懷增懶慢每因時序憶幽潛馬蹄亂響誰過院燕子雙飛自入簷却喜朝卅登白菜軟炊香飯試紅鹽

早起宴坐和虞學士壁間韻

山河亘三都日月明兩觀龍吟寒雨至虺虺車軸斷搖搖舞心旌冉冉若風慢明日灤水頭濯足一舒散

進士張子高得邛州判官歸成都

邛竹山前負弩迎去年曾是一書生天寒劒閣猶車馬雪滿繩橋正甲兵卽恐徵求民力竭莫將憂患客心并六千餘里關河路不盡深期遠別情

贈項鍊師

吾聞有一士邂在吳越間騎虎滄海上茹芝天台山年約四十餘七星布其冠燕趙雖曠絕候忽一往還樵子常見之徑去不可攀又聞好賣藥往往在市闤疾者得寸匕立欲生羽翰吾常慕其人咫尺限河關道書讀萬過不如一承顏弱志掩昏氣卑卑逐王官何爲浪自苦食息於人寰

題御書雪林二字賜趙中丞應制

聖主揮毫臨秘閣親臣執法坐崇臺祥雲五色從天
下彩鳳雙飛映日來正欲清如林上雪已聞聲奮地
中雷君臣千載明良會咫尺微垣接上台

送仕虞掾劉立道分教汚陽

三載賦騶虞殘年發帝都山川通漢汚舟楫略荆吳
文教先生澤英材後進模贈言吾豈敢百丈有嘉謨
百丈尹張質夫有
送行序陳義甚高

大駕既宰上都率奎章諸生之留京者讀書宮
南史館中得大熱疾勢危甚項均子盧視之
一藥而起爲賦五言一首爲謝

揭文安公詩集卷七　古

天台項子虛乃是列僊儔賣藥都市中疑是韓伯休
欲見不可得不見忽相求神清骨秀聳蒼松倚丹丘
又如霜空月下照千丈流時有揭子者臥病城南阪
馳往施寸匕大暑生清秋人言死復生仰視行雲浮
長揖忽不見思之生白頭

番陽蕭性淵携其祖將領所愛唐琴號霜鐘者
灼灼庭中花落落俱爲實賤妾在空閨志願從此畢

還白和林求詩六月三日五門宣赦後作

文瑞圖

常德之龍陽居多蜀士祠事梓潼君甚嚴祠
前有池曰景星咸淳癸酉蓮兩葉並蒂者六
劉初登進士第延祐甲寅兩花並蒂孫以忠
登第天歷己巳華如甲寅城東三雅湖蓮復

三華並蒂海魯丁獲獨步丁登第好事者寫以爲圖邀予賦

獲獨步丁登第好事者寫以爲圖邀予賦

蓮華復蓮葉並蒂更連莖並葉已不見三華兩華更

有情如何與人作嘉瑞偏向龍陽水裏生龍陽家事

梓潼君華華葉葉梓潼神好在龍陽士汝但讀書更

績文爲華爲葉汝莫論

勅勒秋風

絕漠風來卷地號風沙漫漫若波濤平川走馬腰金

鏃落日呼鷹臂綠條羽帳連聲歌敕勒革囊和醉瀉

葡萄升虛更望天山北唯有黃雲滿目高

揭文安公詩集卷七

烏徂夕照

烏桓今在帝畿中滿地閒花白更紅牢落州城臨水

際逶迤輦路出河東人瞻天漢重光日俗帶沙場未

變風白髮敢辭頻扈從九霄佳氣正熊熊

灤河曉月

瞳曨曙色動金閨灤水東流月自西又向昕朝班序

鷺獨先虛館待鳴鷄宦情正似孤飛翼歸夢空連九

曲溪南望李陵臺下路幾回騎馬亂河泥

松林夜雨

蒼蒼松漠際時昌右界新連左樂浪邊將憑林徵土

處士懷清節閑居浙水東名園花亂發幽澗水相通

求爲賦詩

有薦于行中書省中書用爲宗晦書院山長

不起因自號清節處士

猿鶴清晨至交朋永夜同網羅求一鶚矰繳失孤鴻
物爲無心遠身非有道窮田園須自治詩禮要人攻
周急先隣里分甘受僕童有時偏得力無事不言功
出處箕違命崇高或鮮終自甘滄朴地長作太平翁

淵明歸去圖

達士貴止足匪必由吏愆昔欲試絃歌種秫資薄田
到官未幾何攻墨互拘牽本無養民術徒爲兒女憐
整駕薄言歸心戀兩超然園菊多秀色門柳亦光鮮
鄰曲無時來觴豆具周旋遨遊既栗里放浪復斜川
白日一何長不知此何年富貴難苟得貧賤固安便

且復返吾躬保已乘化遷

送人赴廣州醫官

志士長醫國良醫亦念民不嫌南海遠獨占上池春
瘴癘何多處安危繫此身但令全活衆妻子任長貧

劉漢章挽詞時隱於揚州

只道乘桴逐海潮猶疑騎鶴上煙霄瓊花露泣題詩
觀揚子風悲送客橋床上亂書塵自掩山中叢桂隱
誰招哀歌滿紙含餘恨未必平生盡久要

奉和翰林張學士寄題平江重建姑蘇臺

麋鹿蓬空燕幕秋使君親爲掃遺丘良材不待三年
聚壯觀爭隨五馬遊盡日波濤翻震澤連雲草樹暗
長洲觀風使者應長到坐聽朝吟與暮謳

題賀張仲淵使君自平江拜吏部尚書詩卷

吳中奪得循良牧直以天官位久虛海上空傳遺愛
碣案頭應少絕交書須持衡鑑年勞外況是藩垣世
胄餘白髮蕭蕭心更苦長留名閥照齊墟

雪巖走筆次韻

日暮雪初作中宵風更豪曉看崖石上唯見玉峯高
亂洒紛如絮輕吹細似毛桑田百萬頃一夕化雲濤

追和虞學士陳助教宴董尊師城東寺花下之作

僊家種杏滿城東二月花開樹樹同不是能詩誰敢到或因携酒許相通奎章學士紅雲裏國子先生綠帳中欲作主人陰德記主人陰德不言功

題何文昭所畫歸來圖後有內侍張承旨書其詞

畫師何澄九十餘落筆不數高尚書況居大官世所重一紙可博隋侯珠宮中貴人張仲書學書自許吳興右人言前身李北海我道自得非授受此書此畫眞相當日下見此雙鳳凰淵明高風颯千載解后二妙何輝光願君深藏足自珍人間風雨多鬼神唯我

無書亦無畫爛熳且醉葡萄春

和張太乙秋興十首 太乙乃龍虎山二十九代天師張公之弟時與兄俱留京師以姊未讓

翩翩公子五雲中風骨雖殊意氣同道德淵源行地遠神明樓觀與天通欲隨穆滿賓王母更擬軒轅相大鴻南國正秋憂旱暵誰驅列缺起豐隆亦知秋暑厭低徊坐憶仙岩日萬回葛屨蕉衫常滿座蔗漿茗飲不停盃誰知客舍侵黃菊惟見賓階長綠苔聖主憂時多酳告青鸞白鶴繞徘徊蓬萊宮殿赤回闌龍虎神君禹步寬朝燕日華當食罷霜後老草添荒砌雨後涼花覆短籬霜後老草添荒砌雨後涼花覆短籬

揭文安公詩集卷七

敷夜迎天仗識鳴鑾露飛仙掌金莖凍月滿玄都玉砌寒遙想西齋清似水吟詩聽到漏聲殘

太行遥接帝王州西北連山際海稠鶴下靜依偃館夕鴈啼高挾塞垣秋側身天地渾如寄偷眼風雲總是浮應笑白頭京國裏長年百慮更千憂

誰將清白答皇天穢穫謀生甚計然豈有京師家異盜況聞吳楚土生烟人間無酒堪千日海上何方可遮唯有浮雲無管束天高地迥任徜徉

客心冏冏復聲離早起常先臥每遲萬里一心隨斗柄終宵幾度望參旗弓刀滿野唯求盜車馬塡門只索詩過眼榮華如糞土更堪歲晏雪霜時

霜落燕山斂翠峨風翻禁樹夕陽多遥聞扈從勞行役轉恐饑寒損泰和朔月先還沾舊制終宵不寐想鳴珂深恩未有消埃補白髮蕭蕭可奈何

庭樹參差過十尋移栽親見哲人心風流無復平生夢文字空餘正始音花覆短籬霜後老草添荒砌雨後涼

中深無才謾繼詞林迹況兔京華買宅金

歸心冉冉劇風旌日暮空庭獨自行客子授衣寒氣至鄰人罷酒月華生已悲孔子思浮海更訝龐公不入城可是仙家憂世切未忘幸苦治錫平

題龔友輔續古齋詩

經載道史載言斷自唐虞餘三千年其書孔多如山如川何以續之非簡編道可聞言可傳萬古在後千古在前赫赫明明如日月懸何以續之思古先

河東周時用遠臨寓舍喜而有作

客從河東來自言世賢後坐彼松下床酌我花間酒

清談洒玉露秀氣涵珠斗京華英俊場斯人復何有

早登燕王府猶云靡奔走卽事良足嗤逢人輒緘口

居眞近道要流俗徒紛擾鶯啼衆芳晚日落孤雲矯

念子不能留明當復來否

題張彦輔所畫仙崖王氏野外堂圖

高堂疎竹裏流水亂峯前野鶴來偏數溪魚得每鮮

兒童多秀發親友半神僊何日僊岩路同登月夜船

大德己亥予拜清退先生王道傳於貴溪之西

昂有謝惠陶原集詩後三十有八年其諸孫

天明至京師忽以見示予覽之愧甚亟欲毀

去恐乖久要之情且欲存以爲少作之戒因

再用前韻志感

三十八年中飄零西復東舊游渾似夢昔壯已成翁

迹異心猶在才疎氣謾雄偶然遺小作收拾愧諸公

竹洲雙澗裏野碧小亭東無復西昂路相從清退翁

諸孫皆俊茂平世老英雄深媿相知久無書繼子公

上在嶺南時居獨秀山壽寧禪寺有近臣寬者

里不花自易名法因願爲上出家祝釐賜御

書爲誡及卽位賜名亦聲眞省吉日侍左右

乃以舊所賜御書裝潢請賦

五嶺限南服八桂鬱成林聖人初在潛豈懷黃屋心

禪宮隱獨秀四顧但岡岑日讀古人書聽者爲龍吟

有時御翰墨如日麗層陰小臣名法恩相從忘阻深

願爲佛弟子爲上濟區嶔一朝落芝髮攝念養精諶

數珠恒在手梵唄無停音賜書答其誠日夜襲重襟

六龍忽天飛八表歸照臨錫名亦輦眞毋忘南海滸

日侍帝左右不盈乃逾欽虞舜歷諸艱流聲無古今

願帝億萬壽日和薰風琴師亦保厥初如玉復如金

臨川曾君俊始自豫章從故人入京師未嘗請

於其父也及以書報父乃以詩寄之詞意惓

懇讀而爲之和

始別臨川春卽歸偶從知已上王畿但求祿養酬初

志敢許京塵涴客衣曉聽上林鶯對語暮瞻南國鴈

雙飛人生出處誰能料幾度寒含賦式微

送許可與赴武昌木陸事產提舉

鄂中三許天下稀叔子忽著行人衣論經早上白虎

殿恬賦却臨黃鶴磯武昌城郭江漢大李家園林草

木脽莫令一日音信斷中書先生方念歸

寄趙王氏孝義堂

安府王司馬先聖陞楯郎承恩還禁衛委質事英皇

天感乾坤正將軍竹帛光解符歸從子有母在高堂
孝義朝廷重聲華賊須長豈徒驚薄俗亦足媿周行
禮養由天秩恭行有德將荊花相映發萱草四時芳
盛事關風教深誠介壽康懸知百世下門戶更繁昌

題龍虎山張太乙竹石

疎竹未成林清風若有陰已將虛合道更與石同心
落影仙岩淨移根鬼谷深定非人世筆莫遣一塵侵

和酬徐則韶見示九月遊西山之作

朔風警清頻西商解金行陽烏無留影陰蟲寒不鳴
嬌榮思遠眺開我心與行日出東南隅雲霧浩縱橫
豈無滄浪水可以濯我纓今我若不往時節已崢嶸
積思方鬱鬱孤懷復亭亭一旦解羣拘渺焉忽遐征
朋徒盡出餞首路抗高旌贈以黃金鞭酌以白玉瓶
掛冠東郭門長跽謝神明茲志苦不展華髮滿頭生
朝趨金鑾殿暮偃碧莎庭亂絲安可理凝目注高甍
進無先民術退慚後世名出處貴易知心迹願晶瑩
素衣難爲潔苴帶異芳馨君子守一初小人惑三靈
聊且事遊盤高步切太清前瞻見齊魯却顧竟平營
大行何綿延東下擁神京蓄靈集羣材騰彩結華星
醴泉實重阯嘉樹冠飛屏三秀石上紫連理巖下榮
神皐延聖心羣譽赴天聲結構凌廣潭煌扈覆遥坰
翕覽性所屬即物故多情臨幸曾幾何忽若風中萍
流盼五載間西望空澄瀛貞遊枉新咏未敢念先盈
日入霜露繁華月閟中扃終夕起徊徨猶愴然使心驚

題高麗幼上人所藏金人畫蘇子瞻遊赤壁圖

子瞻謫黃州身與赤壁俱扁舟駕浩蕩水月聊相娛
低頭俯清冷照見髯與鬚仰視蒼蒼天與身同一虛
遥想於此時意氣臨九區不知月與身安知爲謫居
作賦皆寓言孫曹竟何如至今赤壁下遂使明月孤
豈知百歲後異國寫爲圖高風動今古山川徒鬱紆

上人遠示我傳觀及童奴笑問此何人舟中人姓蘇

折枝十韻

楊翼之爲藝文少監王公儼畫折枝十予爲次第之花可玩而實可利者四曰梅桃來禽梔子花不足玩而葉可利者一曰茶專美其葉可利者二曰蘭曰葵花可玩而花而有君子之德者一曰丹木香花可玩他無足尚而能歲十二月皆花者一曰月桂惟梅居百花之先實有鼎鼐之用此花之最貴者故冠其首若桃來禽梔子茶皆生民之利也故次於梅蘭有幽人之操葵有爲臣之義故列之于中至于月丹木香可以奉君子之宴賞而已故置于後月桂與月丹木香其貴賤等然能貫四時而長春亦得氣之厚者也故以是終焉并各題五言一首

來禽

庭下青青樹日長初試花不留供夏果强折鬬春華

梔子

藥性山梔冷梵書蒼蔔香花須收早白實許摘深黃

茶

春動葉先芽葉老正開花花落還結子種子卽生涯

蘭

瀟湘無限意屈賈一生心若可紉爲佩騷人正苦吟

葵

朝迎日東出暮送日西沉惟應向陽者識得向陽心

月丹

密葉寒逾厚高花落不殷黃中與朱襮歲歲領春還

木香

柔條亞稚綠亂蕊弄輕黃向日宜堪摘臨風忽有香

月桂

一年十二月月月照人紅應愁妬春色不遣作高叢

張氏孝義詩

耀州三原縣張氏稱德門孝友自天性道義世所敦伯也有民社廉循最河藩叔也司稻田及人無怨言一首季也持憲節流聲南海堧其仲獨高尚泊然在丘樊芳樹艷陽色天氣艷陽辰還持艷陽意却寄艷陽人

再封千戶侯脫屣不受恩理生聊自娛竭力奉清溫
爲德靡疎戚施仁被亡存洋洋白公渠病涉窮朝昏
鑿石作飛梁坦若馳平原見義無不爲所及非所艱
君子播咏歌爛熳新時文小人戒勿忘訓諭及子孫
關輔多俊傑慷慨足知聞如何惟張氏盛美難具論
我觀天地間變化紛如雲朝爲枝上華暮爲路間塵
由來榮枯理如木在本根誰言天道遠張氏日已繁
尙期百世下茲道永弗諼

張氏望松亭

秦中何處是三原荒塚高低郭外村惟有孤亭古松

下年年張氏聚兒孫

送篤御史赴南臺

執法中宵動鳴鑾詰旦飛俄爲御史去如賜狀元歸
殺氣連南極仁聲滿內畿斗牛吳地濶江漢楚天微
嶺外猶攻戰民間更旱饑有司空擾擾無處問巍巍
盜賊輕王化貪殘狃禍機直爲廉耻喪翻訝老成非
日短風霜急天寒草木腓大臣憂補袞天子念垂衣
努力扶皇極毋令諫疏稀

雲山春曉圖

晨興適無事曠望增遠目霧罷山更高春回水初綠
人家隔烟樹野亭對飛瀑即此足逍遙何言傷局促

保寶御史爲南臺從事時識文宗於潛邸嘗御書其名以賜之因觀宸翰感極成詩

先帝眞天縱斯文乃在茲淵潛當建業乾象見庖犧
雲漢天垂紀山河地有維每書含至理隨筆寄深規
從事南臺彥嘉名上聖貽惟皇三統正所實寸心知
歷數歸龍御簡韶觀鳳儀戴星趨秘閣和月下形墀
俯仰君臣際攀號日月移羹墻空想像鐵石永操持
什襲餘天翰孤忠託聖時奎章舊臣在一覽淚交頤

寄題張尊師壺州道院

雲錦山前雲滿洲雲開時見鳳麟遊安期羨門共來往員嶠方壺相蕩浮乘槎忽在天漢上吹笙却亂滄波流道人不向此中住誰信人間有狎鷗

送奎章閣屬王可賓歸陳州

昔日辭家不爲身今晨去國忽思親夢中慣識西華路筆下猶含右掖春歲暮所憂唯盜賊天寒獨往任風塵送君無限期君意我亦前朝白髮臣

瑪瑙石

至治元年辛酉內侍史昭文扈從北巡得瑪瑙于三不剌雙峯隱起雪色澄瑩而間以

玄文成梧竹鳳纓之狀葆藏以爲珍玩袁侍講楠李參政原道曹侍講元用王左丞結馬中丞祖常虞侍書集王侍御士熙皆爲詩文極夸道之意史昭文既沒家人出售于人至元二年丙子之冬清江陳道之得之因邀予賦

方靈孕帝寶橫棄龍沙道雪色陰玄文雲根絢晴昊蒼貝亂修玉梧桐擁華葆五色爛威鳳雙峯削神島既覩昭文君復遇清江老還如隱君子流落窮幽討抱璞欲何爲空使勞心懆

送孔文學赴大庾巡檢

三孔諸孫紫綺袍俄辭俎豆事弓刀舟行楊子金山淺路入梅花庾嶺高正爲凶年憂盜賊仍嗟微祿誤英髦乘田委吏唯求稱一命猶堪愧彼曹

題張使君棄官學道詩卷

玉元天子朝萬國任丘使君謝病歸門前未罷車馬客身上已著朝眞衣致君堯舜在豪傑洗耳巢由何是非棲雲觀裏青松樹唯有白雲終日飛

淵明歸去來圖

清江皮使君治南恩有惠政一旦自免去而歸老焉求參政原道曹侍講元用王左丞結馬中丞祖常虞侍書集王侍御士熙皆爲詩文極夸道之意史昭文既沒家人出售于人至元二年丙子之冬清江陳道之得之因邀予賦

童稚識人情奔走向我前荒草雖誕漫松菊了不干悠悠川途迥忽已造郊園風景一不異鄰曲皆舊觀曠然心神舒誰謂世路艱出處各有道旣倦當知還方春農事興念之每忘飡貴賤豈不殊樂此農圃安堯舜垂衣裳巢許箕潁間漢祖除暴秦黃綺在商顏彼皆賢達士今古胡不然永與簪組辭婆娑養餘年昔聞陶彭澤今見皮南恩千載仰高軌茲圖良足嘆

秋夜

露下氣逾肅月高寒欲流落葉階前樹疎鐘城北樓衰年對急景歸心臨暮秋當世非無意才薄徒淹留

送李都事赴湖廣省幕

堂堂李通甫起家掌邦憲直氣橫九秋神明激雷電再登蘭臺上愛國心靡轉時當至治末有位日兢戰崩騰五華山鑿翠起臺殿執筆佐御史力諫明且辨斧鎮已在前獨立自不眩駿尋國多故災異周八埏

君復贊宣政赤手握銓選守法踰天官反得官長怨
我皇奮江漢撥亂啟天眷乾坤再開闢日月重昭絢
磊落收羣材疏戚共登薦君名一朝起亦作丞相掾
丹心益傾竭婉畫勤替獻好惡苦難同禍福巧相禪
天子憂南紀蕃宣必時彥下逮曹屬微簡選亦精練
君得南省佐閩者盡驚羨偃僂辭闕庭驅搖出畿甸
餞送盈路衢懇欵陳志願去年天下旱窮蹙無貴賤
賑卹當及時本末須並見方春農事興不廢乃爲善
又聞南中賊馮陵及州縣黎貌本吾民撫綏在方面
恩信足以懷逼迫使生變況我聖天子轍迹昔所遍

勗哉籌策良無使空踒踐京城雨初過草樹鬱葱蒨
喬木多蚤鶯高堂有新燕煩辭君勿誚君歌我其抃

送龔立民之南康學正

盛年負雄才美玉逢善價讀書清江山橫經匡廬下
郡郭枕碧湖黌宮隣白社培風九萬里直縱青雲轄

題胡虔汲水蕃部圖應制

砂磧茫茫塞草平沙泉下馬滿囊盛曾於王會圖中
見眞向天山雪外行聖德只今包宇宙邊庭隨處樂
農耕生綃半幅唐人筆留與君王駐遠情

耿孝子

東受降城耿孝子不事生産惟詩禮門前學徒過千
指朝廷亦以文學起父前母後相繼死葬祭無違幾
至毀三年廬墓不見齒日夜哀哀動閭里墓旁蒙茸
暗榛葦虎狼所家盡遠徙狐兎三穴狻無比日向墓
前共棲止野雉避人如避鬼羣呼並啄墓廬裏雨烏
翩翩雙尾飛下兩肩穩如砥歐之不去摩之喜宛
頸相樂仍相倚耿氏之行奇且偉禽獸無心亦如此
至誠自與天一體豈間人情及物理傷哉世俗薄倫
紀爲梟爲獍爲蛇虺不知其心果何以不知天命那
有恥嗚呼耿氏之孝誰敢擬耿氏之孝誰敢擬黃河

止耿氏已

奉同柯博士甘內掾下直賦

暮出閶闔門解鞍坐前庭泠泠草露白華月隔林生
蟋蟀奮哀響鴻鴈流遺聲常恐芳景晏不知寒節并
萬物肅將歉孤懷徒自盈捉衿激長謠凄泊諒難徵

送口李道赴峽州幕

蓬萊道山芸閣裏赤甲白鹽蓮幕中十載同朝君獨
去三年佐政我難同大河水滿中宵雨鉅野樹涼清
曉風夷陵江頭幾日到迎親應羨南飛鴻

送鄉人祐上人從師歸當陽

學道玉泉寺從師天子都流年春事半歸路客帆孤
山勢遙連蜀江聲不入吳故園如可到種芋有遺區

吳子高悼亡歸岳陽

都門落葉滿遊子去京畿忍聽離鸞操遙逐秋鴻飛
愁霜曉入鏡淚雨夕沾衣煙樹黃河岸風帆采石磯
平沙迴渺漫寒宇暖熹微客心閒轉切鄉書近却稀
夢聞兒女泣行將童僕依窮慕漆園放誰云潘岳非
乘濤憤下險迴江望若圍武昌未易到更向岳陽歸

送王伯循編修赴南臺御史

朝辭禁苑暮南臺驄馬翩翩道路開佐邑已知爲治
最經邦正賴濟時才人情好惡非相遠民力凋殘正
可哀鶺鴒秋天須搏擊郊原恐有鳳麟來

揭文安公詩集卷八　九

二月朔日雪中題歐陽少監所藏宋好古畫竹

農朝下延閣貽我翠琅玕微霜著節勁細霧入林寒
欹枝偏稱遠壓葉更宜攢孤石覆逾潤橫坡晴不乾
況茲春雪裏相對五雲端誤當裁汗簡誰擬截漁竿
惟應湘浦上歸共幽人觀

送蘇尊師歸茅山

華陽隱君者聞復有蘇僊時向梅花下高枕石頭眠
劍匣出飛電琴心流暗泉閑來京闕下夜夜夢雲邊

奉送全平章赴任江西

聖主思南土明公起集賢直期凋瘵後共致太平年
金虎分符重文龍賜服鮮權綱兼將相標格近神僊
天地三綱外星辰北極邊丹心齊出處素志在陶甄
請述江南事都非大德前但微扶弱美竟坐抑強偏
無復同憂樂徒令舞智權平疇次渤澥暗室伏戈鋋
貪虢明相訓忠貞默自憐民心隨日壞世態與時遷
況復兵機接仍聞疫癘纏誅求殊未已盜賊轉相挺
若擬寬憂顧先須解倒懸久饑寧擇食多病但求痊

揭文安公詩集卷八　十

一語堪懲勸微機足轉旋已知平似水更道直于絃
遙想閩公至渾如望歲然九重天上別百丈霧中牽
日月明金節山河入畫船四方初息馬五月正鳴蟬
豐樂田多稼生香藻有蓮岱宗標魯地廬嶽壓湖天
水怪收崩浪山靈拂瘴煙歡呼麟鳳出踴躍吏民先
笳鼓趨雄鎮旌旗覆廣川下車和氣應袖手頌聲延
膏雨侵淮甸仁風扇海堧忠貞眞世寡謝璽有家傳
赤子皆同體蒼生且息肩龔黃須譬策方召在蕃宣

趙孝子

廬陵趙孝子四歲父行賈一去三十年家惟太母母
大母已云沒而父行不歸兒長亦有婦母子聊相依

從父自北來汝父久已死母子哭且問父死何鄉里聞汝父死時不知汝父處汝但欲往問京師多舊故再拜別阿母行行至京師自念不見父兒死無歸時乃有曾老者往昔與父善言汝父死處濱州利津縣徒跣二千里薄言至利津未果琪張文龍一一陳所因死以某年月葬以某木棺姓名某所題近在城南端城南塚纍纍翳翳然蓁葬中極目千萬塚誰能識其蹤行哭七日欲欲死不得所生者無由知死者豈能語解髮繫馬鞍負之墳墳過吾父尚有知髮解鞍自墮俄至一墳前鞍墮髮自解開墳見前棺題字宛猶在

既見父姓名痛絕心始安函骨陳野祭禽鳥聲爲酸隣老四面來驚嘆未曾有相率報縣官縣官駭之久卽日上大府大府咸異之次第聞申朝行予正南驅行子行且傷哭踊如初喪路遙山川阻何時至故鄉故鄉既云至葬祭無違禮母子永不離萬事若流水聞者盡稱孝見者皆感泣期爾百世昌望爾百祿集兒今一無願願母長不老歲歲父墳前酒飯墳上草

送陰陽蕭教授赴潮陽

青草茫茫接洞庭瀏陽江上好談經遙瞻紫蓋爲南嶽仰見長沙是壽星日晏投書招楚客夜闌鼓瑟感

之民社豈在雞狗後請君看取臨江守

送聶太祝赴潮州錄事聶乃天歷潛邸舊人

三載從容禮樂間仙曹新拜度梅關春風忍過金陵道夜月重經黃水灣盜賊數州相應起甲兵諸道幾時還憑君細講安民策莫遣邊防一日閒

送戶曹掾于孔昭赴南臺掾

于君高才世難遇東曹未滿南臺去風雲在足那得辭天地生人豈無故乃翁十年佐臺省一心用法唯平恕君今豈必求多聞過庭一一皆可度南臺所臨十憲府可詰奸惟在赃污五方之俗有淸濁萬事無

憑生愛惡莫令水鏡惑妍醜長使湯春伏霜露扶綱
樹紀須自治讒惡含妍適爲蠹況當海內歲大浸父
子相殘莫之顧都縣非無賢守宰貪卽爲能廉卽妬
願君努力事匡贊台端鶚立皆碩輔多言欲悔已莫
追白髮蕭蕭歲年暮

送毛眞人還龍虎山

手挽銀章主秘祠翩然歸去忽如遺塵湖龍井雲間
上鳥跂鵲歌月下飲香逐蘅薇深更入氣交梨棗靜
偏宜一曲舜風雨平坡雪爭似山中夢覺時南屏在上
里湖東望至上都夏秋居之平坡在大都西四十里
西出之十冬春居之南屏平坡蓋皆所掌祕詞所在

故中憲大夫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

哀詞

蘇公宦商姿推擇起爲吏論議動引經舉措必由義
惟時方大旱謂咎在冤濫決獄天乃雨凶年化豐歲
流聲滿山西憲府立羅致慷慨平生懷遂佐直指使
受命按邊鄙正色行使事邊臣既威服使亦免顚躓
六曹收雄才兩府資遠器激昂天下士往往見謀議
十載拘掾曹彌年困文字雖云富匪贊豈足盡材藝
一命廁省僚句稽得深弊銓選班曾冗出入錢穀細
並緣出多門穿穴肆奸利有如水上萍驅去還復至
天予賜問勞名王致金幣至今賴長策當時已多忌
如何方賜環及國竟長逝都人走相哭行子爲歔欷

崩騰朔風迅慘澹浮雲曳蒼松拔其根黃鵠鎩其翅
幸哉有令子名已注簡記千秋常山下豪傑一揮遂

栢堂詩

劉母熊夫人有淑德年二十五而寡守志不
嫁有子曰觀又賢作堂以奉其母請名于太
史氏謂之栢堂而作是詩

鬱彼北堂言樹其栢其栢蔟蔟維木之特栢之始生
于彼高陵雨露其凝金石其貞栢之既成鳳臆鸞膺
言樹斯庭霜雪是憑雪霜皓皓其栢矯矯有美君子
而弗偕老其葉欒欒其節栢栢其居安安永世式觀

揭文安公詩集卷八　五五

我堂我構我栢其茂天錫眉壽保艾爾後

題內府四畫應制

宋徽宗成平殿曲宴蔡京圖御畫御記

東京諸蔡示周行延宴成平樂未央十畝松筐籠玉
殿九霄風露濕霓裳君臣契合同堯舜禮樂光華邁
漢唐明日圖成仍作記千秋留與監興亡

曹將軍下槽馬圖

曹霸畫馬眞是馬宛頸相摩槽櫪下卓犖權奇果如
此豈有世上無知者朱絲不是凡馬韁天闌十二皆
龍驤曾從天子平四方聿圖恍惚餘驪黃華山之陽

春草長

韓滉士星像

五行土居中百獸牛有功土行降爲神騎牛髮翁翁
有土復有牛惟神賜年豐誰知韓滉意正與皇心同

韓幹馬

韓幹畫出曹將軍幹惟畫肉猶逼眞昂藏四顧欲飛
去老矣安知馬有神想當此馬未畫時朝刷吳越暮
燕秦頭巒長鳴風動地不數驊騮與騏驥當時用舍
那知許粉墨瀟條尚雄武千金駿骨何足論萬世長
留羣玉府

揭文安公詩集卷八　五六

題辛澄蓮花觀音像應制

至人不可測宴坐青蓮花珠纓被玉體白豪貫肜霞
從何得此相來置玉皇家

憶昨四首

天歷年中秘閣開投經新拜育羣材宮門待漏常先
到講席收書每後回召試時蒙天語勞分題不待侍
臣催滿頭白雪丹心在太液池邊只獨來

宮草葱茸禁樹齊日趨延顯對凝暉朝迎步輦花間
立暮送回鑾柳下歸碧殿東浮蒼巘合金河北引玉
泉肥幾回弘慶門前路春氣濛濛欲濕衣

已巳葬儒應璧奎端陽侍宴寶慈西線分學士親臣
送詩賜皇姑御手題注酒含春瑤露重承塵轉午錦
雲低日斜共出西門道既醉猶能散馬蹄
奎章分曙隔窗紗不斷香風別殿花留守日頒中賜
果宣徽月送上供茶諸生講罷仍番直學士吟成每
自誇五載光陰如過客九嶷無處望重華

寄題張齊公廟

東安猛將張齊公十八奪父軍囚中至元召募起亡
命父子南伐收奇功酒酣一躍上馬立拔劍起舞奔
雷風十年轉戰江漢上萬里直挽安南弓乾清坤夷
四海一勳在旂常心帝室身封萬戶傳子孫誓不偷
生污天秩天下豐盛大德年天子明聖宰相賢小臣
劉深射功利上書自薦能開邊鬼方寡婦號八百嫂
叔操戈自爭國劉深一言取大官遠率官軍陵險阨
五溪運糧數萬家哭聲震動湖南北發徒開道徑折
節既勤其民求大索斗量金珠谷量馬谿壑之欲安
可塞此時張公亦在行捐軀力諫皆莫克折節薄險
伏四起劉深夜遁張公死鳥飛不度山川愁坐看張
公化爲鬼乃知自古守邊鄙大忘邀功貴寘敝張公
廟食東海頭劉深梟首繼懋裏張公世爲忠孝門劉

送譚仲章歸長沙

君家雲陽下忽向雲陽歸行路有南北看山無是非
三湘回鴈盡孤劍白虹飛亦欲投簪去從君採蕨薇

送鄭司獄歸衢州却起調京師

壯年執戟事明君一日上書天下聞不恨棲遲百僚
底猶堪激烈萬人羣爛柯山遠回孤棹析木天清望
五雲盡說于公有陰德掉頭相別大江濱

六月七日得廬陵劉仲高及兒于泓書用集賢

伏四起劉深夜遁張公死鳥飛不度山川愁坐看張
公化爲鬼乃知自古守邊鄙大忘邀功貴寘敝張公
廟食東海頭劉深梟首繼懋裏張公世爲忠孝門劉

孫伯剛韻寄意

衰暮何堪用聖時開平六月動涼颸文章久別西江

老書問新傳社下兒白髮滿頭心悄悄玉堂終日雨
溯溯泰寓宮裏瀛洲客詩思應如沃漏卮

雨中感懷和壁間虞學士韻

從幸有常服未秋先夢歸恩私豈不懷老去富何依
山中有舊宅荒草沒荆扉本無如雲翼焉能待風飛
灤陽日日雨道路行人稀閉門不敢出泥潦污我衣

所以黃綺徒忍飢采其薇自恨歲月晚啟嘆吾生微

我有八尺駒

我有八尺駒信時行古道古道被荆榛咫尺安得到
回鞭豈無路要非心所好痛哭亦何爲徒令惡懷抱

我有八尺駒日行千里餘昔從周穆王西謁崑崙墟
穆王不我待中路復踟躕歸來老櫪下未是服鹽車

關尊師松壑圖

開門古松下攜石流水上大谷晝有風前洲夜來濕
手持五千言坐納天地曠會招騎鶴侶共聽飛龍唱

題臨川黃鍊師入京贈行詩卷

卷中誰繼紫玄賓洞裏初酬碧樹春偃月爐温經復
火朝天路遠託尋眞過淮逆水河流急臨濟看山黛
色新及到京華仍北上灤陽城下一相親

醉學士圖

玉樹金芝春院香佳人黃袂綠羅裳先生草罷安民
詔爛醉東風不是狂

龔氏皆山樓

三勝堂邊百尺欄每於勝日奉親歡朝雲對雨晴吹
戶夕溜含歌暗下灘南嶂崔嵬如獻壽北峯茜翠好
休官奎章學士文章在留取高樓百世看

過何得之先生故居

可憐古井門外依舊鐘樓屋西何處高吟痛飲黃花
翠竹都迷

心事巢由以上文章陶阮之間千古高墳保下白雲
明月青山

軋軋機聲日暮依依楊柳春柔縣下中郎小女曾聽
唱我高郵先生嘗喜于高郵城詩
相見即呼高郵城來

頭上烏紗分贈侵中綸楮相酬不道別時長別誰知
愁是眞愁延祐五年予南歸以巾紗見贈予以白楮被報之別時殊黯然也

屋上青天未老門前白日常新他日皐夔稷契安知
不是斯人

贈吳主一

曹南吳主一妙年力學能文章尤工隸書近
自豫章以職事至京師過予劇談竟日忘去

忽以別告令人惘然詩以奉送

國朝分隸誰最長趙虞姚蕭范與楊趙公溫溫蔡中
郎虞公格格由鍾梁姚蕭二公據中邦豈以筆法窺
漢唐蕭守高尚姚文章范公清遒不敢當縱橫石經
元老蒼楊侯起家自洛陽華山之碑早擅場旁出捷
入無留藏曹南吳氏俊且良古意颯颯浮匡箱商盤
周鼎儼作行列圭削銳伏景光宜伸而縮鳳使方外
若椎魯中堅強趨新騖巧紛披猖欲辨輒止心孔傷
金陵皇象劍戟張中山夏丞鼎獨扛二碑分法古所
臧隸多分少須精詳君方妙年進莫量更入二篆君
無雙近者晉卿有陳岡昔師楊氏今頡頏見之爲道
安毋忘

題先天觀圖

聞說先天觀重重絶壁環鳥啼青嶂裏花落白雲間
樵子能長嘯居人識大還洞門無處認唯有水潺湲

題信上人春蘭秋蕙二首

深谷煖雲飛重巖花發時非因采樵者那得外人知
幽叢不盈尺空谷爲誰芳一徑寒雲色滿林秋露香

賦得春雁送張郎中省覲揚州

東風吹歸雁雁雁離翔天側朝發衡陽浦夕過陽山磧
瞭唳浮雲中萬里才一息眷言思親者相望有南北

揭文安公詩集卷八終
揭文安公詩集卷八 三十

揭文安公詩續集目錄
所藏遠山圖
題陳氏松巢圖
重送曾應奉及周鄒諸子
雜詩
寫與五首
雨作中
送劉旌德
題淵明撫松圖
題趙子昂寒翠圖

送鴻尊師還岳陽
題蘆雁四首
題李陵送蘇武圖
題風烟雪月四梅圖
題牧羊圖
題草蟲圖二首
再題二首
題石頭和尚草庵圖
題何尊師畫牛圖
題柯博士爲方叔高所畫墨竹
玉氏南陵月磯亭
題四梅圖
題葡萄
從他痛辭
贈許道士
題李見心小蓬萊
黃母吳氏挽歌
送墨工潘生還臨江
武岡扶巳山
題漁樵問答圖

題劉商觀奕圖
題陳所翁雙龍圖
題玉笥山邵道士所藏宋方奉使贈劉道士
題彭尊師禱雨詩卷
題睿龍聽雷圖
送黃判官歸江西
和劉修撰十二辰詩
發臨湘得風

蒼蒼兮遠山飛瀑兮潺潺思王孫兮未還蒼蒼兮遠
巇飛瀑兮偃蹇思王孫兮未返白石之上青松之間
上有飛雲下有流泉悵王孫兮留連留連兮何極望
青山兮使予太息太息兮予獨思王孫兮如玉

題陳氏松巢圖

雲英英兮承宇松庚■兮在戶問此何所兮廬山之
陰大江之滸雲可衣兮松可巢君何爲兮不來予何

爲兮延竚山則有薇水則有魚君歸來兮予與女同
居

重送曾應奉及周鄒諸君子

晨興戒徒旅行予卽長路天衢風雨過升陽在高樹
發軔東南門解櫂紛往緒廻瞻彤庭闕仿彿玉堂署
遺榮誠所難勇退無枉步聊翩數君子意氣更相慕
文采掩春華清言敵朝露超遥去留迹曾何吝情愫
懿此昌明時各有江園趣

雜詩

嚶鳴出深谷草木皆化滋昨日悲嚴霜爛熳揚光輝
鷄鳴車馬動日暮交橫馳賤士錦鞍鞴貧女金裝衣
各願得所欲及此艷陽時

城南有名園車馬何喧喧綠池夾高柳百草朝旦鮮
平明集高臺日暮不能還美酒百壺少豐厨豈論錢
麗■羅四座急管應絲絃燕歌儼成行趙舞交蹁躚
但得主人顧陋質自成妍還過舊遊處池館謾依然

寫興五首壽吳大宗師

古稱神仙人乃是秦漢間由來英雄士重已輕人寰
子房遇黃石取履非所艱一朝從赤松高風安可攀
□□後千載獨立當玄關

昔有安期生本是漢奇士高視羣雄間竊鄙蒯徹計
學道滄海上却立咀元氣一食如瓜棗金石焉足貴
超凌入極外洞達無始際時從王子喬吹笙下遊戲
咄爾燕齊人宿留安可致

方朔起平原高志凌紫氣上書三千牘長揖萬乘君
淪跡寄中朝高爵固非羣縱絶緣世主諸笑匡國均
三食王母桃不受王母嗔高風軼萬代誰歟繼清塵
伯陽閔衰周西度函谷關誰令守關者再拜希一言
斂容爲之陳文字至五千聊因令尹啟本欲使之傳
煌煌百代下繼者良獨難

赤松隱崑崙廣成在空同德爲王 歸道與軒轅通
既駐赤水駕時欵立圖宮先天本非始後天亦無終
自非玄德人誰能躡奇蹤

雨中作

孟夏凉風來吹我羅裳衣此服豈不稱炎暑方及期
婉孌庭中花煌煌有光輝自信好顏色何能與時違
冥心委元化勿爲後世嘻

送劉庭德

大火流坤維西風集庭柯積潦不歸壑浮雲鬱裴裴
山東擁盜賊湖右疲征科嶺外兵不解湖南及干戈

郡縣無良材平人嬰禍羅宓氏彈鳴琴言游亦弦歌
劉子宰旌德爲治當如何

題淵明撫松圖

抱拙辭下邑曠然獲所安孤松臨廣圃聊且共盤桓
清晨散遊策日入自當還霜露不相貸時物倏殊觀
茲植焉所貴昔爲聖者嘆

題趙子昂寒翠圖

石潤欲生雲山寒疑有雨高林葉盡脫低篁綠堪數
因知靜者要更覺王孫苦小草枯樹根茸茸欲華予

送馮尊師還岳陽

馮公往天岳夙抱丹霞賞結構何威巍連延瞰高爽
飛檠帶遙甸周覽春泱漭日落長沙明風廻洞庭響
事因多病簡道與流年長郡邑費招邀賢豪舉知獎
翳然庭中樹宴坐餘想流雲時縱橫幽弄自來往
還因採靈藥相覯稽神懷悵望忽言歸川塗日脩廣

題蘆雁四首

江湖處處非況汝一身微如何却欲不只合更高飛
自不作雙飛沙頭叫向誰碧天無限好何處不堪隨
朝飛自作行夜宿更成雙誰能如此鳥和月占秋江
寒就江南暖飢就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

題李陵送蘇武圖

一與故人別死生甯復親休言典屬國猶得畫麒麟
今朝送漢節迢遞入秦關惟有沙場夢相隨匹馬還
慘澹河梁路參差塞上山誰言是死別日夜望生還

題風烟雪月四梅圖

逍遙芳樹下解后寒花發立盡晚來風明朝恐成雪
高花開幾點澹靄拂成一我作衣遙瞻應不見相對尚依稀

年年霜雪裏得見此花開此花元不笑一任雪霜催

王樹臨風好更於明月宜空山冷相照未必有人知

題牧羊圖

求牧既已得敗羣還復去白晝捫蟲眠清風滿高樹

題草蟲圖二首

傾陽朝莫同忘憂歲年改蜂蝶那得知側翅方采采

有竹不必多有茝當自熟坐看蜻蜓輩日晏紛相逐

再題二首

種藥都防夏滋蘭總爲春青蛙與蜥蜴何用亦紛紛

直節宜彌堅弱蔓□空纏微霜一夕降蚱蜢亦悽然

題石頭和尚草菴圖

青天不可量好風亦無價試看巷中人蕭然古松下

題何尊師畫牛圖圖爲一牛並無坡岸草樹人物之屬

莫是度關者甯非喘月時茫然天地內誰問復誰知

題柯博士爲方叔高所畫墨竹

蒼蒼四君子意氣侵雲端六月不敢近蕭蕭風露寒

江氏南陵月磯亭

明月滿灣磯先生獨釣時漁人渾未識惟恐白鷗知

題四梅圖一兼松竹一兼雪月一兼水仙山礬一兼蘭與芝

小徑蒼松側疎籬翠竹間相逢如有約久立不知還

亂蛩達難分寒香近却聞何人心與迹於此可同羣

誰將配水仙更欲比山礬試問花知否臨風笑不言

芝草黃金色蘭心紫玉漿忽從花下見可恨不同時

題蒲萄

翠實肥初熟瓊漿近欲流向來爲酒者一斗博涼州

從他痛飲辭并序

江少虞類苑載開寶中金陵人脩故營得石記隸書千萬箇更盡千萬箇

從他痛飲凡數百字末復云不爲石子盡更書千萬箇

從他痛未幾王師渡江余謂此必埋恨者非渡江讖

也作從他痛辭

石可絕恨不滅日月雖光明不照石上情情深化作

秦淮水水流成血波濤起流入東方大海中風吹復

向秦淮裏秦淮裏深復深上嚙石上字字字宇宙痛連心

痛連心從他痛秦淮水空相送除是相逢話痛時始

是此心無恨期

贈許道士

廬山道士許自然二十武當學飛仙白雲冥冥不可

見天際時聞清嘯傳虎將乳子共遊戲龍化老人同

食眠無求始悟身非患有道方知世可捐忽聞賣藥

入都市便欲乘風凌紫烟紫烟之中曠邈邈下視人

世眞堪憐爾曹齷齪塵埃下何日南山歸種田

題李見心小蓬萊

嫋皇狡獪弄餘智手捽神山滄海裏不教寸碧落人
間弱水更環三萬里何人搏土爲此奇太乙真人謫
仙子芙蓉爲舟桂爲楫碧玉連環白雲履山根植棗
漸如瓜山頭種玉今成髓平生九州視一豪秦皇漢
武空勞勞山林冥杳有鳥號明月飛出琴聲高

黃母吳氏挽歌

浙安之水清且深深如見黃母心新安之山高且
烈烈如見黃母節母也不幸早婺居三十未有二
子餘六十餘載一日如子又能孝孫詩書嗟母之德
旌不宜人歌不足國旌之闕今死矣歸何時新安之

山可緣而夷新安之水可陸而馳黃母之德不可思

送墨工潘生還臨江

豫章朱氏以墨名直與郭玳爭豪英臨江潘氏得墨
法乃自祠山翁彥卿朱氏親承天子詔墨人奎章獨
稱妙潘氏近日來京師羣工得之惟恐後潘云吾墨
猶草草盡莪爲之當更好明年此際來京師始知吾
墨堪爲寶東風蕩蕩吹燕山行人毒弩掉臂還明年
獻墨奎章閣邸與朱氏分朝班

武岡扶巨山柴府延壽宮宋張真人守靜所居
也至今禱雨暘輒應其徒純真子饒君禮誠
延祐中入京師爲今玄教大宗師吳公所知
居太乙延福宮十五年將南還山中詩以送
之

洞庭之南扶巨之山緜連九疑控百蠻昔在嘉定之
世真人張氏隱焉學道於其間祈晴卽晴雨卽雨奔
走郡縣勞躋攀鋤雲架霧開紫府采芝種术留朱顏
夜驅猛虎守庭戶晝役鬼物除椿菅真人乘雲上天
去但有青鸞白鶴長往還雲霆尙與司豐艱爾來一
百五十歲弟子饒君通道氣一往京華十五年太乙
宮中獨超異不求遠少爲黃庭欲逐浮丘攬香袂南

望悽其憶故宮黃河日與夢俱東河流到海不復返
故宮長在白雲中天地無停機日月無淹軌歸去乘
一作白雲裏來

題漁樵問答圖 全集佚

我在孤舟爛醉來君從何處看碁回高山流水元同
調明月清風不用媒江上柳早先摧天上雁立裘徊
富貴何如歌一曲功名爭似酒三杯我但負薪君但
釣百年誰喜復誰哀

題劉商觀奕圖李伯時臨蘇子瞻跋芳君彥刻
劉商畫手神運筆龍眠臨之如已出不知奕者何代

人雖無名姓若有神神凝志定萬緣息觀者亦復遣
春秋松風吹衣石泉響朱草叢生玉芝長眉陽仙客
最相知更託茅君寄心賞

題陳所翁雙龍圖爲寅上人作

雙龍畫壁玄淵開萬物顛倒隨雲雷龍公被髮向空
寫身是真龍非畫者鐵作鬚髯玉作鱗電出兩目雲
繞身偶然會合此何處仰面向天天不嗔世間玄轉
空形影倏忽變化那能省高曾說法夜來聽誰道相
逢非夢境斗牛蒼蒼風雨蔡泉阿豈識延平路當時
縱無雷煥與張華未必終藏不飛去

揭文安公詩續集　九

題玉笥山邵道士所藏宋方奉使贈劉道士

紫幄山人方拏若臨江謫居亦行樂二十四磵緣源
行三十三峰看月明奉使不愧蘇子卿招隱更遇劉
佺平劉郎彈琴震金石方公作歌酒和墨一時意氣
傾座人千載風流寄仙籍兩公一去無消息竹下松
間盡行跡遺墨蕭條鎖白雲山中歲歲桃華春宋金
往事無勞問夜夜虛壇候子真

題彭尊師禱雨詩卷

道人役雷如小兒顛倒鬼物愁蛟螭祈晴得晴雨得
雨身不勝衣膽如虎東通吳越北淮漢到處逢人憂

水旱手提豐歲與疲甿金帛盈庭未曾看闔山疊疊
鱗金峯靳山叢叢碧玉宮洗劍長留雙澗月彈琴尚
憶萬松風大臣無端薦天子十年留滯京華裏悠悠
扈從春復秋歸心已逐東流水去年天下旱且蝗流
殍滿道無人藏安得君等逼入荒不使水旱憂克湯

題春龍聽雷圖

雷之馮神龍與雲行雨施四海清雷之震神龍奮雲
行雨施四海潤雷之令神龍聽雲行雨施四海慶聖
君在上賢臣在下我無事而觀化

送黃判官歸江西

揭文安公詩續集　十

西辭夜郎國北上邯鄲道方厭東華塵人說黃平好
黃平遙遙渡五溪五溪更在洞庭西十年世事浮雲
裏一日孤舟萬里歸桃花流水孤舟客白髮青山五
色衣堂上慈親稱壽慶堂前新婦拜姑時隣人邀種
南山豆野老同尋北谷芝人生出處須經意富貴悠
悠差是非

和劉修撰十二辰詩

掘鼠可以充飢飯牛可以待時何須入穴求虎子更
學狡兔三穴爲我生誤逐攀龍者歲蛇再再那堪把
又無筋力騎快馬日射黃羊陰山下空餘野性獼猴

同但求歸作祝雞翁柴門狗吠閉閣睡萬事渾如牧
猪戲
發臨湘得風
臨湘縣前江水流茅廬沽酒大如舟莫道天風不相
待一時吹上岳陽樓

揭文安公詩續集終

揭文安公文集目錄
卷一
制
知濟南府事追封齊國公謚忠襄張榮加贈太師追封濟南王仍謚忠襄制
封齊國夫人宋氏進封濟南王夫人制
諸王忽都答兒追封雲安王謚忠武制
諸王羅羅斡追封保甯王謚昭毅制
申命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制
表
進至大聖德頌表
皇太后加尊號監脩國史府賀表
天壽節監脩國史府賀表
元旦翰林國史院賀表
天壽節代蒙古國子監賀
上再卽位奎章閣賀表
奎章閣賀正表
册皇太子奎章閣賀表
聖節賀表
奎章閣賀表
卷二
書
上李秦公書
與尚書右丞書
答胡汲仲書
與蕭維斗書
卷三
揭文安公文集目錄 二 豫章叢書
序
吳清甫文集序
豐水續志序
蕭孚有詩序
孔氏譜序
重修揭氏族譜序
送劉旌德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范先生詩序
書王鼎翁文集序

城南宴集詩後序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送張掾序
送陳文學序
贈醫者湯伯高序
夷白先生集序
純德先生梅西集序
送程叔永南歸序
送族子時益赴南康主簿序
送李克俊赴長興州同知序
送劉眞叟赴廣東憲幕詩序
宋史論序

卷四

序

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
送張都事序
送莽林庫提點舉申達棄官歸養詩序
送也速答兒赤序
沈溪先生文集序
無庶書囊序

臨江路張同知自然頌序
送燮元溥序
送彭仲寶赴水北巡檢序

卷五

記

富州重修學記
全州學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增城三皇廟記
建都水分監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浮雲道院記
撫州靈感廟記
胡氏固趣亭記
楊氏忠節祠記
孝通廟記
易州定興縣城隍廟記

卷六

記

盧江縣學明倫堂記
靖州廣德書院記
廣州增城縣學記
陟亭記
善餘堂記
進德堂記
常州通眞觀脩造記
宜春聖壽寺記
盧陵縣丞馮君脩造記
昭勇廟卷雪樓記
彭州學記

卷七

碑

法印寺記
冲玄觀記
大元勅賜修堰碑
重建濟州會源廟碑
天華萬壽宮碑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雙節廟碑
龔先生碑
嚴生先碑
樂邱碑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卷八

銘

趙功可墓誌銘
奔清甫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饒隱君墓誌銘
蕭景能墓誌銘
鄭隱君墓碣
楊隱君叔芳墓誌銘
楊隱君叔宏墓誌銘
甘景行墓誌銘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呂公墓誌銘
平江路嘉定州知州甘公士廉墓誌銘
滕州知州文君順墓誌銘

逸士徐君墓誌銘
逸士陳君墓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劉福墓誌銘
吾讀吾書齋銘
孝友堂銘
潭心齋銘
思無邪齋銘

讀書處銘
忍怒堂銘
方寸間銘
卷九
雜文
天馬贊
仙茅述
靜虛解
楊楚經字說
題昔刺使宋圖後

題鄒福詩後
幽憂賦
故叔父常軒五府君哀辭
九招
祭趙供奉文
補遺
李節婦傳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制表

金紫光祿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特封濟南公致仕贈効忠宣力佐命功臣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齊國公謚忠襄張榮加贈推忠宣力正義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濟南王仍謚忠襄制

朕纂承基緒每思創業之惟艱褒卹勳勞常恐推恩之未至沈山東諸侯之起皆天下良將之雄既盡厥忠宜豐其報某官沈幾先物遺愛在人方保有齊民已知眞主之受命及歸我太祖歷事累朝而致身秣馬南征則孱金亡走拔劍東指則逆□就擒握兵柄者餘四十年未嘗妄殺臨軍陣者凡數百戰動必有功故詔有張相之稱而世任元戎之寄雖列土之封猶及於懸車之日而漏泉之澤未究於蓋棺之餘況在爾孫復爲朕使或守藩維於外或司喉舌於中世篤忠貞人推謹慎是用因爾山川之履增爾勳號之崇秩既陟于三公爵仍超於五等乃爾自致非朕敢私於戲紫綬金章尚念初來之日丹書鐵券永膺異姓之王神其有知服此加命可

妻齊國夫人宋氏進封濟南王夫人制

昔國有東諸侯既封于濟今朕嗣大歷服申爵以王令德相其良人舉五十萬衆以歸朝歷三百餘載而載永齊體之賢宜與從夫之典故某官妻宋氏早以書節分茅胙土傳及子孫襲組彰纓布列中外皆爾相成于警戒用能共濟于艱難是用錫爾卿封貴其爵號以篤爾後以報爾前於戲翟弗魚軒尚服異恩於永世虎頭燕頷從懷舊將於當年其迪爾家以贊

皇國可

諸王忽都答兒追封雲安王謚忠武制

昔我世祖親定雲安命九王以鎮之將百年于茲矣乃者國家多故邊圉失宜健將驕王遂據城而稱亂陳師鞫旅方下詔以討平粤有忠烈之臣乃在伯叔之籍爰申褒卹以慰死生故忽都答兒沉鷙有謀剛勇獨斷三世藩輔蔚爲磐石之宗一心朝廷不忘社稷之計方天厭之反正而遠人之未思中慶則伯忽要盟即飛章而上變烏撒則僇余既叛先率衆以抗鋒見危而奮不顧身力戰而繼之以死報已後矣朕

甚悶爲雖析骨以列侯王何稗地下仍賜錢以給妻子式表予哀嗚呼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既克承于我祖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尙永顧于爾邦魂而有知服此休命可

諸王羅羅斡追封保寧王謚昭義制

臨戰陳而思孝必有勇功於板蕩以盡忠斯無愆義往在諸父羅羅斡世鎭南詔心貫上蒼適嬰天慝之兵獨戰羅雄之境力竭而援不至兄死而弟亦隨山川以之與悲日月爲之動色有宗王而盡節宜諸將之同心遂使板亡無不殖臨非褒卹之獨後屬內外

揭文安公文集卷一

皇太子暨丞相百僚耆耋等以皇帝陛下出撫邊陲入繼大統豐功盛德高出千古握符御極宜獲徽稱卽日詣大明殿册上尊號十有一日躬率百官恭詣太室獲瑞雪之應二月十有三日詔告天下覃恩中外天人協慶日月增華凡有性情莫不欣戴宜形歌頌以達和氣臣僕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古者聖人之詩莫先於詩故聖主賢臣有大功顯行必載之詠歌使天下曉然知君臣之所趨德化之所由見善而遷聞義而起去之萬里如立其朝後之萬世如生其時所以事神保民無右於此故有虞命夔以教之周置大

申命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神明之裔道德之宗自爾祖之遇世皇蓋有天意洎乃父之於仁廟益簡帝心雖有道之長實係聖明之主而無爲之治庶聞清靜之風誕播玄休屢昭靈應卿旣克承于後朕亦丕勞爾先往者海水爲災再免黜黎於昏墊近而天時作憲三致雨雪之感通功成弗居禮宜有報曏神仙以忠孝爲本尙無愧于傳賢帝王以天地爲心曷敢忘於敬德見所帶職號悉如故

進至大聖德頌表

皇帝福陰裏江南布衣臣揭傒斯言恭惟正月七日

師以掌之君臣朝燕必有賦郊廟鷹享必登謌蓋詩之爲道誦其辭無鈞棘叢雜之觧聆其音有往來疏數之節玩其義有優柔沉蘊之旨其感於人也易其入於人也深乖沴之氣可變而爲祥風甘雨姦回之行可化而爲忠鯁貞良是以聖人尙之故雖反復典謨訓誥之文不若賡明良之歌康衢擊壤之謠周南召南之什下至農野婦豎一闕其耳熙熙灑灑想見其治漢魏以來騷人賦客時間作雖不能盡追古道其抒情蓄志可興可觀斯義緜緜庶幾未泯聖明之世尤所宜闓欽惟統天纘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

帝陛下道準天地德繼祖考惠澤周乎無間威稜疊乎八表磨前王未究之禮叙洪範載錫之疇孝弟足以厚黎民剛明足以制萬幾見賢如已能聞諫如已出去惡如雷厲芥好善如嗜飲食允文允武赫赫巍巍宜其克集大勳君臨天下載膺顯册彰厥大猷而耆俊如雲良士如林必有振發亮棐鋪張洪業爲一代之盛典若微臣者曾何足云然想像於丘岑畎畝之中不若覩快於輦轂之下繼漏於筐篋刀筆之末不若聲諸詠歌之間近可以風動四方遠可以流耀無窮臣自揆才薄迹微無以補益亳髮幸因覃旅獲

際盛明謹譔聖德頌一篇繕寫投進雖不足以加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載之簡牘傳之天下亦可以見聖明德化之所由也臣無任瞻天樂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侯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皇太后加尊號監脩國史府賀表 延祐二年

聖主尊親稽先朝之盛典慈闓進號備昭代之徽稱寶册載膺瑤圖永固中賀欽惟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陛下德全坤厚功底泰寧福莫太於多祥兩開帝業慶莫隆於至養咸戴母儀式兼崇極之名益衍昌明之祚臣某等久塵台鼎叨

總圖書與聖春融幸仰陪於大禮含飴日永願丕贊於鴻猷

天壽節監脩國史府賀表

一人有慶節擊紀於重三萬壽無疆位永乘於九五乾坤薦祉朝野騰歡中賀欽惟皇帝陛下道大德純功崇業廣舉賢能興學校天下文明異章服同車書海內寧俾克極尊親之孝益隆致治之基臣某等任忝國鈞職嚴金匱蓬萊宮殿幸依日月之光河洛圖書丕續皇王之統

元旦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表 延祐三年

天子當陽八表奉夏時之歷皇闡獻歲萬年稱元日
之觴雲氣蓬萊春風宇宙中賀欽惟尊號陛下德含坤
育運啟泰亨推福慶以致崇日星顯號溥慈仁而協
治雨露羣生陰教修而毋道隆孝理彰而聖功遠臣
某等欣逢盛旦忝綴周行玉署日和願播思齊之美
瑤圖天廣永居長樂之尊

天壽節代蒙古國子監賀表 延祐二年

一人受命適符上巳之辰萬歲稱觴載協壽星之紀
照臨所被慶非惟均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德猶日中養
以天下暨聲教於四海俗美風淳舞于羽于兩階河

清嶽晏益體乾剛之用式隆震風之祥臣某等學守
國書班聯胄監龍顏日角仰瞻穆穆之光鶴算龜齡
倚效綿綿之祝

上再即位奎章閣賀表 天歷二年

六龍啟運飛躍得聖人之時萬象趨新變化合太平
之應膺天之下如日再中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剛健粹
精聰明神武稽露洽而不失其正乾坤再造而不
居其功惟其有帝堯帝舜之聖仁乃能行祖甲祖庚
之揖讓慎徽五典則崇孝友以率先表章六經則進
儒雅以爲本皆天理人心之至當必明君義辟而後

知宜慝數之在躬雖同體而不易況祖宗之大統豈
違道所可求是以踐祚之初甘露卿雲諸福畢至及
夫明詔之下扶桑若木萬姓歡呼允長馭於權綱斯
永保夫社稷臣某等叨聯延閣適際清明羲畫禹疇
願闡皇王之秘虞韶殷輅丕昭禮樂之隆

奎章閣賀正表 天歷三年

天人有造治隆揖讓之餘正月始和慶協發生之妙
車書萬國千羽兩階中賀欽惟皇帝陛下道接百王統
承三正達去郊祉之禮禘嘗之義敬致其嚴覩乎天
地之德日月之明益躋于聖是用格于上下莫不歸

其照臨臣某等忝職西清依光北極君臣父子永敦
天秩之常禮樂詩書誕播皇風之盛

冊皇太子奎章閣賀表

重明麗正作離咸仰於皇文一索得男出震允宜于
主器旣疏封於玄土爰正位於青宮所以繫人心所
以本天下欽惟尊號陛下敬隆郊廟德洽乾坤當春
秋鼎盛之時建宗社靈長之計惟聰明可以正百辟
俾綜樞機惟元良可以貞萬邦足副儲貳重以羣臣
之固請聿遵累聖之宏規然監國撫軍教尤資于四
輔而問安視膳禮必謹于三朝式養聖功用光帝業

臣某等屢陪大慶思贊清時近春日之載陽益臻泰道瞻前星之有耀永固皇家

聖節賀表

陽德方亨喜太平之有象聖人在宥宜仁壽之咸臻

八表同歸萬年惟永中賀欽惟皇帝陛下誕敷文德克纘武功既尊祖以配天比隆三代乃立嫡以主器用貞萬邦允昭仁智之端是皆長久之道臣某等叨陪

清燕莫贊聖明多壽多男徒切華封之祝是彝是訓

顧敷皇極之言

奎章閣賀表

聖人繼體再昭揖讓之隆天下歸仁太慰平成之望

慶綿宗祉光被華夷中賀欽惟尊號陛下德秉純乾業

承富有妙天人之協贊允歷數之攸歸惟上有成康

之君下有周召之臣而內獲皋夔之佐則外獲唐虞

之治苟自躋于聖敬咸世篤于忠貞臣某等職忝西

清光依北闕經邦論道自有弼於鴻猷養老尊賢豈

無裨于昭代

蔡文監賀表

明繼明聖繼聖所以固皇圖長以長賢以賢所以公

天下一人有慶萬國權心中賀欽惟尊號陛下仰之如

天就之如日體兩朝之揖讓有丕丕基開萬世之隆

平惟明明后此祖宗之深望亦臣庶之所期臣某等

地切泰階恩聯文苑周爲師而召爲保德冀過於成

康稷教稽而契教倫治永躋于堯舜

又

一人受命適嚴踐阼之儀百辟在廷已舉尊親之典

孝光天下慶衍皇圖中賀欽惟皇太后陛下德濟艱難

功成警戒每念鴻圖之重獨深燕翼之謀申揖讓于

中興父而又予導繼承于成命長亦惟賢宜膺至養

之隆永極徽稱之盛臣某等名慚蔡苑身際熙朝長

樂怡愉願密扶於聖治大明照耀庶丕闡於皇猷

又

成命以長惟天以啟聖人南面受朝不日而尊大母

愛敬之至神明所歸中賀欽惟尊號陛下如日東升以

天下養雖任寄伊霍之重足以發皇明必治資任姒

之賢有以基王化尚致怡愉之樂式彰孝弟之風臣

某等學愧前修職嚴內監仰陪大禮時已際於風雲

共戴皇猷壽永齊于天地

揭文安公文集卷一終

元　揭傒斯　曼碩

書

上李秦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夫士志爲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産登百穀於場況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爲患其信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爲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瀆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所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疎戚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爲務如是而下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能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惟閣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節不以富貴顯榮而改其度尊爲天子之舊學信爲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之士而無一毫疎戚薄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

於爲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喁喁然厲其志修其道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能保其果無遺才耶亦舉其所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貧粗習祖父業年十五六郎挾其所有奔走衣食於四方乘驚湍絶峻嶮觸冒乎炎埃雨雪之間或過午而未食或既夕而猶邁人情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異本末順逆之由蓋備嘗而徧覽之矣至於國家內外之體補偏救失之術亦嘗求其說而熟慮之矣然未始敢以告諸人者疏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取詬病焉耳既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

之又無知已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於時不必由已出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無聞近始因緣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攜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平生寓諸目屬諸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諸人者閣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敢踰淮越分而進以貽教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爲之地以自見其生平之所志萬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

之予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僕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書

僕斯再拜尚書右丞閣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忘已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羣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無朋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知古今一軌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爲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

之骨何憂無絶足之馬果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爲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祐之毋患乎賢之不爲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繫逢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愼也惟閣下察焉馬僕斯再拜

答胡汲仲書

揭文安公文集卷二　五

僕斯頓首汲仲簿公執事僕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汎泛之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迹於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閎大更枉還答又以俗迫甫坐山疃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挾蒙背若市井途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智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之士至於商略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爲衆所推謬當斯文之託

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爲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爲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耶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余

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大小長短成疏華實正僞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自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尙欲託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諸父師之訓有與執

事戾者聊爲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爲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爲執事之堅尙冀致諸用以幸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閫將就天台之隅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與蕭維斗書

僕斯再拜諭德蕭公閤下僕性分麤謬昏憒絶不通時事與人交不計隆薄能否輒以古道相期待俗下詬病日甚不止終不愧悔今復妄有謁于閤下焉惟天生賢哲常曠墝百載不一二見及有其人或又廢於庸主格于讒忌晝于懦怯畏慎弗克卒其大業僕

亦可雖欲驂風騁霞詡詭變眩如偓佺安期羨門盧敖徐福之徒亦可今業已出矣食其祿而居其位矣何乃若是恝恝邪竊爲公計莫若擣肝瀝胆激昂慷慨極論天下之賢士求當今政令之得失典章文物之損益君儲切身之急務疏而陳之苟其說行則從容可爲二疏之事不行則掛冠神武拂袖而西矣上不負朝廷之知下不觖天下之望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風概咨嗟嘆息曰蕭公眞賢矣哉朝廷之尊賢下士必自公始則公進爲國家之榮退爲斯道之隆生爲萬全之人沒有無窮之名不亦休乎又不得已則

引年謝疾而去耳或曰公不得已而起而身冒大名被至恩夙夜戰掉競慄猶恐不持若夫進賢補過則揆諫之司吾所職者輔迪是宜且言之而中則吾之歸未可期言而不中則僇辱所歸況若公者進退語默必有其時豈庸豎賤走所能察識哉僕益惑焉夫公之出處非若彼旅進旅退之人旅進旅退之人雖千萬不足爲天下輕重公實有萬世之繫焉不可不暴白于天下後世使之有則也念之念之時不再矣僕近行河濟之間有過而歌者曰我行河濟兮瞻彼泰山聖人之不待兮我道孔艱進不汝信兮退卽汝謀河兮濟之清有魚有鼈兮我罟我網我釣我罾我得其所兮樂以忘饑我得其所兮樂以忘歸歌者之意蓋有在也公其思之

序

吳清甯文集序

廬陵代爲文獻之邦自歐陽公起而天下爲之歸須溪作而江西爲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之變一也須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甯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以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甯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余竊有獻焉清甯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望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爲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浚六經之源益溯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升爲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涪祐以來

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家襲富貴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爲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韋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爲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韋豈固有所自耶

孔氏譜序

孔子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由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僕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年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

揭氏族譜序

族則又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知所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爲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於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爲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未可知也然我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修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孝弟

之心淒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孫尙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爲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已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宰而終不能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遊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矣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其法甚敘其道甚備歷廿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天下政頓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與上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遊無良友以仁義道德爲虛言以孝弟忠信爲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猶賢忌能者尙多懷姦挾詐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歟抑瑣瑣州縣上迫大府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尙寡歟夫何儒者之無益於國也非儒者之不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爲旌德也有君子之譽挾進士之名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已者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乘饑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草儒者之效吾覩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能用耳勉哉粹衷無畫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用也元統二年六月廿五日揭傒斯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

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爲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本末且去朱子之世爲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而猶或

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爲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爲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啟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予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嗚呼後之覽是書者倘求其志哉天歷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梈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

有文章工詩尤好爲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燕市見者皆敬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也已而爲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爲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宏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以余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爲唐臨晉帖終未逼眞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

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異與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下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傅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能輸也楊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尤傅若金字

與碩熊輈字敬輿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後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盧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未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念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復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頸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

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遊士之滙其適然覿晤爲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軼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託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憃亦俾在列肴核維旅酒酳維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秩舉盞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諸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而合轍新知舊好胥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其語今見其眞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廬山鄭君眞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

受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竣事將還告余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幸有以教我余進而告之曰夫能使吾知所以爲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非服夫子之教盡爲人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爲盡報夫子之道辟之親其生也養之盡其樂其沒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眞孝子矣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

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嵗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爲聖人之教所以爲人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極之恩必求其里居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子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傒斯序

送張掾序

張君用以吏起南陽歷澧州升憲府一旦又掾于監察之庭君用亦榮矣而余竊有言焉夫今之號稱風憲者下而肅政上而臺察皆朝廷耳目之寄四海生民之命以伐姦立善扶綱振紀爲職任而得陽陽言天下得失拔智巧之所諱避莫如監察御史得與監察御史執簡牘必可否持是非又莫若爲其掾則居是任者其責不既重矣乎以至重之責而惟招人毫髮之不愼報其草芥之私願以售其黜陟之威以逞快其欲心其爲害亦大矣然君用之爲人高明果毅則事

無不斷公則理無不得持是以往何憂其不名之立功之不盛哉然余竊又有獻焉傳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以小善而掩大惡則爲惡者滋以小過而棄大善則爲善者懼舉不當賢罰不及罪謂之不任故君子平其心而直其氣思其職而竭其力樂其効不計其報君用其愼之哉君行見吾故人朱仲章亦稱高明果毅公而忘私人也其爲我謝焉

送陳文學序

新授靖州會同縣文學盱江陳君將行而通國之人

皆笑之巧者笑之以拙愚者笑之以狂強者笑之以不奮揚弱者笑之以不自愛其身其言曰繇盱而靖水陸行幾三千里高如梯蒼天深若航大海穿虎豹摩虬龍又何必弊弊焉爲一文學哉君方趣裝具糗糧倏然若不聞覓覓然笑且咍行有日矣告余別余曰人之笑予者衆矣予無以人之笑而自喪也人之笑予者不知予者也人之笑予者官卑而地遐也不聞笑予之學也夫文學雖卑王官也會何雖僻小王邑也吾守王官居王邑食王祿而行吾之道夫何不可之有予行矣其篤爾行謹爾言敬爾儀毋薇爾私

毋徇爾財求其可事者事之可友者友之可教者教之以無替王官尼王化竭吾職而已又安知官之卑地之遐乎且子方盛年而親未老政自樹立之日苟可以行其道雖寒荒窮髮之外將不暇顧況會同哉子行矣勉脩善自樹立官卑地遐非子之病也今之笑子者將拜子矣

贈醫者湯伯高序

楚俗信巫不信醫自三代以來爲然今爲甚凡疾不計久近淺深藥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覆十數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責殫其財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責之曰是醫之誤而巫之晚也終不一語加咎巫故功恒歸于巫而敗恒歸于醫效不效巫恒受上賞而醫輒後焉故醫之稍欲急于利信于人又必假邪魅之候以爲容雖上智鮮不惑甚而沅湘之間用人以祭非鬼求利益被重刑厚罰而不怨恚而巫之禍盤錯深固不解矣醫之道既久不勝於巫雖有良醫且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學者日以怠故或曠數郡求一良醫不可致嗚呼其先王之道不明歟何巫之禍至此也人之得終其天年不其幸歟吾里有徐先生若虛者郡大姓也年十五舉進士即

謝歸業醫人有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必重幣不遠數百里而師之以必得乃止歷數十年其學大成著易簡歸一數十卷辨疑補漏博約明察通微融敏咸謂古人復生其治以脈不以證無富貴貧賤不責其報信而治無不效其不治必先知之惟一用巫乃去不顧自是吾里之巫稍不得專其功矣余行數千里莫能及問一遇焉又止攻一門擅一長而已無兼善之者來盱江得湯伯高該明靜深不伐不矜深有類于徐余方憂巫之禍醫之道不明坐視民命之夭閼而莫救而愛高之學有類于徐且試之輒效故并書巫

醫之行利害及徐之本末以贈之嗟夫使世之醫皆若虛伯高信之者皆吾里之人巫其能久勝矣乎伯高名堯自號常靜處士若虛名棫聞廬山有郭氏號南寄者亦有名

夷白先生集序

靖州史君郭履以外舅夷白先生鄭氏所著須堂集若干卷請序於豫章揭侯斯序曰莆田鄭氏自夾漈先生林皐父先生大奇之先生以博學聞天下其後百餘年有夷白先生夷白先生蚤孤窮學於林皐父先生林皐父先生大奇之年十五六卽棄去日縱飲博豪游市肆間林先生患而素尙高潔登山臨水雅歌投壺賓饌無虛日酒酣

之一日適過林先生門先生出遇之召閉齋閣中數月日夜切責詬辱之遂大感悔悉謝絕遊從研極經史下至百家外說無所不涉放筆爲文厓崩岸豁幽詭變眩赫然如臨百萬之兵謀勇捷出宋末以鄉賦與計偕不第大臣薦有史才得召試史館去之淮漢間與諸健帥豪士游氣益橫厲多感激慷慨之言人國朝辟聘交至杜門不起著古易觀玩等書探聖人之微立後世之的子孫賓客相對竟日閒一語輒汗下其學行大抵類夾漈先生或謂其詩文之奇古過之悲夫世復有奇偉博達之士若夷白先生者乎使

純德先生梅西集序

純德先生郭君諱墀字德基長樂人也世以明經顯號書厨郭家父正子宋名進士好春秋著春秋傳論由是治春秋者多師郭氏春秋先生少孤母林教育之長通六經尤長於易著易述治易者復師郭氏易而素尙高潔登山臨水雅歌投壺賓饌無虛日酒酣

爲文下筆不少休每一篇出爭相傳寫皆效其體閩中多名士莫敢與比先生亦未嘗少自矜衒人有一善稱之不極不置故人樂出其下初補太學生來亡居鄉教授至元中以遺逸起家三爲郡文學所至相賀以爲得師先生之文益高道益尊而亦以是終焉閩之賢者黃監簿仲元論先生曰動靜可識近乎時眞介不絕俗近乎知獎士成名近乎仁其有道者鄭國史鉞曰先生之文流出肺腑詩有開元和風致長短句妙處逼秦晏今翰林學士承旨程公廉問閩海時尤相雅愛亦曰其談經明白統貫不刻鑿以爲

異其詩若文和平沈潔不琢鏤以爲工其爲人疎通慷慨謹簡易直不矯亢以爲高其爲子爲父孝以慈其與人交彌久而孚益遠而不可忘蓋先生之質全于天先生之文粹于學不求敬而人敬之不求愛而人愛之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傳而人傳之嗚呼此所以爲先生也耶皇慶二年夏先生之子履由太子太傅府長史出知靖州其行也集先生之詩若文若干卷曰梅西集屬余序噫余能序先生之文耶然余樂其人慕其道好其文庶幾可以託不泯遂序之純德其門生故友之所諗云是歲六月朔豫章揭傒斯序

送程叔永南歸序

翰林程公以儒術起家出入三朝德盛望隆爲國名臣爲江南第一今天子卽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數惟公屹然嶽立不倚不阿錄是名日登天子亦以爲大臣體特超遷三官追贈其考妣官其一子同知南豐州事賜七品服於是寵榮至矣人咸以爲宜而公惕然踖然如不勝人益以爲難南豐君行且有日又屬禁時不得奉尊酒寫萬里之懷迺爲之辭曰君爲郢公之孫翰林公之子日連衽結鞅而來者非名卿大臣則高人俊士凡修齊經濟之道進退揖讓之節忠孝廉恪之本宜皆飫聞而熟見之矣君籍盱南豐盱屬邑今雖別爲州猶鄉邦也凡地之險易民之情僞務之緩急得失亦素講而深喻之矣君又才高而識遠氣和而節下機未發而彀釋聲未振而響應以之剸繁劇解盤錯事上而接下莫不宜愜吾惡能言之君見巷列之樹乎其初也既宜其地而封植之矣又灌以液之援以周之剔其蠹蝕而時視之靡不曰吾將夏息其陰冬取其材以成室屋矣而往往不相待焉幸而後之人愛而有之否則撤其藩垣肆其狂馳牛馬觸劘樵牧扳援先披其枝後撥其根見者傷嗟聞者憤惋不亦悲夫人之積德累行食勤衣苦遠者數十世近者百數十年所以厚其子孫厥惟艱哉故周公有鴟鴞之貽魯人貽閟宮之頌誠知基構之難承繼之甚不易也今若君之家者亦已寡矣而君又將有民社之寄焉夫世降不古者亦已久矣吏民之險巧豪橫之伺候利誘之蕩汨臧獲之貪黷驕慢小有不誠則祖宗爲辱不亦甚可畏哉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能如翰林之於郢公則善矣雖然吾何以爲君言哉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此孫叔敖所以治楚也以是三者而

行之以誠亦庶乎其善也敢書以引

送族子時益赴南康主簿序

古者內自御史府諸監寺外及郡縣皆置主簿內掌印勾撿稽失外關錄諸事省署文書令惟縣置之然得與令丞列坐聯署相可否關決事其職乃與令等令曰可主簿曰不可不可行也主簿曰可令曰不可不可行也主簿曰可令曰不可而任重內不足以給其妻子外不足以應其誅求孰能不爲之動哉設有一人焉則自以爲度越恒人且萬萬矣遂乃傲大府慢同列奴視胥史而草芥其民及夫怨怒並興禍釁交作又自咎曰廉不可爲如此人亦曰廉不可爲如此於是改行易節售私騁欲波

蕩而火熾廉恥之道無遺矣不敗不止夫如是政何由善民何由生哉故知貴廉而能保其名者恒求一二於千萬也吾獨於河東李君克俊之貳長興也躍然爲之喜君之先人是爲集賢侍讀學士歷中外餘四十年天下號爲能臣此爲政之道必講之有素君又饜飫于詩書沈酣乎禮義其平易足以近民長興又爲浙右上腴食公田之入足以自給也他日稱廉循者實於君有望焉夫廉者固君子之事也不可以多上人

送劉眞叟赴廣東憲幕詩序

淮西有賢士曰劉君眞叟初從諸生間有能詩聲至大初部使按行至郡其掾方端甫剛直廉正人也雅知人聞君名卽言於部使者命有司貢焉將用爲掾會有令君以南士罷僉事鄭公善明獨深惜其才不得用君方閉門讀書大肆于學將就試有司延祐七年春鄭公持節南海道遇故掾張信卿語劉君甚悉卽召與俱君歎曰士爲知己用用不用命也吾不可以負鄭公乃杖策踰梅關下韶水不遠二千里往從之余適遇于章江之上諸士友爲詩以艷其行復請余序所由來然余觀劉君以粹德實學長才修名政

恐區區一掾不足以辱劉君而鄭公能知人如此能下士如此劉君固不得辭是行也夫公卿下士可以觀其政矣君子見賢人出可以占其時矣故余不以劉君受知鄭公爲喜而以鄭公能知人下士爲喜不以劉君得一掾爲喜而以賢人君子出應其時爲喜劉君勉乎哉余望子於青雲之上復繫以詩曰新栽桂樹發龍舒南度梅關謁使車霜氣春隨五色筆虹光夜入滿船書天涵聖澤鯨波澹雨洗蠻荒瘴霧虛

傳曰五帝異樂三王不相襲禮聖人非惡同而好異也勢不能也是故聖人執經以達道君子因時勢以立業經有定位權無常勢變化消息與時皆極知此則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當世之務矣集賢大學士樞密院使大梁王公歷觀先儒論前史之得失必責以五帝三王之事乃本司馬氏通鑑作歷代史論一本陳均宋編年備要作宋史論凡十數萬言不爲甚高之論而求中行之實不務辭藻之富而求理義之當執經達權得易隨時之義彰善黜惡有春秋責備之法所以求當於古人垂訓於將來也而於宋論尤

加詳焉其稱太祖之得天下也無異前代而能建遏唐之祚接繼堯之統者立國以仁設教以儒此有道之長也所深惜者太祖無婁敬之臣太宗有魯桓之行神宗首用王安石以啟宋室中衰之深根哲宗起章惇徽宗任蔡京以致播遷之極辱高宗爲中興之主而李綱張浚廢錮宗澤憂死岳飛見殺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彙征旅進更爲腹心拒絕和之議棄恢復之幾甘宴安于窮陬忘祖宗之大恥孝宗旣非剛明之主徒聲北伐之辭尊宗之疾委柄倪胄理宗之立歸德彌遠羣邪輻輳善類日消不顧唇齒之謀

宋史論序

竊取復讐之美馴至度宗權歸似道欺君敗國卒至
覆亡三黨之禍成于三變四凶之毒繼于五鬼反覆
小人之情狀痛悼君子之栞喪讀之千載之下猶當
拊膺扼腕流涕而永嘆也至論其家法規制人才文
物則薄唐而陋漢南北並國則帝宋而虜金以王欽
若收溼穀蠲旱租放逋責呂惠卿却西夏丁謂經制
施黥雖小人猶有所取趙普修私怨韓琦刺義勇司
馬光改助役范純仁復青苗劉贄等議調停文彦博
呂大防主回河寇準薦丁謂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
秦檜雖君子而猶有所憾若此之類不可殫陳皆矯

然出于羣思衆見之中凝然立于大公至正之表所
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嗚呼讀詩書而不知經權
之道時勢之宜孔子曰雖多亦奚以爲夫國以賢興
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何自古人主之悟者恒鮮
也以公文學行藝才識器度直內而方外憂國如憂
家身事五朝位歷二府雄名碩望將五十年猶以餘
忠遺智託之空言使天下後世之爲人君爲人臣者
知所寶鑑而爲宋成書者亦有所折衷焉雖然今天
下之望於公者其止是哉敢書以爲宋史論序

揭文安公文集卷三終

序

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

學校非三代之教久矣然猶幸學校未廢儒者知有所依歸況窮荒遐徼使無學校安知有聖人之教哉故學校者教化之原而人心之所係也我元建國餘六十載矣崇儒之意非不至興學之本非不加俊造之士非不舉而用之而猶未能浸淫乎三代之教者何宜之道未盡廉恥之化未興詬病之風未除

也職教之徒臃腫臕腇孳孳焉規錙銖計升斗是急使並緣之吏間窺隙伺日相與爲欺安敢望有三代之教哉幸而學無廩稍入幸而遇賢有司又幸而近大府或知所自愛此外所甚大幸者教官能自賢能自賢或不遇有司又不能以自立若今盧陵劉君以德所得化州者廩稍之有無有司之賢否不可知既不近於大府而遠在數千里外然俗無美惡地無遠邇教之化之在我而已況君有學有行家足以自給稍得一賢守令自拔于上他日五嶺之外窮海之濱有善教者必自君始愛之慎之吾將洗耳于北闕之

送張都事序

天子既建奎章閣置大學士二人侍書學士二人承制學士二人供奉學士二人參書二人非嘗任省臺翰林及名進士不得居是官明年增置大學士二人典籤二人典籤秩從六品初命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人泰不華兼善丞相椽張景先希哲爲之希哲尋去爲禮部主事又以丞相椽張中立惟正繼之居一年兼善拜南臺監察御史惟正亦遷江南行省都事天下之選莫重于省臺或由省臺入爲閣官或由閣官

出居省臺則閣官之選與省臺等而又必天子親擢之惟正一歲中兩被擢皆得天子所重地其日夜求所以稱塞固宜余與惟正同僚同寅與修皇朝經世大典惟正無一言不及於仁義無一事不致其精詳余嘗謂惟正居職任事無不及者江西號稱劇難治然自古稱劇在郡縣不在行省行省苟得其人雖使郡縣皆務爲簡靜猶反掌耳江西難治莫甚吉安然以前江西廉訪使馮君輔今揚州總管納懷治之政未嘗不行訟未嘗不簡吏民未嘗不心悅誠服非惟不能欺至不忍欺是故爲政係其人不係其地而君輔納懷

之在郡也上之人惡其異己也沮之抑之不遺餘力
卒不能安其身以去江西之政日益弊民日益困加
之以飢饉重之以疾癘有司恬然莫之恤者果誰爲
之耶故天下郡縣不患無賢守令患上之人不能正
其好惡以示其嚮方公其衡鑑以別其淑慝扶其善
類以激昂其志氣耳故行省者郡縣之標準也苟標
不正準不平欲其影之直鈞石之和得乎今惟正之
佐江西也以平章全公之簡重廉正惟正之精實謹
敏相與持大體畧細故先人而後已使君子得以行
其道小人無以騁其姦民之有瘼也必矣惟正敬之

勉之其毋忘天子親擢之意他日有論奎章人物曰
惟正惟正則僕也與有榮擢焉

送萊林庫提點畢申達棄官歸養詩序

世言忠孝不兩立忠孝亦有二乎見於事君謂之忠
見于事親謂之孝人見其孝也而不知有忠之道存
焉曰孝而已矣人見其忠也而不知有孝之道存焉
曰忠而已矣一行非孝非忠也一念非忠非孝也天
地之大也日月之明也人物之衆也其可感而通者
莫疾乎忠與孝也雖庸人孺子一行其孝而風俗爲
之變世之行政施化有弗能焉雖屠卒賤隸一行其
以送之而奎章閣承制學士李公命余爲之序

送也速答兒赤序

自科舉廢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爲農則爲工

爲商自科舉復而天下武臣氓隷之子弟皆爲士爲儒非昔之人無聞知而今之人獨賢也顧在上之人所以導之者何如耳國家臣妾萬邦南北爲一餘六十年而教化不興風俗日壞奸宄屢作者任法律而務財用也仁宗皇帝赫然奮起賓興天下賢能而用之雖刀筆筐篋之末并欲傅之於士天下孰不釋耒耜而談詩書投干戈而從筆硯行之二十餘年孔孟之道卒不能大洽于天下者仁宗皇帝在位日淺得人未衆作養之士未成新莫稚蘖不足以勝夫深根固蒂牛羊日夜又從而收之信道篤者類指爲迂濶稍出芒角爲國家分憂者盡格之下位急功利者遂從而彌縫附會覬旦夕之餘景而不知已爲他人所衒鬻矣自是法律愈重儒者愈輕羣然鼓篋謂士不足用科舉無補于國計不罷不止嗚呼果孰爲國計哉至元初從軍襄樊有抄兒赤者合祿魯人也以功爲千夫長抄兒赤傳秃魯罕秃魯罕傳秃林台三世皆成建昌而三世皆賢秃林之子也速答兒赤從郡人李崇哲學進士業有聲今年夏從其婦翁堉城左君至京師拜余程文憲公故宅貌粹而氣和才清而志銳他日必爲名進士然君子之學非所以爲富貴

在我養不養用不用非所計也而用不用實關天地之否泰國家之盛衰吾道之通塞此君子之所憂不敢計焉者子歸第務學焉勿以科舉廢學與爲去就當天下任者倘有仁人之心不忍坐視淪胥於苛暴慘刻必有爲國家計者也幸勉旃毋自畫

沈溪先生文集序

豐城文物之盛自漢徐孺子以高士之節讀書龍澤山中爲太守所禮唐王中丞以風后力收之望留滯江湖爲詩人所嘆至宋彬彬不可勝載矣而黃氏居沈溪之上相望數世以文章學術顯名天下蓋自柳

州公始公諱得禮字執中由元祐三年進士三遷而爲柳州推官年三十九以卒享年少其歷官未久故其行事不能大暴於天下觀其遺文則可得而論矣公之詩沉蔚雅健有矯齊梁晚唐之意公之文辯博閎大有憂天下之心蓋當國家盛時其氣渾其攻平故其發於文也和而莊直而不遷至若論唐太宗遺憾於魏徵有恥不及其臣之失牛李之禍罪在德裕不能以公滅私陽城愛弟不娶甘棄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爲索隱行怪其志於世爲何如也紹興初公之玄孫愿編其遺藁得詩九十二長短句五史論

十雜著九十遺詩二長短句一及附錄四首離爲四卷至淸祐中其子脩纘紀始刻之已而燬于兵今公七世孫璧將復刻焉而屬余爲之序惟黃氏由金華徙豐城蓋數百餘年訖宋之世登進士第者十有三人而公之子吏部郎中次山公之孫禮部尚書曙若爲最顯其行事則載之國史其文章則吏部三餘集尚書竹坡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

無底書囊序

無底書囊二卷故族父竹泉先生所著之書也先生諱垚翁字汝和世爲豫章豐城人父諱涇伯父諱士林皆受學淸江張文憲公之門文憲公器之稍不及門卽以書詢先生十歲而孤惟母教育之而母性方嚴聲色不少假先生亦强學力行事母極孝自爲子弟以至沒齒人未嘗見其過疎髯廣顙眉目聳秀攄然若不勝衣居碧山之下萬竹之間竹間有泉甘洌不竭每淸風徐至幅巾藜杖臨于泉上望之若仙蟲從大人先生游如鄉之翰林學士徐公經孫戶部郎官李公義山臨江蕭左史山則監察御史泰來兵部侍郎徐公卿孫廬陵秘書監丞歐陽公守道湖南安撫使李公芾每與言論引據經史慷慨激烈風概凜

然故莫不折節下之晚歲教授鄉里凡經指授皆倘氣節不碌碌隨人後望而知爲揭先生門人平生所讀書皆手自編校其所論著必以扶樹世道爲本此書特其聞見緒餘猶鑿鑿精實如此況其他哉元貞元年冬十有二月寢疾明年正月初四日蚤作沐浴易衣冠謁先祠畢還坐堂上手爲書數通別親故賦五言詩八句示其子載且戒之日毋以釋老汙我端坐而沒後三十有六年其嗣子將刻是書以傳而命僕斯爲之序臨風開卷灑灑若睹其風儀歷歷若聞其平生之言而終古不可作矣嗚呼悲夫謹序其概

如上至順三年七月日序

臨江路張同知自然頌序

自然道之極也因而品節之聖人之教也老莊明自然而不可入於聖人故儒者所弗道河南張侯之貳臨江也其言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非有于我也賞所當賞刑所當刑賞非有于我也皆自然之道也行之三年政果有聞遂名其所居之室曰自然其民之賢而文者陳宗元倡其友前鄉貢進士易方獻等若干人爲之頌而請余序夫張侯因自然之道而爲之政不騁奇以取名宗元等因自然之政而爲之頌不溢美以爲說惟不騁奇故民得遂其性而樂其業不溢美故文得盡其辭而信于遠皆可嘉也且以張侯之賢而得宗元以爲之氓必能導之以親親長長之義使侯之政易行以宗元之賢而得張侯以爲之上必能使其奔走力役之征使元之教益申是又皆可賀也惟其知自然是以合自然是爲張侯自然頌序

送燮元溥序

盧州舒城長燮元溥泰定四年進士也元溥蒙古人名燮理普化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元溥治舒城廉敏明恕見許於士君子賑飢興學有恩惠於民時郡縣吏初到官參所部必舉元溥以爲勸余嘗載其既于龍眠書院記中今遷撫之樂安其民慕廉吏思惠政與舒民同又多文而好學易以禮義化然撫五縣皆無公田之入可以自養非痛自節縮去其冗食之人鮮能自固者況元溥名進士人望之也尤深責之也尤嚴決不敢以他吏自恕自易其常今天下所共聞知者海南沿公田之入十倍常賦民不堪命遂起爲盜擁衆數萬破州略縣賊殺將吏屠戮士民

兵連禍結數年不解爲朝廷之憂彼有田而賦之不以其道害猶如此況當天下兵劒疫癘之後誅求割剝之餘民力耗竭之極又無田而殘民以逞將無海南之事乎此吾與元溥所深憂而極慮者而天下行之若素漠然不以爲意吾不知其何心也嗟夫元溥士不爲仕則已仕則必盡其道毋貽父祖之羞爲天下後世之僇笑也

送彭仲寶赴水北巡檢序

臨川彭仲寶以溫厚之德深潛之學雅正之文佐修

皇朝經世大典于奎章閣以恩借授衢州龍游水北

寨巡檢將行謂余曰余儒者也釋俎豆而弓刀非素所從事也非所從事而從事焉去親遠且困不可久也以去親遠困不可久從事于非所從事如曠官何曰天下治以禮讓爲郛郭而莫能破以詩書爲甲胄而莫能入以仁義爲干櫓而莫能犯故守之以謹勅之士而有餘天下亂高城深池不爲固長刀大劍不爲利强弓勁矢不爲威故守之以熊虎之將而不足今天下之民涵恩而沐化好善而惡惡安耕而忘戰爭者五六十年雖有强王叛將偪强於數千里之外不過馳一介之使手數寸之革卽縛致闕下視區區

狗偷鼠竊曾蚍蜉蟻螻之不若是故夷城塞塹束兵卷甲偃然有萬億年固安之勢君以數十里之地善惡不掩乎耳强弱不逃乎目是非不惑乎心輕裘緩帶足以坐鎭之何曠官之足懼哉吾惟憂其所不憂慮其所不慮備其所不備仁言而義動雖守數十城可也何有於數十里哉仲寶以爲然遂書以贈之

揭文安公文集卷四終

記

富州重修學記

元　揭傒斯　曼碩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

豫章叢書

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栽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爲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仿古頖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僕斯爲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升豐城縣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也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才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能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爲汙隆以選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

者在畎畝則行乎畎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不爲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爲盛名而人畏敬之蓋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元徽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爲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

貳於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喆寔郡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圮穿漏曾莫顧者罷輓者以民勞爲解貧墨者以廩薄爲辭講誦不興薦祼無所侯至會闕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爲請於是侯率僚佐倡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卽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厓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illegible]儒及賢守於講堂之左右翼門序軒陛以次咸

畢又辟廟南廢地爲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極以館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予廬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爲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有衆昔靖之鄙爲羣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供不敢怠遑及郭侯爲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爲虜而王共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浚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被福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爲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湘灌瀟水合流其下蓋爲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前清湘民法黑進拜元九字疑有脫悞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

尙而已民知所尙則知所黜方哉廬州舒城長燮理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爲貴儒之所以爲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伯時龍眠山莊故基於東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沒於寺者據山川之會想昔賢之遊處乃會其祿入募工度材作書院以事先聖先師以爲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爲屋三十楹以其面龍眠之山端麗奇俊能出雲雨膏澤天下榜之曰

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鳳瑞劃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既告成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既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饑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禮義之教哉而舒城勸分則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强暴子弟一有弗若則父兄長老切責詬怒惟恐見絕於長吏休休焉方日以興學爲事舒之民絕無一人攜離轉徙者長吏豈獨賢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舒水始入於隨後并於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爲然

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爲强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民蔽遮江淮幾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爲學其可得乎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君繼出而學校之教鬱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得究其禮此非上之過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既俾爾以賢長吏一以詩書禮義覺衡民民亦知所尚乎若曰升其堂瞰其器設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非作書院意也舒之人尚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刪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忠

黃文節二公嘗過其山莊故合祀於堂之北是役也建始於天歷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罍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篚之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也範之以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耳惟涿州孔子廟器皆上陶殘缺苦窳將事者恥焉觀者議焉有司莫以異泰定四年秋廬陵曹君明則來領教事始白於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

及有事於先聖先師齊肅秩秩粟昔之恥者誠敬之心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歎玩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令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揭傒斯文而志之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從古也禮有損益器有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鼒牟尊卣之屬皆範銅爲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爲數彼皆欲爲長久計也皆欲爲法於後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謂木

之觚爲觚金之觚爲非觚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古爲是而今爲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尙也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而器者敬之輿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恥焉而議焉則敬何由生禮何由行歟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俟斯曰祭器者所以交於神明者也非飮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其謹藏而時出之仍刻其目於左方

揭文安公文集卷五　七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祠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祠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子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於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爲三皇廟學壤橈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墍而黝堊之自殿堂徂門凡爲屋五十有二邕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

醫家既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忘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失禮焉其咎大矣凡若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闔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以左君之命請記乃爲之書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鎭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迺則水疾涸故爲防以
節之水溢則繩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
置吏以司其飛輓啟閉之節而聽其訟獄焉雨潦將
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
徒以導淤閼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
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慼佐僉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
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
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毋狃私毋阻勢恒威惟宜
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
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

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
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於理
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宂儉陋吏側立無所爰告於衆
曰余承命來此唯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室制千里
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羣吏何所聽令鄉遂
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豫數千里共億
之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
縣不置廟則以爲闕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達
魯花赤瞻思丁始建東嶽廟於城東門外之秀嶺知
州郭恢台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
地利材良工胥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

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雲下瞰湍瀨旁引羣山俯視井屋朝陽夕陰如神往來稚耋男女曦行而上倚伏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爲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刊木爲亭曰一覽以休遊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悅又明年秋州人前肇慶路濂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記於石夫東嶽魯望而廟於兗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依惡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禍淫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黷道不可誣廢遠弗屆者神無感弗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唯

君子能之若夫修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之心具宜揭傒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爲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慧嶺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吾劉氏族居已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厚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植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十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供宗族賓客鄉黨之奉可不具

而足矣吾又有弟兄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爲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爲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又爲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爲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則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求去所不可必

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孳孳死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跂及衆人攘攘忽而爲虎忽而爲鼠忽而爲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稍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邱又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跡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爲記客名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爲主其文以義理爲本其詩近陶柳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云天歷三年六月九日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蔽於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有蒼峭深窈若與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曰智通者嘗居之入谷數十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歷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堊藻井崇阿飛甍湧壁殿爲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於成神享其祀人樂其功明年介予女兄之夫陳君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之聲飛繞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於此汝廟祀我當福汝民乃伐杉爲三神像冠服形貌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響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爲淨感淨應淨祐三眞人余謂神有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木之美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木德之鍾木主仁故爲善不爲惡爲祥不爲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茲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茲山與天地無窮茲神亦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爲無窮也然非茲歟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志其事焉嗚呼爾民其益務爲善毋使見棄於神哉

天歷三年夏四月朔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乃祖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先朝陽夕陰宜木果而樹桃李梨栗南爲正陽之方宜芳華而列種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植梅數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爲林矣若菊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於亭之左右

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所居以入於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植也東池之外又爲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北爲堂六楹以爲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爲堂六楹以館賓客又北爲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之事又所以爲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叔賢之其不及於門田園山林務必擇予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叢脞之政不萌於懷子孫之教必隆禮厚幣聘良師

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關說日坐亭上與園丁野老論農圃之要除其瘵穢修其徑術疏其流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閱陰陽之變化以察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容至則觴咏嘯歌或風乎松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煙水交錯乎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祿不與易也是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融雖崇臺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絃急管之奉惡足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請余記之爲敘其說俾歸刻於亭之上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爲楊氏忠義開先也別祠廣東經略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孚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略仁聲義實風概天下在廣東三載祿入七萬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

部闔通敏惠奉法循理爲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四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膺從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

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

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之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由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舟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於此以厭

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大二年鎮民唐文壽既倡義以敞其樓延祐改元王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罷牲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祠必概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趙令則碑神爲秦溫氏之媼漁於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豢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媼日候江次龍輒薦嘉魚於媼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之召媼媼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媼死鄉人葬之迫潮汐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唐天祐歷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爲祟靈濟福妃五龍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孝通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乎龍有功於天地莫大乎龍故其德配乾爲鱗蟲之長出入變化不可測度媼非產龍徒以豢有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死則爲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窀之大節又莫過於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夫之子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

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推崖裂石皆龍之能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忠悖孝賊仁害義自絕於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先生伯温者攝象州守部艤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覆舟先生朝服拜於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爲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媿以慈致龍之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

揭文安公文集卷五　十

書刻之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易州定興縣城隍廟記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無封其垣屋器服一擬於王者雖有彊毅聰察之吏不敢廢水旱疾疫必禱焉易之定興廟于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虧蓊墻蘚砌黯然雲興蕭焉風行過者悽心入者易慮而禱亦輒應屋之撓壞缺漏以時葺之無所改作而垣獨完於是邑人張伯祥等同翰林從事杜德遠謁記勒石夫山川之蓄都邑之會民物之富精合氣融動必有神神者陰陽之至德禍福之樞機也

揭文安公文集卷五終

記

廬江縣學明倫堂記

廬江縣古廬江郡治焉今肆無爲州東有巢白黃陂之浸西有桐舒之藪前臨大江北界合肥山高而水深邑大而土饒風俗淳古民習禮讓故易治之速化延祐三年邑令史伯杲新孔子廟後九年邑令張導禮更爲神像及禮器至順二年春二月碭山成君克敬繼爲茲邑祇謁先聖先師退卽明倫堂教官以下

以序列坐歷問風俗臧否吏民所疾苦古今賢士孰忠孰孝各以所聞知敬對起瞻棟宇摧撓腐敗蹙然曰是固出治之本乃爾而緩乎卽日出私錢爲民倡合所得緡錢七千五百有奇三月丙戌卽工秋七月戊子落成凡爲屋六楹丹墨藻繢高壯宏麗始與廟稱於是人皆知君所以爲治之意不待教令日趨於善明年夏屬舒城宰燮理溥化請予記夫明倫之說具在六經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若堯之敦叙九族舜之敬敷五教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化民成俗孔孟之所以垂世立教皆是道也是故君不君則天道乖臣不臣則地道暌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絶其故亦大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以其道治其民夫焉有古今之間哉君子受於天承於師備於身施於家行之於鄉居一邑則以之治一邑居一州則以之治一州任天下之責則以之盡天下之責不以上不知而慢其政不以下不從而怠其教彼方以去禮絶義爲悅我則曰天叙天秩不敢誣也夙夜孜孜求夫在我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子之學也求以明之而已君子之行也求以推之而已此非獨爲成君有民社之告所以

爲升其堂立其庭爲師弟子者之告吾聞邑有文翁者有周瑜者有毛義者雖不足以上方三代盛時之士然其所以事親事君之道有能政而充之亦庶幾焉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盧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琛薛興宗成君字儁卿蓋賢大夫云

靖州廣德書院記

靖州居楚極壤洞庭瀦其左巴蜀據其右狆獠與隣猱鳥與游而兵革之所狃習也然其民好鬬而勇于爲義雖寡學而易感猶有屈賈之遺風焉自魏文靖公竇靖州士始知學近來有栗朝儀者靖之會同之

賢者憂其土地僻陋去上國遐遠士不興于學喘喘然恐王化之不流迺築書院于居之里因其鄉名曰廣德厚歲俾以聘良師高廩稍以養生徒凡鄉之子弟俊茂者宴不給者咸得來學其中絃歌之音甫作而隣徼警報當大兵督餉道學遂瓦解事定凡園田進取之務悉置益廣棟宇豐聚蓄招徠生徒由是復振且欲示子孫毋替厥服介其友謁文於余夫民之降衷秉彝雖有居天地之外未能或之違也故三苗負固舜舞干羽而來格越裳肅慎去周萬里慕周德重譯而來朝至于文翁之在蜀韓柳之潮與柳皆能

一旦變文身椎結之俗千載稱文獻之邦蓋可驗矣然彼皆大賢之所爲德盛而化博道高而名流其入於人也易今粟氏以窮邦韋素之士奮然鼓舞俄以韓柳文魏之責自任亦可謂難也已嗚呼士之居是鄉游是鄉以及粟氏子子孫孫而有違其志背其道壅文教而不宣而惟暴棄之歸復何顏以自顧其身耶可無念哉其爲屋椽礎之數若干工匠之計若干自相攸迄成之歲月廩給之寡夥咸俾列于碑陰焉

廣州增城縣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在國初

得非有愚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明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棄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爲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聖增城既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崔公則祀之況有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至順三年十月具官揭傒斯記

陟亭記

泰定四年夏六月余自清江鎮買舟泝流而上未至廬陵二十里有巨石如夏屋嵌立江右漁舟賈舶膠葛其下前挹二洲人烟雞犬出沒誕漫又拏舟前行數百步有小溪出谷中仰見層巒聳擁雲木森悅遂舍舟循溪而入越五里劃然開朗左右環合風氣蓄密有巨塚隆然在山半由塚之左又入小谷有屋數間題曰陟亭乃坐亭上召守塚者而問曰地爲何曰爲書堂原葬爲誰曰爲阮氏何字曰民望曰吾知其爲人矣是嘗以年十三風雪徒步求書福建憲使出

其父於獄者是嘗佐其父連山簿尉攝兵馬鈐轄撫洞獠有方者是嘗拔俘虜之子於軍中以還其友贖俘虜之母于邑大夫以還淮僧責名家之女於歌笑以還其夫且給其家使改過易行者是嘗爲郡曹又爲縣都曹寬海艘之役罷坑冶之害者是嘗受知勝國李武愍公恒及其子平章公世安楚國程文憲公鉅夫南臺薛中丞居敬孫御史世賢者是嘗爲翰林潘侍讀昂霄爲監察御史時舉爲江西憲掾不果用廣東帥答剌海朝京時湖廣燕右丞公楠爲司農時欲舉爲掾不就者遂升高而望青原夫容天王諸峰如劍如戟如屏如帷如卓筆者陳乎其前東山墨潭蛇山之屬如蠆如倚如據如伏如黝如紺者繚乎其後飄然如匹素渺然如白蛇自天南下千里不息而橫截乎黨灘者贛江也朝暉夕景長雲廣霧明滅變化不可殫紀宜乎孝子慈孫於此興屺岵之悲而無窮也於是愴然而下復坐亭上拊髀而歌曰山川信美兮心孔悲往者不可作兮來不可期左右皆欷歔不自禁乃就舟至郡以其狀告知往來者曰然是其仲子清江教諭浩嘗廬墓其中且將葬其父於山之左旅他日爲投老之地者也居數日浩來見戚乎其

容懇乎其言與語陟亭事泫然流涕曰先子之藏也再閱月乃請記夫父子者人之大倫也生死者人之大故也子雖甚愛其親不能使其親之長存父雖甚愛其子不能使其子之皆孝及夫登高丘臨墟墓覩其親之所藏未有不悄然傷懷徬徨躑躅者人之至情也況浩兄弟之孝臨其親之所藏者乎然孝於親莫大於敬其身敬其身莫大於厲其行雖歌管盈耳獻酬交錯常如陟屺陟岵之時庶毋負茲亭之所以名也烏乎當至元風虎雲龍之世使民望少自損何所不至而寧爲鄉善人以終撫其山川天固將啟其後之人矣民望諱霖號石峰居士好學而尚義晩尤嗜佛老之書娶吳氏有四子曰均浩鐸煥女四嫁士族孫男七人是歲某月記

善餘堂記

饒有善人居安仁華蓋峰之西玉眞堂之東華山之陽張果峰之北曰胡君茂卿治獄多陰德其祖父皆好善鄉之長老大夫士相謂曰易大傳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請以善餘名胡氏之堂又購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書以遺之至順元年其子式入史館與余深相好又明年請記於余余曰夫善人孔子猶歎其不得見孟子猶聞之喜而不寐況治獄平尤人所難者乎茂卿之生父蓋年四十有五矣甚愛之未成童好學孝謹父愈愛之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卿亦起爲縣曹然在諸曹中獨異其治獄情可貸者無不貸之死可生者無不生之民亦莫不自輸其情而刑以不濫縣長貳及同列多嫉怨怨惡之而不敢言久乃服其爲人元貞末縣有盜捕久不得尉輒以疑似捕齊民七人曰掠掠鍛鍊之獄具移縣縣長貳皆喜且得盜立賜三木置獄中上遣使決且至卿入獄語七人曰人皆言汝等非盜何不自

言衆涕泣死不敢異卿曰汝第言當助汝否則旦夕死七人遂極言冤狀令怒不聽卿前爭曰七人一邑之人皆知爲非盜以爲盜者獨尉與令耳奈何欲殺七無罪以逭失盜之責失盜之責亦至死耶令黙然竟釋之七人歸皆祠卿于家頃之以郡曹攝縣諸曹長有爲縣豪主錢穀致富饒者豪常欲坐以事殺而并之未得間聞與妻前夫女姦乃大喜曰卽坐與親女姦罪至死遂白縣治其事縣得重賂皆許諾卿亦佯諾之及捕治事有實然非親女故匿不發豪日求閱其獄盡如指意無異獄既具上府卿密疏女族姓

及祖父名牘中府閱獄見所引女族姓祖父名召謂
卿曰卿眞長者當爲卿成此名竟以異姓女杖而出
之卿爲德類此者至不可數此其尤彰明較著人所
常道之者後生五男子皆秀頴出羣曰吾父積善惟
吾一人吾今有五子天與我厚矣卽自免歸田里養
親教子縣長吏就問政事得失隨事誠告不及子他
父年八十一終卿今亦七十餘矣教五子皆爲儒閭
門雍睦人取以爲法可謂善人也已矣夫善者天地
之心天之於物無所不愛善亦無所不愛故曰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昔于公治獄有陰德高其門閭令容
駟馬車曰後必有興者其度淺矣然其報不爽如取
諸券胡茂卿爲吏治獄平身未出曹掾之間得五子
卽自貶損罷歸若欲以其餘遺子孫者固自有逕庭
哉余嘗過善人之鄉問其名則皆喜而對問其人則
莫不且言且頌望其居則竹樹蔥鬱禽鳥之聲喈喈
及其門則鷄犬不驚童僕閒暇皆怡然有自得之意
升其堂則尊者不嚴而威卑者不令而從凡如是其
後未有不昌者有過番君之區行雲錦溪之上望玉
眞華蓋諸峰求善人胡氏之家其居人有如是者必
其處也至順三年八月日記

進德堂記

彭氏之堂曰進德立訓也上念乃祖之令德下憫時
俗之日替將納其子孫於善也初彭氏世居武夷宋
之時其祖蔚與李丞相綱同學李丞相貴顯卽謝不
見李丞相鎭江西書數往乃肯來裹徊東湖上因留
不去然終不應其辟遂隱居郡之新吳山中其七世
孫敬則以文學宦遊四方觀四方之俗彊相并衆相
陵智相傾卑尊易序疏戚易位廢禮義違政教日甚
懍然懼曰吾子孫亦將有一於是乎乃歸作是堂以
示訓故去華就樸以教儉高廉重階以教嚴歲時奉
烝嘗以教孝序尊卑以教敬存孤弱以教慈合宗族
以教和譚禮樂敦詩書以教學又懼近之弗察遠之
弗明也屬余疏其義以廣其訓刻石屋漏朝夕俾觀
省焉余乃言曰儉者德之節嚴者德之制孝者德之
本敬者德之基慈者德之愛和者德之順學者德之
聚儉則財用足嚴則上下辨孝則仁義生敬則禮讓
興慈則恩惠長和則九族親學則萬世明德雖美非
儉無以定其制故爲訓之始德雖備非學無以約其
禮故爲訓之終由之則昌舍之則亡不可須臾出乎
訓之外故表名以著遠服之若華衮佩之若瓊琚嗜

之若膏粱處窮約而弗濫履貴盛而弗泰蹈危難而弗憫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以充乎德之實以進乎君子之域而爲彭氏賢子孫夫如是豈惟新吳之俗將化之推而施之四海之準國家之求忠臣良士必集彭氏之門矣敬之哉毋忝乃祖余聞彭氏之先出籛氏固盛德之胄也夫德盛者必有後以李丞相之賢而不能屈乃祖之高是必在後之人余于斯堂卜之矣夫作堂以立訓述訓以發德本乎忠也故不著其歲月始末及楹礎筵几之類蔚字子華自號石溪先生敬則字靜中云

揭文安公文集卷六　十一

常州通眞觀脩造記

保和通妙崇正眞人徐公懋昭住常州路宜興州通眞觀之十有八年重建三清殿又十有三年爲皇慶元年建玉皇閣閣崇十二尋有半其材皆出於江東故山其始也材大而匠弗勝其成也不二紀而棟已撓延祐七年龍虎山道士張君德隆嗣主觀事迺量歲之入節浮縮濫爲東西方丈以翼之使危有持而頹有扶以永徐公之績爲三門以蔽之使內益尊而外益固以嚴神明之居財用既足經制既定會立教大宗師時進吳公入奉內祠請以郡之天申宮都監陳景懋提舉觀事以董之凡錢穀之計一聽其出入焉大宗師從之於是陳君惟大宗師之教是承大宗師惟張君之託是重趨事赴功夜以繼日涉時歷月遹潰于成內則閎遂其安地効其靈重軒洞戶嚴邃深靚冬無烈風之憂夏無焫日之苦談經論道坐以忘疲外則高甍崇阿巍巍堂堂入者心動過者額手廉陛不加而峻面勢不改而雄而徐之功立矣大宗師樂其有成也進陳君提點以昭其勤張君亦再被璽書賜號沖眞明遠立靜法師以重其山夫閣雖高有翼焉則不扶而自正宮雖閎有蔽焉則不守而自

揭文安公文集卷六　十二

固吾于是得治國之要焉觀得徐公而地以興徐公得張君而業以隆張君得陳君而志以成而又得大宗師旌善報勞而繼者知所勸吾於是又得任人之道焉是役也一舉而衆美具斯亦足矣閣之前有井極甘冽相傳呂洞賓嘗浴丹于此井之上有二古柏高十丈大數十圍一夕飛去觀始于陳大建中額曰弘道三錫爲今名天歷二年六月二日戊子記

袁州宜春縣蓬溪山聖壽寺記

袁之宜春有蓬溪山者以蓬溪禪師得名或曰蓬本作濛傳燈錄失之山有寺曰聖壽郎蓬禪師所建也

名與萍鄉之楊岐南源相伯仲初馬祖以佛法振江西逢溪禪師與楊岐甄叔南源道明同事之於八十四人之中故歸皆建壇場以闡其師之道唐武宗廢天下佛寺獨逢溪寺以聖壽名獲存入國朝郡之南泉山慈化寺僧主之至順元年冬寺災長老妙愈卽日發公庫錢鳩工度程斬大木伐堅石大改作之再歲而畢視舊有加焉愈閩疏敏給亦南泉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圓應大禪師慈昱之徒也普蓮建造爲天下最故愈亦稱能事云請著其事于碑辭曰有蔚逢溪馬祖之徒實開此山數百載餘楊岐南源鼎足以

居堂堂愈師是繼是圖鬱攸降火忽焉爲墟愈顧而嘆激烈奮揚奮焦華燼正位定方經工程力攻堅擇良罔敢或易罔敢不臧迺基迺構迺指迺投孰前孰後孰左孰右嚴堂門廡庫廐高者雲覆深者谷授櫛比鱗次壯麗完厚煥若天作儼若神造世尊穆穆列衛肅肅逢溪有覺是顧是復愈帥其徒載祈載祝天子萬壽庶民五福山增其高水益其深逢溪有覺是顧是臨愈帥其徒載祝載歆天子萬壽庶民一心

廬陵縣丞馮君脩造記

吉安於江西爲劇郡廬陵於古安爲劇縣古號難治急則怨緩則怠怨則身危怠則政弛日惴夕惕僅免於戾然亦未嘗無名守令也延祐六年冬十月之望監察御史部行至郡視故醫學前直嚮市傍切獄垣以爲非宜喻郡丞遷之十有二年郡曹上言故廬陵縣治夷衍爽塏可遷初廢其地以爲紋錦院機絡之局而縣寄棲郡治之西五萬倉至是乃命增築紋錦院以處機絡而以其地爲醫學徙縣治舊學而復故倉三役並興悉以縣丞馮君克敏董之君慨然受命而不辭曰吾弗爲必有病吾民者至矣會是歲君當膏輪郎風輸者出力佐之得楮幣數千緡遣吏市木諸縣皆與木返幣木石既集乃擇廉敏吏任其事明年春正月新紋錦院堂廉坊局及諸傍舍餘八十楹二月已未局乃遷是月建醫學爲開天之殿以祠三皇六楹爲兩廡以列從祀皆十有三楹門十楹外爲靈星之門以備制度殿之後爲講學堂六楹及庖庫之次十有八楹西爲教官之署凡爲屋十有二楹秋八月戊申學乃遷是月建廬陵縣爲聽事之堂四楹兩榮左右有次皆四楹爲兩廡以居六曹皆十楹門八楹其東爲都曹之署凡爲屋廿楹冬十有二月庚午縣乃遷凡三役工徒之費出于寓公大家及寮佐

之所助者萬二千緡有奇不足皆君自更之自經始以迄於成或完舊而益新或更新而改作一木一石必量其材而用之一錢一粟必度其宜而給之寬不至弛猛不至殘調其燠寒時其飢渴吏無奸欺民不告勞故其成功敏而無怨言夫爲政不難毋輕民力而已傳曰不傷財不害民又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節用故不傷以時故不害惟君力行之故其爲政平易明信民歌頌焉大德中金華胡君長孺分教盱江攝錄事視其屋懍將壓曰是將病吾民矣不踰月而新之或曰此非攝職也君笑而不言嗟乎惟君

子爲能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況馮君身居其任者乎雖然有二君之心之才則可不然均爲怨府矣豈必盧陵哉豐學教授嚴君壽逸剛正人也美其事請書于石以示後之爲政者且以見郡之能使人也君字彥達濮人歷宜春高安彭澤三縣皆有名

昭勇廟卷雪樓記

吳折衝將軍西陵太守寧既與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之徒並立大功世廟食與國之東六十里富池之口龍光山之下後千餘年宋有天下錄前代忠臣義士復賜將軍爵一命而公再命而王七命而數物備號

所以勸忠也以三子與復之心而屬余記不可以不書神姓甘氏字與霸巴郡臨江人累號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云

法印寺記

豐水之東鳳池之西有寺曰泉林宋治平三年改賜法印木有豫章楓櫧松栢之茂水有錢唐美泉之注脩竹萬箇崇墉百堵自江禪師至濟十有二傳而中微自覺昇至心日十傳而復振初昇偕其徒德之廣慈撫廢墟圖前規起嘉泰訖開禧力復舊貫德再傳曰繼澄始買飯衆之田十畝有奇澄之徒慧明復得

田二十畝以爲長明燈供宋律寺觀毋買民田而明以高行絶學善爲方主斡林學士徐公經孫禮部尚書雷公宜中故得請長明燈至于今不廢明之徒永慶慶之徒祖榮復廣四百畝而寺之計益滋又三傳是爲心日心日既嗣百廢修舉效獻力者爭盡其用高壯邃嚴弗儉弗踰瀏瀏清泉落落長松樂是幽居有詵其徒有秩其儀趾德濟美羣經在几鐘鼓在簴以祝天子永遵其道傳燈繼祖以作教軌

冲玄觀記

皇慶二年春二月始作冲玄觀夏六月觀成實在富州之南第三十七福地豐山之陽五里所雕峰之下堂之東南虛中以爲齋堂其東以館賓客若三門若

因黃氏之故祠也西南維黃氏世盛宋慶元初朋蕃論起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瀛進讜議十二篇歷詆外戚韓侂胄臺國亂政天下誦其名嘉定初以壽終其子通直郎知衡州常寧縣直方葬于峰之南雙井原因建祠曰雙井巷命始豐之仙林觀道士靈寶大師賜紫歐陽某奉祠事且約世守之未幾常寧之夫人徐氏卒葬峰之東白竹原亦建祠曰白竹巷皇慶二年常寧四世孫征東儒學副提舉可自雙井巷延禮聶發靜主之師至即撤舊祠闢地爲觀不數月而工畢飛殿壯麗高廣雄深門廡端直庖廩完

固飛雲之樓矗其西黃氏及后土氏之祠翼其東文梁藻井之制雲房齋廬之次煌扈于其內鐘鼓之聲笙磬之音鏗鞳于其外於是晝霧出檻夕溜殷砌古柏拒冬長松無夏神君仙人倏忽往來山川不改其舊而十倍故祠矣請名曰冲玄之觀又嘗與其師歐陽惟新買田五頃有奇至是盡歸于觀以養學徒奉釐事君子曰惟不貪故能忘其利惟不私故能成其功因推道德之端極內外之辨而爲之辭以授其徒黃晞平孫誠則等刻之其辭曰猗歟邈哉五千之文上探無始下酌黃軒達性立命執經御權剛柔存亡進退後先糠粃天下道德之源玄門既闢道教滋盛水旱疾疫禱祠禮崇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奔走雷風鬼神受令上好下效此求彼應乃道之文匪道之性志士長往獨善其身鍊形制魄守精馭神蟬蛻宇內飛翔天津匪道之隆乃道之屯孰行罔至孰用罔治蕭曹以臣漢文以帝慈儉爲寶敦樸是貴雖慙三五終邁七制迨于我元總攬萬國國既殊俗治亦異術既尊素王亦兼老釋或齋以禮或道以德化成天下立治之極豫章南境豐城故邑崇崇始豐神明所集跂彼雕岑雲蒸霧濕有屋渠渠有阯岌岌偉哉聶君有此駿功黃氏以祠老氏以宮居有所養學有所宗敬哉學人罔或不恭執德之恒守道之中祈天永命萬世攸同

彭州學記

蜀彭州孔子廟學燬子兵九十餘載有司備位因弊承簡春秋有事綿蕝行禮治具弗張民習於野至治中太守劉隆畏上威德思本政教爰謀爰度迺復其知人矣延祐七年春征東之予尙敬尙忠請伐石紀

舊而教養之道猶闕令太守則曰興學而不知教養與無學同於是縮濫節浮舉俸稱貸月計其息窶廢啓荒時值嘉穀歲取其入以具祭養以爲經常合凡民子弟之俊秀者三十人立師以教故入其廟則棟宇雄麗禮樂備舉聖師洋洋不動而應入其學則堂宇脩潔弦誦洋溢民吏觀感不令而化其文學生某泛牒京師請紀金石乃告之曰惟蜀與宋終始聲教論洽民心固結故國朝用兵積數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爲賓主治者狃聞襲見以遺風舊俗爲可鄙前言往行爲可陋至有鴻儒

宿學林潛谷逝其道莫聞況復有知學校哉故學校與道興廢上不知學則失其教下不知學則失其政學校廢政教失治道微矣而彭前守克興後守克承繼善趾美作民父母諸生其有思乎夫蜀學有揚雄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諸葛下迨唐宋羣儒迭興嶽瀆鍾英懿行著在簡册舍舊取醇使合孔子之道父以教子兄以教弟朋友相講里巷相習以翼聖人之治則蜀之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劍閣無所用其險必自彭始諸生勗之毋負諸守之意與聖天子之望元統二年八月日記

揭文安公文集卷六終

碑

大元勅賜修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於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囓大爲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三緡富絀於貲貧絀於力上下交病會

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概之出入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卽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宏計曰若甃之石則役可罷民可蘇弊可除胡憚而莫之爲宏曰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宏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爲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

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余余治神弗余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卽禹導江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闕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辟泺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爲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東南爲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皁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關雞臺臺有水則尺爲

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没其則則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陵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釐爲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入於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爲駱駝又東爲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於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泱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

力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
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
渠合金馬渠東南入於新津江罷藍淀黃水千金白
水新與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爲外應顏
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五斗
之水入於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
亦爲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
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
里餘有司因潰以爲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
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

揭文安公文集卷七

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
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爲石門以時啟
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爲也初郡縣及兵家
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
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
至是復合焉常歲穫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緣
渠所置碓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
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
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木崩石已滿隨取
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於工畢無雨雪

故力省而功倍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
感如此致煩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省臺勸工之
檄不絕於吏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
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己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
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之百端不
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休言古
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
賚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爲絲和
臣侯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所
敘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爲利亦
所以爲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溺之后稷
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爲固蓋以數

播種猶已餒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爲政不本於農不
先於水是爲不知務不知務是爲冥行之臣李冰一
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憂深而知遠
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爲國忘家安於命而
勇於義而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
若請罷鹽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姦利置安撫
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
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宏殫智竭慮終始
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
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

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爲石千有奇石之材取於
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
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價以緡計四萬
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廿萬一千
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
灘修堰之供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其堰事
嗚呼後之蒞此土者尙永鑒於茲勿忘其政墮其事
以爲民病以爲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爲秦秦可忘兮國
有人何後世兮忘吾民巖嶢截亂石兮
堰江濤堰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龍伯怒
兮江妃笑豈江爲之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繡衣煒
皇皇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爲汝詎知兮余所期江
滔滔兮廣且深龍蹙出沒兮蛟龍晝吟下不可以極
兮上若有所臨洲渣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擊
吾召民兮民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蓄此豈余之功
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工既畢堰永固兮民安逸川蜀
饒兮國之實千萬年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之職

重建濟州會源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牐成

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
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
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爲濟州
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牐
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於新河埭於臨清地降九
尺爲牐十六以達於永濟渠南至沽頭地降百十
有六尺爲牐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牐一以節
泗水東北至於兗州爲牐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牐
制於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
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

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奸利之門南疏北導廖所寧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牖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潏炭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功卽工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場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儲衆材徹故牖夷功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概視其地無有罅漏衡五十尺縱一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孫其南之三北之一以蹙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塘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於防三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鑿犬牙相入甃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礲劑硎關以勁鐵厓削砥平渾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臥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工大會羣吏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炊樂作揮鍤決堨鱖棹魚貫水平舟行伐鼓讙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

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言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鐵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廿二億三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覩他牖三之覩舊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溢者辟之壅者濬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阯修其石之巖陁穿漏者築其壞之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堤以閼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薦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通之鬱者瀹之斯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牖之署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員兵部尚書李奥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暘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孳

則男女異葬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饑而活者
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
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寧羣賢滿
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無窮者慮之
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甚忠極智
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之所遇也惟茲牖地最要役
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
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辭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
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驅夕檣
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
徵工發徒既濬既修濟牖攸基先雞而興既星而休
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瘞之矣有渴饑拊循勞徠
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適遺於成智閎或遺
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逵舳艫相銜罔敢後先
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
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
四方之供於萬千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才
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

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
汶泗之會有蔵其牖有莞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
永世是度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天嶽山
之芙蓉峰後傳以爲仙云其山世爲閻氏業子孫世
爲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
浮邱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
中多鬼怪倏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之孫宏毅郎
其地祠浮邱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修
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廬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
人曾編修巽申爲請於元教大宗師命爲天華觀至
順元年陞爲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
華萬壽宮并書其額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
爲辭按廬陵志侯名榮初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
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五
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衡嶽
學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戒昱集載送吉州閻使
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
絶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

行材藝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
采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蹟若此者世多
有之後世至有因之爲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
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游京師數
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爲甘肅儒學
副提舉又翩然歎曰卽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
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土
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歟其辭曰

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回伏
兮有觀曰玉梁言初爲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爲名
晉永嘉中徙觀於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
兮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雲縞乎在下俯城
郭之鱗萬兮覽平原之膴膴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匡
仙之故居枕黑潭之默淡兮大江洶而右趨步靈皐
而造神奧兮顧列仙之攸館浮邱旣厭世而高馳兮
閣仙又嬰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丹鳳以調
笙抗交龍之雲旂兮仍析羽以爲旌襲神君之來降
兮余將肅其並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
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凜乎其莫留
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
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
隱神君旣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壇山叢叢以

四周兮繚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載而
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閣阜曰
玉笥玉笥又爲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
太秀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爲老氏之宮二爲觀二
十有一而皆統於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
會峰之下玉澗之上云卽梅子眞隱處漢初覆箱之
麓有觀曰玉梁言初爲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爲名
晉永嘉中徙觀於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

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爲靈寶
院南唐保大中徙靈寶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爲玉
梁觀劉傳陳紹規王傳丁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
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
觀額曰承天宣和初升爲宮宮之衆幾六千指爲友
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籙醮於此故玉笥之
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災各出建壇場以居寮之存
者僅十有三靈寶之友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眞老君
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澗道冲
雲庵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楊德清始復

其宮何道沖何守元繼之宮日以修咸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爲閤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爲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爲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巽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巽乃種樹積財以待之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

餘皆出諸宮中王實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楩株於郡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巽所手植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爲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峰有太白雲臺羣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一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塢二十四澗皆勝絕之處高摩天關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圃神龍異獸之所寤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覩也古今隱居得道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邱明等十人漢梅子眞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籙於此使天下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實統於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復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爲之後者當何如其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玄冲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予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系以詩云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筍嵯峨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辟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爲

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嶷四海照耀
何烜隆三疏不救莽賊凶曹瞞欺天塞帝聰玉衆白
晝隨豐隆壽春眞人抗靈蹤玉壇佳氣長鬱蔥璇題
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能熊急澗鳴玉相撞春羣
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幽詭郁木同
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嘯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
封金閼先生碧兩瞳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留
飛蹤元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
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簾櫳青童素
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溟濛或聞

玲玲磬與鐘或如金雞叫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遺
聲逸響猶颯颯霓旌羽節何當降霞衣飄飄佩琅璈
下與世人哀瘝恫身爲風牧常先鴻上佐皇羲播時
雍還淳返樸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
會峰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
金芙蓉三峰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縱羣玉金
扇遠更濃兩峰相倚如駐蛩紫微高閣紫霞沖石橋
金柱爭龍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東以驚峽轟奔洪千
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軟崆峒
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顏如

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影從仙翁紫袍白馬來
兩驂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景忘春冬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燕俗廟祀漢昭烈帝關將軍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
甚虔昭烈關將軍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樓桑村卽昭
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鄉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
灌民田又鑿石爲五犀牛以厭水怪燕無洪河大川
歲多暴水故涿之范陽禮智鄉有益者神巫王媼之
子也媼爲巫餘五十年媼死益龔其業如媼之神遂
合所得施與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廟於其里前遼陽

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剌帖木兒相以私錢
若干而殿堂門廡象設器物之屬無不備元統元年
九月十日爲請於上降香幣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
日又言之奎章閣侍書學士沙剌班使奏命臣傒斯
紀其事於石而上皆從之其不絕人爲善之略如此
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烈於民者宜不限
以地使天下皆得尸而祝之以係其尚德慕義之心
然臣聞有天地卽有鬼神鬼神一陰陽也陽其神陰
其鬼陽變而陰化一變一化鬼神之道著矣故傳曰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謂鬼神能禍福人者無之作

譴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機而善惡之應皆人所自爲也雖古之巫覡禱禳祈禜亦因其人心所感而爲之應焉爾所禱非所感而能福人者無之故曰皆人所自爲也若昭烈續漢祚於既亡關羽不事賊操而委質劉氏李冰當秦之暴而拯民於溺至今人廟而祀之者豈非爲善之應乎亦其所自爲也神既以此而受福於千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肯異於其所受耶嗚呼陰陽也鬼神也極天下爲能變化者也福善禍淫而無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爲者乎詩曰求福不回此之謂也臣既奉詔謹拜手稽首而著其說復爲之詩曰

坎坎兮伐鼓揚揚兮合舞神之來兮如雲神之去兮如雨神福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來神不來兮心孔悲神之來兮民之依黃屋兮赤旂左諸葛兮右羽飛神在漢兮漢不衰漢雖衰兮神不遺神福我國兮踰漢盛時長戟兮丹轂堰江流兮灌平陸神在蜀兮秦之福禾黍茂兮妖孽伏神福我民兮如神在蜀涿鹿兮范陽神之合兮煌煌宜君宜臣兮祚靈長五風十雨兮均萬方廟孔碩兮薦苾芳神永世兮茲頫言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闞文興死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旣爲之立廟請加褒顯以慰邦人心以爲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謚而封闞文興爲英毅侯王氏爲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張侯士宏爲吏部侍郎時所力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於麗牲之石闞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間女至元十三年從萬戶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釣眼夜率衆爲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

九闞文興力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爲賊所執逼汙之紿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尸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并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達於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卹其宗親仍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浙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之言不已以有今日之請嗚呼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等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

張侯贊之人之伏巖藪沈下僚砥名礪操欲聞於天下不亦難乎況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爲王氏止王氏信莫及已闕文與亦詎可少哉天下紹符仗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於境已閉閤稱疾者有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闕文與第守簿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人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蒙凶威蹈白刃奮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忠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也至若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皆有苟免之道而不爲也然江浙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侯英毅必不俟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闕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亦豈欲求廟食冀褒寵邀譽於天下哉誠不忍秉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傅全閩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辭曰

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佐佐闕侯
夙佐戎幕匪矛伊戟而簿書攸託婉婉王姬來嬪於
闕夙興夜寐惟警戒是鑒元有南土爰鎮於漳閩山

巖巖以海爲疆謂國既平謂威德既加弗戒弗備而內生蘖芽盜夜斫營侯亦戮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民請弗却廟有新號而封有新爵載念厥初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胡不集惟侯克齊而家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宜式著刻辭爲臣妾之規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沒天下一資其書以爲富貴利達孔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極弊之餘用周程朱張氏之書以爲學皇元科目復興之後能用周程朱張之書以爲教吾郡有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門人朱志孚黃希尹三以狀謁銘其始至也余以憂在告其再至也國方有大故三至而辭益悲志益勤得師弟子終始之道乃敘其概而銘之先生諱日新字中孚五歲入小學十歲通進士業十五有能聲從胡氏純饒氏應中吳氏應期始去舊業由周程朱張氏之說以求達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進賢日與邑賢士襲君煥講求孔孟之旨使知仁義爲重富貴利達爲輕而孔孟之道爲大邑人翕然師尊之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已以戶調督輸失期逮

至邑潛往候之坐當笞從容進曰大父耄老家君適有采薪之憂幸少貸當代輸令大驚試以尚書禹貢盤庚諸篇誦說如注令禮而免之父鈞嘗得暴疾氣已絕咸謂宜遷正寢先生曰必三日乃可時時手注善藥口中翼日忽自蘇又十二年而終婦翁袁大夫漸治宜黃有殺人之舅証其甥而已證之者先生至邑廉得實白而正之咸淳初度宗潛藩恩試京師謁陳尚書宜中坐頃賈似道至起避旁舍中賓退尚書嗟歎久之咸淳癸曰能一詣此人否對曰不能尚書嗟歎久之咸淳癸酉復與計偕而國亡矣吳先生疾日往問焉其沒

也無以爲哀己葬焉教人也諄諄不倦不達不止嗚呼先生遠矣今之誦周程朱張氏之言者皆是也而先生遠矣沒之日實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夫人某氏子男三以莊立信太初莊蚤世孫男五人與實侍郎禹鈞之子同而亡其侃銘曰

道行以天行道以人萬變盈摩忽而緇磷惟君子人丙主外賓彼得於天吾自吾身窮達一揆尊尊親親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秘府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嚴氏兩世相覇

嚴先生碑

國而轉徙喪亂曾無寧歲積十有餘世乃得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月卽自免去曰吾豈以六十之年而不知所止乎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言知幾矣銘曰

經之全惟易然言之難公得焉予若孫尙永傳

樂邱碑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久視之說曰此世所謂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術役鬼神召雷電禱雨暘已疾癘亦曰出老聃氏果何道哉廬陵高敏則君者博達

深識之士也有所善頤浩先生頤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棄家入清眞觀爲道士至國朝天下郡縣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領之其教所號之曰明素葆眞大師教門高士以爲郡道錄卽爲之不辭歷住冲虛觀梅峰道院所至禱雨暘已疾癘崇棟宇辟土地至於起居飲食莫不與人同也然今年八十矣顏如春花步履飄飄然如四五十歲人又善爲歌詩一字不作俗下語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其所讀書皆老聃氏書也觀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嘗言者豈守其眞而涸其跡耶高敏則君又嘗聞其言曰天地果無終乎則景景乎莽蒼之野者何爲而有之天地果有終乎則炳炳而爲日月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河海何爲而莫之易也故聖人能存其所無終而不能存其所有終衆人常欲存其所有終而不能存其所無終彼景景者吾猶且奈何哉今來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行者曰老聃氏也彼烏知老聃氏者天地存與存天地終與終天地而有不終者存焉彼又烏知老聃吾方且爲樂邱以待天地之終也聞有揭子者能言孰爲我使志之高敏則君以告乃爲之志而歌曰猗頤浩兮

不與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頤浩兮不與我期兮而謂余知兮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爍爍不可以約吾非老聃安能志斯邱之樂

大元敕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元統元年十有一月月幾望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剌班召臣侯斯坦學士院傳詔命臣撰故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別敕新南臺治書侍御史臣巙巙書其文翰林學士承旨臣師敬篆其額臣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啟運其將相大臣

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臣者數十人或擁旄仗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國家於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輔政理於內功不絕於信史名不染於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說者惟董氏而已以臣侯斯獲備載述與有榮耀故不敢伏閤辭讓謹按公諱守中字子平世爲眞定槀城人曾大父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諱俊大父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諱文忠公第八子上自天子皆以第稱父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諱士珍公始入太學簡知世祖召問時政條

對詳敏如素習吏事者命之仕則辭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補內供奉歷尚服院懷慶路判官河南行省理問典瑞丞僉典瑞院專集賢侍讀學士浙東廉訪使河南湖北廉訪使累階正奉大夫公入官幾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年以母喪去供奉閒居十有七年以尚服院罷解判官閒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遷公止懷慶之行閒居三年以父憂不果赴理問及辭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爲御史舍浙東以疾棄湖北皆閒居二年遂以至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於家自同大父以下親無不在傍者薨九日葬邑西九門先塋贈某官公之居家與夫人事父母盡其孝遇宗族鄉黨賓客盡其禮馭臧獲盡其恩諸弟姊婚嫁皆取具夫人奩中之資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諸子女無適庶視之如一公之居官潮遷揚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奪兩河地數賄有司勿濬有司亦因以爲利及公爲河南竟濬之河北饑部使者下令盡逐流民之南渡者北歸公盡止而濟之其在湖廣宋以馮文簡公故宅爲貢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毀屋仆碑而有其地公復取以爲貢院江西歲給

蒙山銀冶糧四萬餘石輸銀三萬五千兩置興國龍閻諸山亦多產銀有請包辦蒙山銀者公曰此姦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於鄂赴漢中過汝當國家中興行省大臣留參軍事肅清郡邑以迓新天子多用公計策獨不聽諫止李羅守潼關關果不守騷動三晉及新天子至召賜白金百兩以爲河南廉訪使帥師守武關迄亂定無一人敢窺關者明年天下大饑以父憂不果赴理問及辭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爲御史舍浙東以疾棄湖北皆閒居二年遂以至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於家自同大父以下親

陽書院使學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賕聽民誣父妾
負財逃妾實與爭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誣者罪惟公
平生於朝廷無千進之牘於權門絕私謁之迹又不
幸年止中壽故上不能盡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
如是而止悲哉然臣嘗待罪國史伏讀太祖以來實
錄及觀董氏家傳朝野所紀載詢諸典刑故老董氏
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人妄施一政天下初定
諸將並解兵柄惟董氏不許以僉樞公寄天子腹心
居中者四十年才四遷其官觀公進退可謂無忝乃
祖矣公夫人名臣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鶚之孫

翰林直學士之綱之女勤儉懿愛德爲九族師封隴
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鎧鉉鑰也姬予女各
一人男鏞鎬由武備庫使五遷而僉羣玉內司事廉
直貞亮爲英宗文宗所知及鉉之篤行鑰之好學鏞
之修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爲孝子慈孫龍虎公累贈
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謚忠烈僉樞累贈體仁保
德佐運功臣太師謚正獻中丞爾純誠肅政功臣太
傅謚清獻階並開府儀同三司勳皆上柱國爵皆越
國公銘曰

天敢有國篤生賢哲董氏數世終始一節人謂董氏

獨保天迪匪天私董惟以不殺如漢鄭留佐命與劉
有辠必賢有謀必酬惟滿溢是戒惟清靜是修又如
西平在唐之造功則讓能過則引咎惟善是與惟德
是懋而予而琛半於天下王公令僕方鶩並驅人惟
好德如春在物生生靡窮莫之能遏豈彼驕陽煽灼
歘蒸赫兮凜秋爲寒爲冰矧茲董公翼翼其承惟祖
考是訓惟德義是經進退用舍與時偕行而用不盡
材壽不侔德而公之嗇而後之益隱卒豐終爲天子
之公厚本滋源惟予孫之恭臣拜稽首式揚休風以
示趙人以篤世忠

趙功可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倉公扁鵲傳嘆曰功之及人深矣
然其子孫無傳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爲天和老
人碑累千數百言與麗安常並稱且曰予若孫皆進
於學其門戶將大又嘆曰予孫之大也其必由學乎
天和姓趙氏其始祖三衢人從趙清獻公官贛土至
廬陵家焉三世至榮道盡讓田廬兄弟而自立榮道
生慶善慶善生鸞飛是爲天和博學善爲文有盛德
著書百二十六卷生四子惠愿顗日章日章從老氏
學惠生宋永宋強愿生宋文顗生宋庠宋安宋永宇

儀可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儀可嘗三貢於鄉又入太學充博士弟子員宋强亦登進士第爲韶州仁化簿尉卒功可雖不及貢他人得其文輒與貢使宋不亡儀可必不止太學功可必貢旦第及科舉復則皆老矣儀可尋沒功可喪明然儀可之文播天下功可謹自晦猶爲人所尊尙稱鄉先生泰定三年十有二月乙未功可亦沒明年秋八月其孤靖袁經走門泣且拜曰我大父則歐陽先生銘其墓而文丞相題其蓋我伯父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銘其墓而翰林學士承旨趙公書其碑惟先人之葬願并以累子噫余敢抗諸老哉然獲知功可今二十七年矣其得辭君生七歲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而教之警敏絕人貫穿諸經羅絡百家而爲人温厚純愨和而不同爲文疏達雅粹豐而能約其教人也本之以不欺繼之以不倦故從之遊者皆賢子弟其兄死諸孤子立皆與教育而婚嫁之而見之未嘗不以禮晚歲樓於屋之西偏揭曰吾美蓋感其平生淪落不偶晚得安言太平無去國懷鄉之憂而自幸也自是賦詩飲酒無日不在茲樓矣及其沒也飲酒三日無疾而歿年八十一娶胡氏子男三人初遠靖初客

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歸遠爲新會縣教官卒凡喪紀惟靖而已女一人適張元孫男六宜簡宜晦宜遜宜和宜肅宜立女一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將以閏月二十日葬所居之趙山嗚呼功可已矣余觀靖之爲人簡慤嚴重且其爲文甚類其父諸子又類歐陽先生所謂大者其在茲乎儀可後易名文家復有神道之事云銘曰

趙昔有甑大比則鳴伯也三應叔果弗靈甑既墮矣天開聖朝昔視爲祥今視爲妖温温君子弗究以老藹藹令德無忝祖考嗟爾振振曰予曰孫念爾祖考

允大爾門

奔清甫墓誌銘

安成有士而隱於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九歲而孤卽强學自愛視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積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征徭風火巨室瓦解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脈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賤富貧求者如歸市遂以名醫聞自是聲日起家日裕而無椎剝糜爛之憂天下立醫學置吏多勸君爲之者君不應然學校

每賴君以爲重君平居孝友凡見父之執毋之族必
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貧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撫
其子如子從父仲龍老而無家養之終身兄及從父
沒又以禮葬之從妹之夫劉才英溺死二孤煢然君
爲經紀其家同居子姪有他適必謹視其私雖犬豕
使各得其所見故家子弟羈孤淪落旁皇無所歸或
館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橫逆相
加未嘗難焉惟讀書老不釋卷多所編校及科舉復
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課程文一通授其子
沐浴衣冠語衆曰後三日夜半吾當死及期而沒年

七十二將以沒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順安鄉印
山之原孤元凱命其子中治以書謁銘君之先亦人
七世祖仕能事宋徽宗爲侍御靖康之亂從隆祐太
后南幸至安成家焉仕能生成甫成甫生逊孝宗時
舉直言極諫科逊生成節郎子英子英生普州安居
尉士同士同生志學是爲君之父君三娶皆劉氏子
男三元方元凱元中元方本趙氏子從母歸奔故冒
奔氏與元中世醫學惟元凱業儒文多奇女三長適
鄉貢進士劉辰發之子尚賓次適倪剛大孫男五長

樹立既食於醫能爲善不倦又力以詩書教子孫沒
猶不忘以進士業勵其後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
有合於君子之道宜得銘銘曰
狥民之生汩汩營營爲之禮樂以坊其情爲之藥石
以和其形民猶蚩蚩弗念厥生故善爲政者不失其
經善爲方者不爽其平惟以保其貞嗟嗟奔卿子孫
其興

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晉齊魯關
陜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卽掇高科都顯

我輩皆當出其下明年夏葬於某原其孤某以狀介父之執至京師請銘按楊氏其先閩世家五世祖顯壽徙豫章遂爲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質文質生炳及閎慶已未進士撫州金谿主簿會龍炳無子以會龍次子惟善爲之後娶信州鉛山主簿胡庭桂女生君君字宗敬蚤孤能服勤母教又得名師友以成之故所至有過人者惟人之生也命之修短懸於天學之成否係乎人是以君子之學常恐志未畢而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卽已矣若楊君者不亦深可哀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彥二女尙幼銘曰

楩枏豫章爲棟梁兮璆琳琅玕爲圭璋兮才而短折君子之傷兮

揭文安公文集卷七終

銘

饒隱君墓誌銘

元 揭傒斯 曼碩

臨川饒國華卒之明年其孤得正馳書京師請銘曰先子且屬纊曰吾生無所成名沒必得故人揭君銘余十五年前過臨川遭國華於道要余至舍行二三里至大原之谷其山四高環合如城中有良田美木水聲淙淙與禽鳥之聲相亂坐予屋西別墅悠然之亭諸子玉立觴酌屢行復裴徊濯清釣雪諸軒亭之

間花氣襲衣竹陰滿地使人冷然忘歸爲留一日而去自是嘗一再過之不謂奄然死矣悲夫君蚤孤事母鄭孝謹爲人端重和粹好讀春秋左氏傳能通諸史始末重賓客樂施予浮沉鄉里與時高下及諸子既長皆讀書有守足持其家乃泛大江浮雲夢弭楫漢水之上入鹿門求龐公遺迹登峴首訪羊公墮淚之碑於是扁舟東下觀六朝故都泝彭蠡而還方謀歷齊魯燕趙之郊而不待矣嗚呼遽如是而已乎君長余一歲耳余雖生何益忍不銘君哉君諱應舉其先南豐人曾祖志通祖宗父文祖配吳氏子男三得

正得眞得益女二長適劉次適余孫男一瑞孫女一君卒以至順元年十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原君常欲買書數千卷割田建義塾以教鄉里子弟未遂而沒是尚在後之人銘曰

不角而勝不求而足悠然大原之谷庸非斯人之福

蕭景能墓誌銘

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廬陵蕭祥嘉景能以疾卒將葬矣其妻之兄獨貢進士劉性粹哀告所知揭傒斯曰女弟之夫蕭祥嘉生而甚賢不幸年廿六以歿生而無所成名沒無以表顯於世女弟甚哀之願得爲之

銘庶幾爲不沒也敢請問其善狀則曰嘉祥少有志操常以古人自期篤學好問未嘗有子弟過父蚤喪事其母劉生母張及二兄盡禮與人交和易簡諒言必可復諸經皆通大義諸子史方術百家皆能提其綱領其要雖進士程文未嘗苦學下筆輒出人上尤喜爲歌詩以漢魏晉爲宗下此惟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以爲稍近于古長短句則曰周美成秦少游姜堯章吾師也又多藏三代彝鼎罍洗漢魏金石刻唐宋名人圖書墨蹟之屬客至賦詩彈琴圍碁賭酒連日夜不厭平居焚香默坐不知斯世爲何如時其父

在京師爲翰林曹承旨勛及其弟監察御史都賢所知聞其學薦充博士弟子員念其母不果行湖廣行省舉茂材籍教官中亦不就不知者往往謂其闊迂弗顧也沒之日弔者皆爲之慟以爲使不卽死學不至古人不止必且舉進士吾亦必不肯睢盱噂沓以媒其身以辱其親此女弟之所甚哀而願銘之也幸終賜之銘夫貞人者婦人之所天也不幸不與偕老愛之而不改哀之而不忘古有之矣未有能圖不朽于金石又有賢如粹衷者能成其志敢不述而銘曾祖超祖子貴父均衡以賑粟致位贛州平準庫使漢

陽府漢川縣河漯使俄以近臣薦授奉訓大夫潘陽王傅府斷事官尋以例罷娶劉氏繼亦劉氏卽粹衷之妹也皆無子有女二人次則君沒三月始生以兄之孫繼善爲之後葬以卒之明年某年某月日葬在某鄉某原有文集三卷藏于家銘曰

揭文安公文集卷八　四

援人有田園雖接壤未嘗敢利將不守猶委曲扶持之必不守乃倍價償之人有患難必救之人有忿爭必理解之歲豐必積粟以備水旱歲飢必不貴糶以先鄉里年踰四十卽獨處一室或與二子同寢齋閣以督其學褒衣博帶望之翼然知爲古之有禮者會歲賓興語親故曰先子在宋固嘗試補博士弟子員矣而降年不永弗終厥志余雖老敢忘之乎遂躬率子弟使試有司倘繼先志至治二年秋七月得末疾五日而沒是月十一日也年七十有六十有二月廿日葬邑之盡忠鄉華表峰之麓後六年乃以襲先生

吝之原禍福之樞也故貧而知禮不失其身富而知禮易富而知禮難富者驕

道原所爲狀請銘余自從太史後執論譔之事多矣
富而好禮未有若襲先生所陳者可不爲之銘君之
先徙自臨川曾大父琰大父璇父文富所後父曰夢
發配夏氏先十二年卒子男二元昇元麒女一適熊
元恭孫男四大同大觀許州定孫女五長適夏肅次
許適揭 曾孫男二顯孫虎生銘曰

物之隆封必崇家之豐禮必恭殖有禮天所視貽孫
子視所履噫吾其跋而

楊隱君叔芳墓誌銘

清江楊天芳字叔芳抱疾且十載將沒自誌其墓曰

世無昌黎公誰知我者蓋自傷也沒且葬其子觀奉
乃祖之命來請銘余雖不足追蹤古人不可謂不知
君者忍不銘以慰其父若子之悲乎其世曾大父諱
必通大父諱允成父名承龍皆爲儒其容秀整清峻
進退有度其行事親孝不妄交母聶氏喪致客數郡
其學以禮義爲本博而不雜其文黎司業立武李舍
人珏吳學士澄皆稱道之其配熊氏其子觀其女長

學而已先世之學果何學乎學爲聖人之事而已聖
人之事果何學乎忠君事親敬兄友弟皆聖人之事
也吾富貴利達之不知遑恤他爲於是朝夕是軒身
益修家益齊鄉邑之譽益歸而君子皆謂楊氏之必
興矣年五十三竟奄然以死天道竟如何哉君孝友
和裕好賓客能爲詩不求甚工往往道人意中事其
學守家法娶張氏子四人悳方直方義方正方皆修
飭謹篤孫四神明顯貴方力學君生以宋咸淳八年
壬申九月十有三日卒以元泰定二年乙丑七月廿
有五日葬以天歷二年己巳四月九日墓在邑之茂

材鄉昇平里小溪山之原銘曰

人知其學天知其命命與學違我則有定嗟叔宏甫學乃其性而命之徵敢敢不敬

甘景行墓誌銘

豐城甘君諱果字景行早以郡學諸生受業熊先生朋來之門及長好爲詩至元之末與邑人蔡徽熊坦等十人結社龍澤山中方是時國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藝或以貲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薦可立置館閣然皆不好唯以治田園躬孝養奉喪祭給公上禮賓客卹貧乏暇則讀書教子而已天歷至

順之間天下大旱蝗民相食天子下詔賑粟五百石以上與秩有差三百石旌其門君出粟或賑或貸或爲粥以食日所活以百計而不受賞未幾家人失火尺椽不留人皆弔之笑曰昔有非有今無本無君何弔焉新構既定以至元改元十有二月八日卒年六十七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其友熊君椅以書致其孤之意請銘君之先丹陽人南唐時有曰從矩者爲玉局使奏釋所獲宋間諜鉗欽輸作者及渡江所俘童男皆教以工事世守其業歷工部侍郎尚書將作使中書參知政事拜大司徒獨立不阿權臣阿合馬穎孫令詢始居邑東功曹山之下榮塲之里逮君蓋豐城兵馬鈐轄因家焉其子穎在宋初爲監察御史十五世云曾大父文昭大父應欽父一清宋登仕郎

君兄弟四人君次居三兄曰榘曰榘弟曰粟娶周氏生子熹燮繼黃氏生三子墜屋墳他姬子二折丁生丁爲兄槃後余與君居同邑生後先才五歲常讀君之詩慕君之爲人而未及識今竟不可復識矣而得銘君墓幸已銘曰

世貴以位君以德義世富以利君以施惠龍澤之山高與天連君去不回君詩在焉

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呂公墓誌銘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呂公賜還之六年薨二月而葬未葬旬有五日請銘公諱天祺字吉卿世家遼東之咸平今爲燕人曾大父諱元仕金爲監軍太祖建帝號之八年以其衆北歸從光獻皇后弟入事上承光寵者餘二十載大父諱惠堅及夫人董氏以順聖皇后賜臣爲皇子北安王保傅能恭慎純慤得幸上殁謚恂恪父諱合剌廉且多巧思爲初建金玉局使奏釋所獲宋間諜鉗欽輸作者及渡江所俘童男皆教以工事世守其業歷工部侍郎尚書將作使中書參知政事拜大司徒獨立不阿權臣阿合馬數欲害之不能桑哥誣陷丞相安童則力爲之辨爲

天子心膂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惠生五男子公
次居四兄天麟天祐皆至大司徒至元廿有九年公
從忠惠公入見上卽以公可大任忠惠方選將作僚
屬上詔用公忠惠不可遂以奉訓大夫同知異樣總
管府事奏免所負金帛甚夥成宗時自秘書監爲將
作使八年人未嘗見毫髮私進集賢侍讀學士遷大
都留守兼少府非上共必節雖權貴莫敢子以私至
大之末擢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辭改禮
部尙書又以母憂去數詔起固辭後四年用爲壽福
院使乃起仁宗四年上思其祖父勳勞嘉其誠篤特

拜集賢大學士與聞國政自奉訓大夫至是六遷爲
榮祿大夫每議論朝廷之上慷慨切直不爲詭隨大
臣多不便之遂稱疾家居泰定之際關陝連歲大旱
父子相食死徙者十九文宗卽位詔起公爲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撫其民公曰民急矣卽日
就道晝夜兼行及到官宣布天子德意發楮幣百萬
緡米萬斛命有司賑之公乃齋不食三日以顯禱天
其言曰天欲降大厲於民民乃能力作佐國家以事
天地神祇臣老不能力作佐國家以事天地神祇而
受天子命以撫寧其民民有罪宜悉加臣身毋久亢
旱以盡殺吾民天乃大雨一雨五日是歲大熟民始
稍稍有復業者至順二年冬以疾奏乞還京詔許之
父老聞之相聚而哭于庭曰凡吾民之有今日者皆
公之賜也故吾民得公則生不得則死何公忍遽棄
吾民而歸也復大哭公力疾厚攜諭之强留至明年
出關未至京上數問吕平章至否旣至入見上上迎
勞之曰朕久不見卿思卿甚勤聞卿在關中天格其
誠民被其澤凡使關陝還者皆誦卿之德良用嘉歎
故召卿還因賜之酒且曰卿病愈當大用卿公稽首

謝曰臣素無行能陛下寄以方面常懼弗稱況敢當
大任乎至元三年春三月三日公疾殆將屬纊且戒
令薄葬屬子孫世世以忠孝報國言訖而薨年七十
將以四月三日葬城西岡之原先塋惟吕氏自公之
曾大父帥眾歸國今百廿有五年矣世以忠謹事上
父兄繼參大政繼以大司徒開府至公四世益謙讓
廉退如漢萬石君家旣開居十有餘年及以關中之
飢起公則如拯水火其憂國愛民之志爲何如也臨
終猶以薄葬忠孝爲屬嗚呼賢哉公娶曹氏生大都
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某同知異樣總管府事延壽
而卒繼畢氏無子卒繼康里氏有子曰野仙他姬子

二日大都孛羅孫男四曰靈童今宿衛士曰悟儁思
不華完者帖木兒伯顏帖木兒銘曰

自古爲國罔不以臣維老成人而無老成
何以爲國如彼蒙叟冥行擿埴蒼蒼者天胡不慭遺
瞻彼辰星日旣烜之嗟嗟呂氏世忠世厚孰謂伊人
弗與國壽望而不見聽而不聞國豈無人而公不存
我覩四方飢饉薦臻孰與濟之如公在秦公旣逝矣
不我作矣雖不我作無忘國矣有子有孫有繹其承
岡子之堂公其永寧

奉議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甘公士廉墓誌銘

揭文安公文集卷八　十二

宋建隆二年江南李主遷都南昌其臣有甘從矩者
以丹陽兵從開寶中子禎遂以列侯居豐城李主入
宋乃爲宋人禎生宗宗生十子其一曰据居邑中後
三百餘年有諱朝舉字士廉者沉鷙廉敏以功業自
許會朝廷以法律治天下其故人官嶺南乃往求爲
郡吏得補韶州太守信其廉郡吏服其能部使者聞
之辟以爲掾居久之遷海北方大治威嚴任煩
而有司貪暴激使爲亂今大軍南至至則以古縣猺
首用爲廣西帥府經歷蓋嶺海之間歲薦飢賓柳慶
遠諸猺爲寇亂不止故選任之也旣下車廣儲峙簡
郵傳省征斂以養兵息民居歲餘請討諸猺事聞詔
遣湖廣行省平章劉脫歡總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
省兵四萬人討之君迓境上固言攻討之策必自近
始近者服則遠者自從今近而狂獗莫若古縣猺柳
州皂洞首李氏者有衆數千本吾撞義兵强勁可用
而有司貪暴激使爲亂今大軍南至至則以古縣猺
責之威亂方張遣一信義素孚者招之必至可計日
而滅古縣之猺滅諸遠猺必自解而踵劉復諫自用
君閱其獄出脅從者五百餘人民爲立祠廣西帥思

不聽未幾誘至李首及其親黨六人皆下獄皂衆聞之大怒殺柳州萬戶與諸猺不可制矣劉駐兵數年卒無功至順二年春詔班師君亦以病滿三月謝歸而廣西部使者馮麟卿舉治最湖南部使者管不八舉才任風憲元統元年調官京師授奉議大夫平江路嘉定州知州兼勸農事命未下而卒是歲七月廿四日也得年五十五其甥曾利用護喪南歸子九成等以至元四年二月八日葬廣豐鄉食祿里邵坊之原夏九成以南安路總管府照磨鄭德中所爲狀請銘曾祖諱露祖諱發父諱叔良贈承直郎龍興路總

管府判官母聶氏贈恭人娶于氏封恭人子男三長即九成將仕佐郎韶州路樂昌縣主簿兼尉次九思南寧軍史次九萬女一適楊修惟君與余同里而君仕越余仕燕邈然不相聞蓋廿餘年矣泰定三年余試進士湖廣君實以行省掾馳驛迓余始一見後八年余任藝文監丞君調官京師始再見不謂見不數月而君竟以喪歸可哀也哉銘曰

堂堂其英烈烈其聲有言必徵有施必行懷抱利器舉無求於天地間耶吾知滕州君者如此復問淵爲政何若曰在溧陽時州民蔡有一孫爲某寺僧他惟所剏治弗顧以畏有倫有義鄉黨非戚嶺海非疏爾毀爾譽我廉我愚以公爲忠以守爲孝以勤爲政以肅爲教出無所資入無所歸生一布韋歿一布韋有臣如此弗考以死何以銘之清白遺子

故贈奉訓大夫滕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滕縣男

文君順墓誌銘

太傅掾吳文温介新深州判官深陽州判官吳縣尹知昌國州武昌縣男母追封滕縣君淵今年六十有七矣亦既請老於上不知當復幾何年而先君墓道未有所表夙夜是懼敢請紀文温皆滕人文温又文氏壻問滕州君所爲狀則曰滕州君之爲人也勤儉朴素既辱在田野不得列名仕版效才當時渾渾乎若無異於常人也然里中緩急苟所有無不應其求其家人或以他辭拒輒詬曰第顧我常有何得不與人共之若等將舉無求於天地間耶吾知滕州君者如此復問淵爲政何若曰在溧陽時州民蔡有一孫爲某寺僧他惟所剏治弗顧以畏有倫有義鄉黨非戚嶺海非疏爾毀爾譽我廉我愚以公爲忠以守爲孝以勤爲政

一僧居孫上計去是僧其孫即得爲主寺未有間會

有以博訐于州者賂訐者楮幣千緡令引僧又許賂
君千五百緡淵疑之廉得實又知同列皆受賂明日
故晚出出則獄已具吏抱牘請補署淵不可慰問皆
稱實無僧訐者具服僧得免在昌國獲海寇數十其
渠言奉化州尙十餘人具言某人居某所慰慰可畫
如所指移奉化捕之悉械送無遺淵察之皆畏愼慈
順人也必非盜乃使皂卒易服詐爲所獲盜慰引輩
盜辨之言非盜人人同且各言某盜爲某狀此名是
而人非亦人人同詰其渠果挾仇誣之也悉縱之繼
又舉最于吳吾知淵之爲政者如此然後知滕州君
萬死一生執其羣醜室家相慶世保子孫厥父以莊

之爲德人滕州君之宜有後而淵又能推孝以爲忠
而紀文温且善志人之志余得以爲銘滕州君諱順
字某父諱郁世爲滕州滕縣人君以某年月日卒年
若干以某月日葬縣東北胡山瀙水之間洪村之原
縣君丘氏子男四曰某某某季淵也孫男若干人女三
壻卽文温餘未行銘曰

不曰高乎積壤成山張而爲屏翰翕而爲重關不曰
深乎積流成河蒸而爲雲雨鼓而爲濤波一人重義
百世蒙利一人好善百世錫羨有高者胡有深者瀙
文氏積之百世允鑠

逸士徐君墓誌銘

吾鄉之士以好善爲貴不辱爲榮父賢子孝兄友弟
敬累數世而不厭者有隱溪徐氏溪出所居之東龍
澤山中卽其祖漢孺子讀書之處溪之上有諱輿字
德載者尤徐氏之賢者幼而篤學長而更事外圓而
內方上敬而下順不遺邇不忘遠不矜小智不忽小
善急人之難憫人之窮勇與義俱不待勉強後至元
五年三月廿有六日年五十四竟以疾終嫡族加悲
閭里增歎載念國初盜起鄉境其祖友諒奮義庇民
萬死一生執其羣醜室家相慶世保子孫厥父以莊

承忠襲厚年將八袠好德弗諼宜膺敬養遽哭乃子
天道悠邈實竊惑焉然有四子文箱楫駟檢身力學
將世其美孫支擢秀一男六女依依膝下足慰目前
將以十月已酉葬佛嶺之南盧岡其弟鉦狀其行請
銘余昔嘗聞君有美地卜葬者睨焉卜宅者規焉因
以與之不以爲德嘗市大木築室將伐貪夫狗利造
辭以爭因以讓之不以爲弱心有所嫉人因毀之事
有所仇人因短之目爲佞諛終身薄之最其善行斯
可銘已其配吳氏蓋先十二年卒銘曰

隱之水兮其流沄沄爰掬衆芳于溪之濱匪以娛人

于以怡親親今獨來身去爲墳親匪獨來亦有諸孫
諸孫日長親日以老墳今惟新忽焉宿草我思其人
隱溪之道惟德之行惟善是寶有才弗用身之隱也
有德弗報命之殞也展也若人邦之彦也

逸士陳君墓誌銘

逸士陳君諱殷字嘉靖世居豫章之豐城故邑晉雷
煥掘劍處曰營塘里里故家莫尚陳氏陳氏之賢莫
尚嘉靖其曾大父亨大父世興父應軾皆事高尚而
家範齊諸如素宦君少孤母王教育之年十五而天
下易代辟地母家因受學舅氏博覽强記尤好讀梁

太子統文選故下筆爲文章皆有規矩事定而歸始
與世相酬酢應機合變動無遺策伯氏嘉謀每讓其
能才與學躋德與年長宗族鄉黨咸屬望焉伯氏蚤
世撫孤育幼如見伯氏田園第宅中歲載斥乃法朱
氏家禮改作先祠冬至以少牢祠始祖春秋祀先祖
悲哀涕泗如見所祭凶年飢歲發廩賑貸不待勸分
新知舊好交際以義不事姑息晚重構所居堂署曰
樂善大書其門曰當平世遂安居以示終焉之志元
統復改至元之歲正月朔旦又大書其兩楹曰行仁
自孝悌始起家在勤儉中以垂訓子孫三月廿日疾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嶽柱平章江西
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卽隱所聘孫先
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爲龍興郡
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
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爲具棺

做命其子爲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
孫奉棺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青原姚夫
人唐氏之兆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
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執論譔之事
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無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
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
字養正爲撫州樂安宜族曾祖諱詵伯祖諱夢龍父
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
閣文字以才略與伯兄兵部郎中時齊名文丞相建
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載

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讐校廣平程公鉅夫
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鑑皆器遇之至大初
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京
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天
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詩書春秋大
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爲中表兄然
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二卷書
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韻補
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
堂藁十卷文頤錄二卷薊丘述遊錄一卷其門人潘
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

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銘謹系之曰曾大父諱英父諱誠孫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益京先五年以疾卒女二長適范希驥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三克愛績嗣祖克愛蚤世無子以嗣祖子次普福女二元孫男一長壽公之葬實與子京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鄰世相好情義之相與殆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祿於朝不相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晉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蓋迹雖疎而情則至親也又

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弟得與揭曼碩一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日余猶及坐公牀前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爲永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兮窈深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孚兮子又孫承惠澤兮其無斁

劉先生墓誌銘

揭文安公文集卷八

饑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閉門著書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述莫尚於通鑑綱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朱書者朱子書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七卷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歷中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賢之述作雖殊所以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睇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

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
豐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
孫男十晉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
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內剛外通而內介言
簡而要不迂闊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
神情肅然眞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苟見於用當何
如哉銘曰

百圍之木不爲斧柯蹄涔之水不爲江河元有天下
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
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劉福墓誌銘

廬陵劉福字孟介五歲好學日記千言不知有童子
之樂父母每憐之十歲聞科舉行即大喜忘晝夜廢
寢食蒐獵經史旁入捷出務爲無所不知聞有學出
已上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祁寒
極暑不懈人亦莫不樂告之以道然一資以爲進士
之文如是數年學大進雖宿學有弗逮又限以年不
得試有司或曰今天下州郡以國書設教官可得遂
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曾祖紹明祖惠
可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
沒之明日葬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輒俛首終日食則歎寢則寤語父母曉之百端終不
釋或又曰子欲爲此可隱年以卽事世若此多不可
數乃瞋目訶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怏怏日益甚
父母及其從父皆以爲憂鄉先達劉嶽申彭士奇羅
曾深愛之亦皆以爲戞未幾果得疾疾且革猶手不
釋卷未嘗就牀笫泰定三年十有二月八日嘔血死
將死嘆曰吾生不在科舉後沒不在科舉前命也然
世必有知我者銘我得銘吾不恨矣言絕而沒年二
十四明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從父偕其友以銘
請嗟夫忍不銘哉惟古者士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

大學而教之必時故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又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因其時順其氣
協之以陰陽動靜之道和之以藏修游息之節以成
其學由司徒大樂正以登於天子而爵祿之故人無
天札而器可閎也今也教之不以時學之不由序及
爲之選舉又限之以年使才者銳進恒鬱而不信愚
者嬾嫚得以玩歲愒時此劉孟介至於嘔血而死也
雖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曾祖紹明祖惠
可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
沒之明日葬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名不建兮心不擢身不待兮時不來吾銘汝兮吁可哀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我或昏以迷或歧而左煌煌六籍如日麗天由之斯聖希之則賢而倀何之而思孔悲孰知予歸而有餘師伊余云遘蕭氏克有日就月將誰掖誰誘曰諺有之吾讀吾書亦既從政惟書之劬吾書伊何匪聖弗讀成已成物惟日不足於以名齋於以表志凡百君子尙迪弗替

孝友堂銘

揭文安公文集卷八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爲仁之本爲政之綱學由茲始行由此推善由此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動之靜廓乎有容表裏交映君子述之爲世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責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弟恭敢期父無不慈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於中一有弗誠必致怨尤日復一日化爲寇讐范則有匡雁則有行而況爲人敢不自强孝盡生慈友恭亦爾孝慈友恭百世之祉子復爲父子必紹之弟復爲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惟顓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窒慾

思無邪齋銘

爲學至難莫微於思一出一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曰誠而已思有弗誠毫釐千里其誠伊何恐懼戒愼莫顯乎微莫見乎隱暗室屋漏上帝是臨一動之微敢有弗欽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乃義之至熊氏力行而以銘齋俯仰周旋涵泳聖涯大而化之堯舜執中曷哉思乎罔或弗恭

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

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於以明道今之讀書資以爲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知學若之何其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肇削日星垂炤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繼起著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灑掃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羲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動之斯應爲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從求之非艱具在方册行之非艱中道勿盡欲知詩書於此其處趙氏行之

名齋其寓既修于身復齊其家始施於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財以寬用刑以活擯而充之儀於天朝惟是正人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

凡厥讀書最哉體用

忍恕堂銘

古之學者有紀有倫忍以定性恕以求仁維忍伊何存仁存禮惟恕伊何推人以己忍爲恕用恕爲忍基凡忍之道惟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怨藏怒維忍而恕無我無固以聖而忍耕稼陶漁以賢而忍九世同居荷不思恕亦豈克久舜有大焉爲孝之首有美哀氏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恕是師我田我廬先君之有我兄我弟先君之子維忍維恕維恕維德之實子子孫孫永保勿失

方寸間銘

察日月於孤行之竅寄天地於秋毫之杪萬物皆備吾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其少是曰方寸間者臨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內有圖書琴瑟之縈容坐客十數而有餘閱朝暮萬變而未了吾方以爲大人猶以爲小是未能遊乎方寸之表也

元 揭傒斯 曼碩

雜文

天馬贊

皇帝御極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廿有一日勅臣周朗貌以爲圖廿有三日詔臣揭傒斯爲之贊曰

維乾秉靈維房降精有産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重譯來庭東逾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

暮秣太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願歸聖明皇帝謙讓嘉爾遠誠靡於赤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猶贏色應元武足躡長庚回眸電激頻轡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曾未足并周騁八駿徐偃搆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維帝神聖載籍有徵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爲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寧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爲余言仙茅事甚異其辭曰

昔晉之氓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師事諶母於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諶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亦叢生而地亦曰黃堂即建祠祀諶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尋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旌陽存時以爲常其後嗣其學者擴其祠爲觀復爲宮至今

行之不衰茅在祠前剪而復生如揚州瓊花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醞能養氣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養肉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癘和榮衛延年却老余家距祠百里未嘗至其處然嘗得茅煮而試之言不虛也夫茅著於易書詩禮春秋傳祭則以縮酒封則以藉立社之土以其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未嘗言能神異如此世稱神仙遺迹奇詭荒誕不可深致詰者以千數而諶母特以茅著稱其師弟子精誠之感不可揜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不食穀獨稱許旌陽以忠孝積

功累行致仙道蓋足尙矣夫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
今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爲然況其師弟子之
間乎然嗣其學守其壇場而無諶許師弟子之心則
樵牧殘之牛羊踐之茅雖神能歷千歲而獨存哉因
羅之拳拳有感於忠孝云者述以傳之至順三年秋
七月日

靜虛解

閻中蒲瑛粹玉揭其齋曰靜虛自夜郎走書京師求
余言作靜虛解惟靜爲能統天下之至動惟虛爲能
容天下之至大至動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動無以見
至大至動天也非至靜無以見

靜之用非至大無以見虛之載惟靜與虛衆理出焉
萬物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學成於靜益受於虛非
靜虛無以成君子況聖人乎惟聖人爲能合靜虛之
體致靜虛之用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靜虛無以
成聖人況天地乎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得靜
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萬物而非靜虛無
以爲天地故體莫大乎靜虛用莫大乎天地是以衆
人法君子君子法聖人聖人法天地天地法靜虛靜
虛至矣

楊楚經字說

余與臨江楊君信可友凡十餘年大德七年春遇於
武昌居數月得子湘書以示予子嘉其年弱而志大
且甚好學也遂許以女妻之其年夏與余入衡湘冬
俱還江西爾後與信可亦時往還而猶未識湘也十
年春余訪信可彬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
曰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問字無乃太蚤計乎信可曰
湘惟不得子之言以爲式之爲患何蚤計之爲患乃
問所以名之義信可曰湘之生余適還自湘故以名
余曰夫湘楚水之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
其終乎夫湘楚之經也吾與若皆楚人也可不求古

人之志行古人之道以配湘之經以大於楚乎請字
之曰楚經經者本也本既舉矣末有不從者乎夫日
月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大嶽地之經也五常三綱人
之經也故天之經得則日月軌寒暑時雨暘若萬物
以育地之經得則海不波江安流山出器車河出馬
圖人之經得則家以和邦以昌祥瑞並至而天地理
矣及夫亂也悉反之最哉經乎苟聽是言也有不配
湘之經而大於楚者乎信可聞而喜曰卽君之言雖
佐天乎經邦理天下可也況楚國乎余曰未也苟鼓
浩蕩而不求其源騖紛華而不典於學雖欲經於一

家大於一鄉凡不可得況一國乎又況天下乎嗚哉
楚經其三復是言乎

題昔刺使宋圖後

右國信副使昔刺使宋圖及名臣賦詠一卷以昔刺
公奇偉如此四仗節使宋豈無一言可紀而敘其事
者但責宋不能講和及概稱其奉使不辱而已略不
及其使事始末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
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
似道之專劉整之叛況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
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强之宋豈能以數

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戰亦亡和
亦亡況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賈似道誤國失信無
以正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整之叛無以周知渡江之
謀天也整之謀亦非整之謀也陳亮上孝宗封事料
敵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趙方麾下一小校耳拔諸行
伍之中用以爲將方將死語其子葵曰劉整眞將才
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殺之不殺必爲國害方死
葵不忍殺竟以瀘州叛元遂用其策以滅宋亦天也
嗚呼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古今同軌可不鑒乎若昔
刺公之屢使不辱郝文忠之終始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吾鄉田夫之子也粗讀孝經
論語家貧與人傭耕泰定元年余居憂於家其父遣
從余給薪水之勞然暇即密自觀書居五年余攜至
京師會新天子入正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開
奎章閣詳延儒雅講論道德置授經郎以教勳舊大
臣子弟之在左右者以國子教授廬陵林希顏及余
爲之寅入而酉出令福守舍乃盡日閉門讀書習字
間爲小詩及暮則請可否於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
讀書有會意處或執筆爲文章思方屬必輟而告之

不使幾微見余懈怠意遂以爲常今年秋遷丞藝文
日簡靜無事請問之時益富矣余適墜馬在告日臥
齋閣中福連有所作皆可觀余因取其法度音節尤
近者得七首爲書之仍題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爲世
之世臣大家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學者之勸余在
閣中時福又從林希顏學國書希顏極稱其可教其
所得淺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爾余數年於
文事使令蓋深得其助焉因并識於此

幽憂賦

士有甲與乙約爲昆弟者乙之兄弟友於弟誣甲與

乙婦私以醜之甲念乙爲名賢之後且蚤負氣節常
欲自殺以明無他而母猶存余傷其意爲作此賦其
辭曰
何鞅黮而蒙昧兮余不淑而獨當天幽元而無朕兮
匪殺身其孰明懷國恩而未酬兮念余母之弗康聊
泯忍以苟生兮庶或察於微茫彼哲人之遺緒兮相
凜凜其猶有耿光孰忠貞而罔後兮孰耿介之弗昌
既託余以死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異於禽獸兮其
忍爲此不良彼固衰薄而不足畏兮乃不念厥祖之
明明惟棠棣之華韡兮或違詩人之所歌兄既不友

於弟兮又嫉予以不阿騁淫辭以爲鴟兮稱飛文以
爲羅彼妬之口兮曾奚辭之弗加人獨何心兮弗求
其故而背訛謂藺茝之幽貞兮與蕭艾而同科謂百
鍊之金以爲柔兮指美玉而爲瑕乘機觚巇既不遺
力兮猶恐余顧而有他余髮衰齒就落兮計相存其
幾何託弔芳於鄧之林兮投細鱗於巨海謂杞梓之
爲尤兮妨鱣鯨之所匿余詎知皦皦之爲病兮孑孑
陸兮昆侖可鏟而夷慨夫子之不可以作兮使我心
怵而神悲樸樕擁聳而蔽天兮松柏朴而在泥荃蕙
羃歷而沉穢兮百草厭浥而揚輝鶺鴒悖悖鐵六翮以
投棘兮鴟鴞高翔而天飛犁牛仰空躍踔而長鳴兮
悲而頻脅兮哀讒人之罔極彼天地之廣大兮固含
垢而隱疾豈松柏之受命兮鬱紛糅乎枳棘苟由中
以求直兮曾何情之弗獲惟嫉娼以甘心兮彌顛倒
而狂惑嗟余生之不類兮罹此咎之無由余既恥夫
匹夫之爲諒兮日與魑魅而爲仇幸讒人之無怒兮
祇割德而衰修余既內省以不疚兮夫何懼而何憂
曰止誘以不辨兮服先哲之攸訓匪成言以自道兮
人將誚余以固吝聊抽毫以抒思兮遡南風而解慍
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黃泉之奔迅謂余言之苟無徵
兮願與春冰而消盡

故叔父常軒五府君哀辭

嗚呼山龍嵷而崔嵂兮駱九原以榛榛望不見夫人
兮聽不聞其笑與言風纚纚而不絕兮雲漫漫而彌
天日翩翩而赴海兮水咽咽而流川匪美人之淪謝
兮余孰爲之悁悁惟叔父之堅貞兮謂金石莫與齊
其固胡獨爲此春冰兮溢朝陽之零露黃河可塞而
陸兮昆侖可鏟而夷慨夫子之不可以作兮使我心
怵而神悲樸樕擁聳而蔽天兮松柏朴而在泥荃蕙
羃歷而沉穢兮百草厭浥而揚輝鶺鴒悖悖鐵六翮以
投棘兮鴟鴞高翔而天飛犁牛仰空躍踔而長鳴兮

驊騮騄駬踰踶靡徒而不肯駕世豈獨無此美人兮
悵予世之日替入始與言兮出反以爲戾毀大璞于
九逵兮和氏雖死其猶悲傷洞庭震蕩而噴薄兮咸
池之音反淪降彼燕石之頑礦兮夫乃珍緹什襲而
藏之彼鄭衛之淫哇兮夫乃憂啾嚘啞而揚之嗚呼
悲矣哉予方構厦屋之巍巍兮何中道而奪此規矩
予方鳴塤篪而會音兮何不留此律呂涕縷縷以沾
裳兮心怦怦而煩鶩目宛宛而凝望兮愁綿綿而難
語旒翩翩以摩雲兮夫子何不少留夫子終不可以
留兮徒使我旦莫鬱壹而增憂憂夫子其天飛而地降
兮余將安之安公文集卷九　九

揭文安公文集卷九

兮雖欲從之莫知其由嗚呼噫嘻兮我心悠悠

九招一首爲故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留公作

維眞人之壽命兮敝天地而弗終寓厭濁醜穢兮溘
上征乎太空雲窺窺而鱗萃兮先鸞旖之容容神君
紛而下迎兮儵陰陽而景從上下莫知所極兮四方
曷其所窮仙其歸兮無使予之神北斗偃蹇以酌元
氣兮四時相推其迭序石有時而泐兮金有時而失
固合純一之至眞兮豈形器之能度夫人有此美質
兮曾至死而莫悟仙其歸兮導余夫歸處觀世俗之
淫巧兮日雕朴而琢渣梟獍呀而狂噬兮謂虎狼之
至仁悵投足之無所兮誰獨與予乎密親雖忠信之
孚悲兮又豈人之能信願高舉而遠引兮逝安
兮余淪志而合神豈余身之足畏兮竊獨
哀此雷霆兮草木何由而發生旱魃
嫡而夏見兮吾雨不得糓兮冬炎燠
而鬱蒸虹霓朝而東陟心炳炳而煩
亂兮仙翔翔乎太清仙不歸兮孰
鷹而怒越兮玄霧惑乎四維揚旆於旃於萬里兮風
鳥縱橫而蔽野兮日崩騰而出師鬼啾啾而
晝晦兮狐狸崴浩蕩而忽莫兮民憂愁而

覆以保終兮託赤松而遠遊既載此神裔兮世承烈
而紹休帝屢降夫嘉澤兮沛汪滂而下流忍獨棄此
明君兮不余顧而少留仙其歸兮毋使予憂

祭趙供奉文

維延祐元年歲在甲寅十月某朔十日某甲翰林學
士承旨程鉅夫等謹以清酌柔毛之奠致祭于故翰
林應奉趙君景淵之靈謂天至仁仁不可知謂神至
明明不可依善者短折賢居冗卑孝不獲養忠不獲
施謂爲數耶數理而已賢必尊榮善必壽祉孝必終
養忠必行志此理之常今胡不爾惟君之生茂懿粹

和力乎詩書以承厥家惟君之生春容廓深一翔天
庠再蹶詞林謔笑語言如金如玉期君九霄望君百
祿去年一疾咸不能起余曰斯人必不止此其危一
髮勿藥有喜咸喜相謂必壽且昌云何露電一夕遽
亡孰無父母君養不足孰無妻子君不得育孰無兄
弟君不得友孰無友朋君不得守謝謝公侯君止下
僚萬物芒芒君不復朝知君所憾惟此數者命也如
斯莫如何也所不必憾秦公內姻棺槨衣衾克周于
身凡我同僚其情孔親故鄉雖遙安臥而臻人皆有
死豈必膈下官無崇庳在永終譽靈輀將舉落葉如

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陽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歿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立二喪於山陰哉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於京師則君没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紝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

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還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咨嗟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已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孛术魯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揔爭爲文章盛誇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

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陽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歿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立二喪於山陰哉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於京師則君没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紝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

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嚴生二子皆爲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攝溆浦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

田芑芑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憩於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歎曰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皆謂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芑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産倪萬戶脅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峒飢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恤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嚙牛耳鳴號於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僻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兵卒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邑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殁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氏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爲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二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寬女一

銘曰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

揭文安公文集補遺終

卷一

八頁十一行忝職原作恭惠魏校改　四頁十九行起疑徙

卷二

二頁二行下字各本均無以意補　四頁六行爲字據天順本文粹補爲上疑脫法字

卷三

五頁四行自凡爲進士起至五行至於止凡二十五字文粹本無之十一行告字元誤過天順本同據半畝園文粹改十九行有所下脫不能雖能有所六字八頁八行以爲二字文粹作如字　十二頁十二行不字衍　十五頁一行行字衍　十七頁十三行大上脫得字　十八頁十三行下貽字當是作字甚元作戔魏校改

揭文安公文集校勘記　一　豫章叢書

卷四

三頁十二行擢疑耀

卷五

二頁十二行世文粹本缺十八行元疑邊　四頁十三行益字衍　十二頁八行歲上疑脫每字　十七頁十八行均闕十四行文粹本無子字龍女二字倒

卷六

七頁四行覩原缺以意補　八頁九行且疑衍　十四頁四行喻當作論　十五頁一行更疑任　十七頁七行濟下疑有脫字十五行獻字疑衍十六行兩覆字均當作復

卷七

七頁十三行石下鑿字文粹本闕　十頁八行及疑又　十三頁七行三殿疑二殿　十五頁八行飛蹤與上靈蹤同韻疑誤　十八頁十九行之言疑倒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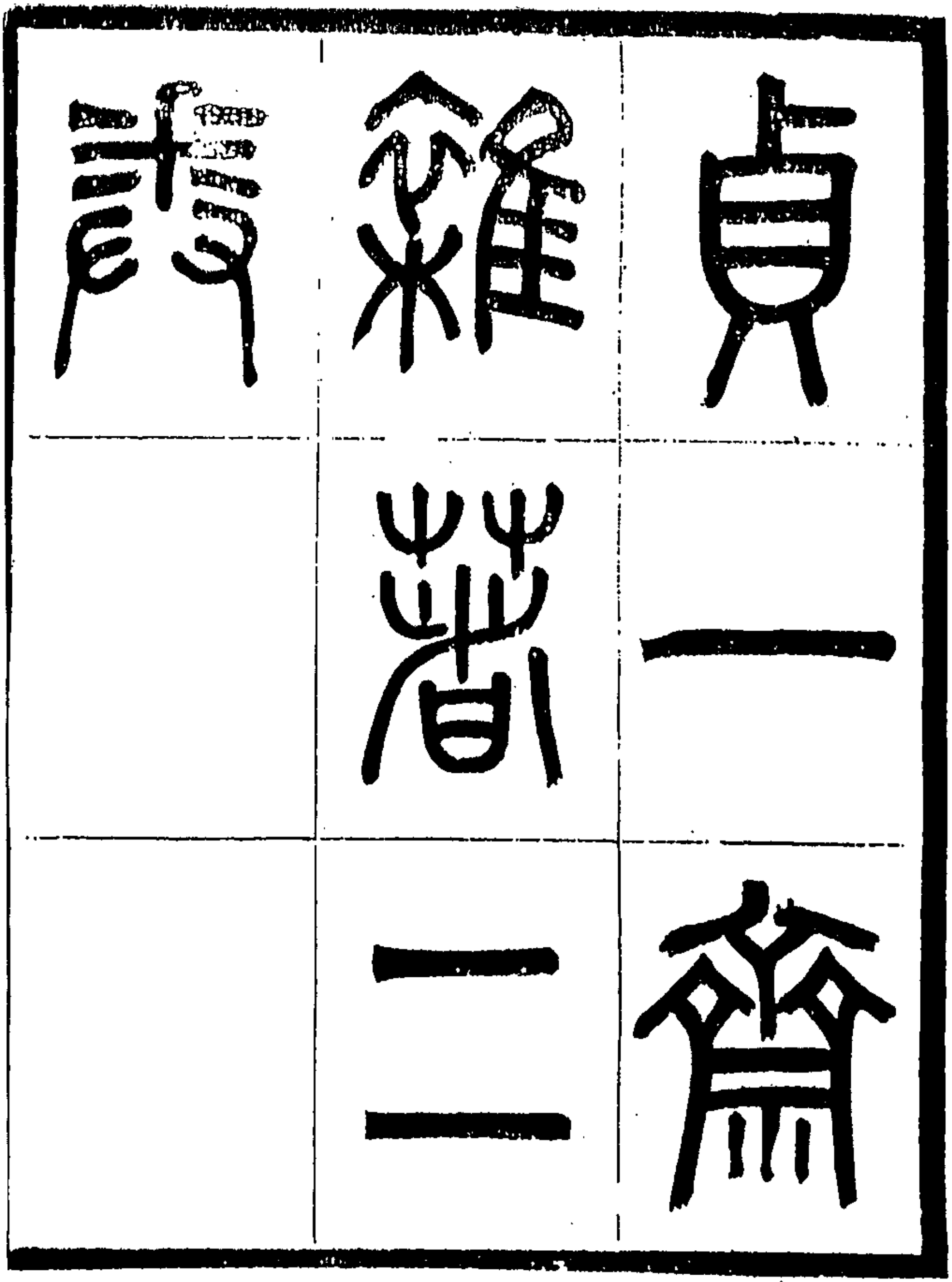
十一頁十八行治疑亂　二十一頁五行兩子字原抄均無據文粹補　二十四頁爲此二字原作爲甚天順本同半畝園本作爲其亦誤今以意改十八行銘之下半畝園本多使其英邁勃勃之氣常得以振頑聾儒爲有志者之所深惜也三句

卷九
六頁十六行林文粹本無　八頁十七行夫子原作夫人据下文改
補遺
二頁十八行卒下當有於字　辛酉四月胡思敬校

揭文安在元與虞道園齊名詩格更在道園之上歷朝撰選政者早有定評其集變理薄化所編合詩文爲十四卷卽　四庫所收今不多見世所行者詩唯毛刻四大家本文唯粵雅堂文粹而已予得隆慶本詩集八卷宋賓王手校舊鈔本文集九卷又續集詩一卷總十八卷合而刻之更取天順本文粹正德本揭富文所編詩互校異同補小注多條並改正數十字各自爲目差成完書文粹於記序之佳者多所芟汰毛刻更多鋟漏今以此本置之類稿學古錄間雖

跋

道園不得專美於前矣辛酉三月新昌胡思敬



夫爲大而無當往而忘反之言者必世所謂山林枯槁果於遯人之士豈非以其志與若仁義之本風化之原論說必歸倜儻而稽之韋逢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馳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齋詩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閒得君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齋槩篇百數而築度若一其武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瞻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知所至與雅頌廣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敝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敝君使無知者亦云然爾茲所以貧吾掩卷之歎而尚悲其志也世之覩人者往往循名遠實縻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几不可而眾說可興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尚多謹先歸此齋竣休告即雲谷相與幷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梈序

貞一齋敘

爲學體製寬寬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快扉胸臆依與天地無窮往而不自得遊乎物之初與造化者俱矣本初貞一齋遂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馳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齋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閒得君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齋槩篇百數而築度若一其武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瞻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知所至與雅頌廣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敝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敝君使無知者亦云然爾茲所以貧吾掩卷之歎而尚悲其志也世之覩人者往往循名遠實縻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几不可而眾說可興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尚多謹先歸此齋竣休告即雲谷相與幷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梈序

貞一齋敘

爲學體製寬寬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快扉胸臆依與天地無窮往而不自得遊乎物之初與造化者俱矣本初貞一齋遂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馳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齋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閒得君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齋槩篇百數而築度若一其武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瞻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知所至與雅頌廣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敝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敝君使無知者亦云然爾茲所以貧吾掩卷之歎而尚悲其志也世之覩人者往往循名遠實縻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几不可而眾說可興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尚多謹先歸此齋竣休告即雲谷相與幷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梈序

貞一齋敘

爲學體製寬寬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快扉胸臆依與天地無窮往而不自得遊乎物之初與造化者俱矣本初貞一齋遂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馳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齋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閒得君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齋槩篇百數而築度若一其武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瞻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知所至與雅頌廣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敝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敝君使無知者亦云然爾茲所以貧吾掩卷之歎而尚悲其志也世之覩人者往往循名遠實縻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几不可而眾說可興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尚多謹先歸此齋竣休告即雲谷相與幷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梈序

貞一齋敘

丙以爲常吾固知其將有進也久之文進於韓復進於選近
今十有餘年其所進方未已也吁勤矣經生曲士自少至老
役役事窠臼語言或者不知蘇爲何文杜爲何詩考有矣況
老氏學者歟況韓與選歟壯得志而自畫者有矣況四十五
十歟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宰抑其家學有所從歟
知所勉矣雖然猶有望也伯陽君曰士士聞道于貢亦謂不
可問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愚故於此猶望其終進於道文
章云乎哉本初名思本朱姓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貞一其

號云至治癸亥十月甲子臨江歐陽應丙書

貞一齋序

梁興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廿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暇
卽曰洗滌以前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堪
敬焉至於職方之學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帙嘗累
譚而問焉山川險要道運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
參伍詢諏會同其實雖縻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
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分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
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學不
屑於世用乃折而託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哉嘗以所著貞
一齋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愼所當言而不鼓

浮夸以爲精神也言當於事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計蹇澀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固足以名家也乎集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
不躁也重而不輕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
高而不蕩也迫而後動不先事以爲必審而後言不隨物以
成妄若是者豈止於爲文而已乎本初蓋得之矣而集以爲
言誠知而不能者也本初尙有廣予者乎觀其書者試以集
言求之泰定二年四月八日承德郎國子司業羅郴虞集伯

林也則以損及升於朝也則以益蓋山林以道相高而朝廷
以才學相雄長本初又不得不資益之道以自混其處焉亦
孔子齊人之猶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所望於本初乎孔子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初之志哉不然乎與本初又
何以爲居同山處同朝身同道而志同好也惟其同故本初
之文欲徵予言而爲之序而不言其所以同者又豈
本初之所望於予哉予故曰道有隆汙言有精麤非人之所
能爲也若是者本初其將有同見歟抑時不歟是書爲貞一
齋文集敘泰定四年歲在丁卯四月八日丙子玄教大宗師
吳全節書

貞一齋序

言行之在人動之形也惟其動而不離乎正則有言焉而爲
文辭有行焉而爲德行動爲之用靜爲之體也然其所以應
萬變而常存者以其貞於一而已耳非夫樂天趨時而純體
乎易道之淵微者則動於言而言爲詭辭動於行而行爲怪
行或不免焉老氏之學蓋原於易然而峭之爲莊周列禦
寇庚桑楚訐然尹文子之流其刻意尚行有不待言而至於
動爲文辭又皆離去塵濁而適乎清虛亹亹然斐斐然進於
易之幾神所謂貞於一云者眞足以括天下之動而無遯其
與觀乎天文人文者固有合哉臨川朱君本初是嘗寄跡老
子法中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居京師多從公卿大夫遊比年
奉將使指代祀名山車轍馬迹半天下矣每情與景會輒形

朱思本元史不著傳而世盛傳其格方地圖蓋地圖之計里
定方自思本始也觀集中自序用心不可謂不勤矣而濒海
東南沙漠西北諸番異域言之者不能詳詳之者不可信遂
姑從闕如以視　皇朝六合一家測影定里無朗荒遠猶井
蛙也是編誠爲祕笈借芙川本錄之兆洛
元人別集之僅見者文筆精覈格似中唐傑搆陳繼昌向芙
兄借閱癸未秋仲下澣

武當山賦有序

僕以大德癸卯至大己酉一再遊武當其山水之勝仙靈之迹聞見雖習而賦詠莫傳往來於懷茲增茲歎歎蓋嫺與捆并無以發其興境與神會斯能爲其辭理則然也延祐四年春夏之交由梅溪趨五龍過南嚴發大項下元聖宮經福地僑日九度溯宿留久之因跨夫三峴相羊乎鄧穀之墟容與乎均房之何尚於阨其奈寶寰江淮之奇觀兮以遊於漢河朝馳余馬兮鹿門夕周覽舊遊遂爲之賦賦曰

思於生民紀盛事於穹碑有吳君之所云若乃循山而東毀極荒遠採黑虎之幽巖遂青羊之芳砌紛藤蘿於木杪强躋攀於分寸頫太白之危途殊王陽之峻阪歇竹枝之到退甚往往而相逢何南巖之奇詭隱靈跡之烜赫舉冏樓之十二列威神之五百巖崖炳其相輝丹青黯以無色下臨不測之淵上有試心之石欹冉冉兮上征撫冏臺之遺迹酹洞府之幽深鬧雷聲之淵默鬼怪潛藏陰陽蓄靈紫霄展旗三公九卿金鎖獅子盤字大明綠以崇墉簇以戢屏碧則祥雲隱空天風流鈴萬籟並作宮商和鳴夜則素月交映天鑑燦燦迸若飛電飄如流星亦時顯而時冥爾其衆蜂之導擧有大頂喜狙猱之儇利羌吾行之蹇拙眩嵌石而驚怦彼荷祿之丈中欵洞天迥絕塵境皇厓極風藥帑所領下包渾淪上徹溟涬幹巖隈而仰覩極霄漢以弭高梯絕壁之峻嶒凜方竦之

巨檀抱珙樹以返顧淙赴壑之驚濤恨羽翰之無從約飛仙以遊邀歷天門之九重乃平平而蕩蕩諒無階而不升砥瑤壇之尋丈俯煙巒之萬疊競奔騰而趨向擢金莖與玉筍盡殊形而異狀謂天蓋高於茲逼焉有仙則名於茲息焉於是徙倚徬徨俯仰周旋感雲軿之來下冷風馭之翩翩授以長生之訣畀以青瑤之編慨塵緣之未息乃稽首而言還遵彼故途載行載止飛泉泠泙蘋草蘼蕪飄颻兮襟裾透迤兮荊墟曾晷之未移已屆乎南山之趾徙觀其希夷故隱丹篆碧封標名福地樓殿玲瓏寶奎文之璀璨表元聖之新宮蓍龍虹澗曲折兮九度雲晻曖兮千重若乃異人之所廬神物之攸處裂石室之髓垂瑤珠之露凮泓泓之明鏡臥沈沈之雄虬

合而中通謂之門亦宜至此山蛭蛫虺皆無所見矣山志云是爲太安皇崖顯定極風二天帝所治復上五里所爲三天門其勢視下天門差平夷而從廣倍之喬松怪石天風泠然長蘿卷紆芬芳襲人過此以往無復甚峻亦繚繞百轉又數里乃至絕頂壇石爲方壇東西三十有六尺南北半之中冶銅爲殿凡槐梁窗戶靡不備方廣七尺五寸高亦如之內奉銅像九中爲玄武左右爲神父母又左右爲二天帝侍衛者四前設銅缸一銅鑪二缸可盛油一斛然鐙長明鑪一置殿內一置壇前四望豁然淺水環均州若衣帶其餘數百里間山川城郭皆髣髴可辨俯視羣山盡鱗比在山足千態萬狀如赴如拒如聽命待役焉者天宇晃朗風景淩厲或云率以五鼓東望日出尤爲奇觀則又知非徒泰山天壇衡嶽之爲蝮蟠而上初如毛髮既飯人血彭亨徑寸長倍之故行者每數步必自視其足見亟拔去否則流毒爲瘡痏非旬月可瘳蓋山蛭多噆巨蛫鱗甲中螫人非水蛭比也又七里所緣青壁攀藤蔓而匍匐登返顧嵌巖幽深草木蔥蒨惟聞水聲淙淙莫能窺其底也咳唾笑語山谷響應怪禽飛翔大如鷄鶩小如雀鶻光采絢爛鳴聲清越非所嘗聞强以其聲之似人言者名之則有不空中空尤爲異焉靈草叢榮多黃精芎藭草烏大黃之屬又七里所至下天門峭壁如削瓣竹聚其顛纔而下約可六丈餘側足石磴閒援竹而上始也懼而顫中也勇而奮既至也則怙而嬉天門砥平可尋丈兩石對立上銅爲殿凡槐梁窗戶靡不備方廣七尺五寸高亦如之內奉銅像九中爲玄武左右爲神父母又左右爲二天帝侍衛者四前設銅缸一銅鑪二缸可盛油一斛然鐙長明鑪一置殿內一置壇前四望豁然淺水環均州若衣帶其餘數百里間山川城郭皆髣髴可辨俯視羣山盡鱗比在山足千態萬狀如赴如拒如聽命待役焉者天宇晃朗風景淩厲或云率以五鼓東望日出尤爲奇觀則又知非徒泰山天壇衡嶽之爲

登武當大頂記

延祐丁巳四月壬寅蚤作自武當山眞慶宮登大頂初穿林菲尋微逕可五里所碎石磽礪壞木從衡逕漸湮蕪乍升乍降萬木交錯葉或大如箕或小如蒙茸或直上數十百尺或樸檄扶疏苔蘚所未見質諸野人亦莫能盡名也復多花蛇土螻間人聲輒趨避惟山蛭尤病人藏敗葉沙土中著屨即

然惜怯露宿未暇驗其說也盤桓久之乃迴巡而返至眞慶午雲微轎大率爲里僅三十而眞慶下至分道口平地又二十有五里云

故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吳公誄

延祐六年夏五月二日丙辰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吳公薨嗚呼哀哉哲人云亾民胥嘯依悠悠蒼天胡不慭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此理之常五福既備令名孔彰先民所稱死而不亡行由誼顯德以誄揚爰託旒旗庸爲憂傷其辭曰

伊昔太伯至德作吳緜緜洪緒實基厥初猗歟番令美化弘敷漢胙錫封長沙是徂廟食於番世遠益崇昭穆繁昌令閨者必壽宜享百齡如何瘝疾遽夢奠楹嗚呼哀哉木落山頹天降時喪悲風興感零露方瀼走獻狂顧飛鳥失翔嗚呼哀哉昔公之存邦人實依如彼河山以濶以輝如彼鸞鳳是則是儀今公往矣云胡不悲嗚呼哀哉嗟嗟諸子痛哉奈何玄德純孝淚如懸河五內崩摧執知其他燕吳萬里長路漫漫欲濟無梁奮飛無翰擗踊哀號靡有夜旦帝閔其喪驛傳斯昇乃命奉常易言定謚慰彼孝心以勖有位僕之於公東西其州生髮未燥景行前修少長學道息影丹丘乃遇玄德靈翁遊拜公於堂職由師故溫溫其言循循其度佩公之訓式燕以衎承歡驅式燕以衎承歡驅式燕以衎承歡驅

予幼讀書知九州山川及觀史司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後登會稽泛洞庭縱游荆襄流覽淮泗歷韓魏齊魯之郊結轍燕趙而京都實在焉緜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於桐柏又南至於祝融至於海往往訊遺黎尋故迹考郡邑之因革覽山河之名實驗諸滏陽安陸石刻禹迹圖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圖乃知前人所作殊爲乖謬思構爲圖以正之閱魏鄴道元注水經酈道元和郡縣志宋元豐九域志皇元一統志參攷古今彙校遠近既得其說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夫士使於四方冠蓋相望則每屬以質諸藩府博采羣言隨地爲圖乃合而爲一自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而功始成其閒河

山繡錯城連徑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至若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番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遵絕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必可信故於斯類姑用闕如嗟夫予自總角志於四方及今二毛討論殆徧茲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後之覽者庶知其非苟云

北海釋

四海其東與南者密邇中國人得以耳目接也西海雖遠在數萬里外而驛使賈胡時或至焉惟北海不聞所在孟子云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是則指古之孤竹秦漢之遼西今之永平而言實東海也今考夫大磧以北金山之東水皆北流赴大澤中大澤緜亘萬里蛇龍居之蒲葦生焉舟車不通故莫有絕澤而北者然則大澤之外海之遠近不可知已金山之西水皆西流經諸蕃絕域咸會於西海云

和寧釋

和寧卽哈剌禾林乃聖武始都之地今嶺北行中書省治所常以勳舊重臣爲之外則諸王星布綦列於以藩屏朔方控制西域實一巨鎭云

八番釋

八番宣慰司都元帥府治順元統八番安撫司番各有府州軍名復有順元宣撫統蠻夷部落長官十數處播州宣撫統黔平府思州宣撫統鎭遠府又各有部落長官葛蠻都雲永順南丹安撫金筑府又各有所統州縣部落長官無慮數十百處皆溪洞險阻地窄而名猥多茲得以略

兩江釋

邕州之西曰左右兩江北接八番西抵雲南南距交趾地方千里列田州來安鎭安思明太平路軍民總管府分統州五十餘縣二十餘絕長補短州不能百里或一二十里皆溪洞險阻非有城池兵甲又非有貢賦之益徭役之奉也地窄而名猥多茲得以略

雷說

雷之興隆爲其甚也轟霹爲號號爲其震於物也奄爲以滅廢爲以碎不疾而速不見而彰其爲神也審矣世之言震於人者則曰是爲惡者惡稔帝怒故使震之予曰不然今夫

牛馬畜獸蠢然無知或震焉是不必爲惡而後震也或曰此釋氏所謂輪迴果報者昔嘗爲人惡未償今其形獸也心固人也故震之予曰是大不然今夫木石偃然無情或震焉又豈爲惡輪迴者耶人之生百行莫先於忠孝世之不忠其君不孝其親溷溷者皆是曾不斯震顧乃及無知之畜獸無情之木石耶是必不然也然則其震於物者果何爲者耶予曰雷者陰陽之氣磅礴激盪天地之怒氣也惟人與獸或感惡氣以生復丁是氣震以滅矣木石則適遭其逢耳作雷說

擇交銘

蛇毒有形觸之斯斃弗觸弗飲雖毒莫致人而不仁甚於茲類輕言託交蘊毒孔熾妒婦是媒狡童

是肆我心但兮審不斯畏戒之戒之書紳以識

故保和通妙宗正眞人徐公行述

公姓徐氏諱懋昭字德明世爲饒之餘干州社林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俱以儒名家積善所鍾至公而顯公生於宋淳祐庚子總角就學通經旨知古今事卽喜讀道書訓以舉子業則曰是假聖人之言爲干祿之與非吾事也弱冠父命之娶輒不樂或數日不食乃從其志爲老氏學今贈通眞觀妙玄應眞人松隱張公時嘗藉信之龍虎山上清宮道愈著聞遂俾公從之游松隱公見公風骨不凡卽命師今開府儀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特進上卿志道弘教神玄仁靖大眞人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數年學成著道士服實朱之戚瀛戊辰也旣而游衡盧名山遇異人授異書能役鬼神致雷雨祭星斗弭災祲所至人迎候之唯恐不及宋故相古心江公碧梧馬公尚書東澗揚公皆以道學名世少所許與公出入其門獨加禮異時人榮之至元丙子開府公從三十六代天師應詔入覲明年天師還山開府公留侍闕下又明年公遣來省侍留二歲亟請歸且曰以清靜無爲之道佐聖天子致太平某不如師棲遲林壑笑傲煙霞師當無以奪某志遂翩然而返輪巾葛屨上下仙巖山水閒搜奇抉勝將構別館爲報上計久之得仙源馮氏宅撤舊而新是圖越年落成棟宇翬飛金碧輝映象設精嚴鼓鐘森列視龍虎諸別館爲傑出名之曰仙源觀居無何又得故里張氏宅易爲觀亦如之名之曰神翁大殿之東廡爲祠堂歲時享祀其先世示不忘本也又以符水濟人獲報禮則爲觀置恆產穫穀至數千萬斛人或誚之悟不以爲意値歲薦饑饒信之民無所得食公則出穀貸人或直以遺之全活者無慮數百千計未幾仙源神翁俱被璽書庇衛公乃分命其徒主之往來徜徉其閒以開府公所授宗旨覺悟後進參以儒術品節之故其徒皆穎異秀發卓爲道門師範大德壬寅制授提點常州通眞觀事錫號保和通妙崇正法師公陞坐演法常之人爭先快覩聞所未聞觀恆產不贍公均節委積權其贏爲構玉皇閣皆前所未有也皇慶改元制加保和通妙崇正眞人仍主通眞觀公拜命喟然歎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況

黃冠野服之人敢冒是以爲榮乎是歲來歸惟以琴書花木自娛餘一無所問延祐丁巳開府公聘及希年公入侍適月告別曰師好往上國彌千二百壽某歸老故山不復關人事矣至治改元春走介致書開府公中多微辭意復慷慨且囑玄教嗣師吳公全節以報國事師爲第一事大類訣別語夏五月庚寅居仙源丈室以微疾屏棄餌越三日癸巳儼然而化春秋八十有二遠近聞者悲愴曰是兄符水以衛我者是儲穀以食我者今亡矣夫公天性孝友恭儉事師如父待其徒猶子雖命爲眞人秩視二品以開府公爲之師其徒登金門綰銀章者層見疊出公恬處其閒草衣木食無異昔時戶庭授受語默以道森乎其相承煥乎其相輝人莫能窺其際也不離齷爲世俗小謹居鄉里未嘗乘馬齒益老步履如飛接姻朋尤稱信厚人有急力振之或悖理傷道必奮怒揮斥改而後止人亦憚之而不敢爲也嗚呼古之君子道德充於內仁義施於外致君澤民故天下後世聞其風而景慕之今公寄迹老子法中道德備於身光於山林仁義行於家化於鄉閭而不求知於當世豈易之所謂肥遯者歟高第弟子法師雲石李公立本嘗事開府公於京師徒孫今贈粹文沖正明教眞人秋嚴陳公義高事嘗即舊名當時皆先公遷世爲徒孫而雲仍系之者某某以某年月日奉冠劍藏於某鄉里將乞銘於世之大君子謂思本爲開府公門生且知公最詳俾述其行思本辭不獲已敢據事實次其顚末爲之狀云謹狀至治元年七月九日成德體玄貞弘遠法師杭州路玄妙觀住持提點朱思本狀

祭玄教大宗師張上卿文 同盧彥迪呂遵亨唐洞雲趙嗣祺李師周陳泰初

維年月日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相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之靈嗚呼我公生有異質道德昭融威儀靜鑑夙遇世皇訏謨密勿清靜無爲民以寧壹歷事五朝曰儉動罔不吉宜逸而勞匪作奚述中歲投閒得請武廟授大弟子俾嗣宗教擢其英煒煒其耀道統有傳寧赫斯燿執休而浮凱旅而覺七十四年坐觀玄鈔脫屣塵囂恭帝之召白雲在天笙鶴長嘯哀哉斯人誰能不弔某等逃儒學道景行眞風拜公於堂實開顧載晶熒秋高炯嬗春融逾三十年燕鶴蛇龍仰公之德如山之崇懷公之恩如水之東今公往矣弟子曷從式瞻仙游廣漠長空寄哀斯文追慕何窮

送李士元秀才遊學序

士生乎今之世不汲汲於進取惟懼乎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者是可尚已至治三年有司遵舊制舉進士凡明經義工文辭者莫不奮迅鼓舞由里胥籍其姓名行業上於縣大夫縣大夫上於府州守府州守上於省憲二府乃就試焉二府定其可舉者升於朝禮部總諸道之所升更考試之加察詳焉拔其尤者以貢於天子中書定其差等而官之不十年服金紫者前後相望去賤貧而卽實富無先於此述者宜乎爲士

者過斯時而奮迅鼓舞也盱江李生士元挾策西遊訪思本於玉隆覩其貌粹然接其言温然得其所爲文雄深閎大博雅奇正其辯明其旨遠非潛心聖學未易到也以是而取高科不啻俯拾地芥方且僕僕行役遑乎不以爲意是豈異於人情哉生之言曰昔者顏曾大賢得聖人而師之樂乎道不以窮困嬰其心足乎已不以利祿移其志吾心誠慕之吾將徧遊大人君子之門又惡知乎無進吾以道如顏曾之遇者耶嗚呼生可謂志於道者矣方今聖君賢相求賢如不及若生之才其不遺於山澤也審矣於其行姑以是贈

星命者說

世有星命者恍其法列十二宮定太陽躔次以人之生時從太陽宮推知命緯之所在又推而知限之所至其主則日月五星益以羅睺計都紫炁月孛曰十一曜推其躔次喜怒命限值之而知窮通壽夭焉謂之五星以人之生年月日時配以十幹十二枝由始生之師序先後推而知運之所值五行生克旺相死絕而知吉凶禍福焉謂之三命挾斯術以遊於通都大郡下至閭閻田里比比皆是也予客京師十有五年所見名動公卿者數人自謂人之死生得失悉能前知斷以年月無毫釐少差薦紳交相薦譽招致賂遺殆無虛日輕裘肥馬光采照地由是而獲祿仕者有之時予居道宮甚無事旦夕與之遊處因舉平昔所記貧富貴賤存沒年命凡數十以質之十不一驗也予固疑之久而得其說焉其見過於公卿也推之則曰某時遷某時相某時受上賞壽八十餘若干或過七十其見接於常人也推之則曰某時獲財某時成名某時大厄壽如前所云聞者莫不欣慰歷歲時間數十百人中幸而有驗者則奔走相告語曰某術士神人也由是而名聲日彰遊從日廣其不驗者問之則曰今雖未驗當在某時其人益信之日夕延頸以俟至期復不驗問之則曰非吾術之疏也若生時之誤也或語他人曰某之命貧且賤或不能至大官問予以富貴何時予嗤其不自量也懼其怒且焉也則姑應之曰某時富貴今而不驗乃求之於余豈司富貴者哉公卿歲有誅者死者謫者左遷者咸未聞其前有言焉及是而問之則曰吾固知其然也彼方赫赫有位吾其敢昌言以賈禍哉聽者不察遂以爲神嗚呼雖其挾詐規利亦患得患失者有以成之也患得者惟恐其言之不吾與患失者惟恐其言之不吾固遑遑焉汲汲焉惟命之推術者揣知其如是則累千百言以諛之其既也驗者恆少誕者恆多少者揚之多者藏之爲之者則洋洋然自得而無媿矣然則其何以矯之曰君子居易而已

答族孫好謙書

來書云今秋又不復就試非有他見求異於人知命之窮而安之耳辭意詳雅勤勤懇懇惟以進德修業爲事此誠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求之於當世未易多得況吾宗乎數十年來吾宗衰微倒指男子不滿百人親筆硯者僅十數人陽初兄

種學積文雄深博雅年踰七十其無意於人閒事固所宜然
寘章弟家學有傳聲華藉甚居貧不能自振年少而行純
業精而資厚者惟好謙耳仁宗皇帝卽位之七年詔天下舉
進士好謙實與是選明年戲藝於京師屈於人而歸時予有
荆襄之役弗及見也延祐七年聖天子龍飛策進士如舊制
予留京師意好謙必遂成名是冬鄉里人來云好謙以星命
者言運限未通不就試予甚疑之去年南歸會於家庭以已
往事不復相詢相勉今詳來書不知所謂命者果性命之命
歟抑星命之命歟若性命之命則從遊於草廬先生之門殆
將十年講明其亦熟矣若星命之命斯惑也已夫星命之說
始於何時非唐李潭風袁天綱耶潭風天綱事在青史言人

休咎若合符契自是厥後夔夔七百餘年豈天生二人亦猶
麒麟鳳凰千百年乃一見耶今之所謂星命者斷可知已往
往揣度人意牽合附會以媚悅於人以圖利其身人之所趨
譽而進之人之所背阻而絕之所謂吉凶禍福如響應聲者
求十一於千萬吾未見其能孛袁也昔者柳渾童丱時有神
巫告之曰若之命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逭死位祿非若事
也渾之父兄亟奪其業俾從巫言渾曰性命之理聖人罕言
巫何爲能盡之學益專卒爲唐名相終上壽世祿不絕此已
然之事也好謙知足以明理學足以則僞於星命之說奚信
之深守之篤如是耶今夫人有疾病必求醫藥以療之設有
星命者謂壽命不可延將遂信之而屏藥餌以坐待其斃耶

與歐陽南陽書

昨令姪來辱書知太夫人卽世悤卒奉狀申唁不敢以他辭
褒孝思相距無三百里甚欲一見開我茅塞奪於多事未能
也孟子云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又曰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兒童時讀此書知勞心以治人者爲貴
而勞力以養人者爲賤也僕客京師時抗塵走俗足下所見
未嘗不以勞力爲媿恥嘗思高蹈遠引亦足下所知也然而
心甚安閒冬春之夜必然鐙讀書夜分乃廢率以爲常三年
來眼漸眵昏此事始廢去年承恩灑掃玉陛意謂晨鐘暮鼓
之外無一事役心惟當讀書學道以自怡悅耳入山以來田
園蕪穢倉廩空虛嗷嗷待哺者日數百人執事者類皆鬬葺

矍鑠苟度歲月無毫髮公勤心一旦更張懼駭觀聽依違與處事事曠廢決隱剔蠹事隨日生每撥冗開卷讀未竟一篇卽俗子滿前喧囂盈耳形勞神罷未有如斯之甚者曾不若居京師時勢力而息心之爲愈也足下氣剛而行純學博而才贍長篇短章浩若河漢鏗若金石僕素所敬服異時常有所作詩文每欲舉似及見佳製輒羞縮不敢出因又得發我蒙鄙信乎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邁離二年僻處江壑旣自遠於薦紳先生凡所交遊未見如足下者疑義無所於析固陋無所於資取之而莫予益也作之而莫予正也足下知予心樂乎否也春中過我胡乃食言秋風蕭蕭益增企慕江西大參公邁先生提舉損齋先生憲幕德機先生理學精微作拳於僕自顧空疏何以得此於二相豈足下平昔揄揚之至耶客秋道古洪二相皆已去位今春得之傳聞相繼化爲異物矣可悼可悼近會省憲諸公知中朝名賢升擢之詳成甫太常同僉伯生翰林待制可與中書檢校官溉之丞相長史文苑監察御史凡此數公皆足下所厚善者聞之必爲之彈冠也壽體多疾謂已服雄附五十餘斐鹿茸一斤一見驚駭此三者性極燥烈固嘗與足下論之人之初生稟受元氣有強者弱者強者血氣盛壯弱者血氣衰微盛壯者少疾衰微者多疾理固宜然不幸而遘疾則必假藥石以療之疾退則已未聞藥石可以補益元氣如粱肉多食也大抵南方之人質弱者多僕素弱者多疾往歲爲庸醫所誤服雄附二十餘斐初亦無他逾年疾作徧身疼痛溺赤如血越十旬他醫進木香流氣飲百餘服乃瘥初無燥熱之劑皆平劑也前年冬有疾又爲庸醫所誤服雄附十餘斐疾益增天啟其衷悉屏去熱劑進木香流氣飲又百服乃瘳足下蓋親見之自是厥後燥熱如雄附之屬絕口不服二年中乃無疾此已試之效也足下理性甚明衛生之道胡爲迷復余懼子之服彌多其發也遲而害彌甚也今雖無他後將噬臍平生知已莫如足下故不敢不盡忠言惟高明其圖利之

聖治太平宮神龍記

聖治三年冬十一月予被玄檄至江州聖治太平宮宮中人爲予言去年夏秋之交霪雨彌月弗解乃七月十二日夜二鼓宮之東山相距可十里所有龍出焉破仙公塘並北山緣溯而西過深秀堂歐陽道士方寢覺山水驟至室中汩汩有聲撫牀水已及席亟攬衣服將呼同居人走避忽視窗外紅光絢爛如畫流黃氣襲人歐陽心知其龍也卽屏息立水中俄頃光滅水退又西過雲無心堂堂之北疊石爲牆甚堅壯至則徹底衝決又西壞牆壁經漆工萬榮甫兄弟寢室中觸水及膺如溫湯方驚起有物若巨木拂牀而過紅光閃爍奪人目睛瞬息閒已在戶外異香芬馥良久又過齋堂後循檐而西檐十楹中一柱獨摧毀意其微轉身所觸也又過一空

室壞東西壁而出逾竹林則及澗中矣旁一室有鍛者胡道士奉母僧寢其中暴漲及席窗外紅光皆如歐陽所見又西至宮前過朝眞橋澗南酒家籌鐙未滅兒嘵伊嚘遂違而北去經田中曲折復西乃入大溪明日視所經行草木咸無所傷惟流黃氣經日不散予師桂心淵棄絕人世修道茲山二十年不他適主深秀歐陽師時趺坐別室謂所見與歐陽同予師生平無妄語是可信也吾聞龍必居深山大澤人迹罕至之地積數百千年時至氣化乃乘風雲雷雨而徙居長江大海焉然其名有二曰神龍曰應龍其應有二曰瑞曰妖其居也休徵備至人和年豐其出也不犯人畜無損室廬其在江海也歲大旱若罔聞知日以覆舟殺人磨牙吮血爲事斯應龍也妖也今是龍之出恂恂若畏辟然其爲神龍瑞應也審矣易不云乎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傳曰二與五應大人者君德也飛龍在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謂也方今天子龍飛異人間出咸蓄害並臻其出也發屋拔木傷人害稼其在江海也歲大旱若罔聞知日以覆舟殺人磨牙吮血爲事斯應龍也妖也今是龍之出恂恂若畏辟然其爲神龍瑞應也審矣易不云乎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傳曰二與五應大人者君德也飛龍在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謂也方今天子龍飛異人間出吾知夫是龍之瑞之應賢主人宜當之見宜室承龍光不遠矣是爲之記

送數學柳茂林序

數學之行於世尙矣自羲文設卦觀象聖賢閒作演以十翼至宋有麻衣希夷夫探賾索隱發揮盡矣異時予客京師公卿閒言數學必以長沙魯叔帥爲稱首予不及知也薄游

廬山解后清江柳茂林實爲叔帥高第弟子推人窮通言輒奇中予於豫章天慵熊先生贈行詩序知之天慵爲江右儒宗重許與其言信而有徵然則茂林雖未得比肩麻衣輩亦見叔帥家學有傳矣吾聞元會運世之說包羅天地洞測古今安樂窩廢寥寥且二百年茂林嘗有得於是否行役悤悤未暇請教過我錦幬尙當與子論之

送族孫文中攜墨游江湖詩序

墨之爲用大矣結繩始遠墳典聿興上而史館纂修下而文房賦詠以至閭閻市井紀錄瑣碎靡不資之然而世降俗薄苦良雜出踰廢之法不傳上下千數百年作者雖多惟韋仲將李廷珪擅名耳族孫文中往歲遇異人得祕法製墨頗極

精妙予客京師久聞之而未見也去年南歸文中遠遊未返至治三年冬十二月拜予於玉隆出囊中墨試一用之輕清芬馥玄光照人實佳製也質諸羣玉之格物者咸謂信然且相率爲歌詩以美之嗟夫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佳墨可得蕭子良潘谷不可得斯今爾來乃遇賞音所得不既多矣乎雖然吾猶有說惟至誠而無息守是道而弗變將見韋李不得專美於前矣文中其勉之文中字元吉爲濠州史君九世孫自幼好學頗能詩詞亦吾宗之可進於道者必有感於斯言也

謝東碧哀詞

故玉隆提點宮事教門高士東碧先生謝公洪之新建縣西

山古源人也世爲儒家厥祖父俱有時名公自幼穎異未弱冠從父命爲老氏學於玉隆宮師碧潭劉先生經史百家之書靡不該綜性命之學尤所明達善爲文章自娛詩律清新文法條暢而已不爲刻深險怪語本乎天性沖澹發於篇翰理則然也貌莊而氣和詞婉而理勝其事上也順而不諂其接下也肅而不威信於朋友仁於僕隸蓋有道君子也由掌書記玄學講師提舉知宮累遷至提點職是宮凡三十年人雖甚安於公而公之志未嘗一日不在投閒至治二年夏六月得請歸所居景福堂日與琴書爲友晨香夕鐙之外無一毫役心事余聞公名久南北驅馳暨來主玉隆始識面談笑如平生懽益信公名不虛得也泰定元年春正月丙申以微疾翛然而化春秋六十有一其徒熊君通復某某如喪父母哀動人人將葬遠近之人能文辭者皆代挽者作歌子識公雖未久而知公則深故作哀詞以誄公德以遺熊君以解其悲哀云其辭曰

墨名儒行兮自古所推公生儒門兮黃老是師惟經惟史兮造次弗違貫通古今兮何有羣疑詩詞洵美兮文采陸離幽居玄默兮厥文四馳執經論道兮抄析精微鬼神奔走兮恆擁衛乎皋比仁以爲居兮弗崇以卑義以爲路兮弗峻以夷春蘭秋菊兮郁郁菲菲朗月兮霽霽輝輝仁者必壽兮胡然我欺甲子甫周兮溘埃風其遄歸厥徒蒸蒸兮惟慕師其以悲聲鳴挹烏合反以拂鬱兮涕泗漣洏識與不識兮累

一再承恩時行李蕭然杯酒之外咸無所贈意謂已往之說道幸而中初不知其神也泰定改元春暮訪余玉隆猛憶前言若合符契噫吾今乃知唐許之術世所必有特以僞亂眞滔滔皆是不可多見耳翁之壽考甲子行且再周方將縱游名山閱世觀象非有道之士能至是耶此又唐許之所未聞者再見何時尚當驗今日所言爲翁再序之

壽杉賦有序

洪之丹陵觀晉寧康間神仙曹惠眞人鍾離嘉故宅也仙手植二杉老幹蒼古中空外榮緜歷千載陵谷凡幾遷變而二杉閱世如朝暮豈與仙俱得道者耶遂爲之賦賦曰

繄晉代之靈迹兮彌千歲而不泯民屹鍾仙之攸宅兮帶長江之灪囙沄山莽蒼愴而糾紛兮羅萬木之騰鄰瑣賁夫何二杉之神恠兮異冥靈與大椿嘉普惠之手植兮狀亭亭以肺肺沛雲涣烏朗切鬱以垂覆兮岌中天之華蓋羅劫灰而益茂兮匪甘棠之能配摧枯朽以換骨兮閔桑田之橫潰嵌空畏烏賄切佳租璀神龍所蟄兮感震電之陸離崇外飾而驚世兮被綠毛之參參纚西憑后土以旁礴兮蟠鐵石之委蛇迻蛇移載蚩尤之容裔兮仰三光而蔽虧登高丌而遠望兮聳金堂之露盤排雲氣而俯視兮眴陀龍鱗之斕斑巢丹鳳於赤霄兮聲嘐嘐烏誥切而往還鬼神崩奔而呵護兮何斧斤之能干沐膏澤以繁露兮恆披拂於玄風耿青熒以燭天兮含夜氣之鴻濛晞扶桑之拂日兮越滄海而難求嗟孔明之老柏兮終熯爐而莫留惟茲杉之得地兮仍羽人於丹丌彼菊水能益壽兮豈金丹之不俟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永懷永懷兮天表弄明月兮紛窈窕山畤兮川流勖貞固兮奚修天長兮地久期浩劫兮同休

眞拙齋銘

聖門之學六藝爲先艮工教子箕裘是傳爲學爲工維巧斯得繄厥拙人其何能格用拙存道拙非其眞用長用大先哲攸則彼陳莊生寓言方叔玩世苟以爲眞亦惟斯戾惟巧爲詐薄俗日滋不有眞拙孰矯其非余子名齋眞拙是扁於以銘之勖哉無覭

贈陳明玄數學說

金川陳明玄得堯夫數學游江湖訪余豫章客舍議論英發頗倒坎離衡從今古亹亹可聽余曰玄未易明也子能明玄斯玄矣且夫數之爲學本於易玄之爲說出於老聃易與老伍錯綜通其變極其數齊小大辨吉凶非易傳所云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以觀妙有以觀徼同出異名同謂之玄非老氏所云乎用有萬變其體則同言有萬殊其至則一余極玄以明夫道窮理以衍夫數何戾之有噫子之說誠是矣毓然吾聞數之爲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成變化行鬼神舒之則周流六虛卷之則洗心退藏非若今之言數者拘拘於吉凶禍福逐逐於聲利得喪也以是爲玄惡得不戾夜氣寥闓月影在窗味義易之微言參老氏之玄旨嘗有悟入堯夫之學庶乎其有傳矣子勉旃

儼齋箴

行中書省都司張君賓深甫扁燕居之所曰儼齋清江范德機爲篆二大字眉山劉摯廣信彭幼元爲之銘資深不鄙徵予言遂作箴以獻亦古者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云

古之君子有德有言威而不猛望之儼然吾友張君師必先貞視聽言動無黨無偏以儼名齋肅恭是蹈外雖儼然溫其無暴苟失厥中不幾乎傲雖有昌言人孰吾告止襟危坐惟儼若思所思伊何政化是裨張而不弛文武不爲操之有道

實儼之宜肅肅張君保茲令德匪惟色莊必正必直受命咸宜匡此王國野人獻歲敢篤三盆

衡嶽賦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而其神最靈有國家者歲一致祀昭報典也仁宗皇帝踐祚之初元思本以外史承應中朝奉詔代祀夏六月乙丑至祠下瞻喬嶽之巖巖睹威儀之赫赫宮牆炳燿動心駭目猗歟盛哉既齋以丁卯行事禮成登祝融絶頂天宇廓清南眺九疑北瞰洞庭崗巒泓泫若凡席間物亦天下之奇觀也環山東西佛刹道宮凡數十百區往往擅泉石之勝極金碧之麗周覽以還賦詩三十韻留

嶽祠越十有五年重祠庭主人既不復見留題亦罔知所在矣因閱石碣所紀內翰疏齋盧公集賢員嘴李公祕書伯雍馬公奉常亨之元公平章迂軒趙公俱以代祀託諸詩文用彰盛美思本所著獨無傳焉雖才名不逮諸賢而國之明禋神之靈貶其可無述

追憶舊遊遂爲之賦云

昔在帝姚允協重華秩四嶽以作鎮視羣望西有加惟祝融之奧區距中州而孔遐跨洞庭之浩瀚俯巃嵸以砰啟朱陵之祕府實炎帝之攸家鴻洞翁忽含元化以長養兮極巃嵸之瑰詭卓犖犖而磅礴分匪靡霍之能比日月肩摩以旋轉兮望

不周而對峙雲雷噴薄於山麓兮怖沅湘之溶滿空瘴癘兮海濱絕妖氛兮四裔依聖皇之御極播聲教於窮荒撰前王之踵武歲有事於南邦重廷臣之妙選發金碧於天藏於鍊王命遵彼周行載馳載驅莫敢或遑南伯撰以承詔寮案奔而肅迎振羽衛以首路紛總總其靡寧戒飛廉使先嚮兮班陸離而啟行搏羲驩以遠屏兮忽揮霍而宵征拖虹霓於青冥兮何旗旒之從衡也磕雷霆以晝晦兮何鼓鐘之鏗鏘也爾乃協靈辰考恆度備羣僚列鹵簿執豆籩陳盤盥牲牢豐禮樂具陟降在庭實賁有敘乾清坤夷陰闢陽煦風淫淫兮歎來靈煌煌兮在御鑑皇明之至仁錫繁釐於黎庶斯有元之盛典宜享祀乎中古至若夐山水之奇觀訪仙釋之遺蹤

旛幢杳靄以無際金碧璀璨而爭雄按靈怪之惚恍稽象罔之鴻濛達性命之玄理非世教之攸崇豈斯文之或缺亦空言其奚庸辭曰

祝融冀冀殿南荒只興雲致雨昭靈光只在昔巡守今則亡只歲修明祀閼前王只軺車萬里馳康莊只金繒赫戲粲輝煌只敉時五福彰吾皇只南伯祇若羅椒漿只牲璧既潔明德香只撞鐘考鼓聲喤喤只人和禮備神具享只雲車風馬去復翔只眷眷南土垂休祥只蠻夷率服斯民康只吾皇萬壽思無疆只祝融享祀爾天長只

弔杜子美文

過衡湘以南遷溯耒水之孱沿訪先詩之陳迹得子美之孤

墳古木鬱以交錯穹碑摧而未泯敞祠堂於中野置遺像於
遊塵朱子愀然作而歎曰鴻荒汗漫古往今來聖賢間作遐
矣邈哉或興文化或樹武功其人雖遠聲耀無窮惟風雅之
既變實王道之始衰逮平宣之耿耿繼植槃之恢恢梁陳靡
而不振隋唐趨而莫回振大雅於流俗必天挺之英才在彼
杜陵密依關輔有閎必先流芳恕預維嶽降神揆於初度篤
生大賢厥聲載路繄先生之妙齡實開元之盛世究墳典之
精微集百家之同異倡瀛弘之大音偉經緯之奇器士苴以
爲功名浮雲視其富貴吠登臺以結交極酣歌而肆志高稷
契以自期陋雄皋而遠致何歲月之遒忽驚素絲之斕斑竟
濩落以無適抱荆璞而長歎斯獻賦於蓬萊錫胄曹之微官

屬唐運之中否慘氛祲於長安委妻孥以奔竄脫虎口而生
還聆清蹕以慷慨覩漢宮而汍瀾拜拾遺於倉卒補袞職於
艱難當陳陶之喪師明相臣之無辜嬰逆鱗於九重斥司功
於畿外徒四壁而無歸遽倉皇而顛沛履蜀道之險艱匪故
人其誰賴將時危而事異位公卿而獨騎諒草堂之難久乃
出峽而逍遙下荆門以北望慨京闕之迢迢悲湘纍之孤憤
絕洞庭而追招謂湖南之可依忽梟獍之羣起幸脫身而宵
征復掛帆於湘水望九疑之巉巖叫重華而陳理干聶兮於
耒濱饋牛酒之豐美天將喪於斯文厄先生而遂已伊文章
之得失與世運而推移耿精誠於日月貫忠義於虹霓豈太
白之詩名敢先生而並躋斯名教之攸係亙萬古而相維何

世儒之齷齪辨斯墳之是非酹清尊以長嘯與天地其無虧

遊廬山記

延祐三年冬余行役江淮舟過潯陽南望廬山煙雲卷舒積
雪如畫釋舟至太平宮因訪董仙種杏壇拜有道心淵師游
東西林寺問惠遠樂天陳迹過虎溪登香鑪峯時連日陰霾
不暇周覽信宿遂行至治三年冬復游太平宿留彌旬雪後
正晴偕鶴皐符鍊師游清虛觀登天池寺夜觀文殊聖鐙訪
圓通大士酌廬山第一泉宿康王谷景德觀觀距水簾洞尚
十餘里欣然規往道人云曾厓雪消深谷石滑窮冬多虎不
果行由荆林市過山南撫淵明醉石浴温泉弔靈溪觀三將
軍祠歸宗寺義之故居拜修靜老仙宿簡寂觀觀開先寺青

玉峽瀑布龍湫明日當訪棲賢寺三峽橋五老峯三疊泉而
風雪大作足倦興闌遂由星渚問舟南歸矣廬山勝游僅得
其半不見五老峯是猶未識此山眞面目也泰定二年春三
月奉詔莊衛玄教思本乘傳播告江南秋八月甲辰次德安
縣乙巳東行入廬山約驛人毋馳驅逢佳山水必解鞍登臨
乃經柴桑栗里到醉石温泉靈溪歸宗宿簡寂方丈丁未晦
次南康驛郡守汪國良謂余明日過五老峯下當見尋眞三
疊泉而棲賢三峽橋亦茲山奇觀恨背馳耳余問故曰郡城
西北距棲賢十里驛道當正北行不敢迂也九月戊申朔至
五老峯下入白鹿洞拜文公遺像已酉登尋眞觀五老巖巖
直觀之西矗立萬仞雙劍諸峯環拱於右彭蠡三江交會於

左跂若鷹揚踞若虎視丈人之俯東洞仙掌之薄洪河殆不是過也由觀之北五峰之東披荊榛沿溪行可五里得龍湫石壁嵌空洞戶深黑飛泉激射寒氣襲人又東北鄧水源轉山麓躡巨石攀危藤躋高深益峻險曲折屢渡戰掉卻立架木爲梁以度陡絕者三又十里見石厓高可百丈餘東西北峭拔無梯惟南通砌路仰望一水東出宛若天潢導者云自古未有能至其顛者莫知水之所從來也經石梁下流如煙如雲如穀如布可數十丈又經石梁變態萬狀日色晃耀如瀉明珠嵐光映帶如張貝錦又數十丈經日梁愈近愈明珠簾乍開綠衣縹肶鮫綃復合玉佩琤琮微風動搖飛霧噴薄百步內草木皆綴金瑞又數十丈乃赴澗中澎湃洶湧奔雷戰焉不足以喻其勢矣正東一石平廣高及下石梁之半游者皆憩於此注目疑想澹然忘歸廬山秀甲天下而匡泉甲於廬山信非虛語日轉山陰潔乎不可久留道人王一山候山下具午食食已過吳章山昭德觀夜宿寶嚴上方庚戌復到太平會道人熊觀靜深洞觀符鶴皋抵掌話舊自謂廬山佳處已得十八九三子則曰未見康王谷水簾棲賢三峽橋終未識廬山全體也噫予嘗觀古之人擅一丘一壑之勝者百粵之榕木而踣於震雷者幾希吁

廣海選論

五嶺之南列郡數十縣百有一十統於廣桂雷三大府自守令至簿尉廟堂歲遣郎官御史與行省考其歲月第其高下而遷之謂之調廣海選仕於是者政甚善不得遷中州江淮而中州江淮夫士一或貪縱不法則左遷而歸之是選焉終

身不得與朝士齒雖耳心善性油然復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夫如是則孜孜爲利旦旦而求仇賊其民而魚肉之其志則曰吾知豐吾財利吾子孫而已撫字非吾事也吾身之不能恤庸詎知夫吾子若孫不資是而擅仕於中州乎部使者每至必相語曰某郡擾獘某邑猺獠殺人某使者行部幾不免焉則巧計而趨辟之民之冤痛號呼者終於無所愬而止故地益遠而吏益暴法益隨而民益偷甚則疾視其上構結徼外蠻夷憑陵郡邑賊殺長吏之禍成矣是法也行之且五十年大府知之而莫之言也言之而莫能變也今之論者必曰世皇混一區宇法制具興遠邇無廢小大不遺後之人循守猶恐弗及敢輕議乎嗚呼世皇之制豈端使然哉法無不弊弊則必更明王治天下之要道也夫以海隅之於天下猶爪髮之於人身也雖微且末或拔焉或折焉則舉體爲之不安遐陬僻壤一夫不獲其所擅搪叫呼扇動遠近中州江淮之氓庸獨安乎昔者李唐之制重內輕外班生入朝以爲登仙趙宋之法遠近適均偏方一隅無足多論然則今日之事將奚師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開府大宗師張公誄

維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薨於大都崇真宮明年二月庚申嗣宗師玄德眞人吳公奉敕戒其徒貞人陳君提點群君以喪歸於故里今天子卽位嘉[illegible]

勿劉揚曰惟清靜帝曰俞哉克厎大定遂藏竹宮式彰神廟昭事上玄期集於正曰雨曰暘無爽惟令擎錫嘉名上卿定命銀章錦衣以表德行安車朝夕禮異朝請僉曰休哉公亟弃推屏勞謙自持胎合前聖乃眷文簡試郡允臧於蕃於宣於浙於江赫赫厥聲燁燁其光寶啟信封俾熾俾昌伯既純雅季亦溫良晦迹彌固宜壽而康猶子令器聯璧爲郎歷中外玉振金聲曰族曰姻必取其長由公筮仕朱紫輝煌逮事成廟寵錫益稠玉冠大圭周爰咨諏匪伊耆惟道是求公益冲退密贊皇猷武皇御極無德不酬謂公元老鮮克與儔秩以特進位冠列侯公則引年願返丹丘武皇曰吁卿爲朕留勿煩以事愼爾優游授大弟子事我明辟人亦有言弗

慮胡獲其獲維何帝命玄德維此玄德孝思維則寶總玄綱
小心翼翼敬恭明神以佐王國克長克承載振載奭於公有
光四方是式煌煌仁宗恩敷彌極秩亞台司賜逾萬億上逮
祖考卹典大行遷國於魏潛德昭明入世惟師徽號謚膺厥
徙錫類濯濯其英或秉懿德或負才名維公之故均被寵榮
或佩銀章或錫珠嬰或棲嚴谷或侍闕廷克繩祖武靡騖靡
矜公則乾乾大懼滿盈祐治之閒歷事五帝眷遇弗衰公實
厭世辛酉維夏薨京告瘁玄德克孝籲受帝祉返我神都寢
絕人事維莫之冬脩然永逝帝命元宰率爾多士祖道於郊
哀榮亦備白雲悠悠玄景翳翳飛奠散花綿素孔異玄德攀
號將奉與俱皇帝曰嚮爾其輔予往遷於南申飭爾徒英英

冠劍在彼中塗靡聞不駭靡見不趨式遵其歸乃返故廬人
亦有言曠世所無玄堂未掩日居月諸王事鞅掌朔南其居
玄德純孝痛甚刺膚歲在丙寅得請於上爰敕外廷俾禮
葬羽葆崢嶸鳳軼音邛弘敞白驥連山素車彌望南山崔嵬既
叶蓍龜靈風振音皓月流輝白鶴朝嘆玄猨夜嘵我公未歸
無復還期思木於公信撫壤接亦惟世姻幼慕明詰庚辰拜
公公歸自北時方解齠諸父是率長生撫頂實懷舊恩少長
學道素志獲伸聿來京國幸奉晨昏溫溫我公厚德深仁約
我以禮博我以文出入禁闥惟公所援使於四方訓辭是遵
再膺明命薦剡攸陳義則師方恩猶至親吁嗟我公胡遽而
仙惟公之精兮揭日月而麗之惟公之靈兮峙山嶽而萃之
惟公之道兮超元氣而出陰陽其莫追惟公之德兮蓋昭代
而舉流俗其弗遵蓬瀛返乎故廬兮詎塵世之可縻榮華遠
其朝露兮公含鼠而騰飛悟莊生之微言兮齊死生於無涯
苟余懷之既達兮笑惆悵而共悲酹清尊以長嘯兮誄盛德
於旒旗破羣迷於當世兮曠恨恨而不疑

水龍吟 送閔道錄醮玉隆陵事歸東湖 臨川朱思本本初父

幾年南北聲名有純孝子驀苗裔逃儒自愛脩閒天賦神仙標致歸隱東湖醉游南浦滿襟清氣想當時宦海風波浩蕩從前錯如今是 追念父師恩重恨年華暗隨流水錦帷夜醮黃壇春靜綠章封事香霧空濛步虛遼亮孝通天地玉皇優詔答功勳壽甲子三千歲

千秋歲 壽程竹邁六十 元

虎溪清旭瑞氣生華屋無量壽如川福譬櫻門閥好詩禮家聲肅眞樂處庭階侃侃森蘭玉 問訊谿邊竹色與靈椿綠

多積善禎祥熟皇天私有許甲子從新讀千二百空同不待仙人祝

游仙詩四章 爲祖紫雲作

五駿有佳士乃在西山顛晝餐金光草夜讀青苔篇頫視世間榮於我若浮煙野鶴出雲表潛魚媚深淵至性不可羈誰能識其全惟應羨門子相與長周旋

西山至靈藥服食顏色好在昔有洪厓高舉云得道曹盧繼手那肯置冰盆脫明鏡密盆空美餌盟櫛固已忘筆硯亦胥芳蹈天地長不老後來紫雲翁辟世一何早連雲種菱杞帶月拾瑤草貴賤俱營營終然恨枯槁棲遲匪迷塗被褐自懷寶去去不可留期之在蓬島

韓康入都市賣藥不二賈女子知其名翩然事同駕山中富方志竭來五十六老態日夕至憑陵怯隆冬疏牖便聲午睡

彌旬値凍雪盡日響寒吹虛明眩窗戸澟冽逼衣被燃炭曾不溫醇醪漠難醉萬室被紈素千山失蒼翠狡兔方迷離飢烏亦憔悴豫樟變枯槎黃竹絕生意適聞百歲翁咄咄書怪事荆楊古炎州殺氣何以致或言兆豐稔蟲蟹深入地又云弭殘瘴自此蕃庶類胡爲鮮歡笑孤坐成歎喟翻思同隊時此樂詎可覩朱顏與綠髮去去不再値深心幸聞道俯仰復無媿縱浪固元化浮生眇如寄聊爲凍雪吟庶用勖賢知

道傳先生才學重世與予游將二十年往歲別於都中思慕良切比提學江西復時得聚首殆將滿考乃訪予玉隆宿留數日臨別賦長句見贈次韻奉酬聊敘今昔以寫懷耳

憶昔事北游山川飽經行揮鞭過河朔振袂趨神京稚時慕夫子傾蓋相逢迎成均有鴻儒安能復遐征箴規靡晨夕孔道日以明義勝塵慮遣理融心神清粤從分別來耿耿馳中誠易水霜月白燕山雲樹青揭來振鳴鐸坐使聾瞶驚翼軫吳楚交秀氣鍾元精自古足文獻化機浩無停歐曾出奇正王晏何縱橫往者不可作汗漫騎長鯨予生百年後企望心靡寧公來實增重末俗儒化成貪汗變廉恥諒詼還忠貞信知德有歙孰謂風無形聖皇急求賢爲霖洗炎蒸召還匪朝夕羽翮耦冥揮手提天綱舉足頓地紘吾聞柳州千古更炳靈抵掌載言笑吾孫得吾軿家聲亦烜赫何心尙怦怦夫子不自滿猶言有常經用舍非所牽瀟然自和平俯仰無媿怍在己惟德馨再拜服斯訓文華願收聲當爲松柏姿勿作桃李英誓言從茲游蔬筍供南烹欵忘鷺鷗侶乃與鷗鷺盟臨期重攜手欲別終含情高歌伐木詩側耳嚶其鳴

莫春感興

推枕芸窗睡未厭春衫亭午試相緣雨淫荒蘚蝸黏壁風颭游絲燕入簾靜得天機明損益閒觀物理適洪纖一心享虛潛眞樂明鏡從教白髮添

放鮫鯉

大釣播萬物賦形有嬋妍羽毛族林藪鱗介繁江川嗟爾穴居類蓄縮如鰻蜒修鱗與利觜觸地無剛堅墾飲泥滓蟻食多腥羶於人既無害在物苟自全鹿豕每犯稼虞羅所宜先蛇虺恆傷人掊擊理則然爾肉不登俎爾名古無傳野人亦何爲眷鍤必及泉得之諒珍異籠檻置我前且言芼桂薑甘美逾割鮮性復失風涇力能已拘攣感子獻芹意肉食吾無偏風痺非所患平聲饕餮艮獨便南烹已云惡韓蘇著詩篇密啣常嘔吐龍黿曾弃捐河豚美而毒智者宜垂涎況此更微賤忍以湯火煎消搖古名山土壤大且卷使爾遂生成族類當緜延長者活魚報還生忉利天放爾匪邀福夭閼誠吾憐

招賢觀

古觀少鄰家招賢名獨嘉稗松紛側塞老屋半敧斜野鶴驚春夢山蜂報晚衙道人華念絕行住養丹砂

贈魏道士

爾祖伯陽翁參同契聖功丹經明媾復火候識屯蒙車馬今誰到簞瓢亦屢空家聲須自振千古有宗風

景福觀

眞館留芳躅陶仙豈隱君松篁深蔽日苔蘚溼生雲訪古無碑志題詩紀見聞山人有天趣清坐對鑪熏

陶仙觀

安公姓陶逸其名列仙有傳垂英聲時丁典午政衰亂辟世甘與樵牧并新吳山水最佳處讀書種樹蘊且耕賢人在野時所慕正恐徵辟過柴荊託言鑄劍感天帝赤龍擁駕來相迎翩然一去不復返世俗共說歸蓬瀛大唐天子好神異仰圖相地初經營槎牙老柏云手植樓觀倚薄何崢嶸邦家自此著祀典水旱祈禱奔黎氓學徒混混拜遺像撞鐘擊鼓希長生神仙有道豈易得手捐烏兔養元精但聞采藥鍊金石蒸砂作飯終無成安公聞此必首肯神交千載知吾情天風兩袖出山去杲杲紅日開清明

新吳昭德觀道士閔蟾谿以厥師張玉澗所得吾師月稍古丹經獨發蒙斗杓明建始卦象契參同玉蕊才生白金花已見形句紅虎龍歸土釜烏兔會元宮偃月精華滿浮雲切里翮宇宙百年心更喜孫枝秀流芳見桂林

上全陽師

好道求先覺專門見此翁中年出塵網昭代振玄宗仙鑑多富貴空鍊形輕似鶴養氣浩如虹有志期關尹無人問葛洪共憐身世拙誰識道心融鳳咮簫頻弄蠅頭字更工采芝隨遠近騎鹿自西東蕊闕班何忝瀛洲籍早通偷桃嗤曼倩竇鄙壺公委蛻全陽質流珠造化功野人希微妙大匠惘倥侗信義羞盟水殷勤拜下風窺牆雖累日入室尚深衷象罔玄妙處無跡是吾師

青霞觀故老相傳赤松子修鍊之所今專祀焉

天開圖畫越王山山上樓居更好看仙子昔曾餐玉水道人元自鍊金丹平鋪竹樹青霞出點綴松花白露溥欲問羲農千古事洞簫吹徹曙光寒

眞常觀文簫吳彩鸞跨虎上征之地石壁虎迹猶存

越王山上力躋攀瑤草葳蕤覆石壇絕壁無梯人跨虎層霄有路女乘鸞千年鼎竈苔花溼午夜樓臺桂影寒世外瑤京元不遠鳳簫時在白雲端

仙游觀訪羅南谿山房時南谿遠游未歸賦四十字以贈其徒孫金存吾

羅公深隱處帶雨得重尋老樹淩霄合空牆薜荔深風雲千里翮宇宙百年心更喜孫枝秀流芳見桂林

求須得鴻濛笞未窮吾師如撫項行役敢慁慁

送蔡體仁三首

秋高鶴木落夜永候蟲鳴披衣待明發騁望空前庭悠然感所思乃在天北溟一別四五載關山何崢嶸緣酒薄清賞素琴歇芳聲忽有佳客至聊足慰吾情

佳客江海士儒衣章甫冠文工畫更精風雨生毫端不作脂粉媚不爲儒生酸孤驀出雲表遠訪千年丹丹成幷不改仙去隨飛翰握手欵契闊碧樹生初寒

君家宜春郡春臺在其顛我屋仙巖下桂吐秋風前朝尊黃精苗莫飲碧澗泉相逢不忍別重是三生緣扶桑送白日浩然心茫然撫西竹風波浩浩隔蓬萊與爾飛龍兩相逐

題宋太祖趙普覓進石守信楚昭輔蹴踘圖

浩如逝川勖哉保明德勿作丹青傳

丹陵道士胡天牖禱雨有應賦詩志喜次韻

五季肆淫虐極力相吞噬頃洞五十年神州開如沸火德方見說蜚符起臥痾又聞驅雨潤嘉禾昔時方士聲名舊今日淵龍厭亂實天意歟子盡王佐雲從尚嬉戲踐踏軍中樂雍容有餘地揮手決浮雲舉足冀坤勢休明啟三百烈烈光漢長仙惠澤多鐵札投龍通水府金鉼躍馬倒天河功成小住空同上一任桑田有白波唐天師胡惠超身長七尺時人呼爲長仙

送羅道士歸九江

老桂吹香萬里秋折枝爲別意綢繆廬山有鶴迎歸佩章水無風送客舟松菊故園陶令宅江山陳跡庾公樓何時與子同清賞卻憶西林話舊游

寄題李氏雙桂堂

何人種德創江陰幾世流芳見桂林冷沁瓊枝雙白璧光搖珠粟萬黃金才名吹起風雲關花萼輝承雨露深待爾天香滿袖華堂更擬一登臨

葛雲岫判南豐時予秉傳至郡一見丰度眞前修也別纔五年重會其家葛惠詩次韻

去五年重會其家葛惠詩次韻

嗚呼倏南州解后無心雲別來忽五載清夢時見君今登君

予堂足以慰所聞宦情淡如水義利於焉分冰檗固清節波
濤出雄文自言佐郡時有如負山蚊歸來撫松菊甘與鹿豕
羣慨歎掛冠翁寧知薇與蕨

次韻奉酬心淵師見寄

楚水吳雲道路長連環清夢耿難忘若爲化作遼東鶴同首
琵琶是故鄉

百行人推孝行高廚成終始在秋毫應憐八十慈親在滯穗
采桑尚作勞

留君靜訪予小隱園飲酒賦詩爲樂次韻

之子南疆後才名起妙年玉壺清曉出金榜赤霄懸滄海思
鯨舊晴空佇鳳騫氣吞三峽水興逐五湖船耿耿葵傾日區
區石補天推賢惟爾最序齒媿吾先莫作龜遊楚終期駿在
燕幾年文會隔今日酒杯傳林傳脫棄諸眞率詠茅得靜便林塘
堪小駐共釣錦鱗鮮

雲章弟次韻見教既工且敏再用韻以美之

令弟良師範詞華見盛年包蒙鳴鐸舉待問應鐘縣風采眞
殊絕家聲定不騫腹饑邊氏笥目短米生船道學還希聖行
藏祇任天應門今有託入室更誰先義重嗤秦越才高慕許
燕文章千古在經術幾人傳老大子將嬾精靈爾尚便青雲
如得路爲政愼烹鮮

諸昆弟友朋屬和者疊出追憶舊游依韻再賦

憶昔游京國驅馳屬壯年致君心炯炯戀闕思悁悁縣桂館思
歎不能息何當營丹砂吾師契金石

肩輿出城闉初日半天赤莫宿玉山縣風雨秋寂歷連峰結
長陰一水界空碧翻思壯游地白髮非宿昔去去欲何爲感
歎不能息何當營丹砂吾師契金石

玉山縣

常山登舟

東浙三年別重來異故吾負痾便坐臥投老倦馳驅藥裹憑誰檢詩囊祇自娛江山如有意雨後獻新圖

浙江

吳越山連海岸頭兩山迎送意綢繆秋深水落人家出日暮潮生釣艇收滿眼流亡何日復傷心凋瘵幾時瘳東南自古繁華地底事於今異昔遊

廟山九日

疇昔使錢塘夜宿廟山驛維時九日至豐年盡歡懌亭長醉如泥推情靡呵責爾來二十年駐此感今昔黃花復重九采采耀顏色良由沒巨浸魚鼈爲鮮食壯健多流亡老羸轉溝洫

運輸上京舳艫千里浮滄溟去歲江淮丁旱暵黎民餓死殆將半米舟來者皆東吳處處延頸爭歡呼今歲東吳遭海溢太湖湧波高百尺夏秋之閒陰氣凝十旬風雨韜陽精浙水不復辨髣髴邊萊眼中見稻天巨浸十六州良田滂湃蟠蛟虯豪家發粟振貧乏室如垂磬無餘留飢民即死不能舍聚爲盜賊橫戈矛此邦租賦半天下安得不貽黃屋憂明年海運何自出必籍鄰境交相求江閩湖廣迭兵旱比歲瘡瘢殊未瘳救荒有術在青史河東河內非良謀太平天子至神聖億萬蒼生仰司命一念通天天必從普天願見年年豐

金山歌

金山上江流觸石掀白浪金山下江水朝宗疾如馬長風萬里爭喧砰晦明兩岸聽奔雷樓船一日知幾度北去南來風火催金山解語應喚客前時緣鬢今華髮去來哀哀爲誰忙坐見蟾烏遞明滅周公大聖去不回盜跖凶頑安在哉銅山餓死等陳迹珊瑚金谷俱寒灰賢愚貴賤盡如此自古年華逐流水高奔日月駐朱顏惟有松喬挾門子祈孔賓心已諧

金山歌歸去來

廣陵行

廣陵城外秋草肥廣陵城中車馬稀闔雞蹴踘不復見朱箔青樓塵掩扉聖世承平六十載何事繁華一朝改長老未說淚先垂聽我長歌爾應駭去年春旱天無雷種不入土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萬里良田俱草萊三冬殺氣更嚴酷運

河凍合光如玉十室八九無炊煙父兄愁歎妻孥哭今春雨雪滑動犂鋤忍飢力作交相呼奈何蜮蟻蔽天起所至草木無遺餘捕蝗作食已云惡疫癘無端扇餘虐死亡枕藉無人收賴有王官爲掩骼廣陵城中十二門抱關老卒記甚勤與尸一門日百數兩月漸見無行人廟堂振濟須良策宣問愛民心甚力縣胥里正肆姦欺欺遠者那能沾帝澤十八今有幾人留況值秋田又半收只今痛定更思痛轉覺涕泗縱橫流人生有情須惻惻悵甕黃雞再得大書傳作廣陵行持斧何人應勁直

郵驛阻風

鞍馬驅馳未得閒不緣衰疾敢求安長湖三日波濤惡孤館五更風雨寒青鬢束薪無煖席紅炊脫粟媿加餐驛程牢落今如此信有人生行路難

題紫南山雲島隱居圖

北山詩晴雲南山挹清瀨中有仙人廬荊扉迹如埽尋源種桃花帶月拾瑤草風帆自去來愚尺迷煙嶼

淮河曲

淮水清河水濁二水交流風更惡誰云鞭石役神人不信填河有鳥鵲我欲馮河龍罷縱橫昌梁不爲我作但願皇帝陛下萬萬歲常居紫宮臣無窮佳哉峒年年獻壽騎飛龍貢河水流與天通臣心如水將焉窮

溢發亞父冢

戲馬臺前范增冢英風千載行人悚冢中寶氣騰光芒識實賈胡心爲動樂室潛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壁舒鉏纔深四丈餘乃有石磐青巉巉四旁戕伐大十圍各施九木森環拱石穿館甍更分明漆光可鑑剛而鞏斲之不用揮金椎白骨儼然全項踵寶劍未化橫蒼虯金玉輝煌氣交擁買胡致富須臾閒弃骨溝中寧媿恐平原無色鼓角悲山鬼夜號川澤涌太守陳公英俊才慨歎姦偷吾所統亟呼伍伯取羣盜械置狴犴見仁勇傷哉亞父天下奇鴻門高會異危機火龍飛起實天意拔劍起舞空爾爲風雲變化失隆準玉斗一碎山河非如公明義古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茫茫漢疆土厚葬何人誠可嗤君不見驪山牧豎遺墟酷不如王孫裸葬良亦足

觀獵

青徐十月天色黃欲雪未雪雲茫茫胯軍馬肥鷹隼疾草枯狐兔那能藏良家子弟盡驕悍彎弓大叫隨跳梁停鞭借問誰氏子虎符世世綰銀章或在膺房久通籍或屬愛馬從藩王生來一字都不識割鮮豪飲須眉張夜歸酣笑詫妻妾鞍馬羣垂縣兩狼古今治亂殊未省豈有謀策輸忠良一朝親故相拔爲起家執戟齊鶩行剖符作郡擁旆節炙手可熱勢莫當儒生心事良獨苦皓首窮經何所補胸中經國皆遠謀獻納何由達明主獵徒一出專城居愼勿平原輕獵徒

次韻酬盧道士

玉川有能孫濯濯眉宇秀義方飽嚴訓豈獨燕山竇經史俱涉獵百氏頗搜究束髮入龍虎辭家別清渭壯游閱山川浩氣彌宇宙飄車予北上短轅爾東走相逢豐沛閒振袂拂長袖任城枉新詩字字相勉懋聯翩風雨快磊落金石奏精靈信方剛稱賞寧敢繆吾聞青牛車疇昔出關右著書傳尹氏良遇非邂逅憐君好道篤有志功竟就當爲君子儒必變九夷陋吾言儻未孚行哉豈求售

藝文監丞高菱臣夢玄冥子偕游瑤圃賦游仙詩一首

次韻

至人合元化燕處形神清天風西北來羽駕秋雲輕自道玄冥子意適東南行東南絕遼海玉樹多奇英昆侖隔其西況與弱水并宮闕皆黃金五洲峙玄瀛誰能造其閒擾擾徒心兵幻化了不悟終始尋虛盈狂馳百年內豈識仙人城於焉有眞樂求我非色聲夜月輝碧草晨霞散朱櫻太賓鼓瑤琴子晉吹鸞笙上有飛龍險下有白鶴鳴以爾絕華念領首相逢迎但見虎豹關神官結長纓釣天逸餘響曲終複誰賡願視大瀛海萬里搖空明玄冥載言笑此路當重經假爾赤鯉其全洞微物化僧繇去千載神交所翁繼觀龍不在鱗鬣精妙用應須論神氣九陽數極變必通此物豈困縶縢中但愁脖歷隨昏濛一旦飛去蒼旻空

次韻題墨竹

黃景高所蓄墨竹凡四軸其一子昂趙公所作伯生虞公題之其一息齋李公所作復初元公題之其一鄧天師太玄所員嶠李公所作本心周公題之其一閻天師太玄所作伯生題之俱用伯生韻

我屋琵琶東清谿轉山曲天風度林梢泠泠韻蒼玉金鋪颺庭戶絕勝賞簷谷失腳京華塵慰眼兒疏竹天人有天趣寫

作淇園緣誰夸千畝多意足寧半幅故山春雨深溪翠峰六
六對此意花然南飛媿黃鵠

寄玉隆宮道士秦古閒喻山雨

南州高士在西林萬里相思去夢尋生米渡前春浪闊朱鸞
岡上莫雲深丹藏石鼎溫溫透酒熟山瓢款款斟應笑天邊
未歸客鬢疏華髮不勝簪

春日書懷呈主教大玄閭閻二眞人

雲邊候鴈感征夫老去悲歡覺倍殊春入故園催筍蕨雨荒
南土張蘼蕪無心戀闕緣多病有夢還家喜載驅早晚皇恩
下玄省歸舟隨處是蓬壺

寄猶子世權

倦游何處不思家問信空傳海上查遲莫不妨梅有實平安
尤喜竹無花高車駟馬非吾事滕水殘山玩歲華卜築可能
勝舊業詩書勤苦是生涯

訪李泯之學士不遇

山人帶雨來相訪學士朝天去未歸乾鵲繞檐通喜氣游絲
入戶寫春暉光聯卿月瞻黃道瑞應文星在紫微聖德惟新
無闕事知君補袞用工希

記夢

憶昔慈親謁莫年明璫翠柏插華顛燕山夢裏從容見忍向
東風聽杜鵑

代嗣天師送陳華隱歸閩中歌有序

陳華隱志於道者也自閩中來京師凡二十餘年公
卿大夫與之游靡不加敬而卒莫有能羈之以名汙
之以利者非有得夫道而能至焉馬者否也一日告別
謂將歸其鄉而終老焉予嘉其爲人乃爲之歌以贈
之其詞曰

伊閩山之大兮既峻深而益奇閩之水兮清且漣擿隱居而
得其趣兮何談乎太華之巍巍彼希夷之高臥而有待兮要
終歸於道而無爲爾泛覽而遐觀於兩都兮當聖明之盛時
羌被褐而懷寶兮望閩山而言歸薄流俗之詭激而競進兮
獨撰轡而南馳食其土而韜其光兮與松喬偓佺而相追道
吾道而問訊兮質吾言之希微觴流霞而擘麟脯兮指五洲
以爲期昔宜尼之浮海而求從兮登仲由而進之爲吾徒而

得吾志兮舍斯人其焉推

奇贈藏六處士林恬齋

見說閩山八十翁蕭蕭綠髮更方瞳一從起處先天見六道
藏時妙理窮胎化鶴飛空掩冉蓮深龜息正濛鴻知君不羨
莊椿壽道在崆峒石室中先天乾居正南其數爲一天地定位也後天乾居西北其數爲六父母退藏也

題雪洲

空明萬頃絕纖埃惟見飛鴻去復回沙上黃蘆歌玉樹磯頭
蒼石見瑤臺錄衣縹緲江妃下寶藏輪囷海若來此地竟無
車馬到人間誰信有蓬萊

代嗣天師題雪洲

海上仙家有鳳麟琪花瑤草四時春尙嫌碧色浮黎土故把天瓢瀉玉塵

清明日感興呈玄德眞人

天邊爲客遇清明慙媿壺觴不用傾午夜松楸頻入夢舊時棠梓更關情青春慰眼騶騾駿過白髮欺人故故生何日歸來重侍席看雲亭上話京城

玄德眞人連枉二詩下教且分上尊見餉其二章有山閣看雲之約再用韻以謝

蕩漾春光照眼明感時懷抱向誰傾黃封遠餉憐羈思青眼相看薄宦情曾事金丹聞至道更求元寶學長生懸知山閣重侍席看雲亭上話京城

玄德眞人三和清明詩韻歸興浩然復用元韻賦雨章

看雲處不羨樓居在五城

玄德眞人三和清明詩韻歸興浩然復用元韻賦雨章

以助挂冠之志

輭紅犀上暗春明游子紛紛意氣傾冢上麒麟勞遠夢山中杜宇促歸聲長羨東皐子攜手寧忘北郭生雅量定應前哲辭華啟後生一朝新渥重萬里故鄉榮芳草勒鞍馬光風卷旆旌卑棲無俗態凌厲有家聲報國心須切居官志在行豈能淹驥足必竟展鵬程健翮翩翩起猗蘭葉葉明求賢當此日早晚看登瀛

次韻答趙同知魯齋二首

四海眞夫子能孫見老成席珍曾待聘經術早知名意氣追相逢玉樹照人明幾見金盆落月傾冀北春天長作客湘西夜雨若爲情風雲變化眞餘事湖海棲遲寄此生詩酒可能消遣得又隨車馬出都城

萬里思家共月明知君心逐水東傾雲邊候鴈驚春事馬上朝雞感宦情莫作脂韋終玩世寧從麋鹿自全生何時擺落紫清眞人薄暮見過凡再跋燭語未休深誚予苦吟五用韻解嘲

功名念歸釣湘江綠繞城

清明後四日紅梨花開用明字韻賦詩一章奉邀虞李二學士以踐爲花之約玄德員人且屬和矣學士竟不至又六日風雨大作花已委地依韻再賦一章呈玄德員人並簡二學士

霞卷雲舒映樹明花如嫵媚向人傾仙翁染翰饒詩興學士停驂倣物情有限光陰春事老無端風雨莫愁生明朝埽地紅英徧卻待詩芳出鳳城

都中春莫次韻酬丁元善

燕山穀雨全無雨游子紛紛載酒過輦路塵飛芳潤少官河水滿綠陰多牆頭獻見秋千影馬上時聞敕勒歌歸興已隨雲錦爚高處吹笙賓

雲錦谿頭翠藹空垂綸嫋嫋弄秋風水光山色日夜好髣髴吳歌在剡中

雲錦谿頭山色佳東南遥指是琵琶灘高水急不易到上有仙子餐晨霞

雲錦谿頭水拍津釣竿隨意擊金鱗吳江不羨蓴鱸美得似吾儂有幾人

雲錦谿頭宮殿開五雲深處是蓬萊羣仙不限風濤險一日應來一百回

雲錦谿頭風露清看雲亭上月三更仙翁卻在天高處萬里相思共月明

發都中

曩昔居上京結交翰墨場壯志日以舒歸心已遺忘重來感

春事去嫻吟猶自和羊何

泰符詩詩監察御史元卿之父

太行之東有沼水恆潭閒氣鍾清美系傳秦仲著名門積善固應生令子乃翁八十更康强炯如巖電雙瞳方三壽作朋稱古昔龐眉昆弟羣中堂兒歸上國拜家慶斑衣畫繡交相映滿牀笏笏耀鄉閭倘儻踰垣畏明命如翁盛德那可知天閒詩域期頤兒當勳業滿天下榮封大國長熙熙

惟歌

友人子仲元詩仙也居崇文宮擅雲錦谿之勝命工繪爲圖攜至京師翰苑諸公皆爲權歌以美之仲元徵予同賦爲作十首

曩昔居上京結交翰墨場壯志日以舒歸心已遺忘重來感

斑鬢故舊半存亡但見浮雲馳終風自飄揚登高縱遐觀到
景垂精光神州擁元氣瀛海翻微茫浩然發幽興駕言還舊
鄉同首金臺顧耿耿遙相望

通州

王畿昔全燕東郊控遼海巖巖左馮翊井邑故莫改白河繞
城東榆關扼其背舟車沸崩騰倉庾高贏鬼朝聘通九夷制
度垂萬代沈思明良會神功耿猶在伐石著銘辭清時尚誰
待停舟獨悵望過雨聊一快

直沽口

直沽海水白黃流汨其涯斥鹵滋蔓草腥氛襲流螯蟲蝨感
陰氣育此固所宜喧嘐集羣醜落日常蔽虧利蔕甚蜂蠆馬
牛苦瘡痍居人不安寢耿耿思晨曦叩頭問天公善惡豈不
知善類世恆少惡物繁更滋天公無竟言去去良獨悲

觀海船

大船乘天風蓬蓬轉渠渤歲漕千萬斛彌旬經燕越歸虛浩
無底九首爭閃舌操舟失常度千夫沈淪沒盧溝導金水奈
云帶金闕直沽環海澨地利殊未發屯田信良謀經國在明
詰王畿苟殷富飛輓誠可輟聖明仁如天忍使民力竭鄭白
亦何人誰當繼遺烈

長蘆鎮

長蘆際東海海水日夜盈斥鹵白皓皓箭年事煎烹舟車徧
燕趙射利俱營營官鹽苦高價私鬻禍所嬰里胥肆姦販均

世皇一文軌强幹隆中都鑿渠枝汶河奄鍤勞萬夫北流過
大野郵博咸歸輸浩浩六百里遠近牽軸轤南金出楚越王
帛來東吳梯航畢山海異狀爭睢盱天府日以盈九州靜無
虞神功絕今古聖德不可模此地實衝要晝夜聞歌呼會通
錫鴻名萬代稽典謨穹碑照閭閻列肆吹笙竽過客立亭下
行行復踟躕

白鳥

臨清水滿草萋萋黿黽紛紜白鳥飛七澤魚肥鷹隼少多應
相逐向南飛

黃鶯

楊柳陰陰雨岸齊科羣百丈過莎隄方舟野渡喧爭處午夢
醒來鶯正嚶

驟雨

疾風驅雨過東昌柳下維舟喜暫涼市散人稀風寂歷獨餘
雌霓伴斜陽

聞蟬

綠槐高柳護窮陰盡日新蟬噪噪吟卻憶靖通深竹裏薰風
時復聽瑤琴

梁山泊

大野傳禹功厥浸連魯衛薛酇涵虛侔蒼茫眩溶瀁濟陰極
東原連雲浩無際昔爲大盜區過者常裂眥今爲堯舜民共
樂太平世運河經其中盡日聞榜枻憶昔淮溯游濟濟環水
遶團田千萬頃蓄泄時啟閉比屋皆陶朱紅陳溢租稅於焉
有明鑑不必勞智慧苟能用斯術富庶良可繼吾言匪迂疏
安得夔龍獻書

木筏

楩柟出楚蜀材性堅且良都邑營塔廟致之極遐方一筏貫
十木十筏爲一航疊鼓促牽挽聯縣百夫行其北及淮泗其
南過山陽令佐迭迎送朋迫如驅羊候望久不至彌旬裹餱
糧既至斯服役揮汗猶翻漿孰敢問農圃飢羸固其常舟楫
或相過剽掠無餘囊商賈俱遠遯蕩然日搶攘聖明憂黎元
事佛徼福祥奉命失厥度所至罹禍殃吾聞佛慈悲必以報
我皇自茲絕水旱歲歲成豐穰大哉堯舜君允矣斯民康

秦郵道中

客行秦郵道觸目增慘悽死人亂如麻肝腦傾塗泥草屋半
頹壓牢落如雞棲一室四五人骨肉同顛擠狗彘既厭飫烏
鳶亦悲嘶腥風徹雲漢疹氣干虹霓問之何爲爾苦飢食蒿
藜春夏生疾疫纍纍委溝豁親戚俱已沒他人各東西過者
皆擁鼻我何獨酸嘶掩骼著經訓仁人詎終迷安得元結輩
惠化周羣黎

孤兒篇

孤兒可六歲赤立古道邊逢人卽下拜哽哽聲淒連父母俱
疫死問里相棄捐兒生不自保旦夕歸黃泉爺孃救兒命感

戴期終天下馬一撫之中腸爲憂煎裹飯既莫及揮金諒無全我欲以爾歸翻恐成禍愆疫癘有薰染世俗交相傳去去復回顧涕泗俱潺湲夜宿邵伯驛展轉不得眠中宵益雨至殺氣風雷先念彼曠野中孤兒死誰憐守令美與服日事扑與鞭妻孥自姁愉撫字心茫然采詩俟王命聊著孤兒篇

棄親行

金陵城東八十里龍潭江上南山阯積柩從衡滿道旁不封不樹惟荆杞朽者暴骨沾泥沙近者尸蟲出棺底天陰雨溼狐狸嗥炎赫熇蒸蠅蚋起問之耆老此何爲具道東南風俗鄙貧家死喪無餘地火葬不如風葬美置之原野任飄揚子孫孫那復視月深歲久爲黃土安在烏鳶與螻蟻北盡淮南及越習尚猶來斯久矣官今乍見爲驚嗟終返空無非怪傀聞之心動毛髮寒異俗居然無類沘此地昔爲吳越區乘傳古聖宗姬姒五馬渡江文物盛中華士族多南徙養生送死禮猶存作俑何人胡乃爾昔聞海上有茶哇歌舞送尸云祭鬼鬼享即爲禽獸食親與鬼諸心別喜尸完不食翻悲泣王化不漸何足齒吳兒甘分習荼哇仁者固應知媿恥長民自古需賢才易俗移風著青史誰當傳此棄親詩願與斯民振頹廢

季冬雷雨彌月暖如春中至順二年冬陰陽益舛戹時當復爲臨已覺寒氣淺膏發無希磐泉源有餘泫崇朝急雨至永夜奔雷轉豹豹逾兩旬濛濛失蒼曠谿流與平陸咫尺不復辨田家最愁思歲莫飢凍剸頻年苦飢旱租稅詎能免方春待于耜所望心力展胡爲甘澤早常恐朱夏鮮舉頭見浮雲浩浩那可搴貴賤永相望華筵正沈湎

至大四年辛亥予年卅九承應中朝奉詔代祀海嶽冬十二月還京師與歐陽翰林同舍守歲賦詩和東坡龍鍾卅九勞生已强半韻至治元年辛酉又與歐陽偕留京師除夕用韻述懷週來十年春秋五十有九矣感今懷昔追和前韻呈秦古閭喻山兩諸友

人生百年中哀樂每相半誰云學道者亦作逝川歎翻思昔所經顛倒供戲玩過眼如春華旋空逐雲散浩然賦歸來甘與麋鹿伴情親獲益友啟沃資月旦週來十餘年篇章已堆案去歲復北轅心緒苦紛亂今茲遂初志如熱得清盥白駒駛流光羲和敢稽緩明朝盈六十甲子若魚貫怯夫不知懼勇士寧肯懦一氣存吾中丹鑪擁紅炭諸君文字飲亦足張眞館從渠北風勁共愛南枝暖添年有青精保此三英粲

辛亥歲所作

七十古所稀四十過大半蘇公已闖道尚作龍鍾歎吾生亦有涯胡乃爲物玩京國何淹留萍蓬悲聚散海嶽崇明祀久矣樵牧伴騑驂駸康莊不暇幾昏旦歸來見天子紅雲擁香案觀風使臣職詎敢陳理亂栖栖分幽屏耿耿忘梳盥歲事忽崢嶸坐使衣帶緩起予得良朋剖析精唯貫長才發英華

高節振孱懦更闡語未休豈復計薪炭守歲亦云樂椒觴開
孤館頓消殘臘凍行迓春陽暖霜鍾薦戶動一笑三星粲

辛酉歲所作

買臣負薪時百歲殆將半富貴需何時行歌匪長歎太白眞
僊才風月飽清玩行年四十九往事遂煙散知非不可復乃
結雲水伴念念營丹砂吸景在清旦二賢餘事業史傳列公
粲修名蓋今古景行照衰亂吾言適爾同上國屢觀盥班首
遊相望鞭策寧敢緩丹心日星麗精義金石貫斯人亦何人
自奮豈頑懦況逢聖明時清夷塗炭致君非吾事探賾志
玄館共茲松柏寒勿羨桑榆暖斐然賦新詩發子一笑粲

賦詩之餘見者咸謂僕殊無白須不類六十歲人明日

呈諸友

常時六十翁鬢髮白居半攬鏡尙黑髯堪憐復堪歎平生四
方志豈爲女兒玩龍門見河清衡嶽企雲散邇來三十年多
病惟老伴曙鼓啟重門陽和又元旦火城列銀花投刺紛几
案遙知閭閻中雜沓車馬亂吾儕分幽棲何事躬薦盥雲霞
映鳴珂頗勝佩韋緩竹宮忝祠官肹蠁義同貫卻憶少年時
剛腸嫉柔懦於今定何似落落灰中炭可人數君子講肄同

茲館吾衰任自然豈復計黔暖起予得清詩玉齒口爲粲

次韻答程竹邁令子

勞生閱百州轍迹天下半過眼秋空雲徂年復何歎結交空
四海敢以人物玩相知恨遲莫每聚隨復散豈忘鷗鷺盟寧
逐鴻鴈伴夫君河南裔信誓明旦旦諸郎盡瑰偉珊珅紛在
案且園有遺逸砥柱俯零亂義勝忘邊幅神清聳巾幘門
蹴春雪煩怪馬蹶緩論文見雄深於道實同貫大音振希聲
感發自吻合相期在温温擁鑪炭明朝寄新詩翠墨照
瓊館落月屋梁閒光風散餘煖欲和不成吟寒鐙翳復粲

次韻答程從禮竹邁令子

汗牛五車書讀者誰能半才難古云然於今復何歎晚成得
程生桓圭屏珍玩旣見心則降仲仲百憂散歲寒松柏稠投
老資爾伴別來心炯炯命駕常待旦遺我英瓊瑤報之青玉
案高堂聳靈椿風華森不亂連篇枉佳句每讀必先盥君今
醫國手千古躡和緩雄文大江流浩氣長虹貫友道知損益
儒風振庸懦戰藝期高秋鋒鋩出鑪炭從來廊廟器亦自諸
生館行看步青雲德布陽春煖故交諒無忘方外師可粲

從禮一和三章字字精粹鈍根纔答三章復至愈出愈

奇其一論文敢不退避三舍其一論道因據所得答

之其一詑僕遠游輒序出處述懷共成三章奉謝

聖人自生知尙著敎學半況我昏愚人臨文漫嗟歎來詩語
絕妙字字足奇玩雲霞乍舒卷風雨欻飄散鮑謝難爲工陰
何敢求中藥麗彌春空清明旭秋旦鈍根尙遲同敏手分滿
案所餘心搜枯轉煩亂譬如汲智井汙濁那可盥應憐
巨源踈欠怪安石緩文章雖小伎於道同一貫袁君正而葩

發我庸且懦孤坐挑寒燈長吟續鉄炭老柏鄰虎谿玄關隔
儒館東風忽同春一夜衾裯暖相思如見君梅花耿孤粲
憶昔年少時醉游日參半忽忽思娛嬉何曾識悲歎行行違
求友河山飽經玩鵬南風翮舉馬北霜蹏散五十纔知非羈
孤復誰伴畏塗久冥行旭日喜方旦精微得心傳糟粕笑書
案已如泥絮定肯逐風花亂無營復何思不垢焉用盥憐君
多道氣此志那可綴孔李昔通家宗乘本相貫來詩見深情
砥礪匪頑懦在宥觀此生陰陽日爲炭翻然眞我從空同有
珍館蕩蕩天風寒溫溫日華暖吾師豈吾欺丹光已於粲
中年客京華讀書至夜半每觀聖人心掩卷自三歎予時正
求友珍寶非所玩翰苑多名公車馬分聚散暫違巢許鄰頗
欣相知帶門敢迂緩聖學尊程朱萬殊理融貫吾衰尚能勇
爾壯夫豈儒出處雖不同論心豈冰炭賓王昔天衢樂道今
玄館九宵風露寒斗室燻煙霞暖得失勿復言檐花一鐙粲

早春水漲寒甚

三年建寅月診氣常鬱蒸十日九雷雨泉源盡奔騰夜月纔
舒光朝檐復如繩朋儔絕來往車馬憂淩兢沼沼覆江海浩
浩迷亢陵未聞潦蛩先有此巨漫乘北風開號寒泥滓兼輕
冰疫癘逾二載凶荒苦相仍冬春反常令經訓良可徵坐令
憂國心耿耿忘寢興變理在元宰皋夔已同升凝情望天北

同幹期三登崇仙觀

神仙出東晉靈迹徧荆揚炎史開錦帷老柏何蒼蒼弟子餘
十人英聲各煇煌烈烈神惠君炳靈見眞陽松篁擁樓觀煙
霧披廬廊丹成井竈在零落棲餘香千載如一朝福被斯民
康所以恢學徒精修道彌光今辰拜遺像感此日月忙刀圭
儻可求祝駕終徜徉

崇仙觀次韻壁間留題

眞人化去幾時歸弔古休殫獨掩徽任出至今悲衛鞅說難
終古薄韓非應知筮仕多零落爭似求仙自奮飛千載神交
惟此道從教世上有危機

游眞陽山得聶鏡得一二生妙齡知學以詩來見辭意勤至非欲速成者賦十一韻以答之

名山人物多瓌瑋二聶方秀發煙霞滿襟懷新詩力追古字
字勤敲推嗟予忝先覺稟性寡所諧以爾道心固嘉言勿嫌
猜精心去蚤蟄勵志除蒿萊嘉穀日以滋天光豁然開換骨
知尚時仙凡信邈哉雲端謝平起今古皆奇才
昔有皇初平學道弟兄偕道成總仙去金華鬱崔嵬眞陽古

寶豐山 道書華蓋三十仙君所治

去謁華蓋君迢迢萬松嶺雲霞散朝輝霧雨翳陽景猱山
更幽鳥弄日初永躋攀足彌倦接遵心已領樓觀空靜嶸嵐
光襲衣冷入門何所見綠草聚龍鼈藩籬藉荆榛夜宿抱虛

磬晨炊拾陬樵清絕異塵境紫筍供長劉廿泉出修粳野人尚營營我意獨便靜黃房息深深虛室光耿耿亦欲從茲游悠然視其頴

贈始豐山道士陳此玄道書始豐山第卅七福地文始眞人尹喜所治唐神仙文簫吳彩鸞於此修鍊今爲仙林觀云

十里幽尋到洞門藤蘿竹樹費攀援長雲杳靄驚驂遠瘦石嶙峋虎跡存共愛文簫成妙合誰從尹喜問眞源高人又見希夷子一笑無言道更尊

游始豐山道士陳此玄出示往昔於閣皁山所得玄德眞人墨妙珍藏二十有三年矣自謂傳家之寶賦五十六字以歸之

當年仙馭下凌雲搭紙雲煙妙入神弟子尚留眞蹟在山靈長護墨光新淵珠借媚榮丹室石玉含輝照鬢筠早晚六丁還取去赤書元自屬天人

奉和留題閣皁山詩韻寄呈太宗師玄德眞人

憶昔從師假夢中明禋盛典已無同棲遲霧豹眞吾事上下雲龍賴此翁金薤琳琅清曉露玉階環佩紫宸風留侯早棄人間事同首神山是故宮

游沖玄觀道士孫玄玄出示吾友辭玄贈所賦絕句清麗可愛依韻輒賦三章時墨書芘衛玄教擷微徐役故首章及之

富州行

富州城中雨翻盆富州江水侵城門三冬常苦風雨惡兩月不解雲雷屯黲墨已過平聲春未半白波浩漾無諸村寒氣憑

陵失暘谷殺聲排蕩擁崑崙蟲蛇滿地憂凍死草木已陷何
由替田家舉趾迷畎畝飲食顛到傷情魂紆金太守在華屋
一念忽復憂黎元酌水爇香走祠宇從官雜沓咸駿奔黃冠
釋于出經像苟欲以此排天閽氛祲從來自乖戾同天有道
須討論似是天公憐赤子詰朝已見扶桑暾五風十雨願終
惠稽首再拜天何言

湖田

湖田森水漲遠近富魚鯇浪接雲邊樹風回海上查齋沄深
畎畝浩蕩失津涯農事嗟何及豐年望更賒

玄同丈室六詠

瑞香

密葉舒青蓋繁花點絳層幽香滿庭院桃杏敢爭春

綠萼梅

野興青丘烏豐姿萼綠華瑤池別王母來傍列仙家

紅梅

丹霞蒙素質絳袂掩清芳一與佳人別窗前忽見君

幽蘭

劍光千萬葉玉色兩三花珍重幽人操同心越歲華

黃木香

枯株便愛日嫩藥怯清霜風雨三春莫荼蘼不敢香

百結

百結逢春日數花迎曉風道人無個事笑爾獨忡忡

黃堂隆道宮次韻陳秋巖所題

家住消搖擬鄭鄉尋眞聊復過山陽千章古木連雲湮一種
蘆茅沁露香仙道猶推師道重歌聲還共水聲長軋車歲歲
瑤池會流俗何知有底忙

寧州太清觀厄於火且三年高士黃自牧焦心瘁躬走
謁檀施期底於成訪予玉隆賦詩二十八韻見遺卽
韻答之

瓊旌堂上森圖書十年燕居已忘吾坐見朱顏生白髮逢人
自笑山澤癯外視不足中有餘顧影窈窕憐鞠孤道人閱世
周五湖滿襟風月眞吾徒殫鋏歸來食無魚過我非爲利名
趨背負錦囊從奚奴自云力耕闢荒蕪道喪交情誰笠車迴
柳蒲世事擾擾更榮枯勿念昔有傷今無時來不煩折簡呼
瑤臺玉宇須淩虛翠琰穹窿照山隅黃房自足寧君駕鸞功
盛事端可模丹成千歲遐清都

次韻答劉存庵

玉樹淮王後如君有幾人隱居便地勝樂道見天眞雨霽千
山曉風和萬象春求賢當盛世早晚覲楓宸

隱者陳元亮故宋太守杉谿之子也有令名予未之識
一日賦詩一章寄玉隆道士陳雲隱高古可愛次韻
以奉雲隱併寄元亮

有客何人斯揮毫落珠玉文章事經濟胡乃在嚴谷知人視其友風月富鄰屋陳子夙相親抱被或同宿朝來誦佳句溽暑快新浴山中十年事歷歷如轉燭獨餘詩酒興清絕映林麓彼美那可期君應往來熟義勝中無營環堵恆自足我欲往從之嶇嶮與山曲馮高挹西爽秀色窗戶綠五陵佳山水是處可游目達士輕去留反招有遺躅何時盍吾簪莫作龜藏六

歐陽南還陽得官廬陵郡幕歸自都中有作見寄次韻奉酬併寓相規之意云

憶昔燕山看飛雪貂裘駿馬長為客君時獻書光範門十日八九見顏色奉祠一去十年強君映青衫五峰碧考書上上交勿予忘高歌對銀燭

敬修再賦長句見贈次韻

晉柏千年聳奇怪遠並甘棠應勿拜旌陽神劍橫秋空六合蒼茫九州隘昨夜鸞驂還故里雷師濆洞風雨快朝光入戶叙無聞收拾神功歸上界憶昔朝天出清瀕珊珊環佩勝銀艾頹看萬象雄森羅動地鈞天等秋噫奉祠南下得消搖索居朝莫聆虛籟尚友如君同臭味便應崔沈知崔瀅高秋戰藝苹文鋒意氣雄豪輕勝敗大器輪囷異瑚璉既戒中州文獻羅星鳳予亦瞠然起江介青紫定知成俯拾巧宦誰云俱狡獪飛黃騰達際明時記取任棠陳水薤道傳太極有家聲木鐸夙振聲聵我住雲林君勿羨晦明晝夜舒圖畫杏壇柏殿總清安君系儒宗吾道派送君無物止新詩嶺上白雲非可賣

敬修集天下同文以壽諸梓用前韻賦詩一章求賢於
予次韻
英雄昔未遇蠹桂炊白玉終然位卿相德望豈不淑抱道復
何求公寧厭茅屋蹇驢與破帽步月待朝旭知音苟無人燕
石迷結綠傾盍方論交新涼累篇牘嗟予守祠官短褐異華
轂媿非原結施安得孟宗幅大哉同文集搜括徧山谷訓詁
粗風雅窺觀必薰沐藻麗敷春雲幽芳散秋菊鋼鍰事銖稱異
好匪奇服象罔求玄珠桓榮致翔鵠幽等到眞館已候夜鳴
鹿勿言天外事且飲杯中醁富貴非公誰榮遷定喬木他年
玉堂仙桓赫金蓮燭
題宜春山水圖贈謝景初
昔年仕昭萍地入吳楚交扃舟熟來往山水多嚴嶼上有宜
春臺雲煙俯江郊輕別忽三紀光陰如石敲謝生持卷來訪
我松雲巢云有羅稚川筆力驅騰蛟生綃半幅閒曲折藏泓
坳摩挲識曾游峻路平林梢五臺互轇轕三峽爭崢嶸秀氣
何所鍾英委匪菅茅進德須及時青春無自拋歸哉有餘師
世俗徒嘐嘐
送楊廷鎮總管歸全州江西省檄考試竣事歸治所
全州太守楊夫子經術傳家世共稱化並文翁臨蜀郡仁推
元結在春陵清湘浩浩恩波闊喬嶽巖巖夙德升聖治維新
求舊日佇看威鳳早騫騰
送董文壽還山文壽嘗師金野庵學道
我家龍虎山秀發山之南聖井羅諸峰羣仙列雲庵龍泉啟
華構樓觀何耽耽種杏聞董仙緣毛已毵毵邇來有雲孫勝
處多窮探訪我騰勝天玄微志同參道超太極先一理中函
三夜氣方鴻朦蟾光映秋潭可受不可傳吾言非高談持歸
問金子自言吾無慙
贈道人周無情
周生學老氏而以無情字爲人苟無情木石復何異猶龍五
千言亦曰絕仁義三寶先慈儉慈愛情所寄聖人憂道喪矯
激有深意學徒得其偏直以情我累性情自天稟應物無險
詖於焉致中和化育贊天地斯今胡不然無乃果自棄爲作
無情詩勖我爾賢知
無情得詩謂予正之以中庸之道未盡無情之義復作
八句偈以贈之
道人本無情悲喜了不系飛鴻雪泥跡去去那復計一月涵
萬川何曾與俱逝吾知無情眞爲說無情偈
天寶洞天贈支鍊師
南紀多名勝西山得異瞻千峰迷遠近百里見洪纖突兀仙
家出巉巖洞府兼瑤池青鳥去碧海紫鱗潛神物儲金盌騷
人詫玉簫龍光騰瑞靄鶴影轉晴檐吳許高風在舊廬宿衛
嚴旛幢獨棟宇簫鼓走閭閻祀典邦家重祈年水旱占旛壇
通絕頂罕廟頹孤尖丹竈風煙合芝田雨露霑修篁吟鳳咮
蒼檜亂虬髯藥搗松脂滑泉斟石髓甜野花搖白氈山果落

紅鹽興遠詩頻詠歌長酒屢添幽棲支伯文藻媲江淹訪
古情何極詩眞樂未厭他年續仙傳著我定無嫌

吳仙觀贈祖鍊師

在昔吳仙宅於今老氏祠萬山環翠阜一水匯丹池怪石金
莖出修藤鐵鎖垂重門森羽衛祕殿靚禮帷御史三天秩眞
人百世師清時消癘癘萬古息蛟螭紫誥旌神烈玄功著鼎
彝緑衣分縹緲瑤草競葳蕤鶴嶺雲千疊蛟湖月半規山靈
驅象罔方士學安期鄭谷鶯鳳嘯嵩高熊豹委秋空騰劍氣
曉露沁詩脾上下多騎鹿逍遙獨采芝不關輕紱冕曾是畏
鵷鷺好客門無鍵論心酒滿巵塵緣俱擺落清事總相宜古
字唐人韻雄文宋代碑室虛光耿耿丹熟樂熙熙建闡知何
以贈

異松喬定可追興來吟不盡醉筆寫樛皮

玄都道士出示吾師月池翁三十四年前所賦詩次韻

上界玄都觀雲關列萬松遠山晴見晝高閣坐聞鐘未問還
丹訣聊舒辟世蹤慨哉老仙柏歸去主人容

道士祖竹谿見和再賦

萬古神仙宅層樓類棚松廣寒通月戶虛白應霜鐘化鶴容
無術飛兒豈有蹤覓裳驚世俗卻擬集夫容

送蔡九思如京師

蔡子事遠游彈冠向燕山燕山帝王宅虎豹嚴九關經緯探
軌轍飛甍結雲端珪組羅俊賢輝光照人閭男兒負經濟曰
日生羽翰企臺躔千仞中道多險艱人月寒風至客衣常苦
單田園有眞樂去去何當還

次韻劉明叟推官

蒲古西林太史家樓臺長是護煙霞紅鑪夜月留丹訣翠柏
凝霜拂劍花龍臥有泉寒不竭客來無酒夜能賒高談一苦
添詩興清絕無煩雪水茶

楚些二章爲丁石澗作

東風解凍兮草木華滋朝躋南山兮思遲遲憑高兮騁望嫩
人去兮何之石磊磊兮愁予礪泠泠兮聲悲聆雞犬兮雲中
忽有無兮愈微心飛揚兮浩無極耿思君兮淚橫臆命巫陽
兮下招窮八荒兮求索神山巍巍兮海上風波洶洶兮難卽
盍歸乎來兮舊鄉企予望之兮庭柏

若有人兮鸞岡紫霞衣兮白霓裳乘瑤光兮北極拜金色兮
扶桑歲既晏兮寂寥炯神兮內明音芒厭塵世兮澗濁鴛飛龍
兮周章周章兮何許籲高明兮九阬音岡思夫君兮耿耿佇環
佩兮鏘鏘

丹陵觀道士胡天牖約余同游古龍宮至丹陵胡留西
山別墅宿留三日胡竟不歸賦五言二章以寄之

一興胡公別經冬春又殘來游鍾玉府爲問紫金丹采藥歸
何晚尋芳興未闌長吟倚杉樹日暮碧雲寒

古龍曾有約春莫擬同游夙駕成孤往瞻鑣竟莫酬山空雲
冉冉風靜水悠悠尚想釋公子芳醪正獨篘

題象牙潭古龍宮

錦江東流過西原江邊老木雲水昏祠宇沈沈著靈異龍宮設像古所尊珠宮貝闕浩無底世有漁者知其門歲旱爲人作霖雨神功烜赫難具論紫髯道士好事者一一演說非虛言昔有張侯作太守夏秋禾黍傷載燔封香遣使走祠下頃刻雷電威崩奔萬丈橫江見鼉鼉四郊甘雨如翻盆坐見焦枯變豐稔邦家藉爾蘇黎元古今施報昭祀典誕錫爵命當殊恩胡爲喬澤久未下朕鬱空爾流諸村廟前行客笑且語有功不賞何其繁況復龍居異人世服食不在璧與飧旱乾水溢靡終極蕩蕩神化天長存

題玉臺觀

再冉春光取次歸玉臺高處閱青暉湖田水漲耕夫息野渡舟橫過客稀篙竹籠煙饒綠暗櫻桃帶雨長紅肥心清隨地皆仙境何用尋眞入翠微

玉臺觀贈諶鍊師

平湖古觀勝山樓蕩漾波光綠打圍清磬拂雲驚曉夢落花和露點春衣高人自得養生主俗客那知杜德機試問諶公行道處中天積翠是耶非

贈筠鍊師師少壯徧游江湖能役雷致晴雨其師夏公亦以道法著名

隱存間說夏黃公弟子傳鑑已姓龔月下吹簫曾引鳳池邊縮水試降龍壯游自適江湖興老去人看冰雪容他日重尋之

應更健玄關莫遣白雲封

古心萬鍊師樂道好施玉隆殿閣摧圮師以己財作新之奉贈四韻

唐人何浣萬仙翁此日雲孫道益隆古貌彌明譏石鼎野心弘景畫金爐神交蓬閬蒼茫外興入江湖杳靄中更借廣寒修月手錦帷宮殿看成功

翰林典籍劉泰觀酤題玉臺觀用工部閬州玉臺詩韻邀予同賦

玉臺何代築尚想少陵游勝境西南異高名今古留山蟠龍虎勢水繞鳳麟洲琴歸紅雲近通明在上頭

泰觀別去二十年邂逅玉臺話舊信宿而去用前韻贈

麟君不得意又作五湖游仕路何時達詩名到處留溼雲迷古道春草徧芳洲去須奇遇侯封在虎頭

題棠湖沖眞觀

汝水沄沄去棠湖湛湛開苔侵碑碣古雲壓棟梁摧石客求丹訣無人問梓材松風更蕭瑟空有鶴歸來

題招仙觀

觀乃許太史鑄劍處近年主觀章高士重新之

唐朝古觀喜幽尋寂歷松篁護畫陰山閣雲深仙犬吠劍池風起老龍吟章公盛業光前後太史神功邁古今試問道人何所學傳鍛無事只傳心

南昌道中

楊花飛盡楝花新芳草連天水欲薰薄衫野人形似鵠插秧紅女工如雲煙光激灩陂塘滿曙色淒迷隴畝分見說田家更憔悴催科隨處吏成羣

洞陽觀

江上神仙宅幽尋挂席來同風知鳥嶼映水得樓臺劍爲降龍出門因放鶴開滄溟空浩蕩那更有蓬萊

洞陽道士朱大中往歲識面於古洪獨見標致秀美初不知其才能也余既題前詩大中屬和且敘宗盟句法清新意度高古與之語好學多藝年雖少奇才也復用前韻贈之

縮地求蓬島尋源訪羽人閒形千古異阜色四時春殿閣縣金牓嚴廊擁玉晨雲霞光綉爛嶺岫勢嶙峋寶籙三天授鴻鈞一氣均余既題前詩大中屬和且敘宗盟句蒼煙外共樂年豐頌太平

重游閣阜山三十韻

之子吾宗彦相思望汝來出塵看玉樹通籍在瑤臺文史三冬足詞章萬象開求賢當盛世喜見北山萊

游洞陽既留題五言詩宿留三日境與神會吟興不窮再賦七言律一章

彭蠡西來汝水東層樓突兀水雲中晴天蕩蕩黃金牓夜月沈沈碧玉宮河北效靈蘿薜穩神仙朝帝鶴巢空洪濤不隔尋眞路我欲馮虛試御風

妙有堂

南湖有孤島流水過幽江蕩蕩來天風波濤日舂撞道人王遠徒旣見心則降樓居扁妙有萬象羅紛旄道人學虛無妙有豈能究常無與常有體用非珉玒一笑悟玄理紅日生東

窗

如清江訪舊出山遇雨

仲仲事行役暫喜午陰涼冒雨千山暗號風萬竅長前谿新漲綠早稻半傳黃處處歡聲起秋成定可望

瑞州道中連日喜雨

柳岸谿橋又一程疾風吹樹攪谿聲蛟龍半入雲頭黑蜻蜓斜分雨腳明客路敢辭泥滑滑田家賸喜水盈盈西林同首蒼煙外共樂年豐頌太平

重游閣皁山三十韻

縮地求蓬島尋源訪羽人閒形千古異皁色四時春殿閣縣金牓嚴廊擁玉晨雲霞光綉爛嶺岫勢嶙峋寶籙三天授鴻鈞一氣均余既題前詩大中屬和且敘宗盟句猷四海遵清朝崇大教重使展明禋憶昔陪師馭維時忝國賓皇華輝曉日紫氣靄秋旻檄走風雷動恩沾雨露頻晝豐昭胙鑾景福敘彝倫一別歲月久重來物象新山靈如喜客方士轉情親楊蔡松喬侶陳徐巢許鄰丰姿出塵俗德望靡緇磷笑整謝公屐還醲陶令巾追隨忘遠近登頓覺逡巡絕頂壇雖險磨厓篆更神除妖歸正道濟世賴深仁赫赫仙翁秩班班上帝臣高奔陵日月飛步蘭星辰故宅何年改玄風浩劫振妙傳應有待良遇邈無因綠野招猨鶴滄洲想鳳麟石存雙鯉化潭臥九龍馴馬跡紛瑤草棋杯護翠筠林深丹竈在霧暗墨池湮琴筑涓涓響旌幢樹樹陳空階環薜荔精舍莽荆榛勝事難窮盡幽棲豈隱淪何當分半畝共作葛天

民時宗楊京山提點蔡楚山提舉陳觀心宮倅徐心一故云

泊玉澗口

維舟玉澗口訪舊意如何地僻人煙少江空月露多疏鐘來野寺小艇亂滄波更喜仙家近臨風想玉珂

明日入山奉宮主何蓑月

釋舟行草路十里聽松風疊嶂開青鎖一谿流玉虹神仙遺世遠祀典至今崇樓殿凌雲起重興第一功

蓑月見和再用韻答之山乃梅子眞得道之所

東閣餘詩興高人又姓何論交金石重閱世海田多德潤山藏玉心閒井不波神丹應已熟玉陛看鳴珂

秀氣鍾羣玉如君有古風丹心明皎日文彩映長虹吏隱今誰並仙才世所崇何當伐山石椽筆紀成功

題仁智山水圖

子昂內翰至元間爲夏官郎中時作仁智山水圖以畀眞人劉君玉笥道士羅環中從劉學道乃得之距作圖之歲殆及二紀仁智乃羅故隱堂名珍藏又廿年矣余游玉笥主羅君出以示余徵詩賦十韻以歸之

人心每好靜靜久動亦隨動靜有常道道合仁智基宣尼喻仁智謂與山水宜趙公游聖門仁智固自知居官繪爲圖寫此胸中奇羅仙家玉梁清輝肆娛嬉高堂扁仁智動靜人所師此圖一入手把玩願恨遲願子勗貞操勿爲聲利移達德先智仁宣尼不吾欺

蓑月

石洞仙人舊姓何月明何事更披蓑知君玩世甘樵牧慚愧人閒尙綺羅

明月壇

明月壇前露滿衣鳳簫聲斷彩雲飛梅仙一去無消息立盡殘更望鶴歸

三台松

落落長松百尺身碧霄常與泰階鄰仙官閱世輕人爵肯並三槐詫重臣

澗泉

羣玉峰前水一灣潺潺流出白雲閒神仙宴罷歸來晚臥聽千澗屏幃列萬重玉梁蜿變化鐵柱妙形容突兀飛樓觀鏗鏘振鼓鐘恩榮丹詔下珍重白雲封鴻寶應難祕刀圭倘可逢高人曾狎鹿中使昔投龍金籙何寥闊瑤壇尙肅雍穹碑傳禹迹巨石紀仙蹤入谷東南奧懸厓子午衝野花明側塞幽草細蒙茸曲折逾青嶂攀緣訪赤松蒼茫風景顥厭泥露華濃永嘯和天籟旁窺俯壑淙彤霞九眞署司命百神宗祀典推嚴潔黎民盡敬共炳靈稱赫赫求福見憧憧郁木霏香

遠華芝秀氣鍾嵐光騰瑞露磴道峙崇墉梅尉誰能並何公
世莫從祠官今水部俗客匪周顒去去尋輕舸行行伴瘦筇
題詩無好語一笑賴彌縫

周大江游仙詩

四海大江翁時清道更窮還將醫國手轉作活人功栗里今
陶令東山昔謝公九京如可起端有萬夫雄
廬陵周處士束髮慕前修靜得琴中趣閒從方外游漚洲餘
歲月宰樹幾春秋喜有承家託諸郎更炳彪

送郭志尹秀才趨上京

之子儒林彥汾陽幾世孫沈深窺學海浩蕩見詞源白日風
雲會青春雨露恩遡歸拜家慶盛事說名門

宗友大中惠詩歎此淹留次韻解之

晉柏淩空翠入樓祠官老我十年留世緣衮衮翻疑夢詩興
寥寥冷欲秋天外錦帷瞻太史雲端仙袂挹浮丘師承正好
親同姓莫作騎鯨汗漫游

曲曲闌干百尺樓每於多景獨遲留紅霞出海千山曙白露
涵空萬里秋人世忘機皆樂地仙家隨處是丹丘桃椎芳躅
分明在何用求師賦遠游

登華蓋山虞十一學士枉詩見寄次韻

朝元劍佩逼中台頻視巔厓念草萊萬象盡從天外見三峰
疑自海中來丹池月冷龍應蟄琪樹風高鶴未迴此景若無
虞學士野情詩興亦寥哉

巍巍華蓋像天台石有龍湫山有竦黃獨苗稀仙子去青冥
路穩世人來軍山南望雲千疊巔水東流勢九迴若向輿圖
辨方域分明指掌信奇哉

雍國當年位鼎台清朝又見北山萊挂冠莫向南州去賜酒
朝從上國來蓋世文章多忌嫉致君事業尚遲迴時人不識
乘桴意卻擬承禎更遠哉

丹霞道士黃知微見和再用韻答之

禮斗壇高鼇上台丹霞長為護蒿萊巖花委地知猨過庭竹
搖風企鳳來問道有緣千里遇游方無定幾時迴乾貞戶帖
山中寶早賦歸歟信美哉

題白雲深處圖贈麻姑道士上官玄玄

亭亭麻姑山翠色出天半山中有佳勝原野平若案道人極
幽討結構巖谷畔松風激飛泉彷彿絲竹亂白雲護蒼蘚蕪
徑人迹斷人閒那有此直恐縣圃員道人上官生旭日示方
旦居然絕華念甘與麋鹿伴學道期精堅毋為畫龍玩持歸
語麻姑為我一笑粲

蘇文忠公嘗謂人之為文須令氣象崢嶸精彩絢麗漸老漸熟方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麗之極若徒見其平淡而便學此樣則失之矣貞一尊師見教所作有古體自成一家披卷吟終偶憶蘇公之說敬歌二絕

煙霞牕牖敞爛長虹盡飲光芒入太空存得本初根柢在自然

機軸妙天工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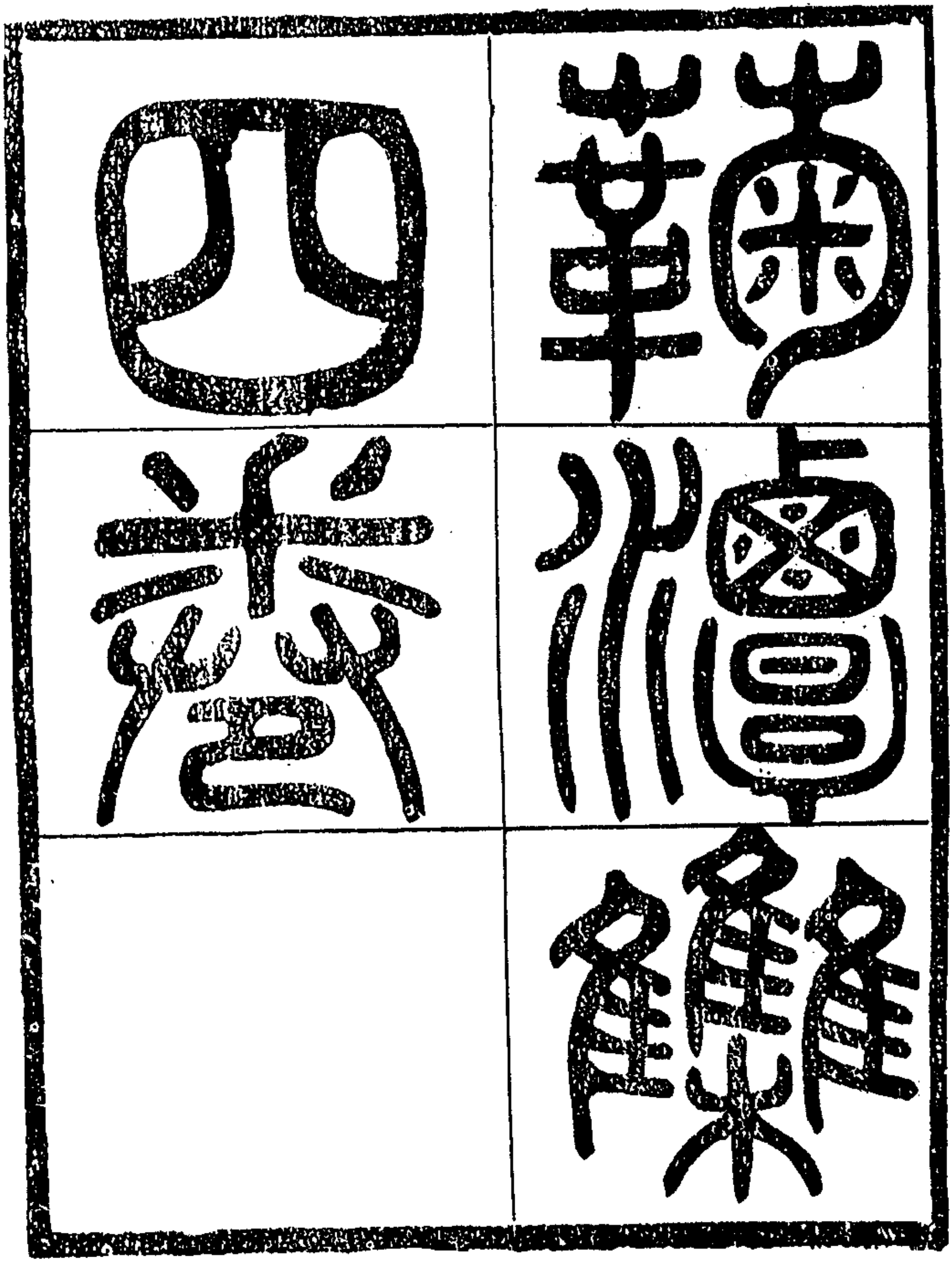
學詩眞與學仙同換骨元非一日功見繞九秋風露足纖埃
磨盡見寒空

貞一齋詩稿卷二

龍虎山中託鍊丹身操儒行隱黃冠解衣弄月當泉壑滴露研朱倚石壇輿地著書還有攷竹宮將命卻無官遺篇不用重評品虞范親題在卷端

故元文章之盛雖方外道流亦有其人如吳全節揆玄卿張伯雨輩是已此則朱本初所著貞一稿觀其所得尤爲精深宜一時大家特爲親書其首也本初臨川人出家上清宮而從吳宗師居都下其稿既無刻本不知此篇何從傳至吳中幸而爲抑夫縣令所藏不然其亦泯矣抑夫嘗出示余攜至京師爲題其後而還之弘治十年歲次丁巳七月廿九日吳寬原博甫題

其文集之後其詩文之佳有范清江等六家序詳言之元人文集傳世日稀存一家於天壤閒士林亦所深許首有李申耆跋跟蓉鏡藏書歲在閼逢攝提格九月烏程張鈞衡跋



卷一
詩
卷二
駐蹕頌　大元通制序　韻會舉要書考序　張文忠公歸田類稿序　大都鄉試策問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忽神公神道碑　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監末赤公神道碑銘　河南行中書省護軍封南陽郡公韓公神道碑銘　贈同知陝州飛騎尉追封洛陽縣男楊君世慶碑銘
卷三
眞定路宣聖廟碑　燕居堂銘　安氏尊經堂銘　知許州劉侯民愛碑　鎮平縣尹劉侯遺愛之銘　增修公廨碑銘　重建麻衣子神宇銘　奉元明道宮修建碑銘
卷四
元史列傳
蘇天爵撰神道碑
虞集撰畫象贊

菊潭集卷一

順陽李　祐魯　孫

詩

范墳詩

宋蜀郡開國公范鎮景仁諡忠文其一世盛德偉烈光著史籍人固知之其葬在襄城汝安鄉推賢里載東坡集中甚詳襄城故隸汝州狒來訪問故老其墳儼然故元詩選作向在已爲野夫豪農耕爲禾黍之區矣范氏當金季猶有居墳左者自經兵燼不知所存拊事歎閔故爲作詩以記其概幸在官君子知其爲先賢遺墟庶有以處之

忠文峨嵋英始也跡甚微堂堂薛簡肅旗隼西南飛其人古廉守肯持蒟醬肥所得一偉人天下大布衣引以賓王家光映春宮閣昭陵宋仁主前星久無輝犯諱言所難雷霆每震威雄哉鍊石手妙補天巍巍相江南來雲掩扶桑暉舊德陳苦辭往往阨謗譏諸賢抗章疏弱卒攻堅圍公力斡焉鼎正氣碎黃扉荊舒憤至骨斥文表詩選作片語筆自揮贈之以薰蘭何往無芳菲時公與司馬聲諧玉琴徽解冠挂神武甘老西山薇九寓日晉昏赤子將疇依雨公幸無恙起拯或庶幾嗣君元祐初痛洗前人非民望屬司馬欲遯天爲轙帝命起公臥門人文類詩選作車停作馬騑君寶了吾事此外何所希清風溢寰海不啻嚴陵磯公既晚家許道德人所睇襄城卜詩選作封籠汝潁皆京圻我來訪遺墟名姓存依稀來仍散下文類三十三作兵燼雨雪無留霏公名在天下豈逐碓露晞誰能禁耕牧盛事乘新機吾力不足振感歎徒歔欷文類三十三作乙選乙詩選乙集引菊潭集

蒼茫帝星移紫微露寒金屋人依依夢斷瑤池宴王母
地上麒麟鞭不走山鹽訶護魍魅中何罪取憎逆旅翁
神龍脫淵命如蟻老嫗眼明龍得水醉聾惡少慰君歸
歸來宮柳回春熙仲舒三策幾於草明日黃金賜山塢
閱故唐宮
錦帆一作颿走滅淮海波虬額起操湯武戈盪民瘡痏六
朝下天閱百二秦山河我來傍徨舊宮土細麥躭花忽
誰主終南王氣三百年仙李春風一千古春風吹夢天
茫茫玉樓金殿春雲香閟元舞馬散冥寞紇干凍雀舍
悲涼世態蒼黃幾煙霧秦漢英靈不知處崑崙河脈自
西來湘浦雁行今北去
題周公益墨蹟
今觀益公帖老氣肅鋒鋩孫氏青氈永宜閟寶墨堂
題公益答孫魯齋帖
丞相裁詩答布衣殷勤辭翰總珠璣秋風吹落蒼松樹
二百年來此道非
晉祠游詠三首 拓石本
唐叔汾東王祠
掌文握瑞既符天宗子維城足尚賢功在生靈報君父
禮宜尸祝配山川裔雲色暎三農壤時雨神通萬斛泉
幸與諸公謁祠下令人長歎鄧桐編
奉酬張僉憲韻
泉流琮琤玉塘香稻塍歷落卦齊疆山頭雲氣能媒雨
木杪風聲凜孕霜神讚有靈凝沆瀣客纓無垢得滄浪
不須對境談今古聊詠新詩送夕陽
聖母祠禱雨
天泓雪霽廢寒松聖母祠前可鑑容水利萬家豐稻晦
山靈千古壯桐封司炎政虐連雲稼使憲清深望雨濃
一遍甘霖徧寰宇泉關嘷起抱珠龍

菊潭集卷二

駐驆頌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卽位修明世祖皇帝隆平故事以故東平忠憲王之孫司徒忠簡王之子拜住丞相中書至治元年詔若曰忠憲弼我世皇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其敕詞臣卽王所有范陽宋地朔南康莊碑之昭示悠久冬刻銘旣完十有二月丞相承詔蔵事凡犒工勞眾郡邑無所擾饋賀無所受天子遣使牲牢之饔秬鬯之禮數異禮隆不一而止父老聚觀或至感泣明年春正月帝幸涿州至碑垣之南駐蹕御殿上顧瞻有懷丞相若曰汝祖考之纘之盛世載帝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故也丞相頓首謝翌日旣旦太官饌已上步入帳殿御金椅座碑右丞相稱觴獻萬壽從臣以次進觴天顔和怡甚久酒去丞相諭狥曰皇上眷我祖考至此不刻以志則未有以稱汝其銘之狥祇栗奉命用敢敘曰太祖皇帝開創大業忠宣王孔溫窩哇太師魯國忠武王木華黎佐祐神謨拓定疆宇繼世國王皆著大功忠憲王錄國王世胄年十有八嶷然以鉅德大人相世廟統六合舉百度底寧熙仁覆天下以垂大猷以迪來哲皇上念垂統之艱難守成之不易懷往烈慰殷肱聖度淵深非一介臣能窺萬一敢卽所聞見而獻頌曰

赫赫聖明嗣大寶位祖武斯繩紹我皇制慨想先正孰佐我家奄奠八紘帝業以華昔我太祖疆理萬國忠宣忠武功高輔翼雲雨方屯忠武汎埽華夏之民國王藹虎變莫測年未及冠烜著明烈端冕正笏不動色聲備傑在職儒碩在廷何昧不昭何墜不舉何絕不紹何遠不緒三十年閒再秉鈞軸天極地蟠孰匪亭毒至元始終中外人心大耋韶竟締慕至今天日清明終古莫晦忠憲肖嗣民之望之忠憲是繼克繼克庸滋益光大一以至公熙我天載帝謂侍臣丞相之賢家世所因其敕詞垣于忠憲勳太侈以文配永河山以竦兒聞涿鹿范陽王有宋食山川蒼蒼北拱帝極蛟螭盤拏大鼇負之德音不爽神呵護之六龍翱翔馭日霄漢再狩郊坰目此銘篆溯鑑昭回駐驆永懷廊清煙霾以霽九垓從臣煜煌千乘萬騎能不激昂以勵忠義世世襲契生此德門君臣道合豈徒示恩忠憲來雲源源裔裔臣頌此刊丕告無既

大元通制序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丞相位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綽有成憲然頒書所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誦行私民恫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恆患之仁廟若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舊爲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閒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成敕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上御櫻殿丞相援據本末奏宜如仁廟制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

史曹伯啟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暨議政元老卒其屬眾共審定時上幸柳林之辛巳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舛序之舛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釜鉞禮樂教化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於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敕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司之法守源焉源則濟矣流斯承之可不慎

韻會舉要書考序

文宗皇帝御奎章閣得昭武黃氏韻會舉要寫本至順二年春敕應奉翰林文字臣余謙校正明年夏上進賜旌其功余氏今提學江浙以書見質始知其刊正補削根據不苟序曰惟古大司徒以六藝教萬民六德六行會焉書文數紀六德六行會焉書賢能禮容樂聲射中御節書文者文也象形用禮之㊀諧聲用樂之律指事用射之彀會意用御之範轉注假借用數之則六書統焉容必由㊁聲必由律中必由彀節必由範紀必由則文斯立而教斯興焉天子考之以正其僞天下同之以安其情文斯明而政斯行焉世衰教溼文厖彝外形體變易音義阻艱許氏立說而文有類沈約謂聲而韻有書元魏用翻毋而字有攝書家資焉黃氏遡流而源廉取並載得

者便之雖然形體變易若可鑑矣音義阻艱猶或累焉余氏以文臣奉詔正誤令續也來提舉謀錄其書義舉也學者得此明其心目仁澤也噫此其編號舉要耳其傳可盡傳序因是一均可通其餘均序刻待焉元統乙亥冬翰林侍講學士前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宇朮魯翀序

張文忠公歸田類稿序 本書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聞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旱厲民罕政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瘝子遺若鼎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泉溢吏士猖蹶目瞠

神駭莫克拯拔公懇惻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己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攄誠宣惠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狥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懷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銘不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獎若不及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闓爽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氣不可磨滅斯足尚矣公素知狥其子引偕其婿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稿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概如此公諱贇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有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

大都鄉試策問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孰振於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槩見叔孫之後世因之開元之禮通典識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宸宇斷制必采而用之其於事天享帝之爲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綱孝友睦婣任卹之爲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督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爲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

無慨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臻合乎治忽果闕繫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禮缺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數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闊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非所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之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下有勸農之臣盍令雖嚴而汙萊閒於圻甸古籍可考而游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煽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壞農末交病市攫不測有無俱艱儌倖者公私欺折閱者上下莫恕其何術以平之聖天子踐阼科舉詔意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德音諸君子需貢蓼下經濟首有望焉

之八者本末精麤討論有素請書於說

平章政事致仕尙公神道碑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尙公請老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子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卽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覲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上悅若曰眾以卿宣力我家爭鑒其賢故耳公再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珠賜之酒故事酒荅臣下珠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有一月東宮賜宴翰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月使召僻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皇太后賜宴南園夏五月丙去陛辭上御武帳問之以氣喧室隘敕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閣當行朕卽行之敕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遂加銀青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冒祖考仲資善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事使三往迺起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之後閣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觀花園北行殿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尙醞馬酒各一罌

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年八十有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正獻公諱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二三大臣體上意銳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椅薦公忠宣奇之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立朝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秉忠薦公參預凡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覲再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製皆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聖鑑通明敕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

肄習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上召公問之對天極居中眾星環共帝德無為天下歸之其象類此上悅習已大悅遂為定制播告天下七年敕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㊀司太保以公見上仁智殿擢右直侍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農事聯保五課耕桑修水利立社學築籩倉草浮薄禁游惰多自公畫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境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冀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尉吏文類作史獄卒鍊嗾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安事治十九年冬召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隸省部攬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

塵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白金千二百兩二十一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御史臺會聚斂臣答即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省院處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蠹請大兎抉上允赦眾勿沮利黨嘯結兇壬儗使勞午省臣御史掾吏民庶懼罪陷日眾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史封章言帝眷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皇后不宜預外事太子聞之懼公因祕之以杜讒隙此曹覘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敕大宗正薛尺玕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勳貴忠賢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任也此讒傾險乘釁奪不逞祕章出禍可言邪今

先計奪謀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慎潔動必觸害生靈宜選重臣使為之長庶靖紛擾上徐霽威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兇燭為沮俄而告贓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殲大憝銷大釁旬日之閒中外清肅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境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冀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四出峻繩督務贏官緡徽賞悅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張罟擭飽囊橐摧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徼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訊則無之訊益

酷乞輸直不聽聚貸響珥作新尺符其妄迺已劉氏子誣其弟貸利潛易金銀獄久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盍息其年理鹽若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惑理賦山之東畧置濫溢汰之正之尚書省罷政歸中書刻文類空五格有月字二今據元本補文表全脫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書省臣鈐綜所不當最簿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再事滯民疚公曰此憒忌者閒之耳凡政刑大務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讒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召爲刑部尚書公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瘝請依古律令采寬厚新憲意以一吏治不報成宗元貞元年春拜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泊大都讌往詰之左驗明著平章者挾貴驁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都護按問制可御史偪威即承兩造具備敕省臺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今所繫者上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濡數誰不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愬貴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縱有罪亦輕不重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巖廡再眾列奏公廷爭剴切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眾呼萬歲他日集廳政堂眾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相抗不敢動讁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狠貪虎暴者抨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鋙論斥未晚何用紛紛眾趨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決蒲口冬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救使相決河鐎久利公建言長河鶉里滿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蕩徙不常失禹故蹟文類作蹤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遲失之則力斃而患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七尺或四五尺故隄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破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會正流或疆溷遏上決下潰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隄以禦汎濫歸德徐邳聽民避衝潰圖文類作擇所安嬰患戶齒河南淤田量給永業他決視此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堉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闖外掠鬻而內貪虐憲糾小有違言吠咥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公以温言順附而嚴礪之彼乃感服其下稔惡會有告者遷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贓以慰慚弱遂大慚謝逐所親暱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莅政以吏選淆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隨事立法員數百決日皆注無復容私眾始暱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文類作鎮南快私憤公曰此軍政也非制

敕不敢行爵使顯稟得報蒙古平章偕公在省餘以次出鎮眾計沮事聽公決摧彊生枯濯煩疏壅省務清簡六年秋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卒譴逐唯左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燮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鬻乏縮湧價舒市易泄富足通閉遏貴兼并仁客佃民能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災越餓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即齊魯敝擾亦息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安善良江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浮圖氏號白雲宗者髮而妻子田宅誡愚民託祝釐寖追徭賦倖習甘賄奏爲總攝錫印章郡縣酋豪名署七千餘所眾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役時順德忠獻王答剌罕與君同心輔

政選庶官齊百度罷斜封汰冗員絕賓貨約濫支節浮費量入制出擇民牧屏世守定贓律除虐禁明婚制阜民生綱正目舉在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修潔年十六七志學溯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爲根極孝友行業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世廟方大有爲衣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翱翔上下晝佐開先實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寰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懋車私第嗣聖繼明眷注益渥使車累召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乎不釋卷搢紳造之非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溉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縗嚴飾飲食動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威不屈仁勇沛然

天制臣曩豈曰太早昔也廟朝淵淵晛晛軒后之鑑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龍有謁其庭鄙吝清滌齒頰餘論皆世藥石道德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厭斯悟善數數之侯卿侯公百歲完潔其誰儗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太行嶙嶙滹易沄沄刻此銘詩相配無垠

大元故鎮國上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都萬戶贈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襄懋忽神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姓忽神氏諱伯里閭不花其先蒙古部人高祖博魯溫諾延佐太祖聖武皇帝勛業有大功子孫遂以弓矢襲簪侍御乘輿長宿衛其職曰火而赤曾祖考塔察而一名倂盡以弓矢侍御太祖天兵克燕燔命爲燕南斷事長官歲壬辰太祖皇帝伐金拜行省兵馬都元帥將

憲宗皇帝襲長部伍壬子秋七月授行省兵馬都元帥
印將領四萬戶蒙古軍馬并諸翼漢軍征收淮漢未附
郡縣薨考密里察而事世祖皇帝繼佩弓矢中統元年
授大河以南統軍五年授保甲丁壯射生軍達魯花赤
至元四年襲蒙古軍萬戶口襄樊薨泰定元年贈明威
將軍洪澤屯田萬戶府達魯花赤上騎都尉追封平陽
郡侯妻博羅海平陽郡夫人公叔父宋都台襲攻襄樊
十年呂文煥降十一年從大兵收鄂岳授昭毅口將軍
收歸峽下江陵以兵鎮潭州十二年兵攻江州授都元
帥佩虎符兼江東西大都督破建昌州獲斬萬將軍撫
輯民庶七千餘戶次塔水擒驍將熊飛并偏校五十餘
人抵龍興主帥劉運使率眾降綏輯士民秋毫無犯南
康吉瀕袁瑞臨撫建廣南東西道次第皆降十三年冬
十月薨公之兄阿魯灰襲將元軍戰克有功十八年授
江西道都元帥薨十九年公始襲父兄舊職峒獠畫輝
等叛討平之授昭勇大將軍蒙古軍萬戶佩以三珠虎
符三十年以蒙古軍戍湖廣從平章政事劉二霸都討
叛寇所至㊀戰元貞元年將蒙古兵二千人屬從上都
秋八月加鎮國上將軍職仍舊賜口口帶弓刀鞍轡歲
屆北幸大德三年從武宗皇帝北征著勞績詔以所部
兵屯田稱海六年授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都
萬戶仍屯田九年以北方㊀晏詔有司資力還河南歲
屆乘輿上京延祐元年秋八月一日薨葬平陽解州聞
喜晉原鄉甘泉鎮西原之塋泰定元年贈輔國上將軍
樞密副使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襄懋夫人諱完者姓
劉剌爾氏封平陽郡太夫人子男三人長昔里伯吉次
昔里吉次嵩壽昔里伯吉延祐二年夏四月襄明威將
軍佩三珠虎符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都萬戶
四年秋九月特加懷遠大將軍泰定二年秋八月進定
遠大將軍今至元再元之二年夏五月進昭毅大將軍
性簡重明亮善撫士卒四府兩翼將吏畏其威而服其
德可謂能子而賢於口其家者也夫人實口封平陽郡
夫人蓋嘗論之帝天下之興也必有紹世之才同德之
佐翼世運隆丕基尚矣皇天眷祐太祖皇帝受命而出
襄懋公之高曾英邁材武感會風雲開闢疆宇為佐命
元功口及公之祖考父兄繼兵師效忠力光振世業六
世八傳皆有令聞河山帶礪詒厥無疆迺其所自來于
戈熾燄玉石不分之際智勇仁義德及民物信可見矣
是宜銘銘曰

龍燭玄漠篤生聖人柱天維地㊀濟生民天威所臨萬
里影響雷厲颯馳乾坤運掌孰順羽翼孰雄爪牙輔之
口之開國承家襄懋之先擁護聖武以開皇圖以定方

寓英賢世出佐我祖宗金宋繼墟六合混同世握兵麾
高牙大纛六葉七襲而至襄懋至元之盛大奠南服猶
有頑獷虐熾炎毒桓桓襄懋襲烈父兄風埽口汎以暢
皇鑒虎節鯨珠照耀行伍遂從吉巡濼闕清暑大德之
始遐朔未(罒)武廟龍潛天俾其行詢用襄懋練簡部曲
從我撫軍以壯師律屯戍和林饋餉以豐副帥河南口
表世功武皇御天中外(罒)壹整肅口旅春秋屆踶從容
治世享壽天年之子之承克象其賢封謚褒崇請自天
錫使亞樞府口數赫奕桐宮之鄉實維晉原松柏蒼蒼
爲公之阡河東之居口雲世守刻口窆碑照于悠久
至正五年歲次乙酉十一月戊子　日拓本
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
顧畏世祖皇帝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其係出唐賢相

文獻公元崇文獻諸孫伯祿卒絳州觀察判官葬絳之
稷山縣南陽里絲是世爲平陽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
實字仲華甫冠辟兵雁門金進士趙秦以子妻之生公
及和眾主簿天祿公娶白皙美風矩童丱不凡聞處士
訓忠孝奉受惟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羣儕輩畏之仕懷
仁爲縣史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縣進蒲萄酒見奇之
留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懷仁大帥楊閻閻出薦其能於
丞相塔察兒丞相奉使朔漠修睦宗藩引與之偕五年
立御史臺丞相爲大夫奏授架閣管句秩將仕郎十一
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年江南平冬十二月宰相銜
怒左遷同知衡州路明年春三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
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
秩中順十六年春使憲淮西江北道秩嘉議十八年憲
江南湖北二十年夏憲遼東明年春以母老請歸養不

允二十二年春召爲刑部尚書秋通議逾年總管揚州
不赴二十六年夏復憲淮西秋正議三十年拜中奉大
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肅政廉訪
司成宗卽位使肅政廉訪於陝西元貞元年春三月遷
眞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雁門徙處士君柩合葬絳
之稷山中書起公還眞定大德三年春二月拜江西行
中書參知政事辭奉使山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大
夫參知政事行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軍
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於
位年七十有三公至元名臣勳德焯著其薨也朝廷悼
惜吏士護喪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禾
里泰定三年以子侃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
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天(曆)己巳侃
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護終辭因采其本末而次

第之公始爲御史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
辯公枚數其罪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情駴上動色
若曰此三者罪已不宥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
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竦今祕世未有
聞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眾亦爲公危之太夫人趙
君有賢識勖公曰國爾忘家汝第盡力臬不測吾追蹤
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曰其長曰萬一得謫乞不以
老母坐連也語聞上歎曰是母子有古義烈敕侍臣董
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小敢曾得罪御史按之至
兒歐辱繼用公往閒道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取驛抵
其所摘抉如神俾貴死罪十有七械送轅下俄以有貴
經臺門大詬公在察院促捕之目檢行稟得賂侍御史
安兀失納救免狀卽桎敢普而祕其事夜用巡符託詞
遷奄至一道士室盡獲其賂明日陛奏上曰彼七死猶

赦汝欲何爲公對罪十有七赦七留十餘誰任咎上悟
歎敢普斥安時御史大夫二安善甚一既斥與所善猶
雙陸禁中公曰安席人耳豈得與大臣狎此令起座皆
失色公即入奏一蛇九尾首動尾隨兩其首行不能寸
今憲不綱蛇首二也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乎召兩大夫
諭以公言大夫宇羅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讒提刑按察
之不便者有旨龍之是時廣平貞憲王月呂魯爲御史
大夫公告之曰往者悖叛蝟起郡峯見聞今列憲宇內
廣視聽處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糾而已也縷縷
陳之大夫悟矍然曰幾失是夜造禁密詳奏上曰此天
下安危計也其勿龍會爲北幸所擊相魋騎公閱其家
狩賊害言官文類作臨宰相鑾欲反那拔拾無所得斥遷衡
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飢開廩振卹議者以擅罪公上知

不私置勿問朔方兵興役民轉粟人畜顛踣公曰執政
非策自蹇其本也投闕論奏改和糴疲瘵爲蘇留遷治
書出憲淮西先是歲黃有叛者將吏臧獲良民以萬數
公皆理歸民伍眾感泣相率立生祠徙節湖北劾省臣
楚國公罪以聞上閔其有勞爲瘉治其黨會阿合馬敗
大遣使治官慝遼東宣慰使阿老瓦丁權黨也侵暴尤
橫召公使遼至則封府庫究簿書審事察冤正魁惡著
公道使還卽命長憲遼東公疾馳夜入詰旦莅事民懽
吏畏郡縣竦動初遼朔旱蝗公至雨澍蝗滅其境域烏
桓白馨故地也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公教以稼
穡詩書居數年農理士彝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
年不決者訓睦之稔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
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
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項頴有丁塗其跡

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諭詢之欽因矜其妻之
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
類并正其辜欽悸卒臺言以公詣平灤按總管劉捏古
伯公至劉欲逃去公密令慴慊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
橋伺之劉果與吏徒會橋下謀揜其狀仲威得眞公一
問皆伏胥吏之黠而虐扼民之吭而快其所欲而民莫
敢校者率以罪黜平灤都吏張氏子尤狡而忮杖去之
遠近震讋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默謂之曰汝冤從我
吾爲汝理至縣舍風卽見令縣以纍鞫士從憲慊覘之
信宿及蓐膏而風息得五尸皆短衣其一衣中得小印
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辨之賊果執遼
粟歲輸灤陽使督運急時民方饑公曰吾忍視邪留粟
振糶使不敢沮民賴以生遼人以公政通神明追思惠
化立祠頌德入長刑曹讞獄與眾不合歸臥於家竟如

公言眾得罪公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握使節申飭舊規
風采立變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併俘齊民加以
劫掠絡繹不絕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訶譏民復其鄉者
數千餘家帥臣昂吉而閫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丞以
宣慰使操制兵民黨結中奧其子亦握兵煽虐奴官屬
櫟風紀莫敢誰何宿盜數十出沒淮海陸梁自宋未有
制者宋亡帥葆芃其徒通納賄賂縱其所爲公遣健士
襲捕得所匿兵仗貲財定棄市殉者七人自是帥漁鷙
狀百出公疏其跡取驛上閫帥鉏驛勿給公潛前走得
驛騶去帥遣兵校丁文虎追剌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
揚州文虎亦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制公狀
聞文虎被執公赴覲制遣近侍阿尤治書侍御史萬僧
騶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
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項頴有丁塗其跡

公尹其府以清宿讞詢父老得郡邑田里眞僞利病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輒事理遠西吳氏子贇爲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至府吏欲案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耶立命撲死衆股栗政文表改下空廿四格化無阻崇館宇引水置磴植柳代樵會歛爲紓眞定都會南北驛傳雜沓事弊民表空二字文格瘵大臣蠟眞奏牧守非公不可表空五字文格遂尹眞定道壅治葬生表空三字文格枯壯弱日聽訟訟監隱破表空四字文格堅動無泥閔人人竦慄文表棟文遊脈衆走府治瞻判決優肆爲空表空三字文格初饋餼不充徵需日困公以楮錮貸民因毋取息藉表空二字文格畜孳豐廩稍闢大賓館水磴創立如平陽用有餘裕表空二字文宗親之位儀從之區秩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緡文表格而下不加擾憲人摭細故劾公中書敷奏事不涉私法可施用宜著令式以示他州制可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撤去迺慮獄囚底平允雨大霈驛置新樂北阻淦文表作贛下同水使价車騎自南而北者雨溢夜瞑野次無所建議徙置淦南衆大便順築寺五臺督民運木奪農癘衆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吾民牧也惟民是卹請待農隙朝省爲允纔城盜殺人取財夜昇尸置民隆氏邸縣笥伏隆氏父及子二當死械囚送府哭於庭尸毋辨賊無其子印識公疑之會使者決大辟公紿他賊承盜殺狀隆氏獄緩眞盜遂獲黜吏退胥之在民閭者不啻百數劫持官府而肥其家哨其心則禍之管庫稅糜之徒往往破產賣妻鬻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辯公劭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數人質鬻者還之餘多遁去或改行爲善士其尹京也立誠信繩桀驁挫強禦卹惸弱事至而斷豪右斂迹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撈掠其囚使符所訟至府辨其

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爲以不輸官罪之制令尚嚴芻稈以鹽易諸畿民霖溢害稼公請市旁郡戶部遽令督責上下洶懼公帥京屬從部白省竟以公謀㠯息京甸京人弟假姊財不償姊屢益貧弟賈益富姊發徵財弟曰有券卽與姊憤恕聽者難之恕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誡劫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暨姊中分其貲公果發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有賜輒辭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臣言分也受賞非分也竟不受持憲總郡皆有聲績以治盜文表上酌赴鄂民衆衛送不絕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也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參知政事甘肅難於聲養辭不往世高其行搢紳推論聖朝人物骨鯁有爲終始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蓋嘗稽之鴻惟世皇之際奮下列擢權奸莅方州滌巨蠹使辯捷不能措其喙仇憤無所悉其兇風槩氣節炳燿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蘊積有素故也公文表公上空廿二格當至元揚歷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磈赫奕侃侃訪輯遺軼旣久始備因歎世家家者之子與孫或不侃若先烈湮滅可勝惜哉敘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楊氏皆平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蚤卒祖舜祕書著作郎卒侃內藏庫副楊夫人子也銘曰

帝運開天中統至元人傑斯實匪實瑣惟天聰明憲象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哉爲冠讜言正色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陛櫟杭發發魄衛魂悸宸展凝遽上動天容庭有直臣庶儆其同有鑒其明

有玉其潔桓桓其勇夫夫其決孰撓斯曲孰鍊斯柔善豈親惡惡豈仇雖千萬人莫沮吾往如脂如韋有泚其顙侯祥三剖憲節六持義槩秋凜仁術春熙上亮其忠史載其信何勸不懷何懲不震褐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尸祝無忘其嚴滓沱浴濯霍岳峩峩其融其結百世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有烈終始無閒險夷誰近而忽益遠益思汾川西流河水東會稷山之銘惟以永配文類六十八文姦二十九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至大元年汴梁路總管兼府尹王公年逾七十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雲南秩中奉大夫仁宗皇帝以公至元大德名臣拜昭文館大學士皆不果行延祐元年冬十二月七日薨汴私第聚秋七十有九明年春三月十二日歸葬趙州臨城之金符鄉換馬里中書以臺疏列公

行績以聞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憲穆元統元年冬其仲子承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鈞以翰林待制蘇君天爵狀徵銘公碑狝汴諸生也其敢辭公諱忱字允中世居鄧祖皇帝威行中夏率郡民款附從太師國王木華黎用武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使夫人王氏生公剛毅正直讀經史不事空言能見之行事裕皇位儲宮取勳舊子孫入侍公被選忠恪小心十有餘年日慎一日或因事進說明諭不阿世祖皇帝察其能至元十七年拜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朝列大夫東藩諸王屬人縱暴民大厭苦公繩以法遂避斂不敢犯宰相阿里馬搭克固寵希合之徒言利徵倖小吏耿熙告北京宣慰臣遹宮繒若干萬既閱敕徵之熙櫂失實

增益制敕遝繫百餘人公疏其妄熙獲罪裕皇賓天儲極虛位帝春秋高中外危之言者雖眾未見允可公建言陛下臨御多歷年所至元初預建太子天下歸心鵠駁上賓臣民憂懼惟早定大計以幸宗社意三上帝俞其言俄敕皇孫佩信寶撫軍朔幕大業遒定二十四年憲河南時南北既一無俚兇慝略民子女轉賣四方公謂此徒於聖天子仁覆天下之政梗誠非常匪請嚴立法禁從之遂著令甲息民江淮占息民籍已再世矣兵豪狀愬帥府曰吾亡奴也即馳騎數十殺清滅口取其妻孥貲產清子成逸出赴民有司愬之兵民文移往來數年不決顯兵朱喜始以避亂奴於人其主知其難於其故主子訶券已焚而復奴之喜持券出愬訟不決皆奴也集鄉耆里長同署券免之隸顯兵籍已久喜家火詣公愬之稽滑占籍以歲壬寅其奴亡以甲辰喜券足

腹慤方州至是威名益振三十年拜鹿西肅政廉訪使秩嘉議臺檄以其廉能曉諸道疾不赴成宗皇帝即位元貞二年春使慤河東召見柳林撫慰優渥會并汾旱饑請發粟振哺全活者衆五臺大建佛廬敕中書擇銳事吏董役工部司程陸信驅民夫數千冒險伐木死虎豹蛇虺者百有餘人其時皇太后幸其所公入言以寺福民福未及而害已甚非初意也徽聽開悟減其役仍賜劒死者家宗王分土并門廩餼歲取民閒或不能供輒立契約毋息倍稱或不能償隸其子女民患苦之公請出錢官贖還其親者百二十四人於是諸王驎賛歲須於官民瘼始蘇王嬖臣哈塕不花怙威肆虐公按正款伏王爲之請弗聽王馳使譖公上未信會羯北幸罪人亡走匿公不法敕中丞崔彧問之俄或卒爲還復匿詔省憲雜訊之無驗匿者抵罪由是王禁戢藩傔民境晏(空)大德三年遷江陵路總管不行七年遷汴梁汴故宋金都邑號難治公至省人憲人以公舊望不敢以府屬視之政訟之難悉聽鑑裁下無隱情久之政清訟簡吏民歌詠方朱包拯公莅汴之四年歲次丁未河決原武注汴宋汴尤急吏士具舟楫以追漂溺民大懼公白省請疏導順下勢家以田疇不利難之公曰吾守臣也當任其責卽行河決壅以完城邑水息大築隄防羌族礦手居鄢陵者萬餘室民役不預公督使遞工得萬人不日隄成民至今思之公精明有斷不畏強禦所至興學獎士修政新民不專法令威愛兼行爲世名德故姚文公燧劉文靜公因與公游雅相敬尚蘇君公鄉人也時賢言行優於志載其言曰世皇天縱有爲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福皆嘗師事若疾痛嗜欲在己才猷風采凜凜一世庸夫庸婦知其姓字豈聲音笑貌爲哉天故生之以弼治效善論也公夫人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銳曰鈞孫男三人洙浩以胄子隸業成均淵幼銳鈞皆有學行獅固卿之其諸孫爲胄子皆馴謹向學佳子弟也助教陳旅云銘曰

世廟帝運鴻惟永年仁浹義洽德崇配天咨謂裕皇左右前後侍衛僕從詢賢世胄時也憲穆宿衛青宮行必循矩言必見忠涵育有年一靜一動帝曰良哉才可試用卿貳東臬位四品秩碣石醫閭光昭化日來歸定省遂莅河南上觸廷怒下讎狠貪帝曰忠哉斯豈尸位丞相御史燕勞還轡皇鑑昭明飭新憲綱卿才而舊益彌千將太行西東鴻河南北草木知名山川正色棲遲晚暮尹汴四封宋陳許鄭睿陽誕充倡側將迎於此大府商健而猶猶憚叵處上獲下順居五閱年華髮蕭蕭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鋼百其鍊骨柔繞指五握憲節郡符再分洪波砥柱矻立不羣政預鈞輔逖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鼇之顯高朗之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滹沱之郊邯鄲之鄙刻銘豐碑徵信惇史

皇元故武略將軍濟南冠州萬戶府千夫長監末赤公

神道碑銘并序

聖朝統有天下制官以國人冠其上如古置監者然重國體也兵名所部曰翼其監以北庭有武功者爲之濟南冠州新軍萬戶府千夫長劉淸翼監將武略將軍末赤以至大三年秋八月十有九日終南陽郊邑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於是公告老去軍蓋十有五年矣既葬之明年其子蒙翰特暨其孫耐滿特狀公平生走汴階其姻家子劉生汝止乞銘且言公之子孫再世能

讓盡以公武足致位德足化家故也於是敘而銘之公
世出朔漠其族世曰耐滿氏考曰昔不察當天兵南墟
金祉卒行閫公寄跡在軍都帥府即署公劉臘都鎮撫
駙馬薛闍大兵伐宋從大將覘徽戰百丈山從萬夫長
治粟察破黃先洞至元十有一年從都帥鄭國忠宣公
破沙洋攻新城明年冬從大軍搗江淵破關隘帥府以
先後功狀彰聞分兵二百署職總把自是宋平十四年
春正月戡定閫中有功行中書省叛以舊職仍移書樞
密奏授忠顯校尉職為眞其年從忠宣公定嶺海薦升
職樞密奏加昭信校尉職仍舊帥府署公鎮撫仍將其
兵十八年十九年帥府及行中書薦以檄遣公領大將
別部幹略戰效益有聞二十有一年詔諸戰將定功以
聞用是樞密奏遷武略將軍佩金符監長千夫時二十
四年夏六月也其年從行省討交趾置副都鎮撫號召
指縱勇赴銳戰抵蠻都襲道王嚴柵護集矢石兵無違
律省臣材之二十有五年歸駐鄂省以其功聞由是遷
監濟南冠州翼鎮成湖南之桂陽元貞二年公以老疾
告其子和尚以承信校尉佩符繼職公姿雄拔性勁直
事萃於下情捍於上以理申白無少阿徇佚老鄉邑優
游以終嗚呼北庭將校之良也夫人劣都德明里察大
悲奴皆前卒今夫人蘇氏子男五曰寨臘曰馬僧夫人
劣都德出也曰和尚母夫人明里察義男曰蒙翰特曰
丑驢女三曰孛魯歡適百夫長吐臘曰完撚適冶先不
華曰拜葉眞適百夫長錫臘男孫十曰耐滿特曰明安
達曰拓因曰授烈孛特曰闊奴曰完撚都曰孛羅曰薦
葉尺曰寶童曰壽童女孫十有一先是公請老子寨臘
當繼與其弟馬僧讓其季和尚卒子幼寨臘子耐滿特
當襲又讓其弟明安達時公生存子孫交讓於當
年鄉人議之銘曰
元氣磅礴八荒同樞孰裂據之朔南一拘神人膺圖龍
見漠北聖聖迭作何判不一當至元初有事南方眾智
翠力雷砰電翔噓風翳雲霧塵煙闢運臂伸指無功不
集相時行閫緊武略公雖職裨校克壯其戎歸老于家
教子教孫以禮以讓雍雍其敦稽公之生自始奮跡既
昌其家又永其福悠悠汝波紫雲東戴碑墓其阿百世
不磨文表二十九
河南行中書省護軍封南陽郡公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元韓氏居保定之滿城繇行中書左丞今資政大夫
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之曾祖父中生贈禮部尚書
南陽郡侯瑞瑞生贈參知政事南陽郡公昌昌生資政
大夫公若愚四世百年至資政始大通顯資政公令其
子鑑鑄用延平李翟所載家乘徵銘其考郡公之碑資
政在中書其子俶仕翰林鑑鑄仕太常祝冑監翀皆有
官聯之素不敢以固陋讓敘封郡公字吉父燕故儒家
祖父治春秋左氏學隱德不曜卽資政公之曾祖父也
年益高目猶點漆詩書自怡外無所問資政生抱見之
隱君曰兒神骨異吾世積德是兒當興吾家惟寶衛之
壽口十有三尚書承訓義方有才行佐帥幕南征引疾
退處時令守未暨鄉邑曲直輒赴愬曉悟化導剔訟為
息長幼敬服若眞守長卒遠近弔哭至皆慟用孫貴追
封南陽郡伯累贈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爵郡侯妻李郡君夫人郡公尚書長子也材器弘邁金
亡天兵駐河南亳鄧置大鎮公方冠以軍事往來其閒
文武將士推其能佐萬戶喬氏府挺正不阿一軍倚重
以尚書襄去終禫齒髮口壯遂不仕四弟稚幼教育均
至循序次成口口口口口口滋衍臺宅五區分授生產

無閒嫡庶不私豪髮聞者稱歎資政仕於朝能浚明有家遂清心事外令無關白年逾八十康强季父君玉儒者有操行年既九十亦精明公孝奉嚴恭雖寒暑左右惟謹口口清淑幅巾藜杖雲山泉石父子昆弟游集燕笑雨翁翛然厖眉皓髮春風顏頰歸路相將人望之若僊然子益貴孫皆祿秩歲時觴慶拜舞鄉閭歆豔縉紳頌嘉謂罕倫比至大三年封南陽郡伯延祐二年八月九日薨壽八十有六五年贈郡侯泰定三年贈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爵郡公公和易不峻崖岸少長與語喜津津見眉睫貴賤皆得歡其情赴人急恐緩然天性清慎動有程法人莫測也世或論口金將武仙之變戰鬬燕趙閉往往邑無留居野無遺噍滿城兵衝也公之家族繩繩秩秩繼守詩禮不有陰隲其能然邪室李君南陽郡夫人男子一卽資政公也室同

里張氏累封至南陽郡君夫人女子四適石翟崔馬四族翟氏夫以滹州判官早卒夫終婦節壽七十令旌其里居男孫五俶國史典籍卒鑑通事舍人鏞太常太祝錫鐸胄學生女孫二壻張思敏長百夫卒何德謙知安肅州曾孫男三孟源孟潛孟浩曾孫女十資政公字希賢穎悟力學既冠口口書宥密卿士才之始立武衛爲衛史轉留守史督開閘運以功賞錦衣一襲授從士郎攝都事入揆中書留守段公以其職務方殷必公可濟請口佐留銓俄升經歷秩承務口進奉政大夫知劇州都事中書左司遷刑部郎中秩奉議轉諸路寶鈔都提舉秩朝散仁廟卽阼轉吏部郎中御史臺都事遷刑部侍郎秩中順郎中中書左司秩中憲屢與丞相諍辯可否相衛之過事羅織傾危上聞而惡之退罷丞相用公參議中書首相復擅威虐衆詔附公中立不私曲見驁害上知其罔不悅相以罪斥宣旨以公爲尚書公在憂中終制起爲戶部尚書秩亞中公以口口省口引口口口口口口上陟遐所斥相得位修理舊憾公危不測賴帝不從得免猶奏收制敕除名至治三年冬詔雪冤列公數人大告天下驛使送制敕卽其家還之徽拜刑部尚書秩正議至拜湖廣行中書參知政事賜燕省堂留爲詹事丞復使宣撫江浙留遷侍御使口口紀踰年使憲浙西俄拜河南江北行中書左丞秩資善分憲淮西秩資政公性英果勁正恥輭熟臨事坦白志盡公道佐理中書以直見挫忠讜上達帝眷簡注光暉益增仁廟謂公廉且寬平事得中制迎覲龍虎臺賜坐雍容再易時罷詔公行酒上御所進觴已舉酹爵前公問曰向者老賊虐汝以何事對曰吏部尚書缺堂議擇人左相謂參議王善夫可臣曰然首相怒口以口上曰使刑部定讞之何罪語已酒方授至以字呼而不名故悔內知其賢而壯其節嘗試推之韓氏之慶隱士君深其源郡公父子繼其流資政公忠孝君親著其盛而遠其傳國有良臣家有能子可尙也已銘曰

空蒙雨集巨浸稽天晴日告旭沃焦目前維泉在山赴河達海源深流長天莫之改韓世繼美始口無閫原原其來自隱士君尙嘗其承父父子子化其鄉鄰恭讓斯起衍衍郡公終親之喪鉢芬口昌孝慈不忘有弟四人鴒卉韶鴈教之育之義煦恩姬至有家室思順其成五居式序均厚其生于子雍雍長長幼幼口口流光域此仁壽子仕中朝崇厲臣節門閫赫然日光玉潔鴛碑在東郡山在西如此銘辭世世不迷

贈同知陝州飛騎尉追封洛陽縣男楊君世慶碑銘并

拓本 碑在滿城

楊氏家弘農者皆東漢太尉震之裔今僉江南澍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彬字文質世居陝虢崤澠之鄉蓋舊族也遠祖曰能生六男子宋政和閒世葬祖塋之南曰謙子男二人曰和曰紀和生元吉有文學不仕大觀三年世葬祖塋之西墳志猶可詢考金源之季兵燼散徙其行有四郎者以童幼葬澠池故業居之積粟能施壽八十終娶張氏卽文質之曾祖考也生子曰松曰善兄弟自其父時皆富農菀至元定戶版松籍兵善籍驛松生林樾襲善生興潤溫溯其家益大三世七房林生杉椿彬樾生楫材樸楸襲生襲楚鬱興生顯進旺潤生淑溫生(淳)溥生潔四世十有六房杉生士勳士熊椿生士熙士然彬子其兄杉之子士點楫生士照材生士煜讜生士炳士煒楚生士炯鬱生士燧士(燧)善之曾孫六名未序松性純樸喜怒不形治家有法田穀充廩年饑半價振糴雖鄰邑飢孚霑溉蘇活壽七十有三娶閻氏嚴而有節壽七十長子林謹厚孝睦力本善藝壽六十有一用子貴累贈承直郎河南府判官奉直大夫知陝州飛騎尉追封洛陽縣男娶師氏端靜節儉能相其夫壽七十有五累贈恭人洛陽縣君文質明敏勁果能自奮起慝史參府刑曹掾樞密掌兵選審禮制別姓族息妄訟襲職者無憾官長才之遂掾中書會司天管句訟日官葬卜犯重忌遽訊久不決赦棄賢翰林太史臣等赴省集議定擬黜十有二人掾持說堅正中理皆得出繫禁還舊職聲聞益彰由是主事工曹都事樞府以工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經歷樞院郎中禮曹判官宣徽同知兩淮都轉運事改司丞內宰遂憲澍西郎秩自承直至承德大夫秩自奉直奉政朝列至朝散徵其猷爲戚畹妄役之匠不得逞其暴禮闈之職舉南省鎭戍不苟變動遵至元之廟算東藩脅從不盡廢斥靖天(麻)之人心惜爵品勳立功明法守憲妄覬樞幕之畫著建郊祀之配饗攻執法之貪鄙繩職官之婣通冢府之名立宗親之贊太官之資玉食之需不可幸庖臣之賜宣徽之體正持憲江澍審獄察冤方見施措以族葬卜期請告還洛徵銘世塋余旣美其能忠職分於朝廷又見(宣)其祖考於奄孚也遂爲之銘曰

(弘)農楊氏本自有周伯僑宗裔斯出楊侯關西夫子太尉爪牙連世上公載厚芳烈今茲澍池號略山川族葬不徙千有餘年或士或農有顯有晦及我皇元涵育士類東都舊域挺此遺苗裕後旣永稽前孔昭諸孫濟美振起肅政崇念悠遠冠雀鱗鷹才行英卓能子能臣以功報國以名報親何洛峭面(弘)農郡縣鄉黨斯榮宗族用勸嵩室之北砥柱之南銘示來葉貞珉用鑱

南澍施

菊潭集卷三

眞定路宣聖廟碑

初鎭州置眞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鼕府一州五土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鎭之學緩未卽敎龍集丁未收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阿廟址崇殿廡闢櫺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卽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鎭憲爲諸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孚集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台左右翔峙作杏壇於殿之北神廚於廟之東自廟祖學門垣楹桓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思忽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合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提其綱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瞻思狀來請志其績狎嘗貳憲燕南不容讓稽朱蔡京遷學陛佃記略曰眞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起如臨川王公與孟軻相上下眞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怪也眞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子侯恆山之唐自唐侯卽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眞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寵籠天人之道至矣迺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肯道迷經蒙君訣國京仰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拯之終賴其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鎭殷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鎭士知所嚮往下學上達尊經愼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郤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迺賦詩以慰鎭人士曰

太行之山滹沱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沱之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恆山巍巍滹水洋洋恆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恆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鎭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德出潛萬方既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恆鎭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宇久未今覩誰致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鎭學式對恆嶽惟士也確順我先覺求門於牆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之㊀惟王之素圖冠方履天地之度佩佩閭閭天天申申如目之詢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鎭紀憲人曰止其誰敢頌㊀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

天子之光

湖州路安定書院夫子燕居堂銘

今上皇帝鑑舊　制詔萬方優儒屬役仁其家元統三年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張蔚以夫子燕居故室陋隘率儒眾鳩工徙基而北堂隆序拱增壯翼昔恆廩不預推羨置禾畝六十有三蔚言宋㊀祐五年湖守蔡節始

國書院創屋楹四百七十置米畝二千先聖之室侍以顏曾安定之祠傳習之館皆循矩矱九峯蔡氏紀其績雙峯饒氏主其教道化大行至元二十三年祠院鄰寺勢奪櫺徙游氏魚樂亭三十年守許師可卽北城觀德坊市屋五十餘楹院始定今燕室加崇子適至敢請記以白悠遠翀聞宋天章閣待制安定先生胡文昭公瑗以蘇湖教授師太學其志務在洗滌賈藝干利之習復先王之舊其教卓然有范士風天下宗之英才育焉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有師道學者稱曰三先生之教湖學久卒葬烏程明道兄弟之所傳雖自濂溪來伊川游太學聞三先生之教遂厭科舉知其傳之正也先生家泰州望安定郡縣書院猶古燕衎之庠序也學者報本必祀先聖先師聖尊而師親師必鄉賢於泰於湖皆築書院泰先生父母之鄉湖其桐鄉歟翀嘗忝位辟雍蔚國子生也既爲序之敢附雅頌明聖朝之治

正越國之風辭曰

維山有松可斲可度維水有藻可采可芼由宮而門由堂而室柱礎桓桓邊豆秩秩瞻仰(乞聖甲)天顏說曾唯天朗日昭繼是孰先孫思鄒孟以俟後覺其傳者正安定生世千古寥寥潛導洙泗千嘗于茲貞我皇元覆幬持載教澤四充滋益光大太湖之府安吉之鄉流風餘韻古今洋洋弓正氏蔚鼓舞上眾義順事宜崇此梁棟才以賁世學以育才繩繩(用鑑靈臺兩浙金石志)

安氏尊經堂銘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敬惕予其銘之於在古昔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暨蒼姬氏四術迺崇詩書禮樂順古範銘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救之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書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心禪三繼

知許州劉侯民愛碑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搢紳先生田浦城劉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劍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懇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譔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斬然闔無雜謁其在猷爲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揖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舒徐刃發而解吏無稽牘獄無淹訟不尚苛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覺隆奬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爲之倡繇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效及終三年諸軍藪牧外(巳)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郊農貿穀市儈連郡粟微糴外關擅輕重以售嫂弱胥困乃立斗斛市趾州治重脩羅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羅雖升合以上無致搥鮆民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

杖大駭數人法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
將日至春穀價勃湧前發私廩大縮價驅民糴富民
聚歛萬緡出糶市慮糴有不均也於諸社貴其長日閱
歛賦與之夏雨戕麥得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
舒民春夏祖秋無凋瘵者明年薦饑歲荒復請省出
公緡振之民爲蘇中統抵大德凡所立有司法程討閱
簿書彙帙皮寘而據守不跲故勇於拯民而憚禦其害
省大核屯田隄顓鄧艾曰民稻田三百頃人有說省曰
此古屯也可復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
水利拓民業隆平生息之道也業此率三四十年暴取
之民措何地省不趾以兵民恫瘝之狀迭陳不可卒止
宣徽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奠誰
何度其至令縣民大書其法於堊壁患遂止程約五縣
緜賦齊均凡出錢於縣官市物民閉曰和買民產所有

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苦督責無敢拒貪
肆者亦陰幸漁獵雖瘡痏其民不恤侯深患之土有均
賦之苟無之抗簡覆陳不允不止鄢陵扶溝產紅藍猝
不時買萬鉅時其地年歉而藍霧民大驚璧省以侯敏
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之是不獨仁於許又有以
仁其鄰也省檄諭因荆南時荆楚大水民饑歸請撤禁
山澤以活危蘂省移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
圄於近又有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而果哀矜惻但
未始不行其閒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
解池齊鹽止襄酤樹石河之南堰鐫以畫鹽之法葉令
妄徙而北侵襄民近百家嫉漕屬以其法酷穿之兩縣
飛狀鬬辨葉引陝漕合攻襄中以危法時侯惜省使者
會決之卒以埋摧葉復石舊疆民辰(盛)河南先民疏土
曠田價至弱雖有賈鬻而契券闕略鹵莽逮今民日生

集叢蔡灌莽盡化膏沃價倍十百鬬鬨滋熾豪吏舞法
孔穴芟出至有緜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既清白復詳
聽覺而洞情僞佑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爲衰
民葛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憚嚴其舅姑而私
竄外者實家令妻教壻族事如其女返魂他屍者歸壻
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情立出民有
以計誣墨其閘行者訟縣醉亡楮緡千獄連人數十訊
不白屢愬州至據州地以慟覩色詐立屈之決囚南陽
主婦告奴酖其夫三日死榜楚極慘毒下獄久不立侯
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乎獄供有冤立貰之其
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囂喧無
益一不取齊祓精壇以走羣望靈貶昭答嘗春旱禱八
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擁香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侯
善使人而知所務長社尉廨僻遠爲創築近郡治使與

庫傳狴犴相連峙徼循捍衛弭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
今天下通祠而舊郡祠陋丕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檜柏
六十四本築室藏書購愬工體先賢貌影自濼溪及紫
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寀屬厚贐禮
去者於侯又最豐終讓卻之始終銖髮無取及是人益
信在政(畦)(畦)嶽牧風紀屢倚用之軋强鋤暴在人所不
敢爲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下謀伏如甫至談者偉
異之名聲藉藉上游諸公多譽藉之交剡騰薦不一二
數士論俾奉法恤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
侯名天孚字裕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
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遷許風岸嶄立氣度凝遠春秋
方强摠用未既加忠孝豈弟出天稟能以學濟之淵乎
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興國名庭瑞皆仕爲而侯德兩公倡帥之

人彌咨歎其公云孫既敘其詳乃最而詩之庸翼郡人
寥邈之思辭曰
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饑我寒我
燠我哺鳴柚於家田墾在野繄我窘蹟均恫其身薦以
雨澤照以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
政誰殺棄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蒙簡簡
侯教誨之撙紳煌煌侯勞來之孰匪人哉而玩侯法將
薙茇之我用是懟善邁而施天下之兆(盈)獨吾私一郡
是滋車聲轔轔民莫侯攬有堅其珉錫配琬(珍)鼎鼎其
來嘯允侯蹟跂予望之其永無極(文表三十文類十七)
鎮平縣尹劉侯遺愛之銘
今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冬鎮平縣尹劉侯代去校官朱
秉誠耆舊楊仲賢梁國英士李昌祖等來曰侯以元統
二年冬涖縣審荒蕪課耕墾稅丁戶均差徭察豪情靖
(文表三十文類十七)
牧且耕金季道縣始號鎮平聖朝開濟分布諸侯之此
遙磐襄府樊州中統至元遷易守令檍考事宜始復縣
政令長相因六七十年豈無惠愛留此郊鄘誰如劉侯
憤終如始清己仁民懷古君子今其去矣日月有恆既
挽莫及而借莫能斯琢貞珉刻頌嘉績庶幾見聞追慕
無極(文表三十)
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增修公廨碑銘
昔光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司
徒上柱國鄭國忠宣公推忠開武協運佐治功臣奧魯
赤統蒙古軍四萬戶佐帝宋開閫洛陽龍門山之
南伊水之東以治軍政至其子嗣都萬戶察罕鐵穆爾偕其
副都萬戶昔置伯吉謀曰舊治陋隘弊腐宜撤新之始
其地廣袤十畝因增倍於先治事之廳退息之堂賓佐
之帡幪儀使之庶庇簿書之度閭財物之庫庾庖廚門
闔譙樓隸舍至四十楹壯麗崇深名其堂前曰仁武後
曰忠益樓曰嚴更遷千戶佼住暨忽都帖木兒馳狀徵
記劉臘爾氏自行省鐵木台麥烈忠宣公奧魯赤銀青
榮祿大夫上柱國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脫完不
花贈守忠翊正濟美寅德功臣武德大
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右丞相同知行樞密院事普答剌吉贈保
忠經武致德宣忠功臣上護軍夷山郡公五世六襲及
今都萬戶自懷遠大將軍加昭勇年三十有旭申氏自
博魯溫諾延行省兵馬都元帥塔察而蒙古軍四萬戶
別里帥台橫州屯田萬戶府達魯花赤輕車都尉平陽
郡侯密察而都元帥兼江東西大都督宋都台鎮國上
將軍江西道都元帥阿魯輝輔國上將軍江西道都元帥阿魯輝輔國上將
帥副都萬戶平陽郡襄懋公伯里閻不花六世八襲及
事郎尹是縣剛毅明果奉公忘私其天性然也因摭所
聞系以詩其辭曰
縣瓦宛境跨帶穢邑大山盤瓦源泉悍急鎮曰陽館民

今副都萬戶自懷遠大將軍歷定遠加昭毅年三十有九昭勇昭毅皆蒙古貴族世閑其祖與宗自太祖聖武皇帝來繼忠勇靖朔漠開西域伐金伐宋一海寓著勞績今兩都都戶協心力輯軍眾居則恪宮守勤則整戎行謀於紀律斯可見矣乃序其事銘其堂所之碑曰

皇元受命震起天北風雲龍虎感會奮激羽翼爪牙交濟其功分守方嶽帥總元戎河淮都侯峙閫崇洛兩帥鉅宗光世其爵統四大府兵政霜嚴節制施止宜竦其瞻斧斤山林梁棟柱礎以延以植陞闥帥宇仁里斯美撰必處仁志在仁武熊羆化馴優游清暇退集燕室延訪賓友志廣忠益煌煌聖朝武緯文經崇堂邃奧式示攸俾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孛术魯翀譔文表三十

大元奉元明道宮修建碑銘并序

老子生殷亳社苦縣厲鄉曲仁里距縣東不半舍九龍井在焉崇事宮廟歷代相因憲宗皇帝四年龍集甲寅故太師汝南忠武張王闖亳得太清明道兩宮遺址兵燼悉爲荒墟以文之燕請事修復長春嗣教眞常大眞人李宗師遣隱眞大師提點石志玉通微大師知宮李志祕綜其務歲丙辰誠明眞人張宗師奏請崇道眞人張尊師棲雲眞人王尊師主其宮制無幾何棲雲蛻化其門人讜亦皆協力崇道則始終不懈未踰一紀締構宏麗允惟明道故宮以河渦混匯圮溺迨乎石李二公相繼爲眞人結廬墾田充益歲廩事修治疏河流入北門緣堤窪下澱而窳漫漶淵而燥至元壬辰棲神眞人陳志微以陳道潤張道淵楊道和等率眾除荒貿塹協襄事功達之幾峙材準基定位以陳志和李道堅等協襄事功達之長春㊂逸眞人張宗師用道潤提舉宮事大德己亥棟宇克完百度鮮整棲眞眞人李志本薦道潤志和道堅等陞提點今凝元眞人馬道逸飭舊圖新日益充大謂宜立石鐫銘示永久元統元年特進神仙掌教凝和大眞人苗宗師召太清提點趙道眞來京道潤志和等因馬介趙㫜筆於狝昔也馬眞人乘傳北迴嘗識於衛趙召用是悕悕遂不終讓序曰隋名苦縣曰仙源唐曰眞源宮曰紫極追上老子㊂元皇帝以本帝系築宮縣隅東北備祠皇帝篤次之齊居榜曰奉元天寶二載易紫極爲太清宋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名縣衛眞眞宗兩謁太清壇奉元之陰東鄉祝拜易宮額曰明道金仍其制錫良田豐祝事鴻惟太祖聖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網宸聰使車馳召長春㊂仙翁崑崙之山歷數年踰萬里覲遐朔推道餘沃淵衷拯生靈仁萬有其功丞相臣安童樹其碑龍嘉之數滋隆往昔今道家殊流皆宗老子太清明道源本所在長春道葉主嗣亳教知所宗矣狝惟大元慶運開元兆李唐奉元明道以尊皇極孰謂隘今宜兼用唐宋舊額榜曰奉元明道以尊老聃之生於殷之亳微妙有無天地橐籥非晃仕不可超聞之曰唯唯酒銘曰

錫以寶書申護禁勖匠役遣使致祭太清畢工敕翰林承旨學士臣鶚製其銘中書左丞臣樞書其文中書右丞相臣安童樹其碑龍嘉之數滋隆往昔今道家殊流皆宗老子太清明道源本所在長春道葉主嗣亳教知所宗矣狝惟大元慶運開元兆李唐奉元明道以尊皇極孰謂隘今宜兼用唐宋舊額榜曰奉元明道以尊老聃之生於殷之亳微妙有無天地橐籥非晃仕不可超聞之曰唯唯酒銘曰

老聃之生於殷之亳微妙有無天地橐籥非晃仕周藏史龍乘風雲帝先誰子繩繩道裔上□□□

海如天之仁知風之自道系口口中統至元運開鳳紀
因亳仙源鳳鄉仁里獄竦雲口宮復太清濬鑑昭錫詞
臣著銘趾邑艮方宮曰明道傾圮沮澤久未締造嗟哉
岸谷變易高深逢我盛口抗起湮沈張肩王隨石孟李
仲班班偉人繼拯㊀統至道担担至眾林林才用其力
德順其心棲神棲眞踵武徐起習厭輕轍通轍順軌載
定其址載寘其宮煙霞洞府風雨帡幪山川會靈紫氣
充益羽眾式瞻淵宗有象邀食於地邈樂於天果蔵在
圖稼穡在田聖祖神孫開此道域其㊁不思荷帝之力
瞻彼蒼昊有開必先奉元明道名豈徒然大清在東長
眷在北祈我皇祚永配無極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十月
日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孛朮魯翀
撰文表二十九

普濟宮重建麻衣子神宇銘

距穆西百里而遠有山曰靈堂古麻衣子棲眞之跡在
焉學道者狀其事云子出沒晉宋閒今餘千年其閒或
有因其跡而繕宮室㊂道法者皆耿不紀今大易道人
毛守朴觀荊棘侈土木一新之慨然曰仙聖之跡失今
不錄將遂顚絕千載之下不有能筆記開厥靈奉狀摯
翀委筆焉徵狀麻衣姓李氏名和字順甫後際神人更
志康字惠和自號麻衣子貞觀閒封惠慈廣德普濟眞
人眞人世居秦父思溫西㊃令以穆帝昇平元年二
月十有五日生眞人而紺髮美姿㊄力絕等然性明慧
好經史契悟㊅要而綽有才譽孝武太元九年時年二
十有八喟然太息曰吾年如此猶湛穢腥腐愚亦至矣
以學道之志告親請去西㊆君責留之不爲止君曰吾
觀名以白鶴仙墳存焉唐貞觀十三年天子制表山曰
石門靈堂峰曰顯聖峒曰勝泉龍皆封公曰廣潤洪潤
咸潤慈潤靈潤施潤崇潤豐潤應潤愍潤顯潤保潤封
君迹見曰吾老矣職則汝襲無苦爾爲也不答令親黨
儻之不起嘗獨行終南遘一道者藜杖芒屨狀貌庞古
猗皐危坐謂眞人曰吾久汝俟矣揖與語皆道祕也由
是神悟劃然道者授以祕訣戒曰終南非汝宅也南陽
之閒滿水之陽直乾之方有山靈堂石峒其旁神開汝
鄉汝則往之當有異人率眾拜汝汝愼拊之可以翕神
功於蒼茫問姓名道者曰吾左㊇太極也言訖不見眞
人神其言往求靈堂於滿陽者久之莫曉所在道遇樵
者相與問答所自來及所欲往樵者欣然導至峒門問
何居曰此山俄頃化去乃益喜自是坐峒十有九年時
安帝義熙十年夏大旱居民張奭約眾計曰麻衣子有
道者也盍往叩之眾諸相率詣峒焚香置水於前禱之
眞人初坐瞑目頃之顧曰何爲者眾以旱請讓卻之眾
日且暮請不輟眞人苦拒者亦累日將夕有少年十許
輩前請曰人日紛紛何也眞人語以其故少年請但許
之眞人託以昧妄不敢諸少年復堅請眞人怪諾之翌
日如諾雨果大至霽還行山閒見十有二人至皆稽顙曰
睇之皆負龍狀心異之還峒而十二人至皆稽顙曰吾
屬龍也所居之溪曰巫峽曰五雲曰岷山曰清遠曰桐
柏曰嶓塚曰崑崙曰武陵曰芒羅曰滌溪曰浣沙曰澧
池上帝以師道業有成敕令輔師行化耳眞人稽首帝
居而推峒居龍別占一穴龍自峒入雲霧晦冥雷電交
作抉裂山背各潰一穴而去眞人後游鄖鄉歷宋孝武
大明元年眞人行年一百有一矣秋八月八日白鶴翔
集祥颸靄雲蔚㊈扶護眞人儼坐而逝鄖人即其地築
觀名以白鶴仙墳存焉唐貞觀十三年天子制表山曰
石門靈堂峰曰顯聖峒曰勝泉龍皆封公曰廣潤洪潤
咸潤慈潤靈潤施潤崇潤豐潤應潤愍潤顯潤保潤封
閒彌月人不知君僧親黨求之遂衆入結廬居之西㊉

眞人曰惠慈廣德普濟眞人旌宮曰普濟果爾則太宗以邁往之君首拗大業賜神號於宇內而於麻衣子之所宮袞奉殊特則靈堂道區古勝地也自後泯不可稽豈山川之運自有盛衰道自有汙隆人之爲事者或成或否學道者或斷或續操著述之任者或工或拙或足以傳或不足傳而至然邱皆無由知之今守朴挺然自奮於千載湮圮之餘追麻衣子之道於蕞荄寥落之際而振襮之平居則有水泉之利亢極則膏澤之請一方之民將神明其所爲十二溪之神物將集靈異於玄漠惟吾所令苟幽明順指人神效績則推而達之清朝貞觀之衰有不必取榮異代者翀蕞聞希夷子受道於麻衣道者豈度世不死百世以下遨游人閒邪不然將兩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翼翬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沖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蕭蕭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蕭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翼比倫者於是蕭

上玉室也將有日矣於是敘其事而銘之石銘曰

謇庠眞人挺跡有家咀道之腴土苴世華神人指迷太華培壤靈堂崔巍上列牛斗惟龍驟驟滅沒有無乃奉帝旨爲吾卒徒窟宅八荒呼吸自我滂澤四施孰往不可悠悠山雲鶴逝千載民之神之功猶不宰曰惟守朴跡遠心同華觀峰出轉替以隆泉流泓泓以溉以灌鬱亢以請會不我捋有黔其首眾奔走之神眇莫覩守朴其師蒼㚟㝡而刻斯語山英桓桓斥護終古

菊潭集卷四

元史列傳

孛朮魯翀字子翼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閒定女直姓氏厲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翬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沖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謝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謝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翼比倫者於是謝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三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振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閤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發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特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翀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

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强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罣罔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敘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拜住歎曰眞謹飭人也聞謂翀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者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翀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坐咫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愼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

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蓮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大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宜增設都監員內外嚴置局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翀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漢文故事眾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翀而不名命翀與平章政事溫罕等十餘人商論大事旦夕備顧問宿直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翀竣事上天㊦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

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爲之慄然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翀六人商論國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卽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既卽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當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於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

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興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朋道以翀蔭調祕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詐賊曰我魯參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偷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南陽郡公諡文靖字尤魯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授襄城學官沃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爲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辭廉訪使高之奏爲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御史階將仕佐郎入拜監察御史延祐五年擢中書右司都事會權相用事公退居濟之新鎮故翰林修撰鄆忠獻王柏杜爲相復薦公左司都事轉從仕郎尋陞右司員外郎泰定初充會試考官遷國子司業歲餘除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遷燕南道廉訪副使入僉太常禮部貢院事尋陞奉訓大夫兼經筵官至順元年同知禮部貢舉拜漢中道廉訪使久之僉太禧宗禋院事兼祕承神御殿事改集賢直學兼國子祭酒應召赴上都議事又兼經筵官進中順大夫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進中奉大夫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葬親北歸復號至元元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未葬辭明年復命編修官成遵召之而疾不能行矣公之先女眞貴族泰和中章宗命定氏族爲百字尤魯氏其一望蕃廣

公姓孛尤魯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授襄城學官沃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爲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

公諡文靖孛尤魯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授襄城學官沃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爲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辭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南陽郡公以順陽僻左徙居於鄧貞隱李先生鄧名士也公從學詩賦同門莫及郡公卒家益貧窶進修愈力翰林閻宏曰觀子之才後必名世曷遠遊以廣見聞公往江西謁兀齋蕭君某蕭君故宋大家夜夢大鳥集所居屋翼覆院外疾出視之沖天而去蘆明公至蕭君異之公始名思温字伯和爲製今名及字歸復走京兆拜集賢蕭貞敏公貞敏隱終南爲學精勤夜以繼晝公寓其傍僧舍攻苦食淡人不能堪公裕如也歸復遊漢上從翰林修撰鄆忠姚文公學古文公奇之以書抵貞隱曰子聲談論鋒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爲準文章不待師傳而能後進無是倫比於是貞隱以女妻公公之爲學務博而約自六經諸史傳注下至天文地理聲音律呂水利算數皆考其說聽其言論駿滾不窮故聲聞大振自宦汴學士之從者日衆及師成均與鄧公文原虞公集謝公端爲同時教人不倦發明經旨援引訓說累數百言極於至當而後已學者恐不卒得聞故經公指授者多知名公佐河東或訟冀寧監郡不法其憲長曰監郡貴胄宜詳讞之蓋欲緩其事公曰我第知有憲法爲貴胄乎卒正其罪關陝有警郡民驚惶蒙古萬戶提兵赴河中道出

翼㤗公白憲長曰是郡要衝當留兵鎮守萬戶難之公曰有責在吾不汝累也郡賴以安應州大興土木之工公言兵後宜蘇民力朝廷從為罷其役土番之民以饑來告天子憐憫命出內帑錢振之公以西臺御史承命而往民賴其惠及遷內臺適英王初正儲位公言當選正人朝夕輔道制可公分行淮東體察憲人能否淮憲倚嚴刑庭列獄具甚眾公曰國家置風紀本以肅清貪污興行治化初不專尚刑也取獄具焚之南陽設六屯田各樹官屬朘削其民民不能堪故多流亡公請罷去官屬俾有司董其佃作公在省闥左相鄆忠獻王以公端重博洽甚加敬禮王嘗謂公曰汝能作宰相否公對曰宰相之位固不敢當然平昔所學皆宰相事蓋聞有稽德才量者乃能為之因為王陳其說王曰微公我不聞是言權相既死王進右相君臣親密無閒慨然欲復祖

宗之治上畋易州聞王之曾祖魯忠獻王安童賜田賜碑在邇乃往觀焉敕設燕享王稱觴獻壽上大悅明日公進駐驛頌敷言忠獻王輔相世廟統一六合修舉百度治底雍熙以箴規焉上覽之命以駐驛表其里英皇崩王亦遇害逆黨列據津要公移疾不出晉邸遣使誅其逆黨公即起視事泰定閒數有天變地震水旱之異時相多西域人西域富商以異石為寶誑取國帑又其私人多以貪墨奪官吏弗克敘用皆有怨言故致災變若此天子信之因肆大赦播告多方蓋彼內以私結黨與外以取悅於奸貪公時為燕南憲副力陳其不可他憲雖亦有言皆依違護不若公言明白剴切已而事果不行公讞囚保定河閒民犯私鹽法當運司治罪公以民罹饑寒誤觸刑禁皆隨事治之佐吏以為難公弗恤也囚有在獄久不決者公察其情可杖杖之可釋釋之

眾皆以為平允岐山周公廟道士據之公曰周孔名教炳如日月豈宜列于異端請設書院令學官主之文宗入京首設太廟既即位又行祫饗大禮公攝禮㤗使咫尺天顏上有所問執禮以對上悅上建太禧宗禋院崇奉祖宗神御若家人禮又建奎章閣學士院陳列圖書日覽觀焉兩院官屬學士皆上所自擇剡薦文學親舊其姓名付中書以行文書銓曹不敢進擬公既選太禧而奎章偶闕大學士員近臣乘閒以某官為言上怒曰汝何不薦魯子翬馬伯庸而以斯人為言乎公之見知類如此武宗廟室未有配位大臣請用並祔之文公曰宣慈惠聖皇后昔受寶冊母㤗天下禮當合食于廟其後卒從公議今上即位議者以比年恩澤太頻不宜肆赦公曰皇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令臣民視聽一新不可斂怨于國遂赦天下賜公白金百兩金綺二端

楮幣舊緡初國子生以入學名次為先後歲貢補官殊無勸懲故太史齊公屢謙為司業請以學業為陞黜等第以積分公試文詞優者為中選由是諸生感奮屬而人才興矣後值天㤗多故其法中輟公為祭酒治試諸生於崇文閣下中選者凡若干人九時學官多僦民舍以居監有隙地在居賢里公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乃積弟子入學贊禮得楮緡二萬有奇為宅數區築室完美以居師生帝師至自西方敕百官郊迎公卿膜拜進觴師坐受之公立以觴進曰師釋迦徒天下僧之師也余孔子徒天下士之師也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觀者凜然時相將封秦王事下禮部議公曰秦大國也非宗王不可今丞相食邑高郵高郵驛名秦淮非秦地也宜以淮易之眾伺相意不悅因共請曰詔已命封于秦不當別議有旨平章者卒其妻盡以田施僧寺云為平章

祈福妥子求詵于公其妻曰平章名爵子蔭足矣所施家賞幾何公曰汝既無嗣而反揚其家貲異日何顏見汝夫于地下命以田還其子廷議是之江浙地大事劇而省臣煩苛事多壅積民以爲病公曰職居大藩而欲吹毛求疵居下者無所措手足矣專至卽決民大稱頌公爲文章嚴重質實不爲浮靡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皆有補於世教有菊潭集六十卷大常典禮因革不同每遇禘享輒稽吏牘故多牴牾公請子朝賜舉劉廙賡倡禮官彙集爲書七十五卷公欲於順陽建博山書院以淑其人分置六齋曰治理治事經學史學書學數學方經營之而疾已革遺言喪祭一本于禮勿事夷鬼以至元四年三月某甲子歸于順陽味經堂享年六十訃聞制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鄧之永昌鄉西樊里四望山下配李氏貞隱先生之女儼雅儉勤治家有法親供饘績而無富貴之習累封南陽郡夫人以至正元年五月某甲子卒于順陽稼穡堂享年五十有三是歲閏五月甲申合葬公墓子男曰遠力學有聞今祕書監祕書郎嗚呼士之于世也愿謹者人多以爲迂倜儻者人則以爲狂砥勵名號者反以爲訑甚矣爲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以爲訑甚矣爲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論議設施多有可述而淺見狹聞者或未能盡識也然士之特立獨行豈以求合時好爲賢乎臨川吳文正公嘗曰孛朮魯公學博而正獨立無朋聞者以爲知言銘曰

金有中原治安百年設爲貢舉網羅才賢聖元方隆遺士接踵臺閣彬彬尙賴其用故老寖亡惟公挺生淵淵其蓄涵涵而停江漢之閒河華之右爰有碩師爲世領

袖公從問學堅苦不渝華聞日昭衣冠偉如洙泗遺經伊洛訓傳講說精深義理融貫儼敷臺閣贊相臣言作則中朝典禮外省自宜有倫有要惟經惟權士之立朝貴有學識議事以制匪學何式瞻彼東土金人輦興既定危亂遂登治平文物聿彰人材斯出惟公之先喜事儒術積善儲慶益大以振公學有源力相斯文繼世克承箕裘是業表公儒行允配前哲滋溪文獻第八

子翬僉院豐彙賀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緊豈梯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右菊潭集元孛朮魯翀撰魯翀字子翬鄧之順陽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卒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鄧之永昌鄉西樊

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事蹟具元史本傳

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受蕭貞敏斛姚文公燧之傳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天下學者仰爲表㊀所著菊潭集六十卷文淵閣書目已不著錄足見明初已佚明劉昌中州名賢文表內有翀文二卷亦刺取文類及金石碑版而成未見全集也今又采得文四詩七以益之訪碑錄載有襄城學記太興尹題名記重修香城院記均未見錄元史列傳蘇天爵撰神道碑虞集撰畫象贊附焉光緒乙未七月繆荃孫跋

道寶峰集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考慈谿藝文志著錄寶雲堂文藝二卷又錄寶峯先生遺集六卷蓋本於黃爺郁千頃堂書目及盧召弓遼金元藝文志補然黃盧二氏於寶峯集無卷數浙江採進遺書錄即今所鈔傳二卷本也壽鏞始得者爲張君冷僧手鈔本其後馮君孟顓以林集虛君收藏本相眎與冷僧所鈔同因盡一日之力互校而付諸梓序曰昔楊慈湖曰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說者曰黨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見慈湖遺書家記四慈湖所謂微不同者偏私意也黨門戶之見也然則世之人其舉其年不及慈湖蹈偏與黨者可勝道哉寶峯爲節齋先生之孫節齋諱與懽因從弟與明師慈湖得其傳自青田徙居慈谿倡明師學寧波志傳稱其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塤矣又稱其知平江府郡中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亦見寧波府志本傳而宋史議其聚斂雖以全謝山之賢亦信史之說而更捃拾史之事以致其疑時李臨川紱方輯陸子學譜馳書相質謂宋季之臨安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詳見鮚埼亭集奉臨川札四

臨川不顧且辦之於傳後曰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午與黨身爲宗臣催科嚴切容或有之吳澄之言未可爲據見陸子學譜卷十六信乎臨川善善從長矣寶峯師傳雖不可考然觀其讀慈湖與象山紫陽問答講論所著遺書乃曰道在是矣見趙繼宗本集後序從容山水間見益明而守益固則其本於祖訓可知已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子也非不欲仕義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又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思明辨而重以篤行知之豈有寶峯信慈湖之教而謂象山不知子思孟子之是非者果如是安足爲寶峯若融堂得之於慈湖者最深其作慈湖行狀洋洋萬數千

言且於解克已復禮一章可以知其爲人矣不獨慈湖之許之也雖出處之閒或有可議顧以小人目之且深斥之爲斯文中罪人果其爲斯文中罪人也及慈湖之門者眾矣而以之草行狀及門之士皆將譁然矣更何待寶峯寶峯而爲此言也是又安足爲寶峯哉嗚呼吾知之矣此蓋惡慈湖之學者僞造其說以誣寶峯耳甚矣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慈湖之言不益信哉壽鏞既刻寶峯集二卷因爲節齋辨且爲寶峯辨以質諸天下後世若夫寶峯之學烏春草已言之詳矣不復贅民國二十四明藪書約園刊本

趙寶峯集序

二十七年三月後學張壽鏞

趙寶峰先生文集序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文也天文者莫之爲而爲者也惟有道者能之有道之言如之何六經是矣後世之文得乎是者十一不得乎是者十九故以馳騁爲贈以雕鏤爲工以峻直爲蒼或肆意於淫蕩或放情於謔浪或遣興於花鳥讀之者喜形乎顏面樂形乎手足是謂文之奇偉名當世而不及也而不知非有道之言非天文之自然也明州慈谿寶峰趙先生詩文若干卷實得乎天文之自然者也先生蚤歲欲攻舉子業以不窺乎聖涯

寶峰文集序

四明藪書約園刊本

即棄去與二三友讀楊文元公書有覺而從容山水閒益致其力見益明而守益固一時之有志者皆就而講學焉斯道與伯氏性善亦與焉故先生之文不追琢不矯揉皆發乎道心之正非蹈襲乎末世之弊者也使有道者觀之則當歎當賞不暇使不知道者觀之則必以咀嚼無味然二者於先生何損益哉先生謝世已久其外孫顧恭復懼其散逸編次手禱請斯道以書其實云先生名偕字子永故宋之宗室也門人烏斯道序

元慈谿趙　偕寶峰著

書

上許縣尹書

慈谿趙偕謹上書二章於具贍大尹先生坐下其一曰自古以來爲政之難莫甚於今日士君子非有克艱大德豈能處斯世而不謬某自揆庸下罔知修己治人之道甘終身於草萊中然聞一人弊政未嘗不感慨見一人善政未嘗不悅服茲聞先生慈祥豈弟不剛不柔眞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父母斯民之心殊非作聰明要虛譽者所可比下情聞風興起輒有末論敢數陳之上古聖訓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爲人君者元首也爲人臣者股肱也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庶事斯康矣此誠立政之要貫古今徹上下非特治天下者所當法凡受天子命臨斯民者咸不可不遵之今之郡縣卽古之侯國今之守令守令特奉皇訓分正郡邑令卽古者侯國之君也矧今之守令南面臨民豈宜無貳從以輔翼之體如元首若無股肱則是塊然一物而已既無四肢豈能運用今之守令非無貳從也有僚佐焉有吏胥焉雖有其員而無其實古之爲貳爲從者無非長官之股肱也今之四肢害長官非特不能爲長官之股肱適以病長官之運用豈今之人皆不如古之人耶豈古之人皆賢哲今之人絕無良心耶特後世之選法大失古典有以使其然成其弊耳自古爲政者有大權斯有大功天下之權莫大於進君子退小人古者長官得以自簡乃僚君子由吾而進小人由吾而退予奪賞罰皆自吾而制之貧賤富貴皆自吾而馭之吾所進者皆君子則小人亦將觀感而興化矧吾之所取乃吾之同寅協德者方且獻忠陳善之不暇安敢不爲吾之用而背吾所任哉惟患長官非其人耳今也則不然今之郡縣僚屬皆非長官所可得而自辟雖胥吏微役亦非長官所可得而黜陟公家府庫錢帛又非長官所可得而區用官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不得不貪墨以爲家計長官不能重其祿以勸之庶人在官者甚至全無升斗祿以代其耕若不循私則無以仰事父母俯育妻子長官亦不能常其廩以生其恆心爲長官者既不得以進君子退小人

縱賢且明亦末如之何況近世用人大槩惟論貲格不專論其賢不肖天下賄賂公行爲吏一階半職鮮有不因私情而得之者既以枉道失節若非爲名爲利所圖何事巧於覓利者以爲有能善於要名者以爲奇材倚法行私蠹政害民竟以爲常閭有賢者實不爲名又不爲利赤心爲國爲民何止百無一千無一上下左右反以爲怪而疾之烏乎自周公沒孔子無位天下不復見聖人之治秦漢以來源不深流不濤綱不舉目不張不知其幾年矣今上皇帝深憫黎元謹選守令其意

篤至特命先生來撫鄱民今郡僚既不可託史胥又不可信無輔無翼何以仰答責任之意今大可憂者私情用事公論隱伏所以眞僞莫辨是非難明然則何法可取公論以弭私情大抵士大夫皆君子則公論在官府士大夫皆小人則公論在郊野近世風俗澆薄雖不古朴人之生也本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直則彼必不服苟不合理雖惠利之面雖感恩遂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於理人服其

九亦不服其一甚矣夫人之良心不可泯滅也如此甚矣夫人之公論不可泯滅也如此曉然之理人莫不知之若不得其人以衷取之則公論亦不易得是猶沙裏取金石中取玉若無良工智匠安得至寶今來莫若自節己俸延致同志之士一二人或四三人必其平日好公惡私者但求其性行不問其文華不使籍名官府使得從容在外專以訪問體察各都隅何人忠信正直何人孝弟修謹一一記其姓名今世人物雖甚凋弊而彼善於此者不可謂無固不能量其材之大小而官之亦宜以禮賓敬之以備詢問或至孝而甚貧者則勸多財好義者以恤之非惟風勵人心而諸處公論庶可由是而得百姓利病諸事是非某弊當革某令當行皆可由是而知之又能夙夜兢兢不自滿假旁求既賢且哲之人日與討論人物賢否政事得失尤爲盡善盡美昔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巳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

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聖訓昭然而或者猶以爲聽政之道在我從公予決奚必旁求賢哲訪問人材殊不知孔子有云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帝堯大聖尚稽於衆舍己從人孔子大聖爲魯司寇斷獄訟尚進衆議者而問之況今貪官污吏常乘閭俟隙蔽吾視聽障吾聰明與其用一已之耳目孰若用衆人之耳爲耳則其所聽也廣雖吾耳之所不及者皆可聞用衆人之目爲目則其所視也博雖吾目之所不及者皆可見民情眞僞斯不可置庶事是非斯可以明諸人咸知我德不孤矣耳目多不可得而欺矣吏奸不可得而肆矣賄賂不可得而公然行矣民心悅服教則從令則行矣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道不行於天下久矣五品不遜百姓不親未易悉言之古今風俗不同人民貧富不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而禮樂久不興刑罰甚不中人心多乖亂今富家子弟不知稼穡之艱難大率荒淫無禁反不若貧困者有檢束況於當今設其教化豈能家被戶及宜先體察各都隅富足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夫婦不和及豪霸兇惡爲人害者俾里長主首社長理諭之不慈孝者勸之夫不敬其孝不友弟者勸其友弟婦不敬其夫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妾狎妓者勒其已之如叔姪兄弟之閒恃尊凌卑或奸頑犯上事產偏貧者則與和平之凡有豪霸兇惡爲人害者使之改過遷善仍別令人多方體察果能遷過不吝者以禮加敬之如有不從理諭者則追其到官從而訓之戒之至於戴三或猶有未率化者則示衆以恥之敢有怙終不悛者則嚴其刑懲一戒百不可輕宥如是施行誠能使其天屬之頓愛父子翻然而篤兄弟翻然而睦夫婦翻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衆人之所願何止一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悅親戚鄰里四方傳揚

凡有父子兄弟夫婦者無不悅矣此之謂要道爲民父母者職當如是若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縱然斷之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之不良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何以使人心悅服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若區區惟以聽訟爲能恐非學孔子者所尙雖然取其不孝不弟不良者教之戒之治之豈若書其孝友睦婣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而進用之量其德之大小而崇卑之不限資格惟擇賢材則天下之人咸

知仕進者無階可入惟德是階則不孝不弟不良者中心懾慼咸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其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比屋可封囹圄空虛亦非難致之事矣而其責非今之守令所可行某之言止於其不可爲之中而爲一時權宜之計其中心亦以先生嘗欲辭去而勢未可欲遷行已志而又不可正坐宓子賤初宰單父掣肘之病故敢僭越言之魯公春秋諸侯也尙寤孔子之言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方今聖天子夙夜圖治必有如孔子者相其事二帝三王治世大經行有日矣則一時權宜之計奚足用惟先生詳審之其二曰商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孔子曰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其惟太守謙恭下士有好問之德不執自用之私於先生尤篤信可謂能敬賢矣可謂能納言矣倘使可以進君子退小人可以一乃官一乃政則德惟一動罔不吉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不患乏人矣惜其有敬賢之心而無用賢之權未克去羣邪任正人一齊不勝眾楚然而海隅蒼生困苦甚久今

幸聖天子謹擇太守下惠元元正猶赤子之得慈母莫不注意莫不渴仰矧今爲政甚難若不明其本末知所緩急度其可行者行之則發號施令人不服從雖有豈弟愛民之德反不若奸雄舞文弄法乃爲能事竊恐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何以上稱聖旨下慰民望夫路府司縣職事不同務在各盡其職無越所事斯有成功司縣職在牧民路府職在監臨凡吏民之不治乃司縣官之責也各司縣官不稱乃職則路府官之責也爲路府者若于司縣之職則設司縣官爲何用若不糾正司縣官

是非則監臨何事各司縣執政任事自有官有吏路府特總其政者故稱曰總管況諸縣之夥民情吏弊奸究百出豈能周知苟不先正各司縣官而務吏民末事則是不提其綱而求其綱之不紊又況各司縣官廉明者甚無幾惟貪殘者不乏若吏若卒無非爲其鷹犬所部豪民不公不法亦無非假其威行其惡耳苟官長得其人清矣明矣賄賂不行無偏無黨則吏卒豪民何所恃而敢肆無忌憚今若欲拯治各司縣吏民安可不自官長始譬猶水之失道若不究其源

正其脈則諸流各派汎濫橫行孰能禦之昔者天王欲正天下九牧必先擇六卿六卿正則九牧不待天王擇矣諸侯欲正庶士必先擇大夫大夫正則庶士不待諸侯擇矣今之郡守卽古之諸侯今固不克參酌古法擇其賢驟升以勸將來亦不宜坐視不肖者壞政害民而不思所以正之宜集各司縣官而誡之曰朝廷爲下民建郡縣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吏卒不法人民不治皆汝之責汝若不忠君命倚恣行私是予之辜予職在監臨不失統緒約而不泛用力少而成功多或以爲今之仕宦者不免用情幹除兼任所遌涉其祿甚薄不足以養汝等當夙夜不寧察汝行止汝稱乃職予不敢蔽汝惟

廉爲上司者不宜太察損人前程此誠可念而苛政猛於虎生民無所措手足其害尤重苟能治其貪酷以警其餘則下民免禍不小上天豈不鑒之矧今皇帝憂民荼毒屬意守令特加眷命異於常員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爲臣子者當體聖意爲民除害不宜小不忍而亂大謀況暴官污吏酷於取民雖積帑千萬計而皇天無私其家災殃迭至不旋踵而壞矣終不若清儉者悠久無羞爲上司者若能糾正下司俾之從吉遠凶積德避禍非惟盡忠於上亦以錫福於下可不懋哉至若府中之

事六曹有吏學校有官錄事有司案牘則有經歷司主之刑名則有推官掌之牢獄倉場庫務莫不各有司存士大夫多不深明設官分職之意不知任人之法罔知爲長官之職當如何大率惟以口辨爲事縱能理落其一二而事情隱伏非口辨所及者甚多未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爲吏者得以乘閒伺隙脫押文字借倩語言詳廣審而時考之仍令人多方體察其是非所犯重而止從公去處自今以往咸宜改過自新敢有欺公罔上枉法妄行則國有常刑自戒諭之後各司吏所行公事但關係利害者令其置簿明述緣由以備長官從容參

言實古聖賢所聖畏吾今不尙口辨夙夜不寧察汝行事者諸事不法乃汝之咎汝之不公是予之責讒說巧官設吏各有攸司各曹公事其責各有所歸吾特總其而不思所以過之當集羣吏而戒之曰朝廷爲下民建人於任用以前者甚難責人於已形有跡者甚易特不爲下民究心耳今爲吏者固難求備豈宜日爲其所罔惟責其所司言由人出事由人行不事多辨而責其出言行事之人豈不約而易守簡而可行況自古以來知以行奸弊巧言令色孔壬乃古人所畏夫以一人之口詳廣審而時考之仍令人多方體察其是非所犯重而故者必治之其欺公罔上至甚者則罷去庶幾諸吏有所忌憚少澄欺罔奸弊庶幾民情漸可得吾志稍可行不可使弓言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孔子然之易曰易簡

弊政稍可除善政稍可舉然今又有天下通病在於恥改過雖明知爲奸吏所罔卒無如之何諸人得以掩過匿非滋長奸邪所關非輕不可不明之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曾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況條令諸公事稽違明許錯者依例改正運者隨事舉行孰敢曰不然爲長官者誠能博求輿言願聞己過勇改不吝斯乃古君子大德則忠告善道者必有人矣下民休戚何慮乎不

知諸事是非何患乎不白則同僚亦將敬畏矧諸吏民敢不率服或曰諸事遷錯自有經歷司檢舉奚必太守博求輿言願聞己過曰若經歷司豈諸吏咸一乃心公乃事則何弊不除何政不舉今正疑其不然耳或又曰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今諸路建官設吏莫非資太守所用奚爲疑之曰古聖人深慮知人甚難人材不易得故不修己德則不足以知人惟恐巧言令色孔壬者見謂賢材大公至正不佞者反見疑忌既未知君子小人之辨豈能考幽明以黜陟矧能量賢材之大小而不謬無惑乎後世選法不得不拘資格考俸月以爲常

君子退小人則庶僚允諧百志惟熙非難事今則不然君子非長官所可得而自用小人非長官所可得而自去所以左右前後貪官污吏無非拂亂吾行事者故不得不自爲之計不得不從權適變以行事若他日升朝則不宜區區若是當以稷契之道事聖主爲堯舜謹於擇賢勿疑所任用不輕用付於可付自上而下次第各辟其屬則所擇簡而易精其責各有所歸不患乏人矣惟擇賢材不限資格則俊乂不困下僚不肖者難匿其過亦化爲善良矣無問貴賤不閒親疏惟仁是用惟德是舉則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庶績其凝矣凡爲臣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斯爲盡忠斯爲不佞愚見如是不審可以上達太守否惟先生筆削而教之幸甚

擇人至難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唐虞盛際尚以知人爲難況於今世擇人尤非易事書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九德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不明大道則不足以修身不修己德則不足以知人惟恐巧言令色孔壬者見謂賢材大公至正不佞者反見疑忌既未知君子小人之辨豈能考幽明以黜陟矧能量賢材之大小而不謬無惑乎後世選法不得不拘資格考俸月以爲常

古今君子
凡有志於善治者莫不以擇人爲先所患無人可擇卒付之無可奈何人性皆善非無人可擇也特古今風俗不同耳古之君子隱於野必有其所可以訪而求之今之君子隱於人心莫知其鄉可以訪而求之嗚呼自孔子沒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人心之蒙蔽也不知其幾年苟不大明以道大開人心終恐君子隱伏不可得而大作

作養賢材

今士大夫閒高論或以國家惟用賢材絶無私黨公道人明有至訓開人大道立人大禮頓使諸人速化卽有賢材衆多可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凡爲人上急欲賢材以設官分職者苟能特宗先聖之正學不惑於似是而實非灼知大道卽常人日用之心深達大禮足以著誠去僞夙夜兢兢力行而無失自然羣下默化庶民觀感改蕩染之非矧行比閭族黨之制月書季考肆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何患無人可用

黜陟誅賞

凡讀書知義理者孰不以黜陟誅賞悉奉天命天討無人私己意斯足以應天順人天下靡不誠服然不大明斯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大全斯人之德卽天地之德未必黜陟誅賞無非天討天命

大得人心

干戈易舉人心難收若得人心則近者悅遠者來雖地方百里亦可以尊天子令諸侯不得人心近者旣不悅

遠者亦不來雖統強兵百萬橫行於天下終爲獨夫考之古史縱觀時事歷歷可監大得人心則爲伯者之兵湯武弔民伐罪天下仰之如大旱之望雲霓不過得人心而已管仲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稱之亦不過得人心而已得土地易得人心難天下人心歸之天地鬼神之心亦歸之天下英傑有衆之人孰不傾心而宗仰今天下干戈甚衆奇謀祕術不一雖爲天下所畏終有勝負豈若得人心爲天下敬服凡有志於平天下者莫不欲收天下人心但至難

收者天下人心也天下人心難以名利收難以威力收
以名利惠之不協公論面雖感恩退有後怨自古以來
尙名利尙威力者終於內叛況以有限名利以惠無限
人心以有限威力以制無限人心豈不大難今欲收天
下人心惟有大行至公之道爲上策若欲大行至公之
道又全在乎修己任賢而已

治縣權宜爲邑宰陳文昭設

常下士無倦講明　喜聞過以開言路

任忠直以爲耳目　稽於衆以採公論

用知識以爲股肱　臨以莊使人敬畏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御羣下以禮止亂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各房事責有所歸

明人倫興古學校　彰善貶以弭邪惡

義刑罰毋作好惡　考貧富以均賦役

制吏卒宜察行止　治誑官以杜妄告

謹勾銷以考稽遲

常下士無倦講明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堯舜大聖尙稽于衆舍己從人周

公大聖尙握髮吐哺下白屋之士矧以吾末世之學處
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擊肘又況上下左右
夙夜惟以利用爲念無非陷吾於不義者若不謙恭下
訪遑遑求其切磋琢磨則何以繩愆糾繆所幸山林閒
幽人貞士不乏通今達古者亦不少今宜每日平明到
縣治事命各吏以必合吾理落者從早理落其可任知
理識事里正主首及可任各吏者悉分任之每汲汲於
抽暇特往學院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
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定議仍會坊隅主社

稽考各都隅社教行否各都主社亦時會之嘉其有功
勉其未至其有太過不及損益裁制條畫其事責其奉
行庶幾學校有資於政事政事實出於學校不致虛文
吾果能常到學院以會賢者不倦則親君子之時多親
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庭其功何止十倍此誠當今
守令爲政之根本是宜常會賢士爲急若師古訓當以
貴下賤適門請益而發政施德之初人未信服於今薄
俗有所未可今且請會於學院公堂庶免外議吾果至
公無私足以契天地感鬼神雖日下訪至微賤而有德

有謀之人亦何妨嫌之有

廣闢過以開言路

自古爲政者唯患言路不開蓋由不喜聞己過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不喜聞己過豈惟絶諸君子之來路誠爲彼小人匿過之窟穴安可不猛省儆戒凡爲民上者果開心見誠喜聞己過則納忠者衆言路自然大開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巧言令色孔壬亦不足畏矣令宜以簿一扇專記己過每詢同僚及吏貼乃至各鄉都里正主首儒

釋道人等及諸處有公論者詢問之際必卑辭下禮喜聞弗逆使人人皆可以直言尚恐吾以貴下賤之德未篤諸人嘉言正論未能盡致其來宜用木櫃竅其蓋封鎖於學院公堂內或以訓導書齋前俾進言者實封其事投於櫃中每五日一啟其櫃取到實封請至公無私之士共爲考較是否如所言吾過果實則勇改不吝錯者依例改正遲者隨事舉行改正舉行之後對衆責己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如此快烈力行雖不作聰明施暴厲則吏民之畏甚於鈇鉞吾旣拚父母之遺體甘受清苦無非欲忠於官事何故吝改己過以成彼小人貪殘之計

任忠直以爲耳目

古者長官惟患無擇人頒祿之材耳苟能擇人頒祿其左右侍從無非吾同心同德爲吾耳目輔成吾政事者今之長官縱有擇人頒祿之材實無擇人頒祿之權其左右侍從無非離心離德壞亂吾政事者矣令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爲生計夫以吾畏

然一君子處於羣小人之中苟不別求耳目以廣視聽則無所見聞何以行事雖欲以公滅私著誠去僞切恐大難今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爲耳目爲急

稽於衆以採公論

旣喜聞過以開言路任忠直以爲耳目而又必稽於衆者蓋爲忠直者無爵祿以榮養難責以專其事復恐其不能周知諸事之得失又避嫌疑兼懼利害凡有是非不敢盡言若稽於衆則是是非非不出於一人之口嫌疑無自而生利害無自而歸忠直者斯可以盡言矣今

宜置簿一扇專以記與論凡一切有關係公事尤宜不
倦多方咨問左右上下鄉邑內外不揀是何人民前後
參錯隔別詢審所言所論隨得輒書仍記所言人之姓
名以備考詳其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則俾實封其言投
於學院木櫃中五日一啓以一篋收藏之會至公無私
之士於學院中將每日所書及木櫃中投至者討論是
否更加詳察可行者即行可止者即止宜改者即改初
行之際未免辛勤行之久遠終至簡易果孜孜以愛民
爲念夙夜究心於此不怠自然人不敢欺方有不勞而
治之妙

用知識以爲股肱

人無股肱則無以運用今僚佐洎各吏既非吾股肱無
非掣吾肘者凡有公事無憑詢謀以圖協贊是用禮請
各都隅愼行止知理識事里正以爲吾股肱爲急雖無
爵祿以興其公心亦稍破吏貼之奸弊各知識里正每
半月輪流在縣宜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
咨問公論以行如各知識未通未知者則俾轉請問高
見之人各知識里正既無祿養且有盤費凡有科差宜
量優恤

臨以莊使人敬畏

凡臨政者若不靜重端莊則無威嚴人不敬畏若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
放逸抑且此心靜明可燭是非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不忠而侯固不可
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羣下以禮止亂

人之於禮猶水之有防以舊防爲無用者必有水患以
舊禮爲無用者必有壞亂矧爲斯世政事御斯世吏民
苟無禮以防微杜漸安能使眾人整而不譁諸事理而
不亂各司吏宜俾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呈押文字
一人退一人進其該次押文字者兩行端立東西廳上
壁下待某吏押文字退然後某吏進其有緊急該先署
押者宜出班立於廳上露明庭柱側以俟先進引問公
事亦宜逐一循資次凡引問公事時不押文字押文字
時不引問公事凡有詞訴者待放狀然後進告一人退

一人進書狀當廳下東側書寫其有疑似亦宜別以一
牓附口寫書令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凡已受過詞狀及
抄狀者悉以事目附入吾杜妄告簿內令書狀及當日
司吏於上書名畫字以憑稽考體勘其關繫檢屍及合
即時掩捕者不在此限各貼書進退出入務在恭謹非
該引問公事不得於廳前往來各祇候禁子須兩行恭
立庭下不宜縱橫若恐難於久立則更迭輪換不得輒
便升廳入堂無故出入各房各吏貼祇候禁子有失禮
節者則以謹禮簿書之每半月一考其開敢有故違禮

者則罰跪重則加刑責如此以禮防微杜漸庶幾公庭
嚴肅諸事井井人民不敢離亂吏卒不敢眩惑抑且吾
心靜止可燭是非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故於其言無所苟矧處重事是宜
靜中預爲修辭以出其誠或每日勞於政事力所不及
則推好問之德請有公論之人相爲參詳其修辭意以
付貼書於勾銷簿內以憑發落庶幾不苟不失

各房專責有所歸

一邑之政乃爲宰者之責各房之事乃各吏之責爲宰
者能守其政雖不屑屑於事爲則事無不舉不能守其
政惟任其事非徒無益殊爲失職宜乎舛繆不勝其多
政事二字其義不同爲宰爲吏者當深明其義各守而
不移爲宰者果深明爲政之大本而確守之則各房之
事是非得失其責在各吏吏卒致其責竟無所歸荷不
大本惟區區徇口以理其事則各房之事是非得失其
責在我不在各吏吏卒致其責竟無所歸百里之廣庶民
之眾諸事不勝繁夥苟不守其職所當專之政乃理其

非吾所可理之事誠爲大難夫政者正也爲宰者果能
不徇口辨先正自己以正各吏行止則各吏有所畏服
各房各納一簿於吾左右凡各吏所當行之事附寫大
槩於簿內或納抹子以備吾靜中參詳或濳令人體察
敢有朋爲欺罔者重則斥去輕則嚴加刑罰果能如此
則各吏所行公事自然不敢肆無忌憚

明人倫興古學校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徇虛文不以人
倫爲重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天敘天秩人心

所不磨滅爲百里司牧者誠能以明人倫爲急庶民豈不感化所愚者不明古今時務不能酌古準今舉其可行者行之耳當今時俗凡無恆產而無恆心固難遽責其有恆產可責以有恆心者安可不加儆訓今庶民無恆產者甚多有恆產者甚無幾況於當今興古學校豈能家至戶到且宜先體察各都隅富足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夫婦不和及豪霸凶惡爲民害并不肖敗家壞俗者皆專以一簿書之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不慈孝者勸其慈孝不友弟者勸其友弟婦不敬其夫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妾狎妓者勒其已之如伯叔姪兄弟之閒恃尊凌卑或奸頑犯上事產偏負者則與和平凡有凶惡爲人害并不肖敗家壞俗者使之改過遷善果能改過不吝者則書於彰善簿以禮加敬之如有不從教訓者則俾里正主首諭以利害或俾其到學院公堂請聽吾提調學校官教戒再三教戒之後或猶有未率化者則俾依例執役以恥之敢有怙終不悛者則嚴其刑罰懲一戒百不苟不慢如是行之誠能使其天厲之愛頓興父子翻然而篤兄弟翻然而睦夫婦翻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眾人之所願何止改過之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悅親戚鄰里四方傳揚凡有父子兄弟者無不悅此之謂要道且有使無訟之妙爲民父母者職當如是若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縱斷之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之不良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刑謂之虐何以使人心悅服

彰善良以弭邪惡

五鄉三十一都隅某人良善某人邪惡某人於人倫正某人於人倫未正某人居家及鄉里多公平某人居家及鄉里多私曲悉宜知其姓名又知其數善惡各以一簿書之以憑稽考今雖不能官其善良者以化邪惡而古者彰善癉惡之遺意亦可略竊取以施行凡有善良者彰其德以禮嘉敬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凡有邪惡者再三教戒或有不悛者依例令其執役以恥之敢有怙終者嚴加刑罰如此勤行不倦果能使善良之風漸興邪惡之風漸消各鄉爭訟必不至如今日之多

義刑罰毋作好惡
義刑義罰弗庸以即汝心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議所在此古聖賢德政非後學所易及吾若不自滿假求君子公論則亦可以勉而至

考貧富以均賦役
今年各都隅役事頗均自歸附以來所未曾有然不詳攷何處都分役事已均平何處都分役事未均平則亦未爲盡善況役戶當役日數尚用增減者各鄉都多有

之堪當役而漏網不堪當役而未得脫者亦閒有之各都里正主首仍詐小戶貼役錢者比比而是今未暇推排田土惟有每畝權出鈔一兩助役頗爲均平本縣不力爲主行諸人亦視爲虛文各都隅役戶三等九則未得精詳通一縣三等九則亦未編類往往所定上中下都分多有偏負所以一切科差幷雜役暨應辦等事未能至均至當今宜以簿一扇逐一都審察輿論隨得隨書仍委知理識事里長潛行體問及潛委各主社覈之

謹勾銷以考稽遲
簿每一事用紙揭帖屢試時考復求至公無私之士共爲參詳凡有議擬公論書於揭帖以憑檢閱舉行庶幾不致忘失

制吏卒宜察行止
巧言令色孔壬古人所畏聽其言而信其行古人所戒況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其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爲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若惟憑一時辭色處決公事豈無舛謬今誠能專以一簿勤察其所行而瞽之從公去取非惟彼吏卒不敢欺我又且可抑吾玩人作好惡之意

治誣官以杜妄告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誣官之罪以致愚民妄告甚多積年流弊習以爲常容過無大刑故無小唐虞令典故爲誣官者情實可惡此風甚不可長豈可被其侮弄而不思所以抑之況今本縣令各都體勘公事多非近上里長主首又非正身不畏罪責惟務私欲不行從實同報又況近來發落各都體

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結絕無非解遣告人起去而已
殊失元行體勘意凡行體勘無非欲究實情所告如實
卽與施行所告如虛卽重治誣官之罪庶幾不致妄告
如今日之多今之體勘有始無終反爲吏貼及承該里
正主首循私賣弄以致奸頑妄告者日甚一日實爲可
憂今後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卽與受狀外其
餘疑似者宜不問虛實悉令書狀當官用簿附口抄下
令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召保聽候將所抄告詞附入吾
杜妄告簿內以備吾靜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主首正

身多方體勘必使有始有終從實回報仍濳委知識里
正及各主社暗行體察所告如虛重治誣官之罪必枷
項巡行令眾不易疏放承該里正主首須用近上正身
不行從實體勘者必有罪責自然妄告之風頗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簿書其名有十

一曰願過閻

凡本職所行政事所用人物應有過失廣求到諸
人直言及自省悟者悉書之以憑改正

二曰採公論

凡政事得失民情吏弊官民應有利害是非廣求
到諸人輿論悉書之以憑講究

三曰謹禮節

凡在官吏卒人等進退應對容止威儀有失禮節
者悉書之以憑戒訓

四曰彰善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爲人善良篤於人倫所
行實直公正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禮
獎

五曰癉惡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爲人邪惡乖於人倫所
行奸詐私曲多方審察公論得實宜悉書之以憑
訓治

六曰均賦役

凡各鄉賦役等則有未均平多方審察公論得實
悉書之以憑定議

七曰考吏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吏貼所行公私是非多方審察

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去取
八曰考卒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祇候獄卒弓兵所行公私是非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去取
九曰杜妄告
凡諸人所有詞訟多方審察虛實果有誣官妄告者悉書之以憑懲治
十曰謹勾銷
凡所行公事每件用紙揭帖勸爲檢閱書其議擬

以憑舉行
右所云云正所謂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者也夫拘於今世之選法竊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既限資格安得大材驟升既不擇賢久委安得善政大行既不俾各辟其屬使其次第實有所歸安得所擇至簡而精詳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耕茲乃欲從權苟且行所不可行責人於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豈足以展其盛德之治祇惟大人君子洞達古今必有良法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必有定見奚庸鄙

論以寘高明特以父母之邦休戚所繫下情有不能自已耳

古詩

送蓬里月沙縣尉

天生烝民萬物之靈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是謂彝倫彝倫弗斁天下永清　天生大君乃聖乃神克用君子化被小人用人弗忒天下永清　赫赫皇朝明於用刑弗及無辜惟伐不仁有綱有紀天下永清　勖哉我僚惟廉惟貞勿謂官小勿勵以升皇皇大邦慎選賢明賢明在位天下永清

南山

南山美沈節婦也節婦蚤年寡居克安乃節至故作是詩以頌

天作南山既高且孤爰有節婦蚤年寡居克安乃節至老弗渝豈惟諸娚淑德之模凡爲夫者亦宜何如　天作南山鬱然峩峩爰有節婦訓子實多厥子良心終不滅磨豈惟諸母淑德之科凡爲子者亦宜如何　巍巍南山常靜常止知幾萬年弗變弗異賢哉節婦秉心不貳宜爾永年懋膺福履厥子克孝奚獨甘旨溫恭清嘉惟德之趾

贈李原善北游

天作燕山曰維帝京人物林林車馬轔轔　天作燕山曰維帝京豈無周孔論道經綸凡厥臣民靡不有所因　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卓彼先覺敘我彝倫胡外是文靡心是明　蕩蕩上古大道平平維父維子曰君曰臣誰謂斯民厥性靡清　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吾子行矣莫匪天經朔風揚沙誰云苦辛

悼周砥道

湖水洋洋其流孔長良朋不見我心悲傷　湖山蒼蒼我思古人天行之強萬世所賴胡命未亨　湖上良友先逝已矣我心茫茫吾奚在世惟吾奚所生　嗚呼一日匪短百年匪長吾昔誨女斯道莫量

送葉伯奇入官

朔風冽冽海天茫茫良朋告別我心皇皇　既卜隱居花嶼之陽既有諸賢可以徜徉豈宜今日有茲遠行

吁嗟大道不明久矣矧我後進流俗靡靡正喜幽人所居伊邇開我清明滌我塵滓庶其有賴日新無已不謂此行匪人可止　蕩蕩上帝厥鑒昭然福善禍淫至公無偏吾友伯奇道心本全落落默默融融淵淵於人弗欺常長於天　矧今執政篤於敬賢豈不念女孝心虔虔豈不容女奉安爾父以享高年

又

寒雲陰陰不雪不雨之子啓行殆往何所海隅山城今爲樂土使者招賢孰敢不去　寒雲陰陰不雨不雪之

子啓行何其急切海隅山城博收英傑使者命嚴莫敢暫輟　美哉君子邦家之基敬奉庭闈維時之宜矧爾嚴父既老且衰一則以懼一則以喜予小子某亦坎坎不已

送友

美哉慈谿其水洋洋至動而靜實維故鄉慈谿之陲其人如玉鵬彼白雲翱翔上國維浙西東豈無諸公世敎淪落我心混融美哉慈水倏倏之魚載沈載浮爰得我所之子涉捻握手踟躕

題節婦方氏淵母翁氏詩卷

人言方氏母守節良不易吾觀方氏母行其所無事寡居四十春坦然無所嗜專上孝且恭訓子慈且義閨門祗席間藹藹生和氣老安而少懷家肥自茲致孝義人所同光輝燭天地惟彼昏者多方母斯爲異三綱人之常吾人毋自棄

送阿里擇之都目之泮梁

古人在畝畝尙不忘乎君爲官不盡職何以爲人臣吾觀四海內茫然浩無垠兵甲尙未息傷哉此民民省臺

與州縣冠蓋多如雲眞知小民苦豁落今幾人先生業儒術其才尤出羣皇朝有此老合置要路津白髮已滿鬢青衫不掛身鬱鬱淹下僚壯志何由伸天寒途路長北風揚沙塵勖哉加飡飯此外安足云

送宗元始和尙之天竺維那

無上大菩提萬古光熙熙上人自有之捨此將奚爲百年能幾何幣思良可悲夙緣何來遘行意難遲遲扁舟發鳳磯去去西湖湄美人寖相離何以寫我私西風楊柳枝南浦秋月輝物物皆吾師愿言毋或遺鬱鬱浙江

西青山亂無數招吾始上人兩驂往如舞大道主圓通
豈容拘定所不敢贊公去自古蓬士心行
止難云喻無南北西東惟佳於無住良朋六七人明月
幾磯路何以贈子行長江一聲櫓

題羅伯溫畫扇長松下一人臨流把釣

落落長松下盤石臨清流老子是何人獨坐意思幽靜
對茫然山仁心孰與伴既有層龍手而忘斯世憂

贈友

幽芳其美矣託根蓬蒿中有華紅灼灼有葉青叢叢顏
足出塵意殊乏媚世容紛紛人識否一團春自濃　良

人遠方來所志在大道對床夜話長不知天已曉山禽
忽一聲隔窗送佳報攬衣起徘徊光風正臨臨我蕙無
機關不閒祕元寶笑問東籬花粲粲爲誰好　鬱鬱慈
谿曲清曉端不俗小子宜閑窗青山待刮目微風落幽
花好鳥鳴嘉木友生遠言別倚闌惟穆穆　之子來遊
日萬木春色微豈謂重別處敗葉鮮在枝人生良貪少
矧復遠別離冬霽尚未下南風以爲期同首江西路使
我行遲遲　東籬晚節花西風楊柳枝悽然寂無言爲
我傷離悲　一日復一日衮衮如逝波回首老成人所
存能幾何萬物皆斃斯道不滅磨彼美一片玉可不
求切磋矧凡天下士良心本中和誰云顏氏子獨冠德
行科

題修永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維彼有道人不爲物所使此
心昭且融湛若秋淵水事物洊中象變化無繼揮晝夜
常光明寂然意不起日用云與爲何曾有終始應酬雖
交錯安安而靈靈動靜妙自一學力無作止敢問修永

齋如斯而已矣　達士遵常道終期有大成已知神不
死何必慕長生晝夜常如是始終無倦情所修能永久
雅稱此齋名

上方右丞

天地賦萬物各隨其所生明鑑照萬物亦各隨其形大
人用人品權衡得輕重擢材予官爵一一協輿情人各
供乃職庶政咸有成吁嗟予小子愚昧百不能學文不
知道學武不知兵何人不我知譽我以虛聲上官既見
錄徵民散不承惟恐負所任後悔不可懲默自量己力

風夜惟戰兢何以竭駑鈍仰答賢公卿惟有一縣朴不好利與名自揆德未修深慚道未疑豈敢強所短上昧日月明

送友入官

青山高疊疊白馬去駸駸有德人如玉何時朋盍簪方欣天霽朗無復雨霖霪還可歸湖上從容步綠陰　天地生人物從來本一家如何分彼此各自有夷華妖氛暫時事春風是處花聖皇能混合無虛亂如麻　天台山頂上必有道人家好覓同心去休教兩鬢華清明身

上寶名利眼前花知子能仁守何憂意似麻

題陳摶瞑目圖

華山高臥知不知山川草木生光輝何方瞑目一視之直到而今眼未開先生尚欲待阿誰

送張敬輿赴大都

生平雖不好功名未嘗一日忘吾君何不上天陳良策卻在青山看白雲緇生不是傲斯世既不能武又不文甚慙周孔我未及敢望姓字關公卿三抱遺經發長歎窅然林壑生寒聲吾鄉張子今俊傑抱琴挾笈游皇京

同前西郊日又夕一聲長歎秋虛碧好風空送明月來凝塵滿榻無心拭嗚呼尼父是何人事業光華天罔極

先生殆亦知我懷期我山中賞幽閒生平視世如蜃樓
不羨三起要三留東山寒碧好高臥天工未許借半邱
今宵自副夙所願況復對月當中秋無端清興竟烏有
耿耿不昧君知不

續聞是夕諸賢列坐北村館賞月迨夜半偕偶不
得與乃引筆再贅韻發一笑云

荒郊煙雨日如夕趙偕乞食眼睛碧誰憐喪家狗纍纍
敬齋下榻爲拂拭生來不識一箇字也學商箕論皇極
貴人厭聽掩耳去惟有幽花伴清閟平地忽起十二樓

安使神仙爲我留直欲蓬頭跣足去甘心枯骨堆荒邱
不知北村有嘉客高歌浩飲延中秋盃盤狼藉有餘肉
還憂野外民饑不

是夕月有食之緝熙又有詩來不免賡韻非好爲
文也

九四 明嘉靖 約園刊本

六年八月十六夕黑氣東來貫虛碧看明月失光彩
安得上天爲一拭使我駐目不暫捨幸存餘光慰八極
猶勝去年八月中玉宇瓊樓冤罔呼童淨掃翫月樓
無柰妖物尙遲留此時直欲告天子特遣牢祀圖邱

祈天速正太陰道惠渠四海一輪秋永如唐虞盛明世
日月不食人知不

贈李原善北遊

三山李宰公至貧乃有古人風不爲黃金作民害寧甘
餓死溝壑中皇天自無私下佑乃子心學通夙夜欽明
大聖訓前迷能頓掃詎非人中雄庭闈上下愛敬生閨
門衽席宜雍雍有是父有是子一家和氣如春濃此樂
實我夙所好至今未遂中心憂忡忡正藉斯人作儀表
無端朔風吹上居庸峰敬常太史且老眼昔日辟之不

肯起已知吾子非阿蒙矧今吾子又非昔所比公當
一見天下凡馬空眷茲孝友子大意頗與孔門漆雕同
眷茲孝友子未應使之遠望白雲千萬重光風軒下蘭
蕙佳便當歸來樂我春融融

十四 明嘉靖 約園刊本

題蕭吉卿懶齋詩卷

先生以懶名齋諸賢贊詠無庸贅辭然余小子
縱觀世事如斯亦不勝其懶反顧已德不修不
勝可憂遂自述鄙懷以請教云

人生斯世兮如浮漚富貴不足榮兮將焉求靜夜獨坐

兮何悠悠寂無所慿兮有所憂天地恆教我兮胡不自
修清風吹我兮清我耳明月照我兮明我眸豈不見天
行健兮晝夜不息地行水兮晝夜周流予小子乃因循
兮奪復秋昏昏而逐逐兮何日休

題嚴子陵

書曰天位艱哉光武既登天位爲大君嚴光雖
故人臣也徵至闕光武與同寢私與雖私之其
如義何嚴光卒犯不臣之罪釣臺遊風穢德也
吁君君臣臣如是乎余不勝太息而爲之歌曰

富春山兮桐江流子陵垂釣兮豈直釣嗚呼漢帝兮意
何求將求彼兮嘉謀猷吁嗟客星兮涵九州彼桓文之
無道兮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綱常之不可廢兮我
心悠悠

題光世墨龍

龍兮何爲而昇雲兮何爲而從雨甘霖兮從何來斯人
心兮天地通胡爲乎自閒隔瞻彼雲兮神彼龍安得斯
人兮內蒼生於變理之中

和貞暄行韻

天爲屋兮地爲床巍然獨坐老不僵大道不行宜守節
饑飡薇蕨渴飲湯隆冬風雪雖凜冽豈能摧我鐵石腸
其閒自有中和氣不須瞬背於朝陽生平不願五斗米
直甘潦倒居柴桑從他車馬炫鄉里從他朱門飫高糧
從他諸公袞袞上臺省從他滿室金衣裳丈夫豈閒爲
己甚老鶴不可隨鶩鶩有時從容入山去忽見野翁依
短墻適然相與貞暄坐氣味頗合清話長融融如在春
風裏不知人世多冰霜曾點漆雕開於此見大意吾人
其可不兢兢業業虛度其時光

會方景淵羅彥威諸友後寫此以謝

春來連月苦霪雨一朝雲散天開晴湖光老農亦淳朴
插秧刈麥咸忻忻父子相呼復相應禮貌雖殊情自親
太上遺風隱然在孰謂民頑不可馴天生烝民本好德
祇在君子能經綸我雖不能事耕稼見此民俗知天眞
清風明月頗知我開我襟懷怡我神忽思山北二三友
幾年隱居湖水濱不將踪跡入朝市閒中妙景應深明

魚躍鳶飛豈他物花香竹影皆吾春我今遣來訪諸友
相交雖舊相見新入門未久便呼酒烹鵝燕蟹煎金鱗
坐對湖山酌春酒酒酣盡把肝膽傾高談闊論太眞率
最喜黃河七日清從容熟講安民事便覺春風滿座生
卽今天下多英傑安知大道享不享諸公他日定高舉
須記今朝有此行

題引子龍

黑雲萬里隨長風白日失色天濛濛老龍翻身幽海底
瞬息之閒升太空小龍奮躍力尙微舉頭大叫追其宗

老龍正飛復回顧輝輝紫電生雙瞳浩然神氣兩相接
其閒變化難形容秋蟾老子寫此圖野夫一見心忡忡
苦念蒼生久枯槁焚香再拜心肅恭上祈老龍垂惻隱
特遣龍子施神功四時膏澤及時降大有五穀年登豐
風不鳴條雨破塊層民壽域時熙雍龍兮龍兮有功如
此斯不失其爲眞龍

絕句

送宗元始和尙之天竺維那

覺來何處有鐘鳴寒碧山中正五更遙想高人思我處
玉堂茅舍一般淸

題梅圖

老梅雪裏自藏春隨處開花無世情人似梅花方不俗

題盖君櫛山行卷後

偶閱櫛山行卷詩梅花也笑我愚癡太羨玄酒有眞味
曾許庸人俗子知
皇天蕩蕩絕無私何不奏餘生仲尼誰料漢唐有天下
纔能文飾是明師
先生心地本虛明歸築幽居暢我情應怪鑑湖千尺浪
不知建水一泓清

題梅花爲羅彥威作　在常明齋

久矣江南無使人忽然見此一枝春山川何處不冰雪
立我生民一畫中

誰料陽和意外新
莫道羅浮無可人一枝先吐臘前春常明齋裏常明子
日看孤芳德日新

題羅時中梅圖

花開不待春風吹豈待時人題好詩未識摽梅詩大旨
徒然東閣亂尋思

題時子中墨龍

敢告同門時子中大哉龍德可形容昔年旣已通乾卦
莫逐時人贊所翁

題王原章紅白梅

破原章詩意原章詩云千年萬年老梅樹三花五花無限春不比尋常野桃李只將顏色媚時人
桃李無言自可人梅花紅白亦精神大安天下無難事
一視同仁萬物春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蜿蜿洪荒道混融無端龍馬泄天工羲皇已懶淳風散
立我生民一畫中

天下詩人盛似麻誰知吾子達無邪雲林深處玉堂客
爲捲疏簾看雪花
道人過我話更深未必黃鐘是俗音諸老送君詩句古
溪山秋意愈蕭森

題顧宏可梅花

長夜人誰喜看梅一枝隨月上窗來小齋清坐顧宏可
此際能無道眼開

題梅書於周砥道宅壁間

此梅至古至新奇應是江南第一枝莫遣當衢逢驛使

清標未許世人知
老梅愈老花愈妙幾度相看正眼開不道夜深人正睡
一枝隨月上窗來
千巖山中有老梅偶然折得一枝來誰人不是尋芳者
爭奈山荒路未開
題畫孟陽梅花扇
東君未必不相容白玉花開二月中祇恐園林太寥落
故教雪裏有春風
寄馬鞍山偉極元長老

馬鞍山上有楊梅我欲登山也快哉待得楊梅成熟後
海風吹我到蓬萊
見說馬鞍山頂上四海皆歸一望中有箇高人無所著
巍然孤坐月當空
題葉伯奇墨菊圖
不到東籬知幾年菊花依舊可人憐何妨且對南山坐
吾道窮通信有天
贈李可道
可道日閒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閒
則不如是未免有觀虛明之意終二而不一十
七日夜忽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一
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可道請識
遂作詩曰
可道已能觀嘀嘀茶何閉目竟昏蒙瀟瀟雨後松窗下
忽悟蛙聲在眼中
大道元來觀不得有何南北與西東自然妙眼觀無際
混混虛明豐夜同
贈馬易之遊大都

雙峰一見馬編修今日卻從都下遊爲問玉堂危學士
聖賢治務可行否
謝諸友
古人一飯報千金我亦能忘諸友心只恐死灰終不灼
泰山徒峻海徒深
從他百鍊是眞金無限乾坤我道心明日三陽交泰也
此懷何事若臨深
讀易
曾將觀省用工夫空洞無邊包太虛豈料道光和意象

毫釐微異有殊途
未離意象四箇字昔日頻看祇等閒豈把砥砆爲美玉
錯敎和氏泣荆山

呈太守

野人曾讀安民策卻愿三公一講明仰首燕山雖咫尺
布衣不可入朝廷
今日邂逅賢太守朝廷不作等閒看小人素有中心赤
豈倦半山行路難
平日好論堯舜道豈無一語出忠肝雖然太守不疑忌

塵世令人開口難
天下至公人絶少爭教諸子不生疑皇元宇宙大如許
未必無人學塾師

九日

當今世事正堪嗟無酒何妨對菊花遥想登高無數客
是誰能得近楊家
諸公何必重咨嗟小草治湖也著花況有南山依舊在
黄花今不屬陶家

送楊大章往江西

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或遇知音者求其
刊板以垂於後
誰能挽取慈湖水散作甘霖遍九州命世英材今不乏
此行邂遇此人不

律詩

題慈湖書院山長徐勉之女封股詩卷

縱讀人間萬卷書身無實行亦徒爲貞心九死誰不變
去聖千年今可悲慈母剪床嗟病久引刀割體只心知
世間落落奇男子看取徐家小女兒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白雲本是無心物不著高僧半箇閒纔買扁舟到處繹
又飛長錫上吳山幾年分道爲三教何處容人露一班
此去如逢善財子好言慈水碧潺潺

至正二十三年之春登清輝樓適春雪大作北風
漭然明仲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不覺悽愴故作是
詩以悼之

清輝樓上好徜徉今日重登感慨長世事不常春雪下
故人無矣北風涼仰觀老樹還堪惜周視諸孤亦可傷

否極泰來雖有日憂心悄悄豈能忘

題浦江士夫餞童君詩卷後

浦江冷宦其偶耳易水歸興曾浩然且讓無公在雲表
漫栽五柳列門前北林堪就廣居賦東海新添小洞天
惟覺京華如昨日不知人世又今年

和葉伯奇韻

天命窮通各有時道心虛寂浩無涯匡人弓劍雖堪畏
孔子絃歌自不衰誰料斯文終未喪元非膚眾所能思
此生堪歎還堪笑明月清風付與誰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小春梅杪著花初當今明主尚文德率土蒼生仰太虛
握手潸然淚雙下凡爲天子合何如
誰道人心皆不仁偶隨流俗昧天眞果然廊廟開賢路
未必山林無好人自古妖氛迷瞻日當今皇帝恤黎民
承流宣化有君子定識儒生不爲身
袞袞姚江過十春天教一旦出埃塵青山深處訪佳友
黃鳥聲中識古人頓把詩書明日用不因文字昧天眞

安閒吟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於安便不安永悟困中無不豫
豈知難裏有眞安世間物欲非吾願天下人安是我安
之子襟懷至開闊何嘗戚戚不安安
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於閒便不閒未悟否中無不泰
豈知忙裏有眞閒世情榮辱皆虛幻斯道昏明豈等閒
自喜此心常不朽事如天大也閒閒

皇方景淵羅彥威

杜湖湖上雨初晴獨與山童緩步行每歎雲霾迷日月

誰知天地忽清明仙嚴幸有仙長在道友何憂道不成
乘興遠來非偶耳要尋知己吐眞情
人生各有謀生計我獨爲人何太愚不藉良朋資粒食
已成餓殍在溝渠癡心常想天地泰盛世未應賢聖無
千古湖山風景在諸公亦不是凡夫
吾人惟恐失天眞豈患區區六尺身對客有時閒講道
奉親無物也憂貧高山流水應知我明月清風自可人
長歎一聲天地闊誰將斯道覺斯民
紛紛年少趨名利二友潛心北海濱淵老溫溫能慕道

威公落落善居貧素聞瑚璉非凡器不厭簞瓢是達人
有用眞材天下少姓名未必可沈淪
一春多雨喜新晴漫向湖山靜處行碧嶂空餘千古意
冰壺照我十分明安知林下無英傑終見雲間有老成
白髮正長人不倦閒中儘可察民情

送伯奇入官

目斷斜陽雁不來碧空無畔絕塵埃此心久矣堅如石
生意蕭然冷似灰之子入官偏跼蹐誰人爲我暫徘徊
秋風已到桂枝上借問緣何花未開

又代諸友作

濟世安民大丈夫襟懷落落有良謨堪扶聖主施神武
卻向深山守靜孤小子方期同讀易無才正愧匪眞儒
采薇獨步長松下欲贈佳言一字無
昔年君是富家子今日清貧樂自如曾讀緇衣能下士
閒彈長鋏歎無魚天台自古多人物吾子端非小丈夫
何患此時無厚祿惟脩己德有嘉謨

雜著

贊觀音大士

常人咸以爲目能觀色耳能聽聲而大士乃令舉坐觀
其音聲卽得解脫元善近日因是訓如脫桎梏見閒圓
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以此旨奉母夫人持大士畫像
囑余秉筆誌之幷請一偈發揮屢辭不允膚出愚見恭
求哲人是正故爲之書而贊之以偈曰
常人有耳目聽聲而觀色大士無耳目觀聲而聽色聲
色咸空空觀聽俱寂寂聲色卽觀聽觀聽卽聲色眞性
無物我混然實融一舉舌及身意皆空空寂寂光明大
圓妙無生死今昔常人皆大士奚爲自昏溺妄分耳與

目谷迷聲與色否則離聲色耳目住空寂物我既分隔
終非性眞實嗚呼吾常人觀聽本融一觀聽若融一光
明現寂寂

贊銅鍠伯華

吁嗟乎銅鍠伯華吁嗟乎銅鍠伯華何吾孔子獨懷汝
而歎也嗚呼三代衰天下無定賢哲幾何徵吾孔子使
天下後世不聞女之行也嗚呼孔子嗚呼孔子嗚呼銅
鍠伯華

贊無言妙和尙

我法妙難思如何可言說無言妙上人太虛一輪月

贊宗元始和尙小像

望之儼然彷彿宗元誰具佛眼識我宗元

代楊大章祭子文

父敬致祖奠於故仲子惟禮嗚呼惟禮嗚呼惟禮胡爲
棄我而去哉胡爲棄我而去哉親朋長上無不嘉汝靈
臺篤實淳良正直不回殆可承先世之正學殆可見汝
道心之大開嗚呼惟禮父母兄姊夙夜望汝成材豈期
三四日間遽殞時疫之災嗚呼惟禮今既早去何似休
來徒使父母中道悲哀嗚呼惟禮來既不由汝去亦不
由汝惟有此心虛明廣大無來無去無壽無殀無我無
汝今汝形既死矣膚卽祔葬於祖墓惟汝心神無方無
所宜遵聖訓無忝是祖不昧道心之光明勿謂此道有
今古

代伯奇祭妻兄孫伯瑜

敬致祭於伯瑜尊眷兄之神嗚呼人之生死如浮雲聚
散耳奚足爲意惟大丈夫不因生而有益不因死而有
損清明廣大至靜至虛變化靈通無形無體夫如是孰
得而有損益於我哉吾子必洞達此旨斯爲大丈夫也

代大章祭周砥道文

敬致祭於故友兄砥道處士周君嗚呼吾道衰微知心
之友如晨星之稀吾友砥道來居湖上之心非獨他人
鮮知之雖同室之人亦未深知曩者欲卜所居遍於邑
間相度皆不如意特居湖濱良有所爲豈惟厭彼塵煩
好茲清致原其本心殆亦爲道而已厥道惟何無彼無
此歸然湖山澄照湖水大道之妙匪動匪止庶可與諸
道友徜徉以明先聖垂教之大旨十數年間諸友往來

湖上情話聲或登山或臨水竹閒松下相與盤桓不知其幾有時講明古訓有時閒談世事舉茶對酒之閒眞情發見雖未知其守純一灼見其有洒然出塵油然無滯之意思而天性質直嚮道無僞殊非世人所可知未易心思而口議惓惓此心不慕流俗之富貴惟日望大道之亨終期無負於素志豈料道時多難遘疾弗起嗚呼哀哉砥道今生已矣無如之何矣予小子忝居親友又況所居伊邇朝夕相過交情篤至何以告之以解吾友所憂之意區區下情竊謂大道之泰否自係乎時

運之通塞何干吾生死之事砥道之心本自泰然清平無滯無倚偶或憂鬱偶或歡喜無過如太虛浮雲之變化耳矧砥道昔非生今非死亙往古極來今常如是湖上之山依然高湖中之水依然奇惟不見砥道我心實傷悲然砥道之心只如斯先聖所云夫山巋然高水哉水哉之旨豈嘗有悞而今睽之敬惟吾友砥道之神無所不通無所不之必享此眞必鑒此

辭

代李元善送葉伯奇之台州詩序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即寢席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

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
閒未能無閒斷勿忘亦可
書示門弟子
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錢時小人行己著書
超時悖道罔眾干名乃斯文中之大蠹入也天下公論
所當誅斥修史者乃贅時於聖人道統之後偶未知其
似是而實非耳

常明齋銘爲羅彥威賦

常清常明昊天罔極久矣重瘴爲我目疾殆天垂教玉
成厥德何以領之庸潔齋室夙興入夜於焉自敕爰肅
我神落落默默凡有閒暇不敢他適坐對南山肅然幽
寂徐行佇立天然有則雖入寢處罔敢肆逸夜靜人定
從容即席我躬淸泰匪勞匪逸雖出應酬敢縱意必素
願溫恭敢大聲色矧吾舊習未易消釋是宜持拱以儆
以律於戲斯齋保我太極至淸至虛昭明宵密敢不於
斯孜孜無斁動靜無二自茲有日常淸常明變化莫測

大哉乾元行天不息萬病潛消在吾精一敢誓神明自
懲其失有則改之在乎頃刻無則已之不勞思憶君子
坦蕩小心奕奕宜民宜人受天之祿

乾隆己亥六月偕錢塘汪氏刻本影寫七月八日
畢並校一過知不足齋識

庚午七月二十八日重寫此本計三日畢贈
約園主人藏閱書中原有誤字註於欄上因原
書係景寫未便改也 手鈔千卷樸主記

門人祭寶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門人烏本良鄭原殷馮文榮羅拱方原向壽李善扈斯道王眞顧寧羅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觀裘善緝李恆翁昉岑仁王愼童惠王權高克柔顧勳王直葉心裘重周士樞鄭愼茅甫生等致祭於

故寶峰先生趙公之柩曰人生天地之中在明此道而已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尊卑等級忠孝信義恭敬慈愛亙萬古而不變者此道也始先生與二三親朋講明此道上師楊文元公有得於反觀灼然信夫古聖之學不外乎此以爲三代之政可行百家之言可一挺然而立毅然而行時人爭笑竊議且詈且排先生不惑紛呶自守不渝生等耳聞面命獲與斯學刻骨銘心曷爲可報常期先生道行於時匡濟斯民奈何一疾竟殂莫伸己志於乎痛哉是天喪先生之道耶先生之道已在於世耶抑先生之有同德者存其然耶於乎何死一瘝告哀惟神鑒之

友祭寶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有二日己未友生王約時觀致祭於

子永趙公寶峰先生之靈於乎吾道其至矣乎窮天地亙古今惟有此道而已天地非此無以開闢萬物非此無以生成人不明此無以事君親以綱紀天下爲大丈夫於乎自周公沒孔子無位不肖者愈不肖愚者愈愚道其不明矣夫天地間有如子永者生於斯文洞瘵秦火煨燼異端誣惑之餘寥寥千載之下誰如其信道之篤居乎廣居於乎子永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窗之友也幸同生四明東海之隅深念夫學道之初惟歎茫茫長夜哀哀迷途雖有志於學古無所啓明不免問道於盲欲前倒趨幸賴祖宗餘澤上帝錫福惠衷翛翛翔乎山水之閒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自己先明正大咸自知其非故始信洙泗素王之大道天獨闇於慈湖寤出世所不傳之妙大明乎君子儒於乎子永由是而不爲巧言勢利所動從事乎世俗之區心無死生此先生平生之言先生精神何往何來何生

區篇志乎孔楊之學直欲建勳業爲伊周致大君如唐虞惜乎時不我遇空有志於拔茅而連茹於乎吾徒老矣有志者云胙孔楊之學失此良友死者不可復生吾不知其爲何如一奠永訣嗚呼嘻吁

世敬堂記 堂在寶峰書院

世敬堂者何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慈谿趙君原實之堂扁也堂之扁世敬者何原實嘗讀師尚父丹書曰敬者萬世之義遂取以名其堂焉則何以取於世敬也原實曰文華家世自宋魏王廷美之後數傳至少傅公遷卜

居於慈谿終宋世宦弗替逮元有寶峰先生偕者潛心理學倡道東南遊其門者多有顯名再傳至國朝諱惇公敬宗友善邑中稱三人俾焉杭州之子增卽祭酒公增也與弟坤俱篤學坤登進士而增以老隱生子廣宗亦業儒不第教其二弟皆成立而仲繼宗亦舉進士云廣宗生子諱孟封主事卽文華父也仰承祖訓績學著名累舉不第恬澹自若教文華兄弟務身心學以續寶峰之緒蓋寶峰之學先於主敬靜見道體又能因時變通無所偏窒雖未嘗沾一命典一邑然而郡縣守令多執弟子禮受成法爲良吏藹趙氏自杭州以來皆繼我

寶峰而敬承之者也惟文華孤閨寡聞進寸退尺故堂扁世敬固將昭前人之明德實以旦夕起居省愆黜過奉以周旋無忘寶峰之道也涇野子曰嗟乎原實之志尚矣夫敬者德之聚也故孔子以敬身爲大而文王於敬止則緝熙之皆丹書之旨也原實以是扁堂而用諸身焉豈惟可昭前人之德乎且原實才明而志美學博而行篤一與人交輒見底裏人有善雖弱不遂有非雖勢不護若又能從事於敬當其學之成也雖以修己之敬安人安百姓也不可乎寶峰隱於前元而未顯原實用於聖世而大行此雖於寶峰之道煥乎增光亦有餘也嘉靖十三年冬十月高陵呂柟記

後序

繼宗慨邈時聞先君毅庵有曰高祖諱偕字子永近宗慈湖遠接洙泗以道學鳴於時向慕尊崇者掘衣曳集及長見府縣志儒業項下記子永志尚敦實不事矯飾以舉業爲富貴之梯無身心之益遂棄不習及讀楊文元公與象山朱紫陽問答講論所著遺書恭歎自省有見於萬象森羅混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乃曰道在是矣奚事他求遂隱居於大寶山之東麓鄉弟子爲本畏烏斯道聾多從之日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裁小子狂簡學者稱爲寶峰先生常思孔子以道設教而無一日忘天下之心雖處山林恆有憂世之色人或勸之仕則曰吾宗室裔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元耳邑令陳文明嘗及門受業執弟子禮每以道德刑政民閒疾苦啓之於是莅政不閒私智民多感化其憂世之志多諄切於文辭之閒鄉人欲刻以垂教戒因兵燹散失近得於慈湖之孫楊時濟又得於樂中之孫向純夫幸賴天不喪文地未墜道鋟梓閒姪孫文華亦同繼宗之志遂次成帙而欲繼宗序其事於是及其詳略之顛末焉時嘉靖十一年壬辰十月之吉嗣孫廣東僉事趙繼宗謹序

寶峰文集 後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仍孫文華曰末世道晦俗風靡人自爲學網聖言之緒而更飾其門戶諸所傳率鑿龐駢拇茫然無補於世教君子謂之木災焉寶峰先生私淑慈湖篤信聖道發爲文章平正通達不事於文而厲理淵切讀之初若無味既而玩之不能釋至於佩服終身立身行政信乎鑿鑿可師文華是以不敢自祕出之人人俾其知向守然猶懼災木之病嫉親之嫌乃以質之有道咸惜夫見之勿廣勿早也其所與許尹書及治

縣權宜雖爲門人邑務設然徹古今通上下一夷險徵可師其意顯可見之行不苟世儒迂談美觀而已又其嘉樂山川自得師友備嘗饑困曾不爲動殆與浴沂舞雩絃歌陳蔡前後一致故以爲先生非徒飾言立戶者也爰掇其遺集梓之或以先生尊楊太過嗣聖太狹謂先生誠慈人也要之景行先哲卓見定識

白夫自有在予小子何喙焉嘉靖癸卯春正月庚午

昔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是以簞食飲水不改其樂至論爲邦舉四代之政而集其大成此孔門之所謂行藏一道也士君子不幸當其時舍我而隱道既不行則見之於言而爲文一皆道之所寓若隱不適於用文不載乎道此一節之士非所以語於聖賢之行藏者焉矣我寶峰先生生於元季讀慈湖遺書靜見道體隱居授徒側身避亂僞帥方右丞屢以威武劫之從仕瀕死不屈時與二

三子援琴鼓瑟樂之於身或守令及門問業設爲科條舉而行之里閈賴以安輯慷慨詠歌悠悠然有居海濱而待清世之志惜乎年不少待文口于寶峰之麓而不遇也吾慈邑在宋有后臺杜先生醇當夫奎聚隆運潛心理學口然以師道見重於時鄞令王公安石初建廟學力請爲弟子師吾郡儒風賴以因盛數傳而有慈湖楊先生其學純一精粹爲世所宗寶峰先生里居而澤近篤信私淑存吾道一綫之緒於文獻淵源之餘先生歿未幾而明興桂晉史彥良首

見太祖陳太平十二事獲以王者師見稱祭酒陳文
定公尚書王公道德功業彪炳宇宙繼今魁儒碩彥
項背相接入贊皇猷而出宣帝澤謂非有得於鄉先
哲一脈淵源之自不可也夫鄒魯多賢子賤因之取
德杞宋無徵尼父奚從言禮先生不立門戶罕著述
其見於日用不得已而言者幸錄之門人之家不肖
恐其久而無傳以梓藏寶峰以足吾鄉文獻讀者不
以其近而忽之反觀默識庶有補於身心焉爾嘉靖
甲寅六世從孫趙文華謹識

二跋原書皆無或因人廢言之故然無跋則書之
刻印源流無考今特補錄張宗祥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３５
作者＝
页数＝７７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